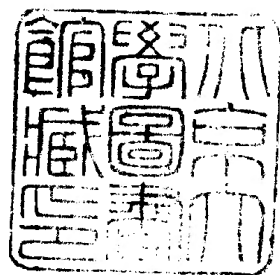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五三冊目次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十六卷續一卷甲辰一卷

〔明〕沈一貫輯
明萬曆廣慶堂刻本

..... 一

尺牘初徵十二卷

〔清〕李漁輯
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 四九九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十
六卷續一卷甲辰一卷

〔明〕沈一貫輯

明萬曆廣慶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以上原缺

之所以明行之所以修者則一
譚吐間皆六經之竅奧也一揮
灑間皆六經之心印也一指顧
籌運間皆經綸康濟之謀猷也
且蕩々乎如圓蓋之無不覆也

如方輿之無不載也洋々乎如
吹萬之無不披拂也灑々乎如
醴泉之無不霑漑天酒之無不
醺陶也

二師相奇之更為世道重之爰

經綸宏綱

舉肇科以來諸秘館課業千伯
中摘其什一類而編之名曰經
濟宏猷編首自詔勅而外類有
聖製必弁錄之明我
朝文物之盛得於

以下原缺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目錄

卷之一

詔類

高皇帝即位詔

宋濂

封諸王詔

王禕

大赦天下詔

劉基

開科舉詔

王子充

求賢詔

宋濂

定功臣將士爵賞詔

唐同

正定神號詔

吳伯宗

封高麗國王詔

王禕

冊立皇后詔

解縉

武宗尊謚詔

毛紀

世宗登極詔

楊廷和

平寧夏詔

趙志舉

諭朝鮮豫飭戒備自禦倭詔

盛以弘

春和賑貸詔

劉綱

冊立東宮封諸王詔

沈一貫

卷之二

冊文類

懿祖尊謚冊文

蘇伯衡

懿祖妣尊謚冊文

蘇平仲

皇天上帝冊文

陸深

孝惠皇太后尊謚冊文

毛紀

昭聖皇太后尊謚冊文

嚴嵩

昭嫺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嚴維中

立中宮冊文

嚴用和

立東宮冊文

嚴春門

冊書類

諭防秋邊將冊書

董份

風異勅防邊諸將冊書

李廷機

勅朝鮮國備倭冊書

邵景堯

誥類

中書右丞相徐達誥

朱升

總督薊遼兵部尚書誥

馮琦

翰林院侍讀學士誥

馮有經

勅類

爵賞功臣制

解縉

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都察院左都御史制

王鏊

勅類

諭文武羣臣修職勅

解大紳

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勅

毛紀

朝鮮倭退後戒諭本國君臣勅

高克正

封事類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上中興大本十策封事

李賢

上高皇帝盛德頌封事

陸可教

上講學親政封事

王濟之

卷之三

奏類

陳講學聽政奏

楊守陳

陳扶植綱常奏

羅倫

陳當務五事奏

章懋

疏類

用忠言疏

沈一貫

議宗藩疏

鄒德溥

正紀綱厚風俗疏

高克正

正人心定國是疏

劉孔當

明學術疏

沈淮

正士風疏

黃洪憲

重爵賞疏

許維禎

條陳銓衡事宜疏

許國

考民務以定陞遷疏

何宗彥

廢内外久任之法疏

許國

卷之四

疏類下

請補閣臣疏

顧起元

請檢發章奏俞補員缺疏

劉綱

經國大計疏

高克正

請改修曆法疏

鄒德溥

議廢京操班軍疏

何洛書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風霞疏

郭正域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王肯堂

應詔陳言疏

何宗彥

西夏討逆疏

劉孔當

東征安攘之策疏

張鳳翔

連珠類

宋景濂十四條

王子克十七條	王辰王十條	卷之五	表類	高皇帝混一功成文武羣臣勳進表	冊立皇太子廷臣賀表	建儲賀皇太后表	大婚禮成羣臣賀表	欽賑各王府貧宗謝表	賀萬壽聖節表	御經筵表	駕幸文淵閣謝表	駕幸大學謝表	世宗升祔禮成奉慰表	聖駕再祀山陵盡謁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	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	賀平胡表	賀平安交趾表
				蘇伯衡	史繼偕	董越	陳沂	王圖	袁煒	楊士奇	楊榮	胡儼	林景暘	李廷機	舒芬	鄒緝	黃樞

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河工告成羣臣賀表	賀景星表	元旦禱雪有應賀表	賀嘉穀表	賀瑞兔表	進高皇帝實錄表	進純皇帝實錄表	續修大明會典成進呈表	進文華大訓成解表	進承天大志表	重寫累朝訓錄進呈表	纂修玉牒成進呈表	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書成進呈表	朝鮮國謝賜勅昭宣宗系表	朝鮮謝復國表	卷之六	賀類	封建親王賀東宮箋
黃洪憲	莊履豐	陸深	夏言	楊士奇	嚴用和	解縉	董越	王錫爵	沈懋孝	張居正	焦詒	劉孔當	曾欽節	楊元祥	李騰芳			高啟

奉迎皇太后箋	毛啟
聖節上東宮箋	申時行
皇嗣生賀皇后箋	張位
致語類	
萬壽聖節致語	費宏
慶成宴致語	陳于陛
陵祀暨下書宮禮成內宴兩宮致語	余繼登
進館公宴致語	黃輝
韻語類	
內訓韻語	王錫爵
檄類	
高皇帝傳示中原檄	宋濂
諭旣括父老檄	劉基
諭郡邑屬吏檄	羅倫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恭
諭朵顏等衛屬吏檄	周應賓
討寧庶人檄	劉玉
三鎮守臣約東虜象西行檄	張鼎思
諭日本求款貢檄	陳繼

諭西夏軍校檄	劉孔當
露布類	
還平屋寇露布	王鏊
俘斬雲南叛夷露布	韓世能
嶺西大捷露布	沈自邠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經略平倭露布	俞正春
禦倭大捷露布	黃輝
卷之七	
議類上	
郊祀二祖并配議	夏言
孔子廟堂議	宋濂
考正孔子祀典議	程敏政
薛文清從祀議	陸深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王宣
慶遠樂書乞興正樂議	嚴嵩
東宮官議	王鏊
國朝理學名臣議	李沂
裁定宗藩事例議	張居正
審察勅議	王錫爵

卷之八		議類下	
三途並用議	鄒德溥	正文體議	王 苴
嚴守令久任事宜疏	周應賓	京營兵制議	陳懿典
戶部出入揭帖議	張叔大	保甲議	吳應賓
鹽鐵議	何宗彥	遼事議	張 位
倘荒彌盜議	王肯堂	兵食議	李騰芳
		長城議	丘 濬
		復河套議	王錫爵
		薊鎮請復昂面撫常議	南師仲
		閩廣善後事宜議	沈一貫
		西鎮善後事宜議	陳維春
		倭播善後事宜議	何 祺
		疏通錢法議	韓 廣
修治河堤議	陳懿典		

卷之九		論類	
高皇帝天生斯民論		性與天道論	陳懿典
高皇帝天體循環論		八角磨盤論	馮夢禎
高皇帝雲生論		心如殺種論	劉虞夔
高皇帝蜂蟻論		心為嚴師論	李廷機
高皇帝展光論		心之精神是謂聖論	李維禎
		夜氣浩然之氣論	黃 輝
		三教異同論	劉一燦
		閏月定四時成歲論	張昂思
		反柳氏月令論	賈三近
		君子闇然日章論	陳懿典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黃汝良
		士君子才識品養經用成濟	何宗彥
士君子立自行已法度	鄒德溥		

述志論	王弘誨
經術經世論	劉生中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	李啟美
登瀛洲論	王應選
立朝正直忠厚論	葉向高
卷之十	
論類下	
王者敬日論	高克正
王道蕩平正直論	李道統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論	鄒德溥
聖王修德正事論	張位
明君知儆戒之可樂論	陸可教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論	焦竑
大人正己而物正論	顧起元
格心論	楊繼禮
國以積賢為寶論	黃國昂
三代直道而行論	南師仲
帝王之兵貴謀而賤戰論	孟時芳
安攘要務論	馮有經
四方利病一切報罪論	區大相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王家屏
讀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徐顯卿
國統論	方孝孺
問對類	
楚客問月對	宋濂
越人災異對	胡翰
西北墾田水利對	鄒德溥
開礦利害對	沈淮
卷之十一	
策類	
問聖學聖政	孫繼舉
問仁明武	朱國祚
問賞罰	唐文獻
問紀綱風俗	焦竑
問文武並用	朱之蕃
問名實	趙東志
問敬天法祖親賢恤民	張以誠
問本朝立國規模家法	楊德政
問古人小心事帝天心體心	胡賓臣
問官先事士先志	黃國昂

問義兵	馮琦
問水患	于慎行
卷之十二	
序類	
太祖御筆序	申時行
本朝列卿年表序	馬叢乾
國朝名臣錄序	王弘誨
十三經註疏序	王肯堂
資治通鑑綱目序	鄧宗齡
文章辨體序	彭
文章正宗序	許國
詞林典故序	舒弘志
重刻周禮序	沈一貫
兩漢紀序	趙貞吉
唐貞觀政要序	黃汝良
宋新法始末考序	楊繼禮
歷代名臣奏議序	
跋類	
帝鑑圖說跋	王希烈
宋鑪傳跋	林環

文山先生集杜詩跋	楊守陞
傳類	
孫奕列傳	陸深
太白夫人傳	宋濂
懺母傳	王鏊
文類	
敬一箴衍義文	湯賓尹
矯輕警惰文	劉綱
毀曹操廟文	唐肅
評類	
春秋列國大夫優劣評	袁宗道
蕭曹魏兩相業評	舒弘志
史學正評	于慎行
韓范經略兩夏評	楊繼禮
至言罪言昌言	周如砥
卷之十三	
記類	
大忠祠記	羅倫
于忠肅祠記	黃志清
內閣歲時雜記	張應元

漢南北軍記	王緯	八陣圖記	楊慎	考類	律尺考	顧鼎臣	歲差考	沈一貫	五德之運考	陸可教	圖書考	沈一貫	國朝元勳名佐考	張四維	寶應新開運河考	呂訓陽	辯類	忠清仁辯	鄧以讚	壘辯	劉定之	河源辯	王鑒	原類	原學	陶望齡	原文	劉虞變	原命	傅新德	解類	七日来復解	王家屏	周禮圖鐘六變函鐘八變黃鐘九變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禮解	王肯堂	蜡祭解	余有丁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黃汝良	卷之十四	鄂德溥	書類	論學書	許國	論文書	陶望齡	論士習書	李維楨	論兵事書	王維禎	論安民彌變書	王家屏	啟類	上中閭師啟	黃輝	上許師相啟	焦竑	上范座師啟	焦竑	上陶座師啟	湯賓尹	請館中前輩啟	焦竑	請同鄉進士啟	孫繼皋	頌類	皇明聖德頌	劉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閱頌	董份
郊祀頌	方孝孺
萬壽無疆頌	董其昌
聖母還御慈寧宮恭上聖孝寧親頌	王國
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	王肯堂
秋防無警頌	朱慶
發司農錢遣使分賑郡國恭上聖德重民頌	舒弘志
贊類	
兩疏贊	顧起元
忠簡公贊	吳伯宗
從祀四先生贊	焦竑
簡儀贊	于慎行
麒麟贊	梁潛
歲類	
續丹康六歲	王緯
保泰歲	沈淮
千秋金鏡歲	史繼偕
勤政歲	區大相

儲閣勸講歲	翁正春
克謹天成歲	趙用光
卷之十五	
說類	
聖功說	陳懿典
澹泊寧靜說	舒弘志
候氣說	陶望齡
日月交食說	傅新德
雷說	劉基
琴說	宋廣
碧梧丹鳳說	羅倫
獲麟說	王鏊
逐鹿說	許觀
賦類	
聖駕躬耕籍田賦	顧鼎臣
聖駕臨雍賦	許國
東宮儲學賦	柯宗彥
日方升賦	張位
日重光賦	黃輝
萬寶告成賦	蕭雲舉

續卷目錄									
請以機務諮訪輔臣以職掌責成九卿以糾									
絕採聽言官疏									
戴章甫									
擬勅九邊將士實修戰備城守毋得出塞邀									
功希叙疏									
許 澥									
建文皇帝祀典議									
袁懋謙									
建文皇帝祀典議									
蔡毅中									
川貴用兵議									
李胤昌									
修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薛三省									
修河議									
馮奕垣									
格君心當自身始									
曹可前									
尊美屏惡論									
王 衡									
孔明自比管樂論									
張以誠									
誦詩讀詩論其世									
曾六德									
學詩文者必有要論									
錢象坤									
知天地之化育論									
王 陞									
進德修業自警文									
張以誠									
翰林掌院題名記									
王 衡									
務農講武考									
錢象坤									

歷代災異修省實政考									
馮奕垣									
學詩文工夫口訣辨									
王 衡									
學以孔孟為宗辨									
李胤昌									
皇長子婚禮頌									
王 衡									
乾清坤寧宮頌									
鄭以偉									
古士贊									
龔三益									
敬天勤民箴									
王 衡									
輪臺賦									
王 衡									

漢興以武功定海內朕繼先緒日夜在心乃白登
馬邑之役幾為虜所輕謂朕憂之憤之性詔下
郡國舉將帥異材及可使絕國者蓋每飯不忘金
微實類下也
會大將軍驃姚將軍屢出塞頗得其
要領議者復言匈奴右臂寔惟西域朕之不明輕
為通譯置傳以綏遠方西域既通邊事日起大宛
車師數遮殺漢使者由掠行李持兩端前年貳師
廣利情望候塞曠日持久僅得蒲指數騎而首
帝之屈數十種匈奴強橫悍執自如近邊陲上羽
書貳師失利遂為禽侯中行之續士卒何罪朕寔
輕動欲為高皇帝所不能豈曰量力朕用是痛心
朕首而搜粟都尉弘羊復以田輪臺請吾誰欺欺
天乎師興以來行者瘁瘁重爾居者無休息繆錢
計算偏及舟車繡衣持斧督捕盜賊虜耻未及雪
而孤焚之無時游之驚惶未定皆朕貶之
何忍重困而令鬱拂無已也渠犂城側誠善水軍
去玉門甚遠邈又酒泉張掖苦羅已極田與戰不
可兩舉也朝修棘矜暮講服鐔此當留數十百人
虜解而擾之權而即之是虜有外府也流離戴塗

二
且秦皇倭胡五原雲中之間若金城烏而亡秦卒
不以胡則天下大防何獨胡也語云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朕已過聽太史公以坐致胡山之賊初今
輪臺何異補山搜粟之見豈有加於太史太卜朕
等之甚熱其羅輪臺騎士屯田俾吾中原疲憊之
眾少獲甦息稱朕意焉以旌吾過其郡國刺史二
千石循行初和風以力田諸春馬牧草及備邊
自守狀乘傳以聞凡亭隧校討若南與東既夜即
班宋不在令中者具推詔書從事

上宏邊禦廣疏

王宗植

臣聞王者之治夷狄也。使當與治之。不若使疆場治之。使中國治之。不若使部落自治之。使其以羣相和。羣相統治之。不若使互為猜忌。互為弱治之。夫惟能為我治者。則我之所役使也。他可不深論也。陛下臨馭以來。九塞倥傯。絕無虛歲。頃者五路告吾入寇。邊臣失律。數月後。渺焉羽書。議者曰。虜王招之歸。聽我處斷。或曰。殺傷相當。短氣而走。或曰。擺腰比肩。待其動。此邊臣檢師道。俗謂傳良不足信。夫五路者。虜王支族雲中。塞以外虜也。今不徑寇大同。而突犯宣府。又闖入懷柔。即去。此蓋故見其能以不意害之虜王。西鎮自肥。駕言不知。以掩其巨測。故五路之未虜王。三窟之謀也。彼即弭首聽罰。不過九九如九羊。亡一毛前。細載而歸。後尺寸而與夫何。交乎矧。所罰不必其所出。不才將吏代為之輪訓。以名註。結局鑽戟。刀持。願骨終常事耳。夫抵三十年以來。虜以欺愚我。以欺自愚。虜有內府。我無歲月計。虜今年西掠。明年東窺。財糧不運。何日不戰。我之兵卒。半化為工。匠半疲。控驛站。半困之。木石起。距飛揚。更無閒暇。尺藉

空虛。謂戰有人。乎是影役者多。而訓練之術未備也。虜鵠張。承突處。可取我。失陣。游微。惟怯。不敢敵。即有必。終請纓之志。亦唯是敗盟。挑釁。元。俱援兵白之奇。兵白之正兵。正兵白之監兵。監兵白之開府。待其成。算下。授虜。已。足。端。少。有功。則。歸。之。方。略。大。損。夫。則。責。之。編。譯。文。法。拘。礙。而。中。監。外。制。得。展。布。乎。各。邊。守。責。人。洞。入。城。市。不。惟。習。我。者。欲。抑。且。窺。我。虛。實。懸。者。傾。情。形。而。造。無。根。之。言。貪。者。相。貨。貝。而。懷。飲。水。之。想。異。日。風。塵。一。起。此。輩。腹。中。大。有。說。議。是。我。以。厚。厚。重。餉。而。養。寇。讎。廣。無。忌。錄。遺。銷。之。費。而。坐。釣。其。隱。也。縱。質。子。大。當。戶。不。能。盡。驅。北。還。獨。不。宜。讓。出。入。之。衛。乎。此。皆。強。場。之。事。堂。與。不。及。知。亦。非。堂。與。所。宜。略。而。不。講。也。且。夷。之。後。情。亦。詐。百。出。而。舉。世。特。款。難。於。創。議。有。目前易見而輒謾不之及者。往年史車二夷。全帳南附。藩屏北。方。與。永。邵。慎。兒。哈。喇。諸。營。既。切。齒。腐。心。不。能。復。合。且。感。我。撫。育。願。為。效。死。今。乃。以。綺。紈。子。為。偏。將。軍。非。禮。激。之。慚。憤。而。去。青。苗。諸。子。喜。為。奇。貨。降。意。下。之。外。防。既。額。內。垣。罕。近。此。不。自。撤。其。機。籠。以。就。兵。予。敵。乎。撫。膺。首。事。彌。覺。痛。心。板。升。地。

此未可知
什當官
七議者

不虞其
諸而主
其以爲
身代

更不止此
奈何

控置州利倍素以此數萬戶獨無虞矣之思行以
 負屈重難據深而又安虐法之寬樂虐稅之薄遂
 沉溺復須至此若救之而還可置一郡例開運黨
 散之何難如計時難挑家勢雖發端請勿以馬為
 市以人為市不數萬撫得戶口不費矣張家口
 赤城獨石諸處各維統于虜王命各行于部內聲
 援不及節制不通而鎮之市額可定而東鎮之市
 額不可定此其驗也若進龍虎兩將軍視漢兩單
 于故事兩大則勢不下不下則猜驍貴則氣自雄
 氣雄則忌久之變生理所必至夫已去者而欲反
 之已留者而欲來之已屬者而欲離之此非深于
 机宜語於調度巧於用間審於臨時披其腹心漢
 其黨與鮮不挑禍而債事者故臣謂堂與之治不
 如當局之治也且今之九邊正值虜運衰敗之時
 故志在玉帛一馬市得以康之脫其中有吉囊火
 師俺答者出進而更有下豈可不為寒心臣以
 為貪琳之虜志至而淫虜志子女悍熱無上
 之虜志土地遼今之練日精日積日多
 日親日固邊事敗壞而手昔和寧順寧並封
 而虜自疑普化也先

是案係
縣海安書

用而好音懷臣固曰治之以強為清弱為肉者健
 也噫大寧棄有背寒開平徙手足廢河套入腹心
 病彼小王子亦不刺之出沒無常誰昭厲階朵顏
 福餘為我內臣兀良哈藉之鄉導老酋西出假以
 迎佛因之掠番武威青海之間遺買虜穴寬奠之
 廣地松海之政疆虜日夜飲血懷霜思一報以泄
 其憤起渾陽接上谷度雲中遮張掖走酒泉折金
 城入嫩煌何處無虜何虜可憐此其主持在政府
 秦贊在樞府定算在制府奇正在戎府臣文士也
 不能不望肉食者之謀矣不然臣生于海隅長於
 遼陰頗習西北事豈以臣所言者而遂足以扼老
 上溫罵之吮拭

臣聞治天下者在審其輕重之勢而緩急布之重

緩舉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王宗植
臣聞治天下者在審其輕重之勢而緩急布之重
若緩而寬急則風示舉行不俟終日事定急而時
不得以不緩則常破常調排盈底酌量之數量
損益之幾務期仰答天心俯諸眾願庶財用可以
漸紓物力可以漸裕諸凡創置修築可以次第辦
而不至廢墜今

三殿朝門之工已十餘年於此矣進言者以為
竊明臨御之地比諸紫極三垣所當司空庀役將
作鳩材不日告成以肅瞻視就臣愚見策之似為

未盡臣非以諸臣之不諳政體也實竊以諸臣之
不達時變也試詳少年以來費司農水衡金錢當
得幾萬西征甫輯旋起東師海外累兵更誅責
竹加之河伯失職漕艘陸沉一掃之費可破百家
一堤之資可敵一縣枵腹析骸豈堪重困又大工
所需即拔材散材非衛城蔽牛不勝其任性見滇
蜀恢復之苦出于深菁絕嶽之間奉之危彈瘁
之宸率以丁壯喘息此鄧林一枝住激發土
夷招寇啟蒙迨其至以百金而致一金此皆
陛下所洞燭也臣聞在甯未甯土皆明三選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宮垂情露處矧以宮室不卑之由而令小民若焦
陛下思之乎臣復睹九門內外流移滿道天津
餒殍提而索半菽淮陰惡少為揖而仰潯池今乃
群集四方流散莫可究詰之徒往來
禁御奢櫛木石恐大詛之儼非常清道之傳儼
正不若是之疎且漏也且數年海內大厪莫不指
礦稅為口實而宵人散于緩頰疆閭不畏法徒
藉工程浩大為之地耳臣以為古之人君遇災避
殿為下民請命也今上天之威譴敎不戒
陛下乃於營攸之後大啟榷算之塗天念民而示
儆民因微而彌病按之天人之際此語不合則緩
工作而塞稅使之口實今急務矣臣又嘗推諸臣
建白之心蓋急於望
陛下之晚御旋意於督大工之速成而臣則謂
今日朝講召對在
聖衷之勤與不勤非在工程之建與不建有如
陛下一旦翻然下明詔與之更始句臘傳宣宵衣
辨色
文華諸殿皆可以致嵩祝而觀
天顏亦可以閱章奏而廣顧問豈必昂建而後卜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居落成而後聽政哉不然柏梁既災建章復興較
於悔心之萌功相萬也臣故曰後之使伏惟
聖明財於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計本經傳家法

上

代周臣條議馬政狀

王宗植

條陳馬政
重事不日
之與馬政
先日之曰
制非謂見
華之利
病不難通
此

蓋聞地用莫如馬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蓋其重也今日馬政不備軍國固賴既有緩急
所恃之蜀相之機發千古不傳小駟之驅馳備
難制況步騎之不敷有識者辨之暴虎馮河之智
奈何希突營曹陳之奇我大約古今華牧之略不
出

文皇帝聖算兩端其一擇水草便利地縣官自牧
為養前之種馬後之膏養馬是也但法日久則變
生變愈多則害集當事之臣不默會其建置之本
意而剔蠹塞竇以濟其窮輒至書策昂新思駕軼
前猷之上於是後以前為不便甲以乙為不詳朝
建一議覆而頌之暮恭一人幾初行之築舍盈
庭而所謂馬政之兩端者官其故矣夫天下無
百年無事之時國馬無十年不廢之力廢別群繁
駒之令則孕字失其時時失其時則行將驗之方則騰驤
枵其腹故種馬一變為解後之例而此馬無所用
之矣解後一變為本折之分而馬愈貴愈寡矣造
方請乞之流連至而馬價耗矣苑寺之職不修而

天下無百
年二語
許大機
方有此大
技論

文皇帝聖算兩端其一擇水草便利地縣官自牧
為養前之種馬後之膏養馬是也但法日久則變
生變愈多則害集當事之臣不默會其建置之本
意而剔蠹塞竇以濟其窮輒至書策昂新思駕軼
前猷之上於是後以前為不便甲以乙為不詳朝
建一議覆而頌之暮恭一人幾初行之築舍盈
庭而所謂馬政之兩端者官其故矣夫天下無
百年無事之時國馬無十年不廢之力廢別群繁
駒之令則孕字失其時時失其時則行將驗之方則騰驤
枵其腹故種馬一變為解後之例而此馬無所用
之矣解後一變為本折之分而馬愈貴愈寡矣造
方請乞之流連至而馬價耗矣苑寺之職不修而

聖母萬壽頌

王家植

英英文母萬壽無疆甲子初周福偕日長綢繆
穆皇香龍成夢太史弦歌彤管猷頌勞謙善下曲
休中心

鼎峙燕寧功揆太妊旦夕勤渠敦仁勵翼坐鎮六
宮宵人屏息幸壬之際化洽周南官守朝常人興
問言怒不變容善不失正百度惟貞一人有慶女
中光

慈訓洋洋節損外家何用不減我

皇止孝聲聞四海百順翕如三朝罔怠捐金轉粟

錫類寔弘

聖后撫之其樂融融賜劍擁旌安民是類

聖后臨之其樂融融青宮主壺亦社分符

聖后蒞之其樂融融蘭兆曾孫帝姬下嫁

聖后御之其樂融融惟孝承慈惟訓啟帝惟樂貽

神聖壽永我

聖聖恩專養躬晉琛賜帛祝嵩呼徧千萬方

聖壽彌高聖德彌邵反始樂生命莫

九廟聖謨愈遠聖表愈虛避席辭尊免賀王
除我

皇孝恩先意承志喜切推恩情深愛日瞻於無形
視於無形
聖聖駢集億萬斯齡坤德如與博厚悠久小臣
辭拜手稽首

翰林經學堂狀

臣

上

紀
聖
不
宜
作
傳
休

上賑恤災民 矜釋 詔獄紀 王家植

皇帝統御六合。恭默思道。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生。罔不乂安。歲漬之霜。五行之吏。恪恭迺職。會歲
甲辰孟夏。雨溢而為霖。四旬弗霽。都城圯若千丈。
有奇官解廩。令額者以萬計。已諸陵園橋梁。增
紀綽楔。隄防。次第蝕蠶于水。雷火起。
文皇帝陵。頽成之樓。突不及救。京師內外。壁立灶
沉。薪米騰踊。西山煤窟。浸假水宅。

翰林
修
清
獻
公
印
卷

天子憫然慮之。命司徒曰。民固寧居。生。安。屬。朕
病瘵乃心。其予同金十萬。俾無露處野棲。命司城

羅
致
征
此
職
印
卷
笑
民
之
第
一

侍御史曰。爾其循行周視。毋諱奈古。為朕勞諸
民。命司空曰。爾有常職。其徧察以聞。諸問架之稅。
霍戶之征。其暫罷之。

故
吏
部
尚
書
印
卷

命下都民大悅。諸執事奔走朝夕。冒風雨。魚貫騰
集。宣布德惠。都民益悅。先是大內火。諸常侍以助
工。名爭扼腕。言利事出都稱。
敕使行部中。與從甚都。出入甲士。執兵。辟行人。諸
市僧。所養假武弁冠服。怒馬錦衣。與郡邑。坑坐
闡閭津隘。間如官府。率十一自肥。以其餘。噴中使
中使擇其十一。以其餘。供。

破
城
出
國
之
極
矣
也
本
卷
中
左

上里中封君烏倚之屬。憐。不自保。又群林之曰。
某甲寶玉。若何。或某墓塚中。朝夕見金銀氣。也不
中分其質。不已。郡邑吏為之理解。不應持之急。則
走。
上。白。阻。撓。狀。又。其。黨。竊。微。語。以。動。
上。往。被。逮。至。輒。文。致。獄。辭。或。道。中。柳。榆。困。苦。之。
使。自。誣。服。至。是。孟。夏。朔。日。有。食。之。客。星。見。箕。尾。之。
間。

破
城
出
國
之
極
矣
也
本
卷
中
左

上感悟。詔破械出之。都民愈悅。臣聞王者之應天
也。以實不以文。以臣所睹。

命
字
其
實
一
通
于
左
右

賑恤矜釋。兩大政實耶。非也。成湯之禱。桑林。文王
之踐。震妖。如是止爾。又是晉魏大水。楚越曠中。州
河決。諸郡國上災異者。以百十數。
上不難假。以便宜付。以寬卹。諸大辟。暫予一歲。不
刑。諸礦人稅。人相繼。伏法。此
仁恩。單雙。宇內。何紀極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又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感
主上側躬。備行。轉國受言。敬天愛人。於是為至。恭
紀如左。

華之言曰。遭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
以賑。彼尋常簿書期會。必其安民濟眾之具也。豈
區區一縣令一郡守之所能獨運哉。謹議。

翰林

歐陽修

其

天地為大父母論

王象植

普施之仁天地之於人也。有普施之仁。而尤有獨注之愛。
獨注之愛普施也。無不覆也。無不載也。而其獨注也。於無不
一偏於獨覆無不載之間。專寄其無已特致其難盡。蓋億人
本此二語兆人中。惟此一人者。應求之通氣息之屬。原覺捷
於影響。不可以形體隔閡為喻。而況此億人兆人
者。初寒暑雨。山澤原隰。無一不仰給求多於造物
而造物者。雕刻之不能應接之不暇。且深藉此一
人者。為之上縮較而下瀉注之故。其愛億兆也。愛
一人也。無厚薄也。而其愛一人也。所以愛億兆也。
翰林不能不望之厚而責之周也。故曰。天子曰。宗子曰。
望之厚高元后為民父母。知君之為君。又知天地之為天地。
正揚廷之而父母之大小見矣。嘗試論一家之中。待主人而
舉火者。數百指。待主人而寄生者。亦數百指。凡察
其燠寒時。其起息。忖度其欲惡。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而於其中。最為家所寄。以家政向所謂燠寒起
息。欲惡之繁。且積又為屬而付其手。蓋有父母以
名地者言經紀。而又有大父母。付之于上。而相副託。即兩
舉可據相繼述。何獨至天地。而人之常。人。世。見目捷。知屬
毛維震之說毛維震之說。本不。至千。輕如尚。集。夥如鴻。

現天地
為大父母

新林

大父母之
教者不出此

毛。鈔。不。相。涉。如。秦。越。則。推。而。過。為。分。別。即。不。然。亦。
 強。收。為。經。綸。之。緒。若。可。已。可。置。之。事。視。之。為。一。家。
 者。少。豈。能。通。若。一。人。視。之。為。一。體。者。少。豈。能。比。若。
 一。氣。抑。豈。知。天。地。之。大。且。親。有。息。相。吹。相。注。者。
 乎。肖。翹。蠕。動。無。微。或。道。重。宮。製。室。無。容。或。漏。栽。培。
 者。天。全。神。旺。若。鍾。其。愛。乃。傾。覆。者。以。息。机。固。生。机。
 亦。不。傷。其。愛。哉。數。者。和。氣。致。祥。若。寄。其。愛。乃。譴。告。
 者。以。激。機。啟。悟。机。充。曲。證。其。愛。試。思。父。母。之。於。子。
 姓。愛。與。勞。互。用。是。與。樂。相。成。又。試。思。大。父。母。之。於。
 子。姓。責。備。于。賢。者。而。重。託。于。不。肖。之。何。取。天。地。
 無。物。而。二。之。且。漫。然。於。天。地。之。喜。怒。震。驚。已。哉。夫。
 父。之。於。子。也。下。無。能。尊。而。不。能。親。母。之。於。子。也。憐。
 無。能。親。而。不。尊。父。母。之。於。子。也。顧。復。因。膝。下。卵。翼。
 逮。庭。闈。施。不。逾。四。壁。澤。不。越。五。世。亦。尊。親。而。不。大。
 孰。若。造。物。之。靡。不。包。羅。豈。弟。而。更。以。包。羅。豈。
 弟。屬。之。能。者。以。豈。播。以。故。曰。父。母。則。不。得。疎。
 視。之。曰。大。父。母。則。不。得。以。先。意。承。志。為。對。
 越。以。繼。志。述。事。為。承。且。孰。為。敬。威。以。承。
 歡。聚。順。為。時。保。偶。遇。風。雨。之。災。不。啻。明。
 發。不。寐。而。以。微。色。發。聲。以。告。其。子。之。不。肖。之。真。

大。父。母。之。在。上。在。旁。矣。其。身。者。親。之。支。子。老。弱。之。
 後。吾。與。民。固。天。地。之。支。與。後。也。可。不。慎。歟。嘗。稽。虞。
 帝。雷。雨。弗。逮。而。古。德。微。子。底。豫。周。文。震。歎。可。踐。而。
 敦。止。露。于。三。朝。蓋。備。者。百。順。之。名。而。允。當。于。父。母。
 者。未。有。不。允。當。於。天。地。者。也。故。曰。父。母。為。小。天。地。
 又。曰。人。若。天。地。之。心。

新林經濟宏微

卷

廿二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一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磨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端未之蕃 評閱

高皇帝即位詔 宋 濂

皇帝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
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
命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甸庶民荷
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
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

燕南諸劉變夷各處第集屢命大將軍葉諸將校
奮揚威武皆已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
眾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
於吳元年正月初四日告祭

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
號曰大明以吳元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
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
於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咸乂下從民欲合四海
以為家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封諸王詔 王 禕

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

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
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
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
眾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益明長幼之分固
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
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橈為秦
王第三子桐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橒
為吳王第六子橈為楚王第七子橒為齊王第八

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橒為魯王
姪孫守謙為清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乎眾建藩輔所以廣磐石
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
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
示咸使聞知

大赦天下詔

劉基

皇帝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昔者元政陵夷民失安養孽雄蜂起疆宇瓜分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提孤軍與豪傑同志者思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強弱服大河之北以際南海固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民罷弊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迹匿岩穴未有以來之刑亂重興未有以平之供億煩冗未有以紓之是用陰陽差謬水旱不時天災屢見朕甚懼焉爰布渙恩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自洪武元年八月十二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強盜盜盜重魔魅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於戲民墜塗炭十有七年蕩析離居光霽之氣於焉始復繼自今各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不其偉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王禕

皇帝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耻于並進甘隱山村而不赴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而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侍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休予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求賢詔

宋 濂

皇帝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愴惶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所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故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齊民者當不

吾棄

翰林經濟堂詔類一卷詔類

廣慶

定功臣將士爵賞詔

宋 濂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託身縉流因有元失馭海宇瓜分遇時多艱入於軍伍觀羣雄之無律遂率眾以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東征西討幾二十年荷

上宰垂佑

祖宗積德山川百神之助大將軍等運謀竭忠六軍用命遂使強殲弱服疆宇奠安諸番入貢華夷一統朕自愧德薄上無以答天心中無以答神貺

恐貽

翰林經濟堂詔類一卷詔類

廣慶

祖宗之累其何以謝諸將六軍委身暴露之艱苦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欲加以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內外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薄取輕收非古人中正之道厚歛則有損於民故遵前代之法取之以中用倉庫錢糧均其等第以謝軍士崇爵祿頒金帛以勞功臣朕本疎愚務從古制今定勲爵高下俾其子孫世襲言通天地詔布中外民庶咸知

正定神號詔

吳伯宗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已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攷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清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奉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滋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常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封高麗國王詔

王禕

皇帝詔曰朕肇基正統誕撫多方乃春高麗襲朝之遺壤克遵中夏邇遡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仍表情益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于臣職况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翰林經義堂藏書

廣惠堂

冊立 皇后詔

解 縉

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神靈

祖宗敷佑繼承大統華夏肅清稽于古典夏殷周

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懷典庸禮臻茲治平

薄海內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天同運亦惟朕

皇妣孝慈高皇后效法承天肅雍顯相德配聖神

化家為國朕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

達之女達佐朕

皇考咸有一德格于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

慶榮裕始終毓茲貞淑嬪于肇封家政攸寧朕恭

行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貞姆儀懿範同朕恭

勤保茲天命君臨爾萬姓之上是用于洪武三十

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冊金寶立徐氏為

皇后正位中宮共承宗廟布告天下成使聞知

武宗皇帝尊謚詔

毛 紀

皇帝詔曰自古人君德施於當時或有顯赫隆名

以附于廟享傳諸萬世我朝

列聖相承率由茲典有不可易者恭惟

皇兄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嗣登寶祚

十有七年于茲矣任賢圖政節制嚴明克紹成烈

屢平僭亂淵慮弗遑于暇食威德昭布于遐邇真

有安不忘危持盈保成之志用是字內成寧垂夷

率服遠陲晏然治平之興方有望于今日夫何不

率龍馭上賓天下臣民攀慕莫逮願予涼薄肇繼

鴻基允惟付託之艱方深在疚之痛追慕遺烈率

遵舊章謹命在廷文武羣臣恭稽禮文議薦謚號

博采衆論協于至公乃于今年五月八日祇告天

地宗廟社稷奉冊寶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昭德顯功宏仁思孝

毅皇帝廟號武宗嗚呼盛德發乎乾綱靈極揚之

萬世徽猷薦膺乎殷禮尚昭顯于無窮布告萬方咸

宜知悉

嘉靖登極詔

楊廷和

皇帝詔曰朕承皇天之眷命賴列聖之洪休奉

燕壽皇太后之懿旨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奉宗祧內外文武羣臣及耆老軍民合辭勸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遂于四月二十二日祗告天地宗廟即皇帝位深恩付託之重寔切兢業之懷惟我

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理未孚中遭權奸曲為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

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由乎舊章亦以敬承夫先志自惟涼德方在冲年尚賴諸賢共圖新志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嗚呼君人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維世之規惟更化而善治特頒渙跡用慰輿情弘施大賚之恩永錫太平之福四方臣庶咸使聞知

平寧夏詔

趙志皋

皇帝詔曰朕繼承丕緒君主華夷內安外寧茲二十載蚤夜兢兢惟敬天勤民是念諸居靜攝毋敢怠荒祗圖遠境乂安與民休息何期變亂之事忽起朔方之間逆賊哱拜哱承恩父子者本以夷種冒據冠裳包藏禍心素恃強狠乃構叛卒割東陽許朝土文秀等借言撫馭爭方糧餉虧缺東機煽禍羣造反謀戕殺命官據城負固妄意祿山之故事敢萌元昊之邪心辨髮從夷僭稱王號傳播偽檄擅毀勅書奪庫放囚搜金括帛燒毀衙舍逼脇親藩勾虜為援毒民肆虐欲奪靈州以成犄角謀窺開陝而犯中原九塞因是驛騷三秦為之震動誠神人共憤而罪惡滔天者也幸賴

皇宮厭禍

宗社垂休大小臣工功謀於內文武將吏宣力於外兵摧強虜水灌堅城大半膽寒豺狼氣奪既匪羅之畢集乃晝夜而無攻釜底遊魚尚思奮鬣盤中逸獸無計逃生衆士咸賈勇以先登羣兒遂就擒而授首三旬遂命未馴于羽之來六月興師竟奏徽猷之捷捷傳露布誰動雷聲解一方之倒懸

開三面之密網論功行賞弔死扶傷借膏掃平地
 方寧靜除劉東陽等臨陣先誅閹門受戮今撫
 時承恩等獻俘千里傳首九邊近足以洩忠義不
 平之心遠足以垂叛亂無將之戒送天者孰能逃
 於憲典紀法者果何益于身家生靈不幸以至於
 斯天地至仁豈容有此茲特宣示薄海內外九邊
 四夷軍民人等安分者為良民保身者為常道恪
 遵王法共享太平嗚呼除殘去暴赫彰天討之公
 鑒往懲來聳聽皇給之播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集覽
 卷一百一十五
 廣慶堂

擬 諭朝鮮國豫飭戎備自禦倭酋詔

盛以弘

皇帝詔曰朕聞戡亂興邦者惟克厥自振爾斯克
 易危為安轉弱為強惟爾朝鮮介居東表世為我
 不侵不叛之臣我國家嘉乃忠恩禮倍敦爾亦藉
 我明威稱雄海外形勝扼塞士馬為粟蹄一大都
 會乃一中于倭而守宇幾于不保夫倭固封豕長
 蛇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肆螫爾抑豈不可捍禦
 顧一矢不相加遺震蕩播越母亦爾君臣紐宴
 宴而忘國極陳軍實而長寇仇是用至此朕不貫
 不忍命將出師為爾除荄賊懲淫慝不遺餘力天
 誘其衷倭奴授首是以不克逞志于爾今爾之土
 地漸後人民漸集兵氣漸揚是中國之成勞也顧
 越國攻遠者可以疾聞不可以持久且餉由海運
 風濤巨測若取給于爾爾人民辛苦墊隘不遑啟
 虞又益以數萬人之資糧靡獲是重困也中國誠
 不難徵發輸輓以濟爾艱願此師豈能長為爾衛
 乎朕聞定傾者與人爾國兵衆生其水土而知其
 陰夷安其命令而服習其道生聚教訓惟所納之
 無不知悉其與仰藉中國之兵力以遏亂略者相

去遠矣爾君臣其尚念天威之不易假倭酋之不
 可億達戒懼之不可以怠荒是之為日惕而思救
 傾以時養擇股肱爪牙之士簡練甲兵鳩其流亡
 廣其蓄積利其器械完其城守險其走集為之閉
 塞藩籬而遠備閑之成然服士以司敵間使狡寇
 進不得攻退無所守乘其懈擊之溝壑殲其後黨
 之海濱惟汝之績古有一成一旅布其德而兆其
 謀遂剪滅寇仇先復舊物國無小惟在奮其謀勇
 且爾君臣其善自為計嗚呼分灾捍患式昭字小
 之仁珥亂持危尚慎保邦之道故此諭詔母忽

翰林院編修 卷之類 十五 廣慶堂

擬春和賑貸詔

劉綱

皇帝詔曰蓋聞古者集粟滿於野粟散於家
 給人足元懷樂生之心故民重犯法風俗淳茂
 君人與享清平之理朕其嘉之然豈其自生自殖
 以至於是母亦上之人所為順時補助者有道也
 今國家張官置吏人臣奉法守職以綏氓耳往者
 中原罹災朕不愛幣金漕粟鉅萬下所司賑賑業
 已四年往矣乃比歲旱魃騰於西北天吳挑囊
 于東南重以地中之寶歲未與而溝池之干予已
 兆吾百姓顛連無告貼于危亡者以谷量諸部使
 者或以聞朕輒惕然慙憂不忍竟其狀何以致此
 意者朕德不明而行有闕歟抑所以騷勞愁苦其
 衆者未之省歟將奉行者靡得其術而無以佐百
 姓之急也方今春氣奮發萬物怒生草木昆蟲之
 屬皆有以自育而吾民居者縣罄行者枵腹轉徙
 溝壑者曾不得自附于孽尾之列郡縣長吏坐視
 而莫之省憂豈稱為人上者之任朕方身視天下
 一隅呼癸吾氣弗流一夫向隅吾神弗甯諸司減
 損以甦民瘼予一人豈有愛焉其以歲課少府金
 及郡國常平所積貯分賑貧民仍聽其量貸歲西

善、又、今、

一夫全

新刻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二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齊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岫朱之蕃 評閱

懿祖尊諡冊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

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

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攸文在古追諡於今

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

身永建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適每期於世裕昔陶

唐上崇於少懷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永木之有

本源履霜而懷林暢謂多儀構物未足盡於孝

思惟顯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

身永建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適每期於世裕昔陶

唐上崇於少懷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永木之有

本源履霜而懷林暢謂多儀構物未足盡於孝

思惟顯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

身永建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適每期於世裕昔陶

唐上崇於少懷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永木之有

本源履霜而懷林暢謂多儀構物未足盡於孝

思惟顯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

懿祖妣尊諡冊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

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

今日之光華皆重闡之積累嚴修禮享敬上顯稱

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宣儀雍穆儉德懿範音風

著于宗廟禮備罔泰喪系遠延于孫子寔由中助

丕顯前聞惟種德報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

後遂令彤質獲復重考發考典章式崇諡冊謹奉

冊寶上尊諡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褱衣莫遂生榮

之願閨帷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告

應制擬撰皇天上帝冊文 陸深

伏以浩蕩難名萬物被生成之德高明在上一人
嚴昭事之誠蓋神莫尊於天而乾實稱爲父適仲
曠典適當眇躬恭惟

昊天上帝一氣感通四時成歲佑人家國每形仁
愛之心福我邦圻益致聰明之助左右

列聖陰臨下民迨于冲人特降大庇爰自宗藩入

繼臨御十有八年迄今奉命維新坐受四夷萬國

全付以君師之任宛同父子之傳每荷元慈深

懸克肖陽爲實陰爲副想成享壽之功日重輝月

翰林

經濟

卷八

三

重輪廣運中和之德

崇載揚大美彼清虛一大之德已涉不經况郊禘

六天之文僅成巫史慨自周守制作之後沿於漢

儒傳會之餘魏晉傷繁簡而遺遺自茲以降曾何

足云欲章無二之尊願洗千古之陋惟我

祖考若未暇于一朝顧此典章如有待於今日是

用請之

先聖告于百神恭上寶冊曰

皇天上帝庶明主宰之大義用極尊親之至情裕

後先前郁之文斯在居高聽下恢之量維容

伏願

穹顯居歆羣黎徧德精誠仰達永承黍稷之馨香
明照俯臨尚冀牛羊之佑享敢昭鴻禔敬藉休光

孝惠皇太后尊謚冊文

毛紀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十二月癸酉越二十二日

甲午孫皇帝某稽首上言伏以治由立愛尊崇已

極盛于前開禮重易名顯號寔垂光於永世情文

兼倫簡冊具存恭惟

大行壽安皇太后莊純柔靜淑惠慈仁徽音嗣美

璚編善舉增輝寶冊風事

皇祖繼懿範于坤宮誕育諸藩濬慶源于

獻帝肅穆昭歌承之德若尊若動倫之風延及眇

躬嗣承丕業深惟護祐之倍至每聆誨諭之訓詳

化及家邦功存宗社此從與用為徽稱恭事重

閭庶用得歡心于四海千秋萬古顯聖慈于

千秋夫何驚駭上升此高而崇永嗣家闈極哀痛

切衷腸乞惟至慈之末為之哀憐慈惠恩上

固極哀聲掄揚爰顯奉情特請便且謹奏祈寶上

尊謚曰

孝惠皇太后伏冀明靈俯無昭鑒賜彼繁祉裕我

後昆謹言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嚴嵩

伏以坤懿正位允儀宸極之尊廟序迄成式徽靈

休之盛惠澤既均于海宇慶儀當展於宮庭恭惟

昭聖皇太后陛下柔順承天安貞配地風簪

伯考治登汾稷之風誕育

皇兄運撫盈成之祚憑几肆揚于未命奉符爰及

于冲人呼敬躬膺眷佑荷皇天之錫報崇底定疆

歌同有衆之心功存擁護以難名禮竭尊崇而莫

璧乃輪與落成之日萬星虹應瑞之期擬申薦夫

為名庶倫成于隆事謹率文武羣臣敬奉冊寶恭

上尊號伏願膺景福茂對昌辰無疆惟休用永

綏於壽考有秩斯祐方共享於昇平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嚴嵩

朕荷三靈享祐九廟居歆誕降元祥肇瑞國本駸
盛之慶發於宮闈無疆之休延於宗社攸古之憲
母以子貴是宜茂慎典冊進峻封稱以對揚天休
增重震靈昭爾昭嬪王氏生有淑德侍于皇宮
乾坤之清潤可度鍾日月之明潤榮嘉有章
頃者授弓矢於禋祠占熊羆于吉夢首甄軒龍之
秀聿開樞電之祥惟天祐于余家迺爾集於大命
庸示寵靈之渥用升位序之崇特遣使持節進封
爾為皇貴妃錫之金冊金寶於戲品冠六儀協輔
星辰之位名超九御峻升逾翟之華爾其益懋恭
勤迺地祗畏往昭朕命永固遐禱欽哉

擬冊立中宮冊文 嚴用和

皇帝制曰乾坤列兩儀坤順仰承乎乾道家國通
一理國治先本於家齊歷稽古昔帝王率以建后
為重周初輔陽教而奉祭統豈惟聽女順而總宮
嬪誠哉風化之原展也紀綱之首朕祇受
昊天戍命嗣續
祖考丕基成憲是監冊典宜舉爾某氏慶源有
自淑德具全溫惠安貞素閑于昔端莊淵懿
母儀允稱于今謀猷匡民吉備董卜茲特遣使持
節以金冊金寶立爾為皇后椒房蘭殿表正位于
中宮綸翟褱衣彰等威于象服於戲人倫伊始治
理攸闡
宗廟崇當賴精禋之克贊朝廷宵旰資徽戒以相
成懋倡勤儉之風萬民比德益廣邦家之助益羽
呈祥祉萃爾躬祐綿有秩欽哉

擬冊立東宮冊文 嚴用和

皇帝制曰朕續緒承家臨馭海宇仰思祖宗付託之重俯念生民屬望之殷惟早建儲貳

斯可定天下之大本圖萬世之治安自昔帝王相傳率皆先務乎此厥有以也咨爾皇子某幼資粹

美妙質岐嶷仁孝夙成允具元良之體溫恭性植式符繼照之占主器宜歸人心攸戴茲特授以冊

寶立為皇太子爾其學有緝熙時無暇豫辨志在厥初逸欲盤遊罔事審幾惟其始詩書禮樂是求

遠佞親賢涇養預端于今日盛德大業敬修益擴

于將來用協于

天地神人以嗣我

宗廟社稷實惟億萬年無疆之休欽哉

不教諭
于秋
翰林

諭防秋邊將劄書 董份

皇帝諭諸將士北虜無道數犯邊疆戍我生靈掠

我畜牧朕憫元之衆困于蹂躪無罪無辜而罹

此大殘故令爾將士荷堅執銳成苦寒之地又屯

不解朕甚憐之朕躬自減御諸可以休邊急者一

無所恤爾將士宜悉朕心去秋虜酋來謁爾鎮西

入離石爾等審旗斬將之效未聞奔亡之音數至

廷有司請重賞諸異與不前者於理朕以積弱陵

夷倫禦之策未謀恩信未孚而遽棄之不恐故後

失律之問而先逐捕之賞期曠然與之更始今朕

與惟幄之士籌畫禦之抗織志靡遺行已授爾

將士爾將士其尚時與發精簡練一稟制戎算奮

威鼓舞剴絕亂略即有不戒尚深計遠慮并力救

援或登埤守障以自完保俾廬井無害男女牛羊

無所失汲大創虜氣絕其凱心今方秋高虜即不

來詎知無他志爾等其勿懈爾等有能振國家之

急揚威漢北即分圭析爵朕宴斬焉若來不能禦

至不能守去不能還與爾將士同大非朕所以尊

顯若屬之意且為人臣義不當如是也朕必無貸

爾等其無悔

擬風異 勅諭防邊諸將副書

李廷機

朕續祖宗之鴻業鎮撫心夏惟懼德不附遠方外之不寧以為元憂無日不計軍實而申儆之間者常雖不能大舉然或蠲入內地邊鄙時聳以天之靈社稷之福我軍振旅之捷書仰至然虜心豈一日忘內地哉茲三月六日風靈大作太史候氣者皆以為兵應是用震惕于朕心故特遣使告諭爾等爾其備告所部諸將飭乃器械視乃糧糧謹烽火遠斥堠勤兵固守以待倘虜入報出兵要擊之或清野接應以挫之無或戒備之下謹以啟戎志爾其儲大小文武將士悉心畢慮用舒朕壯顧之憂爾所弗最則有常罰兵法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況今天變示儆兆不虛應桑土之虞其可忽諸

擬諭朝鮮國錄錄戒備自崇德西遷書

徐光祿

皇帝諭朝鮮國王朕聞先王務修德意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遠征也攷之詩史申許於周為甥舅國又去畿甸千里而遠王師戍守尚與然嗟賦揚水馬漢武窮黠西開越焉蘭漿之誦行道哀之已事可鑒矣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越國以鄙遠共知其難也矧聲教不加遠在六海萬里外者乎頃倭奴首難肆為封承長蛇吞象南邦震動爾人民蹂躪爾郡縣幾危爾國都陪臣生急報書仰至朕念爾國世效忠順稱東藩爾難同休朕社稷之憂將與師揚旌東指賴天之靈諸將努力平賊賊既平遠跳倭爾國無生焉後存後亡大有造于爾也爾是震惕天威請封請貢亦知計在緩兵而朕推誠因疑據包荒而爾蓋之謂當可損惡而轉禍為何碍于招懷允其納款使虜廷無非為緩靖爾邦計耳乃清苗克諱遂命違盟誓約未就狂逞如故盤據金山鴟張海上無之南原蔚州戰屢敗績近者泗川又復失利損兵折將燒寨沉舟殘無辜于鋒鏑所不忍聞職赤子于巨浸莫卜稅駕于時

人心活潑廷議紛紜言戰者十三言分戰據兵
 便者十五朕思繫繫之功惟斷乃成乎吳之役不
 決不克今勢既同于騎虎而事何捷于特虎方存
 猶豫未酌機宜幸而天啓夷高平苗順令醜虜內
 潰授首于我我之師徒用命將士協心遂能轉敗
 為勝一舉燎毛攻無堅城戰皆破竹集其名將虜
 其都頭清苗望風而逃遁行長係組而投降因歎
 吾吾斧斤雖碎于車輻修蛟龍于赤波築鯨鯢
 為京師雲布連開朕心加悅如此則我師我旅凱
 旋在日矣第倭歸巢後謀臣測其棄我之端而
 再舉以乘疾于爾未可知也其律北逃出若吳之
 肆楚亦未可知也今我軍暴露七載不為不久師
 老每慮其潰輒論久甚為報有如我旋而彼復來
 我豈能更為爾地乎且爾國其封以後歷漢及唐
 宋素稱強盛豈其今日而衰弱不振遠若此甚無
 亦君若臣徂恬習嬉玩日恣荒廢于詩酒情容
 于政事武備不修軍實固討有以示寇隙而啟戎
 心耳昔句踐敗于會稽聚教訓竟以招吳夏后
 少康同一成象一旅何德甚也布德兆謀卒喊號
 擅振舊物焉可見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禍福無門

唯人自召且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往十萬之衆客
 居爾土供億浩繁寧免驛騷之苦夫自致之與望
 救于人也自固之與恃人以固也相去遠矣我兵
 不歸爾惟倚賴于我人無固志反非爾福我兵撤
 而能惧以圖存外捍黠倭內翼天朝正爾藩屏之
 職分也用是諭爾君臣雖今以往務早自振奮毋
 仍溺怠荒整頓兵馬時時修城堡當築者築之
 屯田可閑者閑之有險邑足據必一人以當百夫
 之敵在器械貴精雖前事而同後事之防募燕恒
 惕于棟焚談虎每虞其噬脣征繕修完靡遺餘力
 倭退而日就焉常若倭之復來倭即來而豫為
 不可勝以待倭之可勝也衛羅狄難是城楚丘燕
 雪齋仇僅存即墨爾誠永維明詔之意用作新胆
 之嘗亦何必不然而朕且不愛爾書爾興起之
 大烈矣中國之民不堪再勞非爾之福難以屢徵
 惟爾君臣蚤酌焉欽哉

中書右丞相任事六十餘年信國公詩

元升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其間上之建運之良謀伏斧戣而成顯功重賞錫之元勳其功甚著

江南作事天之柱氣冠萬人其威振城威行四時以淮民安堵十載江淮海風清雷鼓鏗動湘平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

國古之名將何以加幸若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

尊榮相府仍加開國之勳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太公猶當以一統之規鄰邦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數尚克欽之可長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平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總督薊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詰

馮琦

鎖壯壯門式重節旄之節羽儀使府尤隆保傅之尊我曹振亮之司緝熙光緒宗廟之職堂正百僚時與才若嘉命特崇顯秩用答殊庸具

官某寵賚之榮職監國之奇書召珪璋之連為經之節羽儀使府尤隆保傅之尊我曹振亮之司緝熙光緒宗廟之職堂正百僚時與才若嘉命特崇顯秩用答殊庸具

揚妖氛不飲爰命若等之保重茲銳武之師荐其忠誠運此籌策竟成大敵克集茂勛飛將發射鵬

之弓胸貫臂勇士激軒較之劍蹀血橫尸獻俘

獲者一千有奇獲輜重者巨萬無算功庸既獻于社爵服宜加于朝特遷官保一建榮高八座仍分

闡欽之任威制三軍之

執法之分秩肅彼軍容

思方深眷顧執干戈則

信奇勳用候遠馭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

事誌

馮有經

翰林院侍讀學士

誥曰朕茂膺泰運肇爾乾坤統緒化理維新繁爾
臣部是賴矧擢官端之偉望望卿首之崇班久著
勳勞宜中寵錫爾且官其器深資重學遂識精史
乃編摩風雅三長之興賢閣振厲善成六館之才
晉佐侯宗仍聯王晉薛陽銓校兼物官僚改改沃
於講雅館克慎端樞雖于執苑氷鏡無私式也
朝賢允備碩茲特校爾道議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端允命官備儲閣之四輔貳卿居秩攝選格之
九流由其志滿諸抒忠獻替終乃良顯之舉訓
朕爾升之隆欽哉

翰林院侍讀學士

馮有經

十七

爵賞功臣制

解縉

皇帝制曰昔元末兵興宗傑銳智討賊土地廣闊
生民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
華夷一統

父皇高皇帝建元嗣位親征遼東事任茲回而作色
豈改更成

自較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
天地

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奉天征討將士卧雪眠
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

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
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

下定爾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於戲
人君之職惟在奉天爵賞之頒豈容私意今以天

下之財賞天下之功民之資力有限名爵之貴無
窮故茲賞與亦不以多少為輕重或朕知有未盡

未滿爾心討賊自陳若退有後言者於犯法甚不
可也但恐爾等不立功耳今爾未勝之功至再至

三不吝爵賞朕之此言通于天地布告爾眾咸使
知

常遇春進封開平王制

王 律

皇帝制曰天開運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陷帥營載
 舉哀榮之典肆大勲之垂集俄上將之六亡庸錫
 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其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
 宏自初建於義旗即未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
 石之鋒旋定江東探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
 強敵於三吳掃可洛而直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
 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之特勲人之
 勇近報漂陽之凱蓋窮漠北之追是長計之遽未
 知力疾而猶戰春言忠盡法用痛傷海宇一家即
 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
 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無錫於真王雖禮數
 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歟於戲金書鉄券曷忘佐運
 之功哀衣繡裳尚服修終之命寵靈弗替作胤彌
 昌可贈顯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太保尚書右丞相進封開平王謚忠武

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瑄制

王 整

制曰生而効職固臣子之當為歟有封乃朝廷
 之異數爰敦終始用勸賢能故具官某擢自甲科
 翔於諫院累更任使多著勤勞足博識乎古今仍
 兼資乎韜略比更新化國任老成惠文澤洽平臺
 端爾猷具在齊斧寄分于闕外我武惟揚顧不戰
 以屈人兵乃無妄而來物議方資夷輔遽爾淪亡
 爾既已行後未幾茲更嘗爾太子太保於戲賞
 以功爵未盡生前之報秩由恩晉益增歿後之光

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瑄制

二十

王 整

論文武羣臣修職勅 解 緒

朕聞為君難為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刑政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由斯道是故清閑下民報虐以威誅四凶聖謨說明五刑然後無為恭己南面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成湯之興無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紀用車服庸既奠四方子孫承之惟監成憲殷紂之亂商俗靡周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遷殷頑民滅國五十繼相武王制禮作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大亂之後高祖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法令嚴明惠帝清淨至於文景扶善之律肉刑之慘一切除之務行寬厚唐承隋末誦說法傷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頒律令立租庸調法汰僧道勸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觀之後懲新趾禁鞭背剛定律令變為輕典力行仁義致刑措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以絕姦慝躬自折獄務抵明慎立法之制嚴而用刑之情恕咸平以後刑禁繁刑益務寬仁子孫承之令弘光大恭儉純誠承之第一不辜天下歸仁化成美俗此歷代所無之第

剛柔寬猛之中禮樂刑政之序莫不皆然蓋教禮樂用寬柔譬之膏藥以養生用剛威任刑罰譬之藥石以伐病膏藥伐病損益其病藥石養生必至傷生時措之宜不可紊也朕考太祖皇帝天錫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衣撥亂反正力舉一世而甄陶之比之三代漢唐宋創業之時又豈有固陋者蓋中華禮樂之不振為左汙之俗沉淪百年洗滌不易陵夷已甚振舉尤難風俗之染汚非但為禁之偏淫也姦雄之睥睨非但為紂之頑民也服古人之所未易服齊古人之所不能齊統業之勞心焦思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圜書夜圖惟經權應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為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政十年乃成頒行天下以為民之禁後為祖訓傳之子孫宣布修章重典萬世剴訓官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著于承刑措時之宜不定為常法律令之禁不易禮樂之刑不嚴成憲佩服聖訓思守成之不易危刑措之尤難昔者唐虞三代君臣之問責難訓勉紀於詩書今朕告教爾文武羣臣惟審聽之夫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曰天

王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群臣相朕以意天
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命以享天討善
吉而實為彰彰可不放哉爾惟効職勿謂忠為有
餘爾惟盡心勿以勞而自伐為名為善善必不誠
計利而動動必終忘且計利害者必獲害患得失
者終於失故原不怨實以廉為行之常動不羨力
以勤為分之常事有繁簡各安其所遇位有崇卑
常順其所處爾群臣所當知也勿為朋比朋比必
至於淪胥淪胥則利口必至于傾覆勿為姦欺
姦欺必至於暴露勿為怙終怙終必至於殄絕依
新故經濟云云
阿施殊位者殊理擅權作威福者違天貪汚恣情
權勢者欲者速戾誤說殄行以惑人心者自刑爾羣臣所
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
皇考所慎重而不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
釐之間禍福生死之决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
復續故刑期無刑而殺以止殺殺一夫而天下服
一人而天下悅至於使人無犯可也爾或無誠
臨民治獄不加意甚至信誤而執偏言深文以
誣良善納賂以亂是非作威而眩曲直自作聰明
發摘瑕類法外求情致人於死鬼神所鑑甚可畏

也朕為此惧勞慰日動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
懷殘忍之私欲違酷吏之執謗朝廷之寬搖撼上
下之心所謂利口必至于傾覆者爾惟鑒哉聖人
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
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為定能無誤朕惟念此
每加寬容乃有恃茲屢造非辜常懷倖免不知忽
微之過且可積多非分之思豈可常得所謂怙終
必至於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匿厚貌深衷
蜜線攀結請託行私倚倖圖回附下罔上不惑天
子而惟感權臣寧負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
同勢相保同邪以惡正直同謀以陷忠良同為姦
宄以匿其非同幻講張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
同論說以相悅所謂朋比姦欺必至於淪胥暴露者
爾惟戒哉亦有謬而執法貴直古恩人惑眾起
一檢言以眩惑公議以濟私所謂譏說殄行唐虞
所聖者爾惟戒哉亦有愧報于中自懷疑貳本無
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弗畏任情納賂因人毀譽縱
已喜怒殺生予奪陰狠自專所謂擅權作威福貪
污縱情欲者爾惟戒哉旅進旅退從違之間候朕
頤之圖進諛諛甘言諛詞無所建明尤朕所惡所

此卷之
於戲與禮樂以致太平朕守成之所當務也
以輔政教而厚民之所當知故將勉於為善尤必
戒於作非夫志臣為國至於身命節夫事君但知
利已朝廷務取給目前生民休戚略不加意積
事蔽賢偷安玩日苟且之臣為國者甚至微勞
臣職豈能去致於前而後已而濟嚴必以勤而
居選聖帝明王古今一理朕務宵衣旰食豈為惡
逆好勞歟
諭
上
皇考之基業愛資爾羣臣為德為民有猷有守輔
成治化上卷
天明延朕之戒時乃之休坐於刑罰尤慙乃心致
之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
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致吻傷之
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言不存視而不見毫釐
之差死生之決一往不復悔何遑言凶之應詎
止一身殒廢之流及於後世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朕嘗昧昧思之不自知其言之謬也爾等朕心無

此卷之
思於心必欽必慎惟明惟恤俾冤不至於縱嚴不
至於殘國固空虛刑措不用政教修舉禮樂和
國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孝子孫朕民尚亦
有勝之勉之朕言不謬爾等庶幾共濟世欽
哉故諭
諭
上
皇考之基業愛資爾羣臣為德為民有猷有守輔
成治化上卷
天明延朕之戒時乃之休坐於刑罰尤慙乃心致
之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
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致吻傷之
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言不存視而不見毫釐
之差死生之決一往不復悔何遑言凶之應詎
止一身殒廢之流及於後世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朕嘗昧昧思之不自知其言之謬也爾等朕心無

勅致仕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毛紀

起諸葛

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者固難而運

慶其鄉壽考康寧完名全節是以繫天下之望尤

為不易卿性資端方器識宏遠學自童年潛心正

學遂以文章大冠天下聲望無與望隆隆遠我

學宗皇帝簡在行素友自宮端履召內閣朝夕獻

替不微不隨宣達德意情心益重諸植人材護惜

喜類廷訪手便優賜問于平亭意言議論裨益弘

多當時政化清美矣惟卿一三六臣佐理之功暨

聞末命付託諒切益感知遇誓竭惓惓誠故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惕心匡弼其毅然

不可回之氣往々形于詞色驚羣宿弊斥逐群小

直道難容吾老而歸焉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

奸橫加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及今年

諭七表雖使安原于健々茂全德令名求之前代

亦不多見焉朕嗣承天序圖新治理願茲尊賢優

老之典誠不可緩惟卿累朝有舊愛矜朕懷矧夫

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

茲特遣行人齎勅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

粟八十石歲給與練十名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

翰林 武宗皇帝 二卷勅類 廣慶堂

舒徐容止
之誠敬
自別

馬驥望
情官出至
理一不

願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優于天下則非特卿一

鄉一邑之光而已書曰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

室行將起卿于家庶幾得同猷告以輔朕之不逮

惟國家有無窮之休而卿亦有無窮之聞矣欽哉

翰林 武宗皇帝 二卷勅類 廣慶堂

擬朝鮮倭退後或諭本國君臣勅

高克三

高皇帝封殖爾國介在東藩繫冠帶而稱外臣者二百餘年以歲之無時不虞之不戒倭奴蹂躪剪滅爾都邑爾君臣越在草莽是用疾首徒喪未告朕不忍

祖宗數百年卵伏屬國一旦使不血食趣命大將軍治餘孽渡師以與倭毒逐天會其衷武臣致力倭奴宵遁則惟爾祖若宗之德俾有寧宇爾君臣定馮式之朕豈敢自多抑朕願爾君臣鑑于前

而格其後也而不聞而之先扶餘故居也以是壤爾尚能崇餘勁以抗唐金盛蓋渡遼之師老焉而過今望一島英餘魚肉之地非加感民非加少也母亦爾君臣臣于安爾修國容而忘後患以至今日朕聞釜山之振業已數年夫彼焉思彼強者何國幾有惟多倭國故爾及焉今過滋他族寔僥虞此以與我共此土也不亦難乎王自有國而自奔

之非爾國之福也爾將士事而主若而年受恩非薄爾倭一內訌不聞一矢相加遺而望風奔命恐後亦非人臣之節也朕念爾國世為東藩不督前

爾君臣其思自今日更始始倭于爾國地形尚未素習鼓行而前已為堅今已入王京壓開城抵平壤倭知爾國虛實即退居島中計未能一日忘爾國也夫倭亦何厭之與有而延忘倭之沼而國乎禍難之作天所以開國統也越勾踐嘗之矣今爾國編新民恐其上下內外皆知其資力之不

足以支長久也其亦夫有奮心王其及此時善為拊循之爾諸臣其為王繕城堡治器械討軍實而訓之於禍至之無日母生戍心雖有後事予一人母曰不與知第中國不能歲為若俗而倭或歲至

其其至而始議援而爾國已墟矣爾其善自為備母再以國僥倖也倭之不來倭之何害若其復來倭之為瘼朕所以告若若臣止此矣若猶縱其心而侈其欲忽已事而醉亡微後越王之計而泰爾先世也禍之至也何日之有於戲字小卹亡余一人不難于再德定傾節事爾君臣尚有鑒乎前車爾其欽哉母忽故勅

爾其欽哉母忽故勅

爾其欽哉母忽故勅

大庖西上封事

解經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滿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于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滅。載為盛美。昔人有諍。親微于唐。太宗者。為其後。後世以示起居。即諸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不足垂世。臣主同休。停昏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舉世。不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豈待陛下之命乎。陛下母自使小誠。萬世。陛下挺生南服。一統。天下。以放。熱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且。取天下于群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言。年。徐定。燕。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月。法。朕。兆。不。萌。不。通。聲。色。

不為遊政。既遠。過于漢宋。又何。憐。于唐虞。惟陛下。為。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不。賄。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終。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受。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于。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新本

總濟宏猷

三十二

廣慶堂

陛下當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眾。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當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鉅。根。剪。髮。未。有。之。美。未。聞。詔。言。褒。一。大。善。當。延。于。世。而。不。有。之。美。未。聞。詔。言。褒。一。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不。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美。誠。以。

說列傳本
與後不及
上皆老
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額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

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而之學不純溺

于安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

莫此為甚額府出元之陰氏卻恨細儒學孤識陋

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集無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

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涉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典

下及關關應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俗

勸戒刪其無益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

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欽今又六經缺而禮記出

於漢儒蠹駭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

樂之儒大脩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

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武皋陶伊尹

太公周公履歷美善傳說算于千太學而孔子則

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頌贊子思

孟子祀自閭閻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

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公孫路魯魯孔鯨配一

沈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

配天宜復擇地之規尊祖宜脩七廟之制奉天不

宜為定宴之所文淵未脩夫信問之隆太常非俗

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

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閭尊天子之貴不迫于

刑人執戟陸渥皆為吉士虎賁起馬廐用俊又雖

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子眾

職定久任法而加封爵臣于休示天下之為公

除山澤之禁稅蠲終結一任而木輪朴居而土木

之工勿起俾聖廟四而地分會釋老之業

者驅之使復于人道經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

誕斷所謂瑜珈之說其所謂符式之料絕鬼巫破

淫祀省冗官咸細無庸外之咸刑永單京城

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校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

簿不修毋令連繫大臣有過當誅不宜加辱治

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俾樵耜之宜何用建陰之詠

方向然神事甚繁諸祿虛宜思亦且不經東行西

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

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

合逢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挫則股肱惰
而萬事皆廢人君以不察為明帝德因愆則民志
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
陛下憊于畏天畏神鬼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
也故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尚未至也
且衆威之累衣服之奢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
天畏鬼神之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
書之期儲訟之斷詔告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
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
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
即天祭不必瀆而受元咎之禍神不必勞而享無
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諫不肅果若人
言以刊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因多寡為勸勞甚非
所以為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牧過之不給何暇
効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諛諂之言御史
糾彈皆承臺古未聞舉善但日除奸每聞上有教
示川必改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

被赦之人欺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
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胆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
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彼之三而臯陶
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解果不衷也然
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受其所以東定難禍獄
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
遂迎甚易而或蒙優賞救其難而多得禍不止
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
鱗犯天怒哉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
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錫銖宜奸朋倚法之條所
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
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才空滿薈越而或布于朝省
驟歷清華推埋器悍之夫下愚之輩朝攝刀
鐏暮擁冠裳左桑筐篋右錦綉符數無一錢家統
鬼我負販之庸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悞
恂有德是故賢若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
不貪其力為為得計不廉其受刑為為得計或自無

以中道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一說之鑿鑿已定

董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

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而
 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
 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
 近世但于晏安。陳名城。銷鋒鏑。禁兵謀。武以為太
 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非不暇
 武舉以收天下之英。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又
 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
 坐起于秦。漢。唐。宋。子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
 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
 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
 為嫌。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令之
 于不義。則又何取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
 名。尚書侍郎曰。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
 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
 縣守令。不獲回遑。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令

內外百司。撫楚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
 無廉耻之節。擊鼓曲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
 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
 臣以為自今。非紀罪惡。解官官杖之刑。勿用催科
 督勸。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
 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村童。急于陳獻。所陳
 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舉。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上中興正本十策封事

李賢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閑于

陛下躬行常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略焉此

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竊慮以為

陛下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

竊以

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

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

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

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

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

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于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

之暇時賜省覽于

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

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為之時

求其所為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

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

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

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綱節財用以固邦本

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懷夷狄開壅蔽以通

下情此十策皆治道之特旨

陛下之能事也伏望

聖明深加察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頤壽之望以追前代英君詎

時之隆盛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寒嗟夫言之遲耳者惟聖

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

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背家儒朱熹將上

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

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

以道事君者乎有犯無隱也臣觀

陛下即位以來雖疎遠之臣賜亮之賤皆得効忠

况臣職居郎署日近清光瞻照不日可謂忠乎

雖然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

何者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

必切切當

帝心者或恐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

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

功業煥然必出于尋常萬一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寔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慙々固知忌諱昧

死進言

翰林

經學

卷之三

臣

奏

臣

一曰動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于務

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

之學也曰始終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

心文王之學也訪于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

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親情經術夜艾不休或留意典謨採為龜

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

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

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憤然而昏

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

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致義理之真旨必專心以

致志不一卷而十宜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

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兩得應事接物無或

不當異日為請邦國雖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

由好學致之也代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鑑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顧箴鑑規警戒

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

焉若成湯之聖而備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

之聖而亦銘其席枕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

旅賁之規位有司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

寢有燕御之箴魯圖之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

有金人而寓戒心之無逸一篇列于講閣前代

遺迹為鑑圖書詩書之語于座屏書孟子之言

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微戒
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親為處文略不省覽是以
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貶亂性皆然
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戒規摩戒之助撫往事
之明鑑標古人之格言或施之臣民或設之殿壁
出入起居常日必在是則朝燕處此心不怠於防
過於事然於以禁微於將萌如此則無不誠心
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自是而治將無愧于古
之聖帝明王矣惟

翰林院學士張蔭古作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欲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
為戒蓋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皋陶之戒
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
不遘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伊尹述
訓以戒太甲曰敢有侮予者朕將誥于室時謂聖
風故有殉于貨色恒亡之戒時謂淫風召公之戒
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修細行終累大德
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逸于田于進以庶
邦惟正之供張蔭古作

一

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灾范祖禹講五
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
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
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放流于情慾當時天下之治
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
納遂樂急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
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絕去嗜慾之私養其
清明之德以斯世未被其澤為憂以天下未得其
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攷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
之念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不能為
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
陳王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
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葵曰
勿使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
惑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
非從事于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于此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宋仁宗

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敗
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思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
物命見宮人首飾珍珠進目不觀恐其奢華器用
止于漆素食欄止于黃施漢唐末各有天下數百
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
儉存心臣下豈敢奢華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况
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諸司諸色買辦倍
于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查究
今日之費比之

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省減以蘇民力則
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
告之為人君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
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并生
于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于鼎
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
得雨蝗死仁宗霖雨為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
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格天心變災為祥
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宋仁宗

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
至矣當時廢黜奸邪任用忠良克已自新以答天
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
于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從無之而人君修省
何如耳且臣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乎人君精誠
所感其應尤速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次天監年各處奏來
災異之變必早夜修省以答天意而災異自弭
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自之中宗高
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主於以致

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
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責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于國
家者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
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
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中邪委政廟堂或以
一身排人主之難或辭兩軍之重或竭忠之志千載之
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搖權勢者亦感福祿快一時
不旋踵而遭大謬者一薰一蕕其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外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

此語又見
市恩不義
起人主疑
任官官元
方之信上
必不其十
此矣

慎恪勤匪懈守

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嚴禁為戒也猶望

陛下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羣臣之辭必親左右近

時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功實功也可不勉

哉果能取法乎前人興備理則其存正直忠

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而奏之曰

當時實道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猶令

名于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

此語又見
市恩不義
起人主疑
任官官元
方之信上
必不其十
此矣

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

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

不同而真非真行固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

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于清談虛曠放達而士

風大壞唐虞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

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世少有二代之風詳

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誨之

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誇舌湧如泉士風安

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

法馳驚苟進何一取士風安得不恬之乎熙寧家

士不與寒並進錄廉吏後以懷貪吏之徒宜乎

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也如護元氣

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于宋以振士風戒欺誨以勵誠實疾奔

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佞倖之徒絕諂

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

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此語又見
市恩不義
起人主疑
任官官元
方之信上
必不其十
此矣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

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

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

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而止者率

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

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

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晁錯

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

富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王三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易散也伏願

陛下法前代結民心之道使祖宗懷民之心發於憐惻加之念于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于八荒之表孟子曰之流行遠于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安戴

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奸宄之變必不恐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于永久雖歷億萬年斯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上高皇帝盛德封事 陸可教

臣伏見

陛下遠覽千古動稱二帝三王之治雖英主如唐太宗猶以為不足法可謂大有為之志每讀傳宣批卷及累次輔臣召對之語皆動引古証灼見時宜雖邊情廣計隔絕萬里之外控制撫馭動合机宜可謂有大有為之才私自竊嘆謂有君如此斯世斯民亦何厚幸乃今者朝講轉輸論奏多重市井無知籍生謗

陛下有聖人之實而不獲聖人之名臣竊痛之近奉

手勅輔臣前者所進聖祖御筆朕躬睹其層藻弘謨真乃天授非純聖至仁而何因思

祖宗訓錄乃今朝之史鑑豈可不得而知之命卿等將在閣累朝訓錄副本謄寫裝成書帙以便朝夕觀覽庶可以知我

祖宗治國齊家之法修身勤政之要是否知

陛下心神所注常在聖祖臣謹恭摺

高皇帝盛德頌十有二章、十有二句各為小序、首述

聖祖明訓然後迺致意皆開條

陛下身心庶幾便于修省願借數刻燕閒省覽一

過區之心無他惟不勝一念大馬愛主之忱仰

陛下歷思祖德動相效慕以長享聖人之名永保

萬年無疆之壽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謹身頌第

一

高皇帝嘗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檢點我嘗

檢點此心與如兩敵然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為

必求至當以此端令得行肇成大業臣思

聖祖斯言非持肇建大業之本抑亦保泰壽命之

要故四十年間櫛風沐雨經營創業宵旰不遑而

精神強固聰斷彌勤卒登上帝者此也夫人情欲

之所注皆可傷生而酒色為甚二物轉相助濟昔

人比之兩斧伐孤柱非虛言也臣願

陛下深思

聖祖身心兩敵之言日加檢省日加節高縱有微

恙不治自平矣頌曰人心出入乘厥氣機

皇祖有訓默契危微防意如城則身若敵諸欲弗
侵內外純一不惟致治亦養壽元皇克敦德身範
具存嚴祀頌第二

高皇帝以存心錄成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

事神之道罔不敬謹故百靈效祉休徵數應朕為

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分御等編此

書欲示隆敬俾子孫守為永法今者南北二郊及

太廟歲時獻享每令臣下揖行豈以

聖躬有恙起拜艱難不能成禮則請

齊別殿或勉行一獻令臣下終事則四遠聞之謂

陛下致敬祀事雖疾不廢彌足以彰聖人之孝矣

頌曰禋祀之禮明德惟馨必誠必敬乃格神明惕

若皇衷克嚴對越上帝式臨貺饗若答事先曰若

事天惟仁哉

皇蒸哉

相訓是遵講學頌第三

高皇帝與侍臣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佚

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佚則驕意矜則小量驕損

驕則情小則驕即此仰

聖懷虛廣欲善無厭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日每講非不寒成者不輟即古
帝王遜志時敏何以加此通者經筵日講曉諭不
聞些微之娛恐致沉湎非所以為社稷也頃曰於

皇祖天縱聖知不自滿假典學孜孜先聖格言列
之四壁若鏡對形鑒我晨夕

皇紹屢歲臣等新小臣作頌敢告楓宸勸政頌
第四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
怠而衰者天命人心去留皆繫決于此其可畏
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日之朝寒暑不輟後乃漸多放
逸比來動隔數旬或曠然累月至于諸司章奏多
所淹閣豈以聖體未平之故耶寔由奪于多娛不
盡省覽又非所以傳遐邇為他日史冊之累也頌

安危之判惟逸與勤

皇祖述慮重戒諄如天斯運純一不已肝食思
艱宵衣致理

皇念祖德允迪康悠光我大業億萬斯年家法頌
第五

高皇帝謂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
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
可使與外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遇俗聘聘中樞
若寵之太過尤恐紀分上下失序近者寫開道路
之言皆謂

此中宮恩禮日漸衰薄臣誠不信然亦不可不
慮也頃曰妃匹之際人倫伊始上化根原寔
學于此異

聖祖家政孔嚴去遠色寵寵無偏嬖寵之禍甚
于臣等何以示後女戎有錄身教頌第六

高皇帝嘗諭皇太子曰吾身起田里凡治軍旅理民
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爾生長宮掖未涉世
故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又

諭太子諸王曰吾平日持身謹行皆汝等耳目所
親見言無偏聽政無阿私必勤必謹惟恐不及汝
等知之否臣謹按

聖祖以身為的萬、年聖子神孫所宜則效者也
今皇太子年且十齡皇太子亦六齡矣

陛下念及此一舉動一修省一喜怒可不斤、自
飭為家庭觀法之地哉頌曰帝王盛德以訓子子

社稷之本。繫彼承華。惟我

高皇。動而可則。謨烈相承。敬承無斁。皇慈厥家。細行必矜。絕。萬禩。允為法程。御臣頌第七

高皇帝諭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復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難替。天下之事。俱不可為矣。又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蠶。每藥非急去之。必為身患。

陛下聰明。如日月。亦萬。無奸臣得乘間而入。設為必不然之詞。以投其所。不可寬之。際惟

陛下留神。頌曰。瞻謂大聖而畏。孔壬孰忠孰佞。必同厥情。好惡無頗。回邪屏息。漸。衆賢後先承翼。

我皇秉鑑。如日斯明。願謹用舍。以杜奸萌。納諫頌

第八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機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然。予爾等以言為職。所責者忠言。日聞有益于天下國家耳。往

歲元旦

陛下。面召輔臣。手出。雉子仁。疏數其狂。而直救之。廷臣。喧。稱頌聖德。而以于仁為慙。願先後建言。

諸臣。皆有以罪之。臣願

聖明。虛受之玷矣。頌曰。從諫則聖。厥訓自古。屈

從愚。惟我

聖祖。宣世。從之。行復。庸之。孰。孰。愚。誘。不容之。爰

集。皇。思。以。是。大。業。佑。我。後。人。咸。正。因。缺。崇。倫。頌九

高。帝。嘗。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于。勤

亡。隨。之。身

陛下。聖。明。之。德。無。間。然。獨。繼。造。造。日。龍。月。輪

未有。止。靜。之。心。王。節。儉。之。名

陛下。留。神。頌。曰。小。費。弗。禁。導。奢。之。原。抑

皇。祖。炯。戒。其。存。雕。刻。勿。庸。淫。巧。必。斥。匪。費。是。新。民

高。帝。嘗。謂。侍。臣。曰。民。之。為。惡。譬。如。垢。衣。濯。可。潔。且。求。生。于。重。典。當。當。魚。干。釜。也。欲。其。得。活。難

集 153-63

實保四海皇極萬年于是馬在一人慈嘆上于

于天喜怒不渝帝德固愆厥災頌第十一

高皇帝諭輔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殃以儆之可不畏懼往者災異奏聞

陛下惕然動心諄切通乃少疎少玩似不經聖念者星變日蝕比歲再見可不懼然務修省之實手

頌曰天何言哉災祥示儆仁愛人君俾悔而省

皇祖精誠上與天通屏祥儆異聖心冲上箕範庶微在修五事翼我皇念哉國祚憂危頌第十二

高皇帝諭侍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大執王言

為世治安之炯訓也

陛下當太平全盛之時機至尊其逸之勢雖可坐享治安而適來天心人事種種可駭積薪厝火正

可憂可慮之際而非安意娛志之日也惟

陛下留心省察頌曰安危轉數天道之常未兆而

圖乃克永昌抑

高皇朝乾夕惕治定功成殷憂無數創業非易保

治惟艱哉皇念哉罔忽其安

上講學親政故事 王 鑒

臣竊念古之聖君取日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

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于上下間隔所以為

上下之交者蓋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

陛下即位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憂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臣愚猶憂而不洽所望於君之閒廣度細辨之

心之道也

陛下少留意焉

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其意安乎

天子自正朝華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咸服侍列
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
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
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二三日之風雨則免
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風其靜也三則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清未見其親且密也
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教上有疑焉

補林

經濟忠獻

唐

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
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雖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
者遜其志如有一所不能致者致於學如有所不逮
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
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
者顯其德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
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
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
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而安望
其有得而今也濶略如是暴之日少寒之日

多傳之之人寧休之之人與未見其能得也且不

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學

息馬讀書至夜分乃寐唐太宗延日方文學之士

分人自晨以迄夜與經義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

亦直禁中以修明同哉

大觀皇帝嘗甫行天下問學其意未嘗不淵其重

溫節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而天下皆出手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于學宮之右文學之

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雖建之外學宮之右又嘗索太極

圖西銘等書于宮中研之左右士沈度之書

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庸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

愚特望于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

文學侍講著聞耆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

人領之如先朝楊博故事

按此問曰
必陳其
事亦必
之助

翰林
經學
宗師
一系
封事
類

按此問曰
必陳其
事亦必
之助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露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則將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休王亦日講之我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焉宗成王不得專美于前矣

講學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隔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隔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間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治繁故事重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不可謂動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洪瞻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愴而退上一何言門一亦下

本朝制三
朝而祭
以通情正
禮上而尊
中

翰林
經學
宗師
一系
封事
類

本朝制三
朝而祭
以通情正
禮上而尊
中

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諸大臣在焉路門之內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燕云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置殿省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則御馬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皇極門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焉非缺也華恭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寒暑夏元古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甕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

孝宗晚年深有愧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大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笑

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唐虞之世

陛下遠法

聖祖遺法

孝宗蓋刻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
徽吉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
臺諫各一上殿輪對者司其事決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處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

見聖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發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自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

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
豈獨除近世雍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
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二卷全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三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燭朱之藩 評閱

陳講學聽政奏 楊守陳

此奏動宜
先回本領
董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

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

陳堯舜之道况達天子之明聖者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

而為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開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也本

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

為而天下治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

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良躬覽題

奏而日勤於務若此不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

皆忻忭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

臣等持久
二言今書
深而故論猶有過慮蓋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寔難

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

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宮寮伏睹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詔以窮

聖賢之典旨儒臣肅然退略陳訓詁不遑一

詳說以修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

明知行精一之功易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朝時之所接見者卿人臣之風儀而已至于

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大官之才貌何由識之退

朝之所聞者惟百官之定奏而已至于諸司之

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

內官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

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

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

資未博如木之少植則如泉之始導而易寒

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弛則今日之所屏弃者異

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屏弃者異時將召而觀

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時將召而觀之今日之所

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人之勤勞者異日

之怠慢者異日將廢而棄之臣恐

將熾而廢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克齊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建隆初年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通介粹雅之儒。侍班進講。

又則方正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說。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微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

又則方正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為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

又則方正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于文華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

又則方正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異言。則錄示講官。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聞報之際。思慮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

又則方正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步之作。惕然儆省。必務去人欲而循天理。處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

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于內者深如克齊。而出治之本。矣。至若午朝。則

又則方正陛下御文華殿。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

又則方正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其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

又則方正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又則方正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

說

陛下更密處而行之其餘其一二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式大小官百官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臣等

翰林

陛下必俯降尊嚴或詢時政或問學士以及諸司之制禁立民之什成年歲之豐凶下至三方之風俗四之指狀俾各從實以對一有忠諫切實者則容恕之其諛佞諛諛者則斥逐之愚蠢狂直者集于目前親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

已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于外者博于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說詢為遠聽為近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宰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備乎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請旨而可以致治則正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立其本而末能茂者我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事之弊又生不但如前所過慮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不察其一二三官鮮廉耻之節士多浮華

臣等

翰林

弛俗尚侈靡而財粟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平時亦可為慮若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無蓄甲兵朽鈍行伍空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卒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理後必難為如船之弊漏蓋將不可濟如人之疾病愈重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為之朝思夕慮或至于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伏望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于內博資于外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所謂本立而末自茂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臣雖無大人之德而

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為堯舜之君故臣敢陳前說而不敢效小人之為容悅也伏惟陛下裁擇臣在去歲恭睹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忝侍從之久義當

忠言遂為此奏然以

先帝梓宮在殯初政最繁

陛下方憂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蒙

聖恩擢居吏部非復弼諧論思之職故此奏不敢

冒進今念臣當六旬衰老之餘三年疾病之後精

力方怠神志且頽誠恐一日病不能起遽先朝露

則臣忠敬之心庶由得盡抑恐

陛下雖負先帝之寶而臣與陛下之道德襲

近世弊政而無以成唐虞之治也故敢以此奏進

之伏望

陛下恕其冒越之罪發其忠敬之心俯垂聽納則

非徒愚臣一身之榮而已

翰林

卷奏類

七

陳叔植綱常奏

羅倫

臣朝廷援揚博學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

粗疎頃承天恩對大廷猥蒙

聖恩親置首選實自感勵思酬獎遇允聖學大要

君道急務朝廷失闕綱紀廢弛官吏貪酷生靈疾

苦風俗弊壞士氣披靡兵戈擾攘飢饉荐臻提其

綱領疏其節目扶其情實探其根源為萬言書獻

於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

陛下之恩願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

百寮庶采必有愛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

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進之人恐言不達職

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及

暇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常所關風化所係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

給舍臺官有知禮義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

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

若緩所係甚切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

翰林

卷奏類

八

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親為當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為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吹則仁

宗之時皆月舉為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強甚未為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

溫詔俾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

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隨以員主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者多忤

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尊卑賢講聖學

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改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

衰密遘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眾人之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眾人之知為知順己之言則

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眾賢並用則賢所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

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

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

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諫之曰負天下之重任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々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於

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

先朝自湯得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為其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

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

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

過阿媚權勢預為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

諛悅上蒙

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略為虛詞一有俞允毅然就任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寔則貪位名曰起復寔則惑祿且婦子勞怨亦三

年係於祖父母禮有以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

乃踞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杜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忘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杜已望其忘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老姑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父高之度人其太學

生舉攻之至數百人而富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舉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預為已地也舉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為已地也大臣既無忌舉臣復何慙舉臣既

有同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舉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

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臣服之計例在清恩則臣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臣服以聽選例在科則臣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臣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臣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

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網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是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之受乎持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法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

翰林經濟宏猷王卷奏類十五

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

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瑛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朕有金革之事亦從墨哀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于內

廷議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子視類為不忠臣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情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於名命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碍難行近年以來類為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己議出于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々惟恐上負

翰林經濟宏猷王卷奏類十五

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為

陛下言之惟陛下於賜優容使謹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僭竭愚忱仰祈

天鑒臣謹奏

陳當務五事奏 章 懋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音恭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洪惟

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

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化之恢弘皆即為治之

大政而其規模同也

皇上親臨御極繼承人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

寬為治之大本以寓弘治之深意能正其德則何

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以知

新本 卷之七 廣慶堂

陛下真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可以四三王

六五帝而爭光於

列聖矣然以正德為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

劄蒼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

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

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而後求正則雖令不從欲求

治化弘成庸可得乎臣以非才待罪冒監而老病

衰頹不能久事

陛下無以補報大恩茲已具疏乞骸將歸死告丘

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伏願一得之愚以正

德之所當務者條為五事故野人炙背食芹之獻

以為新政涓涯之助伏惟

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宗社無疆之休

生靈莫大之幸也為此開坐具本奏聞

一曰勸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以正心為要

若東漢明帝之問高宗則成三之賢莫不

致於學講明義理正其心術以為修齊治平之

本又設師傳得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

責難陳善以格非小人意固成性故其聖德隆

茂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如漢唐宋

之英君雖賢亦莫不然但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

古若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及接儒臣講論經典又

書太學衍義於內殿而燕喜洪範揭於座右以

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資於學也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寶中以正德紀元而又開

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明聖道固有志於學

矣但經筵之開講而臣等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

克副所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

箴規違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

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

臣引之侍坐講論經術諮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

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以日時煩其禮貌

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

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固有不欽發踴施

令固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

事皆可法其于

聖德豈小補哉聖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益明經濟家說四卷奏類勉強行通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

之先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大

之事而夫子贊其達孝孟子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

之政而孔子稱為難能則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

從事于繼述也昔我

太祖開創之功比迹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于後

人者至脩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之增

光於前烈者尤盛豈非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

先帝在位之日尊養

兩宮脩禰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

聞諫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

聲色不事游畋皆其善行之可法者

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念戶口之消耗而議

撫卹之宜以恤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

軍以革濫冒沙汰冗官以節濫用皆其志之欲為

而未成者

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

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修通鑑則欲攷前

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

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足焉又當

取

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聖祖在右日與

大臣議舉其彝典而施諸今日則為繼述之

道而見

陛下正德之實美昔殷紂承桀而之道而建四

百年之夏成王熊武刑文王之而八百年之

周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三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陽之

與陰相濟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

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

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於公宮有師傳

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後歸以成

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

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

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臣布純則

言當求德而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

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早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

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

尤不可不正也伏惟

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

偶然也今

皇上聖德英明睿質純粹天命降監必登聖女以

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採擇所得必非一人

伏望

陛下遠稽先王之聖近取宋臣之言上思

宗廟天地之奉一為萬世子孫之計乞

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曰德

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

祥禪以成嘉會照依宗廟故事將所選者暫處

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訓法當儀擇師傳保姆之賢

修言德功容之教教服飾之節陳因史之戒凡寢

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於邪教

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閑邪鵲巢之德萬里

膠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未正六宮然後設帷於

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

上天之不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詞非惟古

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而文

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此乎臣老且耄不達時宜

而愧愛

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愚忠冒進任言惟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

令而詔令所以行天下者在乎其信必所謂大哉王

言者也苟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

四時則效天之下莫不聳聽而服書曰今出性
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
陛下登極之初漢頒

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
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局倉庫與各處添設之
內官又謂鹽糧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
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
奪民利而治以重軍又謂勢要之奪軍民地土而
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
之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歡誦

聖德以為軍民困苦庶其有廖今已暮月矣而冗
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
故內閣大臣有政事不行而詔所載盡為虛言之
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歸令不
信之章則

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
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
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毅勿以巨室而寬假
勿以嬖倖而姑息從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

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凶夷莫敢不服矣此係
正德之要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五曰徵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
之變以徵勸其心使之憂勤惕勵修政事以致
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王雲
漢之虐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予為
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
行皆能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以其能致教天之誠
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我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
聖諭以為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
減膳素食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嘗素服徒
詣山川壇設壇席書膝於日夜臥於地三日而大
雨霽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責宜加朕躬
毋為民災其罪已修德若是故能開創大業事致
隆平而垂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

皇上天生聖哲功政清明求言固治孜孜不倦因
宜其治效益隆而休徵事至奈何即位以來星文
示變霖雨為災天鳴於西土地震於南京而陝西

又有灾傷之患生靈嗷嗷有誠懷深悼不測之

虞所謂非常之变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皇上勵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变乎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

人但求合乎衆情即有違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

罪功而過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

勢要已持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

愈急則民困而侈奢之無節若此類皆天心之所

不悅而災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

翰林

經濟宏猷三卷奏新

二十五

廣慶堂

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卷又以罪己求

言之意數告下土日與左右大臣講求致灾之由

以盡彌灾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于天意者悉

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

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

陛下之正德不為虛文矣惟

陛下留意焉云下幸甚

用志言疏

沈一貫

臣聞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於用而難於言寬仁

之主其諫也不難於言而難於用何則上有雷霆

之威則下有摧折之慮自非忠如龍逢勇如賁育

孰誰以言博危者然而一有所中若擊觸其機戶

揆其樞末有不從者矣寬仁之主上以藏汙納垢

為心下以批鱗料積為志非特紆奇控紫者後有

所建白以無負於明時雖岩穴之夫藜藿之士亦

莫不揚眉吐氣束帶結髮稽首于闕廷而願進其

辭誠然而言者深則疏疏則日繁聽者久則情思日

翰林

經濟宏猷三卷疏類

二十六

廣慶堂

厭寬大則從義常緩仁厚則不忍有所拂抑以日

厭之情而應於日繁之牘以不急之義而乘乎不

忍之心則天下之言有所壅滯於闕而不用嗚呼

盡忠竭忠臣之分也固不以難言而卷舌從事轉

圓君之盛也亦何可使有不用之言哉臣觀于

往古言之不用其弊有五而滯悞悍拒者不與焉

上陳五帝下逮三王以為是耶則安于習而不能

變以為非耶又聖人之通也故優詔答之而寔以

為迂遠不用其策其弊為弱率循常式下求言

短刻長章受以飽蠹其弊為故論說齟齬以為大

要不可不疏道宣洩以順通其意矣
陛下有英武之資寬仁之量昔在潛邸犯顏之士
常保而全之肇登大寶拔擢忠良樂聞誠諫此天
下所以擢心披肝感激而思報也又何惧乎人之
不言言之不用然而不為樂通言陳正德本免放

不足者什三而羨者什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為之覆念令有司得邪移其間卒然窮匱其胡以卹之則餘裕之澤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遂令寒貧之宗名婚愆期。

此非一更其轍而屬之專官

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沾之望則省去煩苛

而令撫臣以時具奏之議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

封祿有據報明則報生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

之議是也宗室禮婚多以結勘延請然曠無聊遂

至屬禁乃并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

必夫從儀賓例業已奉選而以撫臣勘詳許之成

婚之議是也庶宗雖為疏遠然其初一脈耳以一

脉之親而重視其飢寒而不為收卹則恩薄且有

意外之虞欲為制祿則於何而取之然則取絕府

翰林經濟宗欽三卷疏項 宗九 顧體堂

之業為分贍之資而分論諸王以睦姻大義令其

各出所藏以賑之議是也宗室聚處太繁既難

為生又難鈴束動輒圍視而起有司莫敢誰何衆

則易謹分則易處其勢則然則主有如此類初封

之時禮官為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閭

葦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為左遷後顧望依阿

嫡姪一切奏報輒以賄成冒濫滋多端在於此則

夫稍用才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擢而

否者必行罷斥之議是也臣所謂未盡者有七焉

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權自別

自天子即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服之藩王即通

融得宜而衆猶未服剗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

知體

朝廷均公平溥之意而以私盈縮其間終恐萬目

睽衆口駁奏

請之援安能越閭之禁安得施故臣以為必出

自

聖天子為之主張據王牒之數仍舊祿之額各隨

藩封欽定名額而後可以杜弊端一衆志此其未

善於一也爵之班本自相準爵然而祿亦然則

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觀爵然而祿不然則彼將曰

主上微我以何爵而食我以何祿也且悖然有

觖望之意矧爵漸限而漸降漸降而盡卑今既卑

矣今就四民之業必欲然而樂不然而身切封爵而

業同編氓體被冠裳而手操雜作非獨彼不願為

即為之而不足以資生於體終亦為甚竊臣竊

以為封爵終不可不限其本盡者二也許其仕

進是廣而以為鎮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止于

奉尉軍軍似亦太狹夫吾非強之從也從其好耳

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

自謂防臺者六品改七品也而人無不樂於

朝廷亦間行之在宗室猶異乎哉臣以為無志

者不強使為而有志者不論親疎遠近討之崇卑

一聽其應舉試官無所限制不獨於情為順於費

為省國之羽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

已聽從為民之例即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

良或親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於宗

室厚為猜疑嚴於防範毋過乎出城之禁不弛

即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荒頑

驚惰窳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

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四民自便之為愈若以為

任意出入虞生意意外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

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

愛惜徃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為民為宗一謹

誅之輒藉凌虐為辭諱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

輩啟王戒飭終於虛應故事互相察隱而已臣愚

以為竟當隸之有司降之

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

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

朝廷刑之也刑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為吝

有司之事權養遺宗之意而至於罪見過積而後

庸為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

善謂之摩古者太學天子之元子象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

之尊俯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為齒豈其不

自貴重哉夫亦以作其親厚之意而損其高亢之

心故曰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效也今宗

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爾相與溺於統

綺之習惡知有制節之風相與安於愚昧之資惡

知有習誦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創向

精曉雅樂之獻王出乎其間難矣臣以為第令肆

於學官與公卿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

試其優異者並得應舉並得廩食而於其所在增

設廩額以待之約得其次而貢乎

天府漸厚既多其廩廩之能不禁而自消濯磨

進取之心不誘而自勉即宗室可以無設此其未

盡者六也僕竊欲其習學曉之應舉似矣而猶議

不絕其祿者得無以舊制相廢寧從其厚耶臣以

後議而展布不自如則紀綱安得正風俗
厚上之親。國是下之蠱惑人心。長此不已。
焉窮此。臣所謂非災非異而患熾之乎。災異者也。
霜露之外。架也可。標奪而儲待也。若夫胸脇壅閉。
臂指不仁。臧脂相仇。此非五榮衛之故而之。幾端
之草木之金石之。而後可與議梁肉。今之紀綱風
俗乃坐此耶。
陛下持節者。時不曰飾。庶幾明等。感其意。凌之
正。督之。可。維化也。爭可。讓。馴也。巧可。撲。還也。詐
可。引也。其。甚。難。其。論。甚。足。聽。即。臣。畢。意。願。智
度。不。得。多。此。然。功。令。中。節。不。啻。再。三。
詔。書。諄。切。有。同。家。喻。而。爭。端。好。萌。未。甚。哀。止。則。紀
綱。將。卒。不。可。正。而。風。俗。不。可。厚。耶。有。曰。奉。法。者
不。得。其。人。臣。不。敢。謂。然。然。求。所以。治。原。也。
天下之治。舒。快。象。乎。言。之。武。而。環。而
濟。之。則。振。專。一。而。拘。言。功。則。令
喻。東。濕。刻。數。太。至。而。不。足。之。也。馬。夫。為。言。而。時
狀。窮。則。搜。勢。也。威。福。呼。吸。風。有。厲。上。有。心。人
無。完。行。外。通。中。詭。東。雖。西。就。亦。禁。也。小。人。明。知。亂

而不疲轉相效尤。君子進護名而退。利不耻鬼
賊。而名曰與時委蛇。蓋紀綱風俗。當乎從是。故
矣。承嚴之故。利用寬。誰曰不宜。然寬至而。方始
也。必且有以嚴進者。臣愚以為寬。道也不
如。揭。法。而。明。守。之。使。寬。者。不。為。德。子。法。之。內。而
嚴。者。不。市。法。之。外。用。之。行。之。安。之。之。曰。非
我也。法固如是也。承。和。綱。故。俗。維。持。振。刷。之。故。一
縣。之。乎。法。無。智。愚。勇。怯。無。新。奇。故。常。一。聽。之。乎。法。
陛下獨斷於上。羣臣受事於下。行之以平。若曰
紀綱不正。風俗不厚。則是災異之來。終不可以人
事。消也。臣。言。皆。無。奇。說。人。人。能。知。之。然。人。知
之。常。苦。不。能。行。則。無。乃。臣。所。謂。議。論。誠。僻。是。非。操
亂。上。操。國。是。下。蠱。人。心。使。在。事。者。動。虞。後。議。而。不
可得。是。展。布。哉。自。頃。者。論。訛。交。騰。直。厲。相。詆。而
朝。講。希。御。大。臣。不。得。奉。密。勿。小。臣。不。獲。及。謀。議。而
天下亦稍從
陛下之怠。疑。與。怠。恭。而。法。之。必。行。也。無。日。矣。夫。法
不。自。行。必。有。感。于。法。之。先。者。即。以。泰。豆。之。法。造。父
之。習。而。精。神。不。喻。於。六。馬。不。可。以。遠。御。伏。惟
陛下。采。念。紀。綱。風。俗。之。弊。熾。於。災。異。而。倡。于。邪。說

之見之徒慨然持議破疑惑起忌幾酌寬嚴之宜
使大臣得為
陛下守法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恐激切之至

翰林經濟宏猷
三卷疏類
三十七

公孫綽
楊惲
有司之吏

正人心定國是疏
劉孔當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有變而不可散者人心
也有公而不可撓者國是也兩者倚重而其勢亦
相因以成世之治也以國是維持其人心而其哀
也以人心搖動其國是故程治於承平之日則國
是重而棟弊於壞亂之世則人心重何則人心者
國是之所出也蓋昔者孔子相魯而誅正卯夫祿
去政逮魯之國事非正卯故聞人疑亦時所托
重孔子即不引之同升以維魯哀已矣若之何其
以僂也蓋曰祿去政逮其患在國是而卯之偽言

翰林經濟宏猷
三卷疏類
三十八

偽行其患在人心患在國是者迹之可據吾得從
循其壞而振刷之而患在人心則即之無端而隨
其所入其禍不可勝言且正卯而非聞人則可正
卯而聞人其登高而招嚮之益烈使其奸得售禍
當不止如祿去政逮之僅一已也故斷然誅之而
不疑乃今之人心視正卯又何如矣臣不敢毛舉
舉其大者略有五嫉蛾眉之善淫笑璿瑜之有顧
禍信拾塵之疑懷璧之迹其為心也媚而多
忌據撫齊諧以肆雌黃對檢塗聞以為左驗使西
施以善毀蕞妍申椒以逐臭繼芳其為心也狡而

以嚴實爲
人之名則
此張之說
難矣

其官授其事以事責其功當其事事當其官雖
無咫尺之舉必陟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官雖有
赫奕之名必斥黜陟之道如此其明也其誰敢以
賈衆之故越職而干大戾此所謂嚴之以實也雖
無猶未始也苟上好功而惡名則不止始乎靜卒
乎動矣上責實而下冒之不止始乎實卒乎虛矣
臣以為本在

陛下之國是也威福者

新校

陛下親決而羣臣受命焉則不啻有啟沃之益而

美常歸上

望
廣慶堂

陛下深居而羣臣受牘焉則

陛下有獨斷之實而疑常在下疑生謗謗生惧如

此而欲其鎮之靜而責之實必不幾已

鐵志精
折：師
獨斷固
空：樂石
七歌服

陛下誠為人心國是計何不日御便殿見二三
大臣日討萬幾而申敬之其福也佳命且貳而創

之也亦唯命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向而各釋

其釜鬲之疑、是則不期靜而自靜、不期實而自實、

又正人心定國是之本也雖有正卯百輩何患之

與有易曰正其本而萬事理惟陛下留意焉

與有易曰正其本而萬事理惟陛下留意焉

區區且切
世風揮灑
大揮大散

明學術正人心疏

沈
淮

新林

經濟文獻 三卷 號類

21.11

廣慶堂

者

朝廷有不能全之體統而下又苦文法之繁大臣有不可言之事情而人尤嘆沮遏之過持議者人

一其言而其言又未必顯出蓋有言若此而意在

彼旁觀者人。一其心。而其心又未必常然。蓋有始

莊雅中更見精潔無一言不勤

謂是而卒謂非未事而可與否相疑既事而功與

罪又相疑在事內而人與已相持在事外而意與

忠之慮順治之實故見觀之萌凌夷散大率

由此宜乎

由此宜乎

由此宜乎

說學入心

說學入心

說學入心

說學入心

聖君賢相之起然深憂思所以勸之威之而莫知所從者也而臣以為此學術不明之故耳何者今之言學術者愈多而人心愈至如此此以知學術不明之咎也夫學術亦人心之所為也惟人心不正故以其非學術者為學術學術不明又以其憂人心者禍人心固不可不辨也今學術之晦者有四而其原皆起於躁進臣請得悉數而陳之學術有在於氣節者然古之氣節忘其身家而今之氣節未忘其利祿學術有在於功能者然古之功能隨事而效之今之功能必出位以求之學術有在於道德者然古之道德微之君民親友之交今之道德謀之虛無寂滅之地學術有在於議論者然古之議論乃天下萬世之同辭而今之議論乃數千百人之共見若是者何名何習也是人心不安於無事也不安於無事是幸天下之有事也下者厭苦階級觀覲捷徑而欲偷取富貴高者惰窳日久不見艱鉅不知其不任而欲輕見情實一人唱之十人從而和之躁進之心人孰無有炎附之浸以成俗遂自命為學術如是矣而不知其果是耶非耶且夫三五為書已足抗尊而况舉天下而

正人君子

正人君子

正人君子

為曹乎臣甚憂之臣以為學術者亦古仁聖賢人所立也謂其佐天子之教化美天下之風俗也如其害天子之教化傷天下之風俗則不可為學術繼自今乞申飭功令廣厲正學勸宣德意示必行而明所嚮不取詭隨亦不必尚氣不容抗揚亦不必急功不離閭閻之規不必異趨以為高不遺丘里之言不必狹奉以為同夫人心之固極也賞有不勸而勸於鼓舞刑罰有不畏而畏於警誡勢固然也亦在因其所固然而挽回之使是非枉直之途顯白而不欺庶乎人心正而治法行矣或亦可以助爵賞刑罰之所不及也雖然學術者下之所明也紀綱者上之所明也惟明恕之官能以學術佐紀綱又惟仁聖之主能以紀綱持學術是故喜怒時而下不敢負氣節綜核審而下不敢炫功能人倫明於上則國無奸民公論出於朝廷則士無巷議賞罰不渝人心自定世變不足虞矣夫水之在江河也其平中衡而其流注於百川故不溢也上化而為沮洳則下生其波濤此為政之善喻爾臣竊惟陛下勵精太平而圖其不協所以愛人心者甚至臣敢剖明學術用助恩德伏惟

與而冒為之沾、首鼠于國家何賴焉請

勅下諸司務崇實意誠心任事者勿以流言見阻

因循矯飾者勿以衆譽被徵則公道昭明人知自

奮而國家不患其不修矣四曰禁佞諛今之為士

者率貴取容而賤正直高口辯而侮木訥介立獨

行名之曰愚奔走馳騁名之曰通震言不羈名之

曰才闊幅無華名之曰鈍天下大抵崇惠管事佞

諛矣即有一二敢言者一旦鳴輶此去欲士風之

振也得乎請於今重敢言之士而利口者不容旌

直節之臣而懷望者必黜凡此言得罪諸臣一一

召還查陳不使終置則士氣作而諛諛之風息矣

五曰禁黨同今之為士者固多同道為朋者也抑

或有和光同塵者當其同官而家同閑而居也其

甘如醴其膠如漆窩險利于坦夷藏机絨于恢靡

煦、愉、衆且目之為和通也及其利害相傾慘

于五兵聲名相激戡于百戰官位相取利于机弩

或起事于此而嫁禍于彼或陽與乎彼而陰助乎

此非惟自相矛盾而國事且從陳矣請

勅諸司勵同寅協恭之風黜脂韋澳惡之習視人

猶我視國猶家毋偏私而恃公毋黨同以伐異則

平康正直而雷同之風息矣六曰禁清談昔孟子

距邪說放邪詞清談成俗典午中衰此不可不慮

也今天下之言道學非無一二清修之士然多有

盜跖其行而孔孟其言者創書院以聚徒著語錄

以惑世使學士薄舉業而不修緒紳棄官守而不

務觀望遊談以希終南之捷及其終也或貶節於

貨賄或毀名于無檢皆此輩也今世雖少息而餘

風未殄請

勅中外諸司及學校憲臣學者務以實行相勸而

毋襲空言以廢時仕者務以實政相規而毋恣清

談以荒政如有不言而躬行者得以不次薦擢則

人爭自濯磨以崇實學道德一而風俗同矣微臣

顛直固識忌諱姑述見聞條為六事伏惟

聖裁

重爵賞疏

許國

臣聞周官八柄爵以馭其貴賞以馭其幸

人君奉天之權非以一人之私用也故德隆功不得濫及然後爵加而知崇賞行而知恩爵賞及于一人而千萬人勸自唐虞以來未有能廢爵賞而治者也顧重用之則爵賞重而臣下勸輕用之則爵賞輕而臣下玩公私之用不同而理亂分矣今

陛下踐祚之初乃四方仰望之日左右以私事

陛下者固將幸

翰林

經濟家獻三奏疏類

四十九

廣惠堂

陛下之推恩而君子以公體國家者尤將與

陛下之謹始今潛邸舊臣內自閹官外及衛卒孰

非親觀乎

陛下者陛下既為天子則爵賞皆自己出況此輩

通事疏

服事既久即念其親近而錄其功勞在人情似不

為過且累朝相沿習以為常使盡抑而不行彼且

朕忿臣不勝區區愚慮第欲

陛下重之而已昔漢文帝施惠天下遠近和洽然

後修代來功唐太宗官人必視其賢才而于秦府

舊人雖後之而弗恤彼二君者去古帝王遠矣尚

猶重爵賞而不輕于其所私如此今

陛下之爵賞非

陛下之爵賞乃天之所以授

祖宗祖宗之所以授陛下縱欲輕之如天與

祖宗何且後世之賞非一端有以官爵賞者有以

章服賞者有以恩蔭賞者有以金帛賞者夫金帛

猶之可也而前三者則必不可以置孔子曰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故繁縷不可以借仲叔而即吏

不可以私歸陶蓋誠知而重也至于金帛雖若不

足甚惜然內府之一金民間之百金也內府之寸

帛民間之大帛也國家之用度方詘而閹閹之脂

膏甚艱取之錙銖用之泥沙

陛下其忍此乎臣故昧死請

陛下日御文華與三四輔臣府部科道參稽舊制

酌其當否于不得不行之中而調行其所當行之

節無已則寧以金帛無寧以名器寧使昔浮于今

無寧使今浮于昔即講讀侍從諸臣理宜加恩亦

必量其才德高下而勿槩為超擢則眷顧之仁旌

別之義蓋兩得之至于錦衣之冒濫中書之繁冗

光祿鴻臚之猥構內官各監之橫溢料匠玷銜于

謝表
可也

工部黃冠境通于太... 凡若此類不可勝數又所
宜清查于既往而禁... 于將來者也如此不惟激
勸之典可明而耗... 弊亦革矣其于新政不無
小補伏惟
陛下留意幸察

謝表
可也
工部黃冠境通于太... 凡若此類不可勝數又所
宜清查于既往而禁... 于將來者也如此不惟激
勸之典可明而耗... 弊亦革矣其于新政不無
小補伏惟
陛下留意幸察

以公...
公論...
可也

條陳銓衡書
許國

臣聞皋陶陳于帝... 一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夫安民... 惠而先以知人之哲則天下
之急務可知已... 忽在庶官而簡任在吏部故
吏部注選是曰銓... 夫銓衡者持平以權物者也其
為鈞為石為兩為... 隨物低昂而輕重不爽焉天
下之治自來... 以至幾務鴻鉅孰非人為之
者各部所司治法... 而吏部所司則治人也傳曰
有治人無治法... 之才品不一譬之棄博案稅短
長大小用各有... 其宜而用之非直曠事抑且
為弃人矣故善用之即殊儒奏功不善用之雖極
楠無以自效何則枉其才也然人固不易知知人
亦不易也古之治天下者在知其能知人者而用
其能用人者故知一人而人各進其所知用一人
而人各當其所用天下治矣後世不務能故知而
用之難乃一切取辦于資格稍出于資格之外
輒自以為嫌疑而人亦共嫌疑之苟資格而可也
則按籍叙名一吏之任耳惡在其為銓衡之重哉
今資格既定誰敢紛更臣竊以為一定者法變通
者人假令吏部者漫無可否而惟資格之循是衡

有權之通
而後實
之平不
與事路
何

而無權也。徒破資格以徇其私。而可否倒置。是持
衡不平也。持衡不平。則有國典在。看資格之外。或
有可變而通之者。要不當以一人之嫌疑。規避于
其間。蓋非權無以平其衡也。謹據愚見。條六事以
條採擇。一曰止。據例。夫據例之興。始于何事。在洪
武永樂中。未聞有此計事之臣。不為國遠慮。而徒
苟且目前之策。遂使需爵之令。行于清時。臣竊悼
之。周官生財。豈無其道。奈何以時詘而輕名器。且
官以命賢。非為富也。科貢吏員。三途並用。歲有定
數。其所進之人。與所缺之官。相等。故仕無冗濫。而

以制博官
以官征利
以子而
其什伯而
千萬之矣
其間隱

選法不滯。自據例繁興。曹監掾曹往。率以賢進
集而需選者。動以千輩。于是正途反應貢生典吏
至有白首而不沾一命者。夫此輩皆富暨。為商賈
而牟利者也。既彼以利博官。必且以官征利。而國
又資其俸給。復其戶丁。蓋倍償之矣。然則國何利
焉。甚者中書美選。府事清衡。今皆富民與任子盤
據其中。舉然坐耗。一無所事。臣以為據例不止而
欲銓選之得人。是濁其源而冀流之清。胡可得也。
二曰先保舉。國初用人。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考
第力田。通經孝廉等科。武從者。民稅戶。人才多出

內外先選
拘於一定
此實錄
弊所由起
也

上所親擢。故得人為盛。其後並罷。惟重進士一科
及第三人。既驟而居清華之選矣。至于二甲與部
屬州守三甲。與評博行人府推縣令。資格一定。若
其固然者。選法則視缺多寡。先內後外。以次而銓
果盡當其用乎。故偶值其內。雖有龔黃之才。而絕
望于州縣。偶值其外。雖有汲蕭之志。而遠願于廟
廊。臣以為人之所長。固非旦夕之所能辨也。其德
行政事文學言語者。于鄉閭者。必有素矣。故釋褐
而後。宜令同鄉而仕者。互為推舉。無令保任吏部
明著其等量才銓授。勿以資格拘焉。其推舉所不

翰林
經濟宏猷
三卷疏類
五十四

及者。然後以次而銓。庶于注選之中。稍寓辟舉之
意。三曰崇推讓。臣聞虞廷命官。濟相讓而有求
盛時。因其舉官自代之制。凡官授訖。三日內。上表
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所司。每官闕。則以見舉多
者量而授之。此其法固善也。今誠倣其意。令陞秩
而去者。及老而致政者。病而請告者。並舉一人。以
自代。而付其表于銓部。雖不必一盡令代之。然
異日不次之擢。固可按籍而稽也。且賢才不蔽。而
禮讓風行。唐虞之治。豈遠哉。四曰訪古之名
臣。士甫屋髮。以下白屋。以其名。非獨權衡略也。思

舉代之事
舉代不舉
舉代之人
似亦難行

餘非之
與心開
於不

為天下得人而令一官吏部即開門謝客深居
高詞色不少假于人曰休固當是不爾無以避嫌
遠疑夫人患其心未公耳心誠公矣人固諒之何
嫌疑之有

翰林
經濟宋獻
三卷類類

天子既付以簡別之義乃不思吐握自效而一切
務與外人隔絕將何以審察人之才器而盡其所
長臣以為宜弛淹幅而集衆思庶名實不謬而注
選咸宜矣五曰均外任夫攬天下之才俊入使長
之出使治之皆王臣也今士大夫悉輕外任一捧
吏檄輒快以去而銓衡亦自輕之蓋其禮遇殊

州邑吏
必以歷練
者處之
土俗民情
可得而外
無不治任
此任不可
輕也

絕焉且夫擁百里之地膺民社之寄其德意朝夕
可及于下而一方休戚關焉視內任尤為近民又
其勢得自為胡可輕也臣以為一州一縣之長且
勿遽以書生試而初任者第處以內屬外佐俟歷
任有聲然後遷焉即自內出可也至于教職乃人
才自出之原而今之選任亦太輕矣遂使乙榜舉
人亦不屑就而往往以哀老庸流當之尚安望其
為
國家尊師道而育人才乎故教官與州縣並所當
重其禮遇宜視部屬相等而後久任超遷之法可

六曰嚴吏胥夫銓司非久任素練者事必必
畫語故吏胥得緣而為奸臣以為銓司非獨官宜
得人而吏亦不可輕也今辦事吏類有頂頭而銓
部吏備重者或至千金此何為哉則其弊端可
睹已且吏胥多端而官亦或為把持至于方面入
視而銓部亦有常案意稍不得輒加凌轢焉若此
者官無知即知之亦或有不能禁者其非所以
重銓衡而等體統也臣以為此等皆當嚴禁而銓
部之吏尤宜慎選有鄉行者以充然後弊端可平
而銓衡可平今之處吏員蓋亦甚忽矣大人之可
任而使者為其有禮義廉耻也吏員辦事為將官
之非以為役也奈何分撥各衙門使執僕隸之役
若此者可復令在民上手庶耻既亡特何不至古
者用人固先以禮如漢舉賢良有司勸駕令舉人
尚令投牒自進何有于吏吏者其甚輕而欲
吏以廉耻自持胡可乎臣以為慎其吏而充當
稍遇以禮乃有仍前為弊者重法不貸蓋不惟銓
衡可平而吏流亦平矣臣所條六事計涉迂疎知
不適于用然
先辭在上得竭為竟固不必謨合皋陶而後可陳

于前也。况知人安民之訓亦臣生平所誦讀者。惟
陛下留神幸甚。特勅該部議其可否。望賜施行。不勝悚。謹疏。

翰林院編修張以春奏請類

卷七

慶慶堂

考民務以定陞遷法疏

何宗老

臣聞海內所以承祚隆來者。玄德之風。茂太和之
理。惟臣是賴。而明主所以殫世應。範日月之衡。
鼓作忠之氣。亦唯法是賴。法也者。非整然。操三
尺之柄。吹七葉之扇。聚傑之士。胸次結約。而不獲
展也。蓋得者。謂賞之公。器而綜核者。馭世之大
機。以公器而或波於翰晉之積。猾則使才臣不進。
以大匠而或悞於騰虎之所。則使爵命無章。是
故古之帝王。試功考績。黜陟明斷。然不敢假
貸於法。誠重之也。我

翰林

編修張以春奏請類

卷八

慶慶堂

國家建官之制。上參虞周。郡邑之吏。統於二千石。
通而統於監司。又統于撫按。大小相維。尊卑有等。
法犁然具矣。顧適年以來。官方漸廢。上之臨下也。
以簿書期會為首務。以造請動輿為恭謹。下之事
上也。以奔走應對為職司。以蒞政臨民為餘力。故
其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種之吏。束修之饋。皆
往。擯抑而机圖如死。才決如弩。同上。若集。掩下
若聲。若報。露章薦剡。致位通顯。天下之波流。靡
非一日所致矣。夫吏為民而設也。非為吏而設民
也。一人愛之一人之吏也。千萬人愛之。千萬人之

愛人者必
不獨一人
以一人之
不獨而愛
是而幾在
之所愛也
世風民
治矣

吏也。今奈何以大吏一人之愛憎掩小民千萬人之愛憎乎？秦周鼎而寶康狐駕罷牛而卻蒼螭，于是而幾在宥之化吏稱民安之效何可得也？愚臣伏而思之，則亦不定法之過耳。夫法也者，人主與天下共操之者也。法未立雖上知沿俗而阻法，既立即中材竭蹶而趨伏乞。

翰林
經濟
三卷
三

皇上與二三大臣酌定民務之最重者，列為五事，以考功能而舉擢之，非是族也不在舉典。一曰隆教化，蓋風俗理亂之原也。今士於庠序諱於伍，在位之羔羊之節，閭閻多珥筆之民，日漸月靡，長此安窮，有能躬行化誨如古蜀郡、桑城之遺乎？必核其條章，謂何母使襲教化之名而鮮其實也。一曰勸農桑，蓋積貯生民之大命也。今力本者寡，逐末者多，江南有不耕之人，河北有虛曠之土，日廢月削，行且坐困，有能躬行勸相如膠、東、南陽之轍乎？必核其露積，謂何母使襲農桑之名而鮮其實也。一曰戢盜賊，蓋人心思亂，憂在土崩，今困於征伐，迫於水旱，雀有庾癸之呼，市井有赤白之見，此非細故矣。而緩懷之略，捕緝之方，令百姓賣刀劍而安井臼也，豈無安堵之實績可核耶？一曰重

翰林
經濟
三卷
三

刊辟蓋人命至重，得情可矜。今法比秋荼，網同蠶脂，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木多夜哭之鬼，此不非細故矣。而明察之官，忠信之長，令民自不寃而刑可幾措也。又豈無固空之實政可核耶？一曰嚴操守，蓋六計考成，察廉為首。今黷貨風成，肥家念重，慕鄧通之銅陵，營郭況之金穴，所謂浚民以生而非生民者也。夫天下非乏賢也，豈無卻姑臧之潤，而以清操自樹者乎？則核廉之法，又不可不熟講矣。之五者，民務之最重最重者也。上開國計，下係官歲，唯是著為令甲，懸之象魏，令撫按據此以列薦剡銓部，據此以定陞遷。語曰：一夫善射，百人決拾，有不灑然矜奮自効於綜核之朝者，非夫矣。抑臣又有說焉：薰蕕不同器，官商不同調，故使詔而舉吏，詔弗能也。使吏鑄而售，知於彌子史鱗亦弗能。今撫按果皆賢者乎？為賢者舉，則洵賢矣。為不賢者舉，則又疑於不賢矣。傳曰：惟賢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臣以為舉主而賢，則所舉者久任而超遷之可也。舉主而不賢，則所舉者廢格而不行可也。一以抑豪傑躁進之思，一以杜奸雄奔競之路，此正本澄源之術，而閣部大臣之任

翰林
經濟
三卷
三

刊辟蓋人命至重，得情可矜。今法比秋荼，網同蠶脂，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木多夜哭之鬼，此不非細故矣。而明察之官，忠信之長，令民自不寃而刑可幾措也。又豈無固空之實政可核耶？一曰嚴操守，蓋六計考成，察廉為首。今黷貨風成，肥家念重，慕鄧通之銅陵，營郭況之金穴，所謂浚民以生而非生民者也。夫天下非乏賢也，豈無卻姑臧之潤，而以清操自樹者乎？則核廉之法，又不可不熟講矣。之五者，民務之最重最重者也。上開國計，下係官歲，唯是著為令甲，懸之象魏，令撫按據此以列薦剡銓部，據此以定陞遷。語曰：一夫善射，百人決拾，有不灑然矜奮自効於綜核之朝者，非夫矣。抑臣又有說焉：薰蕕不同器，官商不同調，故使詔而舉吏，詔弗能也。使吏鑄而售，知於彌子史鱗亦弗能。今撫按果皆賢者乎？為賢者舉，則洵賢矣。為不賢者舉，則又疑於不賢矣。傳曰：惟賢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臣以為舉主而賢，則所舉者久任而超遷之可也。舉主而不賢，則所舉者廢格而不行可也。一以抑豪傑躁進之思，一以杜奸雄奔競之路，此正本澄源之術，而閣部大臣之任

也雖然猶未也賢者之未進考不厭詳用不厭慎
賢者之既進信之宜篤愛之宜周今

皇上登精理道延訪嘉猷滿輪公車之懿執貴相
望於岩中矣夫何靜攝日久泰道弗交釜鬲之勢

成官府之情隔今日信明日疑今日進明日逐言
及黻宸見謂費直言及忠耿見謂樹黨錫帶之命

方中削籍之詔旋下賜珖之意甚確請環之期無
時坐令智士伊鬱才臣遠避養交安祿比皆然

即有卓然自命者而進失君心退招眾忌碎結緣
之鴻輝殘縣黎之夜色隆理遜於古初非偶然矣

夫天下賢才止有此數未有權才於后土降佐于
蒼昊者今以干將求之而鋸刀畜之而泥沙棄之

則相靡以盡耳可不慎與
皇上倘以臣言不謬與三二大臣酌定陞遷法非
閑民務者不得最于以核循良之實釐俗吏之非

定舉主之品塞朋黨之門而又博選於前愛惜於
後則岩壑之秀皆慶拔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國家金甌不拔之基永永莫矣吏治幸甚臣愚不
任主臣

處內外官久任之法疏 許國

臣竊惟堯舜在上百揆四岳九官十二牧類皆聖
賢然水土刑教禮樂工虞終其身各專一事而考

績之法要以九載蓋其任專且久矣唐虞以來立
賢無方任有自下僚超上位者士或起布衣即

卿相何資格之拘雖雖方命尚曰試可過或在辟
尚曰議既何苛細之責拘資格者乎細未有能久

者也官不久任雖堯舜莫治今持議之臣執不曰
久任然而任竟不能久者其故何也臣愚以為答

在此二者今內外官循資而升其等級太繁等級
繁則歲歷不給其勢固不能久又資及矣或有人

而與其缺勢且逼上資未及或有缺而無其人勢
且連下其勢亦不能久故官者如棄傳官人者如

行善是以官徇人非為官徇人者也人各有所長
全才者寡每事盡善雖堯舜或猶難之而今以苛

責于人舉一事未見端緒雖賢之臣伺察之吏已
交目而視其後故其勢亦不能久臣愚以為不
苛細不拘資格然後久任之法可得而議也夫
任者在超遷而責效者務持休臣不敢遠引請
近事論之

祖宗朝仕者或先起遷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起遷周文襄以長史于南應以御史起遷侍郎王端毅以御史遷都御史此先起遷而後久任者也陸布政給遷尚書何知府文淵遷侍郎陳知州建寧知府知府遷按察使已又遷通政司此先久任而後起遷者也夫起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起于後固不負其前之淹正德中言官論列其已事可考已頃者臺諫以風聞言事自大臣以下毛拾細過損快奪擊即老成長厚者方且重足屏息噤不得施用深計未效而指摘已及替月未報而程督遽加何州郡之吏得假便宜寬文法徐以俟其成安位而行其志乎如此而議久任是猶車之安行而策其駟也臣愚以為持大体而後可以責實效無責備而後任可久矣然臣竊又有感者今之議久任是而其所以久任者非也何則內官莫要于九卿外官莫要于郡縣之長邊鄙之帥故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煩治劇者宜久控扼要衝者宜久今則不然文學侍從之臣獨久鮮有出試吏事者此輔弼無儲猶有說也至于中書舍人獨久而部屬或否王府長史獨久而郡縣吏或否

文學博士獨久而守邊將領或否又京朝官獨久而外官則否此所謂舛也夫銜清秩美官者之所恤也則以恤而久地間職散官人者之所忽也則以忽而久至于任事親民閑利害係輕重當煩劇虞要衝則人多厭苦規避觀于速遷官人者以官拘人不為官擇人願宜久而反不能久不謂之舛可乎臣愚以為宜均內外之勢當輕重之宜庶正任專責重此不可不久者無論內外令起遷而久任以待異才庶僚任分責輕可以久可以無久者無論內外令序遷而遞任以容常才容常才有缺則遷待異才者苟未得其人姑令參佐署事而虛缺以俟焉如此然後可以行起遷持大体而議久任矣唯

上裁察

新刊國朝曆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四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岫朱之藩 評閱

請補閣臣疏 顧起元

臣聞神龍肇首天衢雲霧成集風雨奉之然後可
以潤九土而治六合使雲霧集而不聚風雨奉而

不役即神龍不能以靈而天下通知閣臣者亦人
主之雲霧風雨也對酌元氣特衛國是則為調鼎

之司潤色皇猷聖機紛紜則為喉舌之寄溫樹密
室遇恭納諫則為心膂之托閣臣之所係亦重矣

故員有定額額有定設缺一不可者也
國朝自罷丞相中書省以來事權分隸于六部而

獨選老成端亮之臣參贊密勿啟沃君心遇缺即
補三旌之列代不乏人如

肅皇帝英明天挺太阿獨持而諸閣臣聯翩彙進
以明中興之運此有先朝故事可問未有若今日

之寥一侍補也我
皇上從諫若轉圜前後允諸臣之請台省之

命下而耳目通矣部寺卿貳之員補而大臣幾

僞矣獨閣臣會推再上而簡命尚稽夢卜疑于久

虛金甌煩于再筮夫亦以樞機之地所當慎乎夫

枚卜象求諸報屢試自古重之規棘崇階仰窺

陛下之注意深矣第諸臣立朝久則品格心術無

逃洞鑒非混綸廷登大猷家難冀其富思之豈

以己安已治即自缺不補非時官乎乃天下眷

多事而閣臣者又大利大害之所關也何可缺也

又豈以之阿獨持即官不必修無事乎乃六曹

動稱叢脞而閣臣者又提綱挈領之所係也姑無

論密勿類以調停宸極額以鎮定即上下議論而

羅八紘于胸次獨任者勞而衆舉者易亦無論盤

錯賴以解紛閣臣者又為納即勞畫幾務而運八

蒼下掌上靈覽者瞻而衆覽者明況夫正夫閣學

利之口亦非徒補天之綱金樽填餓虎之蹊饒難

臨封豕之次若之何而可以擬淮南之謀若之何

而可以擬周之史官

祖宗在天之靈寔式憑之不乏一二乃其左畫圖

而右畫方指摺亦其分矣將操上而又操下用心

亦甚苦矣况精神有限勢至迭來能保無誤頃刻

而禍無窮乎能保無差毫釐而謬千里乎臣故曰

祖宗之意矣內閣之設原以修顧問資啟沃每欲其輻輳而並進矣上之倚辦于閣也畸重而反前其翼下之青望于閣也愈苛而更怯其輔如天球一擊而響莫隨能免淫哇之雜如繭絲一引而縲不繼能奏七襄之章是

祖制本善而反壞之也臣又竊窺皇上之意矣閣臣之緩意遂忘政本瞻天上聖以慎重故令廷推慎重之至故又令屢推乃一推之後動且踰年是轉石之艱也屢推之後毫無減否

是騎牆之見也究止一本之度而力敵虛其難支

一絲引釣而鈞重疑其難挽是上意本善而反失之也伏惟

門下齊度率由舊章而綱紀自肅

德音而達俞所請則俞局之

臣愚不勝悵仰祈

陛下裁察

請檢發章奏俞補員缺疏 劉綱

臣聞從諫不拂決發如流明君之風軌也用人分

職因職課功明君之先務也故言路不可一日而

壅則臣下不能開其忠不能開其忠則利安從

興害安從革其究也上下相習以為常玩愒疑蒙

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官位不可一日而虛則

庶事不能就其理則廢弛日甚無則自棄素勝顏

靡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矣頃者諸臣之章無虛

數十上矣中外之銜無慮數十缺矣以批發重奏

乞補員缺請者又無慮十餘疏矣而

皇上不見俞也聖慮淵微匪愚臣所易測然豈其

慮臣工之喋喋者多狂率而出位者衆故一舉留

中不報乎抑為竟之言聖人擇焉諸論列者未必

盡輕言者即未有之亦宜明示其也越位而言今

其人知所懲創無所不可止間可行與可再議而

行者似未可樂從不報也又其虞臣工之開章

者多尸素而溺職者衆故員缺浮懸而不補乎夫

百工之事勢不相兼諸候補者未必盡閑章者也

即果有之亦宜明示其為不當補其之不當補者

何在令彼心服而人人稱公無所不可其他俟

小目子

命國下者似未可緊從不補也。已以為天下之

匪一耳目所能悉。匪一手足所能周。故廣設

以急耳目之所難悉。張官置吏。以用手足之

周耳目。塞塞手足。遂肆此舍公之望形而為論。地

而走者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夫堂隆遠於萬里。

影嚮伏于九關。臣寮士庶。時効萬有一得。

之愚。肝膽相照。有難。以告人。呼。吸。分。形。有。難。以。舉。

刻。昔。燕。後。明。王。故。心。腹。而。信。屏。左。右。而。命。不。崇。朝。

而下而今俱不下矣。即有獨信之論。呼吸之談。敢

自進于無用之地。以費傳播。謀。之。福。乎。故。謂。章。

奏宜發者。以此官雖家于某列。事猶病于然。易。越。

祖代。庖。無。論。一。人。精。神。不。能。兼。治。即。視。為。寄。寓。不。

肯專。國。難。在。往。事。則。榮。歸。前。人。難。在。後。事。則。榮。歸。

後人。其為生民害。非淺鮮者。今諸臣待補。不補。有。

日矣。將托疾歸里。則近於欺。將無事長留。則難于。

久。非諸臣。既。塞。之。時。乎。故。謂。官。缺。宜。補。者。以。此。在。

者。

皇上留情章奏。閱核職名。志甚銳也。以故言責官

守各得其職。計無敢。以。治。名。結。堂。越。網。弄。經。員。

主上者。而時不其然。即近日章奏。強半為補缺。而

丁未春

上達者。近一載。近者已數月。不以此時。補。時。補。

也不以此時。發。何。時。發。也。今。胡。虜。跳。梁。于。東。北。

旱。寇。肆。虐。于。中。原。天。吳。騰。興。於。南。國。重。以。地。中。之。

寶。藏。未。興。而。滿。池。之。干。戈。已。動。土。著。之。民。與。嘆。于。

甚。楚。守。土。之。吏。起。義。於。蓬。萊。不。以。此。時。論。理。道。

察。納。嘉。言。令。官。得。其。人。人。死。其。職。更。何。待。也。惟。

陛下照答。

附本經齊堂設詞四卷通詞

二

廣慶堂

經國大計疏

高克正

命詞在雅
而治世酌
直吏有剛
方氣節

陛下以歲比不登時有所蠲賑而帑藏不足支幸
歲費惕然于司農蹠令耳目之官議使宣條奏臣
至陋無識豈有以佐未議顧痛念國計至此因竊
思之今之弊大抵坐虛而無實而今之計無出乎
責實責實之道其具在于賞罰明信而其本在
陛下常存此惕然之念以返極重之勢更既弛之
弦還

關隄二說
大中時新

祖宗之初重建萬世不拔之基不為近習所間阻
如此而後可為也試為目前計縱令管葛借箸桑
綈齊魯經齊魯四卷疏類 一 廣慶堂

積慶堂

無往不有
兩山見
語意非

孔握寔有出節浮去冗者乎而節浮去冗之言愚者能言之即智者能行之乎此亦所謂虛而無實者也所謂虛而無實者無往不有而較下為甚所謂節浮去冗者無往不宜而

陛下為主

蘇軾

肅皇帝蒞政初錦衣旗校率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
省積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至十四萬餘歲省

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陛下欲經祖武此其最切者也今京師冗食

世宗未革以前不知增幾何矣刻養一僕日飯

臣等計千鈞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首歲率是享則必竭民膏而干天和病在于增不在干減惟陛下念之臣聞

引此作開
而之証太
有力量

孝宗皇帝與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去冗食而大夏謂當自輦轍始管紅崖都尉因上視朝故紹徽侍

衛將軍以激怒上而上果疎大夏以
孝宗明聖猶然墮其術中百官無肯為

朝廷任事又何足怪願

渝沐

陛下念之或謂是不能驟去無救目前之急則嘉
請初政不啻醫乎乃遼年例起于嘉靖中以俺答
經略密狀

廣慶堂

聖賢之故今業已順義矣而軍興不撥則何貴于
款曰吾已得馬也且馬當益多養馬之費當益損

而天下起解備用馬足歲二萬所司收買之費亦不貲皆不聞哀止何也今馬價之儲部等數百萬

有以興作濟荒者而今莫能行矣。

朝廷興一事用一錢
紹璫家于是胥史家于是官

之墨者家于是氓之黠者家于是而

朝廷之所有獨虛名耳壽宮之役隣有兩夫竟日而不畢一甄功者諸如此類何限今幸將就緒臣

止王亦
得之計

謂宜且已之已之則節慎之所儲者德可通融以
舒急也是亦一策也然其特奇且以支一時之計
耳縱天時已順國計已完泄泄然仍故習不大振
刷之猶大可寒心也夫財之出一而用之什百而
不止主計者局縮而莫知盡所出世謂無如落祿
矣臣則謂

宗藩以
有宗且
有宗且
非其元

翰林
經籍宏猷

祖宗一體而分有是人食是祿國用至貴而不虛
者僅有是耳何言費哉惟內而三公九卿百執事
皆苟安旦夕而鮮經久之計使身家而輕社稷
之慮賢者不足以化不肖而其勢不能不與不肖

九 廣慶堂

內外
有外
有外
有外

者同浮沉如是而祿之是虛費也外而郡縣守令
監臨之者大衆心胸約結即有才猷末由宣展為
之上者體崇則情不接權分則志不行計功効于
簿書信耳目于影響若是止矣故吏治日窳情而
民生日蹙如是而祿之是虛費也

高皇帝為屯政而設軍衛蓋古者寓兵于農之意
厥後屯政廢而殫農之脂膏以養兵一旦有事又
募民兵以衛之故兵怯于抗敵勇于犯上如是而
廩之是虛費也當時虜市持議者謂得息肩而誦
武武益精詎意因而忘焉虜益習我中實每溢例

則用之
則用之
則用之
則用之

翰林
經籍宏猷

廣慶堂

以請不即戰休我而我故曲徇之至播剋兵糧
以完矣有如萬分一渝盟而入胡以禦之且用財
猶軍猶周流我國而用財賂虜則往而不復焉
軍可以作士氣而賂虜祇以齎盜報開門戶而納
之輸要領以示之將士習于遷懷內外習于偷安
如是而撫之是虛費也夫宇內無一非行財之地
臣民無一非用財之人而出于資費者蓋少則國
計安得不匱民生安得不困也若吏治兵情一踵
風弊而徒欲節一二浮冗望國計之充厥路無繇
故臣願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陛下責實夫上之所以御下者名不來實誅文
不誅意故下競飾其文與名以應之而上之所得
影響耳實則安得明不明則不當而吾惟自知其
不當也則莫能堅執而不得不變通遷就其間實
罰安得信不明不信而吾所以詭譎舞操縱天下
之柄竊則不得不歸于虛也故臣謂責實之道在
於賞罰明信也

陛下固有所權欲借一微百不可操奪似明且
信矣然意在懲會而貪者如故也意在懲欺而欺
者如故也則

陛下之所得者無越乎文與台而未見其意與也故臣謂責實之本在於

陛下也嘉靖之季臣雖初猶竊記之向南倭北虜

蹂躪我中夏無一日而不用兵然百姓豐樂者庶

洽之象可寓今海恬烽熄而呈常若有乳離之

憂而賦役不均有一日供應萬千金之產者然猶

家有蓋歲時溢而為榮奈今條鞭法行人無偏累

而貧與富皆汲有朝不給夕之嘆貧之人元氣

素殫而偶中于霜露之疾是可割割驅之而已至

于起居食飲無恙而精神索然此常人之所謂無

疾而秦越人之所望而走者也則今者無乃類是

故臣願

陛下常存此惕然之念以反極重之勢更既張之

弦也臣故私治問總天下四土較

國初失四百二十六萬有奇天下戶口較

國初減七百一十六萬有奇萬曆間雖稍有增益

然有司多報虛數迎上意非能實復舊額也承平

既久開墾日廣生聚日蕃宜倍于昔而反不及

至費用則又不啻十倍之不清其源而務廣其流

然而不困天下有是理乎宋臣曾鞏謂天下之費

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

浮者必思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

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庶幾可以不困得永

保治安不然臣未知其所稅駕也故臣願還

祖宗之舊重建萬世不拔之基也周禮王府內府

之職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

賜此帑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棄者然而為冢

宰之屬列太府下而司書之要或司會之鈞致廢

置誅賞皆得而及之與凡治歲之官不異如此而

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也若以御府禁錢捐諸

親倖之手省閭之中外人弗賭法制所不行校核

所不逮其傷財害民豈細故哉

陛下以天下之財為財以天下之人為人安得有

私財私人以示天下不廣倘指珠投璧擊內帑

而付之持衡司計之臣俾得鈎校其數而節縮其

流不必加賦可以足用夫一司之管而無當天下

不能滿半石之額五斗而足矣今國計至是而當

可無立哉誠知近習之為同計盡防之如盜賊之

如仇然後可以達吾惕然之心而財乃可治此劉

大夏所不能得于

以漸字作
結語則非
切可行也

孝宗者也故臣願

陛下毋為近習所間阻也凡臣所陳利弊人人得
而知之顧悠之議謂當為之以漸夫漸者如撤
壞屋朝抽一椽易一瓦至于盡幸其故而不覺
如是可也豈有任其傾圮而莫為之乃所謂之漸
也哉此

宗社安危所關惟

陛下留意

論冰臣書

十三

廣慶堂

請改脩曆法疏

鄒德溥

臣讀尚書而知帝王之欽於曆也
言論曆象者半其子陳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
蓋係之於國也尚矣百官待焉以修政庶民待焉
以服事善乎班固之志律曆也日列人事而因以
天時夫使孟軻殲滅撥失方即欲釐百工而熙
庶績何繇也是以聖王欽之

國朝所定一統曆積分蓋仍授時法也許衡郭守
敬故稱理數兩精其法用二線推測當分最
簡且密而當時四海測景之所二十七處極高
麗西極漠地南踰珠崖北盡鐵勒斯密成以來未
有也故以

高皇帝之精於天文而采焉則臣豈敢輕議更哉

然以其法之精絕而必今曆之與毫髮不爽則臣
之所不敢信也自黃帝考定星曆正閏餘五官各
司其序矣然至於堯則又合義和之官四宅而稽
日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至於舜則又察璿璣玉
衡以齊政非黃帝之曆不足以俟堯而堯之曆
不足以俟舜也曆之不能久而無差固也聖人者
能因時而定之以不失乎天之度而已杜預之論

非黃帝之
曆法也
時而更之

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而不已。遂與曆錯。臣以
 為非獨天之不能盡如曆也。曆亦不能盡如天何
 也。夫數者舉一絲而三分之。窮之而至於忽微纖
 渺。則必有一之不可分者焉。論天度曰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度而四分之。此於積分
 之極必有所窮矣。以不能盡如天之曆而推不能
 盡如曆之天。願欲以一法而必千載之可守。不亦
 難乎。臣稽自古曆法。由黃帝而訖秦。凡六改。由漢
 高帝而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而訖隋末。凡十改。
 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由金熙宗而訖元。凡
 三改。許郭雖絕智巧。當亦與古人不甚遠。而必其
 歷三百餘年之不爽。此臣之所不敢信也。蓋臣竊
 跡前事而疑今曆之不能無差焉。正統十四年曆
 冬至至晝夜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無有
 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夫記正德元年八月朔
 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乃
 日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令。則日官
 濂亦疏之。此其可疑者二也。即今欽天監所奏日
 月食報。曰監曆云何。曰曆云何。彼自二說且不
 盡符。此其可疑者三也。往年請修改曆法者。衆矣。

而獨楊廉任以為日食足微無差也。臣不知廉云
 無差者。特謂報食云爾。抑能任其時刻分秒起復
 位分之盡准乎。廉嘗稱飲人鮑泰希曆書以為妙
 傳。而鮑書乃謂守敬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也。即
 令許郭所營。萬無一之可疑。臣又不能必時人子
 弟之盡通其意也。以株守不通之人。操歷世久遠
 之法。倚以曆不可究詰之天。而曰無差。臣竊異之。
 臣之所請者。非欲舉許郭所營者而更張之也。臣
 願
 陛下下詔。延訪四方。通知天文之士。及選時人子
 弟。內諸曉本業。善於書算者。令於冬至前詣觀象
 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
 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
 交食。合朔弦望。躔離之次。及昏旦中星。七政經緯。
 氣月字羅喉計都之類。視元正以來。有無舛
 錯。又別延能知曆理如楊祥者。立差法。如鄭道達
 算轉歷如洛下閎其人。參校同異。萬有一之或舛
 得及時。釐正以授人時。即幸而無舛。可未守。亦使
 司曆者。因是知立法之意。以不失其初。臣按月令
 載孟春之月。命人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宿雖不貸母夫經紀以物為常彼且於每歲之
正而命申考矣今獨奈何歷二百餘年而難一舉
哉

陛下冠德履仁昭配天地四海之內沐浴玄化歌
頌太平臣以為宜考天地四時之極順陰陽以定
大明之

陛下
陛下
陛下

翰林院修撰

議處京操班軍疏
何洛書

臣惟中都河南山東諸處京操班軍國家所以
京師固根本至重務也但沿襲已久玩愒滋生有
不可不為振飭者請以玩愒之弊言之各處春
秋二班原有定額近年每遇上班下班亦多報完
其實十不滿其八九而已大率由於領班官之包
折而逃亡不充者亦間有之夫十既不滿其八九
而常多報完者何也蓋領班官之虛冒也如每歲
當起行時各該巡撫及部司官當點驗之矣則募
人以充其數比至京也兵部及國營當點驗之矣
又募人以充其數時乎入營隨標巡視科道官當
抽隊點驗之矣復募人以充其數或撥之工作其
募人以充數者如故也諸非點驗非工作而問其
實額何有焉夫若此所得遊子罰不帶幸矣適往
往因而得獎且有監禁則多不逮行偽得計而核
實之政不行也彼將何所忌乎班軍之說本以
居重販輕無事則隨營操防有事則禦侮折衝今
特以應文具而已豈

祖宗立法意哉臣謂欲革此弊有二中法簡帥而
已何謂申法請下巡撫兵備待所官員遞相責成

務使錢更者必滿其額。包折者莫容其奸。而又藉
 以平稅。防以互察。展以虛冒之舉。其行懷預支等
 銀至部。即委廉正官。換官給散。如冬衣布花。例毋
 許都司及領班官得侵漁而扣減之。此法之當中
 者也。何謂領帥夫領班之役。衛官中有身家知自
 愛者。多不顧行。而或以付諸無稽之輩。欲責以無
 虞。冒胡可得。已自今宜慎選其人。且令衛官必經
 領班効勤。始畀以司家食書之任。若都司之統領
 者。尤須精擇。以充之。苟衛官一有包折。都司一有
 撻赴。即加按治。而易置之。不徐。焉庶乎人情知
 警。而積習可釐。此帥之當簡者也。然臣猶有說焉。
 夫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察其情。率
 不病於操練。而惟病於工作。蓋工作之事。非官府
 則山陵往。中官參之。彼不利於役之齊。而恒利
 於工之折。貧民困口。不給而復加。以誅求。方稱
 未已。而子錢旋責其負焉。即欲不避亡。何待也。領
 班官虛冒成習矣。都司官即欲不固循苟且。何待
 也。方今
 聖主在上。紀綱肅清。所未盡滌者。獨有此耳。更望
 宸斷有不得已。工作務勅巡視官嚴行稽察。有敢

翰林

經濟彙編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九

廣慶堂

翰林

經濟彙編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九

二十

若此者。毋論中外。必罪勿貸。則官軍不致重累。而
 督責之法。於是乎可施矣。伏乞
 聖裁。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黃仲昭檢討臣莊肅謹奏為
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造
即中。特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
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令各賦烟火等詩。
以為上元賞玩之具。臣等各撰一帖。內開烟火花
燈等項。而帖詩韻。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
呈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棄之詞。甚非所
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所為。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黃仲昭檢討臣莊肅謹奏

奏

奏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
允所舉動。必欲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
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
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允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
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
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廢。
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說。而隨罷。頃
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

擊耳聞。亦常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
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為。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

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其歡心非為一

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

玩好。以為養也。臣伏觀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

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

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為樂哉。況今兩廣弗靜。四

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虜情難測。尚費臣虞。不

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

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

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

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為寒心

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
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

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曲引宋初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臣等遭過聖明發身黃甲切與庶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詞旨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

茲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冒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愧

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所補報千萬一何

敢為此鄙詞上竢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

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歲有口啟沃之言惟義

與仁堯舜之道郭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

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

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

古之帝王雖孟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

耳不聽非禮之聲兢業惟懷永圖雖在芬華

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存

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入

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九侈靡之聲皆乘

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九侈靡之色皆抵牾而進

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

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烟火之舉乃細故此不足

為聖明之累是殆不然乎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賢若于此一事嚴營嘉新

之念則他日之其子其孫將無不至不可以微

事細故而不謹也夫古人之於何損於德而舜

則止之曾酒之甘何害于身而禹則絕之露臺之

簞不非也魯齊之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

于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

陛下宣諭臣等錄錄堯舜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

舉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得以親聽為文王之規

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

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

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

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

之不以臣言為沽矯不以臣等為迂闊使天下後

世知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節制是非臣等之

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風靈疏

郭正

臣聞天意其王若其見以謫告之也其也
以若不以謫告之也其見以謫告之也其也
其至可以許口故之天惟顯思命不易故又
曰畏天之威十時之皆謂不惟若以惟之則吉
也自古聖帝明王靡不克謹天戒與問災異故臣

謹陳其意

臣聞風者天之靈也春物成以風風經
云則其神也折摧奔厲天之怒風也
則其神也折摧奔厲天之怒風也

翰林

經籍典

五

廣慶堂

布風則成美風者歲思故曰風氣者禮樂之
根萬物之首也庶物不以風成熱也古稱太平之
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挫條雨不破塊方今
天下號為太平然民見及春以來以時言之正條
風則庶開甲破之候而風靈日降砂礫飛揚埃
塵激起衆庶望而天獨風陰雲合厲颶來之
旋復解散晨有防線之聲夜有滯行之嘆詩譏終
風且霾春秋書六為退風人所戒乃今有鳥臣
謹按尚書大傳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援神
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禮曰人君政訟平則祥

風至臣睹

翰林

經籍典

五

廣慶堂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享天祐地畏命重民布德施
惠矜刑罰黜逆屬哀鰥寡賑饑之威德上隆和澤
下洽固已及皇天至八方其政訟平其號令合人
心視書傳所稱不啻過之而景風之祥未臻終風
之異未息臣愚不得其故之又法尚書洪範曰叢
恒風若禮記月令曰春行發令則風暴雨忽至
春秋繁露曰王者與臣無體身不肅敬則木不曲
直而多暴風淮南子曰人主誅惡則多風風六韜
人主好田獵畢戈則歲多大風王穀不實由此
言之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上天聰明苟
無其事安不虛生自古記之矣
陛下德威隆諸如前失萬無之然臣愚以為
人君事天如事父母父母不怡有所微易為子
者惟有引應俯仰思惟曰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蓋所以求其故甚深而所以自責甚切也
寧過詳毋過畧寧無為而過求毋有為而姑息臣
願
陛下以事親之道事天展轉紬繹永惟厥咎臣聞
野雉鳴鼎宗不以貶王天風拔木成王不以損

誠子用詳
切覆

敬求其
切覆

徐林
臣愚不勝大願

聖惟其極精致誠省躬正事。卒延百年之福。見反
風之報。神明之應。若景響。故書曰。至誠感神。又
曰。天棗辭言。誠則天神輔之也。較然甚明。無可疑
或惟
陛下留意尚書之文。脩高宗成王謝過之實。勅躬
自約。總正萬事。致行無倦。以應天憲。異銷禍興福
臣愚不勝大願

引春秋
古直書
諫理直書
國詞史通

翰林
臣愚不勝大願

因旱脩省陳言時政疏 王肯堂
臣竊聞春秋三月不雨。則書無麥。則書今具之矣。
皇上上下脩省之詔。並誌百司。令各省闕失。及所以
干天和者。德意甚盛。然感應之理。茫無睹焉。應天
以實。不以文。或者實未至。與古記有之。宇宙之間。
陰陽之氣。皆人氣蒸而成者也。交而為雨。霖而為
陽。此理之恒無足疑者。今之不交也。實甚。情不洽
而澤不潤。則臣請得而熟教之。
皇上修省。公卿大夫。古聖王所三接不暇者也。而再
歲以來。想聖主之容於天市太微間。而不可得。
而學殖虛落。平元音朕。朕幾不屬矣。猶可誨者。曰
聽覽不廢。臣請言其大者。元良之建。天下望德音
如望雨。而多寢不報。之何論其地。是堂陛之情。不
交也。百官者。古所謂。而其其寅恭者也。而人
藏一心以圖其身。夫。任。得志。則乾乎誠
口束躬以保之。則。得志。則乾乎誠
不相能。而皆泄。情。故功日寡。而議
日繁。不則。積資。以。名。實。忘。望。崇。若
府。怨。誰。則。師。之。之。不。交。也。監司。古。每。牧

也吏治賴激揚焉按部所至其外神明也其中則不啻非神明也非無賢者也勢使然也門一日雨關折聲驚然屬吏倮而入屏氣肅容以趨吾烏乎辭之且有舉使不睹而者矣其人賢奸不知也簿書期會辦而已矣其職修廢不知也則不得不通寄其耳目而至于與臺握舉刺之權是監司守令之情不交也守令者民之父母師保也今家視郡邑而子視民者不亦拙乎善為道者即絃誦淵穆業蕪四境不害最矣故多難民獵金以俸職遺夫堂上百里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寧獨九重哉是守令與民之情不交也將帥者國所賴以禦侮止暴者也古名將皆以絕甘分少得士成力故所向無堅敵今乃股削其下以外欺虐而內視遺士枵腹離心何恃以抗動胡言違事者每危之是將卒之情不交也情不交則精不相往來而澤不相煦濡無所摩盪而成潤也即滕巫疇小髮亡益于致雨故臣願

陛下交之而已矣欲望陛下交則莫若亟御朝講召見大臣究今俗弊處國所以實補救之如天順弘治故事欲察案交則莫若明是非綜名

翰林經濟宗猷四卷疏類 三十九 廣慶堂

信賞而必罰令福不可以倖得禍不可以倖免百僚兢々奉法修職而無越分之思欲監司守令交則莫若慎擇其人而久任之嚴以便宜令得巡行阡陌問民所不便延見屬吏用其言則使無懷不盡固以知其賢奸修廢然後舉劾之政守令與民交則毋以文法習其情得失休其心而令盡意乎職守其政最惟開闢族耗是視不問簿書欲得守令則當清司馬法令益與選毋得以私干者而繩墨帥其于吏吏取于同率惟能練士得士心者陟之否必以此其本在

陛下矣

陛下誠齋後志意鍊奮精神以與公卿大夫日計天下事如

二祖締構時可以養身可以習事可以知人可以此身與天下如一氣之貫如百脉之聯則監司守令將帥豈有不得其人者而又何不交之足患哉故曰其本在

陛下矣今天垂陰欲雨而風輒散之風之于卦巽也其在人君則命令也

聖諭恐有濫獄以干天和而與情中者願

翰林經濟宗猷四卷疏類 三十九 廣慶堂

引洪範作
大過
而不得請是令不信也且堂陛不交則上下不
得不泄然相蒙以文具而名寔亂邪正者故入
多越分之思是因蒙而得僭也洪範曰蒙恒風若
儲恒陽若是亦因風致旱之故也夫志士耿一
念於天地石可飲羽日可隨戈何況聖主倘以祈
禳付有司而曰天之見誦百僚當分任焉恐非
本澄源以六事自責之意惟
陛下財幸

翰林經義卷四卷疏類

唐虞堂

應詔陳言疏

何宗彥

臣聞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怒人主而亦所以仁愛
人主也人主應之以實則震怒寔為休祥辭之以
文則仁愛終為譴責何也天之鑒下也洞見於幾
微而主之曰天也轉移於呼吸故堯咨響坐而禹
咸陽紆湯禱桑林文踐宸極皆側身應變修德迎
祥而後天心悔禍福祚龐範未聞以尺一之詔輒
軒之使為足以承嚴譴而召玄祐者也臣伏見上
天保佑皇家子愛

翰林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引躬告國修禳之文畧具矣
而至於祈禱侍從之臣或言郊廟之當親也朝講
之當御也皇極之當主也章奏之當發也臺省之
當補也選臣之當召也貨賄之當戒也執御之當
軫也陶織之當罷也倭虜之當虞也勤之歟不
當再三而

陛下一切留中姑以填耳即一端寔召災之幸
而非禳變之術矣何以明之火之為象外明而內
暗外明者以象

陛下苛察之暇內暗者以象
陛下蒙蔽之漸蒙蔽之來皆始於上下之睽而上

即火之象
引此暗者
即此暗者
即此暗者

下之朕又始於君心之察臣思之意

陛下因察而激疑因疑而生忍因忍而致隔因隔

而成慮因慮而萌奸而社稷豈不可復保是豈可

不為寒心哉何為因察而激疑也臣上懸誠設

續而後觀明之用廣摘智去故而後忠亦之議行

陛下智同照者明類察淵同一事之中而意其餘

摘衆人之非以中其計將謂在此無可信之臣通

國皆背公之士不勝察則不勝疑而惟鳥莫之

倚任也此臣妄意

韓林經濟家說四卷疏類

陛下若一也何謂因疑而生忍自古人主信輔任

弱則寵渥之有加置腹推心則保護之必至今

陛下見惑於拾塵情移於接杆禮貌踈於端檢而

坐令鬱伊震怒馮於省署而屢見摧折將謂而震

非振世之方雷震實口之術不勝疑則不勝忍

而斷之鳥不少愛惜也此臣妄意

陛下若二也何謂因忍而致隔蓋君臣雖同

堂陛迥若九閭泰交猶惧其睽夫絕終難於合奈

陛下果於賜珎新於錫環論思莫効而宮中則

盆簪斥逐時行而手足視為胡越君遠臣亦遠

君忠盡扼腕於下人主孤三於上甚非國家之福

也此臣妄意

陛下若三也何謂因隔而成慮蓋人主日有萬幾

代終屬於百職賢臣進者興之機賢臣退者廢之

漸奈何

陛下逆難難搜重閣莫叩章奏壅而不發則廢閣

者多耳目虛而無人則糾繩者少法令日弛弊實

日益官有掣肘之譏民無畫一之守幾以天下戲

矣此臣妄意

陛下若四也何謂因廢而萌奸蓋神明之器衆所

竊窺肘掖之近尤多奸宄忠臣處其政龐宵小

於叢控此定理也今

陛下既關魚水之歡必開城社之隙左右朝夕之

時已窺其夢寐醉飽談笑之頃遂窺其威權倒刃

而授之柄煬灶以蔽其明小則為楚之昭奚大則

為漢之莽操其流禍安所底止也此臣妄意

陛下若五也此五患者皆上下不交之所致也上

下不交則忠賢奇傑之倚必有懷瑜而不售抱璧

而不售者宋伯姬愁思而宋國大況舉朝之賢士

大夫哉

陛下既蹈此轍以召災而又不返此轍以弭災所
下者罪已之詔乃責臣浮於自責所上者敬天之
疏類逆耳而不寤心君自居臣自臣否德已成庚
氣四溢吾未見災之果可弭而否也夫不弭災而
災仍至是天之愛

陛下既無已也不弭災而災不至則天之愛

陛下亦有時而忘矣夫天之愛已非降釐錫
瑞之帝怒之而終忘之也上崩元解之患况臣
所稱五患者又足以携腹心而伐根本耶伏乞

陛下破苛察之私心維社稷之長計翻然悔悟曠
然改過遇大臣不難促膝而論心遇小臣不難跪
流而起廢且即羣臣所獻納者一一酌而行之則

翰林經濟策四卷疏類 卷五 唐虞堂

上下一心綱維自振和氣充塞瑞社駢臻不必考
京房之書修五事之教而皇極之謫不章泰寧之
祚自永此真應天以實之第一義也若曰凡一之

詔輜軒之使徒切責天下之為臣工者以修教修
禋之方是父母方督責於其子而輒引滅獲以自

引城道自
解正應
詔使臣
解也雖慈父不愛傲德之子雖大造不佑怙終之
君理之固然不足怪者伏惟

陛下財擇

西夏討逆疏 劉孔當

臣惟天下未嘗無意外之變而所以制變有難易
制變於外易內則難制變於內之內易內而牽引
於外難制變於內外之牽引而在嚴明之日易在
情竅之日難夫今西夏之變蓋潰於內引於外而
又適當情竅之會也此臣所謂難也然嘗反覆思
之未有變至而不可為之所即如漢景時吳漢親
以白首舉事內連山東諸道而外通匈奴以為援
當時所不反者一梁耳而梁惟擊而付之一亞夫
始未嘗與列國爭鋒而卒以受夷反孽并漢漢室

翰林經濟策四卷疏類 卷六 唐虞堂
夫反者半天下而戡定若此矣况今以全盛之天
下而么麼數卒乃欲以孤危若著挾不可知之虜
而欲與王師為難此何為哉臣謹稽之時勢條為
九策而

九策而
陛下試垂聽焉夫名其為賊敵可以破此漢帝之
所以威項也頃者變起倉卒諸士徒以削股為名
朝廷即未知罪人所在故且婉約其詞以慰籍之
夫事發於軍則從討者不無傷類之悲而戴惡者
莫解市賈之濟今既知為吟賊父子所族則是以
夷殘夏也夫窮蒙我卯翼之惠而飽肆其擊噬之

外夷傳
本之國
夷殘夏也夫窮蒙我卯翼之惠而飽肆其擊噬之

以正名義
心之天不
也

南木能深安藏白卷光類

寬解之
計是謂
內漢之術

條乃至於殺我撫臣。僕我鎮道。辱我宗室。虐劉我
人民。斯不亦中國涉肝茹血之仇乎哉。以此正告
三軍三軍之士。必有嗔目發憤。銳然出萬死而不顧
一生之計。為中國雪詬耻者。故以正賊名而忠義
可激。第一前諸軍之譁然從難者。豈真人懷怨心
大抵吠聲從笑。而其中固有欲弗從而迫於無可
奈何者。亦有既從而中悔非是者。亦有朝夕在叛
而其心猶時隱然不安者。今大兵臨城。欲剪此朝
食而不開脅從之途。則宜有人懷必死之心。以致
疾於我者。夫似宜特遣信使持方尺之詔。登諸樓
車而諭以天吏之不濫誅也。其有能斬賊以自奮
夜繼以情輸倒戈以迎虜。俱如賞格。不則按部勿
動。以俟王師。俱赦勿問。大兵自轅賊首外。秋毫亡
有。犯夫民得自安於不必誅。彼將傷其前事而悔
過其行。冀其更生。必多牟利以深下我。而賊益窮
於所獲。故以開脇從而內潰。可期策二昔之遣將
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豈不虞其專制。誠謂兵家
勝負捷於呼吸。故或有爭之而將取。或有欲擊而
倖敗。或有外贏而中堅其機。何可預設。若必待一
一奏報乃行大事去矣。且夫人之耳目手足。使之

重耳傳
今日之悔

解解宏廣白卷光類

功不遺
言不遺
心之要

寬然而有餘通。乃得一心營職以盡事變。一以文
罔持之。則欲進而禁於鈞飾。欲退而束於錯銀。彼
方前後不自必。何變之能處。頃
陛下責成撫臣。得便宜從事。而當事者不勝甲可
乙否
陛下不能無動。誠恐撫臣之不能自必。先自固而
後固。固也。故以重將權而後効可責。策三夫兵成
地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一旦聞戰
頓殤。斷死於前者。為重賞使也。是故施其所樂。自
下而上。施其所畏。自上而下。賞罰之道。如此其明
也。今之戰勝程功。其爵之嘉之。督撫而已。總然而
已。樞樞而下。亦罕聞見。其它徒步之士。即或親斬
首虜。身經血戰。需賞不過數金。名不一聞。上夫厚
馮其死力以創敵。而薄予其酬。資以旌功。宜下之
扼腕而不能平也。既自今。其尚中令幕府。即廨與
養卒微功足錄。必籍其名。以上天子。時差次其功
旌異之。至得破格。取通侯之印。夫下得以微功錄
則前次不還踵矣。而又以芬華耀其儕伍。亦前次
不還踵矣。且非獨能使死敵也。而又可使之死法。
何則。彼蓋曰。上是以醢賞誘我。而我自負也。故以

羅奇役
抵李英家
從防關外
用之術

翰林

穀功賞而士心可激策曰夫世故不乏所施士也當其無變乘馬休耗弊於悔欲聞耳其然者至發憤於推埋剗劫終不能稿項黃誠以此一旦有事莫不翹然有自效其奇之意當事者不務蒐而羅之使之效於一割而預以無用斥之彼若處死於外以害我國豈有瘳哉且夫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伏下者將埋首矣將而限以弓馬一夫之技則學萬人敵者將遠跡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致者以其主華薄之則屑釣販解之傑皆棄是而不入矣臣愚以為宜一瞠然大易其舊凡言

邊事欲自效者

詔令當事試問可用與其所宜居破例優之以責後效要以疎網濶目以羅天下之奇不務絕削而毛舉之如此而人不自效以當上指非夫也而又

有以塞逆賊招徠之塗故以蒐逸材而羣策可舉策五今天下動稱無兵夫所謂無兵者非籍與人

萬士以
為不
練之法

二也技藝弗精而見敵靡也夫兵亦安能盡得天下之精悍者而用之惟得精悍者以為之得則有以動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先鋒銳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今九邊之兵其最勁者稱榆林而寧夏

收放死之
士不惟利
於其且可
其勇不
于勇

翰林

次之榆林地瘠而民貧其民多四出為人傭保慮亡不敢或而爭先者虜至相戒不敢近今歲捐數萬金募榆林威士數千部分各將而訓練之推以為鋒竊料榆林以瘠民而應募募計必其之以新募而樂見其技計又必其之如此不惟兵精足用而先聲亦足以奪敵以與夫驅羊豕而入屠門殆相萬矣故以廣召募而兵勢可張策六夫兵之攻守皆以財用為強弱世未有糧饌不給而能使士枵腹以禦敵者頃調發鎮兵不下數萬甫一西渡輒稱乏糧假設賊不即撲兵露堅城之下動踰

經游寄獻四卷疏類

歲月於何而給之臣料關西之地物不加多而其宅遠郡灌輸未易卒致山澤酒鹽之利往時既已盡權遽欲括錙兩官撫節目前而下未必應是數十萬之衆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胡得不困而不起為亂直俟時耳內者吾甲兵頓士民困當稱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賊虜皆比意甚固以達萬

不惟其
地步即
不其民亦

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臣愚以為祖宗裕藏之積要以備國家旦夕之急今誠紓滯數十萬以奉戰士民不羸病而軍饌足且以明尺寸之利天子無所愛焉夫盜息而民安四海皆吾

翰林

經義堂

四

大義

精者必出於我之所獨長而敵所不及倘今中國所恃以勝虜者火器而已而賊方與虜併且得以中國之技自相靡而技窮臣聞先臣曾銳志復河套常製有火器今固原諸鎮多有之其器視攻守所宜而異用而又準之遠近酌其便仰曲盡其妙自套議既罷而其法遂不用然當時一二殘卒尚有能道其事而得其用之術今誠購問遺器而

今日之寇

精其法付之驍士另為一隊攻則出其不意戰則擾其中堅倘亦克敵之助乎故以精火器而軍勢可壯策今之蒿目而憂而事者曰吾獨無如虛何耳寧愛賊哉此非知變之言也夫虜聞賊斯須利而來然卒不能絕意於市賞其非有圖志明其且虜誠欲併力合謀以攻我必不吝矜以見所長故當此遲回之時正兵法所謂代交者而議者曰虜謀已素具我成師而輕赴之未可以得志試令今日能不血刃而罪人可得則不出兵可也苟非然者乃釋必勝之謀從老匱之勢久終不見利

幣載何患無富若其擾即教倉洛口抵敵資耳安得有富此亦已事之可鑑者也故以發內儲而軍興可足策七語曰器械不精與亡器同然所謂精者必出於我之所獨長而敵所不及倘今中國所恃以勝虜者火器而已而賊方與虜併且得以中國之技自相靡而技窮臣聞先臣曾銳志復河套常製有火器今固原諸鎮多有之其器視攻守所宜而異用而又準之遠近酌其便仰曲盡其妙自套議既罷而其法遂不用然當時一二殘卒尚有能道其事而得其用之術今誠購問遺器而

空

內自罷露非所以赴機宜也故以掩虜師而就交可抵策九此九策若或補算於日前或要效於永久或決勝於行伍之間或定策於帷幄之內此皆兵家之常談非有奇謀秘畫足駭眾聽者然惟常而後可以盡變是在

天下

陛下設誠而行之以責實效而已抑臣猶有獻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之簡則手與器不相習而腐敗因之頃

恭默

陛下深宮靜攝萬幾親裁而遠近吏民不深曉其恭默之思過謂

人心

陛下懷敵毒之安而忘棄棄之懷法今日以玩弊人心日以懈弛此其為患常亦不渺臣愚以為宜一大賜刷勵日御使殿召見二三大臣造膝而語移日而退務以熟計其宜而徐責其實使天下明

上意

所嚮而毋敢苟且以塞責一舉而將不致果師不用命糧餉不足以給軍器械不足以制敵叛卒不授首於臺榭校虜不繫頸於屬國請

陛下

治臣以罪以為王謀不忠者戒

東征安攘之策疏

張厚翔

臣聞自古帝王之制文也。大要不過安攘兩策。安者從一也。國是一而不搖。事權一而不撓。人心一而不亂。如是則安。攘者從安也。我靜而安于山。我動而安于淵。我堅而安于鎮。如是則攘。故舍安無以議安。若不安而求攘。是止沸而益薪也。臣觀今日之東事。病豈在不攘哉。在不安耳。夫朝鮮之蹂躪于倭。非一日。我師徒糧餉。用于朝鮮。而獎且涸于朝鮮者。亦未可更僕俟。一日不撤我兵。餉一日不撤。如此歲復一歲。于朝鮮之利。而于我腹內。又桑榆已此。誰非中國之生靈。其殲之也。此誰非中國之膏血。其括之也。其前之已殲。已括者。計不及收。乃將來結局。策將安出。故臣以為攘之在制節檢察。則督若監主之進伏升潛。指揮縱發。則帥主之督監若帥。衝決不生。師徒用命。滅此而朝食。會須有期。臣所憂。在不安耳。蓋將軍制閫外。推轂而遠。誠重之也。今既不聞有築壇拜之典。則將權已輕。而又束于文網。持于格吏。周張猶豫。而不及一展布。則將心不安。唐以李郭之材。一制于觀軍容使。而九節度潰。今設一督監。非古矣。猶

論林經濟

論林經濟

論林經濟

論林經濟

臣聞自古帝王之制文也。大要不過安攘兩策。安者從一也。國是一而不搖。事權一而不撓。人心一而不亂。如是則安。攘者從安也。我靜而安于山。我動而安于淵。我堅而安于鎮。如是則攘。故舍安無以議安。若不安而求攘。是止沸而益薪也。臣觀今日之東事。病豈在不攘哉。在不安耳。夫朝鮮之蹂躪于倭。非一日。我師徒糧餉。用于朝鮮。而獎且涸于朝鮮者。亦未可更僕俟。一日不撤我兵。餉一日不撤。如此歲復一歲。于朝鮮之利。而于我腹內。又桑榆已此。誰非中國之生靈。其殲之也。此誰非中國之膏血。其括之也。其前之已殲。已括者。計不及收。乃將來結局。策將安出。故臣以為攘之在制節檢察。則督若監主之進伏升潛。指揮縱發。則帥主之督監若帥。衝決不生。師徒用命。滅此而朝食。會須有期。臣所憂。在不安耳。蓋將軍制閫外。推轂而遠。誠重之也。今既不聞有築壇拜之典。則將權已輕。而又束于文網。持于格吏。周張猶豫。而不及一展布。則將心不安。唐以李郭之材。一制于觀軍容使。而九節度潰。今設一督監。非古矣。猶

臣聞自古帝王之制文也。大要不過安攘兩策。安者從一也。國是一而不搖。事權一而不撓。人心一而不亂。如是則安。攘者從安也。我靜而安于山。我動而安于淵。我堅而安于鎮。如是則攘。故舍安無以議安。若不安而求攘。是止沸而益薪也。臣觀今日之東事。病豈在不攘哉。在不安耳。夫朝鮮之蹂躪于倭。非一日。我師徒糧餉。用于朝鮮。而獎且涸于朝鮮者。亦未可更僕俟。一日不撤我兵。餉一日不撤。如此歲復一歲。于朝鮮之利。而于我腹內。又桑榆已此。誰非中國之生靈。其殲之也。此誰非中國之膏血。其括之也。其前之已殲。已括者。計不及收。乃將來結局。策將安出。故臣以為攘之在制節檢察。則督若監主之進伏升潛。指揮縱發。則帥主之督監若帥。衝決不生。師徒用命。滅此而朝食。會須有期。臣所憂。在不安耳。蓋將軍制閫外。推轂而遠。誠重之也。今既不聞有築壇拜之典。則將權已輕。而又束于文網。持于格吏。周張猶豫。而不及一展布。則將心不安。唐以李郭之材。一制于觀軍容使。而九節度潰。今設一督監。非古矣。猶

論林經濟

論林經濟

論林經濟

論林經濟

臣聞自古帝王之制文也。大要不過安攘兩策。安者從一也。國是一而不搖。事權一而不撓。人心一而不亂。如是則安。攘者從安也。我靜而安于山。我動而安于淵。我堅而安于鎮。如是則攘。故舍安無以議安。若不安而求攘。是止沸而益薪也。臣觀今日之東事。病豈在不攘哉。在不安耳。夫朝鮮之蹂躪于倭。非一日。我師徒糧餉。用于朝鮮。而獎且涸于朝鮮者。亦未可更僕俟。一日不撤我兵。餉一日不撤。如此歲復一歲。于朝鮮之利。而于我腹內。又桑榆已此。誰非中國之生靈。其殲之也。此誰非中國之膏血。其括之也。其前之已殲。已括者。計不及收。乃將來結局。策將安出。故臣以為攘之在制節檢察。則督若監主之進伏升潛。指揮縱發。則帥主之督監若帥。衝決不生。師徒用命。滅此而朝食。會須有期。臣所憂。在不安耳。蓋將軍制閫外。推轂而遠。誠重之也。今既不聞有築壇拜之典。則將權已輕。而又束于文網。持于格吏。周張猶豫。而不及一展布。則將心不安。唐以李郭之材。一制于觀軍容使。而九節度潰。今設一督監。非古矣。猶

陛下近日俞省臣之請一歸事權于監督不令旁
牽互異此數載一時東事可作而策而獨根本之
地默然若焦民其無如矣乃茲崇之又行大焉臣
恐孔子所云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今日似之
故臣懷以安之說

進伏惟

陛下裁察臣不勝待命聞越之至臣謹跪

水經緯宏伏願四卷派頁

四十五

廣慶堂

連珠

宋 濂

蓋聞忠臣殉國不惜其軀命烈士殉君竟忘其首
領是以左穀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霍門列頸
蓋聞鷹鷂巢林鳥雀為之不棲松栢在岡蒿艾為
之不植是以君子居鄉恤壬辛而正士立朝奸雄
欲述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真志於恬泊
者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千
木辭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
而致危是以鶴頸雖長截之則恐鳧脰雖短續之
則悲

蓋聞事貴審幾行當審尤大易慎辨早之誠春秋
嚴謹始之謀微必慎始也鴻每事於纖求足
蜚蜚一出潛而動

蓋聞體微而動
於見制小大每也
射舌雖俟而有
技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

<p>中夷既凋。鐵刀成枯。 <small>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莫觀。天淵殊異。是以陽之相。惟伯牙能知其良。鳥獲之弓。必由其方。鍾其妙。苟徒妄驚。而時投易。若藏音而收耀。</small></p>	<p>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閑治化。黃馬碧鷄之辨。頗類俳優。哀痛文之喪。實致夫陰之效。尤足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統其言。銘式播於成周。</p>	<p>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於智自私者。恒患賢之壓已。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p>	<p>之陵。莫辨秦華之同一蹄之迹。難婉滄涼之水。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機植以索塗。成履矩而蹈繩。是以象車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莊莊。藉是以修明。</p>	<p>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婉容而諫。尤貴於優。之。無怒無。之。批易。有解。之。休是以。叙。向。善辭。故不殺。搏。之。之。嬰。故卒出。斬。竹。之。</p>	<p>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之。以。華。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p>
---	---	--	--	---	---

<p>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small>蓋聞至道玄妙。非器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兔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叶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業。</small></p>	<p>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p>	<p>臣聞人之於物。最為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p>	<p>人之能位天地。道有降汗。惟聖人易汗而為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為治。</p>	<p>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眇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詞。是以廣廈細旃。引文儒而進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p>	<p>臣聞制器者。競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于孫。盤壞一日。而有餘。</p>	<p>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委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p>
--	---	--	--	--	---	--

以因特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上

汗視文章燕準貝和。平淫歷覽齋璫。助駭治道之

又

王衡

臣聞澤水九年堯咨而唐虞睡早七載湯禱而殷昌是以鞠凶降而仁愛昭母私焉度教畏施而威遇絕宜在祈禱方當廟筮告凶莫曰子聖尚謂氣數之偶值多恐天忘

臣聞載舟覆舟水至平而難危撫我虛我民至弱而常親是以操之履淵高基是造施之取朽夏祚復新故時羊載金宜動矜人之念蜚雁蔽野必先勞來之仁

臣聞豔陽時日肯俯伏而不見女戎挫銳黃裳調經濟濟四夷來賓類而不聞是以蔡靈燕尾莫侵貫魚之序祗戈影務漁歷組之羣

臣聞千金之裘非一狐一貉之腋萬間之厦豈一棟一柱之求是以虛閣四門猶攷于側陋周舉髦士尚汲于千室倘虛缺不嫌于祝代將瓶傾或致夫壘羞

臣聞猛虎在山狐狸不敢跳舞神龍在水蛟鱓罔肆縱橫是以朝陽儀鳳實惜其驚人之噪棘木鳴蟬噓吹其振羽之聲倘薪積漢廷雖賢士能無結嘆更鳴斥仗下縱哲后何以遷衡

臣聞投珠抵璧聖治所以稱隆鑿山冶銀諫臣所

以蒙戮是以朱提雖貴不易蒼赤之埃腐白選縱珍豈瞻墳墟之米穀

臣聞象齒焚身股民祗以刑已烏窮忠諫書下適以虧盈是以說而不征周文播惠鮮之頌三十稅一漢皇著恭儉之聲

臣聞千丈之堤蟻穴或基其潰百尋之木蠹孔每披其根是以杜漸防微與或利屢長秋之蠱絕國去誘宜嚴齏黃子之移三日假黃龍神福矣一人場竈灶火散之

臣聞渙汗難反若琴瑟之在弦綸綽相固如消源之必駛是以四時金石明王所以一民徙木退舍伯主假之托始倘朝三暮四僅厭庸衆之心恐魚

臣聞尺霧障天霧散而清虛自在寸雲掩日雲去而朗照仍臨是以相宮克終千古頌德輪臺一悔後世快心法不容而改王式王度以如金

四卷全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宋猷卷之五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廣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岫朱之藩 評閱

高皇帝混一功成諸文武羣臣勸進表

蘇伯衡

伏以繼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懽心

宜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順天而應人

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即位於汜水世祖興復

僅一年而踐祚於郊京雖遠略之不逞而玉璽之

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欽惟

皇上躬膺曆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

左首平黃鉞再度潯陽適定僭偽兼收於漢薩提

封奄奠于樊襄未享未庭南交廣西隴蜀于疆于

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後戴阻兵恃

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

任義旗所指羣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城之

歎降踵至惟師出以律故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

人胥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

籍於域中弓矢永棄輿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以

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

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寶贊諸兩漢

則已晚是難

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等竊念

眷念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

宸聰伏望

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

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

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夷莫不億載得

以承木

擬冊立皇太子廷臣賀表

史繼偕

伏以龍庭日煖東開闢出震之光鶴駕星高北極
正重離之象統一而大德維恒堅於建符於漢儀
元良協乎周訓昌時與時如海謳歌恭惟

皇帝陛下

二祖八宗之隆基受西儀前萌之美報用致姬國
廣運以雍以肅而兆百男克鏡長輝為富為壽而
宜多子雖仁均於甥愛而義重乎鴻地謂長衆善
者惟元慎遠猷者在豫瞻茲

林

永青是曰宜君鳳表龍姿發祥祖德全如王裕簡

祉仙源蓋自十一載之振藻沾英際際百十年之

蟠根強幹分有定矣煥成命於日星誦衆協

從遂爾徽稱于郊廟全根防弊鑒題宮殿順卿

士之心謀出

聖神之斷潛龍奮躍何來青蒼懷冲鬱橫基不

假黃圖傳翼福惟社稷法自

祖宗臣等敬效倪陽忠存溫管忻絕海中之重

願念山下之始流雖質本生知而禮樂詩書循期

於習慣必功圖作聖則僕攜侍從宜慎於數求斯

為斧藻之規通章發啓之器伏願

加之意更以身為之師一語一言咸惟成德

好若惡建用大中庶夷夏殊瞻識熙朝之立教

宗枋景福邁往弱之作猷勢可屹乎大山呼永瞻

於高嶽巨掌無任瞻

天仰

聖忻忭踴躍之至

集 153-127

建儲賀 皇太后表 董越

伏以厚載同坤，夙仰徽音之有繼。重明出震，寔由合德之無疆。前星拱帝座，以流輝下土。望慈宮而稽首恭惟。

皇太后陛下，仁慈慈洽，光大含弘，作配

先皇，味好述於信誓，尊居宸極。隆大孝於當時，

斯永樛木之仁。赫趾應圖，昭之化。天維立子，有殷

斯勿替其歷年，帝實造周。后稷乃誕，彌於厥月。列

中軒龍之正位，允符拱極之休徵。喜過重闈，宜但

含飴之有日。慶流九廟，寔維主宅之得人。是皆

聖母垂休，昌後之嘉符。

皇上純仁至孝之玉應，而非偶然者也。臣等躬逢

盛事，叨列清班，當誕告於多方，已不勝其驚忭。適

渙汗乎大誥，敢獨後於蟻誠伏願。

薦祉百靈，發祥萬世。思齊於周雅，地與久而天

與大歡，欽福於箕。時逢重輝，而日重曜，臣等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擬大婚禮成羣臣賀表 陳沂

伏以天行至健，惟用地以弘功。地道無成，必代天而終物。故大禹以塗山而興夏，高辛得簡狄以生商。道切綱常，事關廟社，宜隆大禮，幸睹曠儀，朝野

同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乾元資始，天運更新。負上聖之資，而潛

心恭默，承大君之統，而體道謙冲。儲位昔居孝友

早聞于中禁，御廕繼倚明昭，即鑒于先王。願此大

婚，尚稽遺命，未遑圖于時夏。克處位于春秋，適者

邊重慶之慈闈，狗羣臣之固請，乃求閨壺用御家

邦，靡及咨詢，道上謹呈。華之選不安寤寐，宮中願

符采之思，蒼籙發祥，淑媛預生於初載。黃琬納吉

聖配已行于大邦，六禮修陳，三辰允協。舟梁既濟，

遂親迎于渭洛之濱，車輅相輝，乃登降於鴻鈞之

所儀，昭靈綏容，儼禱禱禱，捧金函，弘開寶冊，淑氣

來乎黃道，喜亨運益感于

先朝，祥雲覆手，紫微知前星已兆于今日，椒述正

位，萬谷刑家，徽音克濟，乎姜任內，則允閑于向孟

人倫，以叙王化，攸存託閨，惟正始之風，具象暨太

平之福

明庭化理藉陰德之無虧法廟清標賴家事之有主臣等與瞻儀典俯瞻冊文祇奉

二尊莫伸萬慶伏願

祝詞新集

至德符於元運永賀清寧仁恩及于海隅不聞怨

曠風教有本達麟趾于萬方嗣續無窮衍茲斯于

百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潔切屏營之至

翰林

經濟宏猷

上

擬 欽賑各一王府貧宗謝表

王 圖

伏以

祝詞新集

聖德春涵念軫宗盟之重

奉先堂

至仁天覆寵分御幣之珍譜牒生光本支增慶臣

等申謝竊惟際古帝王有作咸以敦睦為先克弊

已然商周未改雖視民如子湛恩普被于多方然

由親逮疎直愛獨隆于同氣沿及叔代漸廢芳猷

白馬尋盟終掃禍亂黃臺申詠莫救危亡迄襲頽

風時敦盛典洪惟

翰林

經濟宏猷

上

昭代獨重懿親祠主崇帶礪之盟竹箭修瓊瓊之

賜頒爵有等封祿以階雖降而中尉之稱亦居然

素封之富綢繆久固磐石為宗豈意方今漸成不

棹天璫日衍憂生識之難供明例時頒恐盈庭之

莫效而臣等後昆十口之貧獨瞻于三尺之

嚴糊口無資謀自食而自新長恨千箱之空載

環居杞菊嗟八口之何依曠然有年叩關無自茲

恭伏遇

皇帝陛下應錄統天握符御世以天下養隆統

于

萬壽聖節表

兩宮先斯民憂軫窮瘁于五位謂早魁為虐凡
版籍均罹其災而澤雁與哀顧我宗支九葉厥
擬救倒懸之急宜弘錫類之仁乃渙溫綸載施大
賚命度支而精算走輜吏以遍頒少府宿藏不動
萬金之界諸藩葉鈞忽分九萬之光

丹詔驚來銓斯振羽黃封膏慶瓜瓞回春在

陛下旒黉尊嚴豈意鴻鈞之仁悉煩

睿慮在臣等支流疎賤何幸浩蕩之惠遍洒窮瘡

坐歆行葦之風盡氓角方之怨臣等敢不對揚休

美感激思私鼓腹克繼祗效華嵩之祝輪心天保

少酌雨露之滋伏願

聖治靡厪上仁彌究念貨財之易竭躬節儉以為

下先恩廣洽之時益明信以恤民命庶幾

天心垂鑒易流野為泰以見

帝治維艱民而相唐宗子有維城之固藩封

無圯基之虞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至

賀萬壽聖節表

表 燁

伏以

皇天昭特眷開貞元妙合之昌期

聖主握靈圖會曆象希逢之奇數際中興而臻

誕節適同日而遇景遷應神聖永命之符洽臣庶

齊天之祝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道貫重玄以日月為光以雨露為

澤以雷霆為威二曜總歸於閭闔以陰陽為瑞以

四時為柄以星辰為紀萬化咸屬於網維故授人

時頒五行而調六氣欽若天道齊七政以叙九功

甘雨屢祈而應祈靈昭昭乎於夏序太陽當食而

不食休祥迭現於朔辰至德卓冠於無倫斯玄机

聿彰於曠世茲者律諧南呂瑞啟上旬屆震風之

期協休徵之象在酉而月亦在酉候正金衡誕

輪丁而度歲時下聯玉緯電虹煥彩清秋耀毓

聖之祥木明紫極注常生之照雖巧曆莫窮

其秘宴上帝默運其樞自生民以來未有妙於今

日惟

聖人有出獨能合乎先天是造化千百年之積久

儲而始發哉

皇上億萬載之紀不占而有字矣仰

誕辰之創見知遐邇配二極以長存瞻

景度之非常卜

聖算後三光而難老集衣冠於萬國共稱北斗之

觴率拜拜於千官永獻南山之頌伏願

佩珍符而久視御玉曆以常安格太清真大寧不

顯太平於有象歟萬福享萬壽萬壽萬壽於無疆

御經筵謝表

楊士奇

伏以天清地寧昭

聖皇之統御時康道泰美文治之隆興日月光華

中外忻悅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廣大寬仁尊親崇

兩宮之至養推恩布德得四海之惟心是以三光

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益動稽古之學益

弘養正之功謂易書詩禮春秋之文皆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

萬幾有暇恒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儒

雅用資啟沃用致進修上以承帝王心學之傳下

以錫臣民皇極之福光

祖宗之鴻業據海宇之隆平臣等假以庸才咸叨

榮命荷燕綸之飭勵繼宴錫之駉嘉於紹熙聖辰

心允協周成之德念終始典于學敬陳商說之篇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正大之
不廢
之

駕幸文淵閣謝表

楊榮

伏以日月光華當

大聖龍興之運車書混一正文明天啟之時

聖御幸臨儒紳遭遇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錫剛健日新典章法度之弘修

功成治定華夏雲夷之率俾述悅遠來

萬幾餘閒怡神稽古六龍捧御寵顧延英上深軫

於天心頻垂矜於寒士廣其室宇遂涼燠之攸宜

給以饔飧魚什器之咸備凡百所用靡一弗周同

乾坤覆載之恩踰父母生成之賜是皆

翰林臣齊宗猷五卷奏類

十三

皇上聖仁廣大明睿照臨溥德澤於萬方施由侍

從昭禮文於千載高出古今所以致海宇之雍熙

所以隆皇圖於永久臣等深慙末學幸際明時被

沐

恩榮匪名言之可罄策驅駑鈍豈報效之敢忘端

秉寅誠恭陳申謝龍翔鳳翥瞻五彩於中天春育

海涵祝萬年之

聖壽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胡儼

駕幸大學謝表

胡儼

伏以明德建中立百王之大法崇儒重道開千載

之宏規

綸音煥發乎九重士氣聿增於六館惟均朝野處

洽天人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溫恭剛健中正仁義同於堯舜功

烈邁於禹湯闕里詩書敬仰先師之如在蒙區聲

教啟迪後學於無窮式崇舊章肇稱殷禮

聖鑒幸臨於璧水縉紳圍集於橋門惟君惟師以

教以食衣冠之美邇豆之序秩乎有容鼓鐘之

翰林臣齊宗猷五卷奏類

十四

音絃誦之聲洋洋乎盈耳自唐虞三代以來未有

盛於今日者也臣等職忝成均叨承

寵遇敷言是訓永依日月之光華造士登崇願效

涓塵之補報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巡狩及平胡回 慶百官賀表

楊士奇

伏以巡狩省方舉帝王之盛典回鑒振理煥功德之大成八表清寧萬方推戴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廣大寬仁奉天動民秉至誠之純一繼志述事溥德化于雍熙尚惟親歷于撫綏肆用肇稱于巡省兩京弘建瞻日馭之輝煌萬衆告行沛天恩之洋溢

聖仁篤近而舉遠神武除暴以安民天討用彰奮風雷于瀚海

皇威所至廓氛翳于陰山神靈煥發於嘉祥孽虜莫逃於遺類盡滌漢晉唐宋之耻永隆國家宗社之基六師咸奏于凱歌四海遍騰于歡頌雲承翠輦迴

龍御于九重星拱紫宸上

天顏之萬壽臣等恭班朝列喜切遐達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玉樹寶曆祝悠久以齊天臣等無任云云

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林景陽

伏以閔寢弘開爰安神靈于如在靈輦肇舉武隆孝享于無疆肆昭穆之有嚴乃愛敬其兩書萬國之懽心既洽

一人之哀慕以伸敢撰蕪詞用摅芹曝恭惟世宗肅皇帝克德配天舜華協帝承八葉而繼統

丕延日靖之休秉一敬以宅尊大闡心傳之秘功成治定禮備樂和方垂裳以致太平奄脫蹻而超

萬乘神游漸遠仙馭旋歸

玄德昭宣永貽豐亨之燕翼英靈駿發宜修萃假

之鴻儀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儉符夏禹敬法殷湯親祀南郊荷天心之純佑日臨講幄揀至學之淵源大寶嗣登諒陰

終守撫鼎湖之弓劍莫窮千載之悲睹原廟之衣冠條屆兩期之慕爰遵古訓誕啟新廟形闡

共仰珠璣之冊煌煌翠座咸欽黼黻之文圭璧庶而百禮森嚴鐻鼓陳而九成詠間羹牆如見對

穆后以駿奔安佑兼修率羣工而虎拜制已終于素譚典雅重乎

有精

宗桃幸詠日以告成。致詞而奉慰。雖筑在夜。難忘同極之恩。然業萬幾貴。勅維時之戒。矧

聖政新作之始。寔民情儀戴之初。伏願

少抑餘哀。期世德之善繼。益寬

宸慮。俾先烈之對揚。用賢去邪。莫蒼生于有永。亦

遠能通輦

皇祚于不搖。臣等無任云云

以月卜經濟宏猷。五卷集。十七

起精

擬 聖駕再祀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

守臣謝表

李廷機

伏以霜露興思。清舉明禋之典。乾坤布德。誕昭錫

類之慈。當神人慶悅之時。睹

朝廷寬大之詔。恩覃黎庶。感切臣工。恭惟

新林

皇帝陛下。重明丕顯。威德薄將。日御萬幾。近守

二祖七宗之法。天通八表。通追三皇五帝之風。祇

養宮闈。孝允隆于繼述。憂勤閭里。念每切于痼瘼。

告謀瑞而并貸。行刑罰。好生之德。賑飢荒而登

蠲積負。油保赤之仁。洽微化於登三。煥鴻猷於

製六園丘方澤。肅崇殷薦之儀。古聖先師。咸秩無

文之祀。孝思維則。時薦有儀。吉日再涓。上儀優奉

感松楸而懷慕。恨然悽愴之情。撫劍易而興思。儼

若著存之想。憂既深於祖構。慮因及于民居。惟茲

昌燕之郊。舊是園陵之邑。道經車駕。寧無草木之

傷。地切陵宮。宜動粉榆之感。爰頒尺五之詔。盡蠲

什一之征。假寵過優。霖霖沾濡于下土。拜恩知自

陽春。盡溢乎中朝。野忭途歡。惟惠已深于扶。續里歌

卷頌。誠共竭乎呼嵩。巨等才忝旬宣。謬恭民牧。職

多疎曠。濫典邦圻。冰蘖是將。粗謹酌泉之璧。爾絲

是戒少寬竭澤之咎辛逢

在宥之弘仁大澤燕黎之福澤咏歌曷既踊躍矣

勝敢不仰奉

自陳其詞
庶幾成

詔條敬宣德意職當自效敢期穎川北海之私志

或得行詎有禁閼淮南之問伏願

宅心宗祐加意閭閻象日之明流祥光于有截

繼天而治象弘覆于無疆十日而五日風陰陽無

德伏之咎九年耕三年積國家成富庶之安臣無

翰林經學宏猷五卷表類

十九

廣復堂

机遠而
字句皆工
偶得皆自
然將合此
時也

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舒芬

伏以書獻賢能方待公車之詔言揚敷奏過登天

府之名哀然遠漸之高條爾泥蟠之隔遠逢過分

忻忭奚勝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泰運大來謙光下逮睹人文化成天下

賁飾匪崇升聖治宜照日中豐亨永保合宮儲室

百僚方慶於師上陛下丹墀一士不遺於野雖

則細流寸壤諒無補於高深然而葑體芹心敢自

羞於側陋各陳膚見庸助多聞聽徹堯聰幸而陳

於諷諫明分舜目勞手筆以標題臚句聲傳雲外

蕭韶並下恩袍物色禁中草木同輝京兆引驂儀

曹致享衣冠在笥鉞幣分珍禮數便蕃知儀文之

循舊

聖情滋春感寵遇之維新上荷樛櫟庸才驚駭下

質荷此難酬之大恩思欲獻之微軀德業相期

共保終身之遇忠貞自守心始進之心臣等無

任云云

賀平胡表

鄒緝

伏以御華夏以安兆民。紹續百王之正統。恭天命而討有罪。掃清萬里之殘胡。方旄鉞之一麾。遽氛之頓息。惟騰寰宇。慶洽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道合軒堯。德兼覆載。仰觀俯察。極夫天地之彌綸。內撫外綏。同于日月之臨照。雖域中之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而荒服之遠。咸並育而各遂其生。普天同戴於皇仁。率土均沾於聖化。惟茲索虜。敢抗天威。阻窮朔以跳梁。與同類而讎殺。錫封頒爵。

魏書

卷之六

三

廣慶堂

朝廷既盡於懷柔。結露怒鄰。醜類益深於狼戾。不揣已而安分。輒背義而辜恩。逞欲無厭。稔兇滋甚。由是

魏書

卷之六

三

廣慶堂

皇心震怒。天討肆加。大集六師。躬駕萬乘。揚旌絕漠。風霆馳迅。擊之威斬。賊北庭大羊。成傾覆之勢。一鼓而虜兵摧折。再過而墮落奔亡。如建水而走鏡。如摧枯而拉朽。野無遺寇。沙漠為之肅清。大明兼照於遐陬。海澤無於壅。碩旋師飲馬。撫順附而輯。將阿。報。自。輝。燁。而。照。序。維。斯。皆聖謨之宏遠。

魏書

神斷之剴明。建國家永世之功。為社稷無窮之福。臣等職居留守。心切傾馳。仰

魏書

卷之六

三

廣慶堂

賀交趾平定表

黃福

伏以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聖人以安民為德。一視同仁。干戈繁。而海宇清平。禮樂修明。而神人欽慶。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

華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顧德威之所加。惟

遐邇之咸服。聲為律。而身為度。事同軌。而書同

文。夫何交趾之炎。若敢外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

定古頑夷。在漢唐。臣能羈縻。至宋元。尤為叛服。逮

乎黎醜。仍踵故。司員井蛙之見。而自尊致。涸魚之

禍。而莫悔。奈何簡定之餘孽。復效前尤。繼而率據

之佼童。再循覆轍。逞孤鼠之威。而蹂踐疆域。恣蛇

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遺孽不漫。蟻聚蜂屯。之是。睹

田里蕭索。雞鳴犬吠。之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

神人之怒。

皇上每垂成諭。優擢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

道。爰興府算。川命編師。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

帆再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共惟極

救之勤。式慰懷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誼敷。

行賞錫封。睹武功之載。即已有守令以懷保衛。

所有士馬。以隄防千年草莽之區。變為禾黍之地。

累世雕題之衆。化為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絲

歌足以易俗。興闢舊物。于以光復山川。精彩于以

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

柱之功。氛祲廓清。雨暘時若。寔由懋先之盛德。冠

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臣願

慚微賤。幸遇

聖明。垂憫。愚蒙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深

荷深洪。始

詔開百粵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

命惟謹。俱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

瘴惡。誓激濁以揚清。遠慕皋夔之良。尚隆唐虞之

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沾雨露

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欲瞻

照臨之清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

率領以來朝。天闊遙深。徒切瞻仰。而下拜。敢效華

封之三祝。恭祈

聖壽於萬年。臣無任云云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黃洪憲

伏以異寧春德示仁愛之休徵。后祇效靈。奏平成之偉績。千里息懷。衆之傲。

九重紆宵旰之勤。喜溢寰區。頌騰朝野。臣等誠惟

誠朴稽首頓首。竊惟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粵九年

之澤。洞常隆光。時八載之焦勞。僅成禹志。迨漢屋

宣房之塞。迄今與瓠子之歌。維淮陽徐沛之間。乃

縮數咽。喉之道在

聖朝為最重。非性代所可倫。豈曰灌漑之足資。蓋

實轉輸之攸繫。自奔騰九折。漸東匯以入淮。及澎

兩源。遂橫出而溢海。崩弛則陵。沿于谷。浩瀚則閭

殫為河。浪勢粘天。爰列城之將。沼濤聲撼地。惧萬

姓之其魚。疆臣孔棘。以上言。

明主時咨而渙命。謂隨山濬川之大計。難徵近功。

知樂成慮始之異情。不搖浮議。既慎選以俾乂。乃

專任而責成。畫可伏。則必行。用有經。則不惜。司空

撥算百職。趨時始分。疆以受工。繼嚴程以倍餉。圭

表樹而淺深。測各竭具。而輸運均。濬鑿開導之異

施。隄障版。鍾之畢舉。轟萬杵以雷動。合庶民而子

來役。不踰時工。已克就。兩堤蜿蜒。猶龍之游。百川

利亦甚

淮盈若鏡之建郊。塵氓昏墊之患。轉輸免飛輓之

勞。職貢重譯以來。王舟艦連橋而競渡。非

帝德下蟠乎地。暨神工上格于天。馬能俛仰而成

以致神速。若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已任賢。澤物固間于幽遐

官人各當其器。用視民猶己之溺。以禹不得為憂

翕受敷施。長策悉收于二賈

虞謀宸斷。投杼不変于三人。川后用是以迴瀾波

臣因之而受職。爰咨爰度。方軫洪水之灾。成允成

功。已告玄圭之錫。河通海道。障萬里而東之人

總濟宏。願五春表類

謀叶鬼謀。不崇朝而集矣。勛允符乎鑄鼎功。遠休

于負薪。振古所無。普天同慶。臣等崛起常流。連逢

景運。快睹方召南國之烈。載賡江漢常武之詩。遠

愧遷固良史之才。莫續溝洫河渠之志。伏願

上德若水。納諫如流。措殊域于安瀾。沃蒼生以膏

澤。更九日而三變。應馬圖龜。識之祥歷。千年而一

清華。玉牘金繩之瑞。航葦泛葉。匪直滄海之無波

休氣。榮光永睹。太平之有象。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欣躍感戴之至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莊履豐

伏以乾德方新五位資賢臣而修閘埝維永奠三
河協景運以平成祥開倉水之符禮秩玄圭之報
海邦廣洽朝著懽騰臣等申賀上言竊惟黃河出
于崑崙自積石遠迤靈源之異特歸利濟之功
獨其滙合者百川咸既驚于澎湃且其放流者萬
里勢易至于懷塞歷代所憂於未息秦唐水德
徒事厥勝之名漢紀河平苟安溢決之患彼三策
雖善莫得其中如四岳之動誰繼乃服教應孫子
殫民力之若河浪泛桃花嗟水候之浩大哉聖德

文

續專屬昌時茲益伏遇

三

三

皇帝陛下健質夙成睿謀神授德已浸于萬國
復先于八紘禮隆輔臣正仗舟楫之助

召宣守令旁諏川濟之才視民之病若己之溺當

黃淮之橫潰屋宵時而盛興謂河漕之臣一彼一

此分疆場而迄無成功乃

朝廷之旨三令五申降聖書而事有委任寬之數
月假以便宜塞長菱沈美玉與河伯共分其憂來
馬缺度龍門松馮夷使效順萬杵雷動墮禹穴
不為刃之是千繼雲騰驟歐于千頃之浪神謀

徐邈而下
河池公案

財賦唱法
一聯甚切

翰林

之瞿

既協天春無違復故道之已湮迴狂瀾于既倒昔
徐邈而上漸有北徙之虞今大海以東各徧下流
之信淤泥化而膏壤滄海變而桑田千耦俱興始
脫魚龍之厄百堵皆作齊歌鴻雁之詩蓋堯為天
子斯上巢下窟之患而不能為之灾若禹作司空
長隨山刊木之勞而厥易底成績歷茲一紀之久
方臻四海之同至於今茲尤光在昔民國告病役
不踰年遂令東南還為財賦之邦而後漕輓永作
咽喉之計臣等猥從凡品幸列
清朝事屬經營思王臣之寡躬非胼胝媿良士
清濟矣五未未類
之瞿徒喜切于燕私遂詞申于崔嵬伏願
聞言若決布德如流萬民益托于奠安四極咸沾
其滂灑則金甌固而開天長地久之鴻圖王階平
而奏海晏河清之雅頌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望景雲表

陸深

伏以太平有象。雲呈五色之奇。

聖壽無疆。雷動千官之祝。惟皇天景。垂霄漢。由

聖人德至。山陵事罕。前聞人爭快睹。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道通玄極。德合神明。奉三無私。永為民

物之主宰。應五百運。達觀禮樂之會。通嘗謂敢莫

大於享天。乃若孝宜先於厥父。爰求典則。用究

精微。四郊

九廟之鼎新。

二祖七宗之對越。崇禋太室。肇啟明堂。配享之禮。

將行。感應之機。先動時維季秋之月。日臨己丑之

辰。有雲自天。浮空抱日。非烟非霧。氤氳以爲

章。如困如輪。舒卷悠揚。而有氣通當所已漸。向離

明戰干戈於四夷。如颶露布兆于千億。益取

雲仍矧王相。悉合於上行。迺休茲方。進於水德。列

詩書而無愧。寫琰琬以增輝。天亦何言。人皆有目。

雖傾海嶽。難旣揄揚。

皇上方且謙讓於未遑。惟祈默報。禮官遂竭精誠。

而固請。浹月始從。此

大聖人之所作。爲而古帝王之所未有者也。臣等

雲字

徒深踴躍。莫效涓埃。感獲生成之恩。焉知帝力
仰流通契合之妙。粗識天心。克望方隆。企昭回於
紛郁。舜歌載續。揚爛熳於風聲。瞻丹陛以蟻旋下
彤庭之虎拜。自天有命。紀至瑞于百僚。望氣成文
真龍於九五。臣等無任云云

元旦禱雪有應賀表

夏言

伏以神功丕應。敷大慶于元辰。玄鑒孔昭。錫嘉祥于獻歲感。

聖心之協帝。運皇極以保民。瑞雪及時。與陽春而偕至。皇恩徧物。並天澤以旁流。知朝野之同惟。見天人之相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起遠古。道合重玄。御世康人。欲萬物各得其所。開農重穀。以上帝好生為心。頃因時澤。偶感既應。動于齊禱。既而。

聖恩愈錫。乃由盡于焦勞。力拯民艱。竟回天意。飄瓊積玉。晴臘雪于堦前。委澗流膏。珍輝蟄于地下。農祥是兆。占萬國之有年。帝力何知。賴。

一人之有慶。臣等職慚和變。望切豈穰。仰荷鴻鈞。惟同在躍。伏願竟天浩蕩。應曆以無疆。舜日光華。慶嘉祥之有傲。歌萬年而薦。

壽。睹六合以同春。臣等無任云云。

賀嘉穀表

楊士奇

伏以

皇明景運。昭日月之光華。盛世嘉祥。應歲年之大。有至仁所召。率土騰歡。恭惟。

皇帝陛下。德合上天。功高前聖。大一統文明之盛。建萬世太平之基。六合八紘。戴。

皇恩之化育。千祥萬瑞。皆。

聖誠之感通。維茲嘉穀之生。允協豐年之慶。榮衆莖於一本。垂蕃實以駢枝。雲鵲呈祥。茂瓊林之或。或日融鱗隰。聚金穗以煌煌。三農感瑞。應之惟四。

翰林

經筵

五

三

唐

翰林

經筵

五

三

唐

海共豐登之喜。既堅既好。樂南田之十千。如柳如。

壙。訝寔積於萬億。誠本皇上聖仁之廣運。是以昊天靈貺之昭。字寰宇生民際雍熙而富碩。國家宗社長隆。盛以真安恭。瞻。

聖朝九叙之惟歌。地久天長。仰祝皇上萬年之洪福。臣等無任云云。

伏以禎錫璿宮昭紫極長生之慶雲含玉質顯形

賀瑞兔表

嚴用和

一人懋迓乎天休萬壽預呈于物瑞惟騰朝野

溫綰紳恭惟我皇上心涵太極之精微執中為度道合混元之純

粹秉蘇握乾至誠感神可致之祥畢集大德受命

諸福之物駢駢矧伊瑞兔尤兆亨嘉望皓月而孕

鍾博物之志可攷歷千年而色白抱朴之言匪誣

杵藥仙垣保合並乾坤之永和丹人世滋培踰全

石之功被素含文允稱奇于古昔久隱時出豈習

睹于今茲迺者清秋將屆適當聖甲之初周共欣季夏方臨預睹兔禎之申錫霜

毛煥采與越雉以同鮮冰質浮光方泰狐而更鹿

青唇玄鼻式乘金氣之精蒼耳赤精用符月德之

狀毓山川之靈異邁種而生當熙洽之昌期有道

則見蓋景命屬外自今億載以統天故玉兔呈祥由此萃一人而欽福矧得非他所爰從萬壽山壇且獻自先期正宮六月初吉占嘉名于勝地基萬年有道之長卜節序于夏時永六龍時

東之祚是誠天心仁愛之簡在有開必先

力之綱羅是求可得臣等況叨什第曾蒙瑞兔之

芳枝文列清班幸慶蓬萊之禁地昭非常上瑞紀

汗簡以難言諸曠世珠璣握顯毫而思賦伏願

益廣克仁弘開鴻網妙成功于成若願續于昭

明總元會運世之昌期有扶恩祐事

全曆無疆惟休臣無任云云

附錄經海名載

進 高皇帝 高皇后實錄表

解 縉

布為最
有休
移而
故民
才也

伏以聖人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
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
方冊昭明日月炳耀丹青俾文人之垂徵寔古今
之通義矧創業垂統皆在於詒謀而經志光前敢
忘子紀載曷彞有勤

聖哲相承輔張極盛之閑休揚厲無前之偉績歷
述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翰林

宏猷 五卷表類

三

聖祖德
陳誠五
且無
之語

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
隆起徒步不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
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夷國不率服日臨月照
而山川神鬼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功有綏
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
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順不戮一夫
元主通荒禮還其嗣 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
國先王之典悉復於 道學之統守帝王
心法之言罷黜百家 國化工曲成萬物
天休滋至而兢業實乎始終謹攝畢臻而謙讓純

孝惠唐
元之
聖祖
能及

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
比于近古邈焉罕傳漢高年不登于中壽光武運
僅紹于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

元太祖居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著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

克相肇基剛微德邁於嬪虞開創功起於晉字永

協坤元之吉風開文定之祥鵬鳩均衆子之恩茲

斯衍百男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

考古之后妃蓋莫盛于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

運之績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于邦君

翰林

聖濟宏猷 五卷表類

三

或克成其世緒降自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而

衣化家為國調元翊運恭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

五年慈訓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

膺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

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續武王之繼

述孝事

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

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攷于世家之藏爰當嗣位

之初首領修史之詔臣等纂修慎選
多士宴賜便蕃即開館于禁中屢繙閱於幾暇以
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事實無補散
之能幾道冠于百王蕩功起于千古是知禮
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詁之文雲霞華卉之生何勞
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奚鑒於名言開王
府而見璫璫惟自慶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詞
之贊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
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冊
謹伏闕上進臣等無任云云

翰林

總纂修

五十八表類

三十一

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表

董越

伏以克德難名允賴文章之著禹功惟叙靈昭典
則之詒矧鴻休必待手鋪張故燕翼莫先乎繼述
古今一揆先後同符欽惟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
皇帝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一統華夷樂克仁之天
覆萬年郊廟昭湯敬之日躋聲教訖于海隅人文
化成天下

兩宮至孝脩極尊親一日萬幾憂勤宵旰資經進
以緝熙聖學重科目以丕丕顯皇猷隆儒增八佾儀

文閱武作三軍銳氣詒謀

聖子文華之大訓是編監觀前王宋元之綱目云續
乃若復恭仁康定之璠于

皇帝寄藩垣屏翰之重於諸王典臧繼絕而四方
歸心北伐南征而羣兇授首每哀矜平庶獄恒優

禮平大臣出內帑以益邊需發太倉以資荒政二
十四年無日不朝

宸極百千萬國無地不入版圖是皆古昔之所罕
聞豈直今時之所未有不幸金根異駕玉几忽遷
萬姓攀臨痛道弓之墜地八音遏密傷有慕之在庭

肆惟

對持燕皇帝陛下膺曆數以握乾符繼大明以熙離照

承禹通成歌夏啟之賢丕顯文謨共仰武王之孝

維新渙號求舊用人仰聖神之於昭孝思無已懷

庭止之步降著存不忘欲大彰聖德神功爰命故

木天金匱曹分內禁札給上方若繫日若繫年雖

繁不厭若記言若記事雖小不遺下至善惡之監

戒攸存今古之綱常攸繫固不羣分類聚博采

收付史職以効編摩屬總裁以公去取肇自戎中

翰林經義卷之九恭成

憲宗純皇帝實錄若干卷實訓若干卷凡例一卷

上進臣某等才輕機線見小醢雞素乏三長若

窺天而蠲測海庸行一得庶山藏垢而川納汙

虞覽臣等無任云云

續修大明會典成進呈表

王錫爵

伏以治本昭垂萬國仰謨烈之盛功隆纂述百年

興禮樂之期非天子則不考文唯聖人乃能作則

豈曰小補爰集大成臣等申謝竊惟一代之興必

有一代之典章程懸于象魏法守信乎耆龜自唐

虞以來有典謨有訓誥而惟周之六典為詳由漢

晉而降有故事有會要而惟唐之六典為約折衷

唐制兼總周官則在會典一書寔出

孝皇之志仰稽

列祖上邇

累朝以諸司職掌為綱以歷年事例為附監于成

憲幸文獻之足徵佑我後人信典刑之無缺謂茲

繼世沿歷之久或有因時損益之宜適與治同政

由俗革宜加重輯以示率行故自

世祖之末年業有纂修之成命編摩伊始刊布未

遑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英資天挺聖學日新敷求哲王成功遠

期乎堯舜率由

祖訓繼訓無忝于成康遠漢許謨率求閭典遠紹

弘治壬戌之舊籍近追嘉靖乙酉之新編開局分

曹華天祿石渠之彥旁博博來發蘭堂之藏
既挈領以提綱亦焚蕪而舉要體之重者雖微必
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

國家二百年經制紀綱一按圖而光若琬琰嘉隆
數十載文章謨訓一開卷而燦若日星奕則通

則久斟酌倍一代之規尊而信而從文明同四
海之治哀集初完翻勝上進藏于天府副在有司

臣等學本局于面牆見有同于窺管躬承
睿藻幸睹成書即潤色未工或蒙漏萬之誚而規

模已遠將興畫一之歌伏願

主善為師建中封事母恃德澤而自逸母輕法度
而屢更盡制盡倫定千載不刊之典同文同軌

萬年有道之長臣等無任云云

進文華大訓歲解表

沈懋孝

伏以寶訓陳常燕翼總圖書之秘明規析義鴻文
發琬琰之藏必師古乃可無愆非法祖矣能有獲

事存龜鑑道炳丹書臣惶恐上言典則詒謀萬世
之遠猷斯在明徵定保一王之憲式攸存自古思

艱保大之君誰無著訓詞以迪後當時識微正本之
士亦不吝故沃以抒忠世子有篇保傳有傳尚能

粗述源流帝範作訓承華作箴久矣漫無端緒幸
稽儲教莫準

熙朝立國規模建宏綱于

祖訓正心機要闡聖學于全書當其地闢文章已
識青宮之講極及乃書成大訓允陳丹府之微言

慮周億萬斯年指示不嫌于諄復道寄二三方冊
發明須極其精詳謂有訓非箴觀省不切而有歲

非解音意不彰俗諸體以陳規恍睹天球之激越
擬義疏而句釋輝如和璧之披掄言有盡以丹中

意無微之不燭譬彼伊訓一德咸以育元良而正
萬方比諸無逸幽風要在養聖功而貽後世此所

以君模治矩演繹無遺而懿則嘉言後先互發者
也恭惟

皇帝陛下仁明天植英曆成曆不曆以當陽

萬年之秩枯體漢儀而奉建華諸微虹法周典

以正蒙前星在震雖傳經有待於他日而養德貴

及於冲齡如以論語尚書竊恐我難遐詠証以迄

言難記似非學務聖修政陳訓典之昭回無錄歲

言之解釋望升損以敬進倫音之編摩義正詳

明信乃經書註脚文從字順宜為蒙養至諦道德

仁孝固有勿該允矣

祖宗之成憲治忽存亡靡所不格卓哉賢聖之資

言臣誠謂贊

一人之元良貽兆民之永賴莫有踰於此者矣

伏望近法典章遠垂統緒少留乙夜之觀俾作

離之助念終始以興學登緝熙於光明洋

聖謨倘能自得于言語之外赫

祖烈或當有賢子而中之不顯丕承茂嗣無

之緒服等樂焉

云

進承天大誌表

張居正

伏以王業始基而弘一統丕昭長發之祥

聖人受命而撫萬邦茂應中興之運勳華協德

烈靈光爰哀輯以成書用垂貽而作範竊惟帝

崇啟固錫祚之自天王氣獨鍾必毓靈之有地黃帝

本軒丘而立號神農由姜水以定序姬篳將昌

豫培于豐邑漢基既建念乃注于汾榆振古如茲

于今為盛惟承天之封域寔南土之陝區焉別荆

州躡龍興而極員斯廣無開楚甸標樞木而疆宇

滋雄川嶽儲精貞元遠會我

聖宗獻皇帝聖修王度邁至德于周文

慈孝獻皇后內治母儀嗣徽音于太姒昨之赤社

王此大邦式國刑家根本布二南之化積高

謳譟繁四海之心乃基駿命以維新登鴻休於有

傲恭惟

皇帝陛下廣承燕翼期應龍飛握溫浴之貞符嗣

膺寶曆協大橫之吉兆入御瑤樞通懷佑啟之洪

恩特舉尊崇之曠典親耿光而揚大烈丕振先

建皇極以叙彝倫適逢大孝追

壽宮之南祔勒御碑以躬臨卜吉壤于純山廓新

規於舊邸帝暉下瞻騰周詩夏諺之飲天藻昭司
軼過沛橫汾之詠

聖澤溢江而洽漢皇風動通以及遐至若禮文樂
器之掌在祠官及夫靈囿甫田之詒諸世守閑謨
偉績皆古昔之稀聞大賡隆施蓋臣民之殊遇匪
表章于今日曷炳燦于將來顧守臣纂述之初雖

塵

御覽而紀事體裁之謬未當淵衷豈謂無徵寔將
有待屬以昊恩伸佑降瑞潤于山陵緬惟世德彌
昭切孝思于岵岵遂頒渙詠俾闡賁文有館宏開

簡儒臣而載筆嘉言煥錫芳

宸翰以標題惟誌之為稱其義本屬于郡國而此
書所載其事則繫於

朝廷既不容盡同左右史之文又安可仍襲六典
家之體乃加芟定載用討論志在尊

君分十二紀以識其大言皆撫實列四十卷以摠
其凡父作之子述之聖而繼聖盡美也盡善也書

不一書藏名山而副在有司垂百代不刊之典邊
先王而監于成憲慰

九重固極之懷願臣等學本面牆見同窺管竊乾

仲之廣大曷能擬諸形容瞻日月之光華何以加
其潤色僅効編摩之職莫殫揚厲之忱伏願
治普文明化成孝理神祇篤祐三都肇磐石之安
宗社綏休億載衍蘿圖之慶臣等無任云云

翰林經濟宋缺五卷表頁 四十一

重寫 累朝訓錄進 呈表 焦祐
 伏 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不闕于王
 先絕其祖武故夏則商成風德姬旦述周王
 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其無三墳八索亦有
 七畧九流而惟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為著茲益
 以年祀遠則瞻瞻為難而於耳目新斯續承尤切
 矧于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聖常聖賢
 六七作子燕孫詒無非不世出之英其成大為
 之業維名文武各馳騁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幸
 昭垂于二史號實訓者幾卷為實錄者九家勅景
 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巍乎配天球而軼
 圖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九茲
 聖子神孫之法倫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校錄
 于三餘何以倫覽觀于乙夜恭惟
 皇帝陛下纂大合章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
 嘉樂時勤周禮之三百三千仰鑽益力尚謂
 累朝之憲典實為一代之師資深
 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非安世默識未能學
 異子雲湛思何補謬執西崑之銀管俾裁前史之
 金根牽竹蜚烟聽春聲于筆陣芸藻吐潤散雲氣

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之媿拂塵掃葉漏知
 是正之難幸倚承明廣內之觀稍為虛替登閣之
 助敢呈
 御覽附進聲言惟統天莫感于本朝而京國獨延
 于
 世廟顧其智者千慮之失不無脫節一簣之虧大
 祭弗承乃留情于祠禱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
 獨以規畫斯于一心疇咨徧乎羣輔剛能制下明
 足察微是以彌縫四十五年之間庶幾佑啟百千
 萬載之盛伏冀
 翰林 經濟宏猷 五表表類 甲八
 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儆心加之意而高明
 大因言致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施
 祖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匠聖謨于文字間
 之外王猷允塞
 帝德無疆臣等無任云云

擬纂修 王牒成進 呈表 劉孔當

伏以

王者父天母地固合萬姓以為宗而

聖人敦本厚枝必先九族以篤恩故於天潢之派

每重玉牒之修非徒修爪哇之日舊寔將使萬萬

之有比第當始封屬近之日雖有不億之衆而紀

載易周道夫重熙支衍之時即在五世之間而昭

穆易混非更十載以一輯欲傳萬禩其何由是以

我

皇臨中之四年會命儒臣纂修於乙夜顧

高皇之功德亘終古不磨其卜世十年大統不能

窮其算而

列聖之休嘉與

祖德固極其宜孫宜子姒斯不能比其蕃加以世

年之寢思何翅百千之滋熾事之有待究在於今

頁

俞禮官之言遂開史冊之局發揮昌緒見太宗小

宗之源不顯皇支著三昭三穆之盛以統則宗

帝系而尊不以卑先以序則承

帝統而存不以殤掩以名則致嚴嫡庶之辨以統

則脩疏厚薄之宜義例悉仍乎舊章倫要併狀於
新紀蓋藏之金匱永垂
帝子天孫之符而副在有司可倫詔諸班祿之制
幸編摩之已就謹什襲以進呈伏遇

皇帝陛下絕其祖武詒厥孫謀孝洽

兩宮已篤不墮之念恩隆一本因得善推之方是

以如臣之愚皆得徽天之幸汗青班固之譜仰贊

鴻摹藉手柳芳之圖俯垂合緒而臣尤於牒成之

日有感宋臣之言惟孝款之念生故祖宗之靈慰

方今宗蓋日衆封爵遠分富者至餘我舊之食而

貧或不飽半救豪者至連都璧之駟而弱或不

卓錫年復一年困而愈困不識

高皇至今而在何以為情假使

陛下按圖而觀伊誰之惑所願施由親始恩以厚

推或準之洪以坊其淫或急其私而通之惠要使

奉史官世長無甚楚之悲

天子萬年永珍角弓之怨則方冊之具不為虛文

而謨烈之垂允為美政矣臣無任云云

擬儒臣奉 勅修歷代臣家成事鑒書成進表

伏以

一人建極思垂憲於官箴十載遺蹤歷歷於
素注成務察家之憲能自得師勅思成範之條
以人為鑒編編甫就應測異境臣等誠恐想藉
首領首為維上天下地共協明良內開外親相為
表裡服察察于殿陛乃竊祿苟分之機尚親幸於
宮闈寔博惠惠之漸故三代良佐伊傳周公而
西姬小廣與陳對馬繡裳亦為遼東士子流言文
翰林林總總成文五采未刊
奉明成文之誨斷折檻乃以旌直勸石匪門
立功房杜之謀斷可師武衛之凶頑足當歐陽
范陽名著而為焉偉人向玉高車富貴金而誰
恂君子往代之得失如在後世之鑒或於之
秩雖存編原未若茲在伏述
皇帝陛下德冒玄濠功泰弘遠瓊雕
雲臺星芒神揮麗日金華書讀
長樂風清春
慈顏而止教皎月色於智府光過九
重臺深回萬里乃謂庶幾不景行

之奸戚臣不效法前修或恣亂社之臣進觀佳
近見師賢與某家之臣為之而為其臣者
之量簡將易見而易明乃

勅修歷代臣家成事鑒書成進表
陛下及唐宋之流接曰按思曰忠為傳實錄筆則
筆削則削豈是虛文而臣等為之端善惡分於其
掌操成事為二春淑意言其腹言微必彰無幽
不聞四賢一不肖嗟嗟之選而五侯六貴人戚
盛滿之陳禍國陳事列賢若諸儒而亡氣揚眉
翰林
別類分門奸者觀介誠而寒心忠者見文綠字
矣昭回玉軸牙籤青鳥短絛自此朝多周召從今
國有房中謹封三秩之采函同陳乙夜之
唐覽竊念臣等誠慚管豹才謝并蛙校書多魯
之說叙事昭鏡鑑之訓既乏表於之長且愧知
幾之玉難也伏願
恩不疎於蘭陞愛不溺於椒房隆盛時曲藥之交
不基永奠去墨勒斜封之弊大業無虧臣等無任
云云

擬朝鮮國謝賜勅略雲宗系表

楊元祥

伏以離明重燭未銷百世之冤漢汗星君光顯十行之賜其襄有賴琬琰增輝喜送下邦寵分上國竊念朝鮮之裔基祚西司歷代以來列障東海雖異域分區于風土乃正朔志於天朝世食其風不泯之毛傳與終禮樂衣冠之俗

高皇帝旌賢人之後許溫藩封魯王者之仁俾陪朝貢依光日月托遺乾坤豈知國步多艱天心啟

韓校

終亦表之有本末

五

原明

禍始而國已離宗室懸乎積之悲既而異姓承統大肆蠲削之醜遂使權臣承机而構害是黨紀順以稱兵師指鴻慈之江塵滿揚毫之渡臣祖蒙累朝之大德寧敢鏤心况一壘之孤軍寧會費

率其部落運旗收兵化彼姦雄舍逆順而安起念本支當重得復舊觀而辛氏以父子肆虐而

鉄鉞乃王璫播惡於後幸國勢沸騰禍自唐來惟臣之祖為家所推累荷

綸音遠宣下土責以王被殺之罪律以三韓世及之條臣祖聞

及之條臣祖聞

今自天祐飛無地意者姦人亡命大張呂蕭牛馬

之讖遂令信史傳訛憂重亥亥承魯魚之誤臣等

天斷髮椎首痛心登進陪臣受命京國雖九死其

未悔豈三生之數祈恭惟

皇帝陛下躬儀玉符獨持金鏡

釀仁遠被適大鑑陶鑄之邦

睿覽旁觀盡合鑒照臨之窟時念先世屈抑之狀

垂原臣愚披瀝之誠改其世枝葉之傳迺真源于

正派追往事哀難之謗書遺恨于當年形管編摩

大信光昭于日月瑤編雖煥雄章不考乎千秋

翰林

經海宏猷五卷之類

謂篇秩浩繁紀載者搜難終其績限遠遠傳聞

者未多核其真爰命禮臣開

御勅鳴琅振玉光芒射奎壁之墟鏤石範金帶

擬河山之誓舉終天之夙抱永出覆盆則數世之

宗史明同觀火理障天之霧下慰忠魂掃蔽日之

雲永章世懿著

王言而知重歲為垂世之珍倘國典之載頒敢外

同文之化升傾葵藿算祝松椿伏願

益薄晉明廣敷乾禧永天災寓人人歸候月之琛

東瞻西關在結占風之書臣無任云云

擬朝鮮國王謝復國表

李壽芳

伏以廣行海外重開冠帶之邦律出師中食糧歸
之浪即肯而肉後來其蘇切合其意之安服
而海波臣荷中國之冠裳既已二百載保家方之
萬障何止六七君日月下脫自慶意同春之盛教
遂漸何知編起格格似此信然長驅乃由泰微小
醜念燕雲既久國不知兵及承安方張人皆棄中
遂使烟迷樂律傳琴奔以為墟烽滿玄菟望庭牆
而洒泣坐看為食莫賦無衣已痛廟社之云亡倘
幸父母之孔通上表臣辱竄身連艾之開國破家
亡頓顙開門之下仰祈鴻造得達天衷臣楊龍
如在邦域之中察臣欽此無比貢獻之已夷氛其
惡臣罪何事乃簡之精英日輸百道之糧餉
碧幢紅旆飛橫海之龍軍中燕遊鼓發應之
士兵習昆明之陣將以時生之國彼竭我盈中
後勁一敗千平漢南指有中連碎手開城降甲
下此皆聖神決策之功臣等以將帥同功功成
拉朽土宇如故猶有公之儀廟貌不移後設
昔時之鐘鼓布
天子之詔令人皆扶以

乘橐而入周文之過密莒茂以加馬漢武
斷風斯下矣伏遇

皇帝陛下除暴安民博施濟衆揮戈西指嬰武之
寇必誅整飾東臨窮海之夷立破獨運萬全之策
克收九伐之功若非借天河以號兵安得盡海邦
而銷甲君之德也臣何幸焉復齊國七十之城恩
同再造祝堯天億萬之壽情信三呼臣無任云云

時未聖齊安狀五卷表頌 五十六

五卷全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六

建極殿大學士 校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介達朱 廣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陽朱之蕃 評閱

封建親王賀 東宮 高 啟

伏以監國撫軍久膺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大頌同
姓之封典典式修敷情為慶恭惟

太子殿下 處居重寶合乾剛 孝奉

尊主聖之 後舉分茅之典今又行宗 英安

御製

臣等 預為司職中贊相河 帶山 加 存
世之傳日重光月重輪敬上千秋之祝

奉迎 皇太后 毛 紀

聖訓

伏以大統既承 義貴致專於王 至情愍慈恩當
兼盡於慈闈爰展孝懷庸伸至養恭惟

殿下 鍾祥茂族 婉美

先王 翼順內全坤 柔外協 鷄鳴有傲成之 益壽斯

無妬忌之嫌 性每為子仁慈化素彰于儉約仰惟

聖德誕育躬 撫視提攜愛有加于 彌保起居出

入 教必守于 歲規屬緣倫序之宜入嗣基圖之重

恭承

九朝日理萬幾維 心憂 印 于內訓願

自 聖訓

焉左右奈省問之音疎徒倚晨昏春暎遠之地遠

勞勞固報慈慕彌深特遣近臣往迎舊邸淨江龍

椅快風力之輕安愛日恩庭仰容光于咫尺共享

百子之福永延壽考之慶 德恩懷戀之至

萬壽聖節上 東宮箋

中時行

詞不虛傳
而先來望

伏以虹流華渚光連少海之波電繞神龍影合前
星之輝等與天而並耀積歲以俱隆萬姓效其
謳謠千官致其拜舞恭維

齊東野語
軒行工巧

皇太子殿下誕辰天賦仁孝性成象格萬旌位臨
青雲金聲玉潤吉寓黃鍾重疊遠照乎四方主器
靈承夫百世時當八月值

聖人震風之昌期祥叶九星正蒙海朝宗之令節
曙光浮

軒林
經緯家

御帳親瞻乃回秋色滿宸居和風均慶玉露晞
端之仁掌金風海外之蟠桃絳河鳳閣落
天北道紅彩照雲陽日愈殷寶曆方延歲源

未艾皇恩永固國祚萬年永膺職位于明時忝

儲宮之預唐虞之少子之尊之於南面朕

鵬抃統緒常不替焉

秋伏願執事

敬請勿
少聖聖

舊以不忘民安物阜
父慈邦有道何煩角

皇嗣生賀 皇后箋

張位

伏以景命有假允維世德之賢慶事備成寔資坤
道之懿照臨所暨鼓舞金同款惟

杜細切后
管事矣

皇后陛下德合閑睢恩覃樛木神人協吉熊羆之
夢斯安鐘鼓效祥弓錫之析適應宗社永泰之
固掖庭衍椒實之蕃臣等生值昌期樂觀盛事睹
慶源之有自輒慕素封祝嘏算以齊天載歌周雅
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

軒林經緯家獻 六卷箋類

廣慶堂

萬壽聖節

貴客

伏以五百年生聖哲不承莫大之基八千歲以
為春秋茂衍而福之慶方為樂於萬壽共進聽於
嵩呼海宇均祝神人升悅共隆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齊聖廣淵應時而生有電統

虹流之瑞受天眷命協祀龍虎受之占運隆豐亨

年方壽康誕敷聖德舞十羽者兩階盡舞周邦執

王帛者萬國維此長生之節當極治之時節

祥雲常盤旋於紫禁苑佳氣每簇擁於彤闈大

開錦繡之筵彷彿瑶池之會龍笙鳳管頻催萬壽

經新嘉猷

之陽大業交梨迭獻千午之果欽其時之五福應

華祝之三多統佑隆綿延不替家戶

域之弘開歲年保

聖躬之康泰臣等幸生清世切與從俗仰奉

宸歡傾北斗以酌春酒敬陳仰續南山而采民

誥秋來南極履慶當正歲啟祥輝

聖朝壽年滿斟壽流

屋應無算茂比椿齡永丕潤四海人人沾福澤華

封隨慶祝神光

慶成宴致語

陳于陛

伏以漢祠太乙休符丕集於瑤壇周宴鎬京虞澤

渙頒千金闕湛露玻璃萬之選需雲臨成眉之定

慶與人同祉由天錫恭惟

皇帝陛下凝神淵覽受命溥將虎變龍飛續

宗社無疆之服祝儀獻舞衍邦家有道之長信至

治足以配天惟

大聖為能享帝茲者時常陽復禮重郊禋前朱鳥

而翼翠虬近燭輿之至止駕黃流而陳蒼玉薦之

檢之登封牲燎昭升明祇共衛珠星壁月叶景

輪林

運于千午瑞氣祥雲紛靈文于五夜

九宮中佑萬國騰輝肆典之告成乃補延之特

舉纖三靈之闕澤布在明廷錫五福千靈區先益

近采銅龍曉闕宸極與新象交輝金馬盡趨宮闕

並環聲同誦常既解太平之日沐宴遊兄弟之慈

履聽星天寶殿上慶龍接跡旗翻日月綉屏前驚

鸞成行玉露以東紫霞散分從仙掌從唇麟脯赤

瑛盤擎出天

璽盤擎出天

璀璨萬卷堆錦鹿日映蒼龍閣用輕烟繞金爵

詞分雲錦
之章而出
鈞天之奏

聖主高居渺上仙桃之色豹尾分而嘉賓在列

天顧之有喜五紋添錦漸省春到理堂萬歲無疆
恍憶聲傳萬岳明良交慶願年垂堯舜之衣裳
天地同和喜霽滿成康之宇宙其等切居法部
欣際昌辰謹獻俚言上塵

慶慶
翰林

聽臨蓬萊宮閣五雲疊法駕遙從泰時還自是受
寶宣室後即看欽宴泊景前珍分玉食香生座醉
聽仙韶樂在懸宰沐恩波何以頌皇圖

帝壽萬斯年

陵祀暨卜壽宮成內宴兩宮致語

余維登

伏以明禋時舉陵園景靈露之恩金主預呈室兆
合星辰之度青鳥引青鳥而立集玉馬奉玉尺以
言旋宜設宴于宮庭用承歡于

慈惺恭惟

仁聖皇太后陛下禮非似之德靈嬌皇之神軒昭
垂光睿問不愆手昭瓊陰廣示訓靈政已洽于室
榆本樛木以廣仁應德而協瑞

翰林

慈聖皇太后陛下安行四教表率六宮感劉姬之
龍精育聖真邦家之福春而妃之燕郊發祥衍
宗社之休徵美洋溢于

紫闥步猷光潤于彤管

皇帝陛下授乾綱而取宇續累洽之弘基膺寶曆
以臨民登太乙之治世文德武功金被于無疆

帝德功高隆于不替教養以資慶之盛孝親上
壽養之壽壽福永一室康寧於中于

隆慶偏臨之聖

慈駕以逮六宮壽域如北辰之勢天留其
象表遷休崇命一此既掩為子陽和之方復盛遷

穆考之宅土主臨白袖

聖衷大禮告成

慈顏交悅俯集華筵

升御品繁組

行鵬似飛瓊之綽約

宸衷上壽

然高麗奏

殿著德腰

之給馳操

副署隨皓

天法部

之曾重

樂與衆

得盡我

達科之

君王

邑廷

上長

進館公

伏以龍樞

並臨乎奎

占萬曆鴻

熙朝盛事

才望隆八

乾坤統億

而冬日為

流都楚此

延接十步

計莫如樹

周王壽考

數旌收既

闕宏開時

巨靈之山

鍾月凌雲

補天浴日

不難虎

極具在

言光青史

二祖八宗之新舊仰

聖君賢相之登延方今極井登烟桂輪浴露瑞頭

下直九霄環佩秋聲誰舌飛香四座衣冠春色吐

辰開斗極玉衡運而到清盤夜東觀散葉紫雲

臨高岸直為奕函丈動中辰之采片言炳烈于月

青木比延上道之光載色流觀乎交象姑佐勝

斜岳萬里銀簾紫婦多情推上一輪水鏡其等沾

文靈于方山冠下雀躍何勝望恩波于閭海濤中

為歌莫狀敬謫佳話少備清歡詞曰

紫微丹桂對芳妍閨閣風高玉色天桃李除中岸

小鳳簾裏親會諸仙雲連雁序當歌席月滿蟾

池照舞筵共羨唐虞才子或瑤鵬森視聖人年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翰林經傳宗祇公卷及嘉類

內訓詞語

兩儀陰主厥分陰陽後陰致陰陽陽致陰陽

正內外有陰陽教之肅陽德顯光學古古古

成崇焉肅顯如氏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德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敢忽惟之整拉道孽孽孽招殃風靡綺閣變起

裳揆諸度代要當霄壤淑慝一判治忽攸章

帝后可容意荒詩誦承教承教承教承教承教

修蒸當苦通葛單絲絲絲絲絲絲絲絲絲絲

小星慈洽慈恩慈恩慈恩慈恩慈恩慈恩慈恩

御製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

臨堂片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然嬉押原在夢夢夢夢夢夢夢夢夢夢夢夢

念恤適亡外政外政外政外政外政外政外政

清田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高皇懿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高皇帝傳示中原檄

宋 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華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華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圮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遠人志士苟有憂國愛民之善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之倫亂甚矣夫大人居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又加以害臣擅權有司弄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今自宣統不佞然朕意天運循環中原氣盛當必有聖人若出電掃胡塵恢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嘗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商等戰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發慨方今河洛閑陝雖有數雄志中國但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是主民之巨害非

翰林

經濟宏猷

卷四

十一

高皇帝傳示中原檄

宋 濂

華夏之真主也朕本惟布衣能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皆入版圖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兵稍精食稍足視此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朕恭奉天命固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民人勿避朕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氣于塞外茲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翰林

經濟宏猷

卷四

十一

十一

華夏之真主也朕本惟布衣能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皆入版圖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兵稍精食稍足視此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朕恭奉天命固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民人勿避朕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氣于塞外茲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華夏之真主也朕本惟布衣能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皆入版圖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兵稍精食稍足視此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朕恭奉天命固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民人勿避朕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氣于塞外茲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諭郡邑屬吏檄

羅倫

詞使和指
則民知
而後則
其有謂
論有味
也

翰林
經濟宏猷
六事微類
十七

隱居宋
行義清
夫子之
曰未
之時
矣

聖王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
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于一邑守民父母于
一郡所以父母二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
母也所以愛民如父母者知其親而食之焉知其
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
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
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
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
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生則愛
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
之謂黃卓魯者正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果
人哉方其含舖誠言其後序見貪墨賊民者
攘臂切齒而憤之乎節其足翔翔古人而大
戒若輩及一旦
利之重矣其
前日之良心
之虎如驅羊之
惡也囊帛匱金居
買官則更將以買

玩此吉訓
清亮秉義
精金遺後
者非若
焉也

翰林
經濟宏猷
六事微類
十八

會戒之語
八士大夫
生平美節
五一今中
哉

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
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綉連箱如此而已矣味不
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
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
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
為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代也噫
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榮也所以尊且榮不
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魏黃盧
何如哉廼計不在此而出彼何也幸使正士羞與
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
孫亦羞與為祖快飲于一朝而流穢于千載何去
愚之甚也為吾屬者尚鑒于茲以誠存心以廉
已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屬事以
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察以仁恤民以寬容察則
庶幾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俱國有明憲子
攸貨其母念

雲南鎮臣約東土司檄 陸可教

告各土司爾等皆係舊制符世為

朝是臣子受我羽翼之恩主序也恭賦序驕

深阻鴟張蛇怒以逞我軍夫彼寔逞天背化甘自

棄絕於我戰照臨之外爾等尚懷恩我之往者未

有不嗜日切意爾等而甘心焉爾等一二愚闇不

識遂順利害反教修封未為我國益而反為內地

虛實輸之為彼獨通此言畢故賊嘯而貨入休

以威之夫誠誠有封爵錄秩能世以富貴爾我彼

徒以聲勢恐嚇實不能為若害即或攻爾亦孰與

王師天誅如雷爾等微無不靡威者也捐爵秩以

博貨且畏死而就必死此之為算可不謂愚且

賊之狡焉欲蠶食諸土司非一日矣所以循循無

恙者恃

朝廷之力能制爾等若王也彼猶待虎然其豈

而獨守城而爾等富而子女為其奈何惟

天子赫然中怒金鼓不度而軍往時偷安諸臣

而督責于今之任事者我軍往奉將

天伐誓不與賊俱生矣頃者差越關之捷

畧宗才就擒賊已處威剪滅餘孽近在朝夕正

奮奮身立功之秋也今與若屬期各要屬部落與

我同仇其一二愚昧為所脇誘者已往不問感與

雖前有能慕義効忠修力赴敵或助兵以隸行間

助餉以奉戰士為我偵候得其聲息為我反間

搗其黨與為我扶刃刺之帳中為我遮截退之關

外為我犄角擊其後軼為我設覆絕其歸路我鎮

臣當分別功狀上于

天子益封進秩賜資金帛以酬爾勞有如蓄奸懷

貳怙惡不悛輸款奉酋比周觀望陰為嚮導爾等

者我鎮臣奉

簡書得便宜從事且移兵先誅之然後奏報

天子滅爾封土殲爾族類俾無遺育必不爾赦

周應賓

謝朓等衛瓘等向附受冠帶作藩籬之日久矣
通乃有二心於吾勾引東西虜邊吏之不戒闌入
內地懷柔我疆場名曰臣而實為寇陽自託於我

而陰結胡而助之攻此何謂也今

天子威德於四遐詩駉賁周題卷之倫

不啻乘舟交臂乎中惟恐不及彼豈素臣屈抑

不足哉誠通于逆順之理亦知勢不可以

二也夫以楚商竊後猶知內向而臣測不靖乃出

於素所循者詩亦具矣且以

天子寺國宰萬印也而君之系前印前之

一、行商等處一、內、外、戶、之、民、不、是、大、作、

天子亦曰爾能出力以圖吾國女界，是女界之

為制是計也

韋氏一失恩造惡服之子自散又下其未其望。

中
也
三
方
六
二
五
四
三
二
一

天、月、戰、雨、等、不、同、之、主

先胡侍與僕下
年錢拜月次
西

萬之壽豈不見

而趨荷戈而前其忠之爾乃不率爾且之次

行爾祖亦將告我

先后曰作大猷于子孫今我

國家物辦殷成器利以堅士選以飽大將軍樓船

車騎之盛
如無如
之於時
時引

乘輅大
道去者有如虜悔
亡盟且以爾

為說即不者歲停歲死心念念然曰誰為此禍

者乎反戈而釋憾于爾爾其謂之何抑此猶隱禍

也。以天之道。國家之靈。夷女如摧。始而如。

發蒙當益之時忠實者當實疾惡者該使懷附者

生全撫靈者珍疾矣孕煎等律中一二食性變易

為姦利虜抄掠所得瓜分之其他愚無知者為所

誘惑非其恩倍我羽翼之恩而敢論忘難之

未有逆原禍福曉之也
大皇帝而即達

不為就福而辭福、狂夫不處爾等為能事心、

功落臣之節報

聖明之德天子則將與爾等共捐前過儲之大道

封爵世延貴如故不亦休乎有知安遂樂福矣

刃觸網不欲全活亦惟爾等之志其母悔

討寧庶人檄

劉玉

仰惟我國家

祖宗創業百五十餘年紀綱法度昭於海宇深德

厚澤洽於人心

皇上富於春秋天姿英爽比擬司馬攸成旋就誅

夷安化劉六等逆黨亦皆殄滅行常以理日新

皇國愈固不意有奸人等不靖鄙人之心以時得

謂天命可以倖千朕官攝自攻焚郡邑使伶官為

心贅鳩盜賊為爪牙其為鳥合之徒若膏肓痼疾或

殺其父而驅其子或掠其母而繫其父凡在逆黨

豈勝秦越且為宗室者豈可不思鍾陵石城之盛

為護衛者豈可不思東宮之慘御史范軫副

史胡世寧之枉何由而伸生員康創民人程壽平

等之冤何由而雪使其得志禍豈容言今者既不

容於江西復見挫於安慶雖號拔首泉鏡寒心即

人事之從見天之心乎此我臣民居其位者

宜思所戴之天食其粟者常知所生之地同我

旅以珍逆徒鳴呼即聖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

房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母感流言自貽頸戮久

照彼驅之人事雖可乖情亦可原為不聞其自新

罪惡之師

之路何以稱仁義之師為此合出檄文通行曉

諭官吏軍民人等但能舉義與師即當保奏擒斬

首惡及諸逆黨自有賞格宗室可襲正王餘人定

封侯爵護衛官當思轉禍之機受害者宜乘報怨

之勢雖係助惡同謀亦許立功除罪其諸解散之

人所在官司審非奸細即便釋放敢有貪功妄殺

非惟天理不容訪出定坐以故殺重罪決不食言

須至檄者

益聞歸德奉化者義也堅盟遠誓者信也守義與

信者保其衆者也夫提兵數十萬之衆去國數千

聖而假道于嚴關固陋之所名之曰孤懸然王行

諸君從之而竟無反顧者蓋五

不及此時

聖天子

聖天子之德

事不可不察也

同治十三年

朝廷之深恩哉夫天之待外國以德而外國之事

濟世大藥房
二二五
廣康堂

天朝以義立信自王

聖天子之德何如耶賜以王爵錫以金印寵以

孫號曰順義而又貢馬有賜猷琛有賜此越裳

之所得于周而王得之也昔漢昭烏孫等國

新勾奴太濟云

為首與不心二

金葉集卷之六

西寧海上等件

朝廷欣然許之。此又向之所不能得乎。漢高王

得之也王又請開不令舉國飲茶非所急故

朝廷不允所請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也然復賜以百篋以供其
誦之需此則

聖天子之仁也。而又賜經賜典。賜飲食。以勞王。

稿衆士此又

聖天子之

矣王之罪也余亦知王之知感

月無寧燕。一喻主客。一喻主

意于緣還諸吏民矣亦以諭緣

逸諫創使寬假王衆勿事凌轡矣儲王稍有不戢

商創國之侯者稍不能休王之惡縱小國或取

民家之望則上負

經濟叢書 第六卷 職類
二六
廣東省

天朝之恩中使無臣之約下賈百姓之怨

邊將乘隙而貪功遽兵圍制而奮氣邊民因患而

發賣余雖欲承手王不可得故宜伐其卯木

其長帥示以天朝之恩意不可銘無忘上心

可謂將吏之勇銳。天下之兵。無不有。然其

作非吏之吏，不可徒弄乎劍戟，而不取

一毛畜牧。雖磨山石。不取一物。一人犯者。罪其

陽長一伍行者誅其首帥歸德奉化之

盟守誓之志蓋經下不失借之大道此上之

所以善保其衆而往來通也恐部伍衆不

能偏聞撥到陛下者，當長其城，如奉順之意，毋違。

陳懿典

幕府受命

天子兵以存亡除暴為名執斧鉞振枹鼓以禦

醜夷從事義不容以文告以圖國有賴天之靈

國室之神武大殲爾衆克復朝鮮諸島爾衆逃遁

震攝之餘輒思詞遠師承之精

於

上幕府不送爾許片以入幕府生歸家爾衆

心以聽之
聖齊宣王
六藝於頭
十二
膺腹定

祖宗威德暢洽覆載無外夷狄君長無不歸重

譯隸於衆晉受正訓

霧句梅桀鰲歷代傑強三王所不能臣比且於寒

受封比於外藩

皇上一切綏懷而鄉翼之至無外是獨以日土

不以時後謀巨測

高皇帝絕不與通亦惟兩國用自外我

天朝亦多爾臣乃成使問爾臣今傷我足

唐寧海上之侯嘉靖間宋素卿假直燕戎首

內江擾我東南我是以有胡司馬

英風索
千人自
所謂折
於揮毫
非耶

我不侵不叛之國藉端生事不講久矣是

不脛於難使來告急幕府

廷遣率師問罪一戰而平墮下再戰而擒城克虜

衆於死扶傷之不暇如當書以未亡然角其之

月廷幕府下交與聞奉命出師原以平叛爲國

車及竊所乃頭些聞是名六節月以中後及

驅虎兇狡為事，帝爾眾果懷心悔罪，鯁兵出境。

我屈國後其故強國亦且仰體

聖明不殺之仁戒諸校勿復窮追賊首之說

為請命不然豈行而前誰為以者

天子更赫然下詔責齊王

瀨將軍各出銳師掘南塞穴傳檄海外琉球

諸國共為犄角必縛叛百為朝鮮朝仇敵等

所逃命夫中國之尊父矣抗命則滅如燎毛輪

則容若天覆而衆其斯計之可怖

集 153—167

擬論西夏軍校撥

劉孔當

蓋聞智者不爭危而貪福，士不圖變而負恩。以福流無窮而名壽不朽，今西夏以一送虜，數叛卒以為不日夕之計，而西夏之不可從則不智，議其不可從而故充之，則不忠。言其利害而爾輩思焉，夫爾輩所為雖難，而後難者其必過聽賊之言，曰國家寔以死，爾輩使我不半段以自撫，是撫臣為主謀不忠，而諸士所欲得而甘心也。夫撫臣微寡恩，顧國家飛輓轉漕以餉爾輩，不數百年乎，汝不能堪，亦獨不可詰。

翰林

經濟堂

卷九

唐虞堂

開請旦夕之命，而即安於叛，其謂何大廷賊哉。一牧墜子耳，不中於虜而歸我。

國家嘉其內屬也，與其屬大之力也，爵之而處之。西土已又使待命，而明軍事寵渥已過不自量，復保罪主恩，掠其資，以爲腹心，爪牙其上，苦下。有不利焉，督撫是用數折辱之，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而賊遂萌心，則日左其外，易雖有今日夫陽以侵，赴証撫臣，而當其睡毗之然，外托仗義，名以傾爾輩，而寔借以竟其叛運之圖，此之爲計可不謂狡而者。

天子不即剪賊數下

詔令撫集，誠不忍王石俱焚于天和耳，而賊輕侮將兵，奪堡，爾等亦無一人首義內起，將亦卒身沒世，長為賊俘，以送顏行，手抑未有路也。夫今賊所為，嗚爾等爾者，必曰我三面阻河，而一負山，外連虜衆，縣官其若我何。即我時與爾等與縣官空腹而荷戟，孰若爾其不我從，我則等獲爾等，爾等嗚呼，爾輩其信以為然乎哉。山河之險，氏不一姓，愚智所明也。夫虜亦何足恃之，有求不過規賊斯須利，彼故世受我，或素是德，我絕即絕，亦有以制其命，賊惡所憑而乘，爾等且賊所為，爾等徒以賊也。易爾死力耳，使爾等虎然，爾等且反噬其愛之也。寡婦少女何辜，而以女虜，不已慘乎。爾輩非爾之姻戚，故虐之也，則賊之情狀，可見如此矣。今天子赫然震怒，遣將徽師，大兵論黃河而西，知以環遼將領，各出戰，爾等羅幕布其於以持孤城，爾輩太山以壓鳥卵，必無幸矣。而賊猶復貪，爾等之禍，當當之，爾等欲以死，爾等不可知之虜，王師為難，此亦天亡之會，而爾等更新之一机也。爾等尚亦念。

翰林

經濟堂

唐虞堂

國家養士之厚如彼今

上不忍即誅之仁如此明賊勢之必窮而

天威之不可犯為我偵候得其聲息為我反間焉

其當與為我扶刃刺之帳中為我設伏絕之關外

我軍府當為分別功法以上

天子其封爵賞賜不則我軍得便宜從事則

乃長短之命其法亦自可而後以不爾故爾悔

無及檄到其詳

翰林經濟家說

擬還平屋露布

王 鑒

天啟昌期薄示無虞之慈神靈眷顧旋成不戰之

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

皇帝陛下嗣登大位繼膺乾綱掃一時寇荒之風

振累世因循之習森嚴並設爾建天安保山之

反相莫曉子寄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

惑鴟鵂成性莫懷奸計大焉恬息急成反噬

陛下怒形天武之赫斯恩建乾坤之曠蕩網開一

面計出未可置赤心于腹中雖無外故強

旗所指反側歸心全最縹緲之憂授首無早既

徒勞六月之師十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

齊趙魏四郊之孤危俱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瀾

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屋策畢收愚罔

于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于萬全四門還櫜

風萬姓睹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睹肅公珍煙

卿之當撤車集錄說以馬京觀武歌七德德定保

大之名壽祝萬年

成

詞理事
大綱作

倭斬雲南叛夷露布

韓世能

神略淵宏載振威劉之武天心純祐旋收耆定之功氣淨氛消內寧外溢恭惟

歲月占歲
紀對

皇帝陛下陶鑄六府五事用垂上承有夏之風懷生無不遂之性奇蹟既彰日月昭然露貫野

岳漢等為之比周嚴于益厲約通經冠毒蠻夷州象陣蹂躪于郊原狼烟彌漫于村市

翰林
經濟宏猷

陛下軫念一方明見萬里規雄圖于長內制兵要于事先謂賊可計禽不勞兵碎其特異則皇上

足以折衝撫其腹心則舟中皆為敵國臣等乃祗奉萬全之策共歸一德之惠率厲參遊競施特用

欣飛驟張之技其出於山林投石超距之材偏征於川洞是以一戰奏捷而賊膽寒再戰連捷

卷舒風雲
吐哺呼延

關而空虛就縛實難言再四以招降餘孽保三天之固一鼓而虎穴為虛

擁數萬一義榮納而後自來或樓鋒觸刃潤草膏原或開木關車伏劍

幽荒絕壤始知

唐虞
之善治
明堂之度

天子之為尊六慰三宣共識唱謠之何盛或獻偽象或獻緇人負固者歸我版圖食毛者輸我賦稅真也之險盡作藩籬樹障之墟永無餘免皇猷旁

聞

翰林
經濟宏猷

此則風
事在山
動搖深
本建之

寄叙事
值詩局
李合之

翰林

高金傳
有金之

嶺西大捷雲布

沈自邠

竊惟仁人之心在救民威德重敷。絕傲王者之
師非藉武靈登不板乎。是危萬里。獨天情舒。一旦
百年遺患。克不崇朝。惟茲羅夢。今在嶺西。征伐雖
處種類。宴繁而接。蒼梧險道。風雲。亭。水。陸。隆
慶妖氛。遂起于戰。軍帶甲擁兵。其素性操
戈厲刃。榮驚比于天驕。所居者。其素性操
所。所待者。崇。同。登。輝。依。僚。之。所。援。方。其。原
固山林。則。則。罪。之。師。以。險。道。而。難。之。其。肆。整。整
圍。則。無。事。之。衆。被。劫。掠。以。無。遺。鼠。伏。孤。潛。致。由。積
漸。鯨。吞。虎。噬。惡。已。貫。盈。屢。屢
廟。議。以。徂。征。未。睹。收。功。于。有。捷。茲。惟
皇上。勇。智。當天。神明。御。世。詩。書。禮。樂。傳。文。教。于
八。埏。羽。箭。千。戈。爰。振。武。功。于。四。裔。交。南。納。贊。威。德
銅。柱。之。鄉。漠。北。稱。臣。慶。斷。玉。關。之。路。延。惟。廣。寇。而
未。格。心。盤。據。雖。止。于。一。隅。荼。毒。寔。延。于。萬。世。茲
皇。靈。遠。播。霜。雪。月。嶠。罔。不。歸。心。願。夷。性。難。馴。與。澤
遐。荒。敢。行。倡。亂。斯。王。仁。所。不。化。即。文。告。其。矣。施。臣
等。叨。荷
簡。書。恭。行。天。討。欲。拯。萬。民。之。塗。炭。遂。興。百。戰。之。戎

五更鼓
三昧真火

翰林

高金傳
有金之
解頤

兵先命偏師以批其中堅復出奇兵以斷其歸路
司韜鈴者効力爭先有新將率之勇督絕鉤
星馳雲輓有投石超距之雄臣某後親率大軍
擣巢穴叱咤則風雲變色指麾而山岳動搖先
以懾其奸謀初陣即摧其銳氣勢如破竹數節之
後游刃有餘聲其疾雷呼吸之間不及掩耳夷酋
偃仰彼醜虍臂以當車鼓氣迅捷我軍鷹揚而奮
擊銳鋒百萬赴。勇効于千城。能。數。千。烈。功
成于倚劍移太山以壓卵誰能當之鼓洪鑪以
毛不勞餘力禽搜草刈誅滅無難焉。學。狼。奔。悔。禍
緝。濟。密。猷。六。卷。類
矣。及。草。木。有。皆。兵。之。象。丘。山。為。積。甲。之。場。被。諸。君
悉。聽。其。縱。歸。賜。從。者。問。待。以。不。光。帶。分。益。戰。日
月。以。爭。明。輝。而。雲。烟。朗。乾。坤。而。再。晴。三。軍。奏。凱。兆
姓。又。安。喧。號。吹。于。營。中。捲。征。衣。于。塞。外。以。洩。人
之。忿。以。清。邊。徼。之。塵。昔。者。有。苗。苗。重。必。七。旬。而。後
格。鬼。方。未。靖。亦。三。年。而。奏。功。未。有。剪。逆。寇。于。一。朝
除。禍。亂。于。頃。刻。解。操。幸。風。烟。之。乍。息。遐。陬。賄。稅
之。全。消。况。夫。一。鐵。未。亡。可。保。百。年。無。事。誠。未。可。如
今日。之。感。者。也。此。雖。諸。將。效。勞。列。校。用。命。實。由。我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功。收。不。戰。之。餘。授。成。算。於

廟堂布神威于雲霧。是以臣工用命。疆土肅清。臣等叨任師中。愧乏桓桓之氣。濫竽閫外。勉圖赫赫之猷。南粵未度。少慰終軍之風。志夜郎通道。何論司馬之立功。

主上自英。臣能宴秦。河清海晏。必令朝物阜民安。將永逸。臣等不勝欣忭。謹具露布以聞。

翰林經濟文獻
六卷 露石類
三十一

滿鐵珠
從軍謀
下井道
布裕金
終成王
柳芳傳
嘉祥年

臣聞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為之治亦多不戰之征伏惟皇帝陛下具神聖之寶象

開廣平昭露布

于慎行

祖宗之克食予芳參

作而萬物睹五兵不試衣冠日晏德武功有
玉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
然有窮海之邦叢嶺起潢池之盜妖賊曾一本等
嘯聚兇徒首萌亂略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宴池散
作旬始之妖孛於南陸始而倡舉綱張颿之侶沐

魚鳥之波濤。旣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狐鼠之域。
社逮梟風之殄瘁。猶鼯尾之連。鼉鼓惑我人民。
蕩我邊境。荒陬絕島。人鏤擁劍之鱗。白晝大都。
灑吞航之浪。遂使烟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
舉番禺估客。棄桃枝之葦。損天地和平之福。傷

聖武祗奉。

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計碧幢紅旂飛
盛海之樓船犀甲熊旗誓啓寫一將士未鼓而人

子集
其亦使
其生氣

韓林

風聲
不可過
其生氣

心激厲雷震震雨之鄉先庚而為情明雷
洒炎風之地總督閩廣官臣某東中樞而下
外間以臨戎左顧而合兵七閩倚劍扶桑之窟
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巡撫福建官臣某
總長強勁弩之兵揚清氣東海境上三撫廣東官
臣某率領勝敵之十萬兵下海東境上三撫廣東官
振于前矛從天而下賊勢應靡于破竹無穴可藏
孰知遊金之魚尚學處堂之燕罪已深于摧髮勢
何新于燎毛至某月某日船艦並進草木皆兵
緝沸萬井之烟介冒增一鼓之氣初戰于某島已
寒豺虎之心再遇于某州遂抑螳螂之背勢
而不墜且留早暮之陰生方壁卵以如山亭許
更之勿死至某月某日師盡陳于水上賊已入于
穀中投鞭而滄海成田馬嘶而馮夷能解旁張
翼此雲合而星馳連者其前而九解開
鏃者魚貫而披翻染鋒其前而九解開
迫羣兇甘涿野之誅其前而九解開
自爾微霜之與何傷其前而九解開
心且快三軍之怒獻安機之百戰各陳一體之功
大氣既已登清疆固當時手安日急私怨南邦永

韓林
主上更門
功於

韓林

經激宏融

六卷

四十

聞

以無虞海不揚波北戶晏而不閉華夷咸
誰呼此皆
皇穹默佑潛消芥蒂之憂
聖武布昭預定廟堂之算不然何如
實一舉
駐于建瓴不日斯成功有輕于拾
帝之德也永蒙天祐功臣何力焉但願無疆
許謹差某官奏

經畧平倭露布

俞正春

臣聞天道舒慘以成功。春生秋殺。王者恩威而用武。緯文經武。德軍數必靖。青丘之梗。舜仁庸。亦莫丹浦之克。益揖讓不可勝。而征伐所以。暴歷稽治世。誰能去兵。誠非黷武。以示威。寔欲安鄰而布德也。恭惟

皇帝陛下神明。聖智。勇當天譴。即正於松蘿。文治慶彈冠之盛。易衣裳於黼介。明威宣黃十之。是以北鄙跳梁。已款。閭而解。西陸致電。身被。而告停。氛淨。殺銷。內寧。外。詎。詎。意。海。陬。之。醜。裔。敢

為榻外之旁。窺。白。者。以中國亡命之徒。暴日本雄據之業。大驅島寇。肆。朝鮮。借。陽。侯。聚。散。千。龍穴。驚宮之內。鼓。河。伯。出。沒。于。龍。堆。鱗。谷。之。間。燬。王。京。嘆。虎。煽。之。燭。池。揚。揚。平。遠。嗟。巨。浸。之。天。宮。闕。化。為。秦。離。紳。弁。辱。在。中。露。東。藩。失。險。既。成。樓。席。之。威。上。國。為。舉。後。肆。帝。誕。之。案。包。禍。心。而。觀。挾。盛。氣。以。憑。陵。但。計。百。萬。僥。倖。一。逞。睚。眦。遂。宣。後。誅。夷。幸。而

皇上惻屬國之。亡。情。係。奴。之。紀。頓。赫。然。震。以。愛。命。興。師。臣。某。謬。以。迂。庸。竊。切。經。略。仰。奉

王靈有赫。誓不與賊俱生。迺以某月某日。選銳登舟。競渡鴨綠之險。乘潮鼓柁。直搗樂浪之區。先命偏將以批其中堅。隨出奇兵以斷其歸路。司翰鈴者。効力爭先。有斬將奪旗之勇。督餉餉者。星馳雲輓。有投石超距之雄。臣某復率大軍。踴躍前進。熊入陣叱咤。而瀚海為飛。草木皆自。而山河

變色。遂於某月某日。一戰而破。平壤。威若迅雷。再戰而取開城。勢如破竹。旌旗耀日。頓。兼。潛。踪。歸。艦。江。條。見。長。鯨。伏。於。足。會。餘。軍。以。入。國。王。京。而合圍。猛氣天橫。錫張者已就。烈。疾。呼。地。動

虎噬者。竟作狼奔。游魂驚夜月。以悲啼。殘喘。望下風而羅拜。願微天覆地載之德。誓輸稱臣。獻贊。誠。沙。漠。霜。消。塞。草。回。關。河。細。綠。邊。城。月。向。狼。烟。息。斥。埃。邊。紅。遂。使。數。千。年。舊。國。鍾。虛。不。移。二。百。載。藩。廟。社。如。故。華。山。歸。馬。青。海。洗。兵。滿。子。歌。滄。海。河。之。再。潤。舟。人。極。網。喜。旭。日。之。重。光。彰。我

皇上樂天之仁。慰彼遠人。未蘇之望。請封請。知中國為尊。格而格心。共悔。強。義。益。化。流。雲。風。偃。雕。題。昔。獵。狔。起。周。家。曾。煩。師。于。六。月。鬼。方。在。殷。世。猶。致。討。于。三。年。何。如。今。日。計。出。萬。全。而。必。成

一戰者哉此皆我

皇上深仁恤小大勇安民以故上協順于玄宮下
資力于將帥不然何倭奴盤據金山之通若貴花
師間開銅柱之勳立奏國之福也臣何功焉從茲
庚飭師中寧善後自古夷情多反覆敢撤衣袍之
防于今邊徼見救寧可保藩籬之固捷音來自萬
里宵旰紆于九重臣等忻忭私衷倍加恒品謹遣
某官奉露布以聞

翰林聖學法訣

自古金鑑
之世安不
必求其
必求其
必求其

禦虜大捷露布

黃輝

臣聞王燭平調不廢秋霜之殺璫圖在者猶動時
雨之征是以旌旆綏結之儀孤萬里之象雖之
德廉資于觀武而國容寧狃於入軍於後至之
建誅彌見前禽之順取恭惟

皇帝陛下仁綏前截化治無私法乾坤以捭樞休
剛柔而建極白環而至青黎東來地雲開瑞於金
牛河氣馳光於玉馬羣生含登共休也格之陰難種
挺妖敢側華平之影輟輕力克將殘胡弱孽
服塞眼肉視葱山竟游蒲海往者老自毛星不

翰林經濟

四

占風慕德候月授誠不以享王誓無侵畔
先帝外哀輓喉內重恩宥舍其怒以之畜
人之禮錯居近塞互市通關謂惡當重於其
乃野性竟甘於曠走火落亦狼頭幾部孤尾餘
森爾合謀狡焉內訌集方廣汗謝繼繼以南投
擊句虛渡天羊而東救始猶吞食漸益鵠張頓忘
卵翼之深但恃攫拏之過乾坤集德偏氣而忘所
生雨露抵荊至秋而得其刺函三後物我猶張
面之羅尺一還書彼敢肆九頭之噬熒惑我亡命
腥膻我鄙廬天地不容神人共憤三門授律爭

上辨章以
交紛下刊
附

報

神聖
神聖
神聖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主之誠九伐大蒸各率復盟之刀勝於未戰出既
 有名臣奉天之靈敵王所愾飲冰食雪向日揚旌
 會諸將於中權假靈神武占勝氣於大勝恭罪鬼
 方順招拒之嚴誅鬼神助義拉壘嗣之而氣川谷
 奏聲然徒業集乎魏離申令尚仿乎峰巒廣張蜂
 堆審聽律同運籌務協于帳幃借著同慶乎所奏
 火落赤真相台吉糾二川部落及播力克所遣健
 騎合數萬人方陸梁于東隄遠旅拒於西涼鳩街
 化鷹殺氣夜傳刁斗蛇從為池驚風晝切兇鈴臣
 乃指發剛牙背依孤角丹城自誓人分多疊之斬
 玄兆金從天豁犁庭之勢乃以陝西巡撫官某
 中関之羽騎近控門庭甘肅巡撫官某察右臂之
 材官選為橋角道總兵官某擁超海拔山之師捕
 河魁而列陣訓總兵官某驅躍景騰雲之騎乘太
 白以塞旗左恭將其某張羅弱之兵候戰酣而樹
 背右恭將其某翼騎象犀之卒覘勢轉以春喉遊擊
 將軍某以客兵三千絕其飛走之路都指揮某勒
 王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臣自統中軍副總兵官
 某等劍啟星門鼓行月壘厭街北街南之難捷

若金馬
天神聖
海神聖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何辭扼天前天後之衡批根未已沙鳴海沸
 鵬爭初若燎毛海同沃雲自辰通于魚爛土崩
 剪鯨鯢尚連首領不悟傾巢之兆方攘拒輟之心
 鳩聚猶繁鹿挺無擇臣以死地窮途萬人一心即
 小敵莫宜乎大禽而勇挑終魁乎智取姑遣使而
 通甘語旋分兵以示盡形彼更魚我底肉在乃
 有魚麋七萃虎視五丁氣捲滔江日髮指
 冠而應募身起軍以請前當敵人開戶之時騰壯
 士脫鞬之會叱咤則江山諸列盡滅則林壑駭
 于是霍膝旗揚直到雷室之喉魚文視臂橫推
 日之予舉鵬翼以掩孤難夢同成之耀摩渠而奉
 故甲事等發蒙當戶有名曜盡大之勢關之無
 色魂飛小白之旗前後轉戰若千軍生擒若千
 斬首若干級火落赤等僅以自是為息
 何逃天似穹廬自六龍其無所嘆大驚吞嘆
 之靡遺振莽則以龜馴拓控五為雲奔連震
 龍荒行遠乎王廷閣曉與味像並清于尾尾妖
 戎盡靡喜氣大來計不夜驚枕席信之田之便戚
 而朝食組纓占繫頸之期此豈臣等智策萬全
 机七变蓋緣

玄談廣集妙略遐邇山武庫之餘
林之歸積士觀焉騰譽日中
蘇地影掌上傳東曜西新之圖
受致事其定守內
順則民後矣
憂古語
卷露布以

聞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七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廣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端朱之藩 評定

郊社 二祖並配議 夏言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親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

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範

朱子所謂千五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

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觀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

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

我

聖神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為嘉夏殷周四

代之郊惟配一祖後漢寧馨祭天為一祭又漢

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

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森然然則

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貫諸

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祀

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而

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而復正中間大儒

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

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

聖人之所以難違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

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

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

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

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

大祀殿及圈立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

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

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祀天非有差等大

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就猶為非禮若圈立方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

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斷。羣臣次第盡題。亦盡題而退。自是不知禮。

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報明旨連日

外間傳聞少傳璉文學士榮聯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喟矣又文候

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於疑。則不免於惑。爲一

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章義以配天宗祀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

正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備神作主之意

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

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一也

代兩漢之感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

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非聖之事

中禮官希旨立丘諸福道有二種
一曰之禮

十年明皇親饗園立禮官建議遂罷二祖同配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立以太祖太宗並配至嘉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敞論永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二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堯壽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無以故堯壽與二主

今三后並脩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責子帝非

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配。

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族上及造有區夏

者皆無配天之禮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

轉補總濟院院司馬設司

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蕃。以謂天者。

和宗也。升之言曰。卷耳也。言矣。

如也。考諸往牒。其不可並稱。二也。曰。先生子

牙子曰事外女事生又曰然之六子今

亦分也 大宋二也 宋二

太宗收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力則君。故其愛

命之阻我

太宗建止郤。以垂子孫。爲世久安。合二策。力同

盛矣。然危平替亂。昆一區宇。掃蕩天之恩。以復我

聖子神孫者則

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諭曰朕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為問當遵復

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

[illegible]

事同達體樂之本義。程子曰：萬物之理，大皆正。

且及冬至祭天所以且祀之以冬至氣之始也

社古冬至祭天以祈百穀之豐也

人本一衣也其衣一第也

二且。孟。記。則。夫。一。本。之。義。云。志。而。未。氏。曰。古。者。以。

二祔主醑。則先一祔主。事主。先作。而曰。古者

爾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爾。

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

鄭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右獲龍鳥右獲遠

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

王也尊之而親之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

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致以配

天者週禮也此周事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名合於宗周之典

故奉我天子之命（一）而（二）用（三）之（四），又（五）受（六）天子之（七）命（八）而（九）用（一〇）之（一一），

太社酺天方立貝厝之方耕而方交者也方

六且之表戊

力社也奉我
經濟宏猷
秦漢類
六

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於明堂

者也所以尊

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

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

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

人復起不可易者也。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

無疆之令名則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

靈我

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

下至瀛洛關諸大儒及我國儒之理諸侯之
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翰林經濟宏猷

孔子廟堂議

宋 濂

古礼云
世建於
本

世教於
方之利
本

翰林
經濟宏猷

神道而
此庫階
主從古
本

世之言禮者咸法孔子然則廟而祀之其可不於
於古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祀也棄經不
敬不敬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
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視古者成主人立
阼階上西面尸出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
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醴醴盥于洗盥自西階主人
盥升自阼階視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視酌
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
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安尸主人主人西
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
元和二年幸廣福孔子廟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礼
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
失古之意也今廣福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還神于南
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
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
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叢無有像設之
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
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
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樽上而肖像焉則失神

祭典之禮
祭典之禮
祭典之禮

翰林
經義
七卷

非師事
非師事
非師事

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鬯合粢與酒，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蕭。蕭合稷，蓋求神于陰陽也。今用蕭，鄭代之蕭，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東垣當之蕭，非簡乎古者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其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舜，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聖聖之大成，類曰當參乎，曰五，軒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祀之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孔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事。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而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建短

堂廟之禮
堂廟之禮
堂廟之禮

翰林
經義
七卷

禮合天理
禮合天理
禮合天理

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真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若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漢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宗昆崙也。今乃律諺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覓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

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
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
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
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無
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逮矣苟如
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于
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
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
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
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莫
為而不可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敘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
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
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
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嚴經議焉
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為世
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
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
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
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
教為子弟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
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
比哉通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
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
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撰之于心
不敢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

聖覽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
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
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

翰林

論衡

以左道

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郎。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旦所羞。即足觀之。則衆醜倍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賦。下吏當焚。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粲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禁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周王魯。又註風月等書。班固之子。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

翰林

論衡

以左道

步。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嬖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成此之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長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脩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

世宗至
則人品
于李附
愈美何
可以不
之本蓋
也

翰林

本一祀
是千古
心

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誥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性妄之迹將自其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祔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之本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故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張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張孔子弟子在宋語作申續史記作申堂其實一人也今廟庭

以聖賢
之有傳
名者列
之亦第
也

翰林

同楊雄
亦稱
公心

從祀申張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怨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姦勝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書相近之誤如申張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張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魯虞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若欲併黜二君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

中子王通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

為傳經而不得比於董仲舒云云臣請議之
 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粹處
 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
 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傳經之人耳
 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
 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
 及者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術若見觀古今
 之變指點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列舉切而有餘理
 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迄今
 人以為感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
 經師宏猷七卷議類 一七 履歷
 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
 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
 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建等而不
 得比于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三子
 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
 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程式朱子小學亦
 係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
 道之立未有如瑗者則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
 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說也乃不得與張邵
 並而于古聖之廟其為闕典信矣宋瑞平二年

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
 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德與瑗相若誠
 有不可偏廢者臣等之禮有德有德于教于學者
 或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
 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如封爵使與衡同列
 祀于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
 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
 孔鯉皆坐堂下臣考之禮子思之父曾點子思之父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鯉之所以為教
 與諸子弟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
 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
 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
 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于冥冥之
 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 祀者臣考之
 元至順三年當封顏無繇祀國公諡文裕孟子之
 父孟孫氏亦當封郡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
 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則宜一祠中同啓聖王以祀
 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鄒國公孟
 孫氏祀享庶不失以禮尊賢之意臣乞之商榷

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
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
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厲塚之中。薦以
日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章齋先生。追謚
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詹溪胡氏
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族。石詒法。居子洛
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闕。其廉官行已。俱有
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并其公家所藏程啓
聖王祠使學。若知通學之旨。有開必先明倫之義
不為虛文矣。

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等謹題

卷一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臣謹按祭祀之義。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
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
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蓋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
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
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功以施。言以垂。世也。言
以垂訓也。凡有一于此。皆足以施於世。為之義。故祭
其福焉。類其教焉。靈其安焉。神其享矣。此孔廟祠
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彌文為也。顧世儒之論從祀
者。每以責學于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
後。益有見于余。夫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刑述之功
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兩臣則以為聖人
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功無意必于
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
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凡門七十二賢。親炙聖
化。相與講明。有明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
焚棄。故二十二經師。一為微藏。有傳道之功。宜祀。
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皆有衛道之功。
宜祀。隋唐以來。聖學衰微。故專門訓釋。皆有明道
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于重

數言出於
文清公
為士人
唯

翰林

生南本
通後公
詩可
理學
心不

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亦宜
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于一毫之假借故
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人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
列聖純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
出足配古人然知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
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于聖人之道者
鮮矣況生當程朱之後蓋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
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身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
之弊習其於世教似久有功揆之祭法亦應有合
但先年亦嘗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為瑄實
名臣勤學好問淵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謚至以
較量朱子之門人為事微富不滿故斷以瑄祀可
無施行蓋其愛道與之嚴也故其後來公論有
曰本朝諸學一人有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有曰
比元大儒當入後祀有曰若以理學當入廟庭有
曰有功名教信然矣然則其尊崇之至也如此
此雖然非必入之於後定當待人而後行今聖
明在上議禮芳文正其會之於古又按古人祭祀之
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俗後世欲引長其道
以為世教計也是故孔子

河津泰
之祀見
公進而
之祀見

翰林

經濟宏猷
七卷議類
三二

之通行千萬世豈徒以邊豆裸獻云乎哉若使今
之為士者皆能如瑄之為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
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于此仰
惟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
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
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
有人羽翺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
謹疏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王 菴

竊按王文成陳白沙兩君子皆世所稱魁人哲士
後進之望也文成學道之學於王室
而白沙學道之學於白沙
其明經不請公事篤行孝義
林侍從解去既而顯李令伯其節物高致若
此至其文章又各據性靈以闢往聖未盡之秘
家訓而戶習之人望兩君子如龍如虎不敢近狎
豈非

翰林
翰林
國朝二百年賢哲之冠哉頃黃門即直指使者請
從宣尼俎豆之末表凡四五上

詔下三事大夫及諸廷臣議各持論未奏愚敢為
秩宗宣言曰夫先儒所得陪祀

闕廷者非以其羽翼聖經繼絕學邪如進漢唐
董韓二子與今薛文清皆謂有功德術啓牖後來
往推較矣獨兩君子在何遠之間則何以故
且瑩徹性源究其化育之理未精猶御神此文
成了悟之學也衆妙俱備存心克己會光迹
空寂此白沙主靜之學也其理皆聖賢戒慎幽
獨以立天下之大本履薄臨深以戒百辟之儀

至靜而動而不窮至虛而實而不固則此二

說者居然傳文之正脈為儒宗之宗也矣今廷議
紛未獲底止為道問學之說左袒者執知行全
二而設文成為高抗為重躬行之說者執知動
靜一源而詆白沙為偏枯不知其言之言或以仁
或以義或兼仁義未聞有議其偏者而此獨為偏

何耶要之兩君子皆其功業足千古矣文章足千
古矣人物又足千古矣而以道德持而可于堂廟
之間蓋起於其見道不明而各立門戶者相忌太
甚也今使崇兩君子者與詆兩君子者辨其將謂

文成傳授後學與紫陽不相蒙和則陸象山承香
於紫陽者而儼然廟食儒者皆稱其殊途而合轍
矣其將謂文成戡定禍亂惟幄之善類權謀術數
和則孔子夾谷之會非專以拱默從事者過宋而

陳氏之遺言宛然其在國皆實際事絕無西方口
其將謂白沙棲居十年探求真旨似涉空寂邪則
及門之徒多傳學焉則子方之學流為莊周
荀卿之學焉為李斯不問其然矣索之孔氏矣

信之生
物張本

翰林

經濟宏猷
七卷

卷五

原慶堂

語矣其將謂白沙恬退矯節一時未必實能肩鉅

邪則周程二先生在草莽有日矣且彼既不能信

其必能為又安能信其必不能為愈不通之論也

愚謂聖道不絕如縷不可不重為維持又如日中

天不可以一毫私意干之者總之兩君子無間然

矣願

當宁奏可勿為人言所格若曰宋時從祀幾許人

而我

朝止進薛文成制度甚使請加蓋之則又粉飾太

平之說不可以語大道

奏進樂書乞興正樂議 嚴嵩

本部從禮科抄出新選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奏

臣聞諸周禮表黃鐘歌九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

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

太蕤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聞諸詩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

教胄子自古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成乎

天下者矣

陛下之聖德復古樂于今日正所急先務也故

敢將順其美于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陳編集

翰林

經濟宏猷
七卷

卷六

原慶堂

說之意所以明樂理也於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

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聲也於伏羲卦圖

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

作所以明樂理之原也于興廢而有要論之作所

以明古樂必可興于今日也不揣愚陋謹以奏獻

以為興樂採擇之條覽且四重圖中非徒寓乎樂

理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有養身之術焉有正心之

方焉有修身之要焉有立政之道焉故臣又作四

圖用說第一圖用說所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

所以明聖心也第三圖用說所以一聖動也第四

國用說所以直聖政也為此將臣所撰四聖圖解
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
論三卷共二帙親經進呈奏聞奉旨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謹此

太祖高皇帝定陽之後奉 上諭古樂為念但時

當草創欲為未就仰惟

皇上以義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

年聖慈遠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

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

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

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

能言其義況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

奏進樂書乞興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

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

所未發者其議於人聲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

之本其法似為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

能無失惟人聲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

呂宜皆以人聲為度且人言人言以五音為

隨聲足為依永律呂協奏是為和聲此皆取之虞

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此合惟我

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素制作之權則
考定元聲興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也

東宮官議

王鑒

其功之盛
於此可見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慎選左右古今夫

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

俾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

之休戚若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傳之德義

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游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

翰林

經濟宏猷

七卷議類

三九

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述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

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賓客諭德洗馬校書

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舉

之日最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畢而退況

析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游者誰歟

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

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于君今也

其功之盛
於此可見

則已儼然端然有言且不敢違人况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為君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也而與我齒之適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君在則禮然也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一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也然則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然則授書於太子者天子矣執爵而饋執爵而酌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進日往東宮

翰林

經濟宏猷

七卷議類

三上

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殿則

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十俊之士充伴讀

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于潛邸臣嘗代觀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

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素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

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

亦宜稍畧君臣之儀。就師友之分。使當侍
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
旋。其間至暮乃退。又謂相折節。隨事諫止。游戲
翰墨。端其素志。亦不從。從一師糾正之。甚者
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
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
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
于天下英俊。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
舜監護。視。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貞觀中。
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合
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
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
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
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
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
宮開講升宴賀正謝禮儀。官僚講讀當依儀講。儀
稍畧其禮。庶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并用賓禮。參
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
英講罷。復位。節朝不受官僚參賀。元日冬至。庶事
以下至賀謝。辭飭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復位。

就坐。茶湯罷。庶事參見。拜皇太子。各拜。庶子參見。
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乃講讀。雖有坐受
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侍以殊禮。明賀難
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
四拜禮。皇太子各拜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各拜。
近代參見。皇太子。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
允大明朝舊制。皇太子坐于太本堂。設各拜褥。位
于堂中。三師當客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升
座。三師當安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
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國朝理學名臣方議 李沂

我朝崇儒右文特旨注代士遭逢盛際衆上意推
亦從：從身行以志節相尚用能砥柱頹流型
其神聖而儒道精以廣焉蓋在天順成化間以理
學名家者有若薛文清之深醇美所居之居業陳克
布衣之端默陳檢討之主靜胡致齋之居業陳克
亦以端默東白之資然則一以直周翠渠
爲古莊定山之超詣黃文軒之純嗜名理章楓
山之冥悟玄機張古城之深探理自虛齋之精
研家引鄒汝愚之學務深造之十有三人者並以
翰林經濟參議 七卷 歲類 三十二

軼代之才超世之識啓聖賢之端緒法未俗之牽
繩其志望即匪真可愧夫履歷繁貴但喜功名者
仙所謂儒林之風雲上海之龍非都嘗以楊廉紀贊
評之堅忍貧賤存愛如鐵與何身源水月自娛
若同一恬澹正生詩以見意既晚豪于詩傲
現其源光同一淵潔立朝方嚴時衆議與經筵
陳其說一爲臣皆同一忠耿盤山力爭再起而
與上之水火遂成水火同一流直問云時遠
猶而志公其意甚痛思自劾者同一孤憤後臣
操行忠誠未易許薛第元頑鄒智父稱守童見天

公之逸足而士評之所優也若夫讀書一錄
絕萬古之韻常綱常一疏扶百代之名教其性薛
公瑄羅公倫其起見偉識英聲勁氣大都開
兩公之風而與之者乎故理學第一忠孝狀元之
稱迄今以爲寶隆等乎題玄風于往籍仰山斗于
前修余於兩公實所慕焉九原可作余願爲之執
鞭謹議

翰林經濟參議 七卷 歲類 三十四

裁定宗藩事例議

張居正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大明會典節奉

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

經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

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部為重乃纂修官先將禮曹

纂定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

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

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

翰林

經濟公武七卷議類

三五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

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

時立法未能悉協予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

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為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

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彈厥心矣

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按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

之過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謹履之

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由為

院防嚴加裁抑願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

矛盾前後牴牾或裁削太苛有妨救贖或議擬不

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二或奪或一今而旋行

旋止或事與理殊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

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畧舉數端

可知其弊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與

諸得用樂不屬迎接

勅勅為然今乃驟從裁革此裁削太苛事例之未

妥者也又如親王放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

又云必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

不由親弟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

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為差等今房

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疏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

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即王體亞

親屬乃身後墳塋祭葬停給此亦大尊亦事例

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諡者不進襲封而以罪

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事亦有不妥者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極極人係繼
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
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郡王
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
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襲國將軍此重
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極極子女不定
年限從重章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於法不可
重章不重則又與法此整華無序亦事例之未安
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
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與從繳奪此混施
無別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
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者宗室通章奪長史等官
俱開發邊衛充軍及派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
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
太嚴亦事例之未安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
數夫令所以布信教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
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為準因時
救弊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
必考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

盈際虐之使使情法允協較舊通宜乃足為經
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
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
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擬為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
月內該禮部題為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娶妾生子子女於例之不許請名請
封乃至令改姓易籍為編氓殊非情理之當見
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著議擬停當改正行欽
此合照
勅下禮部遵照
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行彙集分類編
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為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
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應請日月萬世
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集 153—197

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于上而事復在大認不然者夫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為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若天下之士厄于制科往之應以不肖之徒而無益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即能修絕聖而仁無復之矣以通籍未幾錄桂吏議夫國家之于士其意也以

翰林 趙齊宏 卷之五 中二

故曰下亦過夫下之人既以不用沮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其弊莫如重利舉而毋眩于名何也刺舉者上清而天下不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是擇偽也

國家關三途之典而刺舉者藉以營其私也其可也愚請諸監司御史臺自今有論議者且致其情而實徵其迹實辭勵行若進而無益者有重之之誅抗辯無諱者揚而重之有重之之刑別戮誠心仁愛者最而市恩其有詐偽之刑別刺豪強者陟而繭然腹民者有自其之條舉鶴自隨者旌而簿書鞅掌者有文法之黜受若職而怠

若事雖制科有不收之舉居其位而業其官即舉貢而有異常之擢而其不然者非惟罪其人且并罪其所舉之人則有司不敢施其私而所舉足以當于用亦勵世鑒純之道也然猶有說焉

國初著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辟之入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

翰林 趙齊宏 卷之五 中二

陳議與科舉無異典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之舉士以爵資至者直傳舍耳甚皆不掛名其中祇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而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科制之士業已重矣而難其進即上意難云吾以是羅天下士奈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之必格而不行勢固有然無足怪者說者謂古之用人其可相漁可師牧固可痛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於格之患也嗟夫才而束于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之亦未必用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則愚未見任格之為害而破格之為利也

虞守令久任事宜議

周應

夫當今吏治之不振為久任致然非也彼詆久任者當以官可部合處為不過謂歲月更延無以示勸勵然我子九域之官分守一歲所日與百姓相親痛癢疾苦無時不與之共其為郡長一歲一更以撫之使若無一更之藩臬大夫居而當守令之閒即一人以坐視之而一切限以五年之格恐其見聞以評為下官萬一又問行其毀譽此甲而彼乙前是而後非則保令名之難科甲而守令食餼學官序資進格國邑相錯而兩害隨焉俗俗昂之此或以微勞獲殊旌而後百官民不為之移者喘息轅下無以自見其年之門無說輕心動搖移其鍵閉為轉國雖素所號為練達之士亦漸靡而解體則堅篤行之難士多抱鉛槧自窮若出能體國恤民剔蠹與利追古循下之行者百得一二耳餘多逡巡寸簿書期會若束縛然又或樸樸無可比數終歲不決一事又或考校量割民肌骨又或性貪黷厚素裝以歸與鵲梁之嗟此不可以保旦夕而使居

翰林經義宏猷七卷詳釋 四十五

翰林經義宏猷七卷詳釋 四十六

之五年民何為至此極也則甄其才之難以此三難議久任之事宜識之者得持其說也竊意以為不然古曰居官者一孫此猶羅侯置守時語也當周家析圭裂壤俾錫和共民非即今之郡守縣令哉帶山礪河載子盟府未聞其數易也其以姬氏國乎則數十年而一易十年而子數行治年而耳孫所遺無非姬姓也夫民國子則數十年而祖數十年而子數行伯年而耳孫所遺無非姜者其下為卿為大夫與之治立乘藉出結又皆公姓世祿而登之豈其時為上者悉無賢不肖等差其所行事悉出一轍與何其民不皆重困也以今之世雖不可與周時同日語然民之利病豈古今異哉昭代令甲齊之人不可以治齊楚之人不可以治楚楚之持檄赴千里而後之風俗性稟又悉與其故鄉也至明歐之人亦必更歲而後能洞幽微得樞紐舒徐而展布之民于是有實益而國是攸賴苟以三年而遷易之固弗容已有難費殷怨民乃孺子然又何以謂之久任乎夫歲始得民風而實與民相習而後治之豈非耳此如田峻出東郊勸勞農事旦日即攜婦子而登所以

語父母之任哉且

此其所以任之也
皇上申父任之令非使書地如徒隸守也未至五年有異伐可錄亦不次而擢之有作度為民膏亦立斥去之不然非羈絡英雄則坐視不肖者魚肉百姓

百姓

皇上至意哉謹按今日核吏治其訪而良吏鮮有聞四方飢饉流離盜賊之患日見於亦有故焉守令之賢否其提衡在兩臺而於按臣尤密且嚴今按臣雖巡行郡縣能燭照而別黑白乎幸守其耳目於郡司理司理之是非又不必一一當也私相

翰林院庶吉士卷七 四十七

此其所以任之也
附則關說以為上治睡眊之怨亦得因而嫌孽其間故守令有搏擊而冒黃黃之稱有溫醇而蒙張趙之號五年之中即為按臣者五而復五其耳目五其毀譽非有卓識自振於頽風時不改其故步哉如欲得通融之法未可遂曰廢久任也去請申

勅按臣務察行事之實述民間之定論上之家宰冢宰又廉其真不而為最其賢而年資近者即不處運姑加服俸視其後宜遷之日進級各有差或暫移繁劇以顯其才則雖久而不淹人無厭等之恒矣其年資近者宜量情大處於民

此其所以任之也

者始姑戒之戒不從而勅使去位毋久苦百姓則久任豈容置吏涸哉如此五年不見吏治蒸蒸日上民樂生者未之有也如狗父任之變率而不究其弊欲一旦弛之恐郡邑為其害而民受其累供具而上官不得察也且其害甚於前理者非為果爾則擾民而便乎備用矣民與長吏何日而親習乎

戶部出入揭帖議

張居正

臣等看得

國家計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大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幼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悉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哀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嗇嘗有司徵輸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賊之人嚴得不得加以壯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困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翰林經濟堂疏七卷議類四十九 應慶堂

矣臣等方欲候 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八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八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兩矣閭閻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銀數多又節年進賦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頗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請金花稅欠銀兩計二十餘萬皆額

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似一年蓄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自寅支絀而力役一且有四

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此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指展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窮天下之志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財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

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費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郵請云常將有 矣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聖明留意

鹽鐵議

何宗彥

漢昭帝始元六年詔問賢良文學以民所疾苦皆
大儒賢良對對願罷鹽鐵毋與民爭利御史大夫桑弘羊反復
辨難之詞辨難而茂陵唐生魯萬生輩極詞抗議稱廣利之
金人唯化非明教化之是愚每讀其書未嘗不壯其言而猶

惜其詞旨之未飽也夫自古人主食租衣稅以育
天下豈其擅山海之饒鑿鑿刀之末稂馬如商
賈為自管仲官山海之說出而人競譁鹽鐵矣桑
孔之徒即起自賈人子寧不引管仲自解免豈知
管仲直為陰王計耳其意謂吾起東海而狎主諸
翰林
經濟宏猷七卷議類 五二一 廣慶堂

侯之盟非以我之虛蕩彼之寔誰肯俯首而出吾
下故鹽鐵者取之山海而亡窮貨財者括之鄰國
而愈削苟利吾國何知其害四封以外肥瘠勿問
也假令齊桓據有天下而以仲相之仲雖霸者之
佐豈盡關一體之誼而為割肌充腹計哉漢興自
高惠以至文景休養生息海內殷盛凡天下鹽冶
不領于天子之經費武帝以雄才取世封禪興作
無歲不書而又北逐單于南通西域兵連不解縣
官大空于是言利之臣巧其說以中上而鹽鐵之
議起矣夫指謂實貨異財可以佐助邊費而與其

為胸所吳王所借資孰若收之縣官塞私邪之門
奉戰士之用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管仲是已其言
豈不甚辯而要之一隅之國與就重之世其時勢
異取之隣國以封殖于已與取之百姓以結怨于
下其休戚異取之隣國則隣國困必折而為我取
之百姓則百姓困必起而抗我其利害異賢良文

學倘以此言進乎人孰不洞燭其是非而心計之
臣且縮口退矣計不出此而廣述先王泥稱道德
曾不引齊漢之事一提衡較之毋怪乎言之鑿枘
也且仲之論鹽鐵自大男大女以至吾子罔不計
口程量其論鉄冶農夫之一鉅一鉅紅女之一賦
翰林
經濟宏猷七卷議類 五二二 廣慶堂

一鉅亦不憚媿之及之此細民之行而廉賈之所
慮也武帝以英茂之資最海宇之轄其見豈出庶
賈下母奈其雄心猛氣橫于胸中故刀斗微于狼
胥轉輸窮于塞下以為非此計無復之耳昭帝初
年霍金為政賢良文學宜及此時說大臣以格心
毓德之誼使君德休明開闢却貢則出之孔既杜
入之途必隘實仍栗紅捐天下鹽鉄而與民共之
無難者乃賢良文學見不及此愚故口惜其詞旨
之未飽也嗟乎漢言利之臣在桑弘羊極矣自建

武以來尊寵用事而又儼然列在御史大夫之位豈不能開天下之口而冀吾元顧便為聚族而謀使野士大夫得以畢其忠而獻其慮嗟乎弘羊蓋猶然知畏與論已後世如王安石之流高自標引寧肯以弘羊相况而新法一行言者斥逐卒之利析秋毫而害貽社稷九原可作豈直為弘羊所嘲笑哉噫國家不幸有言利之臣元不幸口言利兼懷諫如安石者愚每三復竝鉄論未嘗不嘆世道之逾下也有國家者可以深長思矣

翰林經濟宏猷 七卷議類 五十二 廣慶堂

備荒弭盜議

王肯堂

周禮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始乎散利卒乎除盜賊則備荒弭盜蓋一事也夫言荒政者不能越乎獨與賑之外而別為奇今者肥遯示傲大江而南野無青草

天子惻然下德音發

內帑命侍從以便宜行之凡可以佐衆庶之急而修其和者亡所愛意甚休美然大司農猶重在國計而歷回乎瞻湯之恩是謂且不可俾賑久安

可常乎脫天不厭福而歲數稔一二奸宄鼓教之衆而歐之探丸揭竿以逆兵吏如近時處粵湖

盜事為憂不細今胡以備而弭之也夫倘荒無意于委積而弭盜無過乎明保甲而練兵此不待深

計之士而後知之且無庸議矣夫既者以待已荒而倘者以待未荒倘與賑者以待民而弭者以待

奸民今有通於此於賑之中倘備之意於倘之中寓弭之意是不可為乎則今所當急行而有待於

賢長吏者蓋聞遠人語野之風一入官衙問有遂上有經十夫有澤上有吟百夫有恤上有有涂千夫有塗

順川川上有路以

果工作足
教者有稱

翰林
經濟宏猷
七卷議類
卷之二
原慶堂

教者之念
出于至誠
故能之用
婦子至公
即不嚴責
亦不輕言
亦可杜矣

達于畿而諸疏濬之法漕輓之便當淺以御歲封殖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於是乎在今古溝洫法既壞而不修以易盈易涸之水道待命於天故小旱滂悉為田苗近雖有水利事使徒為文具無益於民功今宜廣歷而博諏之視地高下崇微古法多為溝洫募飢民之廩而俾即功宜可成昔范文正公當飢歲率民燕遊新佛寺大旨在於散有餘之財以贍貧者而杭民以安況用之於疆理乎此今所當亟行者一陸子靜先生為令將代去俄有報殺人者先生曰此必某都某人問之果然安有為人父母其子不肖不執而莫知為誰者先正賑拯待哺之衆必戶籍而人記朝夕煥林之其飢飽有無上下瞭然于胸中或不得已聚而廩之則以兵法部勒隊伍肅然思向年行糴藹里中嘗行是令在在皆爾何憂擾亂昔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勝數富鄭公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勸所部民出粟以佐官廩而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夫處流移不可詰之衆且猶截然而何有於境內既活民矣且又足兵而何有於弭盜彼豈有異能奇數哉法紀明號令信耳此

擇婦士夫
凡所撰周
必無訛誤
是亦教者
之長也

翰林
經濟宏猷
七卷議類
卷之三
原慶堂

擇公正
司馬不誤
用則是不
檢其流移

今所當亟行者二古之賢守令有事賑恤則一入辦之必屬其鄉之士大夫賢而才者如富鄭公於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而使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請受賞率五日一慰勞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是故衆集而不譁功成而不勞今釋此不任而任吏胥伍伯不問有所漁獵即抱牘而告成事豈問百姓蒙實惠否也今誠以屬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以願指鄉之斯地有才技者何慮不集夫凡民當縮不能初為盜必有人為樹之標而徠之此必有過人者故秦觀謂弭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夫有豪傑之士必能羅此輩而收之為吾賑救用此今所當亟行者三夫此三者古人之所已行載記之所具列而今之所不難知者然而苟非其人徒為其少優耳司馬溫公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當饋有限河北流移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令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先正之急得人如此也今宜因百姓之急倣此意行之令淳化歲澤下為僕吏吏竊聞得以下究天下幸甚謹議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八

建極殿大學士 校門沈一貫一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廣一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燭朱之著 評閱

正文體議 王 宣

夫學者搜圖玄覽必折衷於六經今觀詩書所稱易禮所載述政則紀注措為文章談道則闡性靈為議論歌詠發乎性情動容要諸禮義大都載理成文信心敷藻以故懸諸日月與世周極也嗣是而降馬班雄漢韓柳起唐蘇曾跨宋固不固才於

經濟宏猷卷之八 王 宣

已通變於時即文非純白亦染翰者之曉淵也我國初課士以文歸於實用詞不蕪穢而務適時意

不蕪玄而在富理彬：乎稱盛世之文矣暨成弘之降稍：陋近代而軼往古學者始靡然向風焉

而於近日為尤甚以徑逐非以語於巧也而爭罕喻以標奇以簡辨非以語於悖也而爭繁縟以侈富以顯著非以語於遠也而爭變與以極深以經

常非以語於麗也而爭僻詭以逞異蓋究其志意直欲與作者為伍而責之實用顧出近代之下何也競勝於奇而不務情理也愚竊謂其弊有六其

反而正之也亦有六夫範世訓俗必徵乎聖今者祖意於玄虛師心於頓覺俾釋老常與孔孟爭塗

不可也故返其弊莫若使之附聖以居宗選言建議必楷乎經今者假寵於南華乞靈於鴻烈綴淵

卿之瀉而尊其陋俾百家諸子與六籍並耀不可也故返其弊者莫若使之依經以作則文受命於

心：受命於理今者執堅白異同之辨而不覩其歸侈移山跨海之談而不要其真斯其於理味也

故返之者莫若使之遠理而信心文以行遠非以駭世今者鑄意於不可測識之鄉而繪意於無所

經見之語斯其於思僻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易辭以顯旨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

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何者未勝其本也今文之勝於亦若是矣返之者

莫若使之佩實而卸華工倖持不過尺而結摩空之構義和度不過管而盡周天之形何者其規矩得也今之為文者鏤刻勝而規矩喪矣返之者莫若使之度體以定勢是數者持衡於上則形端象指於下則比正即使文與三代比隆可矣奚啻近代哉抑人有言曰質之必趨於文也文之必趨於

文以居教
而大德人
心一安則
其德自具

汰也。氣化之運，其權懸乎天文。之必救以質也。質之必救以忠也。則挽回世道之機，不在天而在人。故有八代之衰，起之一人。太學之體，正之一時。非勢極而變也，救之則就耳。司文衡者，留意焉。

翰林經學宏猷八卷議類
三

京營兵制議

陳懿典

考據詳明
區處密著

京營之兵，所以居重馭輕，示威武於天下也。高皇帝統一海內，列四十八衛於南都，兵制詳矣。

翰林經學宏猷八卷議類
四

及文皇帝定鼎於神京，則都門以內，七十二衛，約其兵不下三十萬。畿輔以內，有五十餘衛，約其兵不下二十萬。雖九邊之戍，郡縣之卒，不能過是也。又於近畿之衛，若山東、河南、中都、大寧，選其兵番上操，以壯軍勢。既以五軍營統之矣，而復設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天下皆稱為三大營，其擁衛

此章京營之兵一變

天闕雄示六合之勢，赫然盛矣。承平久而武備弛，正統之變，幾不能軍。由是于肅愍創為新制，于三大營之內，選兵十萬，初分為五營，繼分為十營。每營以五十人為一隊，有隊長二隊為百人，有隊官十隊為千人，有把總而五千則以都指揮統之。楊遂菴所稱體統尊嚴，條教明肅，蓋一時調用之銳甲于西南。此京兵之一變也。天順復辟，務反景泰之所為，而團營之制遂廢。迨八年復之，而成化初年，復廢至三年，乃始做其原制，增定為十二營。其

此下亦當
之兵

翰林
經義

成廟時兵
精威靈由
威祖廟
如嚴行
聖祖也

法以京兵八萬。外兵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期年而更之。蓋見操之兵共十二萬。設四武四勇四威。統之。而布分益嚴。我武益張矣。此京兵之再變也。天三大營之制。全營操演。其兵無隱避之奸。而疲壯則無所分。團營之制。選而堪用者。倘係選而不堪用者。退老營以供役。其簡練精矣。而黠者往往賄軍吏。以少壯而為老弱。選征之役。是二者其利弊畧相當。然其初未嘗不善。而其後多所耗蠹。故久之不能無變。今者十二營之制弊。而復歸三大營。歸之誠是也。顧天下之治。不在于變法。而在于得人。昔者永樂之初。犁庭漠北。不震天威。而近塞無狼煙之警。是三大營固善矣。然究其故。則非徒營制之善。而選教訓練之際。核實至精。行伍皆熊羆之士。節制嚴而器械防。故戰勝攻取。而中國之勢揚。團營初立之時。兵制精。國勢盛。亦非徒恃其制也。蓋以于肅愍諸臣。勵精講武。中軍無不選之將。而麾下無不選之兵。故兵威遠伸于天下。是知法制者。總攝之綱。而振舉之則存乎人。今三大營之制。固復矣。復其制而不得其意。則其弊猶在。故竊謂今之可議者有五。一曰稽數。二曰簡銳。三

五漢之十
權勢故學
後乃今日
之重名務

翰林
經義

簡擇去卒
天師之至
不無私不
則知其
不特而故
客之矣

曰時教。四曰嚴操。五曰禁役。夫京營之兵。原額二十餘萬。歲食米以百萬計。今之尺籍如故也。給糧如故也。而按其在營之數十。不能五六矣。其千夫百夫之長。三朔取陞格。其數而沒入其糧。有勲衛以護之于上。有奸胥以維之于下。牢不可破。夫民之脂膏而付之貪猾之手。有害于民。無益于軍。是誠不可以不究。謂宜委強幹嚴明臺諫之臣。立法而覈之。如百人之中。自相糾保。若所保之內。而有逃亡者。其將不舉。而其兵舉之。則予歲糧之半。革其將。不許襲。若是而兵之實數可稽矣。稽之而去其兵。則減其糧。一歲可得幾萬。或逃者隱者。捕而歸諸伍。則亦可實乎軍容。此二者皆國之利也。故曰兵之數當稽也。既稽之矣。則在營者不可以不擇。夫以一當十。用兵之良。疲弩操戈。足以敗事。昔團營之所以得者。謂其簡擇之精也。今雖不用其分營之法。而但取其簡擇之意。務立標定格。以嚴選之。少而壯者。優其給。為上兵。老而弱者。削其糧。十之三。為下兵。上者肄習以聽用。下者雜派以供役。且上兵比年一選。有不堪者。取其壯子弟易之。下兵之中。而有壯子弟。堪入伍者。復其糧之數。

商兵之說
教習米不
然將有量
助名教其
矣

新本

保之說
然將有量
矣

勇怯既分。士知奮矣。不然而徒以羸困之。夫當操
戈之數。雖多亦奚以為。故曰兵之銳當簡也。先聖
曰。以不教民戰。是為弃之。今神兵知操演而不知
教習。夫教不至。則藝不精。操之無益也。且坐作擊
刺之方。子矢創戰之法。天下必有精其技者。宜厚
募以為教師。每應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
演。其所教務。遵會典之制。不得以九射之虛文而
塞其責。重賞罰以勸懲之。則庶乎藝精而氣壯矣。
否則因循怠玩。雖有壯士。不得以盡其能。故曰兵
之教當時也。昔京操之法。用給舍鄭林之議。以八
陣肆之。今歲久而法弛矣。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
道。莫不知講。而揚旌舉號。應演武之故事。凡天下
之兵。皆若此。觀之誠有可笑者。且器械朽鈍。馬匹
孱弱。上下安習。以為固然。何以張起距之威。而當
百戰之勇哉。謂宜申明八陣之制。若何而奇。若何
而正。若何而分。若何而合。使兵將識其意。可臨敵
遇險而不失其常。間于一隊之中。取器械視之。惟
犀利者有賞。而朽鈍者必罰。所乘之馬。必如古人
所稱。探前缺後蹄間。三尺之良。其以疲馬呈者。究
其調養不時之罪。如是。而在操之兵。始有實用。故

後之說
之而兵
子赴後
而人不
言者其
禁之

翰林

曰兵之操。當嚴也。夫用兵之要。貴養其氣耳。專
于旗鼓。而心志肅于號令。則其氣雄。今營兵多有
借役于外者。釋戈盾之習。而從使令之用。則行伍
虛而軍威弱。故必如
先朝之制。凡在操軍士。並不得差撥。其有公役。則
老營之弱卒應之。而將官私役者。革其俸。如此而
兵氣始振。否則兵存而實亡矣。故曰兵之役當禁
也。嗟夫。是五者。皆本于大將之得人。苟得其人。則
分之而為十二營。固可。合之而為三大營。亦可。苟
無其人。則雖紛。為法制之變。祇益弊耳。夫猛獸
在山。慕藿為之不採。輦轂之下。信四方之所觀望。
謀國者。不可不究心于京兵也。

保甲議

吳應賓

世之議保甲者咸見以為擾俗病民而無所用之然此非法之弊也行法者之非其人也夫保甲之名雖自熙豐創之迺其制所從來遠矣周禮以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而至于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于田役追胥之事管仲于齊亦以五家為軌推而至于五鄉為軍因有三軍之制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有長十亭一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獄收賦稅游徼循禁盜亦比里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以十家為甲有長各鄉為保有正鄉大者或析為數保鄉小者或併為一保統甲統戶有司督之而司其長若正之廢置如繩屬綱如臂使指其與比閭有長鄉亭有三老嗇夫游徼非異意也故愚以為保甲之行有三善焉夫盜賊之所以滋者法網疎而奸宄之出入靡所稽也今使同保之中鈎校而互察之捕奸者有賞不發奸者有罰人情鮮不自愛誰肯苟容者如是則奸宄何所入奸宄無所入則盜賊不禁而自熄保甲之善一也民生無常業則從之則易去而為奸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其

丁男之數與其不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縣書于門即有游惰作奸不得而隱保甲之善二也無事而相與屬眾讀法勸善規過足以成禮俗而消訟爭有事則守望相助患難相恤親睦之情既洽德讓之化可興保甲之善三也如是則雖熙豐所建吾安得而盡廢之迺所以行之今而不善者其弊可知也夫為一里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里之人為一鄉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鄉之人而今之所為畏若正者則皆市井亡賴人耳強者武斷鄉曲既以恣睢而為奸至其弱者又關草而無能為也此其為弊一矣夫保甲為民而設非以倚公家使令也而今之為有司者往往徒隸視之乃至調以他役假以別需民誰勝任此而樂于應也此其為弊二矣此二弊不夫則保甲終不可得而行愚故曰非法之弊行法者之非其人也誠欲舉保甲之法而行之也謂宜慎推擇之舉重責成之寔仍使其藉在民而不在官惟以時督舉之而已不得有所追呼以擾其下如此則庶乎其可不然是亦熙寧而已矣謹議

邊事議

張位

邊計甚難
今日長城
不外十

古今集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訓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固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

精林

經濟云云八卷議類

十一

朔方之勢
必不可
以河套
之險
也

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奔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二關之設倍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住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藩離而限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權邊之平以為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秦南之營為技擊之倡可矣遠當練土著為久遠之禦塞臺用壯阨塞之觀可矣遠當繕城堡為清野之計

順治威嚴
利歸酋長
金繒日索
變垂延慮
胡運威衰
濟而謹衣

丁壯則困于修築隱于占役而取數于荷戈矣糧餉則剋于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酋長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暗賸脂膏已竭金繒日索射不何厭板外聚毒處有潰決之虞土變垂延慮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元胡運威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袂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

精林

經濟云云八卷議類

十二

兵食議

李騰芳

頃自東西用兵。連年不解。司計者有涸澤之慮。而

兵食之議。古之聖王。未嘗不慮。而後世之君子。往往忽之。此其所以為國計者。所當先也。

筭樞者為拊。之憂。

詔旨責切。一時大小臣工。講求二畫。不啻詳矣。而

愚以為兵食。非二策也。不可一日缺。兵則不可一

日缺。食而今之為兵者。食之則不可使無用。而無

用則不可使廢。食。今竭天下之力。以養天下之兵。

而邊鄙廢弛。在。軍之虛謾。張謬。無。可恃。至于

京師數十萬老弱。無賴之徒。上以供天子之工匠。

而下以供中貴人緹騎之侵牟。而日不足也。此何

翰林院侍讀。八卷議類。

可以言兵也。蓋嘗伏而思之。夫兵有貴于多。有不

貴于多。有少而足多而不足者。強弱之故也。今之

京軍。畧視漢制。而漢亦不過南止羽林。期門等軍。

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所向無

敵。今之強弱。視漢何如。而原於官者。歲二十萬。不

為不多矣。東南之漕粟。飛輓而灌之。若填壑。然而

此二十萬者。歲萬人無用。則萬人為糜食矣。五萬

人無用。則五萬人為糜食矣。不思去其無用者。以

別求其可用者。而更為萬人。以益之。豈理也哉。然

則今日京營之軍。誠莫如嚴搜而盡汰之。而隨其

所汰之多寡。與之申法。而更始。乃其大易。撥。中可虞。則第為之試。以騎射。教以方畧。簡其能者。

別為一軍。厚誘而重賞之。當必欣然從事。失久之

能者進。而不能者退。則不汰而自盡。而由是得百

人。則國家有用之百人也。得千人。則國家有用之

千人也。此不為愈於今日之徒食者乎。而至於四

方郡縣。拳勇秀出。在。有之。如其所謂。機兵弓兵。

固即食郡縣之食。而郡縣之所恃。以戰。以守者也。

今令其人。世食其食。而郡縣遞役之。執牒勾攝。日

譯於道。一旦有事。專恃客兵。此何為者。苟得良有

司設法訓練。五人為伍。十人為隊。百人為卒。懼其

少也。于二十五家。而以為之兵。五日而試之。又五

日而再試之。相教以技。相比以能。相勸以賞。者

不別予之。予之以五日之食。罰者不必別。鞭之。奪

之五日之食。其所予者。即其所奪者。則其奪者。可

以給其所予者。而二十五家之兵。則令二十五家

共食之。而各復其役。如此。練于縣者。謂之縣兵。練

于郡者。謂之郡兵。練于省者。謂之省兵。而縣五百

人。則五縣。而以兵稱者。五十人。十縣。而以兵稱者

萬人。自此推之。不費斗糧。而十萬之衆。可立而具

此不為愈乎。今之召募者，平而蒿目而憂根本者，則又不憂兵而憂民矣。夫不憂兵之食而憂民之食，矣。夫人之為國，有可為數十年之計者，有不可為朝夕之計者。天下無事，薄賦而民饒，君亦儉而用不乏。卒然水旱盜賊，不勝為之害。此數十年之計也。而其不然者，一歲之入才足以當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至于用之不給，取之愈多，而當晏然無事之時，盡用哀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何以加之。此不朝夕之計也。今國家開利之孔既多，已山澤關梁車輶酒鹽之利，諸法盡用。天地之生為之無餘，而累世太僕太倉之蓄盡於兵興郡縣之贖錢盡於徵解。至開公私之積盡於水旱漕艘之用，盡於河決議賑。於內之帑藏無可措者矣。議留解而外之府庫無可貯者矣。議改漕而京師之軍供罄矣。議五糧而國家無所以為之本矣。即使管晏持籌而吾以為食未易足也。又況今之立國已久，天子之勢燭結于天下者甚遠，而其情亦甚間隔而不通。故上之人與夫為之下者，各知有身而不知有民，財賦之入其用上者一，中飽者二，而有司臺與之所候年者三，而民不與。

為虞今之世，天當人害，十室九空，呼嗟相望，焦心無法，無已則獨有。天子躬行節儉，加意賑貸，是有司廣布德意而已。今之天下，內外空虛，大盈之積有加無減。后官光祿之奉月以數十萬計，即謂皇上永言孝思而慈慶之供止於二萬，昭德則溢至三萬，幾與慈寧等矣。毋亦少裁而釐正之歟。毋謂陛下於仁聖有所靳也。況於冬官之匠作未清司農之宣取不厭燒絨之費，半棄於中人金珠之廣，復溢於陣愛。凡此數者，沛而為惠，其德無窮，但以多藏亦復何用。他如有司民命所繫，亦宜汰其闕茸之甚，以懲其餘核其煥熱之名，以驚於實上之下也。母飽於桑麻下之上也，不蔽於楊龜，停京運以資和糴，留贖錢以廣積貯。此庶幾其萬一耳。不然嗷之民投命無所，生不足愛，歟無所懼，後事它邇未知金鑒所出也。天下之禍，豈必盡在夷狄哉。

長城議

丘濟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陝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為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遼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為邊牆以抗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于不為也

復河套議

王錫爵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傷難與慮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塞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國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迹具在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持其攻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懷快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卒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碛為墟外之不足

時為藩維內之無所其賦役不有其利而蓋處其勞豈蒙賢固吝于迷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披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殺米揮鞭近塞幾所顧忌今且盤旋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警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過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極言之以干

翰林經筵講官 卷之十九

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憂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番北此何說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或哀降其不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擇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

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肯亦為殊等我國家極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聲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孽兼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古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或邪哀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慮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矢視我皇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謀罕至虜人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

翰林經筵講官 卷之二十

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眾緩行持重則虜倘益展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我糧有定數虜邊從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為逃避角時聞野曠相待已離復台約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我邪退留而相守計數萬之

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曉將以通
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
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
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合
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
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墮臺廬舍先人之
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
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休于生歿尚
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
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

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
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
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
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
其遠道據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
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延止利
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延獨利
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
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寇
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

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
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矣家勝敗本難預
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
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
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
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單之舉恒獲首
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遺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
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
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
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
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開闢敗處陷沒事勢異也
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
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城諸邊實近我
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據邊築垣少
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歸入寇以來據以
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
晏然不有爭乎寧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
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
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奔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奔之所為

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
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矣家勝敗本難預
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
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
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
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單之舉恒獲首
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遺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
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
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
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
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開闢敗處陷沒事勢異也
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
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城諸邊實近我
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據邊築垣少
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歸入寇以來據以
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
晏然不有爭乎寧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
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
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奔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奔之所為

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
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矣家勝敗本難預
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
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
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
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單之舉恒獲首
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遺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
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
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
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
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開闢敗處陷沒事勢異也
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
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城諸邊實近我
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據邊築垣少
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歸入寇以來據以
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
晏然不有爭乎寧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
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
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奔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奔之所為

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
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矣家勝敗本難預
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
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
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
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單之舉恒獲首
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遺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
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
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
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
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開闢敗處陷沒事勢異也
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
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城諸邊實近我
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據邊築垣少
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歸入寇以來據以
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
晏然不有爭乎寧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
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
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奔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奔之所為

蘇鎮請復昂酋撫賞議

南師仲

今年秋蘇鎮邊臣議復昂酋撫賞

不毛之土
之土
之土

上下其事即議於時可者半否者半愚以為革之
是而予之非也夫長昂酋驚不馴跳浪巨則出沒
幽燕上谷間為樂非一朝夕矣獨以台酋之故逆
臣議援往例請得撫賞使無東顧以安貢事蓋果
時迫于驕虜苦于戰爭時許之叩關徵賞金幣之
錫已有歲年其後西勾義東倚二衛陽伏陰請不
則叩關而開以索無償之德不則鼓挺而呼以挾
不貸之實邊臣奮然力革斷絕之迄今益五越年

翰林

經濟宏猷八卷議類

卷五

所矣邊臣當事者後因其卑詞款關之故再請于
上願得復如前議夫非以東西甫息肩貢事方當
目姑假此以示羈縻乎愚以為其不可者五而勿
許為便何也台酋倚忠順夫人為媒惟言是聽彼
昂酋者名雖為婿實則一部落耳使台酋無生心
虞婦無長家則一昂酋所部能幾何假令蠢然犯
順計蘇鎮之兵合力足以當之矣勅敵之與有是
不可者一長昂一小醜也東如朵顏諸虜西如台
吉以下諸部衆又西如火落赤諸孽于我眦為九
遠于彼寔為一體其旁觀窺伺者不知凡幾今許

三載未
又明日而西秦至矣將獎賞之則難繼緊絕之則

翰林

經濟宏猷八卷議類

卷五

一昂酋而明日宣大比例至矣又明日三衛至矣
起要是不可者二頻年來邊事之壞于邊臣請
市則市請賞則賞勢已激暢時猶補牢未晚不及
此時一振刷之復沿成套襲故智吾懼難為後也
是不可者三且以遠虜言之其勢遠昂酋百倍邊
臣決策一鼓而襲其鎰重駝馬劔其頭日無算至
于今邊左獲以安枕未聞長驅報復敢十中國之
額行也矧此昂酋何物而縮首就之乎是不可者
四長昂藉索夕等緩頰曰中國我撫我其軟血矢
無渝志使邊庭無烽火之警此啗辭耳昔不當許
之乎狡獪如故後不當革之乎禁服又如故則是
非是犁然可睹矣是不可者五夫花場牧馬等
谷董宗青山等口大被詆觸雖垂涎之心未遂而
蜂蟻已肆毒甚矣今不討其罪復許其請雖曰見
我廣大如威嚴何若夫寓不殺之仁于悔過畏罪
之時示不測之怒于款關擁衆之候令
天朝之體不襲墮鄉之胆自摧神氣常疑邊臣帶
固此又控馭之上術當軸者之有事也愚猶然
管耳敢漫譚借箸倡不必然之畫以斷萬一之偶

中平獨計

神睿在上忠碩在列且一時督撫諸臣同心同德
協智協誠將鑒往轍一洗之矧區之昂酋哉敢惜
為之議以俾採擇

翰林經解宏猷八卷議類

二十

閩廣善後事宜議

沈一貫

伏見閩廣海寇近就殲滅獲醜獻功飲至嘉賚令
海陬遐壤之鄉識
真宗之仁
肅清之術
其見于區
畫中

天威之遠及明犯法之必誅無有通漏甚威聲也
然大兵之後有司困于召募民力憊于征求居者
有轉輸之苦役者有瘡痍之痛辟之飢者未哺病
者方起當此之時不思有以度之以善其後竊恐
民不安所變將復至古人云平吳之後方煩聖慮
此若為今日言者故臣敢議可行事宜以獻臣聞
漳泉惠潮之間負山阻海擅沃饒之利其民喜聞
翰林經解宏猷八卷議類
海賊聚散
不常毋不
可激

乍聚乍散有司急之不暇于谿崖簞竹之中則泛
舟入海因風之所止泊而時出抄掠為患諸郡此
非獨習性然也亦為吏者安集不稱之效也夫人
莫不好生而惡死顧親戚而重離亡然而犯之不
顧者以此之無以自衛之可以幸免也又仕
于土者大抵多遷謫焉一人以此之人事乎其
上彼亦惟貨賄足望熟貴為百姓為父遠之計者
二者相合釀成厲階上下交虞以有今日然臣之
愚竊謂兵不可玩威不可衰方今海寇蕩平則彼
依山負險者雖懷懷德之心必且喪氣乘此時而
其說雖善
勢不可繼
此其為

此下大
略可見
之施行
也

翰林
經義
八卷
議類

議類
八卷
議類

撫之使之銷兵刃治農器不爾則出兵剿之彼必
惕吾之威而懷吾之惠其功賢於百萬之師遠矣
此韓信收燕之策也其便一也既撫之後邊溫良
長厚者治之退刻薄之吏開生息之室節賦歛之
用堅樂生之願使民重親戚而重死亡其便二也
又事至則快事平則玩人之情也今能勅閩廣諸
臣所在提戈之處詰戎兵時簡練以俗不虞雖境
安烽息考足資滿不得數畧持增其祿秩以褒之
使民安其上官習其俗其便三也古者鄉有長閭
有歸黨有正故什伍相維民用輯睦今倣此法立
之保伍其習業稽其戶口則雖欲為亂而不能
矣其便四也君子欲立功名以自致于上甚于上
之求下願為之未見其成境以衆議惑以浮言則
誰肯以身博死者昔龔遂治渤海亦曰願陛下少
寬文法今欲閩廣久安而無事莫若聽將吏以便
宜治之不效然後治其罪毋從中而阻其便五也
鄉桓不倍曹沫之盟晉文不趙伐原之利非獨示
信亦以勸來也今閩廣寇殺其黨以降非獨冀生
亦以一人嘗我也如使懸賞以來之又羅織其罪
而殺之則他負固者曰

言議

翰林
經義
八卷
議類

朝廷之不可信如此此所謂禁之使歸而救之使
叛是後無降者矣元至正中張瑄來清寇海上後
降而官之子賴其用安知今日無此等輩乎其便
六也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惟因循以養禍
故至此今幸決其難矣不大秦之何以善其後哉
傳曰聖人防患於未然書曰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今閩廣甫寧所以望
陛下之撫綏者其機正在於此竊見
陛下賞予將士既懸官而任子矣恐有急成之患
荒善後之策也故述斯議焉謹議

西鎮善後事宜議

陳維泰

西鎮醜虜陸梁為禍已甚頃雖少退猶盤桓內地而邊臣泄之然以出境自幸何其德也意所以刷國耻快人心者非選將用兵大驅除之莫可而善邊者以火酋內訌必擒酋為合而後成擒酋而牧必衆酋獸居而後動故欵衆酋以換擒酋之黨覓擒酋以斷火酋之援此其施為甚有序而為慮甚詳也顧博綜夷情詳核始末則今日之可憂不在西夷而在東鎮朝廷之防禦不在火酋而在克力何者匈奴點禁種類乖殊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自

輸排

經解宏猷

卷八

議類

三十二

俺答款關以來請建寺則許之建寺請掠番則許之掠番彼之為謀甚狡而我乃其墮其術中而不顧遂令遺種於茲則邊臣誤國也昔趙充國徙先零于塞內馬援遣燒當于三輔識者猶謂居封內之地無障塞之隔收散墊之積掩不備之人為禍滋蔓果害不測況智不及馬趙而俺酋禁僧非先零燒當之比竟不思塞潰堤于蟻漏絕蔓草於萌禁何為也哉談款市之功者謂累世鴛鴦之虜一旦款關稱外藩不但唐末即漢以前未有也第夷狄之性困則卑順強則驕逆非可以禮義忠信化

亦謂為元
計左矣元
亦謂為元
也

其情若此
則高於利
之術若此
之術若此

輸排

經解宏猷

卷八

議類

三十二

誨懷服也今且明目張膽蹂躪我疆域虐劉我蒸黎爾掠我畜產直助火酋之餒而訟言不復與天朝通矣我猶唯々然奉之惟謹欲圖倖聽其酋掠欲款市又聽其款市始也虜以欵恩我而我以欵自愚固也今虜以戰至而我猶以欵應是何異開門延敵而助之攻哉方羽書傳至有為大同揚巢之議者斯時也在東鎮牽其內顧而在西鎮擊其惰歸宜可以一得志當事者輒曰一酋未殄而衆酋合一鎮不寧而七鎮搖久龍之士馬何以當之告匱之司農何以餉之且

漢書
卷八
議類
三十二

陵寢神京相為密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莫若勦火酋以示之創耳殊不知建寺掠番中國已許而不問則狡兔之三窟已成虜以大羊之性豁整之欲寧能禁其不復至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關入邊地言語相習嗜欲日生自今以往恐其為患不獨火酋而已嘗思漢武帝得一張騫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厥後襲其威靈者二百年桓靈之世人不知兵段熲者將義降羌萬二千人國用不足勅中藏府調金錢采物增助軍資竟成谷靜山空之功今之西郡即漢之所開四郡而張騫段熲成

漢書
卷八
議類
三十二

功之所也。桓靈削弱，尚能大創夷狄，為稽古者所快。況以全勝之天下，謀臣如雲，甲士如虎，反出其下哉？有自西鎮來者，言諸番苦虜憤，然欲食其肉而殺其皮，皆可撫而用也。而元判乃其深擊，又可招為一時之助。二者合，獨不可當漢義從降羌乎？此是諸所言以安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且選將募兵，最為急務，而諸司為憤，乃局于身格之貴賤，經歷之南北，則衛青人奴，淮陰降虜，蕭樊英越東向，產皆為時所擯，而不收謀國如此。將烏用之？聞諸陸習虜，實饒勇力，曩空室家畜產，歲為虜所得，亦有奮力而與之戰者，亦有戰勝而奪所，固以歸者。邊臣情存苟安，與虜外市，名之開蒙也。而累害至矣。此輩選懦容頭，過身挫我之勇氣，增虜之驕心，罪不容于誅矣。人情乘其憤激而思騁也，則可用乘其賤賔而思奮也，則可用。乃取士必以貴胄，練兵不于土著，愚誠未知其可也。為今之計，誘虜東歸，先擄其黨，取火酋首竿之藁街，而又盡驅其餘，令二川之間無復遺孽。夫然後杜掠番以料我之藩屏，絕迎佛以塞彼之詐謀，七鎮諸戎一應斷絕，赫然下。

翰林經義堂藏 八卷 議類 三十三

明詔示邊臣，令其無媚虜而媚朝廷，無飽虜而飽戰士，無保官爵而保首領。此在我一振，聞耳。漢人言欲立威者，始於折膠，故虜之跳梁非一大治，不能創也。而成虜之跳梁在邊臣非一大治，尤不能創也。倘傷敗踵係，欺玩日開，猶復迴還疑慮，牽姑息之弱情，忘經國之遠略，未至之禍，有不知所終者。此所以江統疚心于肘腋，辛有浩歎于伊川也。吁，可畏哉！

翰林經義堂藏 八卷 議類 三十四

倭播善後事宜議

耳 棋

頃歲東憂倭南憂播當稱靡寧矣賴

天子神聖至公卿協謀倭以乞封求退播亦俛首

聽勅正邊境息肩之秋而海宇帖席之候也復何

說之解第未雨而桑土則先憂當亟也亡羊而補

牢則往轍宜更也乾鰥占歲之多風也去喬木而

巢扶枝至童子探鰥取卵而不顧則不可慮遠而

忘近也燕雀之慶堂也仍之然自以為樂乃突決

棟焚而顏色不變則不可狃近而忽遠也故據其

迹則今日之倭與播平不謂要其後則夷性之

無常實未可以逆料者請先原其起事之由而後

及其善後之策焉夫倭奴之長曰關白者不遠一

亡命之夫耳非有爵位名號之相沿也特以其機

智巧稍足以雄長于諸倭故既食食乎日本又虎

視乎朝鮮頃復聲言內犯屯兵釜山屬以乞封為

請者蓋欲假

天朝之寵靈足以號召乎島上之夷耳今業許其

封則彼焚柵而退矣然受封之後或藉口謝恩而

來乎息之數年或以請貢而來乎關白且封而諸

島復有效尤者將何以應之乎故封之近救旦夕

之安而俗之實為不易之策今之議者曰元役有

禁訛言有禁沿海之妄報勿聽朝鮮之再請勿聽

此特行乎初封之日耳而非所論于數年之後也

其必為練兵計乎夫有事則召募無事則撤回此

驅市人而戰也謂宜擇要害之地簡精壯者留之

時其訓練教其戰艘使之水旱相均有無足恃固

上策也然兵苦無食聞利津一帶延袤千里皆沃

壤也誠令附屬民自耕自食五十畝以上

出兵一名免其催科或令寬戶資丁開墾荒地每

頃納鹽四引而又遣官疏其水道助其種具不五

年間轉餉不煩而兵食有資矣漳泉寧紹之間往

往有貪利而為彼嚮導者以私通之罪未嚴也自

今有越海貿易者亟殛無赦則彼無以知有虛實

而豈敢輕入以當之乎倭之來也每以有利而去

蓋長戎心而我或軍弱寡援遙觀望徒尾其後

未能而敵誠令屯兵之地彼此一心互為犄角每

遇有警協力大創則彼將有所憚而不敢逞矣夫

練兵堡田申禁明約議之今日若以為迂然視之

倭營然居而後補其罅漏者其功用固相萬也至

若播州之酋曰楊應龍者自唐宋以來于今素朝

貢臣服之夷也我

朝至為宣慰司蓋取羈縻不盡以漢法繩之耳况
酋亦畏威易役呼之東不致而期之旦不敢暮如
往歲征九絲城等寨之功乃嘗有及期之志耶
即去歲之醜類事誠不致之辭也乃泰
民巧詭常事信而欺之故而不能勤以
成其狂悖之志也予一戰以損其鋒
難以制其少命而撫之適以得其少力故今之議
者曰削五司之稅撫安七姓之喧騰添撫夷之同
知復寄住之士舍此皆行于聽勸之目者而猶有
出于數者之外也夫播州之地介在貴蜀分隸兩
省又取彈壓而事雖未一動多掣肘即如近日轉
撫之議彼此會同意見少異罪人未得而力撫臣
且相繼去矣謂宜分屬一省以專責成庶幾不
紊而功罪可稽也夷種實繁錯居播地自開
之說而奔命逃亡者不知凡幾矣今即欲
而業為人占身無所資此不速之亡必轉不
耳謂宜多方招集厚加優恤焉可也貴路必
易而播尤甚險酋之負固年而鎮官又罕至其

翰林

經濟宏猷

卷七

地故隱憂九泥可封也今官以撫火為名

歲時巡緝道里斷斷窺覷要領徐而改土設流可
以第行之也近諸奸民往來視利或占其田
土或貪其財貨利不顧義理其害甚於彼方欲出
白其冤又恐明問不勝其言小隙釀成大
變自今宜禁絕奸黨勿為利口所惑焉可也專責
時巡指亡禁奸議之今日名見以言常談然以公
也小隙而使之無家可歸實無奇可善之說
何耶蓋彼以七十二萬之眾各宜盡帖然而播在
省會之中不足為一大患也俟利

翰林

經濟宏猷

卷七

中國財貨時生而散而聚者多矣播州所求而不
足也倭寇完然之利而播名為夷實與漢民不
甚相遠也譬之播州之夷則則驅而遠之惟恐
窺我播垣野也若播州大則愛而畜之且
不守其地而播州之夷則則驅而遠之惟恐
中國之利而播州之夷則則驅而遠之惟恐
可同年而語矣管窺之見如此何足以佐末議惟
執事財登

疏通錢法議

韓煥

錢之變
在丁卯
上同
從順
自而

國法防於周也而用不始於周太吳氏名之金高
辛氏名之貨陶唐氏名之泉其後曰刀曰布曰錢
蓋與字內相終始矣秦漢而下代有制亦代有弊
而至於今則弊滅於昔而效曾不能以銖兩夫成
法以行固利是圖利不可知法于何有此當承平
紅朽之秋猶曰非計而況今之脊脊乎且

今國家之所以制用者何也司農按籍而徵縣道
經輸而至歲所經費其數不勝重以歲之不易不
虞之不戒當事者高目而計無所出則不得已而

翰林

經義堂獻八卷議類

五十九

議米礪議括錢金議屯田議垣策議常告身獨錢

法置不論間一決起圖利之矣而旋行旋止竟不
能推見事情求一當以為經久計夫財之生止此

耳薄海之蓋藏亦至此耳多方以盡下而不能通

變以宜民我有利柄而我自扼之母亦有遺算歟

故錢法不可不通也乃今之為錢者我知之已

輩較之下條低條而莫能平其衡南北諸道舍

今用古而莫能齊其售至關隴汾晉諸郡縣則盡

格不行矣夫其壅閼而留滯也必有所自來起而

承圖之亦必有所自始蓋嘗概觀今昔相提而論

復寧於徐克者人所云于此再見其何以通商賈
有無乎謂宜嚴諭各省會一切貿易悉聽收受
以彰同軌之風而人亦各得以出入不相齟齬如
大務諸路錢總二十六監歲鑄五百餘萬以充
路支用更相灌輸不限封域此其當議者一也且
是布之設匪直經國而實以惠農民也農者
勅諸直省併得設局鼓鑄與所在舊錢並行當其
初非不稱便而後稍阻矣阻之矣自農始夫農
之穰刈穫以易金錢為官家租稅計今縣吏催
租一切徵銀以錢不能輕齎耳獨不可少為調劑
乎謂宜設為印肆銀錢並收不距而後以所徵錢
易民間百物或計存留諸費如藩封之虞祿官吏
之餐錢間收錢十三以充之亡不可者故上下兩
利之術不宜以出納為異同此亦一說也且
為下與下之自為固欲施之世之無窮極也國
奕葉鼓鑄不何億計今其存無論洪求即萬
物亦銷而為鍾鍊富家殷室積蓄鉅萬彼其
會者固思遺之雲仍而未幾輒壞不復用入孰有
固志乎謂宜令累朝諸錢與前代及新鑄並行或

翰林

經義堂獻八卷議類

四十

租一切徵銀以錢不能輕齎耳獨不可少為調劑

乎謂宜設為印肆銀錢並收不距而後以所徵錢

易民間百物或計存留諸費如藩封之虞祿官吏

之餐錢間收錢十三以充之亡不可者故上下兩

利之術不宜以出納為異同此亦一說也且

為下與下之自為固欲施之世之無窮極也國

奕葉鼓鑄不何億計今其存無論洪求即萬

物亦銷而為鍾鍊富家殷室積蓄鉅萬彼其

會者固思遺之雲仍而未幾輒壞不復用入孰有

固志乎謂宜令累朝諸錢與前代及新鑄並行或

今之為錢梗者其弊有三而古之憲不與焉今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漢孝文時除盜鑄令民間得自鑄而吳王濞用之富埒天下遂生遠心賈生慨然請嚴私鑄令編氓母得操造幣之勢慮至深切

今國家惟寶源局職司鼓鑄若周之少府泉府漢之上林三官外是誰復有隱屏而鑄作者故私鑄可無慮也且真工大奸以牟利耳掄笑者葉十萬一掄綆環落眼入水不沉即尤而效之其費幾何而利且倍蓰以故南齊孔頭灼見其弊而有不惜

銅不愛工之說國家自大中洪武通寶凡五等下及累葉所鑄周郭肉好絕無排斗沙澀之患無青薄鉛錫之別則惡錢亦可亡慮也乃其所為三弊者其究安在夫今之弊非憂其難言者也亦非較其難行者也指陳不越目前而轉移不煩餘力在一加之意爾蓋聞錢者泉也如水行地無之而可壅也今各省直都邑行者不能以十五夫商賈之往來有無之貿易而有之以為利故也今使燕賈居錢數萬而以易閭隴之貨必不雋彼謂其無所用之耳利京邑者不入於除場便荆郢者

少為差等相權為用且著為令垂之永久人亦不樂為積者故錢為永利不宜以世代為變更此亦一說也凡若此者其事明白顯見其笑平之無奇而補偏救弊之方合是無可談者誠能先期下明詔曉諭諸郡國開示便宜揭榜通衢而又定為必行之規嚴為不行之法小民見利而不見害亦何所不得哉民利而國家之何所不足哉推而廣之

天潢歲增日苦下給漢賜館陶公主以百萬計其制可倣也王欽閔金縢不返宋建隆中欲積錢贖山後其意宜師也復烽鯨浪決歲不息熇蠹患

矜訾給時紬宋康定中有事西夏及賂契丹動以數萬此其策可行也蓋管子曰刀布者先王以守財物御人事而平天下夫當公私交匱之時而為上下兼利之策舍錢法其何以為當國者奈之何泄哉其以為利孔而諱言之者則吾未見其嚆之八政周官之九府五帝三王之所不廢者今與研桑心計之徒同類而議之也

修治河坑議

陳應典

古人治水皆稱禹而些鯀禹主濬其用順鯀主障其用逆乃相傳有鯀堤而無禹堤則治水而用堤自始也後世自圭之徒皆宗鯀而禹功迄千古以爲嗣者自漢武皇帝親沉璧馬從官肩薪築鉅子則後世之不能用禹法蓋自漢記之矣貴讓三策置其能用歷唐宋而元旋治旋決卒無長策至我

朝而治河之難視前代更倍則以河通漕而逼

陵寢當事者而計漕則虞陵寢需計

翰林

經義堂

八卷議類

陵寢則虞於是行河使者日夜冠蓋不絕大司漕水衛金錢日夜輦輸河上而計所以爲河計者不過以築堤爲事於是深計吊奇之士扼腕而談曰治河而專恃堤非策也而過之其傷愈多以堤防河如以牆而虞又小暇而數千百里皆瑕累歲之修數年之築不足以當河伯之一怒且河性猛迅非人力所可制獨奈何由河爭尺寸之利而不諱于大利大害也且河歲也而堤歲築堤歲築而河身益高積尺累丈登堤而望水且駕出民屋秒甚且與城郭並而徒恃數丈之堤爲防禦何怪

乎一朝決裂而漂廬舍摧城郭民人魚鱉莫可夫乎勢不如棄河不治而別開河以通漕此其言豈不堪動聽顧未深思之也夫會通河之開也以陳平江宋司空之才智

成祖全盛之威靈財力經營數年費帑金億萬且其時尚有海運陸運以須其成故可待也今六軍百萬之命係于漕河棄不治不可漕新河未成不能漕安所仰給乎抑言何容易也七百里之河而

言費以十五萬是百里所費僅二萬十里所費僅二千一里所費僅二百夫一里計二百丈每丈計

翰林

經義堂

八卷議類

四十四

廣五尺深三丈是一丈總深廣爲方十五丈也十五丈之功豈一金之所能辦乎此其爲說鈴而孟浪于事情也何疑然則爲今之計舍修治河堤之外亦更何所施其功也詳攷近日河工奏報黃河堤岸自徐州以至宿遷淮河東岸自高良澗以至武家墩淮南湖岸自高寶以至江都先因水發衝決無算今已漸次修築堵塞河水已盡歸漕新運已亦無慮愚更何以佐末議哉愚則以築堤以防決也然有所築而無所洩終必潰也築堤以束水也然束于上而不濬于下將終壅也築堤以濟漕

黃河利以
通亦必道
防河勢作
兩難者

亦以護陵也。苟便於漕而不顧陵。利子陵而害于漕。終兩傷也。河性最強。淮遇之而縮。淮性較河則稍弱。較泗則稍強。泗遇之而縮。今歲水患。雖曰需。非常然。推極其故。則泗不敵淮。淮不敵河。遂至溺漫。泛溢。徐沛與。

翰林
經濟
奏議類
四十五

祖陵之瀕。一望而天。苟築堤而不採其原委。何異止兒啼而塞其口。故修河堤。則出入之勢不可不分也。謂宜于淮泗之間。凡有低窪開墾之所。皆開為渠塘。令其退有所蓄。而不助河為虐。其下流入海之口。多繫水門。令其進易出口。而不與河爭道。

黃河利以
通亦必道
防河勢作
兩難者

如此。則有所樂有所。此固堤之一說也。欲修河堤。則傍淺之法。不可不行也。夫黃河之水。沙居其半。以一升之水。而載二升之沙。其勢易以壅。閘。苟日事版築。而沙不濬。此壅則彼潰。堤何益乎。必也嚴掃沙之令。沙盡去。則水勢益駛。冲刷易而赴海。速如此。則有所樂無所望。又固堤之一策也。欲修河堤。則通漕護。陵之說。不可以不合也。而以堤治河。則淮泗壅勢必虞。

祖陵是腹心之病也。當以堤防淮。泗則河壅勢必虞。運道是咽喉之病也。謂宜以兩者從衡而論。往

黃河利以
通亦必道
防河勢作
兩難者

者高家堰之役。大司空排衆議。成之。堅若宣房。則淮之深口。塞運道。倚以無慮。若壽泗水患。實自此堰成而益浸淫。今固不可因衆口壅。堰以紓。陵寢之急。獨奈何。壹意通漕而置。

翰林
經濟
奏議類
四十六

祖陵于不問乎。愚嘗渡泗水。周遊于祖陵泗州。若浮杯然。蓋泗與河淮通。前阻于盱眙之山。勢無他途。可決必浸灌于泗州。及祖陵。其為泗州城郭害。猶可言也。為祖陵害。不可言也。為今之計。宜于祖陵之前。及其左方。各築長堤。遙堤為之捍衛。其

黃河利以
通亦必道
防河勢作
兩難者

他非州治。及陵寢之所。則稍為開濬。以引之旁泄。或任其漫流。以殺其怒。如此。則高堰可長。無議如此。則祖陵運道有兩利。無兩傷。此又治河堤之大開也。若夫遙堤。流水壩。減水門。開座。及假便宜擇任使。嚴稽覈。皆治河之吃緊。以所常聞不具論。其大者如此。至行海運。挽河使入北海。與夫前所云別開河通漕。皆非常不可已之畫。愚不敢妄議。禹功。輟節堤防。為縣智而卑。貳之也。

八卷終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八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 賈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本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鳴本之蕃 評閱

高皇帝天生斯民論

二儀莫位於子且則萬物寄生於一氣闢闢之期
惟人生氣之精莫者也故比出萬物是變通而不
已況衆乎既衆且靈互計而不已而有吞殘焉若
非天生人君以育之又何言斯民之有哉然非斯
民之衆而有愚頑者非人君之育亦可也所以非
愚頑不足顯人君之治非人君之治斯民亦何措
安其育之道大在人君持守斯行焉若非持綱
守紀而安善良則善良慌惚而弗守若謂惡之道
不果而不罪不悛者則將何以育斯民者乎故天
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則惡消而善長亘古至今
刑加暴亂奸頑者則斯民泰安矣若獲奸頑暴亂
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則惡者日生言者
日減何育斯民者哉故制以斧服以衣天子取斷
以示政安斯民於仁壽之鄉餘何言哉

高皇帝七曜天體循環論

洪武十年春既暇與翰林諸儒遊於殿庭幕論乾
旋之理日月五星運行之道內翰林應奉傳藻典
籍黃鄭考功監丞郭傳人皆以蔡氏言為必然乃
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月不及
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為天
所棄也有若是之云朕失讀詩書不知蔡氏若此
諸儒忽然論斯吾將謂至罕矣及至諸儒將尚書
之註一一細為分解吾方知蔡氏之謬也朕特謂
諸儒口非也斯說甚謬吾觀蔡氏之為人也不過
惟能文而已夫文章之說凡通儒賢智者必格物
而致知然後以物事而成章其非通儒賢智者或
以奇以巧雖物事可書其的而為文不順則棄物
事以奇巧而成者有之或者心不奇巧其辭僻而
迂意在著所聽聞以為然著成文者有之吾聽諸
儒言蔡氏之論甚以為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
朕猶因事而罵之時令取蔡氏所註尚書試目之
見其序文理條暢於內之說皆諸書古先哲人之
見詰於蔡氏自新之言頗少然非聰明不能若此
而類成獨蔡氏能之可謂當時過庸愚者故作聰

以已意
天運
上格物致

明休否
太極
天

論水

意
為理
不見
以意

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雖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
順亂乾道之順。以已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
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
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
旋。非此一日之辯。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
機者。何因與群維。並驅欲明休符。特用心焉。故知
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
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都。代蔡氏曰。以理
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十五
度。行健也。次以理。日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未以太
陰之行。不敢過太陽。持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
着而為理。所以順亂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
辭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
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
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
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
也。除太陽。則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
間。所行舍次。盡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
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窮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

太極
陰明
若指掌

天行
地上
動

論水

意
為理
不見
以意

驗者若指一宿為一。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大許
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
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
列宿之西。一大比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
一大。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循環為之
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行
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
循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
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
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
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陽從其數。太陰一晝夜行
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
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
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
的論。吾為斯而著意。因蔡氏不窮稽于理。以郭傳
黃都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誠後人
特教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
告。故遣行馬。因為之論。

高皇帝雲生論

營云性理不明在乎講而已然非智者不詢非賢者不明若愚頑者固從講明之道則終世而愚昧若世之萬物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乃善之善矣通者得四方令有司至賢良方正於廷朕親選擢之意在布列諸州職為牧守以利黎黎夫何至廷者衆若與之語衆口喃喃今則徒因是故問雲生性理以觀學之盈虛性之俊陋良久較備諸儒承教而往作焉雖然朕以已見而廣問亦以已見而自明夫雲也者天地之盛氣也若夫陰陽之構而乃雲形為形則千態萬狀油然而生也在乎山蒸海涌奔騰上下鼓鑿四維斯山川之出雲成而變也出本川澤歸則絕迹此雲之化也氣之妙也又非山非川也碧天無翳條雲蔽於兩間而不歸於川澤瞬息不知其所以亦氣之所以然者也所以天地盛氣之為雲為時蒸而節至山川有若是而興起也且天地之清明八荒澄肅斯二氣之平和浩蕩之勢息逸俄膚寸以浮空必大化之有為持以雲生霧長消息於兩間雖結於太虛必微起於山澤故山川出雲雲本乎山川是也

高皇帝蜂蟻論

夫蜂蟻者世間最微之命分巢居穴處之兩般有衙陣之律本類有不可犯者且蜂有巢有戶有守土者有官有教有尊王室之制嚴嚴出入有驗飛野無隊自意高下尋花覓蜜無與爭奪其為微如人之集稻糧也飛野無隊者何也其有銳能騰翔上下凡遇諸蟲蟻有相犯者獨可以刺破之如大將軍被堅甲而執利器有智謀而橫行天下也此蜂之能者故出無群隊也又蟻者穴居有治宮室門戶與蜂相類宮將建於九泉其形命雖微能知寒而閉穴識陽而開戶巡防守界採食盤旋列陣於長堤之下出奇於草木之上衆蟻有能如兵之聽將命也嗚呼蜂小有膽有毒蟻微群結能行氣類相感治律過人蜂蟻如是人類犯法何無靈乎

高皇帝嚴光論

夫人生天地之間處心有邪正不同若有沽名釣譽者有濟人利物者此數等之人但聞其情狀不分高下所為餘何所知且邪正沽名利物此四士者莫不止有二說邪與沽名者類正與利物者同此所以止二說也夫邪非獨姦惡萬狀而為邪諸事不誠而為邪可為而不為邪之一說何可數量如昔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周故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疎致生民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于朝何期至而大禮范無所知故緩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嚴瀨水以為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人間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且名爵者民之寶器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片是也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古矣聘上於朝加以顯爵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固知所報稟天地而生頓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斯人之姦詭其如鬼神何且彼樂釣于水際將以為自能乎不然非若愚之曠漠何如是耶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轍

翰林院編修

唐虞堂

卷論

八

高皇帝

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當時舉家並奉光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若果如是則嚴光周黨之徒不正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且耿弇鄧禹之賢生稟天地之正氣孝于家而尊於師忠於君而理於務當漢中興之初朝無禮法民尚徬徨其弇禹者助光武立綱陳紀若夫國家天地位而鬼神祀民物阜馬此正大之賢豈不濟人利物也哉所以名世於古今者為此也嗚呼千載之邪正莫不尤朕是說乎達者識之

性與天道論

陳鑑典

平漢中說
出精微
理之精
致事理
而全不
者

翰林經義
九卷論類

夫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者。起于性天之學。有未
講也。夫性天之本體。人人具之。而人人同昧之。此
其弊不在愚不肖。而賢智為尤甚。何也。性與天道
非二物也。性天與日用。非兩截也。即性即天也。即
日用即性天也。顧人生而靜。感物而動。有緣于
性者。動有涉于識者。性用事則感。而無感。天道也。
識用事則感。為客感。人道也。性與識。天與人。判若
鴻溝。而分在毫厘。學者苟能探之未發之前。以觀
其寂察之已發之時。以復其真。洞乎如初。渾乎若
樸。日應事而此中不涉一事也。日接物而此中不
有一物也。活潑流行。性與天道。盡現前皆是。觸處
逢源矣。何待索之冥。求之杳。哉。獨奈何本顯
而深覓之也。本近而遠尋之也。本一人而支離破
碎之也。本自然而安排造作之也。子貢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既分文章性道為兩。又分性與天道為兩。以
可聞不可聞對待言之。遂使學者疑聖人之默象
語。又皆神化之土。豈糟粕而別有性天之秘。懸于
空虛冥漠之中。而不經示亦大惑矣。自子貢之論

而後
性天
之學
始明
矣

翰林經義
九卷論類

出於是俗儒下士。遂溺志傲精于名物象數之
習。其粗而遺其精。徇其末而遺其本。而高瞻悠
之徒。又從而矯之。舍人情而言性。舍人事而談天
以洪濤為駕。以玄同為解。懸想冥冥。希心何有。其
至道落倫。常指體為偽。就性為惡。其弊
日甚。而非必愚不肖之過也。吾夫子嘗言性矣。嘗
言天矣。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夫習也者。出乎人者也。性也者。出
于天者也。時行物生。形、色、一、一皆造化之心
而天固未嘗一日而彫刻之也。人性之上。不加一
物。而二之而三之。而鑿之而飾之。人勝而天真喪
矣。嘗試邇之。人生之始。赤子之初。美之金玉。毫
碎之耳。衣之以彩綢。塗炭置之耳。則何也。智故不
萌。欲惡未生。渾沌。此性之端。而天之倪也。欲
識性與天道。觀之赤子之心而已。欲盡性與天道
不失赤子之心而已。赤子之心。之所以失也。非者
什一鑿者什九。似于真。實者固有增以習。而實
是故見孺子而則。天性也。出于名飾。則
矣。受爾法而羞。惡天性也。出于名飾。則
故曰不處而知者。其良知也。子良知也。

陣也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於良能上添一學即
賦也易曰何思何慮非無思慮也所思所慮皆緣
于性非涉于識者也即謂之無思慮可也然則性
與天道豈在文章外而舍人情日用亦何以盡性
而知天哉夫子他日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深破可謂不可聞之說也
子貢神太露而未沉見太顯而未實夫子以一貫
為的而以屢空為証賜其終窺性天合一之妙乎
嗟乎性學不明異端並起玄者論性于落地時而
舍孩提禪者論性于未生前而遺始生時自以為
觀天之道立性之宗而不知達人生之常說之益
玄悖之逾甚矣張睢陽之言曰未識人倫焉知天
道即以此進于聖門可也

翰林

經義集說卷九

十一

八角磨盤論

馮夢禎

天地之變不可齊也惟凝精存神者能齊之夫精
神者流行于天地之間而參伍圓闕以成變化若
也夫惟凝精存神而不眩驚于變化是故凌于至
一而不遺其分行于至通而不離其紀安于至順
而不乖其度是故其存之而天地之精神在心其
運之而天地之變化在事非天下之至理其孰能
與于此哉八角磨盤楊億之說所以形容天道變
化之不齊也請申其意吾嘗觀夫一陰一陽屈伸
流行于宇宙之間為感通為聚散其在于天地之
變化為星辰之森列為風雷之震動為雨露之濡
漸其在于人為榮辱為閑落為滋息為盡歸為朽
折其在于人為榮辱為閑落為滋息為盡歸為朽
陰陽之感通聚散惟其所往而不可常而天地人
物之稟受賦予亦如其所生而不可必如八角磨
盤其輪運之出指粗之別亦莫之為而為者矣吁
若億者其善形容天道之變化者乎雖然億徒臆
言之未必能行也夫得失者榮辱之大機也死
生者得失之大端也忘榮辱則得失不足以動其
心忘得失則死生不足以動其心若億者能忘榮

敘明西晉
從容不暇

翰林

經義集說卷九

十二

澤論
全大

論
九卷論類

利竟焉
以得失
不惟切
耳

乎不能忘榮辱是不忘得失也。不能忘得失
 不能忘死生也。不能忘榮辱得失死生果足以
 與天地之變化乎。夫死生者晝夜之象也。得失者
 晝夜之象也。榮辱者閑落之象也。聖人不以晝夜
 易視故不以死生易念。不以盈虛易迷。故不以得
 失易情。不以閑落易生。故不以榮辱易節。齊榮辱
 輕得失。同死生。故榮辱得失死生處之一。若隱者
 果能齊之輕之。同之而處之一乎。不能齊之輕之
 同之而處之一焉。略足以與天地之變化乎。昔者
 堯為天子。茅茨不剪。櫟椽不斲。太羹不和。棗羹不
 醑。業一日萬幾。及其末也。舉天下而授社
 若釋重負。其于得失也可謂輕矣。舜之柱歷山也
 手胼足胝。不以勞奪改容。及其為天子也。四岳十二
 牧相與周旋。邈然不以介意。其于榮辱也可謂齊
 矣。大禹涉江。黃龍負舟。禹乃謔笑而言曰。我命受
 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蟻蚋
 龍乃俛首而逝。其于死生也可謂同矣。夫榮辱得
 失死生之于人。可謂大矣。而堯舜禹不以動其心
 誠見夫外物之無與于已。而吾道之不可以二也
 嗚呼。變化之道是豈智力之所能及哉。俯仰之間

論
九卷論類

利竟焉
以得失
不惟切
耳

倏忽之頃。苟不精神凝定。其不渙然迷
 或而喪失之。苟不精神凝定。其不渙然迷
 何失也。生之隱隱。洗心養氣。以凝定其精神。惟游
 心于天地陰陽盈虛消息之端。而觀聽察微。以察
 其理之微。故可以辱則為檻車之請。囚可以榮則
 為卿相之就。就。可以得則為礪漢之就。泰。可以失
 為窮民之藁。身。可以成則為西山之採薇。可以
 為東國之陳洪範。理無所屈。則如孔子履陳
 如世。雖義不可苟。則如柳下惠弄三公之貴。如脫
 屣。不以為生。不以為故。或命不以述。喪真。其君子
 所以參天地之變化。而與道為一者也。夫丁謂之
 浮。所不足。以貴。貴之。負舟。學士之黜陟。不足以
 語帝位之授受。而尤恐其震懼。如此。所謂八角磨
 盤。米安在哉。吁。若僥者其在。大言無當。既其文而
 既其實者歟。

仁者天地之生機也。生機在人其名曰心。故心以利用以神用者也。舉天下之萬物渾涵于虛靈昭著之中而觸之斯覺。之斯應。主機在物隨正力逆塞乎天地之間而卷之還藏于密此心之所為。神也。知以形用則與衆體無異矣。而所以為心曰靈。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者湛乎無方。其與衆同以有心。又何以見于彼也。嘗求之天。地。曰生而生。之機一氣闡闢凡宇宙間。

分類

十五

仁也而一陽未復其機微矣以形求之則無有以
意測之則可見此亦天地之神也天地之神專一
而直遂翕聚而發散故碩果不食乃其本體此種
難之說也種者生理之名外生理以言理不可也
心者亦生理之名外生理以言心可乎自古聖賢
以人言仁以仁言心此其意固可推矣求之實
其中皆謂之仁泰則落之微繁復則繁之微
皆歛而歸于一實故即此一實之中而

新編經學音義

七六

此然則然者不具焉清之而中者其之而勾萌
要非有假于外皆此可以證之也
物並生於生機欽于一氣之流行也
心以清其性者也體者固下而清之可以應用
心以清其性者也體者固下而清之可以應用
視聽言動皆心也非專指夫神明之舍以為心也
專指其舍則亦一物而已生理不具不足謂之種
生理不具不足謂之心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備
於我者此心之本然則達于我者此心之固有非
二也何者天地之生一物即其生萬物之理故即
此一物而萬物之理盡然于其中此種穀之說也
嘗試反而觀之二帝之後虛明之外帝夷冲融淳
和瑩徹含括兩儀包舉六合牢籠萬象宰制千古
生機內運日與天地相為周流而宇宙相為寥廓
此非所謂仁體者哉意原而起則牛之酸醎何與
於我而為之惻隱則仁即此你曰海之心也
孺子之入井何仁則仁即此你曰海之心也
其運天下之心也仁即此你曰海之心也
奚有出于此心之仁哉仁即此你曰海之心也
之以為種人得之以為心誠心即此你曰海之心也

新林經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一豕百步一飲不飲高平洪中神雖王不喜也豈
聖人之神則異人哉豈與畜異殊也夫相狗者
夫養雞者夫承嗣者非神則技靡精也而學聖人
也者劉別其精支離其神亦惑矣雖然養神之道
蓋未易言也外懷者內健內健者外捷捷的張獲
虎喘而病攻是豈不知神之為貴哉則養非其道
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聖人順吾有涯之知
而不以隨吾之職若嬰兒然日視而目不瞬日握
而不手不視日卑而蹙不復其于神也能勿擾之而
已非槁木灰死之謂也子與氏之以利為本是已

夜氣浩然之氣論 黃 輝

始疑孟子言養氣卒歸心德謂氣一動志何至云
夜氣乃惺然馬夫消長存亡心氣混合夜氣者即
浩然之端倪耳心為理主理不可見天地間安之
非氣乎哉野馬縕縕塵埃驟辟人之在氣若魚
水然氣之集也因輕為揚因走為行因美為良因
長為養因智為明故煩氣生蟲精氣生人精氣之
中亦有煩氣焉何者紛紛蓬入方與之混雖何暇
自為醇然物氣有其至雖聖人不能爭而聖人克
塞宇宙陶冶三才卒一物莫之能與豈非至精至
神常長常存善即陽舒怒即陰慘匪志之役于氣
而或反所好惡者歟且氣無始終即無晝夜乃早
言夜者何凡生者之生也不生于有而生于無凡
微者之微也不微于靜而微于動匪昔無今匪夜
無晝自夜之旦若漸滅而條星也若沉寂而乍躍
也行者不息有不能復跋龍蛇不冬蟄不能春奮
精氣不夜歲不無明發夜乎晝乎生人以為起居
達人養德焉刻乎陰陽夜為陰極是一小刻復
也日分四時夜為冬象是一小歲序也鬼浮魂越
寢而為夢夢覺各不相知是一小歲生也夢覺為

有夢之與
 二昔作今亡。瞬息之間。已經塵劫。是一小混沌也。
培養靈根。致虛守靜。猶虞入不給出。靜不給動。終不勝紛。又况乎反復枯亡。至于夜氣不復。以自存哉。嗟呼。奈何。令人之好惡。曾不距禽獸遠也。儒者論氣。率率于理。乃夜氣之萌。非理非欲。而天地闢馬。祥珍出焉。舜跖閔焉。孟子嘗言集義養氣而復以氣為仁義之心。所自來。豈非至大。至剛。本體固然乎哉。古之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其寢無夢。非無夢也。夢覺為一。而神氣浩然也。十一月之令。曰陰陽爭。故生分。君子以齋戒掩身。吾以為凡子之半。無非冬至者。周銘有言。火滅修容。敬戒必恭。恭則壽。卷先王之善養。莫不皆然後世。卜夜為歡。幸無失日耳。氣奔神泣。百脉滯決。故其好惡也。已而不人。嗚呼。善言理者。毋以純氣之守。徒歸蒙莊。而謂儒者無所事此也。

儒釋道三教異同論
劉一燾
 夫道豈不貞夫一哉。道一而修之者不一何也。明者會其全偏者守其至守則不能通也。至則不相易也。其說浸淫亦可以變易乎天下。而二吾道。蓋周之季世。孔子以天縱之資。大成之學。接千聖絕緒。為後世道術之宗。而老氏亦以清淨自然之教。倡于時。佛氏又以虛無寂滅之教。鳴于後。天下參而列之曰三教。故治二氏之學者。輒指吾儒而吾儒亦指擊二氏為荒唐謬悠之說。入主出奴。莫肯相下也。夫二氏之道。與孔孟角譬。燭火之與大明。不啻善矣。然而二氏之所冥契而妙解者。固非有異道也。不罪其人。而罪其道。二氏者不服也。蓋道之精微。麗于人。而為性。心性者道之總也。仲尼不輕語上子貢始有性與天道。血子犬闡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性。扶意致于象罔。道若剖已。而老氏亦曰。修心煉性。佛氏亦曰。明心見性。彼不能外心性而自為一道也。願夫吾儒之盡與知。是因其自然。未嘗滯之以有存與養。是究其固然。未嘗荒之以無。勿助勿忘。儒術之大全也。彼修煉者。未免開矯揉之端。而自明自見。未免創枯。

寂之旨原其心性同而用之者異也其同也道無
 乎不在糟粕煨燼皆是物也而況于二氏其異也
 若操虛就實去偽歸真充極見源自利彼此不
 二之教無為之法脫塵解縛者之所厄也爰清爰
 靜維寂維冥環中應變歸于自然此虛無之教玄
 素之法觀妙觀微者之所業也故有扶黃白之術
 以當無上之觀則悖矣有持出世之談以抗周孔
 之庭則迂矣然而古之人無有也情者無是也虛
 庭執中孔門一貫視所稱得一守中歸一正法眼
 藏其體同也無聲無臭非希夷乎非蘊空乎其妙
 同也見性非知性了心非盡心乎存無字有非存
 養乎非勿忘勿助乎由定主慧非虛室生白乎非
 定靜安慮之相因乎六鑒互令殊四勿乎下不
 礙蟬脫塵埃非壽夭不貳乎童老無異乎
 嬰兒非良知乎非赤子之心乎五行分類漸成利
 分入守非生安學勉乎不滅不增獨三不致非分
 定乎其訓詁同也中和位育非清寧乎非彼所同
 登乎其志願同也惟方廣勝于西方濶闊混于河
 上與吾孔子時地既遙察印遂阻然要其垂世立
 教神道化人之意靡匪訓忠孝化愚迷不忍舍生

之倫有一不被其澤雖習尚不同內外殊方其於
 不可磨滅一也後之為三教則異是矣屬其教千
 祇迥者愁其互滅枯其精神喪空而以身為槁屈
 墨氏者流已為釋氏異端已況乎未得謂得未證
 謂證黃鼓海內而弊不可殫計昔耶屬其教于柱
 下者遺人自為滅禮居垢外身而巧收其利楊氏
 者流已為道家者異端已況乎幻為縱橫慘為刑
 名而道德之意漸滅殆盡者耶屬其教于吾儒者
 崇論浮議以為博約方守固以為貞常同伐異以
 為高附會穿鑿以為確已為吾儒異端已況乎突
 梯脂膏以干進用同實行以為通以心為機肆以
 身為穢府者耶夫教之內已自為異而况教之外
 哉宜其距而為三也而三教之流弊恐巧隸不能
 得其美矣愚以為兩氏出世之教而吾儒經世之
 教也兩氏之見解高而吾儒之功用切儒家以仁
 義禮樂治天下善則實惠則誅誅貴所不及則已
 矣而兩氏施予之教足以鼓貪吝悲忍之說足以
 化彊暴生凶險雖之說足以制操趨至開塞靡之
 旨則後耀者我執心間延歷之者則愛身者嚴文
 網是其陰贊王教裨三尺所不到自非淺渺而耳

存性存
則為仁
心性用
世之教
也

翰林

經澤

卷九

食者靡起。吠聲者隨之。令兩氏之徒執末師之說。以與吾角。亦足悲矣。嗟。今天下嗣二氏者。日倍于編列。其本業不日晦。千岐百將。為世道害。而不可收拾。非得吾儒仁義禮樂以防範之。不可也。司世教者。銷萌去甚。俾釋老合符。儒宗而替。收其贊教之用。是一德同風之盛軌也。大儒之效。爛然瞻矣。

閏月定四時成歲論

張鼎思

夫天人之際。恒相動也。天有時。則人有事。聖人憲天以立。必自正時始矣。時也者。天之有常而未始有常者也。寒暑代謝。終則有始。是其有常者也。氣序流行。遲速應定。是其未始有常者也。使徒執其常者以測候。而不于其未始有常者以指度。則時變推移。日改月化。其始也差。之于秒忽。而其積也。將舉歲月而易置之矣。故時不定。則歲不成。歲不成。則事不興。故事之興也。以歲歲之成也。以時時之定也。以月而月之。所以不失其常者。其在置閏乎。閏法者。聖王之所以協時考歲。以成天下之務。以定天下之業者也。是憲天之大端也。當聞之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言天時之示于人。也。曰往者來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言人事之興于天也。所謂理之自然也。而至于金火相半之卦。則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一寒一暑。既出于理之自然。則又奚待曆而後明哉。聖人之作曆。而必置之閏也。蓋為夫天道之妙。盈虛消息。有不可以執一。而假臆璣玉衡。以測其所不可測也。夫月與日。皆明為

論林

經傳卷之九

十一

一月。日與天會。則為一歲。一月之中。有晦朔弦望。一歲之中。有分至啓閉。此其時之可測也。所謂有常也。月與日會。則有氣盈。日與天會。則有朔。虛氣盈六日。是為小餘。朔虛六日。是為大餘。此其時之不可測。而可測以曆者也。所謂未始有常者也。故曰。大時不齊。此天道也。使無閏法。以定之。則有春行夏令。夏行秋令。而氣候失其節矣。則有春行夏政。夏行秋政。而事功失其紀矣。百工從何而釐庶績。何從而熙哉。夫象因物。生數本抄。冒如之何。可不察也。是故聖人之定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歸餘而閏法立焉。三歲而一閏。五歲而再閏。十有九歲而七閏。七閏而無餘分。是為一章。此置閏之大略也。此法立而後分至啓閉不爽。其期寒暑往來不忒。其候時至而事起焉。天運而人從焉。由是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五行以為質。四時以為柄。而上之所以作。則者有成法。由是東作而千耕。舉趾南訛。而深耕易耨。西成而築場囷納禾稼。翔易而謹蓋藏。務收歛而下之所以赴功者。有專志。歲功其有不成者哉。自昔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數之來尚矣。其後三苗亂

論林

經傳卷之九

十二

德。二官滅廢。而閏餘垂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而用閏月。定時成歲。為命以為曆。王熙績之本。誠知所重矣。傳及後世。漸失其法。是故七月流火。而有十二月大雩。而歲時月不告朔。而春秋譏之。君子曰。閏以定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朔。失時正也。何以為民。然則聖人置閏之法。豈非敬天勤民。一大政哉。嘗聞之張子曰。人之事。由天之時乎。天之時。由人之事乎。聖王之為政也。既以其時之可為者。稽之天。而又以其事之當為者。稽之人。故行春令于青陽。行夏令于明堂。行秋令于蒼靈。行冬令于玄堂。而閏月則閏之。以應天時。而人又適人。木鐸之獨有由。暖燠之理。有由。廣田原之行。有百官申嚴之戒。是以民無不順。而歲時而親上。而教化興焉。夫閏月者。上之所率也。此又聖人之所以善成其時者也。若夫占布之密。布笑之精。特一星官。時人之事。而何足以盡聖人憲天之通哉。

反柳氏月令論

賈三近

昔者先王奉順陰陽節宣元化取法政之宜以時
舉者著為令使有司先時以昭王所以致告昊天
茂育萬物亦以明保其身也夫以民無辜而物無
天孽五福以時欽焉既自廣和既執授時之政缺
時人失業司候之職荒遽至我園侵伐時與作
無度而王之良法論致殆無遺意幸而章奏之
間乃有以竊志之者焉謂非時古君子所嘉與者
邪予不韋按商賈之術高泰恒位無以自托于天
下乃招致賓客覓諸遺逸者月令十二紀篇獨以
炫於世後儒遂取以補禮經之闕斯亦存什一於
千百耳古云禮失而求諸野其以是夫乎人柳
氏者論非之愚謂固其人遠矣其言亦過矣柳氏
之言曰凡政令之作有後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
而行之者其後時而行之者無謂矣乃取其不必
斷在一時者摘其而行之以為必如是則其間政
亦以繁矣噫固哉柳氏之為也夫聖人之治天
下猶人之治身彼養生者順四時之候理百骸之
會刺五味之和助五臟之氣以周理於一身世固
未有非之者乃獨治天下者不然哉彼養生者曰

春主肝多食酸以助肝氣夏主心多食苦以防心
氣此其常也然五味之和未始以偏廢使春病肝
夏病肺而必謹以酸苦事不愈傷厥和哉世固不
以一失之病而易養生之論者蓋信其常也聖人
之為法亦如是爾矣夫自大易以四德準四時洪
範以五行配五事亦各舉其類也五行之氣四德
之理豈介然分而為二哉蓋聖人以德法
人亦因時而各舉其重以法之於人豈易耳是故
天地之氣以陽月主長以陰月主收聖人制禮
節義以節其氣每行其禮是制刑罰征伐以節其
行於秋冬養春德在木木陽辟故王者於時布德
施惠養幼省囹圄賜貧窮理賢者以達陽氣之辟
夏德在火火陽壯故王者於時贊俊傑遠賢良舉
長大行爵出祿以贊陽氣之成然陽盛則陰伏矣
故又斷刑決小罪命諸獄靜百官以順微陰也
秋德在金秋陰辟故王者於時選士勵兵任有功
殊暴慢明好惡修法訓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以順陰氣之理冬德在水水陰故王者於時
賞死乞宥赦養老命諸除陰氣之極則陽生
矣故又易刑中刑罰之門則正百成近習以助

微陽也。此天地之恒經。人事之定紀。不可易矣。然
陽居盛夏而五月。陰居於陰極。窮冬而十一月。齊
麥生則天地之舒慘。寧可以一切言哉。昔禹南
巡。當在五月。而殷防風氏。周宣北伐。時惟六月。而
逐獫狁於太原。此則罪在必誅。法所必討。刑罰何
必秋冬也。文王卜獵。而獲呂尚。遂尊為尚父。高宗
受夢而得傅說。或立作相。此則遇以天授。歸以神
命。豈前必春夏也。苟執是而議五刑九伐之常
八兩之法。取則後世之斷獄。違時針封。以拜者
又何譏焉。柳氏又曰。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
紀。舍孟春則可以為季。作漆巧以傷上心。舍孟春
則可以為季。夫周禮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於邦
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子象魏使萬民觀象。必
如柳氏之說。則聖人之布治象。亦何必正月。即大
天道地理。人紀三才之大義也。夏春正月。歲首也。
舉而詔王。猶懸象觀以覺民也。居可示不可。玩冷
可舉不可。可舉而品節之。凡以新天下之耳目。
使無玩且瀆耳。豈餘月遂可偏廢耶。李春陽痺氣
盈侈。心易溢。故戒在淫巧。塞其原也。聖王制法。患
有深意。寧可以淺曲膠議哉。又曰。聖人之道。不窮

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謂其五行反戾。相
摩。妖災之說。為赫火之語。非出于聖人也。夫聖人
作春秋。遇災異。必備舉而為書。古之志。以變不虛生。
必以類應。所以為警。主未書。其法。當到。向作五
行志。推辭。經所書。微。比合。必欲。同。當。雖。未。必。悉
中。然。其。大。較。則。亦。不。甚。誣。矣。必。盡。以。為。怪。說。而。去
之。則。後。世。所。謂。天。變。不。足。畏。者。可。深。罪。邪。大。抵。聖
人。作。法。其。必。以。時。而。舉。行。者。諸。子。冷。以。窮。厥。有。常
。其。不。泥。時。而。錯。行。者。存。乎。人。以。適。于。變。要。不。得。舉
一。以。廢。百。也。後。世。漢。高。帝。命。四。時。者。以。主。四。時。魏
相。奏。明。堂。月。令。皆。循。緯。有。古。意。亦。足。以。致。小。康。然
則。是。法。寧。可。以。盡。非。哉。觀。者。慎。毋。以。其。人。盡。裁。其
言。也。雖。然。柳。氏。之。意。應。後。之。庸。主。泥。時。令。之。說。信
微。應。之。類。切。以。中。則。主。政。或。偏。而。不。該。一。或
不。驗。反。以。證。證。為。無。害。斯。所。為。異。而。力。辨。之。也。則
其。受。世。之。心。亦。不。弘。遠。矣。是。言。者。其。亦。有。以。諒。其
中。哉。

君子閑然日章論

陳德典

學必基于內積內積必先祛其外華是以其神獨

飲則其積獨深其積獨深則其光獨彰光非品堂

閃爍之謂也亦非炫霍觀瞻令天下注其耳目之

謂也亦非暴而不收聲容而不絕之謂也外晦而

內明淵澄而澹空獨境而為感懸照而不窮伏于

重叢土室之中猶是也度于廣眾大庭之地猶是

也修身繕性則玄聖素王之所以為臣也初世握

紀則齊慶黃虞之所以為君也蓋今古論學之精

者莫如中庸中庸所稱引皆仲尼微言固上接堯

舜而下開萬世者也而終之曰閑然日章夫凡物

之精華光燭在內則闇在外則泄收斂之則甚難

泄洩之則甚易外多一毫之炫曜則內少一毫之

蓄積故不介聚則不能發收日月之照尚止晦以

為初戲以為盈而收于君子之學乎故堯就欽明

定稱睿德欽曰濬大猷皆食之于深潛之府而

出之于自然之德其功化至于則天難名故曰帝

者修德又何有于外之赫者哉後世學術不明

情識日引月長才技繁華愈趨愈速母論其地即

聖門高弟如端木穎孫並不稱才而好飾而進

不免以多聞多見履歷屢屢中沾自喜不知發揚

已盡如燭火庭燎之光非丈尺之間已竭而無

遺矣日亡可慮也夫子受之故獨稱回之愚參之

魯而二子則或傲其多識或營其未仁其大指可

觀矣仲尼沒七十子散天下莫歸于內照之學紛

紛藉藉皆各標異七家各為其說而五主攻而完

實收青黃而根柢既斃擊斃而後而後而後而後

謂閑然者哉文勝既極于文往于文而文為寂

寞清淨之說以救之甚至以理為內而欲逃于廣

漠之野駕于洪濛之馬匿于無何有之鄉矣昏

昏又與日章之旨遠矣從前則務外而遺內從後

則外內俱遺務外遺內者是索照而忘寂者也內

外俱遺者是忘寂而忘照者也均未講于性命之

學者也故子思首揭性命而終之以為已知幾者

言位育而終之以篤恭平天下其曰不睹曰不聞

曰未發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見曰不言曰

不動言工夫而莫非本體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

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

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

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

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

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

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

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

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

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

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

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

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

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

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

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

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

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

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

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

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

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

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

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曰

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曰不賞曰不

怒曰不顯曰發具俱備言本體而莫非工夫也

如事者務
外以爲
務其計

自天子
下及諸
侯

之云而
所謂日
章者又
豈世儒
發淺泰
露之謂
哉

之病匪直紛華利欲足以滑和真凡立言立功
立德有一毫點染馳逞之思皆道之所不載也故
君子不來日增而求日減求日減必始于寡之又
寡以至于無不仁聲色玩好不致沉溺凡此市內
事皆引爲已分大事而真有一意求知求勝之心
既離既遠還這千璞以枯養性以清虛神若天地
之有冬也紀統之有變也外則然中則靜靜
則獨照動則理解精彩不露經緯自分如止水之
停可以燭照百而物去則無迹也如明鏡之光可
以燭毫芒而照過則無染也是道也忘我之以閑
閑序虞以之熙皞三王以之不利不腐孔顏以之
坐忘然識然則君子之閑然夫豈異端枯槁寂寞
之云而所謂日章者又豈世儒發淺泰露之謂哉
三代而下惟周元公之主靜程朱之無欲庶幾近
之若審武子之愚孔明之寧靜亦猶得閑然之微
意而功業遂燦然于天下況真從事于聖賢之學
者乎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黃汝良

蓋觀三代而下之士其負奇標雋而以文章鳴一
世者何其接踵分馳而不可殫列哉雖然其得志
于文者多而獲伸于世者寡至有才名蓋高而其
坎珂于世乃益甚于是世人始得以文學之士一
切無用肆其譏詆而文士亦益淋漓扼腕不謂當
世之忌名則謂造物之妬才蓋憤激終身窮困
而無所悟也亦足悲矣今夫士之行世亦猶舟車
之行于水陸也車之鳴和鑾飾銀黃者所以爲御
客也然使輪軸不固而徒恃其和鑾銀黃以爲車
則跬步必覆矣蓋形影難建衛羽所以爲舟飾
也然使檣櫓不完而徒恃其畫彩羽衛以爲舟則
尋常不行矣夫器識亦士之輪軸檣櫓也士不先
此以肩鉅致遠而欲徒恃其和鑾銀黃畫彩羽衛
之文藝以涉世之長途一旦及于傾覆且津然
天人之外而不知航舵局曲必至此也不亦謬
哉故夫受大者器也不宏則不勝發機者識也不
深則不神既宏且深然後文藝出焉乃可以善用
于天下即文藝或不足而其用亦不廢蓋自古士
之應世所號爲卓犖環瑋者大都有三太上之士

<p>三品七情 徒心上品 來始有一 念不違則 品士者亦 非士也矣</p>	<p>翰林 徐濟宏散 九卷論類 四十二</p>	<p>引進 王正 大書 卷一</p>
--	-------------------------------------	--------------------------------

根大實茂膏沃光輝器識高天下而忘其述文藝
種天下而忘其名無施並運純粹无方若爾頌膚
凡多才多藝不動聲色而隆施一世者足已其
次則器識天植暗合道妙而于文藝或不無所短
若古所稱雅魯張多質少文雖不能如文士之
模藻摘麗而天下士亦不可顧盼咄嗟而辦上之
次者也乃若務華絕根淺能淺見據其文采堆
非不足以卓絕古今包絡宇宙叩其中福躁浮誇
雖摘藻如春華樂元益于職最難味句如雕虫而
壯夫或不為等如柱生之木無源之水一當世故
徐濟宏散九卷論類四十二
未有不應開推折者也夫是三者其聰明才辭皆
人事也惟其不諳本末不究先務精神蕩于枝葉
歲月耗于丹鉛故其功業卒不得與惟魯張多
質少文者同而語而況上世之士乎哉故曰居
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安不居其華去彼取此非虛
說也春秋戰國以降續文抱藝之士宗握隋侯人
懷和氏代不為人而摧敗拓落喪身無成者亦不
可勝道屈原沉淪于離騷子長發憤于離室孟堅
失身于寶憲子雲寂寞于投閣長卿自汙于卓氏
七子竭蹶于建安二陸構禍于晉代斯亦足以明

<p>此段收錄 品類卷公 亦非誤也</p>	<p>翰林 徐濟宏散 九卷論類 四十二</p>
-------------------------------	-------------------------------------

文士之舉矣見豈非器識之難哉盧駱王楊在貞
元中號稱四傑真足以邁千古裴行儉獨執器識
文藝之說懸斷終身卒如射覆亦可謂有知人之
哲矣雖然裴之論四子是也至所取者乃在蘇味
道王劇然一以模稜貶竄一以論諛貶詆區區爵
位何足以論士吾不知所謂器識何先也特其言
有合于大旨故為之廣其意如此

士君子才識品養器用成濟淺深大小所以

別論

何宗彥

士君子勸顯伐于所常材終修于天壤詎不才識
品養之為重哉才所以綴紛紜之蹟而識所以制
變化之宗品所以定規模之大而養所以融偏駁
之迹四者宜互用而不宜離廢者也故器于中
必用下外成于已必濟于人若影之隨形而聲之
造器也其精詣也淺不可語于深其容受也小不
可語于大又吾堂之異與而十之殊釜也自樹者
舍此無以定趨向而勵生平衡世者舍此亦無辨
錙銖而操月旦卷自唐虞三代以還率由斯軌矣
顧才一也或以堅故揭之標或以指債敗之微品
一也或以垂模範于當年或以貽訓彈于千載豈
才與品之不足重哉蓋才以集天下之事無才不
可以肩任也而徒以其惡難操委之氣嘗試而漫
為果足以名才乎哉事固有幾識則中幾之為
言也禍福相伏變化相詭稍捷或以驟發無常稍
遲又以後時固功自非懸壺鑒于物先握智刃于
事表稱天下之神識焉茂有濟矣品以定終身之
樂無品不可以命士也而徒以其強厲為亢之風

請參
極心行
在事上不
致宜者

請參
極心行
在事上不
致宜者

請參
極心行
在事上不
致宜者

請參
極心行
在事上不
致宜者

獨行而獨往果足以名品乎哉道固有中惟養則
粹中之為言也純粹以精士而不與天下無相
件而非混世與天下無相染而非矯世自非虛明
以觀其變鎮靜以抑其浮稱天下之厚養焉亦茂
有濟矣故夫才與識合品與養合則才為命義之
才品為時中之品而其器當必弘以深其成就必
遠以大此真才與品者也才與識雜品與養雜則
才為捷俗之才品為偏至之品而其器當必狹以
浮其成就必近以小此非才與品而濶之于才品
者也今夫公翰替絕左手畫方非目不方右手畫
員非目不員此才識之辨也登公翰之目則方員
不成矣歐冶鑄劍太剛必折必加以錫太柔必卷
必加以金此品養之辨也去歐冶之金錫則剛柔
不協矣夫在制器尚象者猶然況乎士君子之所
以命世哉故當天下事起至錙起之時得一有才
者則艱大不難勝也得一才而識者則不難于幾
而後不蹶于任也當天下士波流茅靡之時得一
有品者則流俗不能染也得一品而養者則不說
于中而後有功于世也此其淺深大小之間亦既
章較著矣試即往事而評之古今稱才者執過

才藝

引才

不可

論林

引伊

引品

於大禹周公彼其奏平成制禮樂宣德以才勝
 哉蓋其中實會節宣之機妙悟制作之本故其才
 一運千古遜烈而不直禹周然也至如范文子之
 計內憂張文成之銷刻即狄梁公之薦王郭子
 儀之說回紇李文靖之稱先見寇平仲之戰澶淵
 皆神契神解不可以意度也獨見獨聞不可以衆
 告也遂能安國寧人蜚異於萬古徒以其才而
 已將程能之意多需養之處安能創無前建未
 有耶其矣才之貴與識合也古今稱品者孰過于
 伊尹顏子彼其重取與樂單懸豈僅以品勝哉
 蓋其中有堯舜君民之樂有克復博約之功故其
 品一標千古為楷而不直伊顏然也至如曹子臧
 之讓國曹仲連之却秦董仲舒之辨誼利嚴子陵之
 輕富貴宋璟之守正不阿劉元城之同巷不見皆
 我大物小不可以勢利加也冥心寡寃不可以聲
 華動也遂得葆真全節積厚流光如徒以其品而
 已恐好說之情勝失中之行滋安能垂當時則後
 世耶甚矣品之貴與養合也才不合識不獨無識
 兼亦非才品不合養不獨無養兼亦非品士君子
 欲其才之可用與其品之不可訾也道將奚繇哉

引品

引伊

引才

不可

論林

引伊

引品

識猶望鑑去其塵垢之累而已養猶養雞去其塵
 穢之累而已無垢則識完投之所向無不批郤導
 窺游刃于間是天下之真才也不矯則養定投之
 所向又無不知明可任其材其於天下之真品
 也夫才貴與識合品貴與養合才不識又貴
 與品養合養與品馬常事而駭人未肯張超脫于
 戎收利鈍之外若中故才非也揚馬
 也故養非而識亦非也分之殊名合之一心其萌
 也微其究無異周子有云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
 無欲而靜者養之謂也靜虛而明者識之謂也吾
 哉斯言其亦吾儒督經之方而錫範之術也哉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論 鄒德溥

夫行已立身之在士君子也。蓋亦甚重矣。彼其所
以扶世道。植名教。縉紳之節。銷奸邪之氣者。皆
係乎此。則烏得而苟焉。故士君子務砥節。厲行。辨
介履度。潔。焉不少屈。而約者亦曰行已立身。自
有法度也。且不見夫作室者乎。平心以事。直必以
繩。固必以規。方必以矩。大匠者長。而必以規。而不
變焉。曰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不合則圯。然而退
而終不圯。損其繩墨。規矩者。誠謂法度如是。不得
而廢耳。矧士君子之行已立身。而無法度乎。夫所
謂法度云者。非以矯矯矯之為高也。非以洗耳
投淵之為潔也。非以借劍破柱之為剛也。非以投
城黨社之為明也。是皆震矜傲。矜。有伐異。以責
名聲于天下者也。非士君子所謂法度也。法度云
者。平中準。直中繩。圓中規。折中繩。正。青天
白日。無隱昧也。為。落。為。嶽。泰山。無詭伏也。皆
濁。獨清。皆靜。無像者也。力障百川。迴瀾。既
無浮沉也。動。監。宇。立。屹。然。安。定。無。震。憾。也。不。毀。方
以為固。不棄。直。以為通。不為利。回。不為威。惕。此則
所謂法度。而士君子行已立身所必由也。夫業已

有砥柱之
才無胸襟
之義

翰林

儒林

儒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名為士君子。而其行已立身。乃不聞所謂法度。而
類焉。與眾人同。如世道何。如名教何。如縉紳何。
如奸邪何。其勢不至于內訌外潰不止已也。則陵
遲使然也。是以士君子行已立身之。于法度也。若
珍。尺璧而不忍以易諸人也。若捧盤水而恐其覆
也。若慈母之護貞女。居必重。衣必縫。而不使
行路之。情。得而入也。寧同母也。寧拙母也。寧地母
彈。寧玉毀。毋見全。彼其立身行已。若是故。其
霜。俱。凜。而志。與日月爭光也。後世士君子何其卑
卑哉。婦媚脂韋。甘宦若飴。為通而已矣。汨泥揚波
與時俯仰。為狗而已矣。結托彌達。不羞媚。竊為幸
而已矣。畏首畏尾。局促。轉。駒。為容而已矣。是法度
之外。士君子之所羞也。嗟乎。士君子行已立身。無
過。欲。無。已。甚。不。較。以。求。聞。不。數。以。求。揚。爾。矣
安能止。其。名。檢。升。法。度。以。其。身。之。察。受。物。之
汶。乎。或。者。曰。世。不。古。而。今。也。持。方。枘。以。內。圓。鑿
其能入乎。是不然。正。道。而。直。行。者。點。人。之。高。致。也
曲。學。以。阿。世。者。即。夫。之。邪。行。也。士君子流。則。行。坎
則。止。時。則。天。飛。不。時。則。泥。蟠。何。為。以。吾。身。之。大。節
博。區。之。浮。榮。如。以。珠。彈。雀。以。璧。易。缶。失。其。權。矣

釋園行方
句括不一
篇法度

愚賸夫為園者其樸必方方而園之乃真園也有
如不方而為園鮮不姦側者夫君子行己立身亦
若是焉故曰智欲圓而行欲方嗚呼盡之矣

翰林經濟宏猷
九卷論類

四十九

備見諸書
不勝枚舉
拘等

述志論

王弘誨

以射為括
命之謂也
翰林

夫人之所以樹德垂休光足以稱于世曰聖賢
素潔者流豈偶然哉大之生材也雖而才之遷時
也亦唯即材具矣時遷矣而始之以根抵雖之以
將有不善用其材者矣時者是故志為要定志
為先也譬之射然射者必先容正體引滿者其
力也貫革者其能也然而不其發也有括焉括者
射之機也必省括合度則釋則中彼的矣人之
志固行之括也昔者夫子自述曰吾十有五而志

翰林經濟宏猷
九卷論類

五十一

始此九種
且此二卷
此志之實
立之實
聖也

于學及其誘掖群弟子則曰盍各言爾志夫聖門
之學與教豈不欲躬行允迪以從事哉而必于志
乎先之蓋志之所根抵者在是斯終身之所持循
者在是若劍之于冶宰不出其範圍若木之有本
末有本厥而枝葉茂者也故有始志以正而且維
之以多歧之惑者矣而且繼之以中道之盡者矣
固未有不正其志而能有所建立者于世者夫
東良剗肥腴臚華與時相浮沉而後以竊祿位
謀身家者此鄙夫之志富貴者也無論也彼殫精
畢思琢肝饒腑發朝華紆夕秀操觚擗管纒成

三論所志
用者正志
不虛其志
而後成其
志也

翰林
經濟宏猷
九卷論類
五十一

立後由來
立志隱微
非志難純
心不能到
此

一家言謂脩是可以垂不朽曰吾志于立言也不
知自鴻鉅者視之末技耳若夫長趨緩步而高論
空談各立宗旨互相標榜曰周孔身程朱曰吾志
于明道也及以之肩鉅任重難應變度如矣于
國家何賴焉即有負寵耀者獻策求足以理煩
劇解紛難制千里之命而之可裨益于國
家者苟非先之以志不立而後之乃亦弗尚
也然則奚志乎亦志于純其心焉耳夫慎之于向
往之物審之于幾微之際析之于似是之間要之
以始終之久以事君則忠也利子君亦利子身也
吾為之非忠也其迹在君其志則在身也有利子
君不必其利子身也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庇民
則惠也益于民亦益于己也吾為之非惠也其澤
在民其志則在己也有益于民不必其益于己也
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安社稷奠生靈則義也人
之所知人之所見吾為之非義也其功在社稷生
靈其志則在知與見也有為之人所不知所不見
乎非心之純者弗能也其發也吾之所自覺也其
辨也吾之所自決也其究也吾之所自持也以吾
心之純然不雜不息者為之主而時可以乘焉材

先經至此
即自明此
必如斯
而後成

翰林
經濟宏猷
九卷論類
五十二

足以施焉將出其所先定者研天下之幾發其所
素蓄者成天下之業業安紛綸賴以整齊辛甘燥
濕賴以調劑震憾激撞賴以鎮定忠在君惠在民
功勲在社稷生靈而于身于家于人之所知與見
又奚皇恤哉吁動著當時休垂後世績紀旂常光
流簡冊遂與古聖賢豪傑媲美馳聲者亦不過自
此心一念之純者始之也士方其從書文為諸生
時稽古之往哲前修則知慕之且從而景仰之矣
觀時之名儒碩輔則知敬之且從而效法之矣及
見世之斗筭瑣尾脂常醒醒則知惡之且從而相
戒省之矣其義利公私從違取舍之辨非不善之
熟矣泊于終鮮不以他念易斯志舉平生而盡弁
髦之者于時之術起而巧宦之說投也苟且因循
隨其身于波蕩風靡中無所底止及當國家事且
有其括之合于度乎否也而遽發焉吾見其百發
而百不中矣雖然所謂心之純者真見其君臣上
下之分為吾性中物輔相裁成之實為吾分內事
吾盡吾性而已矣吾畢吾分而已矣固無所增益
于中假借于外也使一念之有未純焉雖公亦私

也。而況于私乎。故一定志者。純心之謂也。嗚呼。阜
變授契。周召畢散。之臣。王之佐也。其上也。而魏
房杜韓范富歐陽。之傑。唐之英。宋之雋也。其次
也。語有之。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然則上焉者。因愚
生竊有志而未逮也。

經術經世論

劉生中

經術所以經世務然乎哉。曰。烏乎不然也。然則用
之而不效。或反以債事者何也。曰。此不善為經者
也。天聖以其光明澄徹之心。洞達於天下。而法之。以為
國天下不待已。而有言焉。而天下自而法之。以為
是萬古不易之常道。而名之曰經。以垂之。以章句
讀而文為沈也。哉。說文曰。經。織也。經。常
而緯變。夫經之所為經。而已。結以成之。則經所不
能言也。故孔子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善為經者
得之。而不善為經者失之。有以也。善為經者如孔
子之學琴於師襄也。習其數矣。又欲得其為志。習
其志矣。又欲得其為人。有所謂然。然思焉。有所皇
然。高舉而遠眺焉。而親見之。至如其思之精。如
是其誠之至。如氣蒸物而無之不透。如水浸物而
無之。不洽。靈府豁然。以格。恍然如大寤之得醒。而
不知經之為代耶。我之為經耶。於九天下之禁。至
而條往者。溢然。不若水之融液於澤。而莫禦。故足
以牽動。應變。而不窮。不善為經者。不然。桎梏於童
句束縛于文藻。彼其身心性情之不理。而又何以
經世哉。故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隔。

狗鏃舟而求割按圖而索驥以為經術在是矣
 而拱之天下其不塞者幾希故劉歆制舒之周禮
 遂為普古者口實嗚呼此豈經之咎耶夫經神之
 大豁然以通而後言之心始無是乎人光明澄
 徹之心此無言之經秦火之不可復而孔壁之
 所不能篇者也其後倭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
 調五行煦姬農育萬物群生則十之九皆下舍
 而為而不成何往而不行乎經世乎固有然舍經
 而懸想未有不流于異端者故孔子曰吾嘗不復
 食以思無益不如學之焉呼春秋經世聖人議而
 論林
 經世之學
 不辨莊周尚能言之而王氏乃以為斷爛朝報廢
 不列聖官是則知經世之學獨王氏而已以高自
 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諷六經之用如斯
 而已乎則自夫子而六經之後尚為未試之書
 也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論
 世之談人品者輒曰惟英雄無所難于天下而不
 知惟英雄無所易于天下無所易於天下者畏天
 下者也其無所易於天下者畏天也夫夫夫夫
 震守內事皆我事我色也而悍然無不知志如是
 乃稱英雄也而胡以口雄且畏哉不知天下之事
 則心為之卒矣恒人之心每每於所易而慎於所
 難而天下之事幾又敗於所忽而成於所慎也
 者畏也自古英雄無敗事其心實未嘗易事所謂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也誠得之矣且天下之
 輪林
 經世之學
 事之不皆英雄分內哉然而許漢遠賦則非可以
 才力就緒綜紛挐則非可以口舌理會卒變應則
 非可以臨時許英雄也若非才力口舌辯辭臨
 時者也而事來順應不勒聲色而為若承綢則豈
 非所稱英雄自有真者哉蓋有所從來矣彼輕才
 之士動輒以英雄自命乃始則傲視睥睨一世
 慷慨高談自以為天下無敵事一旦為身之也徒
 以其達心肆其小智以濟其私幸而庶幾
 董小就一或智力弗逮即不覺其陷於彼遂致
 手縮舌莫可支矣則曩所謂英雄者安在彼蓋假

此說不可不致其端

登瀛洲論

王應選

此說不可不致其端

天下之才當以天下之心用之也其或不以高賢

此說不可不致其端

而以植黨不以滋理而以營私君子於是乎有遺

論矣夫天生賢才固將使之資一世之用上以佐
國家下以治百姓國取以振物取以興斯其所賴
於天下不輕也君子知賢才之賴于天下者不輕
而賢者亦不敢以其身輕為天下用故以一世之
公心行一世之公典其推之於上則曰吾以致之
君焉不敢私也其樹之于下則曰吾以致之民焉
不敢私也蓋雖爵賞自我命令自我而猶曰奉天
道而已不與焉奈何其以私用手賢者而以私
用則天之所以為世道計者徒以供一人奔走服
役之私而無所與於天下國家之大其甚也植黨
以競營私以逞大奸盤據而莫移人主孤立而無
助於是傾危之習成而爭奪之風起舉其君臣父
子兄弟之倫而潰敗决裂於天下則是其用賢者
乃其所以階禍也嗚呼臨斯轍者其秦王漢州之
選乎夫漢州之說遠矣自古及今莫不侈之以為
美談彼其十洲三島之勝金馬玉堂之榮吾無暇
論獨怪夫太宗之所以創茲選者為未盡也夫賢

此說不可不致其端

才者天地之紀國家之寶人君操爵賞之柄而
致之要以代天耳非以為吾之私人也故成湯之
告上帝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為是帝之臣而
已矣即人君猶然而況臣道乎子道乎春秋之義
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故書曰祭伯來不係
之王者罪之也而傳其說者至此於履霜之漸成
周之法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以當時樸樸菁莪之
感豈獨此一介之外臣以為重哉則以握其權焉
而已周道既衰諸侯放恣于是天下游說之士鼓
橐而交於諸侯故齊宣授下之會稷然首稱梁園

此說不可不致其端

之盛踵其故智談者率以為口實而不知長天下
私交之習不可復禁甚至淮南之流命作奸
植黨以抗君父而禍斯烈矣嗚呼曾以太宗之賢
而亦為此乎夫十八學士之選一時之名流傑
士當代所擬為瑞麟成鳳者宗以一品王而羅
致之幕下迹其所以周旋維繫分直侍從之典固
不可謂無禮賢下士之誠也然而非太宗之所重
為也彼其時有高祖在馬則是諸名流者高祖之
臣也秦王烏得而臣之驚憂鳳閣蓋唐之所設以
待文學之士者是諸名流之所宜居也天策府已

此說不可不致其端

集 153-258

此段正意
上臣真子
道而斷其

翰林
經傳宏猷

此段正意
其心而斷
其難

此段正意
其心而斷
其難

得而當之。天子左右之臣。未有以令德聞于天下者。東宮妙選。自王魏而外。無聞一舉子。惡得而聖之。故瀛洲之選。當時以為下賢之盛。事後世以為用賢之侈。談而不知自君子觀之。則太宗者。私其賢于己。而蔽其賢于上者也。十八人者。秦王之私吏。而天子之通臣也。天策府者。藩邸之材館。而國家之漏卮也。瀛洲者。游仙之寓。談而喋血之實。論道修齒。貴之禮。而希帝王之節。平蓋當是時。建成元吉之隙。已成。而角力之勢。起。故收召英賢。自為羽翼。以待他日之反耳。蓋陰為陽勝。公孫龍之計。而陽舉穆生之酒。醴內寓。膠東吳漢之逆志。而外為河間之好文。蓋魏晉齊梁以來。祖斯術者多矣。而後之君子。眩于史氏之文。而忘事理之實。獨以為太宗之盛舉。非所謂通論也。昔曹植收召名流。自相標榜。卒以中魏文之忌。而成其豆之憂。呂種私交藩王。不顧馬援之戒。卒以觸明帝之怒。而貽赤族之慘。嗚呼。惟高祖之闇于明帝。而建威之弱於魏文耳。不然。則瀛洲者是。猶之招也。故成而為太宗不成。而為曹植。幸而為十八人。不幸而為

此中事
其難

翰林
經傳宏猷

此中事
其難

此中事
其難

呂種其事等耳。惡足以言得士。自十八人之見成。而太宗之謀。益決其所與。日夜謀分。而直而者。無非傾軋代宗之計。卒未非有以父子兄弟之義。一為太宗忠告者。則至臨湖之變。推刃同氣。震為君父。而太宗遂為萬世之罪人。人徒謂有唐蒙不洗之話。而不知瀛洲之選。寔為之舉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八人者。又太宗之罪人也。豈惟是而已。自太宗以瀛洲之黨。別之于前。而一代風聲習為故事。武韋之亂。以宋鄭太平之亂。以李肅叔文之亂。以八司馬牛李之禍。以十六子嗣至崔徹之子。全忠昭緯之子。幽岐盧攜之子。高駢蓋皆以天子禁逐之習。甘心于背公必黨之行。自底戮辱。而不知悔。豈非天策之遺謀。固當時後世之所習。而安焉者歟。雖然。吾于十八人。奚責也。子房者。非世之所稱儒者。而乃南山之招。苟且于一時之幾。而不知植節。拒父其慘。已甚。遂為後世之鑑。嗚呼。太宗者。祖子房之策。而甚焉者也。唐末諸鎮。祖太宗之策。而甚焉者也。噫。世教之不明久矣。彼宋之稱太儒者。猶有取于子房之策。則史氏之誇瀛洲。吾何怪歟。吾何怪歟。

立朝正直忠厚論

葉向高

清遠雅正
不假一利
故語

夫君子之立朝曷嘗不以正直忠厚自期哉而鮮
克盡其道者其心有所徇也徇利祿則思為全身
固位之計故正直之風微徇名譽則思為矯世亢
俗之行故忠厚之道缺君子苟存無所徇之心以
立朝則正直忠厚兼舉而兩得之矣夫所謂正直
者非恃一自好倔強而不諧于俗者也忠厚之中
而未始隨馬是正直也所謂忠厚者又非和光同
塵惟務諛納于眾而靡然無以自持者也正直之
中而未始激馬是忠厚也全身固位者託之乎忠
厚而不知依阿諛諛其失也為隨非正直也然
亦非善用其忠厚者也矯世亢俗者託之乎正直
而不知憤忮刻深其失也為激非忠厚也然亦
非善用其正直者也嗟夫此惟止心之有所徇故
欲竊其似者以自文而卒不可以語純臣之道也
君子之立朝也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而又持
之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度是故既不肯以吾
身利害之故而徇俗人不欲以吾名榮顯之故而
戾俗其于國家之事係綱常關成敗懷祿養交者
所為屏息歛足而不敢任而獨以身任之利不能

翰林
經濟要訣
九卷論類

行樂集
之文正
曲直廣
自別

有仙仙
論大旨

翰林
經濟要訣
九卷論類

狗利狗名
應起死

移威不能惕危言抗論侃侃然有不可犯之節焉
然而非要譽也非好事也制行依于誠篤持論依
于寬大不矜己之能以凌人不責人之苛以病之
又怡然有可近之度焉夫其有不可犯之節也是
正直也然而非激也故未始不忠厚其有可近之
度也是忠厚也然而非隨也故未始不正直其視
患得患失而愉合苟容務為名高而以刻覈為行
者豈可同日語哉昔者臯稷稷契之立于唐虞之
朝也曰吁曰咈曰咈曰咈無相徇也何正直也至于
命官錫爵則稽首相讓昌言嘉謀則都前相美諒
然有協恭和衷之志又何忠厚之若此哉立朝者
而如臯稷稷契無愧為臣矣至晚近世若杜欽谷
永直攻成帝而王氏之盛則置之罔聞李廣范滂
以激濁揚清自任而過為標榜至于胡廣之中庸
太立之道廣則又與俗浮沉俯仰而幾于枉尋直
尺茲數子者或近于正直而少忠厚之度則其正
直者徇名也或近于忠厚而鮮正直之節則其忠
厚者徇利也故名而為正直吾不謂之正直而謂
之激以利而為忠厚吾不謂之忠厚而謂之隨彼
其未聞臯稷稷契之風者歟嗟夫古之正直忠厚

其道出于一。後之正直忠厚。其名出于二。出于一者誠。出于二者偽。誠偽之間。立朝者不可以不辨。

九卷全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齊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陽朱之蕃 評閱

王者敬日論 高克正

古之聖人乘天之紀者則必法天之運者矣天道運而無所積故歲功成焉君心運而無所息故庶事康焉天道積而不運天必傾君心息而不運治必壞夫天之道鈞旋轂轉一日一周故聖人則焉以受時戒事常危危懷懷戰戰兢兢而日不暇給固未有始肅祇而後稍怠慢者也於乎是故日也乃其所以為王者與且夫歲統時時統月月統日此天道之大經也日累而為月月累而為時時累而為歲是日者乃在數累之下也然而時有基而運有極故聖王重之彼夫唯運流也隙駒易過大化者推而往矣驟重足不暇進也君人者察乎一日之間一時之頃使事也物猶若絲絲若縷若轉而乃方縱恣于深宮曲房之中曰吾姑俟其大者是瑣瑣者曾何足云嗟乎事無巨細而有大小大之剖也必細而細之積也常大其勢然也事之

大者塞而小者多則敬之所逮者寡而其所存者多矣而猶且容容悠悠日復一日今日委焉而明日明日委焉而須又日至於又日而又將誰須也夫是故事基于委羽而積成于丘山其究也委羽傍午支吾不暇而後乃追數往日焉曰胡不勤始也吁斯不亦晚乎王者知其然也夫是故法天

法天必敬日其傾之也若葵藿其奉而尊之謂也其持之也若御奔其戒而勿失之謂也其竭蹶而趨之也如追疾景其嚮赴若不及之謂也蓋聖然而願皇然而寬身立乎區中而神遊乎域外雖其時既平矣世既貞矣宜若可以偷一時之事圖頃刻之歡而君嘗不得須臾焉是故夏正元日群后傍矣乃臨東除訪萬幾詢朝政恤民隱此敬乎歲者也孟春行慶仲春存恤季春禮賢孟夏督樂仲夏敦和季夏祈民孟秋任賞仲秋養老季秋習戎孟冬謹歲仲冬陟祀季冬節典此敬乎月者也而未也朔日視朔諏日而行之句始縣象波旬而收之其於令也可謂已戒矣而未也日出祖識地德日中宣序民事日入糾虔天刑其于憲也可謂已肅矣而未也雖人呼旦太史奏雞鳴雖夜之

未夾則必懼然而問曰夜如何乎其于理也可謂
 已勤矣當斯之時繭絲牛毛焦冥罔蠶之事盡無
 何思惟保任恂恂惻惻之憂無虛隙五色野
 以不敢休也六情劍懼不放暇也彼豈不能以天
 心以為天下者乃可遂于天下乘天之紀法天之
 運不得不然也嗟乎至日中晏不遑暇食周書之
 所以恭隆也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大雅之所以淪
 亡也故夫日者王者之紀而治道之統也可不敬
 與苟卿之言本欲以明王道其言王者敬日蓋始
 庶幾焉乃其說又曰伯者敬時夫伯者非不享
 也王者之享也惟日不足伯者之享也亦惟
 時不足然而意判乎混濁而道判乎玉石者或則
 仁義之謀殷而或則功利之心迫也夫一之乎仁
 義則治之階也一之乎功利則亂之階也此王
 之辨也抑又聞之主職要臣職詳無代焉職
 馬駟聖人執正四方來效夫皮共爾臣無日
 者卿大夫之事也故于有位屢省乃成省天子
 事也故夫敬者事而省之固非敬事也

也而獨不聞箕子之時乎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夫知王者敬日而又知省歲之說也則幾
 矣意此居敬行簡之意也

王道蕩平正直論

李道統

人知王者用情于天下而不知王者無情于天下。無情者無私情也。無私情乃所以公其情而無外也。此蕩平正直之說也。王道也。王道也。今天天日月照萬物而物不顯照。雨露潤萬物而物不荷。潤澤雷霆震萬物而物不怨。震擊此無他。無私故也。王者奉天道之無私以勞天下者也。故其道亦太公而無一毫私意于其間。嘗試觀之王者一身而實三放。閑居待命者。時不各執其情之所欲以求遂于我。乃王者有應有不應。則曷故。蓋其所應者。共求其情之所公欲者也。其所不應者。獨求其情之所私欲者也。共求其情之所公欲者。人同一胸臆。獨求其情之所私欲者。人各一胸臆。各一胸臆者。即每人而悅之。且且不相給。而况勢有所不能通。故王者不應不應者。不徇以一人之私情。而累吾蕩平正直之道也。同此胸臆者。王者直以公心待之。內外遠近。不令有餘不足之嘆。乃所以為蕩平正直之道也。故照臨如日月而無所私。燭潤澤如雨露而無所私。震擊如雷霆而無所私。怒彼其心不過曰。民心本蕩平。吾無以偏黨壞。

翰林

經義公說

上

廣慶堂

翰林

經義公說

六

卷

十

卷

十

卷

十

卷

十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論 郭德溥

聖王操馭世之柄其貴在斷而已矣夫能使天下
治者賢也而能散天下之治者邪也任賢而去邪
者聖王所以馭世之大柄也然賢者不能比邪以
行其道而邪者不能耐賢以售其奸此其心不相
入也而其端又不可以兩存若人者苟持不斷之
意處賢于欲親之時而為邪于欲退欲不退
之際則邪者常得以計勝而賢者不得聞其忠天
下不可一日為理是故聖王貴有以斷之禹之告
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其為萬世致治之鑑
與夫賢臣進者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機君人者
未嘗不願治而亂也然或棄于任賢而疑于去
邪者何也則賢臣與邪臣之勢多自固之
術也夫賢臣東進以自固格之以其中之所拂
邪臣顧投其奸以自固以中與順者爭其數不
勝也賢臣執節以自固以中與變以投之以詭節
與百變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務一心營職而邪
臣比周左右以起怨以中與植黨者爭其數
不勝也賢臣道不行則去而退邪臣務百計以
求容以易退與求容者爭其數不勝也是故用賢

如轉石去險如拔山蓋自古嘆之矣夫賢臣衛國
而國疏之邪臣病國而國惜之豈不左與夫惟英
君誼辟以為賢者國之膏粱也任賢而貳是欲食
膏粱而弗果也邪者國之醜毒也去邪而疑是欲
屏醜毒而戀之也此兩者必無幸矣故灼見其賢
則一志而庸之即補綴奏賁弗厭也即謗書盈篋
弗搖也膠漆之傳不因于其矣灼見其邪則堅決
而遠之即屏諸遠方弗恤也即寸功片能弗計也
斧鉞之斷不屬于此矣非于此仁于彼顧忍也誠
為治國家大計不得不爾也昔者其王離楚與舜
禹雜處堯朝管蔡與周公並居周位當此時進
相毀流言相謗豈不熒然發憤然而天下大治榮
華至今者則帝堯成王斯斯之而用舍決
矣向使帝堯以屏功惜共工而用舍決
矣成王以私親惜管蔡而用舍決
矣蘭椒不同器而芳香不同而茂也如使佞
邪與賢臣並立于交戟之內而世可長治則古之
聖王亦何為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一二宵人哉
夫孔子不與季斯並止于魯九齡不與林甫同久
于唐定公明皇不忍于季斯林甫而以魯與唐狗

之此萬世所為於邑也有天下者誠原唐周之所
以興鑒魯唐之所以敗決斷狐疑分別猶豫堅忠
賢之信杜邪佞之階則中外安瀾而太平丁永矣

翰林經濟策

九

唐虞

聖王修德正事 張位

數之運也其天之所為乎古之聖王所以履天下
盛治者非能勝乎天也亦恃其有承天之聖而已
天之與人遠矣以人而承乎天抑又遠矣然而
天之天固即在人而承乎天也天有災祥人有
動于下而氣見乎上二者之相應若影隨形王
聖主所以消災于未萌而禦變于已著者豈探之
不可探之域而事之不必事之地哉厥德惟修而
太和自集庶事惟允而嘉祥薦臻故惟聖人不忽
天之戒而又惟聖人能承天之戒聖人惟能承乎
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天人之機若此其神也豈
可視為冥冥之理而不之論哉聖王修德正事朱
氏為商之高宗中宗言也雖然微獨高宗中宗凡
有國者孰能外焉夫天人之際亦難言矣術者泥
其數聖者斷之理泥其數者於休咎之微定祥之
應一切拘之象緯之說以遂占射覆或不免乎德
則屢中而卒之無可奈何斷之理者則謂斡旋之
機轉移之術在我而不在人在人而不在天而其
既也天亦為人用其精相感而其機甚微總之雲
承元化奉順陰陽則修德正事之道歸焉耳夫王

人位天也
人事修也

翰林
經義

事
修也

者代天而為之子位則天位也職則天職也而其
德則天德也事則天事也彼其淵蟄蟄伏見以為
微而不可測而天之照臨實因之其施建措置見
以為隨而不可窮而天之視聽實係之仰觀天文
俯察地理中察人民錄此以制法度考禍福側身
修行則休徵時序舉措悖逆則咎敗將至故曰陟
降安亡日登在茲言天之與人也又曰惟吉凶不
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言人之動天也匹夫匹
婦精誠之極尚能仰召日星之變遠致水旱之災
矧于威命靈輿俾乎造化者哉是故消息相仍休
咎迭至天有時而用其權蓋滌濁穢消散凶邪聖
人有時而用天之權聖人所以用之者無他則德
耳則事耳聖人之德雖不待災而修而德之不減
曰余一人有佚罰聖人之事亦不待災而正而事
之不修亦曰余一人有佚罰彼其視星隕日蝕場
然其若有傷也視奇幻震動察然其若有失也視
饑饉疾疫皇然其若痛乃月也是故聖人內修
其本而不外修其末保其精神考其視聽其德上
與太虛者徒而事日與造物者旋齊戒而洗心則
此心神明而德不渝矣少私而寡欲則此心純白

此說
正氣
詞義
上

翰林
經義

此說
修德

而德不雜矣剛健而中正則此心自強而德不息
矣官人而上賢則政有業而事立矣計謨而宣命
則化有經而事成矣誅暴禁亂則治不戢而事建
矣功昭昭而靜而冥微而深宮顯而大庭其恐
懼修省惟德與事為競諸凡壞天文地理誦越
邪陰陽太陽以結怨于民召災于天者皆絕其
道勿之有務是聖人之所為德所為事也是聖王
所正之修之者也其修之也不出混冥之中而吞
吐陰陽伸曳日月之道具矣其正之也不出指顧
之間而牢籠天地鞭策四時之道具矣是故天不
變經地不易形怪風淫雨不作孽字虹霓不生二
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各居其次動植之物
小大之數各若其生太和均調治化洋溢而無有
邪氣于其間者將聖人之力量制之智能及之邪
抑天之氣固條而陰又條而陽即非有上聖不能
一天下之道彼于天人相與之益權之審矣堯
之水湯之旱皆是物也論治者能外焉雖然古
所稱中興之主莫如中宗高宗中宗之所謂災則
桑穀其微也中宗曰惟德可以已之夷考天命自
度不敢荒寧德何修也德修而商道復興天不愛

此書

水天

翰林

二日

奇地

祥惟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則修德之為也高
 宗之所謂災則雖維其微也高宗曰吾其克正厥
 事夷考其不借不遇不敢怠遑事何修也事正而
 嘉靖教厚赫聲濯靈惟高宗之享國五十五年則
 正事之為也故秦救之拱也飛組之維也天之變
 也皆非二后之所欲也然而天卒為二后所勝者
 則二后有承天之運也向使二后怠天變而不修
 實政是使國多天地之戒而身不膺壽考之福
 也其人矣豈非然則修德正事之效可見于前事
 已雖然修德正事豈一時之偶為者哉宋景公之
 道災感也非取必于星也宋之政有先言而布者
 存也齊子韋之勅地也非取必于地也齊之政有
 足致地之勅者存也禍福隱于天而敬肆在乎心
 一念敬則何德不立一念肆則何事不敗時君世
 主非無敬畏天戒之心而卒之無益于治亂之數
 者豈不知修德正事之為急哉馳聲色之場則其
 心分拒忠謹之論則其志肆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則其志離三者有一焉則皇天之禁況兼施而並
 用之其於敬天戒之道何有哉夫惟明主于未
 災之先審理亂之原留意清心寡欲之戒毋溺甘

言悲辭之託隆德克躬勉強大誼則維建之加
 無損致理之實而警慎之迹益彰仁愛之心茲豈
 不稱盛治之世哉

卷一百一十五
 一四

明君知微戒之可樂論

陸可教

君天下者無不足于天下而亦無可恃於天下夫天下而身非君也以君之尊而求多于天下夫誰不降心屈首以順于其指而爭足于其欲然而天下之為勢至與而其心臣則也合離則皆判于斯而聚如毛也蓋至不足畏之中而默操其大可畏之勢所謂一人肆于民上恃其區區而不為之敬者其知其所倚伏矣故夫容主善后暗于君民相與之際無一日有忘天下之心使天下之神惟吾所係而不待以其可畏而加之我此其惡德維而樂微戒而神明之德為天下烈也宋胡致堂氏曰明君知微戒之可樂此之謂也夫君號不為樂者而乃曰微戒之可樂則豈非樂其自而己者亦孰不知所樂者而知微戒之可樂者乃曰明君則是樂也豈非樂其所以為帝王者樂其所以為王亡者樂其所以為樂微戒與忘肆之辨也請舉上世之化而詔于此昔者堯舜禹之有天下也其道昭然若日月之明而治然萬世為福而心歌然若育錫然若不勝彼其當至神恭感之世而君臣上下冰炭容嗟乃為

之納麓舞干擊鍾鐸鑼監門之奏逆旅之宿諄思

危懼勞若桎梏安有為天下王而以身徇百姓若是者其心以為為之不能不虧也平之不能不陂也勢也而危者有其存也亂者有其治也理也明於其勢故恤佚之志不萌于始明于其理故懲難之念不即于終此堯舜禹之所甚樂也而商受氏鄙之曰是黷首之役不善以天下適者也故君必明如堯舜禹者而後知樂者也且夫君之自愛孰與天之愛君天之愛君甚矣焉有道之君若吳奄象至有枉矢墮頭問隣食諸太史不一而足何也戒之以為愛故也抑夫臣之愛君孰與忠臣天下無事無故而發痛哭流涕之端誘以昌言若勸愚主即批鱗逆頸碎首剖心終不謂悔何也戒之以為忠故也夫天人相與之際惟明君能哲之而忠邪並進之途惟明君能鏡之是故君而明也目不以詭麗誘也而膏藥之象時惕于視君而明也耳不以曼靡誘也而醜毒之象時警于中目也而朝而兢乎以思曰無狎賊與無養禍與無殫威與目中而聽而惕乎以作曰無見喜而德與無見怒而威奪與無見可欲而多入不然之物與日入

而息而慄然以懼曰無龍滿于同休與無權失于
同房與無適疑物以為方石間與而後進庶人而
問之曰無赤子失命于冠戎乎則謗我者乎進士
者而問之曰無棄保不首名圖書乎則誅我者乎
進諸大夫而問之曰無旌旗于大庭而四境咸
命者乎進諸將而問之曰無雄師于外而四境咸
而然我不得宰者乎尸居而說然而雷聲考
往古之訓業如捧盈對輔焉

保若其所自稱謂則曰小子曰孫子曰不殺不敢
以為高而居千民上嗚呼何若此競也蓋其心
輪經濟宏猷十卷論類 十七 廣慶堂

明則虛則畏若將謂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吾
敵也而吾之斯須方寸無一而不與之交相敵也
安危之機如反覆乎夫身體之奉與社稷之計孰
急吾何所恃于天下而不為之敵且戒也且使其
勞智慮節嗜欲凡馳騁逸豫之樂勿為可也樂與
儆戒合而因加以常安四望無虞遠人鄉風樂

樂為臣子經紀本于天地政法倚于四時後世
變故易常襲迹而長久身為明帝朕肱為明臣
舉之美垂諸無窮嗚呼夫何為而不樂也今天
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

治產之難
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流離困苦者必是家矣

故儆戒之道先苦而長利忘肆之道偷幸而終窮
明君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聖人之相忍而棄
小人之相憐也戰國氏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
其言而莫予違也秦人之言曰夫人主之所以為

尊者但以聲聞人臣莫見其面也于是乎肩越于
舞女酣歌耗志于蓬萊方丈雄圖于拓國開邊而

終其身屋其社猶然不悟何其愚也故儆戒之
可樂明君之所知而庸君世主之所忽也雖然樂
新林經濟宏猷十卷論類 十八 廣慶堂

之為義生于樂者也蓋古者列國之風采之謠俗
貢之太師而比為辭語以陳音樂令君觀焉而其
章副不過曰幽七月之勤康蟋蟀之憂青子矜

之思君子風雨以陳音樂令君觀焉而其章副不
過曰幽七月之風雨如晦之樂導人以興亡危若

之旨乃能諧樂宣暢使其君神氣所會曉其指奏
款其極量而不復知其此和樂之至而神明之

極也三代之禮樂不啻人君一切取當時之新聲
以命樂而因以蕩耳視肌膚筋骸無復約束而肆
從此始矣故唐虞之治變一而足而直溫寬要之教監
于胄子皆所以儆戒其心而養樂之原也吁此治本也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論

焦法

本志勝
即有真定

生此論
下自謂

山陰錄
類列于前

天人之際果可以交勝言乎哉果不可以交勝言乎哉夫天生氣無定不宜以勝不勝論也夫人主志有定可使主勝而不可使之不勝也何也宇宙間陰陽五行化極萬有其遲速順逆錯行貞勝氣虛盈不可勝也者誰則為之氣也天不能以自主也天不能以自主而人于其間猶得以裁成輔相之方而損益其有餘不足之用于是乎攝持造化均調氣機使夫未形者之潛消而已形者之不能患則人固得操其權于常勝而天無與焉

經清氣調卷論類 十九

何以明之夫世之所謂得者曰日南無時陽斗壯無伏陰景星慶雲形于天麒麟鳳凰遊于園草草屈軼充于廷九穗所收登于野是其類也世之所謂災者曰日暈晝暈山崩川竭厲風淫雨恒煥恒寒太白蚩尤肥螽木格螟螣災異鬼火凶是其類也顧之二者其逆速順逆而後每隨其氣數之偶值而迭形紛沓于亭宇夫天固不能使堯水之不九年而湯旱之不七年也固不能使商成之不倍秦而高宗之不雉雉也固不能使后魏之不白雉而后趙之不蒼麟也固不能使漢文之

氣勝清
左問人而
則曰吾何德以堪之諸一青一投輒引為病瘵而不敢自息汲汲乎側身而修握道而理虫飛會盈

辨色視朝日中考政日入度刑而無淫于喜怒無

不日餘而漢宣之不五鳳也此何以說也則天之無如氣何也聖人知其然而直以身任靈承之責曰氣與志天與人一耳吾志平即氣平吾志和即氣和安所二視之即不必取應影響尺一寸乎天而奈何不講于修備修救之道徒以坐視而莫之省者是故一歲無災則曰天其忘我諸福迭見則曰吾何德以堪之諸一青一投輒引為病瘵而不敢自息汲汲乎側身而修握道而理虫飛會盈辨色視朝日中考政日入度刑而無淫于喜怒無妮于嬖幸無拘于貨利無酣于麀蕢無傷于土木無縱于馳射凡所稱怡心佚志不執不物足以彌邪邪陰騭靈大陽于天心而逆和氣者皆絕其道勿之有務辟則謹病疾者為之醫為之藥而不計其疾病之至否也辟則避風雨者為之去為之室而不計其風雨之至否也故適當其順則以志之和逆氣之和若春麟白雉神雀五鳳可以坐致即不然亦當令祥發焚感稍若而即化焉人不然亦當令堯水湯旱從容以需其後而無損于時雍風動之治也夫是之謂操其權于常勝而天無與者也如必執交相為勝之說則當其天勝雖堯舜之

人使自其
其此自其
新經臣
之時為帝者也彼惡知天道流行不測之神而又
惡知所謂惡心修省之道者哉惡心固曰天不宜以
勝不勝論也人可使必勝而不可使不勝也是寧
非子張子之意也

精林經濟宏微
十卷論類

二十一

傳
可與
都三

有待
是為
意

精林

健
決于不
之論

大人正已而物正論

顧起元

蓋孟氏之論大人者凡四指互見於已與物之際而終以正已物正之說合之又第其品為最高即天民不得與之伍夫所謂天民也者貫經緯八紘之器而不肯輕試于時際日月而贊天功也哀然有以自樹此其勛業亦有不可勝道者焉不得與大人埒何也以其行為猶有待也有待而行則無待而止矣其不可之形跡于外不可之意潛于中世隆世污通何由興於世哉易之論大人也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夫至于人莫之能違而正已物正又安有所待矣乾之道自潛而見而躍而飛無日而不與天同行也則無日而不與天同化也天以元亨利貞主宰于亭毒冲漠之太代輝而無極運動而不停故寒暑嗟喻也亥子循環也陰沍方固而黃鐘之簫已回陽輝情盈而潛伏之案不啓安在夫雲行雨施百嘉豐遂為元之亨而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一元之生意遂有所以涸底滯而不周決也大人之元亨即天之元亨人之利貞即

不計其
全以爲
行不難
而人所
終之者

新教

教事海

天之利貞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天之運化也無
通無復無矣無後大人之爲道也無已無物無達
無窮已與物一體也正已與正物一致也物以已
爲宗正物以正已爲的已之不正物且誰宗物之
不正的于何準故正物之道非待有君可事有民
可使而後行非無君以事無民以位而遂有所不
行也九二在田爲九五所利見九五在天爲天下
所利見二與五居上下之中其位最高大人以正
御正故德施周普而性命各正謂正物之化在九
五而通在九二而塞不可也且令首出之治待
可行而見則龍德而隱之時何以有樂則行之
具德博而化者何以起于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閉
邪存其誠哉故大人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位非若也而德則爲君德宜爲君
則世必且奉之以爲宗赴之以爲的從若風雲就
若水火彼且無時而不行又孰爲不可也昔者
大舜之聖也方其有鯀在下則底豫然人謠咻不
苦察之化升聞于帝及其受終文祖也四門穆
九功惟叙國澤天下榮華至今夫由後觀之則龍
飛也由前觀之則龍見也德烏乎往而不中物烏

廣慶堂

從宋無
道清學
月此出

新教

歸本則赤
子上是正
言

乎往而不正彼且誰待哉故古之大人善體乾者
蓋無若虞帝周之季也夫子龍德而隱以確乎不
可拔者周流于遯世依沮溺之間丈人之游而
卒不敢以荷蕢之果嬾人靈于鳥獸既老而猶刑
詩叙書繫易修春秋以垂憲萬世故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又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議者徒
見東周之志再詘于魯遂謂二五利見之際夫子
有深感焉故序傳有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愴
然因以自見不知夫子時中之德何用何舍何行
何藏何可何不可孟氏願學之志所以不在夷尹
而在孔子也若孔子者可謂大人也已矣知孔子
之爲大人而後正已正物之道無待而常行則吾
之道混淪磅礴充塞于天地無畛域自封之處夫
然後吾之人士下古今俯仰宇宙屹然中處而不
徒自拘于七尺之軀是故論大人正已物正者其
義莫備于易而昔人有言孟子深于易而特不言
以斯觀之蓋亦信乎其有微也然他日孟子又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赤子之心何乎未窺
渾乎未雕其知也以不慮其能也以不學然以慮
而知者慮之所遺即昏而無識以學而能者學之

廣慶堂

蘇軾詩集卷之六

楊繼禮

翰林
外天
何年
而重
力可
幾彼

格心之臣者
格心之臣者
格心之臣者

翰林
經義堂

矣故所謂格心之臣者不急持君之過而使之激
不緩置君之過而使之急置其身于不激不隨之
際而妙其用于不疾不徐之間如是則能格心所
謂格心之臣者能使君之過有所畏而不爾能使
君之善有所助而自勉能使君之善有所畏而不
所畏人能使其有所助而不知其助如是則能
格心所謂格心之臣者不惟多不自我成而功亦
不必自我成不惟功不自我出而言亦不必自我
出如是則能格心當其始也衆人誇我獨然衆
人急我獨徐而及其終也衆人之訪不如一
人之然千人之急不如一人之徐則其成
正君之功挽國事于既去而真宗社于維寧各固
不以形用而以神用也然其心也則邪則寒
誠則孚偽則間積累于定任矣而後徐施
于正色立朝之日時養于定任矣而後徐施
于深宮密勿之際計起于尺地神明之遠而徐旋
于耳目聲色之外則所謂格心之本也蓋于論
格君而獨歸諸大人有味乎

傳第
國以積賢為寶

黃國鼎

國家之用人也與其隨材而叙之不若羅材而收
之與其厚祿而糜之不若降意而遇之與其摻別
而格之不若愛惜而畜之何也治國猶養身然國
之有賢即人身之有精也身非精則形骸不固國
非賢則廟社不立精者身之寶賢者國之寶也上
古四友十乳濟之無論季世中主揚旌設簞拊解
興美常若不足而治效漸疎者豈當世盡乏財哉
堂陛爛絕腹心弗交積毀者衆深于銷骨誅求者
禍密于索瘢遂至一青見棄終身弗錄豪傑嚴極
翰林經義堂
貞士結舌平昔無慍材之意而臨時不得寸材之
用亦足悲矣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什襲而藏之
冠冕而陳之誠貴之也國家需材何急輔導無周
召之佐則變理為虐侍從無批鱗之英則遲耳誰
問疆場無干城之托則戎馬生郊牧守無召杜之
傳則杆軸告匱此其責重矣當明月夜光也乃令
遺逸播棄嗟及屋于權與思魚於脫釜哉故國
家欲用賢當先積賢積賢之道有三亦曰羅材而
收之降意而遇之愛惜而畜之夫公輸之制不棄
寸朽合扁之制不遺涖渤自古無全材與德亦

三政教傳
易風凰為翔不可赫以腐鼠爵祿豈盡能廢天下

南木
經齊公注

中講訓
特事若
托而書

不全有故唐虞時客不以一人無九德不以縣地
族而下伯禹用是治秦勳華績底平成故材有短
長器有宜適兼收並進凡一材一藝之士咸任器
使之內此其積之者一也驢騾遠至不可解以常
易鳳凰為翔不可赫以腐鼠爵祿豈盡能廢天下
士哉士笑笑乎閣下恃一人德意耳昔周公吐握
下士其言曰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
人人皆以我為踰越好士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
然則人主不能謙冲以未天下矣後引為魚水合
為膠漆徒恃臣爵祿以得士蓋亦淺矣孟子曰
好善優於天下故可知也此其積之者二也個當
自命者不免於累然既折地者若羈于文網人
主而察及于淵魚應操于市虎世幾無完士矣夫
馬前有錯節後有糾紛造父見之而泣士以清潔
而進以不遠左右而退以公正而舉以不能暗幸
而廢此亦造父之所為泣也漢宣綽核之趙趙臺
韓楊相繼就損千古而下令人嗟悼故國以法
繩士苟無大戾當取其新不復追其舊其心
不復誅其迹士始得昂首伸眉展尺寸之長為國
家用此其積之者三也夫積之在一人而用之布

此段後詩
有韻之聲

霜林
經齊公注

於天下積之在暇豫而用之應於倉卒積之在一
時而用之流仁於千萬世人主誠以一人之量羅
天下之廣以暇豫之功需倉卒之用以一時之德
意而衍千萬世之餘澤如是而士不應至難集列
勳于葵陽樹名于竹素者吾不信也然要之亦係
乎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清則志遠志遠則
趨向一條色貨利不陳于前矣非貝錦不什於耳
以此觀賢何處乎蒼素之不細入也不然本原之
地良表傑操忠佞混淆所積非所貴所貴非所積
譬猶卻璫與之珍而懷康匏以自寶也其於為治
必不幾矣

三代直道而行

論林

知公知處

但求其出

是非之心人人其有真乎。真則古今猶是。聖愚猶是不。得不一置毀譽於其間。夫毀何以毀。譽何以譽。也。人心不古而今不直。而矯健凌厲之徒出。其私臆橫議以簧鼓天下。天下有為者不經者。又從而揚其波。逐其流。將瑾瑜莫必其真。月旦率歸于偽。是非是幾千聚訟而不解。則誰為之。不直者為之。嗟。人心自有真。何則。以偽掩哉。仲父之言曰。吾於誰也。毀人於誰也。非吾意也。三代盡然也。又非獨三代也。也。今天下盡然也。當其時。天下之雖雖東而列侯。群侯猶然托富室名。以號令海內。即海內民。殊若江河之下注。而開闢好修之士。未嘗不敬禮法。說詩書。如狼之筆。滿之。魯黨之羊。雖矯之。遇正事。近拂情。常有所謂是。有所謂非。不知所謂毀譽之來。蓋至春秋而熾矣。姑亡論其凡。即夫子之身。處諸侯受世非。語者亦何可一二。世。非。家。家。誦。東家之對。是。水。之。刑。誅。伐。本。之。處。若。同。聲。非。之。者。然。而。舉。不。足。為。聖。人。善。毀。不。足。為。聖。人。憂。適。足。以。昭。世。變。之。不。古。耳。古。之。時。非。不。也。六。五。既。指。蓋。為。藩。反。黑。

以止運

論林

便似轉

白。離。同。異。為。辨。也。其。心。則。不。欲。欺。之。也。欺。之。而。偽。匪。真。矣。失。之。乎。真。匪。直。矣。涕。及。三。代。風。稍。變。而。世。湧。而。是。非。不。能。遠。于。今。日。雖。叔。季。後。是。則。見。為。是。非。則。見。為。非。亦。不。能。有。二。于。三。代。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夫。由。鄉。知。國。由。國。知。天。下。由。春。秋。知。三。代。豈。虛。謬。哉。尼。父。欲。維。之。不。得。乃。托。其。義。于。春。秋。春。秋。見。謂。是。也。者。而。予。之。矣。若。疑。為。舉。然。其。事。直。其。舉。當。故。其。辭。褒。則。不。可。名。譽。也。又。見。謂。非。也。者。而。斥。之。矣。若。疑。為。毀。然。其。事。曲。其。舉。私。故。其。辭。貶。又。不。可。名。毀。也。聖。人。之。心。固。即。天。下。萬。世。之。所。以。為。心。天。下。萬。世。之。所。以。為。心。固。即。聖。人。之。所。以。為。心。縱。欲。假。家。命。于。片。言。而。有。所。不。敢。豈。唯。不。敢。抑。又。不。能。豈。唯。不。能。抑。亦。不。必。矣。何。也。光。天。之。下。何。事。幽。暖。大。海。之。洋。不。聞。漚。沬。公。平。之。世。安。用。偏。波。彼。悍。然。而。忽。悞。凌。標。擄。護。私。以。行。其。不。直。之。是。非。無。情。之。毀。譽。者。皆。起。于。情。真。也。真。常。一。情。何。憚。不。為。斯。民。猶。是。斯。道。猶。是。即。夫。聖。人。猶。是。抑。何。憚。監。者。之。滋。益。多。邪。其。不。以。三。代。人。心。揆。之。矣。昔。齊。人。有。以。廢。鼎。問。仲。連。者。仲。連。曰。胡。不。以。真。者。乎。曰。吾。愛。也。仲。連。曰。吾。亦。愛。吾。品。噫。世。道。通。于。愛。品。之。說。者。是。亦。古。之。遺。直。哉。

付其說
海內
出處

金

鮮米醋
藥散酒
振於

接山

謝

深奇峭絕
酷似建山

法
高
有
出
任

南
宋

通
鑑
紀
事
本
末

無朕窺之無疾即有善戰者亦莫得識其端而避其鋒矣蓋謀在戰先戰在所以成其謀戰在謀後謀適所以鼓其戰古帝王命將出師不戰而屈人兵而奇勦茂伐昭灼史冊未有不得已之萬全之謀者趙奢平之困先零其謀甚密子先零之在漢即雄長諸夷而以全漢之勢臨之不遠一太師落耳而營平方據重兵高關揚旌即欲舉其庭而撲滅之固易也乃偏議撫議招議屯田議罷騎兵假之歲月以待其敵竟無一語及戰當將中外諸臣亦未有不病其為迂且懦者而卒之謀先心服先零坐困朝廷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將軍有振旅班師之威洵便宜之策也蓋帝王貴謀賤戰之兵于是而始信完國其言矣哉雖然戰亦不可少也秦南無三庭者自貽輪臺之悔而始終以和自愚者卒何救于瀚之禍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窮兵黷武者非也而日疲中國以嘆虜托言于和之化者亦非也噫孰知帝王之于謀戰特貴賤之而已而何嘗偏廢之也哉是為論

人
法
主
而
以
其
是

翰
林

資
治
通
鑑
紀
事
本
末

安撫要務論

馮有經

夫中國之所以常尊四夷之所以常服者何也別其振情先于飭法東公秦職奉千任人法為則天下之嚴治者無所容而任得其人則蓋得以行天下之法是故天下常享和平之福而永無侵猾之虞昔人與法為之維持也法者何賞罰是已人者何將相是已今之言安撫者徒見夫情輸餉餉其用易置也則曰食誠宜足疲士弱卒其氣易摧也則曰兵誠宜強朽甲鈍兵其鋒易挫也則曰器械誠宜精卑卑淺隘其攻易入也則曰城廓誠宜固寇卒至而內不聞者殆也則曰烽煙誠宜明敵有謀而已不覺者疎也則曰間諜誠宜察夫是數者誠擇內禦外之略人孰不知之哉而天下奇傑之士亦孰無有能之者哉然謀之者多而事實實之兵舉為之者役而功効空虛何也則賞罰之法弗飭焉故也夫賞可以俾得則忠勇者無所勸而罰可以俾免則庸惰者亦可以自容如是而欲其群策舉庸功奏者必無之理也是以愚且弱若則發常襲舊術焉而無他而其智且勇若則將炫智逞勇挾勢負氣以撓國家之法而莫肯用

孝友噫讀詩有解

也夷考其告君一則曰君罔以辨言亂政一則

論其心
多矣

論其心
多矣

論其心
多矣

曰監於先王成憲夫尹與說之先輔其君豈不至
 盛歟而所言不過若此可以識治體矣且夫人
 君一身其位至尊也其欲至易縱也而天下之人
 窺伺其側而思以其說進者入至多也以至尊之
 位而縱之欲而席累世之安彼方時其說氣欲快
 其心於一試而所進之士竟皆力為者人從而
 廣後其心曰此早者不足言也某為利吾且與
 之某為害吾且革之而成法不必拘也議論紛紜
 而上無所持政令無章而下無所守而天下始受
 其敝矣吁可畏哉況當咸平景德間正恬熙無事
 之日而其宗以英資在位當是時貪功喜事之徒
 豈無窺伺其側者乎吾徇其所請則天下之欲以
 其說進者皆將掉臂而起或以興利進而利本興
 或以除害進而害日甚至有以一時之利而遺害
 於無窮以一時之害而坐失無窮之利者夫使其
 言誠當于利病猶懼其更張之無漸也乃皆妄言
 無補而反以召禍謂國計何謂民生何此流之所
 為慮也是故持之以老成鎮重之謀而不奪于諛
 諛之浮議由是明主受成於上而無好大喜功之
 心羣臣務奉法循理之實而不敢僥倖于常法之

論其心
多矣

外天下不見其作為之迹而享清靜和平之體此
 豈有他術哉前人之立法其於利害之故既以講
 之甚熟而圖之甚詳其或當世行之而後世以為
 不便者蓋法久而弊生非其初則然也即有所措
 置有所振刷要以復其初耳已苟前人之法不至
 于廢墜又何必舍其故以資時議而行苛政也哉
 然則流非因循也惟其當國家承平之令而祖宗
 之法掣然在焉是惟守法而天下之治舉矣自
 是而後僅再傳而為神宗蓋所謂英主也安石志
 在有為而三四新進扼腕而談時事紛綸賢亂靡
 所歸一至于民生困而兵革興悔已晚矣使安石
 而守法如沆豈豈遽有熙寧之禍哉故昔之為相者
 若曹參之務清淨至以醇酒醇言市者而魏翁翁
 佐宣帝於中興之日惟條奏漢家便宜故事大臣
 之事君固如此使後世為相者鑒伊傳之訓酌寬
 猛之宜無不事無太多事一惟祖宗之法是守
 而無使歲生於其間是不勞而致治之術也是所
 謂相道也

威竊柄之臣固敢睨視寡廉鮮耻者莫得而憑藉
之是謂之斷百夫同舟期于濟岍十手並射志在
中鵠異議不立穆相濟是謂之公曲侍群小感
之以誠而器使其才彼將磨濯求為包家孰肯矜
伐投能互構為奸是謂之怨同若所以編漸安
化下有九二中行之臣則淫朋七妄直為天下國
家者審所圖而已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徐順卿

愚攷覽古記其一代之始固不號殷富迺其後則
稍溢溢耗弊也耗而不已遂使幣帛空虛閭閻困
乏而公私俱絀持籌者雖終歲斂之窮及毫髮竟
莫得而取盈焉何者經綸卓創用度未豐海內物
力亦且向盛故不立漆而自充無禁而侵利者寡
也厥後席昇平之業侈豫泰之謀經費不常動以
什伯故法窮而用愈廣禁密而弊愈滋遂令上下
咸受其困蓋理財之難言所從未舊矣昔太史作
平準書班孟堅襲之作食貨志槩括漢事纖悉具
備愚請得而評之漢興當高惠時海宇泰和兵革
寧謐土木營繕缺而不修迨及文景恭儉為理無
壹榘以省百金無戔地以疲紅女正已率民而人
化之故都內太倉朽貫紅粟下及齊民亦無覆踵
之嘆所培植者裕也至若武帝英明馭世狹小規
摹彼見漢家財力豐盛七十餘年思騁其雄心久
矣則迂誕之士絡繹而至環侍而中之故驕溢之
志侈于內干戈禪祀土木之好雜于外祠太一禱
五畤通西域控東甌鑿昆明築栢梁怡心適意奢
然回馳百姓殫所入而竭所出以實尾閭蓋漢力

商書
卷之四

韓林

計書
卷之四

中獨與至刀筆之徒紛言利後口而譚抵堂去
畫諸酷吏又以刑罰牢籠之弊之割肉克腹固願
旦夕之有患也故募粟不已則議罰官鬻官不已
則議盜賊盜賊不已則議告緝告緝不已則議重
算蓋自平準法行之後而利孔漸饒供億滋擾
終漢之世固所變改廷及哀平以降不但官私告
誅四海困窮且至風俗漸冒人心抗敵而炎劉之
祚不永矣夫天下至大也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
成至殷富也府庫倉廩視初業非不加贏其征繇
會歛推其之術非不加密也然文景以愛惜樽節
之心守之則常盈武帝以淫佚窮蹙之心耗之則
常縮故曰洪河之流決于錢穴燎原之熾起于寸
煙人君之心稍一不節而天下之民力錢貨渙散
決裂不可支矣曩使武帝席高惠富庶之基躬文
景玄默之理損甲休兵卑宮康食與四海安養休
息其時諸臣亦彈忠極慮如魏謩之言貴粟賈誼
之論足用以收拾其心而為縣其欲庶幾群小漸
消雄心不舉國無漏卮之費民無懸磬之虞炎漢
之業雖至今存可也吾于是乎有感

正統通志
卷之四

韓林

國統論
方孝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
守者漢唐宋也強至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秦試以
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
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
令行乎海內者為正統即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
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
並乎秦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
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然秦何也
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繁
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熱
晉也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
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秦苟不誅論正統者亦
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且統之說何為而立耶
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
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富貴賤正大分
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而外夷扶天理而植
民彝則不宜無辨而假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子
暴桀順人者等乎逆統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
勢力之強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

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為萬世勸戒。不探其邪正順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樂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使後世之惡。而為聖君賢主之羞乎。遺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勸不以正者。以秦隋其尤也。勸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成周公而有知其不蓋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公秦漢唐宋均為正統。謂孔子聖人在周。亦斯正統。惟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其統以為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孔子然以冉求仲由為大臣。孔子然然爭之。若二子之才。曾之諸臣不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道焉。而不可知矣。試嘗論之曰。天下有

周禮

周禮

翰林

總纂司

四一八

唐書

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管仲之意。與為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秦漢唐之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陷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楚客問月對

宋 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寒蓬而坐時長空無雲
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
者忽指明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
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虧盈而光皆
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
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
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
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
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少故所食有淺有
深蓋地居天內如銀子中帶其形不過與月同大
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至天之體中無餘隙其
其圓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
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屈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
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
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
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
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
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
初度彼則謂在斗之一度

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
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論二十
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
彗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
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
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
子弗答趣侍史具茶入舟而寢

越人灾異對

胡翰

大者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荐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己。及牽牛朱中風雨。宵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則發視之。則田間之極。

新秋

卷一百一十五

不粟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飢且札者何哉吾患其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況此矣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矍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而雪則書之蟲螟蟊賊草木梅杏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聖天戒也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者祖歲而鄉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西北墾田水利對

鄧德輝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既
准其區計可墾田無慮鉅萬。衆論或然或否而
未得堅決也。客隱然造予而問曰子試善與之親
與無與便子應之曰茲後之不易就固也今必排
首議而曰無庸有事于民則誰不能者然語有之
不一勞者不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後之鉅利
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借前省為容且善
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佳者無所用之豈土
膏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常役也水利興而
旱潦有備可使荏葦之場盡為便廩其利一國家
都燕北乃仰東南為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
北皆與區譬之富室所謂及郭常給田也去庄之
遙者利相從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故石而致
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
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房故則子請示利予
邊地而溝洫之令屬騎不待我應是開井之界實
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上者少者多則不
班成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遺亡聞開田之虛
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膏而足不墾

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漳于邯鄲國耗于

秦渠白公借借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古之興
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
夫地曠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林雨在
夏相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
饒無湖之患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
之難就則或計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
命矣願計其功可必就則吾有惑焉墾田之用至
夥也計戶而後之則民悲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
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為之則民或應或
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若安所恃而報命
使者急于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
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漢堅往今膠萊之役可驗
已予曰唯否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
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收謂不如子之所
虞也然吾以為可不專官而集事者是錯之議實
遠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之集而還富何也
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
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
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奏而籍

諸部因為下令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能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奏奏而爵之略如令輸粟拜官者而為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為下令曰除大辟不曉外罪當成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奏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為下令曰墾將能以其平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奏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過後以其半之人而募民必就之此其利也而後民民之功相萬也客曰若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害計無便于此矣遂巡再拜而退

開礦利害對

沈 淮

客問主人曰方今國計告絀經費周絀宗藩之祿入屬國之緡帛屯戍日增河漕歲溢種待用生靡給而又加以天灾流行飛蝗游颶聲詠為勞未薪是急公私數損入不逮出于將何以佐一籌乎蓋聞之周官總百貨之通以制國用王者襲全力而達事功必有棄天因地事功倍之舉而後可以佐國於不貲措民於不匱吾子豈獨聞之乎主人曰唯客將何以教之客曰天地固有自然之利出於常賦之外者下不瘠民上不損官率利鹽田剗貨銅山古之人皆用之今何獨不然今之礦洞誠國家之外幣也今議者多憚始事之勞而謬為迂慮遂閉其害顯辭其利窮漢子持籌握算之時而委至寶于土壤砂石之內所可惜也主人曰唯礦之利害實然有之然客言自然之利出常賦之外此言不可不辨使人主見常賦之外尚可以多取則將有無窮之心其究也礦有盡而求不繼使天下常賦之外無絲粟之遺則又掘地容膝不終日之謀烏可以及永利乎且吾聞之守恒業者不懷非望之福慎操柄者不競可爭之隙今言

義處
 礦之利。非如耕耘蠶績。一旦而守之者也。今所便
 開礦之人。又非饒衣食。知禮節。類皆飢寒。奸宄而
 偷為利者也。種桑得衣。種穀得食。猶時有貪邪竊
 盜之虞。况乎驅群無籍之人。而開之以非望之利。
 而予之以必爭之路。欲其無為奸宄。豈可得哉。客
 曰。不然。利與害未始不相附而生。唯在舉事以制
 而害自無由興。今之進說。有願每年納課者。有願
 官四民六者。雖云生享其成。實則隱釀其禍。此非
 吾所敢任。今若于各有礦地方。設官專理。即以臺
 近衛所官軍成之。令附籍土著之民取之。而又責
 委各郡邑二千石長吏監督而登記之。毋令流移
 竄入。毋令豪右侵蝕。庶制其條。俾收其課。而又略
 法巡撫之例。分遣各直轄按行糾劾。故開有時。出
 入有程。盈縮有稽。奸貪有刑。人皆尺籍。利皆平衡。
 則將與鑄山煮海同其奇焉。何變之敢生。主人曰。
 唯。抑客所謂。言其利下悉其害。見其小不圖其
 大。且金之在礦。將挈而取之乎。抑有所費而後成
 也。地之所生。其少多。有將自給。有將輸。而後成
 也。而時處也。官之稽其利。而時處也。官之稽其利。
 將有辭。有辭其得。懲歟。愛歟。

義處
 其得勿懲歟。歟。利之所在。民忘其死。而况于制乎。而
 曰。必行是為。或首也。安變之不敢生。是故較銷金
 之費。于取金之利。十不償一。較已出之費。于未獲
 之利。百不償一。較無稽之利。于不可稽之弊。千不
 償一。而究論之。較峭山呼谷之害。于搏沙煮土之
 利。又萬不償一。是以本朝二百年來。希興是役。誠
 慎之重之。客徒慕興事之功。而略禍源。急目前之
 蓄縮。而遺本根。蒙未敢以為實也。客曰。昔禹取歷
 山之金。湯鑄莊山之幣。周官大司徒有小人掌金
 玉錫石之地。漢唐承之。少府造銅山之錢。司農領
 監鈔之事。本朝
文廟世宗間一行之。未嘗有害。何子慮之深也。主
 人曰。唯。太平之世。不尚言利。之臣制國者。不使
 見有不足之形。且夫聖賢舉事。各惟其時。老成深
 慮。不可不思。當今時而談出利之孔。是抱薪傳火
 其誰繼之。蒙雖愚。不肖佐
 天子。無狀。遘鄙。未率功。役繁興。使度支。高目。桑孔
 盈庭。猶將獻。貴穀之論。厘賤貨之箴。俾
 明主。弘散財發粟之仁。隆撤樂減膳之勳。內通八
 貨。外戢五兵。彼山林數澤之窟穴。方將封閉固塞。

澤溢充盈藏王于山遺珠于淵其斯為積于不竭
之府流於不涸之源豈唯如客之所云而已乎
于是客喟耳咋舌不敢復言礪事悅今故固遂
自退

十卷全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一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廣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嶠朱之蕃 評閱

問聖學聖政 孫繼皋

臣聞帝王之繼天以立極也學必務乎其本而後天下之化原以端政必審乎其要然後天下之化機以運何者人君之學非徒以治聞為也疑神於有容實遠於穆清固義皇以來之道統所賴以衍之於無窮者也本之弗務則不過為口耳之學而何以造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任智為也負君師之責立治教之宗國義皇以來之治統所賴以引之于不替者也要之弗審則不過為街飾之政而何以要于王道之極惟求端於本而不徒事乎口耳之粗則愈退藏而愈精密本以豫內而亦以利外也聖德所以同天而大化之原於此乎端矣惟專持其要而不徒事乎街飾之具則愈簡易而愈恢弘所操至約而所及至廣也聖治所以憲天而大化之機於此乎運矣學以基政政以顯學道合一而不偏學務其本政舉其要事不勞而

可據自古帝王不出密勿之內而道積厥躬允底于淵微純粹之歸不假智術之勞而事得其理適臻於淳龐敦大之盛者此道行也況出震維新正天命疑承之日離離方始尤人心屬望之初可不循其所當急者以為典學之本擇其所當先者以為立政之要也哉朕惟

皇帝陛下躬不世出之資具大有為之畧

登極一詔萬方同受戴之心平臺一詢百辟起欽承之念 命書四箴六箴而顧誤不怠一舜典堯

謨之式 嘉納

帝鑑圖說而披覽不忘一湯盤武几之銘近又時

經筵之術嚴親吏之偽益學已動矣政已修矣軼

於唐虞三代之隆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首舉商周之訓次及漢唐宋君臣之事而終

策臣等以典學立政之要慎始篤初之規豈意臣

等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有足以裨萬分之一

者乎而臣非其人也雖然臣愚學漸稽古志切據

忠敢不披瀝罄竭以對臣聞之君者天之子也民

之主也其遺為往聖繼絕學者也其責為萬世開

二段現瑞
之詞起
之誠其見

新林
經濟余

此書有
守成之
主

此書有
守成之
主

太平者也。故美王弗琢則射斗之光不生寶鑑弗
拭則應宿之輝不發聖人弗學則先天之德不耀
甚矣哉學之不可已也然不曰壯而好學如日中
之先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嗣服之始學其不尤
要乎六律不具則師曠不能正五音規矩不設則
離婁不能成方員仁政不立則堯舜不能平天下
甚哉政之不可已也然不曰能慎其初如未雨之
巢不慎其初如直突之新嗣服之始政其不尤要
乎是故臨朝願學臨政願治凡為哲后者皆然而
始尤重也論學以輔德論政以輔治凡為良弼者
皆然而始尤切也粵稽諸商太甲高宗善守成者
也臣考其初則有伊尹傳說之誨矣人紀肇修風
德致傲非尹之所為訓王者乎隱志乃來聰明時
憲非說之所為詔王者乎臣言焉君行焉此所以
終允德而靖殷邦也故終商之世而曰中興之令
主必推太甲高宗也載稽諸周成王亦善守成者
也臣考其初則有周公之誨矣紹庭上下陟降厥
家非訪落之詩所為作乎稼穡艱難治民祗懼非
無逸之書所為戒乎臣言焉君聽焉此所以親耿
亮而揚大烈也故終周之世而曰繼述之賢君者

此書有
守成之
主

新林
經濟余

此書有
守成之
主

必推成王也然學勤矣而所以興其學者有本政
動矣而所以立其政者有要三代以後此義不明
強學之主誠代有之而諺靡之風盛矣光武夜分
講經而味三公之體太宗歲周太平御覽而失兄
弟之義仁宗隻日不廢講讀而寧夷狄之禍乃鴻
業之建反出于不事詩書之運高其故何也詞
華訓詁帝王之所以為學者不在焉故學非不足
務而務非所以務者固不如密達之實足以有為
也勵精之主誠代有之而刻鵠之習興矣始皇衡
石程書而卒基秦亂文帝衛士傳餐而漢使隋亡
憲宗汗透御衣日旰忘倦而終釀唐衰乃致理之
效反出于清淨無為之漢文此其故何也簿書期
會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不在焉故政非不足勤而
勤非所勤者固不如玄默之修之足以有效也天
啓休明乎哉
皇上日親講學必當與之終討論不輟日咨輔臣
而細大必盡臣等亦當與之終討論獨超于
章句之引義入於實政庶幾夫理道之原即商
周之主不徒勤而政者亦可以加焉我
二祖 八宗

伏讀

聖制有曰論者謂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又謂王
好要則百事詳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求治無已之心也夫

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此程頤之言也所謂知學

之本者也主好要則百事詳此荀卿之言也所謂

知政之要者也故往代之臣各執其見以陳正

始之謨而往代之君亦各因其謨以裨正始之治

如仲舒賢良之策折天人也王吉變俗之論正風

化也匡衡審尚之疏與夫治性六戒勸學口儀之

陳崇德政也為百節儉之勸先教林也東漢諸葛

頌苛之議尚寬厚也先天間則有姚崇之十事明

時務也元祐間則有呂公著之十事結法也其在

治平則司馬光以三劄進重英新也熙寧間則程

頤以稽古正學定志之說進慎趨向也與其言則

人人殊矣顧豈無上關君德而足以為

聖修之助下係民生而足以為

聖治之資者乎然其本則未徹也其要則未明也

本何在哉聞之上學以心下學以耳欲得其本純

心之道不可不講也要何在哉聞之用人則裕自

則則小欲得其要任人之道不可不講也請因

聖問之所及而極論之

陛下終篇策臣曰典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累

世以為人之一心操舍存亡其幾至可畏也況人

君之心百戰同之一念弗純欲止乘之以入焉其

係于學之道退非眇小也必也主敬于淵懷之中

研幾于獨知之地夜氣清明則有常性之法乎旦

好惡則有允執之功大庭臨御則肅然天鑑之在

茲宮闈秘密則森乎神明之若對至善為的主善

為師不離不息之速為期帝王為學之本或者其

在是數譬之水烏澄之終日止見眉睫不過一撓

方圓莫辨誠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日月久照不改

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聖人久於其道不輟其

功明此以為學聖德之所以純也非博綜羣籍藻

績是工疏終年者比也臣故以為學之有本也

人之一身應務酬物其事尚難兼也況人君之身

百責萃之忠賢弗任事且因之以崇焉其係於政

之得失非眇小也必也精其選於未任人之先專

其任於既得人之後姬旦在前則委心聽順山甫

論學與功
貴亦宏鈔

論學與功
貴亦宏鈔

論學與功
貴亦宏鈔

在後則改容嘉納。邊廷有頗牧則授之斧鉞而不疑。郡縣有龔黃則錫之璽書而不惜。不聽謠言不貴近功。惟和惟一以考厥成。帝王為政之要或者其在是歟。譬之車馬輪轅徒飾非人弗行造父為御一日千里誠不可以不審也。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立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明此以立政聖治之所以據也。非形神獨勞。塵身從事沾沾自好者比也。臣故以為政之有要也。就要而論之則純心以為學而任人之本以端是故有緝熙之主則四友同心有敬勝之君則十人彙進。傳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謂也。任人以立政而進學之資益廣是故有仲虺之誥則湯德不顯有尚父之戒則武德日休。經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之謂也。於乎此天下之化原所以端也。天下之化機所以運也。乃臣之所獻者抑有進焉。以

陛下非常之資其於問學之序必有求貞而弗替者。故學之不純不足患也。獨患夫聰明之太過或以為商宗周王之學為不足事而求其所不必學者焉。以

智識識位
之論教誨
成業石卿
叶宜周

論學與功
貴亦宏鈔

論學與功
貴亦宏鈔

陛下非常之畧其於委用之際必有善任而不疑者。故人之不任不足患也。獨患夫英敏之有餘或以為商宗周王之政為不足師而求其所不必行者焉。求其不必學則索之愈高而失之愈遠。將有務為迂濶之談以欺

陛下如王安石之惑神宗者出矣。求其不必行則更之愈急而行之愈壞。將有尚為刻薄之政以困陛下如公孫鞅之惑孝宗者出矣。此國臣之愚過計則然而亦豈可以弗辨哉。伏願我

皇上上畏天命下念民生以學則

皇祖之存心錄可鑑也。而奉之以為訓以政則皇祖之聖政記可法也。而率之以為行無以天下之義理皆吾肅也。而厭其卑近無以天下之賢才皆吾下也。而待之濫然無以安居無事而縱逸遊無以物力豐盛而興土木無以海宇昇平而事遠夷無以安處深宮而仰止焉。則道德高厚功化洋溢內恬外熙祥瑞應簡周不足侔矣。而況漢唐宋也乎哉。草莽微臣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問仁明武

朱國祚

臣聞帝王之繼天以凝命也。必全君德以端天下之大本。而後可以弘經遠之猷。必酌時宜以操天下之大機。而後可以致綦隆之治。何謂大本歟？淵微之內而達諸應感之交。慈祥懷悌。盎然可親。精明瑩徹。炯然而無蔽。剛毅果斷。確然而不移。凝神于端莊靜一之中。而渾融無間者。是已。何謂大機？審諸時勢之宜。而推諸運量之際。兼容併包。不流于姑息。先見玄覽。不失于苛察。總攬獨斷。不嫌于刻覈。觀變于動靜。陰陽之妙。而化裁無迹者。是已。全德以為之主。則酬酢萬幾。錯綜萬變。一精神性術之流動。而不患于出治之無本。隨時以制其宜。則上協天道。下合人情。乃轉移化導之微權。而不患于致治之無機。自古帝王所以不下階序。而化行若神。躋一世於太山之安。而九圖式命。肇國祚於苞桑之固。而萬國傾心。用此道耳。藉令為治而不本之以德。則雖有所設施。厝注亦將墮于私智小術。而推行無準。何以端天下之治本。而躋一世于雍熙修德而不運之以機。則雖有所謀謨智慮。亦將流于偏見。寡識而泛應無權。何以弘天

下之遠猷。而登斯世于上理。此晚近世之陋規。非上聖之宏圖。而極治之要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稟剛健中正之資。簡文武聖神之德。孜孜問學。寒暑不替。而維皇之極。已端事。講求鉅細。不遺而望道之心。甚切。博弘敷之澤。與河海而同深。郭嚴肅之威。與風霆而並邁。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趨出下尋常萬矣。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廷俯賜

清問。上嘉虞周之盛。王下逮漢唐之令主。始之以孔子九經之言。而繼之以司馬光三劄之語。而於治道之所尚。特憐。為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虞帝疇咨之心。即周王訪道之心。而漢唐宋諸君。無足數矣。臣也竊伏蓬藿。志切輸忠。凡吏治之污隆。人心之淳薄。與夫養士興賢之法。足兵弭盜之方。其究於心久矣。即不問願有所陳說。况

聖問彰人如是。臣敢不被瀝以對。臣聞古之聖王之御世也。未嘗以無本之治。之故。紀綱法度。禮樂刑政。要皆一本於心。未嘗以無一之治。之故。剛柔互用。仁義並行。要皆可適於治。此智仁之

濟以有成仁明武相須以並濟宣聖所以上接堯
舜之統而司馬光所以仰承洙泗之傳者率是道
也是故唐虞之世天下號極治矣當其時黎民於
變萬邦咸寧和氣盈於域中文命敷于四海又安
用夫武哉顧無武之名而有神武之運精明果斷
之意常寓於湛恩穢澤之中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堯之所以蕩難名也而若時之命不以畀於啓
明之胤子又何嚴乎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之所
以巍莫與也而四凶之罪不少假於象刑之惟
明又何毅乎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禹之所以祗台
幹林經濟云十一卷策類 十一
德先也而防風之誅不少貸于會稽之後至又何
肅乎是堯舜禹非不用武也乃所以善用其武也
商周之世天下稱至治矣當是時天下大定邦家
輯寧陳師于南巢觀兵于牧野豈非用武哉顧有
武之迹而無尚武之心實厚博人之規常寓于穆
清戡定之內天錫勇智湯之所以奉若天命也而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則仲建稱之矣執競維列武
之所以永清四海也而不泄于邇無忘于遠則並
軻贊之矣是湯武非用武也乃所以善成其仁智
也商是而降創業之主肇造鴻緒以開一代之治

若雖其德未底于純全之域而亦足以致治矣漢
高帝寬仁愛人知人善任則五年而成帝業光武
明廟謨趙雄斷則數載而克中興迹比湯武
治幾成康者唐太宗也而貞觀之治率開唐氏之
業仁孝友愛聰明豁達若宋太祖也而仁厚之澤
卒貽數葉之安之數君者或以嚴明造大業或以
忠厚垂洪休彼三德之用夫固各有攸當也守成
之主嗣守先業以繼一代之統者雖其德未造于
純粹之歸而亦足以成治故漢文帝宋仁宗世所
號為仁主也而富庶之風深仁之治至今有遺美
翰林經濟云十一卷策類 十一
焉漢明帝唐明皇世所稱為睿主也而長厚之休
勵精之治至今有深羨焉漢武帝唐武宗世所號
為英主也而雄邁之畧克敵之勲至今猶可想焉
之數君者或以柔道理天下或以精勤致太平彼
三德之用夫亦各有攸當也藉令崇教大之治于
羣雄角逐之世則迂矣厲厲揚之烈于四多無虞
之時則擾矣任苛察之政于民風淳厚之俗則過
矣伍因循之習于起敝扶衰之際則隳矣又何以
開丕基而著鴻績守成業而致盛治也哉故臣衡疏
六戒而太察之與無斷皆在所懲謹陳九弊而

聰明之與威強皆在所繫。縣賦上六事。而兵刑之與智數皆在所畧。數君子者。其各有見乎。

陛下臨御以來。十有一載于茲矣。勵精圖治。推心任人。固宜吏稱民安。政修事理。邊疆無桀黠之警。少內無盜賊之憂。以彰

陛下平明之治可也。乃者適年以來。紀綱屢飭。而吏無廉靖之風。田野雖闢。而民無康阜之化。學校

常肅矣。而青衿之士。鮮氣節而寡廉恥。邊鄙雖寧矣。而驕悍之卒。辱主帥而逞奸謀。督捕雖嚴矣。而潢池之赤子。屢縱逸而拒威命。誠有如

聖制之所詢。

宸衷之所慮者。此何以致也。意者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而奉行之過乎。臣愚以為吏之無良者。旌別未當也。誠請入仕之途。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等

則奉法循理者。益勵于為善。貪墨不檢者。敘述而不肆。父何患乎吏治之不修。民之失業者。催科太

急也。誠省賦歛之條。緩積逋之令。寬力役之征。則服田力穡者。遂有秋之望。遊惰無賴者。樂耕耨之

常。又何患乎民生之未遂。學校者。國家養賢之所。本以養賢而作新。無術賢其可興

乎。誠欲剛方正直之士。接踵於朝。博雅練達之才。不匱於用。則廣厲賢官。而慎選明師。可也。軍士者

國家禦亂之資。藉其禁亂而紀律不嚴。軍其可治乎。誠欲三軍之士。有投石超垣之勇。百萬之師。有

率旗陷陣之勳。則時其訓練。而給其膏。敢可也。盜賊之起而未息者。由衣食之不給也。今不足其衣食。而欲以刑驅之。以勢格之。是趣其為盜也。無乃

非計乎。誠欲良民安于為善。而姦民無以為非。郡縣無橫行之夫。而長吏無盤詰之弊。則與以可生

之途。授以為善之資。可也。如是則綱紀畢張。政事修理。時有所尚。德緩刑。而天下不得病。其姑息時

有所發。奸摘伏。而天下不得病。其煩苛時有所用。威克愛。而天下不得病。其亢暴時見。四海安瀾。八

荒效順。又安有不升斯世於平康。而瞻兆民於仁壽也哉。然臣猶有所

獻焉。臣聞君子者。治之表也。逸欲者。亂之階也。君心一清。天下事無不可為。若臣願

陛下懋德于深宮。密勿之中。而不問于大庭。深慮夫百千萬世之遠。而不忽于微眇。定計于碩德重望之巨。而不惑于儉夫。毋以治平無事

精史正

而縱逸樂毋以物力太盛而尚侈靡毋以財用充
盈而興土木毋以并言悅已而近嬖倖如是則
陛下之心澹然一無所好而衆欲之攻泊然一無
所投所謂仁明之德自熱全體而不遺時出
而周悖直進夫唐虞三代之盛奚漢唐宋之足云
臣草茅之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險越之至臣謹對

翰林

經濟三

一五

問黃簡

唐文獻

臣聞帝王之取字內也必有慈天之心而後可
以治本必有法天之實政而後可以治功何
謂實心慈諸密密之中運諸淵微之表意所予而
達于令神所憐而惕于威操潛孚默化之術而使
天下以懲以勸者是已何謂實政密諸時勢之交
達諸經制之際予而必期于當功奪而必期于當
罪執精固嚴密之權而使天下以榮以辱若定已
實心以運于內是謂喻天下以神而天下即以神
孚之故其道同天之無為而治本自我以端實政
以格于外是謂維天下以法而天下即以法遵之
故其道同天之有為而治功自我以舉古帝之所
以不下階序而化馳于風行不出庭幃而令捷于
桴鼓用此道耳藉令本之不端而徒以正法舍之
粗與天下相把持則精神與治道不相貫注而雖
有所經畫注厲要亦祇為粉飾之文矣夫天下
天下之化原功之不舉而徒以循行之術天下
相從事則法制與人情不相維繫而雖有自異舉
率作要亦僅為太平之壯觀其何以致天下
理以是為政是末世之陋風世主之淺術也

躋一世于紀綱法度之中而措四海于均齊寧一之域其道無繇矣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具足以有臨之資惕勵憂勤存不敢康寧之意宵衣以圖政而鉅細必親日新以問學而寒暑不輟憂旱則步禱郊壇立致其霖之應納諫則

躬御煖閣不覺暑刻之侈斯固已圓天下于春風和氣之中而震天下以雷厲風行之烈天下喁喁然謂五帝可六三王可四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廷俯垂

清問倦乎古帝王所以用賞罰之道古先儒所以論賞罰之旨而繼之以風厲督率賞信罰必而

言欲臣有所陳說臣不敏其敢無辭以對揚休命于萬一耶蓋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若天

所命也天有福善禍淫之理而其權恒寄之君君握命德討罪之柄而其道常法乎天故潤之以雨露

雷霆天所以示恩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賞折之以雷霆天所以示威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罰賞罰

者帝王制取人羣之上術也彼上古之世其政熙

熙其民皞皞非無賞也而朝野皆相率以勸于德即賞有時而不必用非無罰也而遠近皆相率以懲于惡即罰有時而不必施斯無為之至治而極

治之休聲矣自是厥後皇王之政若循環而儒者之論亦人人殊指故稽九官之命則知唐虞不能

廢有功之賞而夏后氏承勳華繼美之後成周氏常文明大備之時則或先賞後罰或兼用夫賞夫

孰非彰善以示天下勸者耶考四兇之誅則知唐虞不能廢有罪之罰而有殷氏承夏桀淫比之後

成周氏當殷頑未靖之時則或先罰後賞或兼用夫罰夫孰非誅惡以示天下懲者耶彰善以示天下

下勸而激厲鼓舞之恩固常寓于爵秩褒嘉之內誅惡以示天下懲而哀矜憐恤之意亦常流于制

艾誅夷之中故古帝王賞疑則從其予不虛其失之僭也是所謂仁可過者也罰疑則從其去雖恐

其失之濫也是所謂義不可過者也蓋政則必有更變而其適于治則一言則人有可否而其宜於

皇祖繼天立極

垂憲萬世當夷風甫殄之秋適海宇清寧之日時
則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于中至今嗣
祖訓首章及載在

聖政記者大都煦育與震曜並行而矜全之意常
勝渾厚與精明並進而峻法之意常嚴是以培
十一朝之忠厚而昭億萬載之太平者信有自矣
而我

皇上復承之夙夜兢々日惟古訓之與

成憲是遵是式故微長必錄片善必褒印雨露之

恩不渥于此也愈夫必熙好義必沐印雷霆之威

不肅于此也蓋十有四年以來而淳風既已翔洽

和氣既已鬱蒸矣然臣伏讀

聖制謂德澤墜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則臣以為

誠亦有之故任老成獎恬退將使百官興讓矣而

朕章倖進巧宦若神浮競之風果盡哉乎年包直

罪貪墨將使羣辟興廉矣而玉帛塞途宦長路

澄清之效果可冀乎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倡優

后飾牆壁文綺者所在而定紛華猶故耳刑典究

濫示之以寬而法擬秋荼膠其膚伯若隨處而有

銀鍊猶故耳調租賑窮

詔書屢下矣而恭嚴未備適遇未復未敢謂開
之困已蘇也振旅詰戎

令亦屢頒矣而輜幹未諳人伍未定未敢謂戶牖
之防已密也蓋

廟堂之上所勸誘者如此而天下或有賞之而未
必勸者是雨露之恩有時而不潤也所懲罰者如

此而天下或有罰之而未必懲者是雷霆之威有
時而不懾也茲欲一舉而登之其道亦豈有加於

賞罰二者而已哉蓋賞罰者人主所以飾治非苟
為具已也我未行一賞天下已于我乎觀恩而或

謂為飭善之迹即曉乎上鈔圭綬往之優乎屢近

而修職任事卓有成效者乃或抑而不錄則不特

謂何而人于是莫知勸矣我未行一罰天下已于

我乎觀威而或謂為懲惡之文即曉乎服移之迹

往之苛于疎下而欺謾避課其有實迹者乃或倖

而遭誅則不特謂何而人于是莫知懲矣故欲行

賞罰莫先于法天法天者莫先于核功罪之實

而行之以斷是故雖考績而功者榮若湯者

黜勿予退讓之風何不可哉

趨利若赴者頗卑竊望言之

楊文公集
卷之五
其見事

翰林
經義堂

心之所
及
其見事

未殄則必示等威之式嚴懲之誅而俗必知崇
儉矣刑獄未平則必悼清報之化詎意鮮之理而
吏必知崇寬矣欲蘇閭閻之困則奉宣德惠者涉
以顯秩而墮閑濺澤者罪之無赦可也欲容力備
之防則加志訓練者優以重典而玩愒戎行者置
之不原可也如是則風厲之術極之在上而民從
之如流水非從賞罰之法而從以心也督率之權
亦握之在上而下式之如轉樞非式賞罰之文而
式以實也又何德化之不洽昇平之不可致雍熙
太和之理即唐虞非所尚美况三代哉抑臣猶有
獻焉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惟
不好逢迎之術而競進者無所不容惟不營帑藏
之積而嗜利者有所憚惟不侈供御則奢者愧惟
不峻刑戮則殘者戢惟診有原之視則民困可甦
惟切外寧之懼而邊防可固故臣亦願
陛下實求之心而已勿以左右近習為悅而盡此
心勿以賢士大夫為厭而逸此心勿以物力豐盛
而或以土木荒此心勿以運際承平而或以累代
蕩此心勿以邊境無虞而或以戰伐黷此心惟益
務

其見事

翰林
經義堂

講學益勤顧問則淵微
密勿之內皆清心寡欲之資而冲虛恬澹之中
端本澄源之計故爵賞未班而意所嚮注即為
澤刑罰未施而神所凝注即為靈龜自是而臣工
日以式化彈宇日以寧謐即以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又何難哉此正所謂
風厲之有本而督率之以實者惟
陛下垂神而采納焉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幸甚
下士不識忌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顛越之至臣謹對
卷之五
二十二
廣慶堂

問立綱陳紀移風易俗

佳法

臣聞帝王之繼天立極也必有經治之實政然後其具修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飭制度明憲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厥行而志懍自節于精神嚴密之規而清和成理者定已何謂實心懲玩愒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戢不刑或而肅潛孚于有容淵微之妙而鼓舞與則皆是已實心運于內則矩度規為皆精神之副也所謂以神喻天下而天下即以神孚之也故治本虛弗端實政措于外則效應澄神皆經綸之運用是之謂以法維天下而天下即以法遵之也故治具靡弗振古之帝王所以陶範一時赫奕千載競臻大賁而朝廷之上儼然體統常尊端拱皇堂而裨海之遠湯湯敷化之四溟必以直行為耳稽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備則難極弗彰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于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無其心則皇極其建雖冀國紀世風之理而卒病于幹旋之血機此後世之淺術而非法古之善經也然則欲精神與法制相流貫而以培天下

不能不有待于
今日致惟

帝陛下躬不世出之資弘大有為之畧

經筵臨御尊賢講禮而匪事于文為

海濤風去國敦清于雲官之世治穆于鳥紀之時

選誠以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之道厲前王之得失

作省成之道也臣愚何足以與此雖懷憤悱

于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

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乎上

人之所為漸摩成就之謂也然所以正紀綱厚風

俗者蓋必有具焉有禮則上下斯民志定而自

收清淨寧一之功有法則寇賊之害定而自

杜天下信畔侵陵之習有率作皆成而自

則禮嚴于無禮法威于不怒而有以

以紀綱

俗學子

法文太子

一步深

法文太子

一步深

法文太子

一步深

默化之機所以尊卑有序上下相承體統正而教化行繇此出也魯攷成周之隆設官分職體國經野以爲民極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遺天下有五禮以吉禮祀邦國之尊而以凶禮哭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宗廟禮親萬民蓋肅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齊天下有五刑野刑上功糾力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忠國司上德糾衆登壇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而重正百官以低勸率循天下以夙夜不敢康寧之威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賞聽其政事而治上發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注賞之則又非徒恃其具而已當其時是置獄士大夫各以其官自潔之操下之化也方步于建國之初知也而何風俗有弗醇周禮可以塞者罪之是上德可以折問聘之楚子世之哀也然則下之哀則感時可知也而何紀綱有弗振昔人謂太和在戎周字雷間以此其治本修也迨及後世禮法偏廢雖維持世道之具且不能守況于其本乎漢宋諸臣因時之論則不能槩同者于孝文時以垂禮義柏康

耻而長太息者賈誼也于神爵中以述舊禮明王道而為本務者王吉也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疎而顧慙于禮也論審勢而稱殷之先霸者非蘇洵乎疏謹習而比唐之季世者非司馬光乎彼雖不知禮文不可闕而顧慙于法也蓋炎漢尚刑名而于禮教易乖宋盛繁榮而于威刑多弛故諸臣沈其所不足言之乃矯其有餘以救時之通理也韓昌論之權授刑政落其禮教者是古繼其二者而下其為之者猶權衡之待為法者是各用其一也至于其為已偏繁如文淵公如欒精者是徒有其具也而自本為己恃以此而欲挽風會之流回積習之敝而與成周比烈也惡可得哉我太祖高皇帝既除胡學用夏變夷乾坤闢而戡正日月滌而重國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政紀興闢石而慎重經緯禮文盛典則而周茂又何其禮法之隆也雪觀

論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守法為難故集為禮制頒為定式與夫律令大誥諸書其所以示

十一朝之治而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迄

皇上起而承之夙夜兢：惟

此一段

成憲舊章是遵是率故宮闈有首魚之序藩輔絕

翦桐之嬉憂旱災則躬步禱之儀教大臣則勤召

對之典其修禮者即天澤之辨不秩于此也陵肆

雖貴近必罰權姦雖身必誅遠左禍旬之殺不

以功掩夙沙堅弱之難不以罪釋其修法者即雷

霆之威不赫于此也宜乎治化之紹休

祖烈貌美周南直易鳥耳乃世教衰物情滋玩

而習尚不少敬焉者故春秋之法亦理變尊統卑

所以定紀綱也今則士伍序將帥家台校有司以

宗庶而許親藩以屬吏而微官長則陵替甚矣而

何以成賢達指隨之勢漢臣之疏俗流夫世敗壞

所以傷風俗也今則貪穢與志分齊影建說與虛

聲並貿領危者枉乎國是旋異者壞乎人心則流

滿其矣而何以弘風行草履之化故德雖備六合

而廉陛之間或墮而不究恩雖籠四裔而輦轂之

下或亢而不行誠有如下

聖制所言者然則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挽其

頹靡而還之雅道非有他也亦于實政加之意而

已何者世教之不修非可易復也臣以為行之要

要于德夫德者傾險至亡行也彼乃其心為德者

誠見夫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德者之得志而懼禍無以自見也故六

教若士人之維結法度者齊民之嚮御也。是惡可
 不行之以實哉。抑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
 行事。彼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
 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禮儀表正之源。規恢
 條殺之實。率之典禮。明法之先。而省之教成。法行
 之後。則臣之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本也。伏願
 陛下下一加勉焉。蓋講戴記修會典。此禮之文也。誠
 因此而務實以求之一玩好。曰得無為禮之妨乎。
 一美麗。曰得無為禮之蠹乎。法始寵戚而必水之
 田。固必裁威始殆。瑞而糾封之恩澤。必節雖禮法
 未備而虛已疎神悅。皆承流者導之矣。振綱維美
 風俗下之責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禮有當因
 必程其所興者何事。禮有當革必覆其所廢者何
 繇。蔽漏網之誅。而母俾有不伸之請。廣覆盆之照
 而母俾有不白之冤。將禮法具舉而為方幅轉端
 命天子者。恐後矣。蓋禮教法度之維天下也。猶耳
 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必精神以總裁之。則率作
 省成之謂也。譬之育有所向。足不令而行。心有斯
 之口不言。而自對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也
 以訪禮教。明法紀為

陛下告終也以實心為
 陛下勉非能有新奇可喜之論。而惟以自效其區
 區之芹曝如此。惟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罪。而垂仁采納。為臣愚不任
 幸甚。臣謹對

問文武並用

朱子

臣聞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肅天下之綱紀而後
 可以維長治之運必聯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
 文安之權何謂綱紀經之以文緯之以武而令順
 治之風固威嚴而日益整飾者是也何謂精神先
 之以身率之以心而令神氣之施因元氣之培而
 自益強固者是也有綱紀以大清神之用故因時
 立法與勢制宜而中外之奉明威以修德度者自
 有所趨服而無隆弛頹隨之憂有精神以握綱紀
 之本故法自上始制由中出而國之承德意以
 安紀律者自有所融浹而無扞格偏駁之患蓋惟
 治不忘亂而不徒修太平之文是以疎勵力綱紀
 之防足以危可寧安而無頹而弛之武略以保
 宗社苟桑之業大帝王以推定十界限華夷
 而俾子孫安寧長久若夫有端不此有知恃武
 之足以欺亂而置文事為後則所以垂遠望
 之永計若但矜文之足以飾治而武備為疎即
 亦非所以與爭成之弘際此雖謂雖之設施已有
 而而不與之虞况定精神之既屬倘有流而不思
 之虞則豈不感連席席之難保而先世之所

為經世之務者不免漸漬而歸於頹衰極弊之國
 修懷不治安端在

今日而可以決光裕之策矣致惟

皇帝陛下止孝止慈

聖憲倫而至德至道子海宇之文武與之合德

而皇風鼓于寰宇而約之德：然兵農在念

而解澤騰漢號以因流彈慮志心炯：乎夷華為

防而震曜東乾明以並奇中而無暇固已樽俎而

妙折衝之功士伍思德而止矣而得轉移之術

矣然猶不敢怠荒進德修業

而而取以極節之德既服德之上務原古昔文武

並用之義而當時文武成之德而欲舉實政以

廣治世之德則時時之德而欲舉實政以

秉印臣庶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開除亂利用武德治利月文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之急務也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定樞紐以治世之德也故光武太宗稱開基

英主而諸子板戈之餘選士于弘文之館若偏

重在文矣實以濟其武之不及而不涉于武猛周

之戒康侯即武勝而周公之元誥成其召公之

以二戰
編年
無二

修到
通判

修到
通判

張皇六師若偏重在武矣實以制其文之有餘而
不失于優柔要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有時乎
以文勝有時乎以武勝而虛文不若實事之收功
則欲使祖宗締造之鴻業有以傳之萬世而無弊
誠不可一日而緩于飭治振起之圖精神之默運
于九重者必不以窮黠為武必不以浮靡為文而
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使萬邦維治之猷有
以底于真實而無偽尤不可一念而流於粉飾觀
美之習如是而後居重取輕之勢若振其綱而有
條不紊順內感外之思若執其柄而無舉不勝者
矣是故東鑑陸晉杜牧之蘇軾諸臣或固漢之廢
步于富庶也而欲以廉明廉信治其兵以輕兵中
步間伏禦乎虜或固唐之受重兵也而分之以
以十六衛調之以折衝府與大府或武舉志謀
任邊務或因宋之交因于西北也或議及邊塞之
當選戰關之當習以盡治兵之實此皆老成謀國
而真知保邦必本于經武者也若夫銷兵也豈
徒治內以為安邊弭盜之謀在弊以救無將無兵
之失而已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仗劍以靖函夏而禮賢置館即在倥

此我
二祖武
庫文
並用

此我
二祖武
庫文
並用

此我
二祖武
庫文
並用

傷多事之秋
成祖文皇帝犁庭以蕩胡氛而延儒置閣不越圖
錄誕膺之始信為武不廢文貽
十一朝以安攘之大計而備億萬載以保業之閣
舉者矣嗣及
陛下幸繼丕緒之垂光撫太平之盛誠有指海甸
於安瀾而暢餘威於四裔者乃
清問所及猶慮威備不若文具之詳而格々為振
飭修攘之實政計也臣請始終以肅綱紀嚴精神
之說進為京師為天下根本禁旅之精強固所以
壯居重之禁也而教練使嚴備備故則在以簡
費為綱紀而精神與主帥相通則主帥未有不與
偏裨士伍相沮閱而不校續趨非以恩奮者矣諸
邊為京師襟帶咸卒之要保固所以張捷伐之威
也而供億使煩行伍未實則在以訓練為綱紀而
精神與督撫相合則督撫未有不與將士相
携貳而不爭先赴虜以報効者矣府衛之兵
亦軍用也其法固與京師將士則考校非其綱紀
乎統將士者不待將士而馳則雖越在
萬里外而精神常嚴於天府一臂指使之而能符

綜者安往非真將之益夫也則郡之屯牧歸公
紀綱而後付焉發動極其弱則清查非其綱紀乎
而後其能古者不得視或兵弱內而食則雖安恬
而外則雖強治於中則一按籍呼之而修番耕
者又安能越充國之金城也宴安之情雖人之
所不為而綱紀昭布其精神隨之以四達並流而
無不為物交者此振飭人情之一大機括也積
習之弊誠法之所難防而精神鼓舞其綱紀因之
以震發雲蒸而無所不新譬之聰啟明通筋索極
固而畢極於元氣而論以不言者此又振飭法制
之一大根本也機括固中外之其制既以隆崇
則明示天下以可畏之威而人則之景其具
將藉以永延而不替根本固中外之人心益以
浹洽則默率天下以不怠之心而文治之精
華且將賴以常聚而端若後而無所不備有終
極治之萬一而先事修德之政且無有以動
陛下乾陽之衷而御之者矣况東顧而難
波已息西畧而安寧可久何足煩慮緩頰而陳
不必然之慮哉然九平有步不在邊境而在廟堂

經理有基不在號令而在綱紀所謂折衝以精神
而無煩師旅蓋
陛下又洞曉天下之治原而臣益知陛下之行
將媲美虞廷素弓之風必有同符周武者欲圖實
政則不能外精神以為他圖欲計久長亦不能舍
精神以修未計精神一弛豈惟可以轉弱為
強即朝夕左右之羣工且無以自奉其成泰父
精神一勵豈惟兵可以挽衰或武臣曰為里之
是亦何以乎心志而樂歸命則禁禁則
聲殺之風歟其願化既速於抱鼓建威銷萌後漢
之著子其威嚴益切於銘諸葛亮未嘗不世實
久延宜無損其自矢之念也臣竊以為
庭執忘制挺使提之思而患其終墮于宴安墮于
積習於振飭之效不可幾乎抑臣竊有
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綱紀所由植立而
由運旋也君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綱紀
始終改節運精神而不以久暫易操者也臣
陛下體天行之健而日繼新東不息之強不惟
倦匪懈也
床下禮賢置閣開館延儒之初制也而

勤渠則謀及修模而從容議畫之間可以復詳審
精審之典因可以鼓流通貫微之忠繼
美於函夏混一胡氛驅窮之烈想而天下不
蕃錫則功在修模而卒定康寧之志可以素山
四維之安固可以收集思廣益之功
春秋鼎盛而移處於自適之樂
璇宮瑤室之中而精神自與窮極無窮
以物力豐盈而適志于恒足之場則自守之鴻漸
寧靜之內而綱紀自與遐邇解壤相昭宣其以仰
承

翰林經學士卷八 二十七

祖烈而跨越成周端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不大聲
色而坐制四方者矣臣伏讀

水指

聖制居安慮危之一言而敬竭愚忠則舍清心寡
慾別無所以肅綱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
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無以修政之實直
舉而措之耳惟願

陛下垂聽勿差采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
甚臣草莽賤士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尚冀矜憐願越之至臣謹對

問名實

趙東忠

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理之方政而後
可以約束人羣錯綜萬幾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
倡率之實心而後可以淳而百三振綱庶務有以
臻耶隆之理何謂實政立見綱防法度嚴諸象魏
之表務乎令甲之中實政者實心實意實司百
府暨及於郡國海隅經之緯之無不實不倚
其克因嚴密毫無參漏者是也何謂實心實意
則精明於乎精微之內起於實心實意實司百
府暨及於郡國海隅經之緯之無不實不倚
移清終於華敷邦畿灌注於道端返風而之
精神意慮無不實實肌膚形骸毫無虛妄是也
實政則臣下有所畏實心實意則臣下有所法
一視而不見無所畏實心實意則臣下有所法
則臣司有所畏實心實意則臣下有所法
不給恩惠性實之忠而治本固有此治具則不
使天下以漸而止示天下以漸而止維綱而
照以漸而止示天下以漸而止維綱而
喻天下以神相率而止示天下以漸而止維綱而
王所為不下堂階而臣下有所畏實心實意則臣下有所法
臣於學問日用事無不實實心實意則臣下有所法

翰林經學士卷八 二十八

理政務尚餘者欺蒙者總事堂文人司以治
治日以繼帝王之上理復隆古之休風
而海統理民物仰承天地之書哉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
外修之玄符承

國家之盛業八柄以取臣民而百揆整肅三重以
定綱常而九圖式命蓋已操太阿於掌上鼓大治
於域中國可以六五帝四三王履歷以下矣乃猶
進臣等於

建國所名責實之術欲以紹唐虞雍熙之化甚盛
維新實懷臣等

心也臣等幸遇士何故安古欲求自世受美頭
身托江湖有圖而不可不為者今

幸處咫尺之地得以對揚臣等不披選以
飲臣聞人君一天也天有君臣等不能自理
天下故所寄其責者付臣等有總理之權而

實有所承受故所經其事者臣等天用是所寄
之位則曰天位所司之職則曰天職所治之民則
曰天民所仰之德則曰天德故興理致治要必求
端於天今天幽深玄遠穆然不可測也渺茫輕
清廣漠莫可覓也而四時五行各故其官山嶽河

浩大之休無欠缺以虧其化無阻滯以塞其功若
悉不察之真與配而不應不己之弊潛流衍於

無極之實有是化工之然則人君之治事可
卒終無為托以深察攝攝或走公有六府三事之

職司為實政者人君為天之心寧可專於外務強
以法為守持哉之必有不感不之其為實心
者身信忠虞之臣之忠實而治則勝和風動之

休民也其意而理成整頓後之俗乃自相決而
無猜嫌明良相信而無顧忌萬古稱無為之治尚
翰生經濟必融十五卷策類中

矣而詢事考言奏明試三載九載屢省乃成法
制又詳備無遺而益其滿指溫恭日以精神流注
於堂皇欽明是謂日以志慮攝持於方寸故不必

綜核而虛名臣等以志慮攝持於方寸故不必
心行實政也後世臣等有首推漢宣彼其吏稱
民安可謂實政也臣等則檢察之臣等

者必漏通焉故治增臣等實績從來也語玄默者首
推文帝彼其臣等疎日可謂剛矣而注精於修持
則修持之所臣等有為焉故四海平安所由
然也蓋治具雖設而心不流則代臣等之臣臣

可也

已窺我之急而倣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窺我之疎而私議之即紀綱法度察其明備而上以文下以名上下相蒙得聰察之利亦得聰察之害實心常流而治具少疎則意勤而速於公臣且享我之志而諱其為神馳而歸於威民且固吾之天而順從焉允注厝規畫懸而不設而上以神下以實上下交儆無綜核之名而有廉察之利彼漢宮不如漢文者正謂此耳洪惟我

新林

太祖高皇帝睿智原於天授剛毅本於性生草昧之始即創制設法萬世之至計底定之後益立

新林

網陳紀綱而代之以官制無之而治綱網之治理

之政獎之以風行自遠之德而虛衷之集虎公

位所之以惕庶民而帝王所自之地或古

今所未有之功勤均而再位日月隆而重訓

以實心行實政因以實政致弘勲其載在

祖訓有曰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

衙門每得阻滯而致動履致意焉

列聖相承守其成法後其意緒固有加無墜者至

世宗肅皇帝復委庶者振之以英斷宏廢棄者作

之以精明制權作新誠法考文

使之所被與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及與雷霆而共迅一時吏治修明庶績咸理赫然中興誠有

先烈也乾後世也令我

皇上任人圖治日以實政望臣工矣而誕慢成習誠有知

睿慮所及者故張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職以逞

者始代庖之譏有所越於職之外必不精於職之

力矣則按職而責之事隨事而稽之功使亦官不

得參冬署兵司不得分刑曹此今日所當亟同者

也臣言過行古昔有訓而聽者招徠口之

是有所逞於外之靡必不深於中之抱矣則因言

而費之實考實而責之實不深於中之抱矣則因言

聲懼而不與輕浮其舉又今日所當速返者也

巡行若寄朝廷之耳目以察濶揚清也而吏治向

偷即使若分遣無以責其責而今日計惟

容取嚴嚴最必如張

肅上為而吏可動矣

維風振俗也士風為今之計惟是席厲不官獨重

城之在國學胡緩之在鄉學斯界重奇焉而士可
風矣四海之窮民十空其九非不須賑恤也而顛
覆告者則德意未宣而侵半者可以禦之幽隱
未達而漁獵者有以阻之上而共十下未得其一
何不重私侵之罰片出支之稿乎四夷之山江西
支東吾非不詰戎兵也而能仁其若則守其終
誘之曹子無折衝禦侮之容召辱強之粗才暗
弛張奇正之抗兵費其春國不得其用何不嚴選
選之除廣任用之進乎黎氓之積冤有以干天地
之和而抑鬱不伸何以召祥則刑罰不可不重也
翰林經義 卷之八 聖訓
故起於人而自骨髓問詳明考待以不次之賞而
刻而秋荼者置不原焉而究無所積矣天地之生
財本以供國家之用而虛冒不經何以恒足則妄
費不可不禁也故嚴竹頭惜木屑以支有節者旌
其裕國之忠而猶然冒費者罪勿赦焉而財無所
乏矣蓋無稽者黜則百工選有功者賞則庶職勤
勸懲既明則政治成理又何唐虞之不可無哉
而實心為之本矣實心以任人而人不欺乃且以
應我實心以圖政而政不至懷窳而弗舉不然精
而不實法則難詳無益也而臣更有

獻為益難成而易敗者此實政也難操而易舍者
此實心也是乃植於幾微成於審察不必明堂聽
政也而定其志慮優而上帝之對不必宣室或齋
也而約其心神稟命歸保之臨使本源澄微如明
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步寸輕密如室谷虛室
約之而無不容一毫而知其出上天理而克之必
期于行一意動知其出于人欲而絕之必期于盡
愛憎也則察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若
何人喜懼也則察所喜而欲為之與所懼而不欲為
者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視聽注焉
勿曰非違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監存焉一法之
置立曰吾為天守財而不私為盈縮一官之設曰吾為
天命有德一奸之劬曰吾為天討有罪蓋實心之
立實政繼舉雍熙之化不難致矣何言漢宣哉臣
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問敬天法祖親賢恤民 張以誠

臣聞帝王之保治也必克寧成憲而後可以為永
命之至計帝王之法祖也必善體心德而後可以
為繼志之極也何也人主之所靈承者帝命也而
其所由者祖德也天命可去亦可留而每經綿
國結於一姓由其積累深厚有以承天眷而貽之
於子孫祖德易合亦易離而克弱續承於後王
由其美墜跌其有以順心源而承之於其世心不
切於法祖自不收以效法德之念乘而致德以
先志惟主于無逸自不必以法制禁令之迹拘而

心法以合古帝王所以續大承休格天保命端拱
坐而待國祚于泰山之安國祚一世而後已
千萬世之久者其道滿不出此階今有見於天命
之當保而先奔祖德如弁髦則雖極膏衣所食之
動而既與祖德二節與天命二何以格帝眷而使
之志備有見于祖德之當法而先置意心于其逸
則雖按故府往謀之說而既與心源二節與祖德
二何以由萬年而與之善傳故善保命者求之祖
而已善法祖者求之心而已創業與守成無二道
而前人之所以善作即後人之所以善述中興樂

繼世亦無二理而在我之所以立心即祖宗之所
以立德繼先世重熙累洽之慶而貽後嗣久安長
治之體其本端有在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智具大有為之資惕勵憂勤存
不敢康之念畏天變而修省之圖常切不徒減膳
徹饗之虛文憫人窮而優渥之戒特嚴要止解衣
推食之小惠湛恩濫澤與河海同其潤澤赫濯
靈光風雷同其迅厲文恬武熙內安外謐號稱極
治盛隆功錫方思歌詠太平然由惜時惜業
安能忘前明之

建運草創之士而與之圖維治公惕懼
德政以待盈保泰之遠慮以承之寶而
即以此

皇祖之所以策士者策其才也即
先朝之故實且不能詳其萬一況有世之心源又
安能窺其梗槩乎與以對揚

陛下之心而已嘗聞天欲底一世於太平也必使
其君全備聖德以開夫求前廢後之勲天欲觀至
治于有成也必使其君多歷年所以究其法與安
民之畧故自古求命之君未有不得之文道化求

者豈壽身與壽國其道固有相通者歟則其旨

無逸之篇矣昔周公以永命戒成王既道之以步

敬德知民依矣而又以有司之主其享國最久者

為法惟恭默恭新如高宗其享國五十有九年

惟嚴恭寅畏如中宗故其享國七十有五年惟自

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如文王故其享國五十

年蓋無逸以清其心源則象欽無所乘於內而君

志日益清明君身日益德固壽中之道也無逸以

端其治源則百私無所遁于外而君德日益下究

民隱日益上通壽國之道也故易之言元吉也而

本于履考祥則舍吾身之善動無所謂吉也詩

之言多福也而本于永言配命則舍吾身之修德

無所謂福也傳之言定命也而本于動作威儀則

舍吾身之受中興所謂命也而本于動視聽之間

而遂闢乎吉凶善敗之大端之微密之內而

能格于帝座玄默之表則知新天之道信無有過

于一心矣洪惟我

享國以長致治最熙洽者近則

肅皇帝今則

陛下永祚純禧後先炳耀英風人羣前後一揆則

今日所美堦視之宜其有專屬也

聖制所云遠追所聞不知近忽所見臣有以仰窺

陛下景行之盛心矣因請得而揚厲萬一為蓋

爾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而舊居於外允四方之情

傷小民之艱難無不盡知者蓋正於蒙允五帝之

典刑三王之法得無不盡知者故其致治也崇尚

經術則律六經正廟祀而聖之書不以陳于觀

覽則法律則式舊典與憲而非法之事不以

形于舉動明作於內治則城社無伏奸遐服無

向隅而海內謐于覆土安靜以歸遠國則波不揚

于海塵不寧于邊而皇國寧于五極其他貞憲飭

度稽古考文凡以潤色皇猷黼黻太平者不可枚

舉然其大要不過敬

天法

非真有木本水源之思則志必怠於率由君心易肆非特以永兢淵察之念則勢必趨於自用

聖制以為於之於孝思本之於教一而即其洪範無疆於殿庭者直題

皇祖之心各得其傳非徒遺矣茲欲紹明休烈永固至治亦惟不法之以文法之以實而己故正人君子

祖宗之所樂育

帝心之所簡在也

皇祖之懿德也猶曰親賢而計今日懷十抱德

之彥能無位乎華若乎能無院於下寮者乎能

無一被斥逐而并下者乎則我

皇祖之方旌加于草茅賜環及于通臣者可法也

開卷小民

祖宗之所培養上天之所降監也

皇祖之克君也猶曰恤民而試觀今日承元御法

之皇能無困於征輸者乎能無受於奔命者乎能

無弱肉強食而不得自伸者乎則我

皇祖之定法以撫流移蠲租以議賑貸者可法也

賢人既皆在位小民既皆得所則

皇祖在天之神必式靈之而賢人為之替養小民

上帝降降之際必寵綏之而福澤有不艾長國祚

有不綿遠者未之見矣

皇祖特立之在十有五年之先故以意敬開其

始而遂成四十五年安國之慶我

皇上保泰之德在二十九年之後必以意敬開其

永而遂成萬載無疆之慶

祖孫合德將高宗姬誦而不足度而況宋諸君

置於不必言矣然而敬德之傳非由

蕭皇帝始也

太祖高皇帝嘗曰今天下已下四方無事高居安

樂夫豈不可然自古國家未有不以治而興而

衰者天命去留皆夫於安樂則危亡乎保泰

之令謨矣

肅皇帝若非印所以法

列祖哉然而克敬之道不易言矣。人主一心衆欲
攻之羣小伺之而且豐享豫大之世可以惟吾欲
而而不立至業安襲慶之久即或少有失而未至
甚敗故未雨桑土之謀哲后之所以圖幾也而衣
衾復墮之警亦世主之所以逆耳也公卿之所失
也紀人之所以過計不過無違一言而何於
主上聖於之何盈滿之足憂何怠荒之足懼將見
太平之慶中興之烈由

肅皇帝始之由

翰林經義

是上威之而長久安寧鮮不在此一念矣。但言
之非難行之寔難惟是致謹于危微理微之辨嚴
絕乎攻取誘慕之端而又力學以終此心篤行以
純此心親賢士大夫以維持此心知四方艱難以
儆惕此心朝夕不輟終始無間正所謂不法以虛
文而法以實事者有不足以紹其心法而繼其治
統哉。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問本朝三國規模家法

楊德政

夫自古創業之君孰不為其子孫計長遠慮焉
治安無已時哉然其所為經營盡于立國之初
而能使後世安而絕之勿形之則莫先于定規
橫正家法二子而已嘗為考鏡之益強弱大小之
致寬嚴疏密之隆代更而不見而世數修短治狀
得失亦往來殊焉豈非創始者之聖詰之猷而繼
治者之繼序之德歟惟我

聖祖代典前當元運隆之後先王之綱紀法度

已蕩然無復存者而一旦披荆棘蒙霜露拾復中

翰林經義

原之舊疆而安能之用開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此其規模之正大已親昔

建國者萬々不侔而其間經綸大畧又復殫厥心

力纖悉具舉焉嘗伏讀

聖政紀及

而後

大明日曆諸書可徵焉故有若郊丘宗廟之秩其

禮刑法律令之嚴其刑軍政食貨之錯其體六卿

百執事之均其職同不觀其會通參之獨斷人指

為嚴而卒亦未嘗入于刻人指為密而卒亦未嘗

病于煩人指為弱而卒亦未嘗病于廢蓋創代以

為利者我

朝固兼之靡遺即前代所甚不便者我

朝亦兼用之以成其利而無偏弊不崇之患而乎

此其規模真當與焉：且：者比隆宣漢宋諸君

可得同日語然則國之立矣規模定矣千百世

而後不無不付諸子孫使家法不廢則燕安衽席

之間左右仰視之際多至無窮之禍而大業或

固之以隳故我

聖祖復著

聖明祖訓一書深示修身齊家之法其間易經也

而嚴親政之戒外戚易侈也而嚴與事之防宦豎

易溺也而定五品之秩宗藩易橫也而嚴出入之

禁九前代所耽昵而不之覺與雖覺而不能挽者

我

聖祖皆蚤見而預待之故雖當大位因革之秋而

政不內出雖貴寵驕恣之甚而權不下移雖有盤

詰睥睨之奸而幾不還踵以此為法而萬世其

哉故自昔開創之君其識微慮遠長顧曲防卒未

見過于

聖祖者而我

聖子神孫所宜世守而無數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慨然以法

祖為念則莫若深計今日之規模家法而一振飭

之務以復乎其故而無使蠹生其間則宗社無疆

之慶實我

皇上引之勿替矣

翰林經濟云藏十一表策類

五十四

問古人有小心事帝大心通物小心大心果

廢妨否

胡賓臣

心無小大也。無小之非大。無大之非小也。又非此
念之為小。而彼念之為大也。又非常其小。即不能
當其大。即不能小也。又非吾可得而小。大之間
所立之名。而有小有大者。人所意之倪也。一心耳
而有心小。又有心大。可微之于小。又可微之于大
則心亦鵬突之物。而豈心之謂哉。心之可以名立
不可以意倪也。不可以靜。不可以動。也不可
以縱之遠。不可以收之近也。果于其間。能分何者
小為可事上帝。分何者大為能通百物上帝之尊
也。莫緣而獨整于小。百物之謂也。莫緣而獨照于
大。而亦安得疑其小大之分。此有所廢而彼有所
妨乎。孔子之說心。而至于操舍出入。時無鄉夫
無時。則以何時小。以何時大也。無鄉。則以何鄉小
以何鄉大也。故知心而善狀心者。莫如孔子而數
千年以來。析心而破其的者。則惟朱子所謂人心
之靈之一語是已。心何以曰靈。之為言。無小大
而其幾生也。寧靜而觀之心焉。其有時戰惕而不

翰林

經義集說

卷第類

十五

應慶堂

可人語

說大小

敢遠去者。比之小也。乃即其戰惕中。而八荒在矣
其有時超曠而不落卑。鑽若比之大也。乃即其超
曠中。而索然具矣。是心也。無不往。無不來。無不際
無不當。然則鴻蒙寥廓。有而不可謂心之有其
首條然。轉元會變名象。而不可謂心之有其尾觸
境成之。而無境非心。又無一境足以滯心。隨念散
之。而無念不露心。又無一念足以窮心。即謂事上
帝者。教以寅畏。凜以顧諟。是為小。然而游乎一無
所營。游乎道微。于三極。獨非至大之幾。與即謂通
百物者。教以三才。統以羣紀。是為大。然而湛乎無
所不入。秩乎縷貫。于無名。獨非至細之倪。與則其
小也大也。且不知其孰為主也。而又奚有于相廢
相妨之虞耶。世之學者。必謂心宜處其小。而吾以
為寧即其大。何者。凡人之誠。不可以事天。身不足
以建立。者。皆非心之不小也。率皆一切。則之計
纏之中。為之乎。泥溺之場。而不能脫也。夫惟心之
大乎。則乾坤在吾把握。千古屬吾經綸。形骸樊籠
非吾見。名象物態。非吾執。知是乃謂之至大。乃謂
之至小。盡性之至也。立命之極也。吾將與上帝配
德于無窮。而謂其在百物耶。故孟子曰。收放心。

有心之終
心者。即。諸。所。纏。溺。之。心。也。心。不。纏。溺。于。物。而。真。常。
在。我。在。我。而。始。不。礙。其。心。之。靈。靈。若。世。之。所。謂。慎。
獨。小。心。者。其。中。焚。焚。甚。矣。敢。破。之。以。大。心。之。說。

鍾林經濟宏猷 卷之八 廣慶堂

問官先事士先志集館儲養何先

黃國鼎

夫經世者不可無所樹也。有顯然之樹。有隱然之樹。有方之樹。有無涯之樹。顯然之樹者。任士隱然之樹者。修士有方之樹。其表見第一官一國之績。而作用在今日無涯之樹。其涵蓄乃深根寧極之功。而養成在大受明于樹立。而其建植恢晰于先務。而止。則此之不可不辨也。今夫官與士有異。人乎士。士有岐途乎。當其家修報意。氣振舉。薄雲霄。虛無不伊。傳聞召一。旦雲蒸霞蔚。龍驤虎驟。善刀之藏。一割而代。握之暇。方紀。之。盤錯。則解試之九折。則安人達見。其請能。理煩治劇。蔚然之績。不建則。為官之先在事。又見其禹行舜。其。組修之操。甚。則。士之先在。其。子。試于。往。于泰晦于夷。見于。而亦無二岐。事實也。而。子。而教化不。跡也。而。而合變無方。故志。燕而。則北其。志。則南其。志。今。

國家明經辟士士懷瑾握瑜靡不畢志安事燕王國楨幹矣而藝館獨以儲養稱此其意可知也母亦曰士當蟄伏即冥質博搜寧必盡遵中行之軌而一受成事抱職以往又競効用之無暇惟是使之優游歲月于藝林夜照之中從容問學于花磚日暖之域是以豫變理于恬澹而育經綸于渾深必且有寬然正直忠厚之度裁成輔相之方正胎醞釀發揮變化此其獨用至意良殷感已士遭此際家養而庭獻已萬無嫌理明廷養而廷施宜何先留志也今夫五金範于鑄錢鑄金備各有用也乃清鐘大鐻五文之鼎于用若無當而明堂之序三秋之郊始藉以大用則器宜先養萬斛之觴鴻臚鉅舳疑然重已疑若不堪益乃益以斛千而餽不加尺又益以斛千而餽不加尺其重必也則量宜先養登舟丈之丘而舟丈以內賜矣登百仞之丘而百仞以內賜矣試為之矚岱岳板二華彼中國四海之大不猶空壘之于大澤乎則識道崇養夫惟標誠正之學密純常之心練其曠主治其神机天性日全清渾日遠夫然後志以道寧事以道定今以操制制于幹盡試展錯于四章新

斷休而有技彥聖無不容也參伍會通而是非無不照也俄頃轉瞬而百世千萬世謨謀無不定也無矜容無盛氣為高天大地為豁谷壟有其調變參贊之用固從寧靜澹養中來哉精第謂館以藝稱而區于文藝菁華之末則夫長卿擢藻于上林子雲苦志于太玄七子樹幟于建安二陸聯翩于晉代勿論無益于設最究且失足于坎壈大都養失其缺之不振振輒輒何感其輕瀟灑薄而于天下竟無補哉故有志于斯世之責者必無玩歲月而數無矜靡而說無望高華而隱居游于而獲冥之昭武道恐懼令伸全而不傷氣浩而能振使人謂韓子之說形文學侍從之臣庶不負養之成而為德無涯之樹立而不與抱功修職之士較顯晦短長者也蓋臆見之所先若此云

問馭募兵

馬琦

夫昔之握威命制遠夷者。當講言兵哉。兵者聖人所以平禍難。一寓內而戡寧。奸究至計也。願用之者有巧拙。令之有順逆。是以成敗異轡。治亂殊歸。總之投石超距之士。不可不作其氣。而振其勇。而精銳果悍之氣。不可不使之為國家用。而以自用。廢其自用。而併去其用。非也。以其氣之難融。而併靡其氣。亦非也。是在乎制之有道而已。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軼。而司馬之職。常存。嗣後有調郡國者。有鑒募者。而調募之法。興矣哉。

論林

經濟文獻

卷一

廣慶堂

國家做古制兵內

京師有三營之建。而外之邊郡。有甲士之隸。然其始蓋問用調也。通壯虜猖狂。島夷匪如。更成詘於坊埤。土者憚於奔命。乃雜選顧募。權宜倖急。其後也。宿遠不可去。故今之所謂馭兵者。非馭土兵難也。馭客兵難也。所謂馭客兵者。非難之於有急之時。而難之於無事之日也。何者。土著之兵。情重於內。顧自愛而難犯法。募之卒。烏合輕舉。往往恃功而驕其上。故曰馭客兵難也。有事之時。勢賴其緩急。兵驕而人安之。承平之世。蠶食蟻聚。人有

三軍

論林

經濟文獻

卷一

廣慶堂

厥心而變。每生於有激。故曰馭客兵於無事之日尤難也。當事者習見其難。則有欲訓練土兵而漸去之者矣。夫是安可去去之。是自撤其藩衛也。卒有不測。吾未見土兵之能辨也。已又有欲棄靡制廢而漸弱之者矣。夫是安可弱弱之。是自損其爪牙也。忽有不虞。吾未見弱卒之能濟也。已愚以為馭此有要焉。曰將帥之得人。也。稟食之豐給也。簡閱之精密也。將帥匪人。則撫綏之失宜。原食弗厚。則股削之怨生。簡閱不精。則羸弱之費靡。語曰三軍之士聽命一人。故將得則拊循有方。而兵無逸志矣。語曰畜思不倦。以十取萬。故廉厚則棘於思惠而脫巾。不呼矣。語曰習而後用。一而當百。故簡精則伉健充籍。而賞費弗濫矣。夫得道則狙詐作。使失道則狙詐作。敵兵亦吾民也。亦吾赤子也。可以兵而異視乎。所貴乎善馭耳。方今南北太寧。堅銳馴伏。振綱挈裘之體。獨持千上而旁落倒持之嫌。不忤于下。即有一二脇眾以逞。固旋作旋晴。非有宣刃持挺之徒也。而司軸者。亟慮之。終日愚以為任法不如任人。廟廊之上。要必有壯猷之方叔。文武之志也。

而反側安談笑而貌然定者惟在加意一委任而已愚軍才也敢借前筭籌之安能如當事之計審哉

論水經新注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六十三

問瀛海水患

于慎行

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其利之入於勝害也則無以
其利而留害其害之不能勝利也則無以共害而
掩利善策者財擇于便宜而措其方畧庶克有
濟乎雖然亦難矣扼腕而談其事者易燭照而
其事者難奮臂而當其事者易燭照而後其事者
難燭照而後其事者易燭照而後其事者難
計臣謀士莫能建必就之畫而咸安流之助者難
之也執事按瀛海之地與懷濟流之多故思往哲
之成計惠時弊之隱情令諸生等便宜諸生故不
佞授之握筭罔知縱橫然而愚竭其智無適其愚
夫瀛海者蓋三輔之下形九河之會道也支祁為
虐則魚龍拂鬱于平原河伯不仁則桑田蕭條于
鉅野皓々肝々滴々湯々蓋自昔患之自昔難之
矣然而濬泥猶未合也濬泥未合則濬泥未合之
勢未甚而疏濬浚導之功易舉當事者猶能措手
足而不至于大壞旁裂不可收拾日者隆慶中
沱為梗其吞天沃日之濬排山倒海之狀若震霆
疾風而莫可禦泄于滄兒睹于乾桑決則金隄為
之潰溢則千畝為之平無處弗壑無歲弗害蓋

國家所賴於三輔者。今且為魚鱉之窟。而主計者。遂無可奈何矣。胡不引孫禁賈讓之計。視之也。禁之言曰。開通大河。浚利水道。水去得美。田可二十餘萬頃。又省吏卒治隄。救水者三萬人。此轉害以為利者也。是一計也。禁之所以著蹟也。讓之策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要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勢不能濫。期月自定。此因害以去害者也。是一計也。讓之所以茂勲也。此夫二策者。執事能聽之。愚生能言之。二三主計之臣。能行之。而卒莫有究利害之大原。追孫賈之芳蹤。舒

孫禁之計
賈讓之策
行于今日
而害亦除
名不虛傳
禁之計
讓之策

國家之隱憂者何也。則以今之時。地狹而民衆。其難之難。且什百此也。書曰。惟克艱難。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疑者。功之廢也。斷者。謀之成也。今之議。滹沱河者。曰。故道可復也。復之。則有城之。曰。得無傷于漕河乎。曰。下流可導也。導之。而後有跡之者。曰。其如海口沙高何。余。分視公私。異處。今日一議。明日又一議。而卒未有定計焉。夫道旁作舍。三年不成。路岐回車。千里坐失。此主計不力。委任不專之患也。蓋昔昔禹之抑洪水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當其事者。勇矣。

不獨談其事也。北載高地。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入於渤海。其古者精矣。不獨當其事也。十三載過家。不入君無命。相與違言。責其成者。事矣。不獨精其事也。然後九川既流。九澤既通。九山度諸。夏又安功。施三代美哉。禹之明德。子今滹沱之流水。有宜力。非橫于懷襄之勢也。歲不常流。非久于九年之遠也。廟堂憂慄之主。非下于姚姁之明也。左右協寅之僚。非讓于岳牧之良也。然彼則以四海而底平。此則以一方而為壑。則主計不力。委任不專。其故可觀矣。是故仁人蒿目。而語難智者。借

孫禁之計
賈讓之策
行于今日
而害亦除
名不虛傳
禁之計
讓之策

孫林經濟密疏
卷之六
策類
六十五
賈讓之策
行于今日
而害亦除
名不虛傳
禁之計
讓之策

必非利。曾讓之疏可行也。則明日入海之流。未必非便得其人。不以羣排。其任不以同功。壞其成。庶幾哉。與大禹爭績矣。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二

建極殿大學士 校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廢 校正

介休 修撰 南場朱之蕃 評閱

太祖御筆序

中時行

臣等竊聞之周頌曰念茲皇祖是以弘璧大球丹

書大訓陳春秋而儼著存何者手澤存焉而况

宸章妙筆出於親歷者乎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聖文並高千古其

御製之集家懸川布宸宇臣庶固已家傳而人誦

翰林經濟宏猷卷之十二

賈廣堂

之矣乃若手書諸草秘閣所藏臣等僑員密勿始

得伏觀千百之什一益為

御批勅諭及詩文七十六道朱墨點畫炳朗如新

恭捧而玩之相顧擊服大

高皇帝躬擐甲冑以定天下為當有意解翰之業

與墨上名流相尚哉乃筆以神行法由心運燦馬

而星辰更絢焉而雲霞流森焉而河嶽列詎非

大聖多能所謂天授非人力者乎當是時天下甫

定籌畫勛勩代言案筆豈其無人乃一牘片楮不

憚瀉毫數十百言忘其勞倦

聖心無逸固可想見而宣之有法端之多方一時

深謀遠慮之臣領肯謝不及而臣等之視遐荒之

裔奉尺一之詔以為

天子明見萬里而無敢匿其情願以得此

高皇帝奮起草萊孜孜問學弘開禮館數聘耆儒

相與談經証史咨諏治道雖微人雖馬太常少廢

義理之講明既如彼且東征西伐流弊過而風

誼土俗物情世態靡不周知應務之繁習久如此

至於臨事復集眾思采群策裁以 雄斷察伍折

衷然後施行是以存之淵默而有條理發之沛然

而無凝滯要非信心自用任天縱以為能而屑

沾於點畫厝注間也蓋先臣求瀝贊

聖德純粹無聲色之好惡故能兼之從以故形於

心聲同流造化臣等於 御書下云夫文心聲也

字心畫也聲則星辰雲霞河嶽昭靈森列而於

不已因以見天地之心焉故實而藏之 牙章玉璽

弘璧儀而式之不讓大訓丹書 皇上神聖同濟

皇祖而萬幾之暇垂情翰墨窮微細而一

易此是用裝演進御法宮清謹誠

擇焉僕亦周頌念茲之義乎臣等謹

本朝刻卿年表序

馬象乾

自古開國孰有如我
國朝鼎治承平之久者哉雖天宴萬生明聖相承
手亦亦輔理茂焉以余所親記諸卿佐負蓋抱能

亮王展采綱馬稱頌者如繁星受理則楊文貞楊
文敏楊文定銓政則婁忠定學計則夏忠靖典禮

則明忠安典兵則鄭忠肅于肅愍劉忠宣典刑則

何文肅典工則宋永寧御史大夫則劉文成陳僊

欽廷尉則楊康簡司成則宋文恪李忠文學士則

宋文憲王文節此其人皆聲實鉅為國揚休庶

幾哉與閣天散宜生等爭烈矣至若張昌黎沈華

亭之為納言黃分宜蔣宜興之為奉常郭萬安王

寧陽之為京兆尹郝郁尉佗李春艾福之為光祿

翁銘戴希文之為太僕寺卿八父於其官而職稱

馬他如職定禍亂則有韓襄毅王文成威懷莫伏

則有王威寧彭長也然其官則有白南宮項嘉

善原陽城治河則有徐公也然其官則有張安平周

文襄雖因職效猷施各不同受督勛實音于社稷

芳聲洽乎未旋余每夢覺記志未嘗不怡然屋軌

鞭之想也揆厥所自則

不勝

高皇帝雅崇儒術士不在六經之科習孔氏道者
勿使進設官分職又准周漢唐而酌之使綱維相

紐軒輊互操賢者得展其計猷而奸宄無所恣其

螫毒肆茲二百年來賢哲迭起鮮曠官之詬士固

自濯礪非由法制宜也而或者猶憾于舍夫壬人

亦時錯出其間則饕餮三族何損克治獨謂士受

學患不通仕籍自効通籍契患不得任鉅既已昂

然列在卿佐譬之登高而招衆風而呼矣乃猶泯

馬無所稱述于後何自負哉何自負哉夫考古固

可鏡今而世遠或以玩焉至近世事耳目所熟跡

其流傳失孰成孰否時不統自楊乎余故各

以官表其後先著於篇要之

英憲以往謫乎盛哉其風至今可想見云

國朝名臣錄序

王弘誨

粵自王者名世乘時而出而樹勲勳績理經緯之佐勒功典與昭名旂常所由來遠矣迨馬遷世本作史記叙世家列傳而係之以論贊嗣是作史者類宗之然史兼識瑕瑜備法戒義不專於善又多興于易代之後綜前世史策彙集成之義鮮當其時撰有成書者惟遷史公載天漢以前事然其善在西漢時亦不甚顯外此殆少舉見矣至使當代宗卿碩輔賢人君子隆勲嘉猷鴻名懿行或秘焉弗傳或傳焉弗詳景行私淑者每病之此翰林經濟史稿卷之二也

紫陽朱子名臣續錄元好問金名臣言行錄燕伯衡元名臣事略皆倣紫陽作也

明興天啓昌運星嶽炳靈

二祖六宗之間才賢輩出雲附風從以翊贊照明赫濯之治其勲猷節操德學文章所以卓絕一時師表後世者蓋濟然盛矣即無論漢宋所載雖勒鴻銘常之傳奚多讓焉二百年來諸所記述若蒲陽彭公之錄贊泰和尹公之通贊豐城楊公之理學錄海昌徐氏之近代錄吳郡袁氏之獻實作者無慮數家大都本之耳目之見開證以碑誌之

晉述宗以家乘野史之紀載良足以敷揚宏碩嘉惠後進矣彭公德業聞望為時良臣其所論贊咸極一時之盛然觀者已不無闕略之憾理學錄則專彙儒考通錄而下間有異同要之非成書也則正德迄今英賢繼起彪炳後先而弗圖嗣錄達觀尚友能無餘慨則夫操衡秉鑑傍稽博考總編彙聚勒成一書以昭我

皇明純佑之盛者容得已乎顧今之重編其大要有五一日重本實二曰核聞見三曰總條貫四曰關幽隱五曰備論贊夫經世匡時莫先于德穆叔所叙誠千古不易之定論也故今之所錄以德行操履為上而勲伐文藝次之如其功有可法而行少迂文足名家而實未孚者咸無取焉俾取法知所尚也是故本實之宜重也雖歷代名臣之論黨同徇愛多阿好之詞野史雖足補正史之闕而或多未實故今之所錄據考索之同史傳之而實之銘誄與夫輿論之公無偏倚焉俾觀者所感也是故聞見之宜核也夫學非徒讀其辭濟經濟之臣要以行道匡時真安生民理學之臣要以明道淑人扶植世教其功一也故

三曰校條

是宋史道學傳意也。奚必然也。故今來方震所錄。哀而裁之。稽厥年代。入全錄。俾學者知協一也。是故條貫之宜總也。鎮俗養望。則高顯。真庸抗節致忠。則一命可錄。國史非公卿不立傳制也。茲將倘觀刑而拘以成制。則遺故節。堅學行足以鎮頹俗而維世風者。即下位必收。雖革除諸臣。為周頑民尚當別錄。以俟采焉。是故開函之不容已也。嘗觀馬遷述贊。寂寞數語。類能掄揚盛衰。委曲詳至。今觀者。愴焉興感。茲博采前聞。條分縷析。使非綜以論述。則散而無統。是故論贊之不可缺也。慎斯五者。以紀載勲。頌表揚休懿。以無失紫陽夫子編纂之初意。率肯陽諸公之大成。使後生來學者。求當世之蹟。以誦法不愆。儀刑無繆。克慰景行私淑之懷。其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是今日重編意也。

十三經注疏序

王肯堂

十三經注疏太學故未有刻。刻自今日始。或謂我二祖既以經學養士。取宋二三大儒傳注。便誦習。未諸家說為大全。其稍蓋傳注者。悉擯不用。所以導士趨甚正。今胡為取岐道示之。是大不然。漢儒承秦焰。後積素功之不振。黷亂遺言。人或參身碑其慮以通一經。或止為一家言。施及晉唐。具有淵源。煩文碎辭。咸誠一所致。非苟而已也。即未能騁六經之奧府。窮源標宗。然古文奇字。時賴通折。而後之人始得因而暢其理。不可廢一矣。前哲所千慮而百得者。秉理以照物耳。至于名物度數。匪聽睹所詳者。雖格物如考亭。時或舛焉。是以山鹿澤麋。謫分大小。黑者鶴。翻乃更為尾。諸如此類。何限。令親見者。起九原而告之。誤步乎必欣然命筆而更之。何者。不如是不足以為考亭。推此意。則凡諸家之說。何妨並諸以當。其說與其說而寧過而立之。況古注疏乎。一夫賢智之過。以六經註我。而妄陋者附我。其害於學者。辨為支離。詆博學為玩物。且其害於世道。論漢唐蓋議薄雲霄。而行汨泥。其害於世道。

不遇世
獨運心
是發人之
所未發者

前非

不遇世
獨運心
是發人之
所未發者

經傳分決大疑施用有寔效不以憑乎而得細
薄之今其風尚未殄也實可以去虛則註疏為廢
曲學之良劑非歟不可廢三矣今學者輒以訓詁
之學譬宋儒夫宋儒自超訓詁而上之胡可哉也
而訓詁之體則頗自宋儒而失何以言之兩雅之
作相傳周公以釋詩訓字而不訓意蓋古文與詞
不可以意論者既非疏釋勿明而其意脈則人人
可以訓詁得之故常引而不發以待夫人室開之
自闢此訓詁體也漢唐註疏靡失焉至宋而惟釋
意之為務析之愈明而味愈短意愈偏而不完君
子欲返而正之舍註疏奚通哉不可廢四矣夫墳
典丘索之誦讀藏壁為岩鐫濟秦之險以通于漢
者萬無一二所以行而傳之則堅諸儒之功然秦
延君之註竟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
言石渠為聚訟之庭白虎作游談之所所以通人
慙為章句蒙士眩於多歧乃若毛詩孔書鄭禮上
易之類要約明暢學士宗之則已芟繁就簡汰損
留精至于唐宗復召名儒撰定正義凡不本正義
者謂之異端宋初諸儒直漏補遺而十三經略備
故此詁訓之尤粹者也宜為程朱羽翼夫順誠錄

翰林經濟宏義卷二

成帙幙合升斗者實倉庫并漢晉唐之支流以
增伊洛之浩不亦可乎故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
若眾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學者宜棄厭煩樂簡之
習刺心于此由訓詁以見聖賢之心于章句之表
母為俗學所誤稱
上所以尊經重古之意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許宗幹

朕觀前代帝王雖躬上聖治臻泰隆而猶採摭故實不廢訓典者匪以侈觀也則勸戒於心以冲齡嗣執皇序日御經筵典學緝熙考信六經之指究其要眇其於宋儒朱熹章句通鑑綱目時披覽焉誠以明鏡所以察形古訓所以齊理苟非稽減否於往代豈得失於今日即日必使固何補理道是書也體訪春秋目遵左氏絕贊文而分其流雖微惡而要其指其法嚴而正其事精而核其詞典而確歲序昭明統紀盡一綱舉目悉莫不惟誠六藝之關鍵而法戒之微規也夫想昭之主不忘盤盂執鞭之君猶難几杖彼於小物且競競焉矧如是書事哉若相炳如日星指存懲勸辨如白黑者乎朕每覽其芳規為之通然動容竊獨往而垂慕之及觀覆轍相尋之迹未始不凜然深懼休乎其戒之也是用重梓以便觀覽比於盤盂几杖之義且欲三事大夫臨於臣紀靖恭爾度以稱朕意焉

翰林

經濟宏辭

十三卷序類

十一

廣慶堂

序

文章辨體序

彭 祥

蓋成化間海虞吳文恪公訥彙編古今文章備諸體製命曰文章辨體以程朱學云身自書契以來墳索而降太史以紀行事裨官以擢頌詞間巷以寓性情鉛槧之家操其機軸蓋詰之士矢其謨慮孤憤之夫宣其湮所揮灑之雄鼓其顚吻靡不揆藻數英競號文章彪炳宇宙即異學曲說百家扈言亦往々能宣洩其性靈發抒其情素道其所獨得鳴其所不平雖其高下因時醇醜因人簡棄迄今無慮元祚迺其體裁亦代有異同人有創構矣

經濟宏辭十三卷序類 十一

經生學士時觀未編即有規摹吳淵駟風雲之手體之弗辨亦惡能方駕古人也文恪公師友百世堂皇藉藉獨探奇抉隱按遺補亡選古誦歌連於銘誄上下數千百億間區分類析昭若發矇呈玄珠於象罔樹赤誠於詞壇嘉惠則誠遠哉顧文章經國大猷列之不朽有一體之體有衆體之體蓋陶者尚質者尚節節心之體焉用文之體今捧心效顰周阿那那彼且惡之辨也朝廷之文嚴以重郊廟之文莊以異華宗之文雅以律是一體之體也敷奏以婉切勝叔子以詩紀

翰林

經濟宏辭

十三卷序類

十一

廣慶堂

序

文正廟序

不該校勝美利必微中勝是氣體之體也以此思辨則幾矣乃若篇章簡緝句字短長宮羽變換體也豈所以體哉夫梓慶非先有成鏞也象材而傳之已耳苟唾拾武鍾餘摹刺製碑志雕龍苦心刻鳳以自誇雄曰體莫吾辨也其不為輪扁所嗤也也者幾希是刻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翰林

經海宗秋

一未居類

十二

廣慶堂

文章正宗序

許國

自古韓文章家杜虞而下漢有選唐有粹然率採華忘實而不執於正義及宋真希元氏總統前代裁正六籍為文章正宗庶哉淵乎上達左遷下隸韋柳苟及魏晉列為四目彪然倘矣六籍不論春秋以來立言之士往往與功德並傳及其體代變末流寢溢離乎多岐悖其本始雕鏤傷朴纂組傷素多方乎藻麗之華而漸遠乎情性之實美言人殊迥其所宗固已支離而失其正矣士之所托不朽者獨文辭哉要以窮理而致用也理窮而德結用致而功茂蓋乎其自得發乎其不容已然後勒成一家言懸照寰球光之罔極使後世循其說者修之則聖惜之則王如希元雖非締繡弗得弗溫菽粟雖非膏粱弗得弗飽此經之遺而宗之正也故古之文與功並今之文與德功為二若希元氏所輯誠道其宗言說於正故非明義理切世用體辭而指遠者即工弗錄也此其與統鉉之用心殊矣辭命者予訓詁議論發乎都俞敘事徵與稽之史詞賦詩虞夏之音獨引六籍之繩墨以折衷百家扶其正其嘉惠來學甚厚

翰林

經海宗秋

一未居類

十四

廣慶堂

嗟乎文亡於俳。故建安以下。不一載焉。詩亡於律。故五七言近體。不一載焉。惟獨表章偉長論敘之旨。而中唐乃韋柳存耳。茲其微意可識矣。今統之選錄之粹盛行。而是書罕觀焉。學者何自識源流之正。以溯六籍而宗於希元五百餘歲時。一披閱實獲我心。爰為正其訛舛。完其缺略。以與好古之士共焉。始知古人之文。乃其德與功之餘緒。而今所嚮往。當又有進於文者。若徒誦法以為文辭而已。則非余心且非希元氏之心也。

詞林典故序

舒弘志

夫從政者必擇令典而行之。官是以能甯其業。士無越俎政。無離局能用典也。

明興初制。疏爵諸司世。視成事。按職展采。無相渝。唯茲承明著作之林。握三寸管以事。

主上雍容經術。簿領文符。文皇帝以來。選諸詞臣入禁中。與上圖議政事。輔翼佐命之臣。皆由是起。職任視諸曹極簡易而最巨。

列聖假寵詞臣。會朝著雖介然。秩曹郎位。而夷於九列。三事以上。長揖無少遜。體貌視諸曹至貴。倨

而最尊。尸份者習見其簡易。日虞於湛樂。不復知有一切職司簡貴之士。僂起家而居諸司。右白鉅

甚張。謂他曹孰與我大夫已事故。然又何異也。二百餘禩。時移勢易。故籍多所變更。東觀諸臣卒無

常經。其誰通從。一彼一此。有豈有省人各有胸臆。而逸于典制之外。錯雜不宗。於一夫文墨小吏。斤

斤連故牒。引繩墨。猶恐不給。況詞臣掌筆侍從。倘不明於故而習於事。將撼棄命廢職。重為詞林

玷當事者。乃討故實。而參以時變。昔之亂制者。以義正之。臚列其槩。為一編書。曰詞林典故。其職始

<small>說無故并 作有條此 中六</small>	<small>其用無故 之故</small>	<small>翰林 經義堂</small>	<small>此之 二龍 臣之序</small>	<p>講筵而迄於為使其儀始受任迄於開館職守 以勸講明起沃也次編摩示大業也又次試士重 舉善也記注纂直以下其事殊矣其係職任一也 即任及朝燕諸儀彬彬乎詳而有體也交際服從 及庶常諸儀昭文章明等例焦焦乎詳也後未者 即未狎其政一視諸故府展四體以修業可以幸 無罪其奉職以稱 上意其飾節以謹事先進而交他曹之薦紳大夫 諸詞臣以序守之侍 上則忠敬事先進則順遇諸司以禮典故足徵也 自今以往所不唯舊宗是瞻而或有二事者則稽 在史局其可易乎夫行師者中權後勁前卒處無 奉其與禮則師以無債農人皆昨行無越恩則稽 事有成能用典者其效固若是嗚呼 國家之禮詞臣有加於諸司當 二祖時諸詞臣獲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時在 上前稱說詩書論思 廣廈細旃今虎觀詞臣談經術習為已事不敢甚 引當否 起居編纂之臣亦惟紀</p>
-------------------------------------	----------------------------	---------------------------	----------------------------------	--

<small>張有古 林排二風</small>	<small>翰林 經義堂</small>	<p>詔諭及六尚書故牘而已於左右史書言動之事 何有焉典故所載其大者無踰 講幄 起居徒僕之職無當於縣官詞臣幾乎懸疣矣略 其大而多言其細典將馬用之善用典者圖其大 而毋忘其細可也書既卒業乃論著其大者而序 之</p>
-----------------------------	---------------------------	--

重刻周禮序

沈一貫

夫周禮非周公作之也。周公蓋因唐虞夏商之制，
 踵其敝而加防，憂其亂而增察，弊焉不存已而
 以天下為事也。故登夜而思之，待旦而行之，大
 井田學校封建肉刑之制，斷而祭已，朝覲冠弁之
 紀，師田行役之詳，委而車旌圭璧畫繪刻摩墀植
 之法，登魚取龍，擗鱉之數，高者祀玄，受下者入黃
 壚，巨者包岳滄，纖者悉無垠極矣。夫子曰：周監于
 二代，郁々乎文哉。夫惟監二代而後，周禮作焉。如
 有周公之才之美，而當唐虞夏商之際，周禮必無
 作也。夫周禮者，周公計吾之衰，必為春秋為戰國
 而豫為之隄者也。今觀其書，所以宣亂虞于杯觴
 桔槔，梗于童牛者，莫不周至，卒有幽厲威嚴，無所
 用其王。齊晉秦楚，無所用其伯。六國無所用其圖
 秦王無所用其系。外擒而內捷，左支而右吾，使有
 唐主之才，守之而萬世而後亡也。奈何陵夷不
 竟，契前愛然，合為十二時，為七國，蜿蜒綿亘，歷八
 百而始遷，則周禮之功也。始皇李斯見秦得天下
 之難，而不見周禮之不易也。取先王之制而滅裂
 之，故周禮不存而秦亦亡。雖然，亦勢使然，尚忠

尚質周尚文忠修志質任事文則其矣故周禮

而煩縟勝煩縟勝而縱橫起而禮樂不得不亡矣
 論者咎漢去古未遠不能復周禮或謂周禮晚出
 故不用余竊非之使周禮如星日存焉漢真之用
 使高惠文武誠聖人周禮不可用蓋秦以殘酷
 法亡于鋤鐻漢興破觥而為圓網漏于吞舟之魚
 而後天下蒙更生之福向使屑々焉取天下而分
 更之索三統之序駭萬姓之觀周公不為何者聖
 人欲與天下相忘于無事也不得已而有為非聖
 人有為之也教文之法莫若以忠周禮非漢所宜
 有也繼漢而王者周禮可行矣而不能行雖然亦
 知周禮之不行哉六典之建肇于唐邦自宋迄今
 沿求益密我
 高皇帝神聖三極典制無前如垂衣而陞六卿
 錢穀甲兵之權犬牙相入即有大奸惡一旦在側
 不敢誰何
 高皇帝豈規々取憲于周禮乎哉而卒與周禮
 泰千聖同心於斯觀之矣故知有夏有商而後有
 周禮有漢有唐有宋而後可行周禮於其意不於
 其文神而明之舉而措之而聖人之法在天下此

不為則公
乃所以為
周公大是
亦見

善行周禮者也苟按譜而求其肖一一而尋其幾
雖井田矣肉刑矣封建矣從鉅至細罔幾微異矣
以為莽歆安石則幾焉而周公竟不可為不為周
公乃所以為周公者也或曰審如子言則周禮答
歸也奚刻焉曰以聖人之心觀之則奚書而不答
歸也以衆人之心觀之則奚書而答歸也何必周
禮

翰林

經濟宏裁

卷之類

二

廣慶堂

兩漢紀序

王象節

史之權終始乎國運所繇彰達觀來鏡燬鑒慮蓋
其重也黃虞而前固靡得而攷云竹書以降代各
有秉人自為體造尼聖法魯史而加錯則素臣據
麟經而增羽翼於是編年之體立故史之有編年
則自左氏昉也流是司馬氏流覽今昔撫拾上下
乃槍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洋々纒々自是一家言而班固因采輯成漢書紀
傳之體遂與編年併存乎內然紀傳非古也而晁
氏亦曰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
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由斯以談編年似優又
其末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刻
為正史不亦贅乎厥後漢侍中僕射楊賜氏為著
前漢紀裁八百餘萬言為八萬三千餘言何其約
要不穢也而晉太守宏以東京史篇不倫謝水司
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為著後漢紀卷之三十比諸
家號精密焉兩者皆型也左氏正編善史以故司
馬先編集通鑑如五鳳泰初時之月皆會之於
荀而李巽巖以袁祖荀為史家法又陳壽為
曰自史官放絕作者類以馬班為平大詳記其

而右荀表詎非以編年之故與於戲史亦難言之其不樂三變矣編年一變於漢而為紀傳也紀傳再變於梁而為實錄也然紀傳反乎編年而猶之乎史也是史之支派也實錄數乎編年而遠之乎史也是史之源流也蓋實錄者時日必書根莖具載乃或嫌於掛漏而未敢擅唐則剪裁之功闕或忌於臆易而未易深言則斧鑿之義乖於是堪巖之士達官之老榮取野史家乘稗官小說尸而祝之俎而豆之然廟堂秘密非道路之所與知則或不以目稽而以耳論先朝軼事出掌故之所不載則或不以理衡而以臆決語怪者說尋常之外汲汲奇矯譽者蒙色澤之似以高工挾私者文萎非之口以為的夫失失而求諸野而野史之失彌甚則史官謂何而公是公非知我罪我率渠然乎吾不敢謂荀表之下無良史而不改謂後世之多荀表也故刊布其書而既論著其不可廢之意如彼又既史氏之失如此俾後之操觚者亦將有感於斯編

唐貞觀政要序 趙貞吉
蓋求治莫如修政政莫如憲古今夫御者視故轍而趨之則驅策簡而取道疾醫之能強弱生也多得諸禁方者夫古英君詔群臣為政嘉時驗之當世而傳之來模斯亦為治者之故轍禁方已隆古之遺湯母論三代以還號一時治安膾炙人口者無如唐貞觀之際彼其免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守屏稱市草萊樂業外閑不掩園土為虛齊民虛增闢土日廣寧居之君升服之夷莫不內首稟朝而面受吏跡其致理之盛蓋亦踴躍經林
文皇以銳志勵精劬勞日最於上王魏房杜諸臣以歲閱采遺裨竭盡誠於下斥澆漓之弊說肅仁義之謹論博思容諷從諫納諫一時忠智之士咸得發憤吐哺於前羅不急損無用輕徭薄賦以佐元之急內外無倖曲之私文固無刻深之令吏有奉職循理之風兵有居重馭輕之勢諸典章明密品式周備莫不可為後世法程雖其所由未方之二帝三皇不能無焉然而政事之美亦有足多者焉是以史臣吳兢擬其大略為貞觀政要如

天子禮
高皇帝
不足稱

千卷。至於宣宗。書之屏風。行其什伍。尚足以中興。唐祚號小太宗。暴令繼體守。之嗣。廢舊章之詩。軫爾祖之念。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則唐之天下。即至今存。何不可焉。嗟乎。前事之不忘。後車之師也。今

聖天子方上咸五。下登三。游念道德之空。坐致熙。皞之效。然而以寓省觀。備斟酌。為萬幾之助也。則尤書也。亦其有取焉。

翰林經學史 卷之五 原展

宋新法始末序

黃汝良

史遷貨殖傳有言曰。善者因之。其次教。海整齊之。天下者與之爭。安石以新法禍宋。當時諸君子排。擊詆譏。不遺餘力。後世嗤之不敢道。雖然安石。固。懷偏狃。其行法非也。其法固不盡謬。蓋吾嘗撫其。始末。鉅片有八。其出於學。則教。海整齊者有五。農。田水利保甲募役保馬方田均稅是也。其出於爭。者有三。均輸青苗市易是也。雖不得為太古因民。之利。亦各因時立政。非可盡非也。熙豐中。分遣劉。瑔程顥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數年間得廣田千七百九十三處。凡。十六萬一千一百頃。有奇。給役勞擾。然其遺。百。年之利不可少也。保甲之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有都保正副。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者。即以前復賞之。同保犯。罪。知而不報。者。保。以上。一。人為保丁。保校之子。弩。之。以法。寓兵於農。之意。而募兵雖教令煩苛。時有追呼之擾。然其。通兵政除盜賊不可。也。又謂古有庶人在官者。則致民財以保之。於是先視川縣應用。頗直多少。

此一段論
集後

此一段論
集後

翰林

經濟宏猷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大僕之費克軍典之用弗可損也時以田賦不均

乃重定方田及均稅法以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分

地計畧隨波源平澤而得其均未嘗賦而計

其色量軍乃定定肥瘠之分

嘗收感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雖不及十

分而收為寸之類今皆不得增減其數各以其租

額歲數為限若瘠鹵不毛山林坡地等路墳墓皆

不稅此其祛影射那移之弊平輕重多寡之賦雖

百王弗違也至若均輸之法今發運使總五路賦

入資其錢貨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

此一段論
集後

此一段論
集後

此一段論
集後

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皆以便宜而

而制其有無以斯民惟正之供而為部夫能斷之

行其好利而忘大體乎又以諸路常平廣惠錢

常新陳不接之時民願預借者給之今出息二分

隨夏秋輸納謂之青苗錢夫錢入民手雖良民不

免妄用及其出息雖富民不免貪服出納之奸既

嚴督責之刑必用是以因之通判之耳市易之法

實租私平準法以內庫錢帛置市易務於市師

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者平其價市之若次市於

官則席其金帛田宅為抵當而貸之錢貨其使償

各以歲之輪息為利不論者如司錢夫以人心而

逐什一之利又安在其能在上不奢在下而忍於

剝民也大抵叔世之法無全利亦無全害善法者

權其利害而全救世之法善法者不傷其利

而其不善者則不傷其利如當時所入錢皆

也今有青苗錢而民不樂借者皆世所行後王

之紫收索也而民不樂借者皆世所行後王

徒法也王安石之青苗法其利害而又以

執拘行之諸君子其意固以為救世之過不論本末必盡

去而後已故一弊之為終必再弊而為清康後之君

子能權其利害乃為善法也

歷代名臣奏議序

楊繼禮

夫致治之道有常而正功之路不一故文章之妙
參於二儀言語之功比之三立蓋以經緯國家揚
雅合古藻飾治體宣暢物情用誠廣也則奏議者
闡玄闡以開化伏青蒲而匡國上贊君德下裨民
生制有施而奏機有微而未動理有待而相成
事有決而難挽者齊類以救揚闡發諸非而砥柱
之故人臣居一職業一官其所自效非不可卓然
表見於世而視彼納約自曙絕直心較陳典制
罕盡民瘼者廣佚異軌取用殊轍誠不可同年而
語也何也盡職者有方而建言者無限也結繩以
前亡論已唐虞而下有天下者揖讓征誅主獻前
街隨世而異然莫不臣矢諫君廣聽以共成懿錄
之業者乃天威咫尺展對未許踰隔九關奏暢易
達以故心所欲言托之於筆事所難言不假使車
逐使千里之遠有如面談乙夜之觀竟成板注此
奏議所由起也定刻也自周成王以迄宋孝宗為
代有士自師尚父以迄朱熹為臣二百有奇自君
德以迄四夷為次六十有奇為卷三百五十其間
人各一言言各一事有直而肆者有婉而微者有

搜古而規今有因事而起義者其體時不同

亦異總之皆經國之鴻猷規主之良藥矣間嘗取

而讀之則其達志八方萬心萬代軒維闡衍無經

制之弗周酌稟精詳何惠深之弗究是故敬急善

惡愷詞極論主德淵矣定辭亨替婉附委陳天道

昭矣五道四從詳敷重叙倫則表矣儲宮盤石深

言預計家正矣則賢去邪明眾嚴摘人品別矣

它如名器之隆下之存必信之規理財審

出入之經梁夫世職中書諸所存載更僕未易

而論其言因尚論其世蓋臣奏所存之用心不究然

可觀哉乃言入而成魚水之歡或逆耳而蒙斥

逐之禍雖諸臣之有幸不幸哉而歷選厥辟固

虛納而不興時懷諫而不亡亦古今得失之林已

雖然奏議特言耳彼其未言之先常有謀諸引衷

者此孔子重復諫之信也如其賜質而鳳鳴啗心

而夷口本無定畫而擬格於外也自所當而借

穴於重牘則亦何取於言哉至無取於言而世道

可知已故書成而題曰名臣奏議明臣品也以別

於徒言者也

帝鑑圖說跋

王希烈

今元輔少師張公既輯
帝鑑圖說奏

御刻其副以傳開示烈使叙諸後烈嘗考載籍究
觀古大臣之義則歎公之所為慮至遠也自昔嗣
德守文之主莫盛於商周商周之臣左右裕沃其

著者在訓誥保衡當嗣王之初稱引

烈祖陳風懲之戒甚悉八年而踐祚公旦明勗渠
迪勞逸修短之戒益加嚴焉其大指可觀已輔養
之道與匡救異輔養之於中平與鼎盛之年異人

翰林

經義堂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主至有佚德然後忠諫直鞭之士相與隨而爭之
其轉移之甚難而用力甚倍輔養之道當止邪於
未形起善於微眇故漸漬日益而從之也輕夫人

少而習之長而安焉及其安也驟而告語未可卒
禁而方其習也則取舍未定志意常虛未定故可
道而趨虛故可乘而入與之為賢聖非難也

少成若性途之人皆然何況人主哉蓋顯諍
機有深淺先入後戒施有逆順格心政事致有微
博故曰異而周之大臣辨于是矣公以

顧命元輔受

上眷倚贊襄密勿華、夙夜居常持議與宮保呂
公言

國家大體必以輔養君德為急其繪圖陳說皆意
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極慮而後成之時、被

顧問質所疑及

聖哲之際未嘗不反復誦之也至覆亡已事未嘗

不憤慨焉

上深陳之也斯已勤矣

上以英妙之齡神智天授即商周令王不足侔公
輔養得其道又及其時積之以精誠而發之乎忠

翰林

經義堂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懇益信在未諫誨在不言而海宇蒙福

社稷賴之即商周大臣不能過是圖說也即訓誥

之義何以殊焉於戲使當世士大夫知今日所亟

在君德不在故事一切省談說而除文苛知公輔

養之深意益務勵翼以佐下風人人各舉其職則

主必益聖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亦公刻

以傳之意也圖說大指其公所進疏及大宗伯時

公叙中故不著、公之心如此

袁鑄傳跋

林環

為臣或忠者古有之矣。未沾一命而捐軀殉國求
 之古則少也。以一身殉國者古有之矣。而於家聞
 變則難求之古則尤少也。有知變而捐軀者其無
 而僅有者乎。然予又疑之。第以二友不
 背。同生歿之盟而卒能使沈朱二僕保遺孤於既
 歿之後而脫之於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賣友之
 徒不可化而糖之忠誠義氣其餘烈猶足以感動
 其僕歟。不然天欲存鑄之後於冥冥之中。或有陰
 誘其衷歟。歿二百餘年其裔方大振。今其四世孫
 廷王及其子忠徹皆躋華要。則天意蓋可識矣。抑
 不知彼謝趙者而家子弟尚有廷王君父子否。至
 讀是傳為之三嘆。

文山先生集杜詩跋

楊守陟

公之精忠大節。光于日月。重于山嶽。其神在天地
 間者。固不歿其言。在方冊中者。亦不朽不歿之神
 夫人皆欲尸而禮之。不朽之言。夫人皆欲誦而傳
 之。况其所生之鄉。所歿之地。所涉歷之境哉。公生
 于吉郡。歿于幽州。其所涉歷南至廣北。抵燕。非特
 永嘉也。然二王于杭都失守。後嘗于此建號。公志
 於直。仁。歸之。特嘗于此。國變後。公志
 有之。則永嘉亦猶夏少康之綸齊。西單之卽墨也。
 直細故哉。蓋非泛然。歷歷之地。可得而顯。今公之
 祠廬。陵有之。京師有之。集杜之詩。江西刻之。刻
 刻之。而永嘉之人。視公遺跡。仰公遺烈。皆以不
 得親炙。而親家。有詩集為恨。是固公之鄉人也。其時中
 義之在人心。曠世相感。況為公之鄉人者哉。其為
 此舉。大有補于世教也。然則公之祠。而于。然
 前公誦公之詩。而不。然中。者余以為。人心
 者。其為人臣也。必不忠。

孫炎列傳

陸深

今人語曰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也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業
休傳即此身餘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
於書讀辨嘗窮一座人元至正中天台人丁復金陵夏
即此傳煙皆有詩名炎游此兩人間最深時與夏煙飲
何故詩酒賦詩角勝得一雋語輒挺案大譁聲撼四隣每
物之精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江東間出游四方所與
也而因交必當時豪傑常鄙視章句儒眾中自負曰孫炎
之故豈齷齪伍耶竟困而歸歲乙未

翰林高皇帝渡江得金陵開江南筆慶行中書省召炎

公未炎見上陳元運將終勸上養士以圖大業克稱上
心戊戌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改池為華陽
府即拜炎華陽知府明年冬召為省都事月餘會
處州降乃以都事往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
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自辟任炎足

馬入處時賊營城外酋豪或狼虎踞不肯奉官府
約束炎至坐廳事廳城中民踞皆下諭上意在生
民無自取蓋粉為也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
退而轉相告以為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
又為檄徧屬縣諭之皆投兵相繼為良民又擇其

壯勇者為兵拔其服眾者為長時練習之以備寇
罷則歸農馳一符立軍門至無敢後者炎更豪族
束手畏之雖在數百里外常若炎臨其家不敢出
營語時上方事起兵民伏匿山谷中咸未肯出
炎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
名遣使者以書招之當是時劉基章溢最為處士
所推基人最有名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劔奉

炎以基劔營中夫子作詩封還之仍為數千言
書開陳天命以諭基乃肯就見置酒與基飲論
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基深歎暇曰基始以為勝公

公論議者此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
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至寅二月苗將賀德仁
李祐之叛襲炎上無援被幽室室中列卒環守
脅炎降炎給之曰若服吾肅成吾事叛將益疑
之遇夜以炙鴈斗酒饋口以此與公訣炎引佩刀

剖鴈臠危酌酒仰天祝曰夫以公之威而賊
或肉臭狗且不爾今公之威而賊目擬之炎飲酒
自若食竟叱其解衣為衣曰此皆紆衷吾上所賜
誰當解者乃引枕而卧賊乘其睡中害之年三十
戊申追封丹陽縣男妻王氏初國兵入金陵炎之

太史公曰語云膏粱養體金石伐病其文武之謂
與孫炎早以奇氣自負遭際草昧觀其於鎮撫民
有餘力矣卒死於兵亂何哉

韓林經家

十二卷傳類

原厚堂

太白山人

宋 濂

又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遵王道推
闡聖旨今駁古是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
長安見隋君請經太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
自東來經袍無表頽眉有負束薪去文中子
新十步地擔箕踞而坐西子搖尾眼視雲漢若四
傍無一人者已曾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
背鬚垂至暖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
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
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振衣趨
前揖而問曰丈人何陋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
不足以成和為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顧之大
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
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不當見太平之行
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哂者
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思之甚也天其人之體服
人之服食人之粟使爾有知識孰不欲為堯舜
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不為就也文中子曰其道
何如丈人曰道有三上焉者與和乾坤經緯星辰
樞機四時輪轉五行執天之德以攝帝明以達帝

此為希世
師上也

聰然其自任以天下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
復輕出則必為帝者師希世之若時舜之移成
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吹馬者以六合為一家以
四海為藩籬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
民為子孫以庶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
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
運之掌上然亦不輕于自試必待王者致敬蓋誠
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

此為希世
師上也

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馬者仿倖局東嘆警
栗斯不遠千里術已求媚若門如天無路可陟俯
伏渴下饑餓神疲閣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
者其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為君時務成昭而王國

此為希世
師上也

子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欲同其志於齊王之門者
乎子須臾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
三家之市有戚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
納米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

此為希世
師上也

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
與不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况隋君天性沉猜不
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勳溺寵廢嫡惟婦言是

此為希世
師上也

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起在旦
夕子尚欲王道乎言暴虐于湯武之世必見誅誅
仁義于桀紂之道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
吾言即請求韓母而面不然子其行哉文中子曰
丈人之論也又謂何則不敢承明訓然獨有疑焉

此為希世
師上也

樓：遲，如我輩之不至再遲于前則遲于衛窮
于齊國于味卑而卒下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
也今丈人教道以下其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
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

此為希世
師上也

孔子一等則可其所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
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嘗學柳下惠
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予聞子嘗受書于李

此為希世
師上也

於王仲華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之下焉為子不取
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魯絕之下其可謂之
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枉已從人謂之賊
淪溺困而弗止謂之滯滯則不達是則不周固
則不變賊則不成滯則不達是五垢者子皆躬臨
之宜乎有疑于予予去子矣子去子矣丈人言畢

負竊而行文中子面如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辨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遇奸言而辨者耳。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衝冒風雪。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京之歌而歸。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

懺母傳

王
登

昌黎先生集卷之五
後之李氏
後之李氏
後之李氏
後之李氏
後之李氏

懺母者蜀之魚兒人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
黃帝時有神自天降見馬首人以其狀懺然
也號曰懺母為一人燒有婦道以其魄也嫁父
不售母雖婦人而有淫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
大庇天下寒士俱懺賴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
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

衣進于帝曰願以其不才之身克下陳執篋營帝
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帚願
捐吾軀刻骨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

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火以輔敬呈獻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爲后曰是所謂

王臣寒。匪躬之故者也。母有疾。感而挑于自防。后寵日甚。而后宮皆妬之。曰。宜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憫其勞也。封為長桑君。母嘗請于后曰。妾侍中宮。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殖殖。母已出。親為之。各上陽。先見錢。既而下。吉者。飼之。寢。

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于后肌肉玉雪衣裘綈然

后諫然改視為訓禮之既而有潛之者曰母小

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物多矣后怒請帝

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

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劍吾賜以報雖就

賜饒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頤

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得其子子遂

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

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

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

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常禮之以為天下先及尹鐸

為晉陽欲適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

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

作為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

然母始以功見寵後卒蒙其古爾多才為累功高

不賞何哉

恭繹教一歲衍義文

湯賓尹

臣伏觀教一之歲勅諸琬琰懸如日月我

皇祖肅祗成嫫可窺于茲儔與休哉庶可得而尚

有禮相者

聖德難摹垂訓之古可思也臣愚不敢謹繹其義

夫敬之與一果有以異乎果無以異乎敬則其所

以一也乃所以為敬也人之心不敬則不一敬則

一矣有敬有不敬則不一母不敬則一矣且人君

一身耳所繇以肇茲維維一心耳惟一可以御萬

而一不勝萬一不勝萬而一之中又有萬焉下共

以萬命焉我又共以萬寶嘗我而人主以其一者

之微儀試游界於萬寶之間孰紛而恬處之孰則

而簡裁之則唯是兢業一念守其故宅六事在手

乃足術也人主之所藉唯是兢業之一念而意兢

業于人主猶甚難則何以故天下無兩人主也今

天下無與人主為術者而人主動何所畏一也必

畏而欲利之進萬相操也萬相操也萬相操也

操心目方寸之衷其反為用也何事能一夫不

一則萬者隨為政而分一而之而據之而劫之

則奈何其勿敬也祖訓曰一敬則不失天下謀

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
 敬則不失其身夫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天子之所
 制也憲令在前明法在後可非甚不肖誰肯恣睢
 以自速于斃天子生而有天下其意以為天下馮
 于我而不自知我馮于天下天下之事公卿大夫
 士皆渺忽無所用及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之匹夫而令力可以抗至尊不得不以天下聽也
 於戲則亦大可畏矣古之帝王非攝于物以為敬
 而即心即敬故眾寡大小無所不一夫有所攝而
 後放則實揚於此必揚於彼彼放不勝意而究且
 以敬入急勅勤鮮終往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仍而不變尋常弗能支也故不敢不一而不一不可
 以言敬於斯危微功藏精一此敬一之義萬士而
 同揆者庶哉皇哉 皇哉唐哉臣顧
 聖子神孫益闡揚而光大之

矯輕整情文 劉綱
 稽古好修之士道德功業名實春秋莫
 不居德于鎮靜處事下敬慎節制胡遠不致殷
 憂則胡功弗收蓋器識德業之字精神建監之基
 維彼輕率以及惰偷即身心之失理時遠大之能
 期云何名輕厥氣浮露孔氏有言不威不固云何
 名情志不帥氣三損之幸驕妄可懼輕之與情眾
 惡之門矯且善之翼拔其根若乃地而舌戰飾而
 詞鋒目不暨金鐵之口耳不聞主役之功大而弗
 慙初而鮮終是謂輕言翦寒初見巨麗未磨徒徂
 翰林經濟宏猷 十三卷文類 四十六 唐虞堂
 井中之至樂惡識覆外之大金自習自勇勉皆總
 賢是謂輕人逞道心以常事故雖怒以常事則勝
 算于掌握寄孤注于術運憑恃已之胸臆僥倖人
 之國家是謂輕為密營脂韋飽甘佳爵朝同金張
 之虞恭授許史之宅趨超聶需親屬相嚇是謂輕
 身行險之域最其復薄之快無間操臂平功名之
 交而死所未得操臂平利欲之府而生理何存遂
 便九必希善終之士六鑒稱隕性之門是謂輕身
 輕之為病不止器識矯之以重維維維謹勿自鹵
 莽以敗嘉粒又若昨援之賓窮內紛華之感窮外

問新
氣動而情望門而散掉臂而還北轅而冀於越南

翰林
事而情之為害不寧始基警而戒之勤劬周敦

何子才
聖明在宥治具咸熙庶明勳翼濟師泰山喬

遊氣一乘冲靈逐昧接構滋垢真精乃解是謂神
眩而情途或岐于紛達或銷于綽約片畧之棄
前圖盡落伴成山虧于一簣條堤漂于誠穴是謂
氣動而情望門而散掉臂而還北轅而冀於越南
頭而振冥山境無涯而目障官自止而神閑是謂
見礙而情苦難于性命之閑倦志于道德之苑畫
非求之不足思乃賜之所領玄珠未必獲于象罔
白壁之自失于朝旦是謂觸理而情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在床有假息之味飲醇慕畫一之稱託言
行所無事而心靜豈知以事鍊心而心精是謂觸
事而情之為害不寧始基警而戒之勤劬周敦
步之不却前蹤可說方今
聖明在宥治具咸熙庶明勳翼濟師泰山喬
嶽之品惜陰待旦之虛莫不型範昭垂而道業緝
熙章澤之士離疏釋僑歷金門步于堂磨台衡之
色分太乙之光將端其表儀以收攝身心而範世
俗振其精神以圖迴區宇而荷綱常頤氣易淳而
難振精難勵而易荒况乎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
冬一生涯而壯而老造化客移疾如飄風而乃
因循玩愒警情勿謂則以賢始者以狂終以明始

諸虛
功第疑神定志觀理之所自起物之所自止不震

翰林
前修而名稱決手罔極

者以閑終以潔始者以污終彼不輕不情之士尚
鑒歌器之盈新銘盤之功維此躁地可令怙終益
不矯矯情鎮物飾持重之容鑒厲揮霍矜銳進之
功第疑神定志觀理之所自起物之所自止不震
不撓而山苞是擬聚精會神洞幽探微證審今昔
不撥塗披分陰是競膏以繼之此身元始于坤載
而我不敢輕此健元配于乾行而我不敢息數匪
性生誰不待揚古用章茲我資斯夕庶德業軼于
前修而名稱決手罔極

翰林
集 153—348

白八

月是

唐肅

操之不臣於漢天下後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
本教誨
 多少烟波
 而今幸
 詞家子
 賦即寄
 騷子地下
 而問之
 必當肯 朋夷陵之民皆愚邪夷陵自有廟未聞不一姓官
 不一人而未有毀之者凡仕於夷陵者皆愚邪非
 夷陵之民不皆愚或知毀而不能毀者力不逮

也仕於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毀而不能毀者勇
不勝私也雖然知毀而不能毀非愚也可毀而不
毀者誠愚也申屠公以一介吏而有事於此視之
民則力足以有為視之官則勇足以勝私不流于
俗不惑于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悅也得非偉歟鳴
經濟宏猷卷之十一文類四十一

新林

經濟宏猷

十二卷文類

1

四

行法作身四

非以誅操也欲後世不臣如操者有所懼也

1

袁宗道

夫論人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壁經所紀外載
在國未其人豈無處而不茲而不聞而顯者哉。而
盈尺之麥方寸之穀則全材難拘駕如紀再試多
蹶則末路難長於室穴處於衛城則大用難鳳翼
其外踴躍其中則地口世大定注

也則難哉吾無暇更僕論之援著者吾管氏之九
合一匡晏子之頃命辭不逮宋廣德公乎而白

翰林

濟宏猷

卷評類

五

也利子也憂國

教也謀楚吳也顯秦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
 此數大夫也季友勸勸于魯僖齊武放齊于齊戎

仍打一字
歲休才事

數大夫也

老叔止襲鄭之旅子華陳祈招之詩火

魚尸諫以寤主蓋皆有古弼違風馬鮑叔舉仲子
皮舉僑公叔舉僎蓋皆有古推賢風焉若乃日夷
以宋讓子城以曹讓季也吳讓伯所謂釋國如
徒者即委國靜子也已此父以宋督死使莊以商
宮成苟息以里克死倘所謂甘鑊如飴者耶蓋佚
節士也已若乃下惠之治亂並進伯王之卷舒緣

明陳氏
本在揚大
之林可改
變矣

時士會無隱情于中國又非世所稱貞良士者哉
是數大夫者固皆懷陳朝家照映丹青而深誦其
生平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如駿馬而不勝其疾
也才馬或望于大用也駁馬或戾於純白也故置
雌黃于三代以降難也然予竊謂較用於國家者
先功勳定品於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雄于
尊天王積戎裔不軟血而來諸侯於股掌者乎
論心而有純于不羞汚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
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而後趙為次教百
里奚輩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後瑗扎次之
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列國大夫則予所揚也
者優而就予所揚諸人則管氏展禽為優而器
小貽譏不恭典請則其它之可知矣故求不當於
才無詭於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
也難論於春秋矣余固曰置雌黃于三代以降則
難也

翰林
經濟宏猷
卷十二
五十一

下歷聖之
和而後
氏立非
其倫大

皇在漢光
帝之末

蕭曹魏丙相業評

舒弘志

終漢之世所號為賢相者蕭曹楊魏于前丙魏嗣
響于後耳蕭以創曹以守丙以量魏以材各自孟
堅諸人而後則並稱之矣夫高帝自沛公而起也
鄒茂首佐之入關獨收圖書藉追亡校而薦之為
上將斯其識遠矣諸如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
所與初規制海內誼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廢故
曰蕭之賢于劉平陽侯治黃老言用其指相齊
無已而用之相天下謚如也蓋自遵何約束而外
無它奇績者故曰曹之賢于守少卿尚寬大好
禮掩過揚善不欲有案吏名雖馭吏嘔丞相車不
問也牛喘之詰可不謂知大體者哉故曰丙之賢
賢于量弱翁用嚴毅甚稱上意條故事陳便宜禁
止奸猾綜核名實所以明法宣教奉職修業之道
甚備故曰魏之賢于材夫世之嗾魏侯者不以
治宮室過度為導後乎哉然鄒茂之意特欲堅帝
都秦之心而止其東耳所慮國家大計豈輕民力
者耶論者又以平陽幸當更新之會不能立法度
興禮樂為漢建長久計以為負不知漢承秦之
後天下新去湯火非清靜惠能寧其眾而息肩乎

翰林
經濟宏猷
卷十二
五十二

經世致用
當世中之
大計也

故世睹于為之為而不睹于不為之為也少卿恂
約是議若仁厚豈有量焉亡以讓為己獨弱翁
則不無一二可譏者夫弱翁之譏切霍氏與其去
尚書副封也雖曰為漢忠謀哉然何以國平思侯
而白之也夫許氏之與霍氏無中索也寧敢魚肉
之手趙廣漢按帝丞相私事欲以自營救而相竟
治誅之固當然不有顧川京兆之績可少贖乎哉
京兆尹按丞相丞相不以為望而救之天下必以
京兆尹為細人而以丞相為長者能容士大夫也
斯不亦休乎大臣也哉何相之不出此也宣帝
翰林經義索賦十二卷許類
之治漢選用賢能吏數名實國富兵強威加于四
夷固相之計有以佐之然而陰腹漢之元氣開幸
威之路以孽袁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故
愚以相非忠臣特一強幹吏耳未可與蕭曹而吉
之流同類而共賢之也

劉子玄評史舉正評 于慎行
粵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雖與史無
然而遺固云往代平稱巨冢旁缺于戲其嗣子
其難矣唐有劉子知幾原以卓資獨秉朝堂三為
史臣兩入東觀博極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鉤玄括
囊殆盡觀其史道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
臣之紀兩京三國之謨中朝江左之曆亦有汲冢
古篆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觀之所未備莫
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摭據押圖靡有遺形斯已
動矣迺其神識融洞取舍嚴明操筆有南嶽之志
翰林經義索賦十二卷許類
極博有班馬之文克其結語不足稱一代之良史
哉而乃好奇自信抱其深文小則取笑于方家大
則得罪于名教惜也難行之才適以無窮之恨皆
以悔然為之太息略而原之蓋其罪有二而其失
有三夫堯禹為聖辛癸為凶自生民所共觀記而
信傳疑之語遵好事之說以淑書為范氣以六籍
為土直信其言也則丹朱之不肖重華有弟之
誣為梧之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桀紂之不道如
陳琳草檄之誣西伯之戡黎如桓溫拜表之轍逐
使皇圖帝錄辛述逃之數瓊宮瑤室隨聖拱之規

卷之四

翰林

卷之四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萬世人安適。歸悔聖之罪一也。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望經籍赫若日星。刑述所加。各有攸當。如漢書新集。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據斷。則魏王曰。吾知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此臣僚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于此。而謂品藻人倫。勸懲末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猶繪也。善繪者。繪其人之象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撫事之故實。而必存其命脈。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然其一披簡書。而千古如親也。公素亡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覲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之詞。畢載王生從。龔勸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海之妙也。而子玄刺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彩。是猶採公輸之墨。而規矩蟠龍之技。執神禹之鑿。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觀之哉。其失也。淺矣。立言之。貴固實本質。而褒貶之辭。或可從。誠之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遺之詠也。今乃就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殽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感

卷之四

翰林

細族竹馬之迎。以鳥啼花咲。駭智不知。葵之言。以中山。應并。評無極最賢之語。是必譚輔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纂。稽之文。而後書法無美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執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摹也。項羽為群盜。蜀漢為僭君。是不觀英雄之梗概也。疑曹操見白奴。無崔琰在座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說也。謂阮籍。開母喪。無圍棋飲酒之狀。是不開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件結不經。形。右是諒哉。史之難也。夫唐鑑。毫之取。則完。忍人之。則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于世云爾。

韓范經略西夏評

楊繼禮

宋都汴則秦隴乃其門戶。當開國時已不能并銀夏五州之地。使李繼捧李繼遷時。頗時降。強于其間。至靈州。素則西夏之形勝。蓋固矣。迨德明納款。僅以節鉞。羈縻之。苟幸旦夕無事。而不虞元昊之不可制也。元昊初起。莫不以為小醜。易與及。其任遣中外震駭。仁宗用呂夷簡。議召用韓范。卒。韓主于攻。范主于守。其中也。韓主攻而未就。卒定。計于守。范同韓以為守。因時出以為攻。其終也。韓。范同主計于守。且攻。期破敵于數歲。而朝廷厭。告于互勝互負。竟招撫于目前。前者皆以仲淹之。持重勝于韓。任福之敗。雖韓范即制。然韓范遣之。至于開諭。殊說范。實。皆。固。以。二。賈。罪。卒。之。而。事。竟。以。款。定。猶。持。主。泰。也。呼。以。此。為。二。公。軒。輊。則。韓。矣。琦。深。憤。宋。家。國。勢。積。弱。矣。升。久。據。幽。燕。每。有。輕。中。國。之。心。區。元。昊。隔。于。一。大。河。之。豈。獨。西。土。不。靜。將。令。虜。益。壯。視。我。所。以。斷。然。言。廢。師。直。搗。之。計。向。令。果。合。二。十。五。萬。之。眾。鼓。行。而。前。或。一。舉。可。定。即。不。定。元。昊。亦。必。震。恐。氣。懾。矣。奈。何。眾。未。集。而。

有好水州之敗。遂令戰之說。詘而專言守。然元昊之所以卒不大肆者。雖二公協力固守之效。而其心固未嘗不日夜虞韓公主攻之說。有時而不測也。我戰固常負。而彼之士馬甲兵。計亦未嘗耗。消鋒計不足。以當中國之財力也。甚至其納款時。二公之所以語固。固整飭戰具者。已無所不至。機會可乘。即范公豈肯假然。而況韓公哉。然則西夏之許韓公之戰。正所以成范公之守也。范公之守。正所以待韓公之戰也。二公之以敵為守。以守為戰。正所以寒賊膽而收成功也。惜令一意言守。而置攻之策于不講。元昊豈肯遂領首而稱臣哉。蓋古之犬臣心乎為國。雖意見不同。而卒以共濟。不相拒。韓范之可以觀矣。惜也。兩公之見意。待經略稍定。為逃出之計。不過數年。彼必疲于奔命。然後一舉而收之。夏亡。則中國之氣伸。契丹必不敢復窺中國。此百年無事之策也。而仁宗竟以用兵。致意。屈辱。且。韓。范。遂。令。西。夏。之。勢。幾。與。海。等。二。公。之。初。心。如。是。無。論。二。公。者。甚。母。猶。形。據。迹。而。優。劣。之。也。

至言昌言罪言評

周如砥

夫人臣之義未有不貴于有言者也。世平主聖，微
戒之諷興焉。時逢末造，皇路傾危，于是乎有挽回
之論，其居官而任職，明諍而顯諫，糾繩之誼，誠然
乃位乃匹夫，而操清議，亦安見非忠故。人臣者為
言不同，所以言一也。雖然，善聽者無澤言，故往往
略取疵，取大節，儒者扶策而談古昔也，將遂無所
短長已耶。夫漢賈山之有至言也，仲長統之有昌
言也，唐杜牧之有罪言也，忠愛之忱，憂危之慮，經
畫之略，奏請之節，讀者至今偉之，而要之當不疎

翰林

經部宏猷

王人

室不無辨也。至言之作也，借秦為喻，惟于定明

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遺明，養老之禮，期于風行俗
成，以奠丕基，厥意美矣。吾聞魯陶陳謨，垂戒丹朱，
豈亦有其意乎。長統昌言凡二十四篇，慨時艱事
迫，古刺今，如所稱復南刑，修閭井，立邑長，定賦稅，

蓋整平言之，而大政歸之委任三公，以提威福
之柄，信桓靈以後之遺石也。唐自府兵廢而藩鎮
橫，河朔諸軍校馬跋扈，而一時謀臣方主姑息之
議，養成尾大之患，此則罪言之所以作也。故其言
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派

彰其善策，時事明矣。余竊評之，山自謂不憚於亡

之計，以極諫然，山非極諫者也。統誠憂漢室矣，而
亡漢室者，統也。杜牧自治之策，庶幾知本務焉。然
而以未命本者也。夫文帝之于禮樂，雖曰未遑，顧
歲首存問，即署止，尊奉老諸侯，大略皆其已能所

翰林

經部宏猷

王人

可以為惜哉。山之未聞也，培其萌蘖，而其其輪囷

亦見其惑也。已故曰：山非極諫者也。長統之欲復
南刑，敗與文帝相左，蓋矯世之孤議，非適治之通
理也。井田之論，抑迂矣。夫漢至獻帝，此何時哉。荷
戈禦敵，奔命不遑，而責以堂上之規，豈不妄而愚

所可取者，獨有任三公一語。然言之者，萬至而
統已參差，德軍事矣。則所謂三公者，可知也。見督
者臨軍而教之前，統其可通乎。故曰：亡漢室者，統
也。杜牧之於藩鎮也，反復形勝，規畫進取，而尤以
自治為上。蓋固有遺策焉。乃究竟所謂自治者，法

文有類
特著新神

新文

無家
牧豎

令制度倉庫財賦諸冗務而已復十六衛開五百
七十四府而已嗟乎當時本務即不可知乃開寺
廢立見于劉資所對者亦足用寒心矣彼蒞離之
寇此室內之戈也彼癘痺之虞此腹心之患也將
牧之見未及此與抑見及之而未敢言與吳有宰
詔越終不滅故曰是以末為本者也大抵諮詢欲
博故率三子之言均足以裨補闕漏激昂一時若
夫評品折衷祛疵類而進之純懿三子者豈乎其
無常矣無已則至言乎後世奏疏托始於斯焉猶
有憂盛危明之遺意杜牧憤發危言以冀一悟志
有足多長統嘆風斯下矣大節一虧萬古淒涼
他尚何說也嗚呼皇陶幼幾于風動大禹敷文于
運苗姬旦銷蒙于流言吉甫收功于孝友動為哲
模言為成訓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三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廣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燭朱之藩 評閱

大忠祠記

倫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也。不可解於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欲。死我所欲。有甚於死者。不可解於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然天地而獨立。實萬古而不往。夫豈有

先以諸君
高其節
引其義
容形主注

為而然哉。不可解於心也。夷狄禍宋。威矣。遼橫於初。富冠諸公。折之金。侵于中。張鄭諸公。成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于終。忠臣義士。紛起而禦之。三公若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嘆。下彪說降。斷舌磔之以死。自誓繼立。三王力竭。勢盡。辦香祝天。颶風覆舟。若樞密使世傑也。外籌軍旅。內調工役。正色待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成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皋亭。奮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仁歸。開督南。劍製執五坡。目擊崖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囚

高古筆法
此等文字
恐字雷同
不多見也

綴此數語
炳然無雙
南林

卷之十三

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若其。以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於戲。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愛。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為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北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大義。萬世之大法。在此也。聖帝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為心也。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后。合尊之子。卒嗣大統。陰易元祚。帝中華。世王沙漠。天之財宋。賸而復起。仁義何負于國哉。嗚呼。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立夷狄懼。

于忠肅祠記

黃志清

于忠肅公故有祠在浙先是臺臣上言公定傾蒙
難功德最鉅往易名肅愍弗科在議法執心決斷
曰肅危身奉上曰忠有

詔更謚忠肅于是建公祠京師予

制額忠節廟貌言々璇題赫々拜公祠者率徘徊

咨嗟有作忠之思焉嗟乎忠之言貞臣鵠矣然公

以忠定國以忠犯難即兒童能道之而未知夫公

之忠所以為難也人臣當國步艱危之際患在異

懷觀望而莫適任々矣浮議在前禍機在後非大

忠孰能當此而不貳不撓者乎夫不有其身之謂

忠不貳其心之謂忠方六飛崇塵九廟震驚見為

遷者十人而九此何時也我豈不遠在靖康之世

矣公以一少司馬持議擁立固守人心以安此之

難在定國及虜以得君嘗我陽通媾而陰伺惕

我又何時也為舊君則忠為新君則忠公之言曰

社稷為重君為輕賴宗廟之靈國有君矣夫虜自

知枝空質無益引去此之難在堅國謀既而我

算勝虜益計逼歸君當此時護人在旁不兩立之

形難決公于是以戰為守以守為媾以不迎以

不取卒還乘與日月復明此之難在存君安

國跡公所安有權顧君國利否耳寧利害必生
有也夫公之忠子

安國危與危忠在或生成敗之凶而易見使國當

危亡之形而叔安存之寔忠在或生成敗之外而

難知謔言高張邀功嫁禍公安所外哉當公決

疑奮命其自顧無身耳不以或敵或守或而或于

國安君存之日彼一時也卒之論定忠顯勅功旂

常廟食春秋而今天子又褒揚而光大之傳之

罔極忠無不報豈不信哉抑公不有身安所有身

後名夫不有名不有身而後誠忠誠忠而後任人

之所不能任為人之所不能為余讀公遺事至所

謂兩袖清風一腔熱血也若夫當不流涕也曰嗟

乎有以也夫公數歷中外歷已奉公當幾歷卒

其才德具是要之以忠為本止身以忠為歸曰節

忠之厲也乃若施法勸事定國則忠矣夫

忠不必犯難安之致身節不必捐軀本之不貳今

海內清夷

國基磐石而舉學亦間有之任事忠貞之臣

國基磐石而舉學亦間有之任事忠貞之臣

公祠作其獨士有公之忠而不必當公之難于公
樹勸貞諱豈不章々乎哉某謹述
聖主旌忠風厲之意而拜手為記

翰林經濟文獻

王

卷八

內閣藏書樓記

我

國家崇古右文釋天閣聖旨

高皇帝龍驤富內宰鍵未藏而構書之令四出海

內學六抱典冊而馳赴登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

尤形々焉而

高皇帝稽謀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約而熙祿

之業已見何嘗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詰

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

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構遺書尤為繁盛

朝寧既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偏樓其書

而藏之

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者必稱內閣

天琛夜玉璀璨煜燁上與東壁西奎齊光接彩古

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麗

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無所質問即其閣

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校錄上矣以方今茲豈復

能勝之哉顧其庭嚴密不設示觀獨二三元老奉

詔入閣參焉幾備顧問者僅一二其間然閣上

帝之冊府聆鈞天之廣樂輟成上離言之矣臣

惟

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方輿之圖籍躋次川委隸
首不能舉其數九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藹豈不
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內閣藏書若斯
之秘環以青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賢聖英哲
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明王之治亂興亡所
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

此說
高皇帝
不勝解下
之何者

聖明破啓神智而輔臣若尤日侍帷幄朝夕納誨
俾得優游從觀庶可以對揚休命佐成緝熙之學
而宣文明之德化哉我

翰林

經傳宏猷

上

廣慶堂

皇上天授睿衷與道潛運即今

文華之所進講法宮之所習益學不倦矣至于
秘稽牘探討論紬繹以悉天人之變至參伍之實
謂且在茲臣當繕閱故典惟效千古竊念天地秘
藏儲聖人而有是儒先與肯應明時而宜出此實
我

聖祖藏書之意以候

皇上于今日者也昔我

聖祖之藏書也博求鴻碩慎選左右雍、烏俞、
馬論難往復若師弟子之告詔焉故臣善以易進

臣存仁以洪範進臣三吾臣基以史進臣禕以大
學進典則昭垂傳示罔不熟獨往冊之筌蹄耳
前聖之糟粕耳而猶襲以重函衷以文錦以為美
談則有之於

以天地聖
人作何
事為而

主上何禕焉夫天正文于上而曜緯宣其精者乾
象紀而推步躔也地正理于下而隅維奠其極者
嶽瀆固而巡省宜也聖人正位乎中而皇極建其
尊彝訓徵而鑒誠著也臣不佞繆荷

明綸俾作斯記敢叙書樓所以建立之意以獻而
記其事樓總若干楹所藏書總若干卷樓成若干

翰林

經傳宏猷

上

廣慶堂

年而臣其為之記

漢南北軍記

王 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脩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益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凡掃宇內天戈所麾達李消釋五年馬上肅然登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晦巴渝北貉無動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元々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室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

此詳軍官屬

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裡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八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于發南軍是南軍嘗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重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越宣帝又以羽林伐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勢惟

又曰長安
而及此

魏漢書

翰林經濟文獻十三卷記類

十一 廣慶堂

地與兵漢都長安阻山之險左敵右函太華涇渭表裡襟帶金城平望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肩城環宮路以爲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戎心奸膽戰栗駭落孰敢肅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無敵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作軍之本意以詒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興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擬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于多美而出之于萬全非借一于背城而僥倖于深入也惜哉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敗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曹三馬之累敵而乃止試于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策不聘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夷之偏安重犯既失而精力又已竭矣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掠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向有警賊自相乘劫賊匪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且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作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于蜀漢之事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

此段見
之書不
後在法
之書不
感之書
又引之
之法

翰林

此公再
之書不
之書不
之書不

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實當勸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授歟廣慶堂

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夫之果篆鏤然銘石執為耳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恨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存藝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碩根鳥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載推牧者不禁非缺缺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予忝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者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律尺考

顧鼎臣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鐘之長以羊頭山拒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鐘之長蓋以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籌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尺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王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准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然終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尚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勛尺七釐漢官尺加勛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勛四分渾儀尺加勛六分四釐蔡邕銅籌尺

加最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最五分八釐
 皇水尺加最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最一
 寸五分夫史臣稱最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
 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
 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最所造四分是豈可以最
 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
 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為長王
 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
 奇胡阮保信及李昭所用太府布帛尺其制彌長
 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
 諸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
 宋初以胡阮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
 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諾則以為不可依用然則鐘
 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為定依乎夫器有形而
 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為校系則系有
 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系之不可盡信矣以為
 定于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
 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
 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紜率莫能決如
 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

翰林經濟策

十三卷考類

廣慶堂

翰林經濟策

十六

廣慶堂

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耳今之制律者必曰累
 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黍黍為尺亦無
 特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律尺大分資藉
 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為若聲命尺之
 本庶幾所謂元聲著必于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
 區累黍之法以為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
 至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藝曠之閭域也哉

歲差考

沈一貫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
正授作止之期以定幽明而擾神人以釐百工而
熙庶事者也夫撓以來聖賢代興求測之法亦云
屢矣當其時非不犁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無
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抄忽之間而人
以梗概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
也堯典仲冬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底
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其十度今在其五
度矣起堯甲辰至于今日計年九千九百二十有六
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
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于日之外
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于天之內
故其分常不足不足故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
虞喜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自時厥後或以百
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
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而論之通于古必不
合于今密于今輒又疎于古由斯以譚之不精一
也然則評往匠之疎密悟影之脩短窮玄妙之

翰林

經濟宏猷

十七

廣慶堂

歲差考
沈一貫

此論歷代
之曆上
下
之
異
也

曆法

天道運行
不逾陰陽
二氣消長
之理故治
曆者亦不
能外此以
為推測之
法

翰林

經濟宏猷

十八

廣慶堂

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惟郭太史哉太史法
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
際以為定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
測影以求氣至耳古法擇地卑衍設水準繩植表
其中以度中晷顧表短則分抄大半少之數未明
表長則景虛而淡雖設望筒置小表而實影終未
可得乃高之為三十六尺之表創為影符以微窺
取日光實得中影不差毫末積日累月取仲春前
後率相等之期參差得中以為履端履端既正一
歲之候從而正矣故治曆者以人而求天者也非
以天而從人者也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
大半少耳今制渾儀測用二線纖微可考其時測
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珠
崖北盡鐵勒又前古之所未有也故授時之法測
影驗氣考古信今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
分二十五抄所用周天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
分七十五抄每年而日却一分五十分積六十六
年有奇而日却一度定為歲差以考往古則增歲
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歲差而損歲餘遞推
而上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忒也然自春秋

詳曆法之
星宿不無
差誤非
遠古人學
造今今
不能者此

本此後
而小差之
遠歲多

此四節字
最難之事

獻公以來推美冬至九十九事授時之法視大
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為稍密而于中十
事猶未合太史以為日行失度之驗類其同則知
其中辨其異則知其變者其十事之難而觀其三
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余聞
蜀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授時
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午以漸而長自午至亥
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減筭而推者其法
用此然授時知十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
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
遺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馬以一生計
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
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
午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而小者易
忽耳安得謂在幼之皆長而無消在老之皆消而
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宜為
可信即記之以俟後之考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
之千慮云爾

五德之運考

陸可教

嘗觀五德之論昉於鄒衍其書軼而不傳而後儒
者從而推廣之蓋自太昊以至于今皆有所乘以
起而其治皆有所應殆詳哉其論之矣夫五行之
運萬古無息故四時之相代日月之相軋五者無
不迭運于其間而況帝王之興國天地間變革之
一大會也而獨無所乘乎顧其所指何代為木何
代為金何代為火何代為水與夫政治數色之類
固不應之而又有順而相生逆而相克之論則其
理治迂曲而不通其說始紛紜而靡定矣嘗就其
說而考之而不得其一定之論者有三生克之難
據也徵驗之無稽也時代之相舛也夫相生者從
其所承之序也故太昊為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較
轉為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劉向之說也相克者
從其所不勝者言之也故夏為木而商以金克之
商為金而周以火克之是鄒衍之旨也然則是向
之說獨可推于五帝之前而衍之說獨可推于三
季之後矣且夫五帝之相繼三王之代興此其生
克之際猶可言也若夫唐之繼漢宋之繼唐與夫

此一段論
之無

此一段論
之無

此一段論
之無

國家之繼宋既非順而受之又非尅而代之也果
 執為相生乎孰為相尅乎抑其間自為生尅者各
 有在乎是所謂生尅之難據者也夫帝王命世之
 符古今論之夥矣乃若周以赤鳥之祥漢以黃龍
 之瑞則明儒碩師皆以為火土之符而程子亦且
 有唐為土德無水災宋朝水德多河患之語矣然
 愚以為三川竭而周亡則亦可以言水亦帝呼而
 漢王則亦可以言火也至于唐宋水災之說尤為
 難據蓋宋水災特其都汴之時耳南遷而後河患
 不宋而金矣豈金之所乘亦宋之運邪抑宋之運
 已盡而金乘之邪是所謂微驗之無稽者也且夫
 五行之數近而支干之更屬遠而寒暑之遞遷固
 未有絕而不續之虞亦未有彼盈而此縮者也何
 獨至于帝王之乘運而疑之則周之火德何獨長
 而秦之水德何獨促也則其餘可推矣或曰此開
 氣也則秦之閏周三國之閏漢五代之閏唐猶或
 有說何者其時未久也乃至由晉以迄于唐其間
 分國以十數歷年以百數何可以閏言也豈五行
 之運至是絕邪或五行之運無絕而諸國不足以
 乘之邪乃諸國又各自以其所乘為運而不能以

此一段論
之無

此一段論
之無

此一段論
之無

相一也又豈世統有分裂而運亦因之耶是所謂
 時代之多舛者也或曰夏之尚忠而用黑也商之
 尚質而用白也周之尚文而用赤也位之質之經傳
 而皆合何也曰此亦世儒附會之談也蓋忠而質
 而文者順其勢也尚白而尚赤者因其時也豈謂
 必如是而後合于金木火之德邪况當周之盛時
 杞固猶用黑而宋固用白也又豈以為夏商之餘
 運在邪且夫色數既各有所尚固代自為制矣而
 五色之觀五紀之協五事之修何代可廢而廟制
 之用七樂舞之用八音之用五而律之用六則歷
 代之興廢焉然則色數之用又何必加協于所乘
 之運邪此皆據其已成之說而其自相謬戾每
 若此則夫五德之運吾何從而正之然則將遂以
 為謬悠迂誕而一切去之乎曰否天地有大運帝
 王有正統統與運合而興者代漢唐宋我
 國家是也統與運乖而亂者秦隋五代金元之際
 是也故統是以觀始終之變運是以觀盛衰之

圖書考

沈一貫

大哉象數之理乎理之所始象數之所起乎聖人者達於天地自然之理以觀象數之原故其始也非有所附麗以求信於天下而後世說家工于象數者率喜為新奇牽合文致好自托以求附于聖人而本實益以晦矣今天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易大傳之言也然易言河出圖而不言圖之故言洛出書而不言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

經濟叢書 十三卷考類 二十二 廣慶堂

也其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至班固五行志復引歆向之說以為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圖書而類以九疇配易八卦至宋儒蔡九峯氏乃析九疇之數作皇極內篇遂以九衍之而世儒復從諛之以為因占設教與易同歸得洪範不傳之秘愚則以為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範之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試舉而論之畚之數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

二七居前以火位乎南也三八為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為金金以陰故居右五十為土土為中氣故居中陽之數奇奇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天番之所為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番之所為黑其文也是其于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其之于易無不合者以之為筮則然也乃考書之為範則有可疑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皆洛書之文也而範之疇合焉語其數則同矣然九疇次序一曰五行何以居上二曰五事何以居前右三曰八政經傳不載四一書考類 二四 黃慶堂

何以居左而五紀之四何以居前左五為皇極何以居中央 傳云六何以居後右七曰稽疑何以居右而庶徵尚擬何八九而各專一位邪況書之數一三五七九奇也奇者陽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陽與奇邪二四六八者偶也偶屬陰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陰與偶邪若盛陰陽奇偶而惟取其數之九則列數之不必前後左右之分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以待禹第而出之邪其尤牽合附會可知矣故愚以為番書皆可以作易而洪範非洛書也云云其氏皇極

此篇之序又多可論者蓋其所叙箕子所陳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非故縱橫其文錯綜其目必足其數以求合于洛龜所負之文也若蔡氏必信以為時之目合于書之九也範之時猶夫易之卦也

論林經卷之八

卷之八

內篇之作又多可論者蓋其所叙箕子所陳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非故縱橫其文錯綜其目必足其數以求合于洛龜所負之文也若蔡氏必信以為時之目合于書之九也範之時猶夫易之卦也

說之紛二哉

國朝元勳名佐考

太祖高皇帝

卷之八

國朝元勳名佐考 太祖高皇帝 功莫尚焉 尤偉焉 湯和也 李文忠也 國公趙德勝 舟師而屢立奇功 也又如泗國公 公俞通海 國元勳而配宗

國元勳而配宗

高廟者也

國家之內難又起天下之基業將搖外而危刺胡

寇荅里巴馬等類以及南夷諸酋屢肆叛亂我

太宗文皇帝上觀天意下順人情當時依日月而

輔正大統者若河間王張玉智畧謹密戰沒東昌

東平王朱能降強撫順討服安南武勇著名率義

兵以擊妖賊定國公王真也文學發身掩謀畧以

立武功榮國公姚廣孝也是四人者皆靖難勲臣

而侑食

文廟者也然豈專尚武而不及文哉天造草昧之

時固資于寒賤新試之士而重熙累洽之世尤不

能不賴于道化德洽之人自十六人之外而文臣

又有可言者是故炳幾運籌昭回制作誠意伯劉

基其人也歟德容學問外夷欽仰學士宋濂其人

也徵童謠之為中丞也忠孝全歸宋納之為祭酒

也臣僚讓德此皆見于

聖祖之時者也張輔平南交封為忠烈陳瑄立漕

運謚以恭襄少保黃福之竭誠盡瘁都御史黃佐

之表儀縉紳他若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楊文定

溥是謂三楊學士皆國之元龜邦之柱礎見于

此教
太宗文臣

太宗之時者也自

仁宗以來若學士劉球之忠凜大節若祭酒胡

儼之德慤真儒陳敬宗之行方而嚴學優而粹

周恂之才豐而遠禮和而恭浩然正氣百折不移

誰有若李時勉孝義幼聞踐形寔造誰有似吳敏

德吏部魏濟海內達尊左都軒輓百年廉士文清

薛瑄之力行好古恭定年富之保民薦賢又有尚

書忠肅王翱少保文達李賢侍郎文莊葉盛皆所

謂山岳之英人物之秀百年之所祿育一代之所

綱常固非末學之所能盡知也夫以先正諸臣既

有功於國而

朝廷之待之者亦不薄武臣既祭以大羔又有金

券金書山河帶礪載在盟府以傳于後文臣既錫

以褒謚又使子孫肄業成均隨材任使至于九卿

先正可無負于

國家國家亦無負于正矣余之何子孫有亦不

才之殊故爵祿有及不及之異有零落里閭與編

氓雜處者有投置海島與木石同居者有以祖宗

書籍贖錢于人者彼漢唐功臣其後或以爵金失

侯或以細故除國籍何絕祀陳平絕封馬援之第

此教
仁宗文臣

此叙我
聖祖特
恩至渥
也天下
之人欣
聞快觀
允負一
才挾一
藝

為國家效死幸執事進而教之

先帝慨念鴻勳遺恩駿德嘗

詔有司修葺名臣墟墓錄用後昆

恩至渥也天下之人欣聞快觀允負一才挾一藝

者誰不思以功名自見哉愚也素沐化育亦欲出

為國家效死幸執事進而教之

翰林經濟宏猷十三卷考類

二

寶應新開運河成考

呂調陽

此叙我
聖祖特
恩至渥
也天下
之人欣
聞快觀
允負一
才挾一
藝

淮揚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由而邵伯

故安無患高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因為漕利者

若千載後乃因其圯壞循老堤築重堤而河之竟

亦安流矣獨寶應故祀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瀰漫

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處湖中如箕鳥風之所

激為洪濤巨浪簸蕩湍悍震天捍日幾與萍解埒

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目相成望雲則景而後

行風順浪平揚帆遇之舟駛如鶩不崇朝而達于

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搖冲擊柁不及旋巧不

暇旋即敗亡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挽民之膏脂

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

朝之不期胥溺俱沉輸于蛟龍鼉鼉之宮而下為

魚鱉食也即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觀已

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受勞費洒沈瘡痍

于是察羣言用大司空議責任撫臣奔園田之正

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堤築長堤為河引水運之

挽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天撼日舟

工柁師之所眩瞽辟易而相戒者今若溝渠川涂

此述虞河之要

此述虞河之難

此述虞河之利

此述虞河之體

恬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沉之處哀號而展轉若一
 旦安若淮席但聞乎謗許而歌歎乃之聲蓋其便
 利大矣子惟縣官倚漕而食實應當淮揚之間因
 淤之地有如湖患為梗漕艘不得前即清濟濁河
 疏濬底定彼漕艘者非放醞壺漿既可懷挾提挈
 而越之亦非放鳥隼飛兔與馬逝離然而至者
 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實應之于漕亦急已
 糞年之為患議者數至于今而始河何哉經始
 之慮象不賭便以唇吻制之甲可乙否莫執其咎
 則難役鉅費蚤所出不貲上之不得仰給于外帑
 下之不得復括于外庫咸省則不足以就功又于
 何取之則難重臣數易在事者率遠廬視之計日
 待遷莫遠任怨則難幸賴
 天子神聖明見萬里毅然獨斷不憚一勞整費知
 人善任以成有功蓋非臣之力
 君之德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
 遷興嘆及觀豹所為君治鄴而君奪臣壘為左
 右治鄴而君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
 未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抱臣
 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予故記之以

修河渠書者采烏河南南起新鎮三官廟北經
 槐角樓至寶應南門長三十五里新堤廣若干
 役人徒若干賞金錢若干經治于某年月竣諸
 有事於諸役者某某得書

翰林經濟宏猷十三卷考類

三二

廣慶堂

忠清仁辨

鄧以讚

或有問於子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則忠
清要矣大道既隱邪害公私害義者何可勝數忠
如子文清如文子亦足風于世而列于仁人之林
乃夫子弗輕許焉何也意者忠清與仁亦或有所
辨乎余應之曰子獨不見夫楚和之璧靈蛇之珠
平瑩然栗然觀則山輝含則川媚蓋天下稱至寶
也亡論魚目混珠石即有片取微類者且不得共席
而觀同日而談何者物有至有未至耳夫仁固天
下至德也而忠清可若是幾哉是故亡國非忠狗

翰林

經濟宏猷十三卷辨類

卷三

廣慶堂

國為忠辱身非清潔身為清此如白堊丹漆一恒
人辨之故智者可以意覽勇者可以力求至于仁
則精純粹美澹乎其天智難臆度力難襲取自非
深于養者不可一就而至譚何容易也故曰爵祿
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說忠清與仁者莫辨
於此矣比干之忠也夷齊之清也心純乎內而行
高乎外夫子並許之曰仁謂其仁形于忠清非謂
其忠清可以盡仁也故忠者未必仁而仁者必忠
清者未必仁而仁者必清此非鏡于心淵之微其
孰從而辨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故非惟忠清

心淵

新德之說

與仁辨即忠清之間而情偽邪正亦自辨為是故
碎首之與折檻同行而異黨縕袍之與布被同跡
而異趨佯驚之御史幾與蹇諤爭列終南之隱士
幾與首陽齊高此其與仁背馳無足置辨乃有抗
疏明庭批鱗觸忌而或感發于意氣流而為激乃
有敝車羸馬不為不欲而或失聲于破釜流而為
矯乃有耳心鼎鑊臨難不避而或設心于釣奇見
為博名高乃有博全不顧讓國不居而或灰心于
末路見為變晚節夫仁者與所為而為者也而或
有所為即私矣甚至忠而激者為私知其激而強

翰林

經濟宏猷十三卷辨類

卷四

廣慶堂

忍焉亦為私清而矯者為私知其矯而強制焉亦
為私名高非仁而有心于功名亦非仁變節非仁
而有心于守節亦非仁則豈非純心之難哉是故
以迹言仁雖以管仲冒仁者之功以心言仁雖以
原憲之克伐不行而不可幾及心苟能純則雖負
展而朝負鼎而相不為忠清之累心苟未純則雖
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而無當仁之全道嗚呼此忠
清仁之大較也假令一志一清謂足以盡仁則何
效忠修潔之士代不乏人而中心之仁者乃不少
槩見何哉是不可少無辨

深于理者

劉定之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祭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表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竊紐李斯謨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綬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辨出走失璽孫堅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諱刻有際曰大

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雕石勒殺曜取璽再閉墓石氏置璽于鄴因紹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為白板天子晉蓋耻之然則晉之謂紹得璽意者以解此耻也惡足盡信哉不然璽鄭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存燕矣謂在燕則燕為符堅所併而堅見虜于姚襄以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成蓋璽未嘗以送晉而璽于此乎亡

翰林經濟奏獻十三卷辨類 三十三 廣慶堂

矣謂晉果紹得之于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葉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亡歸宇文周傳隋煬帝以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實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于魏州僧得于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以建大號則所取于朱梁之璽與所取于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于後唐然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出帝晉降遼太宗德光德先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而堯帝所為羣臣莫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偽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于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然蔡京乃能復得之于咸陽豈堅之所鑒慮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宗真宗之符不亦異哉然外此傳國其言著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

矣謂晉果紹得之于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葉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亡歸宇文周傳隋煬帝以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實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于魏州僧得于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以建大號則所取于朱梁之璽與所取于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于後唐然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出帝晉降遼太宗德光德先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而堯帝所為羣臣莫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偽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于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然蔡京乃能復得之于咸陽豈堅之所鑒慮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宗真宗之符不亦異哉然外此傳國其言著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

翰林經濟奏獻十三卷辨類 三十三 廣慶堂

其言著於聖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于其道者福從之志于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奉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于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高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世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千開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遠取石晉意其得奉璽于後遷王延禧之

翰林經籍志

卷三十七 唐書

日責而微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于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及于蔡州幽州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奉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為口欺世恭福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異言賄賂大庶乎福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河源辨

王鑒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于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于崑崙天下之水出于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子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百里至吐蕃界而西番部有曰大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自星宿海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迹發自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于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其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睹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兩難云河出崑崙為源色黃而西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黑水水黑水出焉而流注于大野注于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焉

不實
萬里
探心
立執
子此

翰林
經義
卷一
二

源
不
一
九

東北陝亦出其東南陝洋水出其西北陝雪山
高五百內甸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
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
出共五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又河從馬口出共五
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
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
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
運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
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
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
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蓋古之至人
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于天竺
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
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于
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
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
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
彼固未之親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
度之阮熱風夏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
亦嘗歷此乎焉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三千

引
南
元
使
見

以水
經云
定論
之
無
誤
翰林
經義
卷一
三

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
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末珠樹玉樹玄圃
閼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匱之國之類元
使亦嘗親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
之出于闐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
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果非
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
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陝東南流入渤
海其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蔥嶺合東注蒲
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注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
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
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窺千
古之論故為之辯

原學

陶望齡

君子之學大學也。不知學者不能見大。不見大而溺於其小。則學病矣。天下之病吾學者有五。而異端不與也。所謂五者。鈞小利。飾小謹。競小節。矜小聞。驚小辨。徇利者庸衆人也。而修士非之。聯際塗。縈過以苛細。自苦言不敢先。人行不敢疾。俗卒身以此為學。世亦從而稱之。曰賢良長者也。其精意適足以周人之耳目。而止節士聞而非之。仲眉驟首。刻而摩。當世言先人行。離俗卒身以此為學。當世亦多有。雖然氣感而德衰矣。聞士以學古多誦為。華言空辭為不朽。笑簡約而務名理。亦力學而不倦。辨士非之。曰此夫表志。務世而紀行者也。于是言則稱先師。論則附倫序。聽其言或然。考其行實悖。適足以譁衆而襲吾道。此五者。今天下之所謂學哉。故曰小利。收。小謹。賊德。小節。破義。小聞。滅實。小辨。亂真。小知。馳于世。則大學病矣。而異端不與焉。今所名之以異端者。二氏也。所以然。二氏者。絕欲去智。恬寂滅也。而世則多嗜好。夫設智欲。絕其為二氏者。固鮮也。就有之。奚害于世。曰有一焉。將驅斯人而從

翰林

陸清獻公

之也。夫牽率多欲。好械之徒。而責之以絕去。語絕逐筆。艱者。而曰恬淡寂滅。也是猶以食首而指之。藜藿腐園。若而居之。林越也。又必不能矣。呂黎氏原道也。曉然。而與二氏辨。其所謂道者。固非道。而其所謂二氏。又非二氏也。醫者不治。諸迷中風。而徒咎吐吸導引之無益。不亦迂遠。關事理哉。然則學者。奈何。曰。曰學也。昔覺也。覺而後能見大。富人寧懷藏金。則其上不子不知也。曰。曰。而愛貧。相室者。以告。當得之。以當其里。而不知其。惜身。墊足之。靡非。打也。而。然。是。受也。故心。本。備足。而。謂。虧。大也。本。明。整。而。謂。汙。染也。本。旁。皇。而。達。而。謂。闕。隔也。皆是類也。有聖人焉。起而命之。曰。先。覺。為。之。啓。其。錮。發。其。藏。而。後。憬。然。悟。曰。吾。故。完。也。故。淨。也。故。廣。也。天。地。固。與。我。為。體。而。萬。物。與。我。為。一。真。為。聖。人。為。古。今。為。物。我。為。同。異。而。我。大。矣。故。學。也。者。非。益。其。本。無。而。識。其。本。有。者。也。元。學。公。而。欲。私。虛。而。欲。實。學。則。通。天。下。通。天。下。者。固。不。以。天。下。先。已。其。非。利。鈍。窮。通。巧。拙。毫。末。不。得。入。其。舍。惟。以。成。已。已。已。斯。不。亦。至。公。而。私。哉。善。可。舍。已。仁。不。讓。師。納。區。區。而。不。索。包。千。聖。而。不

期不亦至虛而實哉夫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可謂善用私顏淵曰舜何人也為己若是可謂善用實夫人情未有不急其私而自足于其實者也庭宇不棄除而饒人于曰藏金于篋而乞于市世所謂迷罔人矣誠無迷罔則覺則見大呼地矣學詎有他事哉

翰林經義

卷八

學

原文

劉虞變

昔者聖人贊易于乾坤二位獨制文言蓋以為文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而含章吐曜龍呈龜獻之陰發神之機為是故聖皇則之以經緯三才苞舉八極維絡萬象任載古今悉天下之事而于文而萬世之規濠以宣是非聖皇創制以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天人之際固自有文矣其所以彰理之所以著皆造化自然之元氣鼓動舞以露其華而氣之所動則不能無淳漓消息之變故義皇而下文章之氣每乘乎時其必出于道者不能殊而其言則各自為一家辟天地之常固不易而雲霞之所卷舒終日而為萬狀古今之文固不能一律矣竊論之唐虞三代春秋戰國之文皆道其中之所欲言性情之文也獨其所植于中少異而文亦因之若典謨訓誥君臣敷聽之言則其人皆已有得于道而至于政事之得失理義之晦明有非言無以自見者故出之胸臆而明之于言為文者王于明道而不主于為文春秋陰而微國政取之黨奮天下士謀國而致身者

有見于利害之勢而已矣。凡此之詞游雄之談，苟不能明析其利害，則無以定國是而動人主之聽。故天下之所尚務于明己之計，以自衛而初不暇乎文章靡麗之習。蓋三代而上，以其所得于道者由中而見于文，故其文渾然典重中正而不偏。春秋而下，以其所得于利害者，亦由中而見于文，故其文明白暢快，詳至委析，望之有燦然之光，而惟其本于道，故曲而不諛，諛而不純，無以過三代之英，而與之並是。二者高下不同，皆非有意于為文也。西漢時，若賈董遺向之流，亦皆道在其中，非徒以辭采為工。迨相如枚舉王褒之所志，而非刻雕彩豔以為工，迨相如枚舉王褒崔蔡之徒，出則皆以蔓詞綺語博文，詭辨相高，所言者未必其所志，而性情之文變矣。百世之後，韓吏部歐陽少師蘇長公傑然振起，以務為性情之言，而士皆因陋就簡，竟不能復于古。故自西漢來，作者僅可指數，信哉文章之與時高下也。嗟夫，文之原出于天，止于道，而昌于氣，其所統之者，則存乎心。六經皆聖言之品，而後代之文人雖馳驟飛躍，終不能出其環中，惟其心之純乎道而已矣。夫時有古今，心無古今，作者求之于心，以極其冲虛因應之致，則天地聖人之情可見，則其意不能儼于古，要非不根之詞也。

原命 傳新德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故儒者之上達，率以了性達命為深造。吁！命豈易言哉？吾聞之吉凶禍福，壽夭其終之相去，奚啻九牛毛，然而皆歸之於天，則命為有定。然古訓之言福善禍淫，是古之凶仁壽暴，天率由人感，天應則命為無定。至于顏之短牛之疾，跖之壽厄，孔孟而縱參乎莫得其解也。則命又若有定，若無定，有定令人怠，無定令人覲，若有定若無定，又令人疑且惧，然則命不可言乎？雖然，嘗試言之，即吉凶禍福壽夭之謂命，妙吉凶禍福壽夭之謂命，趨吉凶禍福壽夭之謂命。命語有之，天地為爐，萬物為銅，陰陽為炭，造化為工，自二儀之混闢，以及千萬象之成壞，咸為有力者負之，而趨人何為獨不然？故曰：即此之謂命也。趨避生乎執一說，在塞翁失馬也，哀樂起于迷惘，說在驪姬之入晉也，豈安知夫凶之非吉，耶禍之非福，而壽之非夭耶？故曰：妙此之謂命也。造化本無工，而人生自造化，云云者，之不齊也，石火乎，電光乎，古之所謂齊萬物，則三光者又何物？故曰：趨此之謂命也。惟即故方，雨而等之落葉，知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論林

經濟家說十三卷原類

四十七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則命矣惟妙故大毫末於
泰山寄錫子于彭祖知死而不忘則知命矣惟
故外物而外生朝徹而見獨知先天之致察也而
物生之不凋也則知命矣小人則不惑之深求
之篤得之喜失之悲卒流於衡命刑戮之歸而為
造物所竊笑甚矣哉其不究于命之大原也嘗為
之言曰有定無定若定若不定若以數言也即之
妙之超之以理言也小人之行險以微倖者貪于
數耳君子言理不言數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其斯以為君子矣乎

七日來復解

王家屏

七日來復者何以卦氣言也卦氣起于中孚故坎
離震兌各主其一爻其餘六十卦亦有六爻爻各
主一日以三百六十爻當三百六十日其餘五日
四分之者每日分為八十分得四百四分日
之一又得二十分共得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
之六七四十二則每卦各得六日七分也剝盡至
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正合六日七分之數曰七
日者舉成數而言耳此義之可通者也或者謂自
始至復又隔七日而陽始來故曰七日來復變月
言曰欲見陽長甚速猶詩言一日之月二之日也或
又謂自今年之復至明年之始元歷七月而陽氣
漸復故云然者要之皆非也夫自始以來陽氣方
消安得陽氣方消而遽圖其復也自復以後陽氣
漸盛安得待其漸盛而後見其復也矧陽氣在天
地間無間可息必待七月而後復微亦其來未七
月而後復也則當在謂之七月矣又何言也此
詞而曰七日也哉故復者繼坤而言非也
也蓋九月猶為一陽之卦十月而純陰
不可得見矣然非盡泯也特以小雪

一陽上

奇林

中發止

雖存而甚微小雪之後其生氣未萌而未著不成其為體耳而其收斂包藏者如灰之有燼絲之有綫埋伏綿延以至于冬至而一陽之體成矣所謂環中起也故謂之曰七日來復言自剝盡至復纔隔坤之一卦而陽氣已即來復幸其不遠也此聖人扶陽之至意也譬之行道者焉剝盡者其出外時也坤在道時也復至家時也七日者程期也方其在道未有所止故曠其宅而為坤及其至家已有所歸故慶其來而為復知行道之人不可以出外而遂謂其亡則剝盡之陽豈可以純坤而剝遂疑其盡夫陽氣不以純坤而盡則七日之說猶為擬議之詞也而況可以七月解之也哉知此則知天理之在人心雖當不聞之際而喜怒哀樂之端已存雖當枯亡反覆之餘而平旦清明之氣未嘗息也存養省察之功在學者之自致何如耳其惟顏子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欲戒迷復之凶者當學顏子之所學

周禮圖鐘六變而鍾八變黃鐘九變

王肯堂

氣者天之元氣也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謂之黃鐘也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謂之夾鍾建辰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謂之林鍾又變夾而言林也天以圓覆為體變林而言函者地以含容為德也樂以中聲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宮以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下之管為地宮也圖鐘之管七寸四分中令房心之氣春秋緯文耀鉤及星經云房心為大星天帝之明堂也函鐘之管六寸中令未坤之氣天柱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鐘之管九寸中令震定之氣虛危宗廟也圖鐘為宮則以黃鐘為太族為徵姑洗為羽定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黃鐘必鍾以太簇而後為父太簇必鍾以姑洗而後為天子者父事天而相繼者天之道故以定祀仲也函鐘為宮則以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定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鐘必主太簇而後為呂必生姑洗而後為母王者母事地而相繼者也

此上七
變八變九
變不問之
故

之功故以是祭地祇也黃鍾為宮則以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
與黃鍾子丑合也太簇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
人之情故以是為人祀也圓鍾之為六變函鍾之
為八變黃鍾之為九變何也曰黃鍾之九生林鍾
之六而林鍾之六生太簇之八是為三統夫律同
之數其大細無出乎六八九者也然圓鍾胡以不
八而六函鍾胡以不六而八耶隨其方也圓鍾之
律為卯卯之數六也函鍾之律為未未之數八也
然六陰律各居其衝故圓鍾卯律而居酉函鍾未
律而居丑今胡圓于卯與未之數耶曰酉之數亦
六而丑之數亦八也其故何也曰艮始萬物而坤
終之甲為天之首二儀之循環一陽之來復故甲
子至壬申九數甲巳合而子午衝故其數皆九乙
丑至壬申八數乙庚合而丑未衝故其數皆八丁
卯至壬申六數丁壬合而卯酉衝故其數皆六也
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圓鍾以之咸池之樂八變而
終函鍾以之蕭韶之樂九變而終黃鍾以之自然
之數也圓鍾六變而至卯函鍾八變而至卯黃鍾
九變而至卯卯者晦明之交而陰陽之合也所以

此上三
變四變五
變六變七
變八變九
變不問之
故

矣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大神地祇人鬼可得三
禮也抑是章也可疑者四焉既言樂者又之以五
聲播之以八音矣而於五聲止用其四八音止用
其三音不備何以為樂一也降神之祭事在室中
止用升歌尚未迎牲豈宜有舞乎而用雲門咸池
九韶三舞於禮不令二也降神之時禮宜簡質雖
商人尚聲其樂猶止三闕而乃用六變八變九變
之多不以清乎三也隋志言律管準次以其為樂
無克諧之理四也蓋嘗考之五聲不言商之為臣
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
無德以王之謙以自牧也朱子亦謂無商調耳非
無商聲也先王鑄鍾以為聲律故以律名鍾惟言
鼓鼗管及琴瑟者為金而設也金石為眾音之綱
領然竹匏土包括于中合止以木鼓則純而和之
以三者特懸應十二辰非眾音比也古文高簡自
不應以文缺而議聲音缺也古人七日戒三日齋
必見所祭者而又况乎降神之時彼豈徒以樂事
塞責而已神不降而吾之祭悉虛苟必如是而後
致之寧問繁簡哉則其用舞而至于六變八變九
變之多何惑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

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太呂為
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
則太簇為宮未嘗與七聲并也而以為律管平次
無克諧之理者誤也

三禮解

余有丁

君子之談經也宜何如哉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
於經傳之虛文也觀其得意之歸而不必於離合
之陳迹也夫經何為者也聖人之心潛蓄而不可
知于是著之為經而聖人之精以寓焉傳何為者
也聖人之言渾灑而不可窺于是變之為傳而聖
人之旨以明奈何後之學者抵牾不類或更出一
己之見而輕棄先儒之言或病其破碎難尋而欲
付之無所用之域吁亦過矣愚以為仍其實勿變
其初存其舊說勿更以新意以是而傳之天下俟
翰林經義卷之三
之無窮當必有曠世相感者矣請得為執事言之
夫六經皆聖人之心法也而周禮也者又孔子定
以詔萬世之治天下者也夫是禮也儀禮其經也
周官其制也禮記其傳也自秦火燔燒之後其書
之存亡已不可得而知而漢武之朝乃忽出于後
世之論者實紛々焉是故持其書而上獻者河間
獻王也傳之者劉歆也補之者鄭康成也此三禮
始出時之諸儒也自時厥後病其斷爛而欲廢之
者王安石也謂其散見于五官而冬官之文不闕
者俞樾庭也集三禮而為禮經會元者葉時也此

漢以後之諸儒也。夫是數君子者，其苦心復古，考究窮年，志則誠可嘉矣。愚則以為聖人之心，已達于數千載之上，聖經之文，已散見于數代之前，而古今異宜，有不可以強同者，不可誣也。古者有其書，則有其官，誦之于學宮，肄之于官府，其語言之清濁，有一定之準，其字畫之多寡，有一定之法，而後之識其文者，寡矣。山之東西，不同音也；字之篆隸，不同體也；而強欲同之，此其可疑者也。其文或一時之所定，其制或一時之所興，而後之知其故者，寡矣。而古今之文義，或有通變也。前人之制作，非後人之所常見也；而強欲通之，此尤其可疑者也。愚以為周禮乃周公用世之典，而儀禮為之經，此二書者，斷為聖人之作，無疑。然其義之難通者，已不為寡矣。而況于今之禮記，雜出于漢儒之附會，其所為訓詁，尤為難曉。若讀宗為雲，讀相為撰，讀近為祈之類，不一而足，恐非盡當時之義矣。此愚之所以嘆息于傳註之支離，而欲獨抱乎遺經者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于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變，故其信曰：

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諸儒生于數千載之下，乃欲擬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已意為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乎孔孟，然則禮記終不可明乎。亦曰：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于經傳之虛文也。觀其意旨之歸，而不必于離合之陳迹也。虛心沈潛，潛玩其詞，以意逆志，勿求速解，其于經也，通其可曉者，而不可曉者，姑置焉。何也？吾惟欲得古人致用之實，斯已矣。而他何計乎？其于傳也，通其無可疑者，而於可疑者，姑俟焉。何也？吾惟欲會其肯意之歸，而已耳。而他何屑焉？故其缺者，不必為之增美；者，不必為之損其錯亂者，不必為之更定；其不可以句者，不必為之強讀；其為八十五篇為四十九篇，不必為之強辨。吾全其本文而已。何也？懼愈失其真也。夫如是，則有以見古聖之心，會遺經之旨，而千萬年之後，有聖人出焉，亦必信是書之未嘗亡，而可以契周公于千載之上矣。此愚生疇昔之狂語，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蜡祭解

黃汝良

或問蜡之說以此農事之祭與借田相始終者也藉以率之蜡以息之勸農之道倘失此一張弛緣乎人情而報本勵功意亦在焉鐵網不通而舉措必當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先蜡後臘臘者接也去故接新也蜡者索也合物索饗也蜡以息物臘以息民皆歲十二月之祭也漢人不蜡而臘故註周禮者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如祭豕獨斷則直以臘為蜡矣大宗伯以饗辜祭四方百物註曰蜡也大同樂六變而致羽籥鱗毛介象物及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示天神註亦曰蜡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註亦曰蜡也夫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則可必以方社山川天宗先祖等並八神而蜡則不可蓋八神者皆有功于農事者也不專于農事不與茲典焉讀陳氏禮書而皆諸郊特牲曰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故先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也故百種三饗農及郵表啜禽獸故農四郵表啜五禽獸六迎猫虎而祭之即所謂禽獸者也曰禽獸則祭不止猫虎矣祭坊與水庸事也故坊七

翰林

經濟宏猷卷解類

五十七

廣雅

翰林

經濟宏猷卷解類

五十八

廣雅

水庸八其曰土反其澤水歸其怒昆蟲母作草木歸其澤此祝神而祇豐之辭也異八神饗之使水土平而昆蟲草木之害息也郵玄乃不數百種而數昆蟲夫昆蟲本欲其母作而又何祭也即祭昆蟲豈獨遺草木哉王肅去昆蟲而分猫虎似矣然猫虎皆陰田害同功者也郵表啜不分而分猫虎耶其後沙隨程氏又附郎玄而不得其說乃曰非祀昆蟲祀夫能去昆蟲者也遂併郵表啜坊水庸皆本其始作之人言之然則古所謂在祀者豈亦祭其始作者耶且又安得去猫虎者而祀之也故八神之說吾以陳氏禮書為當而漢註之衆他祀則泥于合享萬物一語然不知萬物者舉非一之辭如百種而下皆非一物故曰萬也後周因之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蜡于五郊唐因之為百八十七座百九十二座宋因之為四郊宋王日西主月南北乃主神農諸帝不經宋漢註誤之也夫國丘方社王宮夜明諸宗亦既有所失而今併列于蜡然則蜡主日月天宗耶又為在其主先嗇也明堂位曰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郊時亦云天子大蜡八是知蜡者天子之禮歟至仲尼

賓蜡子貢觀蜡堂正屬民則諸侯之國庶民之鄉
 亦皆有蜡矣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
 蜡方通蜡皆通乎上下者也王皆親御幽明論功
 報祀所以勞農而休息之下民也蜡一日之澤也
 蜡其有功于田者而地不與焉既以勞農又以勸
 功也其有功于田雖猶虎之微功膚之細且猶錄
 之年不順成即先審明神亦不得以無功而饗明
 乎此者可以勸功矣今藉田僅存而蜡祭未修明
 故為解其說而存之以俟夫力農修古者政焉

新刊經義云賦
 十三卷詳類
 三九
 賈慶堂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鄭德清

夫周禮所稱荒政十有二其於救荒之道悉矣然
 未盡所以為荒政也蓋聖王所以聚萬民者有常
 計有先計有平計而其集皆具于周禮夫曰野縣
 者財之末也曰寡分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
 則財自足矣故曰財之源也貢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聖
 王之道其財之源也其財之源也其財之源也
 天下有餘財而不足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
 地不能使之貧而周禮所稱以保息云云萬民以
 本俗六安萬民以九式均節財用是已以其特之
 于常非獨為荒儲也故曰常計然天災流行國家
 代有即禹湯被之災則聖王常先為之儲所以待
 不虞又先歲而察其飽饑以為戒如周禮所稱遺
 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原人掌九穀之數以
 治年之凶豐是已以其特之于常非獨為荒儲也
 也故曰先計當其歲之不登則聖王常
 損國之蓄藏而賑之故曰先計當其歲之不登則聖王常
 故雖饑饉存臻而國無凶故曰先計當其歲之不登則聖王常
 有二聚萬民是已以其特之于常非獨為荒儲也故曰先計
 卒計者非聖王所恃以災也然而弗可廢也君

人者將民守財。安有下之貼危。若是而上。故最先曰散利。民。又上征馬民安所辦。此故次薄征。民。或至于饑而羅辟。有絕之且激。它。端故次緩刑。民既成之不賂。且又困之。以役民。則。何堪。故次弛役。民朝不及夕。尚何厲禁。以需後。故。次書關市之譏。嚴民就食。何及。故次去譏。禮固。當。然民命急矣。若之何其。以命易禮。故次殺禮。民治生不給。其又以故事耗焉。故次貸民。憂感。矣。安能獨樂。故次舊樂。民且此離矣。庶其結構。相。故次多昏。突其民者。罕題之。九虎手。故次。索鬼。神民窮。則多盜。禁不嚴。且聲噪而起。故以除。盜賊。終焉。聖王在上。雖當歲凶。而民不轉徙。所以。維繫之。有此具也。有味哉。其以聚言之矣。吾觀。特六郡。荐飢。流民入漢川者。萬家不能撫。而。特。因之首亂。周宣當民不咸寧。字能案定。安其之。周。以中興。通信。周官聚民之政。其。事。而。也。叔世。救荒。固多術。總之不出十二政之道。如。漢。發倉庾。貸種食。故散利之古也。宋獨山賦者。閩稅。故薄征之規也。漢令載粟入關者。無用傳。則去。訊。之謨也。宋詔水鄉。鰥。魚。果。之稅。則倉禁之典也。

宋薄飢民。初因密者罪。則野刑之義也。厲丘。己竊發者。則除盜賊之戒也。要亦能。賑其乏。故民。得蘇。而。不。然。而。周之所為。先。計者。十鳥。存。四矣。所為常計者。十鳥。存。一二矣。若是。而。治。成。周。片。何。雖。然。必。操。政。百。年。然。後。政。不。然。而。遇。不。幾。之。災。有。能。防。十二。政。以。聚。之。亦。幾。矣。而。愚。獨。謂。近。世。諸。政。有。足。補。十二。之。所。不。及。者。請。舉。其。樂。大。都。自。朝。廷。賑。之。則。難。邵。邑。各。自。賑。則。易。如。司。馬。光。請。康。地。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令。各。賑。所。轄。此。一。計。也。樂。自。公。家。賑。之。則。難。令。民。自。相。賑。則。易。如。隆。興。中。高。貴。格。以。粟。之。家。使。蠲。粟。賑。飢。此。又。一。計。也。必。以。一。人。計。賑。則。難。任。人。共。賑。之。則。易。如。富。鄭。公。擇。公。私。賑。人。流。民。賦。官。吏。待。缺。寄。居。者。祿。使。即。民。所。聚。擇。此。此。又。一。計。也。順。民。欲。而。導。之。聚。米。則。易。迫。之。直。則。難。如。趙。清。獻。公。增。米。直。四。方。商。賈。輻。輳。而。更。賤。此。又。一。計。也。要。之。皆。會。十二。政。之。先。而。入。通。之。乎。十二。政。之。外。其。措。國。子。不。傾。猶。太。山。而。四。維。之。也。荒。又。何。虞。焉。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四

建極殿大學士 校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八庭朱 廣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燭朱之蕃 評閱

論學書

許國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執事與於絕學之後能不牽於世俗一切詞章功利之習慨然有志於學愚不敏竊願就正焉今世號稱士者固童而於熟長而於庠非不日學焉曰吾從事於學也至叩其所以學者茫然不知為何事蓋習俗之溺人

翰林院修撰 蘭燭朱之蕃

許國

又矣其父兄之所責望與師友之所程督日授一書焉曰熟此可以搗文也日課一文焉曰精此可以干祿也未及論其人之何如第學而得富貴則為學成學而不得富貴則以為學不成嗟夫古聖賢之所以學者豈徒以媒富貴而已哉愚聞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賈之徒也故學莫先於立志莫先於義利之辨為人為己之間孔孟道德伊周事業皆志也學以克其志而已矣執事試觀今世學者其心之所志善耶利耶

翰林院修撰 蘭燭朱之蕃

許國

為人耶為己耶窮年皓首士不離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心同於一而身處於利欲中終其身逐逐焉人而莫知其所以為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謬此人心之所以定失其初而世道之所以日起于下也間亦稍小有以事功自奮者雖其立朝之節卓犖可觀如漢唐諸名臣猶不免為血氣用事况其下者乎頃一二有志之士欲併誦書著文而廢之亦大誤矣愚觀古聖賢之學未嘗不誦書但其書之誦非以為博也亦嘗不著文但其文之著非以為工也夫務博求工皆為人而為己即利也聖賢食不廢膏粱而自甘於蔬食不廢文繡而自不累於華君子之於學如飲之於食也自飽而已不寒之於衣也自暖而已矣於人何與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教之謂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學也者亦不可須臾離也以人知而學以人不知而學非學也

論文書

陶望齡

僕也寒非能為文也與之言文猶未嘗操筆而徒
介甫之文而為其
古之曰發
古文正不
必似之
世多古
生一耳
 議八體雖然試以所聞與足下試揚摧之僕聞之
 發言為詩者咏所志也登高能賦者頌所見也故
 詩人之賦外見而傳諸情文人之作內見而闡諸
 理由此言之文生于見已詞乃次之耳夫文以足
 言實猶言也今人有身歷之目見之而言者有徒
 傳聽而言者有意揣想決曰是將然而遂強言者
 生燕而言燕長楚而言楚無待于飾其猶善也傳
 說者直之則漏飾之則溢如盲者之說日月彼殆
 翰林
 聲化焉况乎意揣想決從事冥冥之間哉夫妄
 聽之而妄憶之而妄言之者文章家多然也博引
 旁合祇益為妄知道者未始一眚焉故孔子之所
 謂詞達言有畜也如水澄停淵渟塊然其欲溢
 也導之而泓然爾繼之而鱗然爾涸其源枯其資
 而又奚達焉凡文之組織藻繡矜飾乎外者皆其
 中之無有者也凡文有優劣而無古今非文之無
 古今而其作者不可無古今耳善古者不必尊古
 而善尊古者不必卑今桓譚謂楊子雲書過老聃
 而柳宗元又以韓退之曠蕩自恣揚子所不及雖

一

推獎已甚然實有所契非苟相誇詞已也如三子
 者其見精粗似少懸隔如以詞雖雁行可已僕推
 昧無知識溺流俗所聞每見漢以後書報問目不
 欲看後稍知其非就聞之深自悔恨乃知秦篇漢
 製不乏於後獨今所謂學秦漢者反刻繆耳前代
 韓柳以降諸名家皆務去之者也而令焉不為西
 京則已為西京未有善于諸家者也工師引繩墨
 度材考室堂寢奕然何必據虎祁而始稱宮掖其
 藩閭其廬何怪于戶牖之味構也然不特唐宋之
 作異於秦漢各發於竅而無契乎吻異也而乃所
 以同故一紀載也而左氏簡嚴國策宏奧太史公
 加肆焉一封事也而警策雄奇若賈晁董江都劉
 中壘加粹焉江淹有言玄黃金碧六合其美並善
 而已古今盡然何惑于後世哉必相摹而後為文
 是典謨以後而周不得稱渾噩又何論秦漢耶今
 世學者不勝貧寒終身守數十百字便為古博不
 惟神氣意也去之愈遠而哀集累情較以一篇作
 述如林僅出二手更自推第助云西京建安以還
 漸洗欲盡雖盛世多十子馬子長之傳亦未宜
 若斯之衆也夫漢儒治經者謂經亡于漢今
 後世謂明多文士而西京之文士明漢臣愛之

上執政論士習書

李維楨

某頓首奏記相公閣下世之治亂開乎士習士習之微惡惟一人率於上而靡然從之寔以成俗則執政是也三代以降歷可指記執政之臣喜文學則士之博習爾雅者進悅事功則士之才識果毅者進崇節義則士之慷慨磊落者進獎恬退則士之翰歛績勳者進趨於頽笑之微而遂以變國家之俗苟以循一時之好而俗之靡也至百餘年不可解當其意所向往往下之人爭趨焉以求適于用亦足以新耳目而集治功而其習之久而敝也則終無裨於世而適足愆事故曰大臣者民之表也不可不慎也

翰林

經濟宏猷

十四卷書類

上

主上臨御以來恭默無事軍國重務悉委二三執政之臣閣下連時遣命東慮協謀三載於斯矣亦嘗察今日士習之故而思所以亟反之乎今六卿百司之臣供職於內藩臬郡縣之臣效勞於外將帥封疆之臣宣力於四遠備之然無敢敗度而叛軌者皆曰非士習之善何以有此愚獨以為今日之士習有不善之實而無不善之名者夫其無不善之名也則上下煦之馬幸旦夕之安而其實之

不善也則其流將極重而不可反而國家因受其病其於今世士未敢謂盡無也然自筮仕以暨全歷歲餘矣竊見士之有官守者晝夜憂勤然救過之不暇至竟其所施為要皆因陋就簡以濟目前而未能卓然舉

祖宗之舊章盡廢其相沿之弊而思以圖萬世之安者有之則以為紛更事矣不論士之可否不計人之賢愚彼曰可行則此亦曰可行彼曰可革則此亦曰可革彼曰可用則此不敢以為非彼曰可斥則此不敢以為是偏言觀色彼此相蒙務歸於同而後已此今日之士習也故賄賂之門塞矣而黨與之勢漸成浮薄之風替矣而巽懦之俗滋章談道術者遠口語而長繩檢束國是者踴躍而寡獨斷從違而為之者公附隨遂寧以為協和首鼠規避以為為之者曲諛忍默以為為重厚信一節之偏長而略終日之品行趨應朴之俗態而藏刻忌之深机若此者則其為同之弊也其所謂有不善之實而無不善之名者夫其無不善之名也則上下煦之馬幸旦夕之安而其實之不善也則其流將極重而不可反而國家因受其病其於今世士未敢謂盡無也然自筮仕以暨全歷歲餘矣竊見士之有官守者晝夜憂勤然救過之不暇至竟其所施為要皆因陋就簡以濟目前而未能卓然舉

俗而適己之便至於國事之成敗制執非所計矣

故雖號為賢者亦往往委曲遷就以求容其身彼其初執政之臣思以移風易俗議論行事求準於一士以翕然歸之而不知其請買之文大弊極壞遂至有如前所云者昔者晏子為齊相立據於齊公曰夫據同也非和也同之不可也若以水濟水其能食之若琴瑟之事誰能聽之夫齊國之士惟據同耳晏子倘且憂之而況今天下士習皆相率而尚同則豈不可為深憂哉雖然閣下欲挽而歸之正亦無難者國事之從違人才之進退皆在閣下閣下之喜怒衆人所毀譽也方於色而環之者如堵矣方出於聲而應之者如響矣閣下覽古今之故端風化之原舉事必折其中而異同之嫌不計用人必求其當而愛憎之言不行特立獨行者雖隱必錄雷同附和者雖顯必黜則庶乎士氣可奮而流俗之習不至於極重而不可反不然他日國家之病無已時也其又聞之士惟信道焉而自矜明方能不移於俗舍是則未有不為俗所移其原皆在於閣下則其中確然有定見故能中而不倚而不必己之同於人亦能虛心受善而不

謂金之議

求人之同於己習俗之善皆從此出而論者復倡為禁止講學之說亦過矣今之所謂講學即某之所謂尚同者也執政之臣以講學帥天下不問真偽不察行實惟其同於己者而用之於是天下士徇講學之名而亡其實虛談以求進群居而內交此非士之罪也帥之者之失也非帥講學者之失也使士同歸於講學而不責實學者之過也閣下於此辨其真偽察其行實而黜陟因之則士皆崇理學之實而不徇講學之名今之士習入豈至於雷同附和如其所云者哉而懲創太過槩然欲禁絕之使天下謂學不可以講世固未有不學而士習可正者也欲正今之士習莫如除講學之禁欲令士之知學莫如嚴名實之辨語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彼既業談道德矣因其勢而導之核其實而用之其適道也不益多乎其因噎而廢食因朋而廢復因盜跖之分而廢仁義則天下之士皆自以為能實行實而不必講學其習必至於尚同而後已矣閣下之受也其意見閣下庸心於當世之故而又

言兵事書

王維楨

頃聞使節抵閩中乃即值有海寇之落其鞭策

領論刺勇怯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

天子所以遣部使者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瀝

腸論事則黨與成于下

人主孤于上耳目塞聰明蔽暴骸累丘山而

上不知冤氣蒸雲霧而

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甚為憂之夫天

下猶家也家大人克家嚴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

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大人庶知之則必罪諸舍人

逮其罪舍人時家事已莫之抹徒令其家大人苦

耳夫為僕而詐其主與為人臣而護其君者則何

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既如此於吳中又

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乃倒心反舌宣

為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為身名謀則完矣顧獨奈

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其在東南

獨浙之杭嘉湖吳之蘇松五方乃居最耳適遭創

者正坐五方五方困敝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之百

憂困之而作非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而

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故與之文而咎亦

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

賢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發其腸腹洞豁

以親士卒實至之患即不厭一割後言之意要之

且半將也昔王君在廣西時總戎何公曾稱之

以為萬人之敵何公之可無而乃稱王君如

此意必王君富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意感動

之傳聞中言人臣之道貴忠而王公亦

心聞吾言當奮然矣頃慨然變色躍然起坐躍馬

僕則亦而無前矣計曰鼓不擊不為士不效不成

此語吳也往公按雲南會有臨江之憂公竟與定

今按越復坐擾微公則孰為蕩平之哉僕嘗

壁公為大醫倉公馬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公

之門多疾瘳非其遺遺使然也因身所當者應若

此耳不奉顏色五易伏臘有窮無念之然即今得

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彼室離舍之驚人情二

毛之感皆屬私況不以聞之乎目前皇極焚溺

為

天子恤蒸庶保東

何云交好哉

論安民弭變書

王宗屏

時方多故萬姓爰咨上持議論。蓋煩終之及民之
政下寔窮愁局踣路無樂生之心。工賈商農多失
其策。兵災徭賦率土靡寧。燕雲遠代中原之眷也。
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
波蕩析而四顧無烟。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虎狼
馮依而嘯聚相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小旱災
疫在。丘墟魚之宗藩之坐窮無算。中澤之哀鳴
尤慘。舟車盡散。飛輓多艱。杆柚既空。枷鎖猶逼。民
已窮而事益不可息。弊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餓革
翰林。經濟宏猷。十面書頌。十一。廣慶堂。
原荒朱殷。邊圍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陵夷卒
伍。驕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人事天心。種種可駭。
然此有形之變。勞人志士日夜籌畫。經略不遺餘
力矣。而僕所為側身焦思。亟然憂方莫先于民。
害夫民害者何也。斂重而民貧。又貧者在位。恩不
下流也。夫民已困窮。若無所賴。而有司不之恤。歛
之不休。貧者賴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
則必通竄。一旦舛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
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還居
者縲絏。則必有無辜暴死之屍。此其為

國家隱憂。非細故也。夫策慮良有司。恤視賑寒。以
安民心。巡撫之責。故僕敢以迫切之言。聞之執事
者。昔者杞人之憂天。墜其見。雖迂或者亦未可盡
廢也。

翰林經濟宏猷。十面書頌。十一。廣慶堂。

十二

廣慶堂

秩乎初筵敬諏月日南呂知秋北平選勝金甌
廓當煙霞召我之時王錄燕間又文酒收予之會
下高舉之新賢發和泰之至備指蒼浮酌杯搖日
月之光葛蔓調弦座擁神仙之氣堂獨解嘲於清
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通術之門伏望早賜鳴騶不
辭受履五雲縹緲庶曠斯極之三台六經紛綸丹
觀殿庭之重席其為榮幸莫既數宣

翰林經濟宏猷十四放類 十五

讀范庵集
伏以文苑特衡風仰人倫之鑑賢書奏上幸歸師
匠之模自如報稱之難人歎遺逢之盛樽俎載修
於燕喜消廉仰寶乎鴻慈恭惟門下天真朗徹地
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既德毓西川之
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閔
天散宜生爭烈蒼蒼生待為霖而雨如春
山爰輟朝聯付之文柄以崇門易學而旁抽疏通
知遠之書以終并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播
瑤博采非但為一時宗廟之輝起梓魚收因欲作

翰林經濟宏猷十四放類 十六 廣張堂

異日棟梁之用遂致弄中之所感為帝上之珍鵬
搏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洲之數一十八人
愧糠粃之在前喜封菲之無下此上臣寧主不以
已而以人乃志士醉知在立功而立德冀抵承於
大海敢預秩乎初筵敬諏月日候燕風於傳寶
清觴於別院殿城西殿雲慶起石崇虎座南臨
風時來而度水間閑巧轉嶺林鳥之非言在再盈
條晴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窮之思下對沂不
盡之情瀾所之儼然不辭賞上言以解頤引坐得
分雙燭之餘光抑亦詞字皆疑其入瓶之過影云

請陶座師啟

湯賓尹

伏以雨露潤新穎，並集千人之傷。日星耀眇昧，竊紆一顧之榮。際雲龍風虎而過，得寸寸父乾母坤而恩均大。凜不知其所報，內自顧其無堪。恭惟大宗師台臺國棟，廟絃古調，樹英于東海，而金書玉簡獨寬。使者之歲，樹機于南宮，而天條石渠時叩。老人之杖，名號綉虎才應世之無窮。其志木難學，造理之至，眇物無不可範而成也。如泥之在鎔，人將有所待，而匪馬猶蠅之附驥，遂使間小技毫毛絲粟之間，俱也遺漏。且兼一二當吹尺度權衡

何等滿泥

轉衣經濟宏猷

十七

之中自有剗堂薦之郊，廟倘牛鐸之可調。按之泥途，豈堪樽而勿舍。仰崇宏壽，俯理纖流，肯徒道也。于枋榆兮，共回春于泰谷，敢不磨鉛刀以試割。策蹇步以斬前，勉立修名，庶有青雲之可附。虎選厚福，豈容白璧之不為。茲者謹詹某日之吉，謁進重觴，言攀金烏有儀式，貴見雲霞五色相宣。片語微臨，想咳唾九天而下，何以明信。祇禱毛潤藻之微，維此作人在春風化日之內，生等不勝虔悚懇切之至。

瓦以千砂
葉自幽靜
若五卦功
若六人將

請館中前輩啟

焦詒

伏以北門視草，聲光文挹於後。鹿東觀濫字步武，學追乎先達，真瞻瞻手矩範，敢恭述於輶軒恭惟門下清規，照世大雅，不羣氣儲十岳之菁華，學貫九流之津涉。俯漸末學，亦側英遊，短翮附飛，附翼霄之上，祥金可鑄，置負大冶之旁，望復非遙，傾心自切。諏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群仙，爰從客卿子墨，停長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之學，願隨佩聲而歸鳳沼，願觀濟之風，某不任願望之至。

翰林

經濟宏猷

十八

廣慶堂

請南直乙未進士啟

孫繼皋

伏以留都重地繼周家菁莪之秋南國多才俊
漢室方正賢良之對美隆竹箭寵頒粉榆收秋物
廷樂視盛事恭惟執事先生慈綬望族同李札之
賞禮樂名家嗣言游而振響割絲字丹書之祇
掩二陸於雲間抽主函金簡之祇駕八公於淮上
圖南奮翼早知月旦聲其北堂學今見雲霄發
跡天廷拔藻洋經緯之章甲榜題名濟主璋
之芳益分符者一十四郡而八穀者六十七人總
制額三百英雄止十而得二計國家十五屏翰
聖徒一以當三馬蹄忽偏長安紙價填高洛下維
玉山珠玉固百年罕觀之頃而風虎雲龍定一旦
遭逢之盛其等均為吳產欣逢北堂之蘭共際名
時快睹滿城桃李日臨癸巳星香奎嶽散修梓里
之同盟需雲布影用適寶林之勝典湛露分香雍
容閒雅以取市情豈君素志正直忠厚以成國是
寔我同心仰止龍光聯袂願荷

皇明聖德頌有序

劉綱

自古帝王之祚必有明聖而後之德聖之然後精
誠通於神明閭澤決于氓萌用能為鬼神所福報
中外所歸遠未見運世無本粹精弗營而能保世
滋大與天亡極者也自生民以來歷選聖辟以迄
於周后稷我承英古公吐止左右季歷篤虞錫
光裔此者或順而受命或配帝以成享萬世之理
既聞繼承之光翁耀用能通於蒼旻享祚過曆豈
不世德作求經其祖武者哉爰及漢高祖下階
天土奄宅區夏寬明仁恕規度宏遠湯火新去之
景以寬大恭儉培之孝武以遠猷振之孝宣以勵
精綜要磨世易俗甲乙成康光武宏遠大度舊祚
中興明章聰察寬平無忝前烈雖數葉稍衰而絕
繩繼有足多焉然始基者或不比於詩書嗣武
者或挑釁於懷刻以語奕世載德高朗今終難矣
皇明隆興隆膺既掃華夏後得正統同符周
漢臣竊謂之
高皇帝綏靖維揚而雪
雄略坤赤帝而推勅敵則
世祖而定草莽則委棄不

我祖義師靖難我邦家

列聖衍緒紹休重熙累洽雖滄海難移易遊其於易勢為治脫險即夷幸求駿德光續鴻圖豈

有間焉天祚明德未有底止今

天子接萬年之統承以英明奉以祇長孝隆文母

德會泰斯於都盛矣且天德茂存乎十世郊廟之

肇定也憲度繼其傳承豐苞之詒燕也敬承儼其

共貫兩類之永錫也匪翅素靈兆祥之世也顧文

德之純不垂清廟之篇曷以徽熒於後世三后之

德不貽執競之誅曷以積盛於當年即子長孟堅

叔皮諸人高張當代贊論恭思非不贊有其文第

語侵夸胡事國機祥非畫臣所志況乎握乾迷聖

龍池靈武中興德勝諸說者歟在昔帝王有盛

德致大業者乃見於歌頌用告於神明無而歌之

誣也有美不敷理形仙室者其何祥之與有臣敢

撫拾

先朝事跡暨今

上所為祈天永命者昧死作頌一篇頌曰

皇矣上帝瞻顧四國昭茲天統薛胡是蝕九縣馳

迴三精雲塞物極而反作對有德維披

四祖寔式始基維

高祖誕命赤光示奇聰明神武聖教被之既糾虎

旅亦契儒者珍室享平位踞斯危斥此大節奮脫

瘡痍不敢自康上帝是祇徑爾六宗遂及百神亦

有雷電曰上帝故臣無此疆爾界爾乃身於赫

成祖戡定厥家銳情圖理待旦非遐政謀便殿老

成是堯覆審於民却貢懲奢畏天之威郊祀臧嘉

務本竭卹溥利無涯

昭帝初歲曾待皇祖王曆開心餘畏可賈誠敬孝

謹有聲率土皆彼行猷深懲黷武親招隱公利

恤伍以

先帝遺命四臣是輔克清大惡嗣之丕基維祖訓

是師惟老成人是稽無猜嫌之憂心開闢

萬目孫安金虎翼哉宮階氣勝之彼

帝皇於北緯思冲於中

崇宗亦有文母以夢以從昭昭厥德務惟共既

攬乾綱有虞虞復焉焉之甘不厭布服以爾忠益

惠我節屋比于

純皇格遠前殷昭昭神機神跡彼復宿儒見親道

忠倫錄耕籍習民避殿示肅匪勿殉為空言德深

地軸

孝宗仁孝，事駿有聲，事隆師傅，事戒修德，則自灾

變交微，彌誠獎廉，作孝遠貨，獎贊盡倫，盡制休矣

由庚明良，道合終始，維貞賢聖六七作，迄於

聖皇既美，且勇，志在萬方，橫落式靖，建福誅亡，在

符肅清，神器以光，維新天命，自焚承乾，緝熙一敬

妙契重玄，郊禋惠時，嚴父配天，學昧於昭，神潛于

淵，別故更新，何小弗虔，以介眉壽，永言保之，穆彼

先皇龍受，玉基法好，更我問道，兢時精誠，作師保

受命咸宜，萬年之所，今

上是當，聰明劉健，軼美成康，孝隆

二慈，肅切四方，惻愍步趨，馳使賑荒，麟之趾，穆

皇，單厚多益，肆受命薄，持若天基，命殛厥心，勿

忘見爾，熾而昌，見爾壽而康，天瑞寧，地符匪良

懷德惟寧，邦家其長，小臣矢頌，儀在唐唐

大閱頌

夫兵者，聖王之所，所以戡亂致軍，樂遠，綏近，助

道之流，保安，治之微，慮也，故急則施戰，寬則訓

習，形實相，加用之有先後也，孔子稱不教而戰，是

謂棄民，三代以來，至周所載，其言簡閱之事，詳矣

當是時，九夷通道，而旅后貢，承清于四海，蓋安不

忘危，遂能惟始，所以繫苞桑而固磐石，為萬世計

也，周道既缺，軍旅盡廢，四夷交侵，宣王能選車徒

之盛，會諸侯于東都，復文武之境土，則詩人美之

車攻吉日，所由作也，若然者，豈非遇變而修，困難

施，儆國中興之茂主，而帝王之缺節，及至齊侯

定襄，則大蒐示禮，楚子興伯，則五年簡兵，皆以橫

行中國，扶衰起微，位在藩臣，而矚于征伐，君子懼

焉，春秋不非者，以善用其民，能存先王之制也，夫

治平盛時，有如彼，令王名侯，則如此，信矣，兵之簡

閱，上世之珍也

明興光有四海，外控百蠻，重譯殊俗，盈溢闡延，施

于奕世，至

明天子，益修禮樂，致德順，遠方之物，異之奉，請

竭獻見，不可勝道

蘇軾詩集卷一

主上躬于明堂臨觀而四方輻輳焉問者何奴下

天子憮然詔下廷議於是羣臣皆言曰北虜為患

不請之日久矣自古而記之賴皇祖威德驅逐絕遠斥堠達于沙漠開地萬里經

日月所出入至異績也今

陛下躬親神武体行遠德奉承天統明開聖緒振

累世之業握萬國之籍廣制馭之道顯懷柔之略

響應方外四夷嚮風稱臣來王厥用稽首日不暇

給泰階熙和欽若上下恭輯群后可謂至治而春

翰林經濟宏猷高才類類

夷于紀至屋

上虞臣等愚不逮事竊以

陛下當百王之運監于上古憲法

祖宗損益潤飾興制改作補前人之未遑成一代

之宏典其感備也而簡閱之禮有司缺而未講夫

禮有六者軍居其一非所以示制作之全也承平

優武卒選有事一旦奮勵之難宜及國家小盛塞

中冬大司馬之法略采近世之制折衷明之典章

陛下幸時臨之六師訓教威靈顯昭外以脩國容

而振軍實內舉制度以貽永久寔萬世之策非但

震懼夷虜而已也

制曰可其下大司馬舉行朕將親覽焉可不謂聖

人睹微而作者乎非大聖人其孰能當此受命而

制制者耶臣乃作頌曰

於皇上天降辟有明厥保定爾其德克承克君克

長萬方來王夙夜惟靖乃戢于兵厥惟戢之匪厭

績之帝授孫子即戎秣之乃命宗伯六兩軍禮司

馬致民爰振其旅若大田野自人萊田

衡師待閑中冬之月馳我君與自丁官載馳載

驅華路有就四驥孔昭龍勒條纓樊鵠大麾孤旌

翰林經濟宏猷高才類類

征矢為雉龍濟天子至止原野之區艾蘭為防置

旃轉門選徒既戒陳之如雲百官象事六師受成

樹表有五即車于營懸鼓饒鐃振鐸授鉦識其旗

物辨號與名聽誓于陳徇以斬牲乃坐乃作進止

以聲陳師簡衆戰陳不渝鵠觀魚麗箕張其舒天

運其軸地潛其樞我同我局我展我維群力並作

衆勇咸附射夫既同舍矢如破扶其戈矛力如龍

虎如霆如雷助王之怒甲如日張旗如雲

是震不寧不崩是訓是戒止如干城乃

言錫福武夫腹心既優既渥

是訓是戒止如干城乃

言錫福武夫腹心既優既渥

郊祀頌

方孝孺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戊寅

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命或共夕宿于齋宮

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方當

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

軍百姓忻躍聚觀泊將展禮王路望門降趾而趨

脫冕登殿秉珪奠瓚興俯拜跪寔畏慎恭如對天

顏與神明居海上瀆長翁忽瞻瑞雲若格夜半

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為動容昧爽還坐正

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言曰上之至誠

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

信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然臣伏睹

陛下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克速

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賢寧

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閼儲積而不忍以歛

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

父慈子風夜不忘禋而居歆慈德之明驗也天

所享不常觀德臧否以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治

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譴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

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睹盛儀

謹作頌詞以明

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春求同德仰典燕喜自唐之

哀夷檀中國迄于有元人胥于休赫

太祖受天命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

大功未終授之

聖孫惟聖天子

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肅澤光施大德是

庸衍陳不陳固圉虛空孰租之通美貸之負厥敷

千億棄而勿取孰為螟蠹摧之降以風雨禪

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宏愛嘉言衆志必達

四海所環有萬其屋至仁濟物庶類昭蘇乃詠令

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啟舉陽德頌歌戰

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于勤栗于言上帝在茲

于祠宮盛服儼恪肅于勤栗于言上帝在茲

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漿勢切

蒼鼎俎既豐幣王既饒地燭輝煌時登慈輿與

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觀天居乃幽乃薦乃

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抵海王濱伯欣靈洋
洋來舉飲食帝謂

天子致孝事天養錫純嘏子孫萬年

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曰夷咸賓

天子稽首受天之祚拜跪周旋如奉寶璽樂止禮

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如

聖情欣豫上帝予撫萬口同登吉未嘗睹還坐法

天子曰時未雨臣鄰惟天惟祖祖德昭親政或未

翰林

修德或未博各碑乃心助予諮度勿忘其欽重因

細思勿苛兩刑必臻乎平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

建皇極崇五午伯準則克萬紹述商周純用道德

配古作述邪惡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

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

既悅天命自久

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敢天靡

渝萬方永貞

萬壽無疆頌有片
董其昌

臣聞天佑下民作君而作師聖東大德必名而必

壽感麻弗應信而有徵恭惟我

皇上握金鏡調玉燭纂大宅丕迓和鼓宣

九聖之重光慶百靈之與社十八載于茲矣時惟

仲秋節屆

聖誕重輪方明天德出雲泰階入口而燭輝堂美

不春而愈茂是日也

皇上履左个版山龍受東上玄御萬壽萬福祥烟

于五節停瑞氣于二辰少室雲霓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萬壽萬福祥烟

銷張符命義殊子尊使意合於明謨也敢拜千
首而作頌曰

天佑我明奕世載德勉我

皇懋建有極得一以貞奉三為式乃集統緒其數
不億

思精諸
補頌之

皇帝之仁熙焉以春斟酌元氣蘇暢勾萌

皇帝之明光照四表興突遐陬天霽日昭

皇帝之武赫聲濯靈奉令張冠垢震湯風霆

皇帝之靈江海下谷止聲唯動轉圜匪速一十八

載體道無疆儀天作兩叶化台光有秩斯祐既雲

翰林
經濟宏猷

永昌相彼秋昊有露以湛錄彼玄樞有統其電里

杜自鳴河澄芳練乃披瑞錄乃納貞符九閭塵洋

百辟雲迨詔武交錯瑞璧紛敷德至千天南極炳

開卷
之

耀德至于地王芝袖草乾憶坤憚民熙物錄孰曰

周陵孰曰恒什於穆不已歲功又成惟聖時憲維

熙光明母播母勞不逾不疏雖休勿休日慎一日

保毓太和凝承大曆不酬而醉含德以喜長愉汪

濊永固豐熙如進建德如在華胥自今以往至萬

斯年睹聖之作象帝之先七十二家定命我無下

臣作頌顯于九垓

擬 聖母還御 慈寧宮恭上 聖孝軍親

頌 王 圖

我

皇上統天嗣曆崇孝敦仁薄海內外仰無方之順

德被不墮之宏化以為比蹤虞舜方駕周文數年

以來三至畢誠

兩宮膺祉皇々乎萃歡于萬國邁迹于千機矢頃

慈寧宮之役也祇嚴天戒益虔子職展規於舊圖

構維新命太史諏時定日司室鳩工庀材

皇上復躬臨展視勸相雄成美栗薦於大官餘環

翰林
經濟宏猷

出之內帑戒之勿亟勞者彌勤甫歲劇謀踰年告

績乃以八月之望奉

聖母還御燕而落之是時也月夜盈而紫微輝

詞賦
之

雲物佳而發星散采自六尚以及散庚二十帝傳

焉祝由百辟以泊海宇億兆再誦斯千是皆

皇上大孝格天故頃祥祥集至仁事物故繁庶重

超不聲宣揚易徵休美乃作頌曰

帝眷我

皇聖哲統天膺圖御錄闡坤轉乾在宥其化孝德

是先握樞道秘深躬玄閑嗣服旬歲聲教遐宣

集 153-402

卷

宸衷慈訓丕傳岐周接迹虞廷比肩卓矣靡後倚

我無前用力用勞士人所專博施不匱惟

皇有焉鬱彼璇宮麗星曜汰爾縉紳開用皮

七日卜甲史氏攸訟司空執度式也弗違匠石奏

技削墨程權綬道綬迴周閣連延藻井雲構繡檻

霞霽聖丹璫璅纖綺糾纏彤扉既敞金鋪麗旂

聖母諦念撫勞閭閻易以佐之庾粟帑錢

聖皇慰謫子未億千弓以成之寬慎且邁鳳輿屆

止翠葆相輝

翰林經籍

十四卷頌類

三十三 廣慶堂

天子為壽拜舞周旋爰居爰處如日如川鈞天宮

樂碧管朱絃層宮奕々彩袖仙々豈必金母瑤島

瓊筵黃竹之歌白雲之篇頌言自昔臣謝侑頌惟

曰聖母道通九玄委振齊美太如讓賢惟曰

聖皇澤流八埏一本克隆百順欺全

聖母聖皇與天萬年

遼東殊捷恭上 聖武頌 王肯堂

皇帝陛下潤色鴻業統緒肇先連四海之外以為

帶九夷八蠻累印太和枝附葉著同不宰俾所不

貢而不賓惟茲東虜自有上策部落擁十萬衆聚

兩河間候滿月以窺兵來折膠而縱騎為邊轍患

甚大歲在庚寅糾合黃台等酋長十餘控絃之

士數萬來水木泮計犯河東幸賴

陛下威靈得其情遣諸將分屯塞清野以待之

虜至無所掠又振于剋崇上降之遼繫故始

而歸至既乃為竊知有備也之而歸且繼至猛銳

長驅及之遼河兵半濟堅冰為浮梁馬乃從間

道抵獨背山奮擊之斬馘二百四十九獲馬索駝

諸械器稱是雖天未欲滅虜耶一而俾返其輪

然亦可以震襲天驕布昭

聖武矣夫詩美執訊以節折首厥舞七句之下

周成六月之車徒彼豈非耀武惟遠是勳乎哉

夫亦欲止戈戢矢恬於海之波母為赤縣患也然

則保赤之原合在於此之續王會之篇繪職貢

之圖上萬年之德後王

二祖統耀耀之功久矣

秋用敢墨筆操牘拜手稽首而為頌曰

皇明濊澤西被東漸猷琛納香桂海冰天惟茲之
蜚為暴邊鄙蠅聚寔繁斜牙滋厲鳥飛獸走水轉
草移游氣漸假靈誅尚稽庚寅之春戎馬南躍澤
過不先焚氛甚惡狼心早露虎旅預防今布雷疾
賞重餌香彼攻有倫我出不意始而遠至既而鳥
逝大將揮之擊其惰歸屈此羣氓職厥渠魁事等
摧枯勢如解穽雷聲雷轟山空谷寂祁清霧歛瀚
海波恬王之德也臣何力焉明：廟謨：王造
與神為謀法天立道命昭

翰林經濟宏猷十四卷頌類 三十五 廣慶堂

聖武克揚威神大揚遠厲乾從天行振稜稜街愴
威義慕解其於新就代源索武先七德守在四夷
無壞寡命張皇六師欲振武功須敷文德振武敷
文非勤弗克素弓舞千道人來格

二祖鴻功衍之無極

秋防無警頌有 朱賡

臣聞人君秉宸歷而御萬方玄澤滂流英威燁赫
則禮表引方之國莫不肅陳警備僕服城伏遠城
晏然永無羽檄之警金帛之惠於都哉此帝王之
長風蒸庶之上慶也洪惟我

太祖開業

成祖纂隆皆秉聖提神算驅胡元於絕域建王庭
而掃妖氛斯乃所稱除兇千古雪耻百王者矣而
虜則以騎射為業攻伐其天性也遭中國承平不
關武備時：擁其胡騎開入關而內彌蓋烽火不
絕者若而年至我

翰林經濟宏猷十四卷頌類 三十六 廣慶堂

皇上紹天罔繹帝仁義之統慈昭登之結象
二祖之鴻謨遠略紹隆而規恢之
皇澤豐沛方內又安然且注意邊陲博徵如書
熊羆之將厲哮闕之兵軍儲壙崇也營繕比凡所
以為先勝之謀不虞之備者靡不畢具於是羣謀
羶酪之群莫不泥首即序詘膝自和不收俊月而
窺塞垣即今秋防將竟軍書靡馳雲火絕使九
邊七萃之士金機懸而不張雄劍厲而不試閑塞
萬里安於履孟元之民何幸而得遭值太平

吐并無道
英：道人

濡視福臣不佞載筆侍從後快睹

聖天子布德抗稜潛銷夷寨永綏西夏思欲掄揚

盛美傳之罔極於以昭則來裔垂鏡終古謹拜

稽首而獻頌曰惟

皇車簋式廓帝統規模豐茂惠浸萌生蠢茲天驕

耳屬德聲相成聖作無敢抗衡

天子曰噫安不忠傾心爾上將慎詰戎兵有將如

虎有士如林將知恩意士知將情曹不交壘而勝

勢已成彼雪衷亦見其形曰德不可忘備不可

棄欽其驕蹇請為外臣釋釋青微降投丹冥瀚海為

翰林

經濟文獻 十四卷頌類

三十七

陞秋山為城吳鈞舍曜越韓輅精士曰我何力惟

將之勅將不敢居以歸主明捷彼殷武一年於征

薄伐獫狁六月在行豈如我主銷孽未萌不劔尺

刃疆境敕寧臣拜稽首

天子令名基之構之乃登太平臣拜稽首

天子萬齡不解於德萬國來庭

擬發司農錢造使分賑郡國恭上 聖

民頌有序

舒弘志

主上宸居其域十有四載德茂存乎十世荷天德

提地覆中外提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女魃遠屏

旬而一雨蓋初載之日時和年豐粟紅貫朽此天

之所以順

陛下也開江漢吳越之間長石為崇而秦晉齊魯

燕趙中州方數千里肥饒恒見以歲之不易飢饉

荐臻民羸卒餓重以為

主上憂致數四廢肝食而沃食奇民因緣緩人於

翰林

經濟文獻 十四卷頌類

三十一

荏苒白晝大都剽吏而奪之金河東遐氓以礦利

居奇貨西戎寇於關東衛氏舉旗而為禍始天下

思亂者十家而七賴

主上明聖俞輔臣及臺官言緩刑施德

明詔天下溫言撫之煖於布帛惟是

功令調其大德於富民而宴人子無家人生產可

願不過一金不獲邀惠於

陛下致弄兵潢池省臣蒿目發憤上書以民之不

天祿重施之不足以撫羸虺之衆

上欣然嘉納令司農出尚方金以賑之簡度支尚

書即之賢者分行郡國以勤宣

天子之德意復採省臣言發問寺金助之夫務種

勸分未能博恩廣施而矯制發粟固非武皇之明

惠未有湛恩廣澤紛紜天地寂寥宇宙如今日者

赫

聖明心孤元而惠撫之王澤如春民歸如水

皇上之愛黎民緊起溝中而肉白骨也魯漢之事

方斯福矣臣愚索筆秋館肉食者鄙未能畫一奇

以佐縣官子民之意然

聖澤滂沛而德不著聞亦史臣之過也誠樂昭明

翰林

德光之罔極將緝萬嗣揚洪輝奪景炎戴魏履

栗遂作頌曰

於赫我

皇萬邦之君涵濡庶類陶冶人羣文謨武烈輝華

光敷盤游聿戒宵旰勤勤垂流塞壅德必開射

厥墉隼屏厥妖氛薄海內外以莫不誦協氣宣暢

景星卿雲

帝益撫謙曰天靡恃靡昨靡夕靡敢懈弛謂宜降

康穰繁祉胡自句芒以及祝氏臨降燭虛星雲

如毀自山東西自

帝之聖及三吳至於江汜百福不登萬姓無

惟湯有旱惟堯亦水人則何尤數值其否

帝曰弗哉我故之以命彼太常毋奏爾命彼大

官毋戒爾庭向隅在耳菜色在前我凱我溺恐是

棄捐却綺尚方却馬司涓衣布步禱請命吳天朕

躬有罪民何咎焉殘民警予天不其赫

宸居上格重玄爰沛甘澍暢及八埏惟帝曰嘻民

免其咨雖免其咨亦已後時止革能受屯膏務施

既赦郡國咸

詔度支計地校繕百萬有奇外府既殫內帑無資

翰林

旁皇遣使天語叮嚀罔貪之棄而富是私固近之

比而遠或遺

皇恩暨被萬國瞻依天為霽威民為禔福聞曾耀

明威栗回襖遐譽休聲迴樂鼓腹山陬海濱窮簷

節屋莫不籲天以效嵩祝

天子萬年綏此百祿倚我

聖祖散財發穀亦越

肅皇加惠筑獨明明天子昭哉嗣服昭哉嗣門德

聖德煜維茲

聖德何以頌之宋僕漢有唐隨維湯憂民白

予身穢維周大賚善人為私何如凱澤遍此蒸黎
謂日普照覆盆循道謂河普潤盈涸有時悠
天盛德難窺好生為職常覆是司悠久成物萬古
如茲倚與
聖德與天昭雪

翰林經海家秋二十四卷類
四十一

兩疏贊有序
顧起元

漢地節元康之間天子勵精綜核賢登政舉亦云
盛矣疏廣疏受並傳太子於東宮上所器重事非
齟齬迺一旦勇決而去若不終日何哉語曰山林
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事入而不能出豈不以
適軸之好深則無所求而輕人爵圭組之情篤則
有所繫而忘天游故拂袖相尋懸車罕睹茲昔人
所為歎也吳門市卒東陵故侯垂暮遺榮競稱嘉
遜然而雨雪之零既亟寒衣之泄始堅孰與履盛
而思止足之防蹈夷而鑿危殆之患屏衡門以避
功之所極返初復以却名之所歸者哉嗟乎滿則
必操張則必弛以博陸之勛京兆之才而不自全
則主智多猜君恩難固其可知矣矧許史之宦既
啟恭顯之藥已萌力屏外家心憂後悔眾人睹顯
智士識微禦寒者豈待折膠濯熱者寧俟鍊石乎
出祖傾都散金娛老一時為之歎息千載垂其頌
聲迄貴高風靡窮微指悠世情固未足與議也
全是以景彼詰人抗言標贊蓋亦慨功名之會易
溺清遼之識難及爾其辭曰
天道虧盈時極則移道若張弓致如果素流行收

揮所如
是辭乃

止晦明之期。孰是。水心競。彼火馳。偉哉二疏。翼龍美銀。勝璇題。枕經籍。史國之師。傳之父子。高步漢庭。時並其。引。隨。禁。臨。道。契。隨。龍。感。如。不。及。為。將。鮮。終。缺。者。曉。通。者。谷。而。謝。不。居。適。用。其。中。振。衣。高。舉。歸。樓。于。野。病。異。章。賢。裴。非。陸。賈。折。菱。燭。姑。懸。車。却。馬。天。游。為。真。人。爵。為。假。其。身。不。禁。其。情。不。搖。彼。黃。諸。公。雲。舉。飄。白。駒。空。谷。群。龍。滿。朝。位。以。共。寧。斯。有。主。所。寄。既。遠。而。我。安。與。彼。上。車。僕。誰。協。唐。許。姜。頌。高。賢。以。閱。衆。甫。

翰林經濟原獻
十四卷贊類
四十三
張氏堂

宗忠簡公贊

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輪之任。方切而巧言。虞入于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墮于中夜。何人之于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翰林經濟原獻
十四卷贊類
四十四
廣慶堂

四先生
自聖道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茫于觀海梯之則
高於登天非大體包融量中於域外百行解俗玄
心內融不足以繼承先緒規後進矣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有序 焦法
明興真儒代作學人人殊辟之川途異而驅之咸
可適國操桶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載圖日月
重朗一洗漢宋之翳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
學為印宗則河汾之教為可法謂學為數言則餘
千之贊行可愚謂學為句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
學為家用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

能小用之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效也真人御
宇翼勸學為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
輝金縣互設蓋明示之鵠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敬為之贊以旌崇之仰止焉詞曰
大道一貫入乃異途其歸既同易論厥初矯々河
汾學先復性力距隆焉罔以正亦有餘干先民
是程忠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緇道以靜為倪顏
瓢陋巷點瑟風雪脫略訓詁知為妙門不有新建
孰開學宮布古抗心已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執
轡悟超繫表神遊象先玄心緬矣茲為先嚴摩白

非玄即事為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
管可窺嗟四先生明我師

卷之四
四十六
廣雅

中外
法
義
之
協
馬
是
以
軒
轅
改
物
受
命
鳳
鳥
之
官
義
和
受
成
機
者
哉
既
而
保
章
亡
官
靈
臺
廢
業
寒
下
哉
廢
觀
真
倚
梓
覆
盆
之
喻
誕
而
無
稽
周
靜
夜
之
術
較
而
不
密
維
彼
混
儀
創
自
顓
頊
取
象
乎
轉
數
折
衷
乎
倚
蓋
三
體
以
為
準
的
玄
規
因
之
營
度
而
六
合
包
外
厥
狀
渾
淪
今
彼
時
人
艱
於
顛
仰
元
太
史
郭
守
敬
獨
秉
玄
幾
凌
駕
往
結
仰
眺
九
垠
旁
羅
四
極
登
臺
升
庫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有序

于慎行

翰林

經濟宏猷

十四卷

四二

廣慶堂

遂創新儀察七政之盈虛則指掌殆盡課六歷之疎密則累黍無平通幽洞靈合符造化永世昭則決乎於茲殆天啟其衷顯茲神通者乎昔成公著賦虛握靈蛇之珠郭璞遺圖空極東之寶辟彼錢冰何殊画餅而猶市在芸編珍之無數况乃入神之制陶匠堪與明時之規戶滿象緯勛信孔甲之盤功百神禹之鼎豈可使銀書金字未勒元象之文璇表玉儀有陋昆吾之義者哉贊曰
茫茫玄運莫三辰譬彼輻輳轉于一輪舊儀洵美而狀渾淪卓哉良史創物維新其新匪他維焉

贊

而折四游兩軸當乎二極南軸攸香大常下直維此欹傾軸馬是式赤道上載列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奇焉樞机所運五環三旋去極之度游則照然囊括兩儀珠渾七曜要在靈臺不言而告邈矣維人何識之妙配皇極庶幾神造

翰林

經濟宏猷

十四卷

四二

廣慶堂

梁 詩

大海之西萬里外其國曰勝島刺有麟生焉其王知其瑞而不欺自有因謂其東北再拜而言曰茲惟海島蠻夷其何以致此斯其為中國聖人宏化盛德之徵乎謹卜日遣使戒舟航度絕島逾大洋獻之

闕下千時

聖情怡悅萬姓具瞻龍顏而鳳頭瞻目而龜文容
與閑暇不驚不悚聲出其喉若合鍾律其步趨中
規矩信乎其性至仁而有以實服乎百姓者也於
經濟宏猷一曰卷特類四九

乎盛哉考之往牒禮稱四靈麟蓋為之首而龍與鳳次焉詩詠歌文王之化其頌美揄揚托意于麟者自趾而定而角不一言而已則麟者誠聖世之上瑞也三代以上或在囿或在郊葢然皆為聖世而出記中國有聖人則麟至而又以麟之應為虛

狄向化之兆漢武之世麟見于雍而匈奴渾邪素
降宣帝時九真國以麟來貢而四夷莫不賓服則
其言信然洪惟

皇帝陛下功德盛大仁恩宏暢海外外无夷蠻無不向風順化蓋自三代以降未有過于今日

者也。夫自周成康至于今幾二千年。麟之見纔一
二耳。而臣獨得遭逢快覩。其為欣幸可勝道哉。謹
頓首百拜而述贊曰。

秋萬歲兮麟孰與傳麟孰與傳兮聖澤汪洋龍游

官沼兮鳳鳴朝陽酌丹穴之泉以為醴揉玉山之
和以為糧擴至仁為囿兮禮以為防嗟維爾麟兮
永與翔翔後天不老兮聖壽無疆

續丹朱六歲有年

王禕

官歲王開古之誥也唐李衛公獻丹朱六歲于其君立忌措詞分章指事忠愛之道高然可拘其殆有所諷刺而收君於失得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猶乏剴切君子病焉禕不自廢因擬衛公之辭旨取夫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朱六歲

天運不息斷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体天風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達矣珮王晏鳴荒淫用宣難

鳴而起大聲稱賢

維家與冕君服堂以朝以祭瞻視所宗王衣示修商祚以正估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辟官著美厚史

為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真武陳有賦無義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解聲奇物異意亦何補却馬焚裘為事非能儉德著聞察風光聲

臣言劇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豈求

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臣愚則昏從若韓園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悞聖性去邪易免猶株拒諫遂非不敗其存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匿潛成審之察之貴乎能斷秦斯豈計唐杞非諛欺君誤國而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紹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覲堅冰其初侯霜滔天之水寔如濫觴惡過無少雖小勿將積之久矣宗社覆亡

卷之六
則不作
以收結

保泰箴有序

沈 澹

翰林

經緯宏猷
十卷義類

五十三

臣讀易至泰之六爻而得保世之說也曰若是聖人之發慮深而傳裕遠也夫天地分而分定上下合而志同治已辨矣詎已陳矣乃猶兢兢業業唯遑朝夕何哉將以繫亂之後人懷危慮智彈同謀勢畢同力不期交而交不期固而固若夫承休鉢晏則情寡之害成文恬武嬉則勸勸之態作前有灼然之規而後有不然之托安而受之不圖其繼倂而乘之將不可支是故泰之說有四文泰者勢泰隆神泰露情泰盡文著則損實勢隆則獨尊

二祖開隆

八宗衍祐政域化敷麗風翔洽延懸肅慎之惜戶踵雕題之辨唐哉

皇哉雖登闕選理曷足方斯然而比者朽蠹潛滋覬覦間作嗔商有難於西島桓桓猶於北而島夷

卷之六
則不作
以收結

翰林

經緯宏猷
十卷義類

五十三

非服亦且至矣染指於東隅雖公麼小醜計不煩設而鬼瞰高堂孽芽已見揆厥所由校寧日久網輒少踈此亦泰之所從來也天歸風沐雨之勞不觀則人無慮變之規宵衣旰食之政不聞則士有懷安之志匪居匪戒乃逸乃康如彼流泉自其有極由斯以談則亦君之保泰之時矣苗征甘誓事非獲已禹謨湯誥義有由傳小臣不佞敬效詩書之稱用軫復隍之戒謹拜手稽首而獻箴曰
隆：天保赫，惟明有譴斯受無惕非盈二紀風
清九重地密養德持深樞方載戢

翰林

經緯宏猷
十卷義類

五十三

何維難於易蘊崇寔難胚自有自乃維惟何惟惕惟勦則功集集惕則謀深母曰子細民昧孔石母曰子然人言寔繁朝日夕月母曰故常澆掃服事維民之章然北吳南毋謂千里響應影錫維垣之耳民之不令具曰予聖母毀其同而召之義當思予一言之否臧執應匪憚民之嬉：皆為利來毋擅其聚而貽之害當思予一人之抑招就節匪聞嘆：之德人誰代就當其泰清俯躬如疾三事百僚以逮羣后嘆：之澤人誰我依當其泰溢願茲

一一
其
是
其
其

寒飢保民如子以建商吏既屬既成固非因逆臣
我隣哉爾僕爾輻如捧盈胥溢如履欬牙又如載
以同舟乃永思胥溺是曰既泰非以泰愉安圖其
事卒爾無虞過彼重方而戎東吏惶々八服精神
所基子孫以永保之官戶司直敢告前儀

翰林建濟災醮一曰奉祭類

五

其
其
其
其
其

千秋金鑑成有序

史繼偕

夫國家興衰熾惡之林莫備於前事矣自三代而
來數千餘載歷選列辟固率由而不昌疇頌覆而
能存語曰人無以水鑑當以人鑒已事之不忘後
事之師也是以詰后上之昔明皇中主耳金鑑之
鉢獻自曲江而帝用褒美開元之治光映史冊榮
華至今得非以昭明鏡而照者無隱形望前車而
趨者無易軌哉夫人君之貴於天下恃此身也而
自之能為天下貴者心也心即鑑也清可鑒眉
而塵慙慙之蔽且方員莫辨故鑑古者所以開吾
心之鑿也心雖開而後見微見微而後復正復正
而後和清虛白靜白寧止斯止尚何溢之煩心之
事得嬰薄天和德與福氣翔而身將其長安者
莫大乎能開其鑿也開之也則益去鑑方其未
為適治之司南要亦理身之方固與曲江之
蓋如此不然當嗚呼華祝之日寧無川至日升
苞松茂之辭是效於階楮而區々述興衰誦熾惡
稽史殿閣之為鏡哉
皇明之治苞姚姒如流殷盛周百千未既也秋中
之吉寔生

日南事
是當其時

聖人薄海內外靡不回面厥角納賁貢琛而稱明德臣不敏無能效美芹之獻敢襲為金鑑一歲奏進當宁庶乎法誠具在目前儀刑聽諸掌上帝之問其於聖明萬分有一之助容有頓馬亦臣之極思也歲曰

十歲古
建至古
無窮計

今來古往啓後承前古訓有獲前憲無愆顯允員規日惟明德履明伊何先王之則儼我王度其式如金亦曰千秋帝覽是臨惟命奚常堯欽舜勅彼昏不知襄懸而射吾皇鑑茲庶幾於逸惟民因懷禹泣湯解彼昏不知草菅而艾吾皇鑑茲毋俾於

翰林
經濟宏猷

十四卷歲類

五十二

害鵠：古人蒲輪爰旌有毫避荒墜却典刑鑑茲

理法明切
陳三當子
可堪嘉元

用人念我如美諺：呂言韜韜馬宣有巫為監卷古弗傳鑑茲聽言慎彼防川佳麗可欲緊德之否隆以塗山替以妹喜皇則鑒之聲色不迷趨藥可鮑緊德之尤興以惡音亡以糟丘皇則鑑之兇觥其鮮明：儒術曰理之原石渠講漢而秦是燭尚鑒茲哉經史斯論矯：戎行曰亂之正薄伐哉周而商是逞尚鑒茲哉千戈斯省賞以飾喜：溢而豐與臺所養依裴龐茸鑑於前王啟誇須功罰以飾怒：恣而數極招折楊柳水載路鑑于前王師

名川想上下千齡大猷是程比事合類若辨丹青

道主善為師昧爽不顯惟日孳：問學為治仁義為磐光鏡長輝禹金畢貢如日恒焉如月升焉海隅光天遠頌整焉子孫維：天子萬年

翰林
經濟宏猷

十四卷歲類

五十二

三十二

勤政勸學歲有序

臣大綱

竊惟自昔三五之隆必先政學臣子之義職在成規是以明良合而阜陶颺言敦義勝而丹書生戒故論政首受勸論學尚惕勵何則純心者政學之本也以無逸之心立政乃勸以無逸之心論學學乃勵歷稽哲王皆隆斯軌一日二日無曠惟精惟一允執政學之傳所從來矣盤盂著警戶牖勸戒箴銘之風抑又懋焉至於大寶丹扆宵衣無逸代有作者凡以嚆鴻化而光

主德也臣伏觀

翰林

經義

卷六

皇上踐作以來任賢求治孜孜宮府不怠重道崇儒

兢寒暑靡輟蓋十有七載如一日其於政可謂勤而學可謂勵矣

預理道廣博難窮也德業淵微難竟也矧夫政者難照而易原學者難進而易退苟一念逸則貽鮮終之誚一息逸則喪垂成之業臣乃推政學之原究純心之義爰制斯箴備省覽焉箴曰

臣大綱

哲王凝圖統御萬方提攬威福調劑紀綱度天祗民惟學與政莫不以固念者作狂而克念者惟聖

緊惟乾行自強不息政學始終不遑暇食當思創

翰林

經義

卷六

翰林

經義

卷六

翼微臣獻歲用贊不績

中之誤罔敢愾淫之即惟無逸乃有逸雖不聞而亦式何以立政其道在勤無以怠荒而問皇仁何以懋學其功貴勵無以宴安而墮厥志緬彼聖哲

兢兢萬幾天工允釐彼昏不知則謂九重可樂胡自勤苦為緬彼顯王提轄為華日月統將彼庸弗

悟則謂五位至安胡以不自康母曰細娛無傷吾

政思以細娛而殘生靈之命母曰玩愒無損吾學

恐以玩愒而蕪幾微之聲嗚呼欲不可繼時不可

失朕憂啓聖佚豫召亡彼秦氏之衡石與隋氏之

傳餐徒為叢挫奚取固難允為帝王之德有嚴有

翼微臣獻歲用贊不績

翼微臣獻歲用贊不績

翼微臣獻歲用贊不績

翼微臣獻歲用贊不績

翼微臣獻歲用贊不績

翼微臣獻歲用贊不績

翼微臣獻歲用贊不績

儲蘭勸講歲

翁正泰

歲曰惟辟統天懋建

元良海潤星輝黃離蒼靈安王裕清質龍德神

明誕啓霄游象泉鏡畫按圖精通遠古丘索典墳

包羅在我放熱精一光彼八區重華問察風動海

隅祇台惜陰有與有則建中銘盤不覆不殖緝熙

登岍日景不食放義垂拱輝條珥昌咸陽爐經六

籍晦融豐沛聖儒四結隱迹接文息馬無改東封

三鑑十漸鮮克有終赫矣

皇儲養殊章布固資口耳實聞注厯似金在冶如

引經瑞未雕表端影直現見雪消理析毫芒識判白黑

樂善不倦開卷有益勿謂已聰鍾辨高左無聲傾耳詩書

目者碩筮龜勿謂已聰鍾辨高左無聲傾耳詩書

鄒魯勿謂已聖智驚群愚遜志時敏日居月諸勿

謂已尊威紀衆怒和顏虛受席前置座細旃討論

無間十寒克念作聖咸五登三鶴禁優游無咎衆

楚學古有獲光前拉武母燕焦火懼其燎原浸淫

道義撰于未然同玩蟻封虞其衝穴培植靈源防

于未決積縷為帛聚土成山片善一得地兩天參

豫以成乾象以養正昭曠獨觀忘荒敬勝晝披夕

處惟時惟幾從人舍已居高聽卑養粹
青宮譽騰紫宙四海傾心謳歌輻輳恭敷炯鑒仰
俾弼襄服之
潛邸萬福無疆

翰林經濟宏猷四表

六一

風雲之思
雖處之奇
可謂明也
而時時有
矣

克謹天戒箴 有序

趙用光

臣聞有國之戒多端而孽火之災為大然而國不
必多災是維新之象也君不必詳災是儆戒之資
也蓋天雖甚仁愛國未嘗不示以苗新治即甚休
明亦未始不戒于多懼君人者遇災思警潛消赫
赫之威則易危為安茂介明之祉用是知天主
令君主承天人之相與可畏而君職感天職應上
下之相屬非造顧經密與室焚集之戒猶未切乎
皇躬而傳書西宮御廩之災尚未及于嚴寢况乎
司烺弛禁而祿廟威爰當禁火之時適有逸明之
警百年之綿構修爾成反五位之憂思因之彌切
復災省咎迫流窮源意者主有國德而治豈有否
徵乎然而我

言振而
廣思極而
深

皇上聖主也其所登閣至治也斯治幾則明於觀
火峻法則赫于燎原慎以貽謀國有重離之象
嚴以馭下旁無燭炷之奸司一禁周烏運昌蜀
井而乃聲連晉鼓勢烈昆岡則何也是不可不思
其故也且天之以火戒
皇上非一端矣器焚塞上然閣中外域不足以為
災則轉而西掖、不足以示儆則轉而

祖陵今又轉而之 大內矣大內者

皇上之所高拱以為安而華夷之所環向以為極
者也而變生若此是不可不思其故哉夫遇災而泄
泄是以天戒為不足畏也君有時而安之天亦有
時而忘之矣間有少知敬謹者又不務休明其德
而修其政而藉口於懷柔精究史冊主薦幣而本
真則滿席虛席而紀綱則闕彼於昭者固已燭
其隱而馮之矣矣安所藉教乎臣不揣愚陋獻
荒獻天戒箴一首以儲碑素固仰禪玄修其詞曰
於赫皇圖規模千古日月同光照臨下土我

翰林

經義堂

日未廣

皇挺質休協重玄向明出治雖照當天曆燭靈
英臨宸宇小往大來淵臨巧馭三精是輯九縣咸
寧執樞旋軌赫濯同聲二紀承平孽火示儆

皇心恐懼稊然內省省之何以德政交修故天之
怒母敢優游堂榭之災厥由政令念彼周宣靈
禪行

皇上謹之奈何不放禮樂修明邦家之慶君下思
道厥妖火宮室房有應被禍
皇上謹之通集廣福又夜極慎格于皇宮亦有齊
桓重安易位四維告災國火集矣

上上謹之諸位必端前星重輝少海澄淵藏臺之

堂此口雖自另有公孫束帛以賀

堂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書文伯致而象之不失何為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上上謹之謹病必破抵壁投珠以繩茲過鄭歸刑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五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廣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端朱之蕃 評閱

聖功說

陳懿典

聖功說
嘗讀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聖功亦鉅矣而以
蒙養盡此何以說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夫曰不失則大人之學問僅僅保其赤
子之初非有所增加也然世不察蒙養之誼乃不
以葆塞其蒙為養而以開鑿其蒙為養不知此蒙
體即赤子之心也此赤子之心體即聖人之心體
也以葆塞養則不失以開鑿養則失矣與不失此
聖狂之所以分也然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習俗之
化誘耳目之熏染自受氣屬毛以末以迄孩提少
長無一刻不相刃相劇蓋不待壯矣而後馳騁陷
沒也苟不加意蒙養赤子之良幾何而不彫斷無
餘乎先王知其然故未生而有胎教始生而舉之
以禮能言而教之無誑稍長而教之提攜舞象君
之元子卿士大夫之適子皆七歲而入小學其養
之具詳而有漸次第而不寬假凡以保其蒙禮而

聖功

翰林院修撰
蘭端朱之蕃

聖功

求不失赤子之初也蓋在赤子曰不學不慮在
人曰無思無為夫聖人之出官天地府萬物於
人羣陶鑄品彙豈有不思不為而獨運於冥冥之
表者經緯萬變而不雜知故制作萬端而不參情
識因其自然循其天倪猶然不學不慮之初乃所
稱無思無為也乃所稱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然則
聖功豈有他哉第言養其蒙體而已凡所謂幼儀
弟子職與夫師保凝承入學齒讓禮樂詩書無非
所以養之以求其不失也故聰明不患其不開也
懼其開而流於機智也聞見不憂其不廣也懼其
廣而漸至於肆大而泛濫也奇袤淫巧之觀母令
得外侵殘忍恣睢之態母令得萌如金始鑄如
泉始發一毫之渣滓泥濁不容於其間則蒙體全
而今日赤子之知能即他日聖神之功化矣乃知
大易與孟氏之言真可以互相發而聖功果不出
於蒙養也自此意一失母論不知教即教而徒博
洽應對為務者皆開鑿之養而非葆塞之養也

淡泊寧靜說

舒弘志

昔蜀諸葛武侯嘗言吾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志此固武侯相業根本亦吾輩所當終身佩服而不可須臾忘者有味哉此二語也愚為之說曰水之性清土泊之則清者濁矣木之性靜風搖之則靜者擾矣人之性貞欲眩之則貞者雜矣夫人心之初湛然漠然曷嘗有一毫私智妄念於其間哉迨夫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之餘不撥情於濃艷則役志於紛華試語之以淡泊則以寧靜鮮不相顧竊笑其指以為迂談不知吾心善於自淡泊寧靜中未嘗稽上古有疏食水飲而樂在其中有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彼仲尼至聖顏淵大賢宜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與人殊哉蓋其性真之天方與造化俱與萬物遊其視塵俗之紛々靡々蓋不啻蚊虻之過前獲虎蜩蟻之倏為有無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古聖賢之高風武侯雖賢疑未及此而就其所養亦稍有近似者方其高卧南陽抱膝吟嘯廬以居身配婦以寡慾迹其所處若將終日為愚嘗一念之動於功名富貴哉及其應三顧一出而後之略上節二表忠

翰林

經濟家獻十五卷說類

唐虞堂

賈日月水牛流馬妙絕古今自非養之素定見之素高曠克至此為代而下稱為人中則龍而譚相業者必歸之也孔明蓋庶幾知道者與奈何世道愈下學術愈漓食不斲養生而務為五珍八珍之腴衣不斲蔽體而務為齊統蜀綵之麗居不斲安身而務為瓊樓玉宇之制推之目欲視美色耳欲聽淫聲嗜欲無涯則求所以足之計亦無所不至由是甘媚寵之羞效齊人之行營々然日舉其身心而奔馳于營々利欲之場而不為之少息何者嗜好亂于中眾欲牽于外惟不淡泊故不寧靜終其身卑卑焉志為物喪而一無所表樹可愧矣士君子固有志爾志於道德者功名富貴不足動其心是故棲遲丘壑笑傲風雲朝一暮夕一霍其視珍珍法膳曾弗腴於此矣衣敝履懸鵲其視絳繡龍衣曾弗聞於此矣純為樸野其視瓊臺瑤室曾弗華於此矣自淺夫俗士觀之若曰君子之淡泊自處如此而不知君子之心且泰然無累浩然真樂至寧至靜而其天不撓由是出其才以達大功立大節當大難之衝若探囊而索迎刃而解何者素所蓄積也視之紛華濃艷者竟

風聲鳥鳴必自上古
 何如雖然城中高臺四方一尺然則欲返淡泊之
 風崇寧靜之化又必有所以倡之者愚因忖侯之
 而有感於心乃冒為臆說以俟知道君子

何如雖然城中高臺四方一尺然則欲返淡泊之

王

候氣說

陶里

人所微而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大同之道三才合體
 雖然世之情者不得則疑焉聖人曰形氣聲
 三者豈非所錄為人者哉一可見而不可則可
 見起闕不測成通聖人舍其闕而用其通於是因
 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
 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氣之為同易
 知也斗滿帝中階開上天而為八音六律之制以
 寓之氣氣喻飲均調于物而為容室綏教之法以
 候之絲竹灰琯之為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
 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者呼應
 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
 神而聲氣為微妙噫亦謬矣候氣之法始見于司
 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
 地極平以木為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酸茅
 之灰覆以經穀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
 九寸而止唯黃鍾琯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
 應如鍼之治病深淺適其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
 取備制實無與也語曰東風至而酒湛蠶蟄耳絲
 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而虛而魚腦減故章知

宋博之說
不列序

新
經

又得
符送

歲掌紀日無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星而占豈
登高而察氣視此以象候者也人之于氣喻若魚
水秦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時變其非候哉
設棺之制取徵於顯託驗于必非有他巧也然
棺乘于氣自長自短聲出于棺自清自濁陽萌於
復故子月為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鐘為君聲因天
因地能鬼能人適生數主律自然為綱故足貴
已而部生小拘務新臆見傳會義理自司馬遷以
未去古甚近皆云黃鍾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
甚遠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為三寸九分
夫歷世以降語解非泛沿襲未件猶可無論至于
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增應時飛動未聞其非因
氣辨聲可為左驗至于次第並之則為亢而不倫
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李通之辨斯為確矣大
抵聲之應律如氣應棺室穴竅木風觸為聲中於
宮商莫知其然又況於八音之為器哉凡謂古樂
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
聲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
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日月交食說

傅新德

生獲起分
明以物交
食之故

或有問於予曰日月食之為天變昭々矣乃其交
食之故古今星曆家雜言之而卒不得其一然則
孰為正應之曰予亦知日月之所以分明乎不知
日月之所以分明則不知日月之所以合食蓋昔
之論月者曰月本無光受日之曜乃光信斯言也
日與月遙對幾億萬里然且能曜之使光而況月
與之同度反能掩其光乎論日者曰日衛有暗大
地之影即暗信斯言也暗影之大於月當下幾
百倍則凡食月必既必經夜而後可乃何止於時
刻分度之間乎愚嘗以二說求之於日月食終有
所不通者竊以為月自有光而月之光非日曜也
月自有暗五日之暗非地影也額月有光而光生
於日月之受食也正值其暗時也日有暗而暗含
於日月之受食也適值其暗時也難者曰月魄為
水水體全黑是安有光而日明萬古又何處有暗
是大不然凡宇宙間之
有陰自陰陽自陽若月之魄本純陰於卦為坎而
坎中有先天一畫之真陽故為陽之母明漸生焉
厥象玉璣日之體本純陽於卦為離而離中有後

太極有陰

翰林經義

卷之五

天一畫之真陰故為陰之父暗虛含焉朕家節焉
 凡二曜之合璧者皆陰地也而交食者皆陰勝也
 陰中之陽未生而以共陰體適加於離之外爻陽
 中之陰對衝而以其將虛滿射十次之中爻是以
 精被蕩焉薄蝕生焉分則各自為明合則交相為
 暗當合而合則為晦為常不當合而合則為食為
 變故必知其所謂明而謂知其所為食必知其明
 之分而後知其食之合也然余又聞之易象其辭
 所云天人感召之故梓鼓不與故變不虛生惟人
 所致有道之世則當食不食蓋人定而天從之矣

翰林經義卷之五 九

豈謂於陰陽貞勝之數哉後世直付之一星史耳
 素誠用性曰是固然而姑然推驗咎徵曰是適然
 而未必然嗚呼其亦弗思也已雖然人知天變之
 交食而不知吾心之交食知致警於為治而不知
 致警於為學此猶未足以語觀象玩占之旨也夫
 日乾陽之精也吾人之神也日月坤濁之情也吾
 人之氣像之否乃狂燥其熱焦火則志意動
 氣而吾心之儲藏其害其害其害其害其害其害
 不帥氣而吾心之皎日昏矣交而盡之使使陽無
 陰而萬里明淨此道家之玄訣釋儒之上乘而亦吾

雷說 劉基

有夫耕於野震以公或曰畏哉是使罪於天天戮
 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
 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
 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
 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
 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
 故執刑如執桓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散專
 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
 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自戮者以何
 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
 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
 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
 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
 言而默心陰懷而陽和磨牙吮血腹膏刮脂擅威
 作福誅害正直而違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
 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哉焉
 使彼有心觀天之意而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
 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
 道耶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

而激而發也陽氣固已除必迫之極而遂之
而聲為雷先為電猶火之出燄也而物之當之者
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立以此物擊人而人之狀
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草木石豈木
石亦照而震以感之耶

翰林經解書錄卷之三

十一

唐虞高士

琴說

宋 潘

客有為予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
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
圓上方下狹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然冷然
負筑來者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
方下者耶反側視之良久曰是又不類廣首而越
底者耶以指橫廣之則亦有聲出然問復曰是又
不類鏗然冷然之可聽者耶遂致其人而歸
師之三年晝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
偶過焉聞其聲輒彈然曰子習者說也非琴也不
然何若是嘈雜滯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氏聞
之感額曰子給我矣子給我矣滯乎若太羹玄酒
棲乎若黃梓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于是若
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絃吾
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乎
琴之為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
御慰為君子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怪乎感所
言作琴說

碧梧丹鳳圖說

羅倫

鳳皇，德也。揭義而扶禮，負仁而人信，故文而翬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吾人國之祿也，在德而不在位。治若鳳，為聖人出也，是故舜時求俊文王時求陂。于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宜哉，自周之東，朝之鳳凰也。鳳以致鳳之致也，宜哉，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歟矣。孔子鳳而聖，顏子至子思而賢，或老于曲肱，或困于陋巷，或卒於浮海，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漢氏而下，時君之慕鳳者，其召不于其賢，或以鴉雀為鳳，或以野鳥為鳳，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哉？致之不以其道，成之不至也。宜其在下者，則欲求鳳而不可得，則欲求鳳而不可得。儀于齊文，君子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而鳳鳴北，猶知曉晦之候，鳳鳴南，若君子之止之而鳳鳴之郊，故也。漢漢之周氏，宜之吳氏，吳山之周氏，宜之德而鳳者也。漢漢之周氏，宜之吳氏，吳山之周氏，宜之鳳者也。若忠信仁義，國文氏之流，則忠信仁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人心不忒，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知，為乎？則一鳳出而眾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其以德為首，以仁為心，以

信為負，以禮為履，以武為翬，引吭振羽而一鳴焉，則群鳳隨之。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于卷阿也。

輯林經海宏猷
五卷說類

十四

廣慶堂

春秋傳說

王

以終之
紀夏以終
下字終
終人神

春秋何以終于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
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
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成而作春秋也豈獨
為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眾賈逵
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
國亦曰蕭詔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
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

翰林

經傳宋鉅
十五卷說類

此二篇

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
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
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
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
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
霜雹六逆並作有域吏不絕書斯

瑞也所以為

為聖人出而傷馬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
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經傳宋鉅
十五卷說類

逐鹿說 許觀

終南有猛虎逐鹿鹿走唯窮且自謂必死乃墜堦
虎貪鹿亦隨而墜至堦下獵者趨而獲之玄
微子曰吁嗟哉虎知虎之能而不知墜之能
貪虎也故貪鹿而忘墜于堦下之必歎食
我也我墜崖虎必從之使虎而墜崖得無死虎
耶甚矣鹿之害而急也故先墜意虎必墜虎果
隨之墜意在食鹿而不知為鹿所愚也亦其貪暴
之性使然雖死而不悟者矣意豈惟虎為然哉秦
失鹿項羽逐之而不知漢高為之崖故秦鹿走堦
下羽隨而逐之堦下又不知堦下為漢高之崖而
韓信又崖中歟羽石也鹿逐而羽亡并為漢高獵
之使虎不貪暴崖惡得而歟之使項羽不貪暴堦
下惡得而歟之虎不知墜之為人所利又不知堦
下之為先歟所嗟夫虎不知墜于崖項羽不悟
而歟於堦下亦可謂貪暴矣

聖駕躬耕帝籍賦 顏昌臣

帝在位之八載兮大業明以遐宣開兩儀以作宇
兮掩六極以為鄧四時肇其順序八政飭而罔愆
惟東南兮薄海暨西北兮窮邊莫不繞轡衷而繫
弁帶服鑑來而止戈鉞猶且迎王事之本念民事
之艱憲古昔以示勸躬往耕乎籍田是月也星麗
辰角日移參尾大辟司辰句芒佐理律應夾鍾節
惟雨水當木德之在馭見斗杓之東指膏霖清于
原隰協風被于蘭芷林含煙以蔥蒨華綴露而旖
旎長川漫兮流碧芳草靡兮成綺倉庚忽其有聲
四務作而伊始是萬井與千廬咸戒期於于招先
是乃命司空治館金吾視壇行宮起于國東制作
準於星纏周正遼而匝地閭道路乎中天絳殿崔
嵬而曜景標闕岌業而凌煙華蓋螭翻而獲略璇
廊虬結而蜿蜒青幄嚴其雲駐翠蓋颺而氣應有
觀穡之崇臺隆峰嶷準乎其間俯平峙於大野激
流水於源泉闕方中兮千畝亘四徽兮陌阡若天
造而地設以待我
聖天子之幸焉爾乃即齋宮坐宣室儼朱紱戴青
纓祝史正辭咸巫獻吉瑤格朝嚴金根宵昃報慈

播於紺帳駕蒼龍以縹輓後車備指道之器中宮
 獻種犴之實前旌宸儀依紫千石之雲佩玉容
 穆矣思黎之色已乃句陳肅隊招搖啓遠六軍雷
 動萬乘風驅叱咤隆而扶轂呼來公以附車作鳴
 騶以颺駭悠揚旂而京靡青綳綳紛于震宅朱玄
 飄颻乎坎離方彩錯其外劉黃屋屹以中馳前披
 雲以建壽後梢星而曳旂左緯終兮捷旃右綽纒
 兮洪順恍天旋而斗運矧岳轉與山移爾其五路
 方行九門乍啓維尾繞以朱華望東郊而直指似
 太陽之初升瑞靄紛其抱珥既而屬車轉纖塵
 弗驚花飛以夾路草莽而侵輪似青帝之時
 行品物辭以芳華乃千官景從車徒塞空飛蓋
 結而如霞嗚咽其從風似三垣之列宿旋繞依
 乎紫宮已而崇界在列直應周旋循芳甸而徐轉
 紛綺繡其如縵似有龍之迴翔玄雲靄而四合若
 其壁曠天清和聲有音絲管調啾以嘲新鐘鼓句
 嗚以矜礧似有雷之震震百里而皆驚至乃士
 女咸集耆耄覲者至時奉之來臨歡聲騰而動地
 似百川之赴海齊濟瀟灑乃幸后援祀天
 農嘉谷發與玄牝德芳

太簇奏而春容既用處于裸鬯乃躬即乎田工於
 是京兆授鞭司徒獻鉅巡沃野之墳腴望乎壤之
 如砥儼洪厯之在御無紕未而成禮懷炎農之務
 穡想崇伯之稷理四顧而澤靡離次三維而土膏
 脉起諸侯諸公咸以班而進進或五或九泊終畝
 而方止陟巍臺以遐眺觀萬民之來趾一人有慶
 既穆以皇百辟致辭復雍而濟大侑之
 典將行享醴之讌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進
 曰臣聞民之所天在食國之大本惟民伊籍田之
 大禮實累代之攸遵善乎號公之言上帝之策盛
 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
 在和協解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教胤
 純固於是乎成者也彼千畝之不藉固取諸千麟
 經伊無加與泰始亦徒其千編文令我
 陛下應農祥而發令順陽氣以時行舉百王之令
 典循
 列聖之法程籍千畝于畿甸動萬乘以躬耕勸三
 農以崇教本播四海而揚頌聲想餘糧之棲畝將
 應粟之如京載在國章既以示勤民之政歲諸御
 稟印以薦明惠之隆大矣哉此之為禮恭將邁前

天外中
天中

論本
經

謀治正
金

休而建極終未替而為經者矣

天子芒然而思嘆然而嘆曰唯

未知其二千萬感於茲行實有

陌井分選畝千鍾直求常帶以

一此亦下一人之其城也而如

苗酒而緣中缺地滴而黃道此

也菽獲特哇禾黍異田任土宜

橫阡此亦下一人之執物也藝

刈稼秀使府造樹蘭杜于近晴

遠惠也蓋黍稷馨香應豆以飭

不違唯農是卿者仁之錫也度

者政之式也

天子所以念稼穡之艱難躬

之孔修猶日慎乎一日豈止於

前文而潤色者哉於是上率元

萬歲之賜上一人之壽錫玉冊

垂後遂作頌曰於惟

上聖幡化相兮共澤

則慶兮迺籍千畝

國之原兮

帝既至止三推先兮三公九

成兆民望兮勾芒太皞而散兮

還兮農用震動庶殖密兮之盛

穰其瑞應國兮百穀豐兮大有

息我銀兮如國如陵如福如

天子萬壽配被天子臣拜稽首

頌斯言兮匪臣則

文獻則解兮

論本
經
十五
米
賦
類
二
二

聖駕臨雍賦

許國

天耀民之孔易

昭顯景光
一覽在目
三品典義
增補

君師於四方厥後猷其惟后洽時夏而陳常於我明之十葉載干戈而矢德建育孝自

神京中四方而作則惟

聖主之嗣服紹

序

列祖而崇文席久道之德化徵五典而作新既建極以敷錫復隆樹其風聲歲初元之丁卯月載紀乎王春

皇諏吉而祥黃應天地之文明於是宗伯率儀金吾除道青衿望幸喜色相告

前集

卷之五十五

二

天子乃服皮弁乘玉輿駕翠虬駟文螭銜和鸞之鳴樹日月之旂虎賁後翼龍驤前驅都民擁道而夾觀紛輿其承輝司成悉率六館髦士公卿世

舊遠夷侍子舉踵嚮望風迎拜聆警蹕之嚴聲睇琴離之華蓋從簪笏以周旋間俎

豆而萃縉燕皇濟踰北而肅揖祇謁素王戟門動色芹藻荐芳霓旌羽葆容與登堂五

更三老脩珍醕鴈博士橫經鱗次雁行天顏穆穆珍珮鏘鏘如星麗照若春暘於論鼓

鐘於樂宮塙環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莫不舉

手加額祝

皇壽以無疆猗與休哉昔在三五重道崇儒粵我

祖宗文教緝熙忻曠典之復觀見從官之威儀垂縫增氣自上作之作舞教應風行化馳始自幾

向達於華夷朱崖鐵勒負笈知歸辟彼設的射者競超卑漢室與唐宗空拜老而增舍荷壁水之蕩

焉照鸞旂之于邁俊又咸造謨訓通新命曰休哉

天子作人鉅禮告竣

綸音中勸六龍旋軫千騎回旆通

翰林

經術宏敷

二四

華道以言復垂衣裳而致治迄四海之絃誦辭五雲之佳氣家禮樂而戶詩書拔煙霞而偃雄雉

袖毫作賦光于世韓曰

壁流縈迴環宮塙兮檇樸敷文育群良兮

翠華蒞止師道光兮肅雍展謁

黃幄張兮

聖有謨訓炳琳琅兮昭回雲漢為天章兮青衿威

奮佩無忘兮載載載棄肆陳常兮沛然

德教軼陶唐兮

千慮之
百慮之
百慮之
百慮之

以肆志令其系轡而前暢越文章之常檢
類之寥遠無深而不則分理無微而不訪
情于訓籍分器已移而相王君夫玄鳥既至
載鳴谷風三兮層冰解三徐遊兮春草生不
而抗法誼結華而句向春之末迎夏之陽
親于午蒙雷兩增夕涼倘伴于屬玉之
乎英達之重運夫示明已往海暑亦謝蕭瑟
風太液波方木葉下局玄冬之秋三氣惜
雪綴于苑樹之柯寒侵于崇臺之榭
斯須之未暇春秋禮樂之
月諸張第几今纖塵絕
論白虎兮虞學殖譚鄒曾兮群疑徂爾
老雅抱名儒競持諸論獻于座隅元本
都俞焉三千之經解信學之拘破劇談于
同家之一法尚書宮之三樂亦元微之永圖
皇微猶然以思建然而嘆學士之菁華
帝三之憂朕余之憂而泰運今是何事于承
章句而不親兮究治亂之所召疇忘荒
罔若淑而不興惟默華之何以法乎辛
懲寒余賴斯令其詔余以憲徵起余編手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余將肅命而遐征于是東觀諸臣濟而起指陳
危微之端及復興亡之奇或侃詞以標義或佩
言以示委或吊古以刺今今或據表而直白顯
靈之駢集今惟出王之簡說彼國碩之畢忠分却
諛衷之原病於林總而歸命兮賦不竭大言隨
四夷為外藩兮寄威稜于報訐惟捐珠而抵璧兮
追舜禹之遐枕倘獲休與鹿臺兮見皇輿之立祀
一治一亂見之前紀敢告僕夫用比弦章于是肅
慮岑寂靡寧厥躬精神儲思既明滄聰凜然而淵
楊漢馬而冰融望賢之真突燭人鬼之微煉判
經濟宏猷十五卷賦類
翰林
從違之軌徹究政治之根宗乃歸東朝靡聞廢宴
恭敬溫文金昭玉粹德有潤身體不愆器合聖如
規資神若曉符吹銅經瑟之祥叶游雷明兩之瑞
重輪繼曜聲浹于九州四海橫目之民龍種鳳毛
名播于桂海冰天含生之類夫長不偶于再索命
所寄也賢哉取于五稱帝所啓也
皇帝于是下五師下州詔開春宮正位號喜承華
之榮圖分美宗功之盛或當而朱輪兮御金
根之五輅位體震而節府兮建甲觀而參互信常
之可定兮真靈圖于永固選宮僚而豫教兮推

桓榮為之傳左浮立而右圍結今成垂纓而惟步
進謹言而亡諱今期帝範之顯融雖勉其必諫
分別金虎之龜崇德漸劇而不替今跪玉格而寧
露將

皇朝之景祚今歷萬世而無終臣濯髮而將身今
幸負暄于玉檻願葵傾而藿向今敬揚頌于銅龍
頌曰

秀更石山
於赫國本寔威明辟華渚流虹玄鳥啓運英賢早
握謀帷再闢伯招升堂務光函席夙夜孜輔弼
是賴堦則探聖言則窮神如珪如璋日故月新吾
翰林經濟宏猷十五卷賦頌二十九

君有子頌聲振漢烈重光聖作物觀七心承休
八荒宅宇玉帛萬方麟麟于古於斯萬年受天之
祐

張位

日方升賦

上天之載陰陽相推一元樞紐萬象昭回杳旭升
而英爽順聖度以往來彼晝夜之代謝若循環而
迭催惟夫滅宿澄露登光露暉望舒既匿陰明向
微雖啗曜而必帶鍾開隱而依稀懸闕漏聲已催
鄉曉之箭金門曙色甫辨入朝之衣于時晦昧盡
歛靈輝正東望之儼然爰在扶桑之上即之可
愛乃由嵎谷之中越彼海嶠升此層霄金鳥呈麗
白駒旋趨龍羅滿輝而未普義和弭節而方昭果
翰林經濟宏猷十五卷賦頌三十

矣朝陽共親三觀之近旭然始旦異誇一舍之遙
翕赫洵霍熠燿旁煌容光畢照與屏威彰驅浮雲
而散彩遵黃道以相羊擬諸形容如銅鑒之出櫥
窺其景耀若寶鏡之颺光連珠翕絕合璧靈堂進
進未已遲々上征挹如鉉之湛露報御苑之新晴
揚光熹微雖未極萬方之照春和爛朗已先增三

殿之明爾乃臨仙掌映龍樓搖雄尾下結頤祥光
滂蕩瑞霧凝浮射綺疏而麗萬戶浸瑤階而瞻九
旂黃屋騰輝煖氣韋韞乎武帳赤城生白炎光漸
偏于皇州况乎曉風披拂積霏清夷璇空朗象淑

本公遠目
若也小兒
諸君之
也

業輕移炫亮天之化育壯漢官之威儀載馳載驅
嘗嘆孝父之志或遠或近小兒之疑惟時后
牧就列變高司宸傾葵麗未榮愉承輪時天之
香瞭仰明德之維新如日之升或仰
聖與之大就之如日共欽
君表之仁並祥集景福同撫乾運憂日中納重輪
之上瑞謝豐郊之顯風惜寸陰而四表咸格動日
玄而覆含畢融小臣作賦敢登丹衷願與日以同
文歷萬祀而無窮

翰林經籍志卷之五十五賦類

三十一

日重光賦
黃輝

天無二日瑞有重光對赤文兮內溢絕丹霞兮外
麗儼醇精而圓抱屬威魄以旁張春一體之分氣
遂合彩而為章彬璘兮儼儀總映掩抑兮義和麗
祥旦、重華差足徵于俊帝離、兩作良有取于
庖皇爾其露帳晨暉是絕隔轉隱瑤圃兮乍還出
金門兮甫練烏連嬉以肇谷龍扶光而服纏雖若
盤以涼、已勘規而電、逮乎溫源謝洛典阿騰
晞群陰香露積陽吐霏散方言之淑景習圓羅以
曾暉選十輝之回或薄三素以希微若乃晷則衡
陽圭柱昆吾中崇蓋而交景屬利眼以分暉何兩
珥之足擬卽四華其猶殊紛綸兮匪衆僚之繞轂
輝輝兮寧群炤之隨珠于是黃道揚旌赤標安轡
偶豐明以再中繼離照而不易氣獨藐乎丹甃精
悅承于火燧三千里之圍徑陸賈連環十六所之
周驅文彌決驪原夫陽宗積耀天統合貞惟陽也
故寔而善滿惟滿也故仁以生明月鏡猶資其代
照星芒亦賴以繁生卽爾重光之外廓彌知純體
之內盈故其精、似青翼、似黑煌、赤綃、光無
定之離首列于三精寔演華于太極矧化國兮舒

上合湯泉可失沃焦百昌仰是入表受照顯氣之
白虹望形潛居土
輪重榆羅珠案蕭丘千成
萍沸水與異山
晶之靡倫何奇復之足理蓋聞南由維離東朝象
日光少為隨光重為陽史以太平而紀立傳謂明
王之目言學則高閣頤與發藻則陸機演志彼
宗祀之獻嘉徒舉欽乎旋時緊永平之敬德亦宏
庭其夫逢就與明之盛世行瞻果之
龍
時同幸可瞻于玉
龍

萬寶告成賦
蕭雲舉
夫惟朱明弭節長庚耀芒
風載于西裔清露墮于高峯肆蟋蟀之潛處兮鳴
馬以南翔雜墜葉兮騷屑澹微波兮渺茫予了
觀元化流覽四荒寫報于相渚發中車于紫案
披游乎明農之野寓目乎登稼之場維時百穀紛
雜穡人奔走含廟駢羅燭子先後均萬井之色
弱百室其相守善鉅刈而藏之書之圖史乎曰大
有有父老倚杖未前曰歟乎熙乎此鄙人所
為終年服力而旦暮吉休也予適然曰噫嘻爾父
老殆老於所樂而未曙所絲者耶方今
聖明撫運宵旰惟憂國欽即康民瘼乞求祝融事
戒屏翳永道揚晴氛于九衢將播膏于千疇爰居
齋寢爰禱園丘百僚祗慎六事殫修天獄遽啓通
臣見收豈雲漢之為饑庶桑林乎可伴
帝閣垂睇乎天閣巫成壁閣于神州豐隆鑑旬
磻以來下號屏中靈瀟淅而濤流轉旋雨暘以
有秋于是重穆耄與若顯異靈蟄騰國侵堅好斯
茁九土用均三時聖奪共焦心于雞章之期而鼓
柝於蕭雷之月若二層霄咫尺王畿千里扶風西

遠通用實值筭步類薦止縮酌言浼七

十堊之重：卑九德之類：神曰：德之謂道。

此言甚 建宜爾孫子也又若微侯朱邠上公世駿是也

士列辟群牧錫圭璜于思歸賓服勤于公卿度原

思之貞慮安樂之采英不仰被仁芳儲終親睦卿

人言曰：此年終也。受天百祿也。人言曰：此歲

好色亡身之禍甚矣

以永年庶人戴之謂之戎庶民受祿于天也不若

翰林經學士一三五歲 翰林經學士一三五歲

陸明珠大方廣利壽王太子會同則見

天子致學校廟修理時維主名攸虔秉稷是崇方

且焚前後之珍玩而燬城之北馳異族化之謂

天子有諸璽也今子適秦熙之時沐浴

聖明之德。其猶
九重之霑澤。其猶

老授杖而謝曰

遂相與決而歌三曰聖主垂至仁千萬

方成橋事今相將為復其業康。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下神明之靈李廉問曰

予締予交已越一紀其貌固與昔不同矣

子能為我揚摧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然

長自巖穴鶴龜編繡土之溫食動趾踉蹌發聲譟

吃忽拔繮去歷卽邑見者大驚指爲木刻錯愕

周章無地壽述猶孝廉江子以諸葛孔明以垂席
也哉以三古之考欽期我以九族之望或拜孝廉

之規厚矣。孝慮有問敢對以遠寓形霄壤不翅蟻

蟻時幻歲遷電滅烏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

九城風、乎每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并五

兵雜陳而神授機也若々乎曠野萬里而列井

布恭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

夫子與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

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經其書漫衍四類

是經降陽權計伎巧勢開其巨膽列結々結々九

風角鳥精制器尚精動合神機冒鎧羅陳戈戟交

施渠答詎堙驚冥扶胥象車崔杏行馬飛皂武衛

大智。羅耳長安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

微軒冕以之蟬聯神功以之燎衛霍輝赫樊味
執轡公子掃門王孫仲傳仙仙僊子吹笙李奎祀
其愠味其銳也若益勞之出魯捷其重也如天球
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張天成雖莫不仰

遺光而企未照其視度增危東堂鑒室而越岑
倚柱而吳嘯卑南陽之畔各一之釣口心
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經定于李憲曰功高者
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背而君子之所慎
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其下方會稽衡臺折獄獄
常霍及壘閭分布九疆提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

經濟宏猷
十五卷
七類

三十七

外邦他春帝澤溥澤青翰混茫包天異地循環相
通其間怪偉靡可訾天德悠長水伯瀆宗窮宿
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匱玉策之探日月珪
璧之威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接航
濯足於咸池瞻髮於拂水雲氣瑤於人瑕發忠信
於天走蒼水之使獲丘之君屈一國之句鵲湖而
想遺芳登瀛洛而思聖德也
足以前子耳目昌子方外
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披控名責實體度是而

繳繞弗失絲毫貴儉兼愛上賢下愚采撷不斷型
簋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謹守刑止流行道辭
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開闢不同不異道要執
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不定詳情為萬
物主義節或愆或刊納之補如是清史者聚風中

輒非到扶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方儀若衆
剛度以定紀綱蔽明是謂大順矣天所寓邦本所
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旨皆經典瑞澤
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爲因
越憲制若是喧極注虞訊雷震臧乎曰極克斥乎

經法卷之六
十五
六
七

大澤才禽氣雄渾火出火升後生風全張前照許
史後從堂黃臂金徹天張方即落雙囀俯猛長熊
毛血旁雞鷹空四封八據冠第廷實惟供紫昇旁
午豆組衝從肉肢含春耐軍移童器周八音伴合
六同部分三坐蓮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牖
輔奇牙環質奴容歌嘆感聖舞袖翩龍其有重固
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熊許之子孝廉曰
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
文學曰班生授臺令名煌耀終童請纓其歲甚少
不有猶也待其將非訪銘於燕然必建

用益張營案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
龍虎騰起鳥蛇翼躍正：奇：龜：龜：龜：絕
絕：橫：以：守：則：因：以：變：則：變：是：也：北：谷
或：噴：血：於：太：白：或：拘：地：於：幽：黃：或：立：於：荒：陽：是
亦：英：雄：之：性：也：是：當：聖：之：不：知：氣：之：在：已：也
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
儒：衣：談：儒：言：又：馬：用：爾：為：之：聖：曰：聖：人：其：心
太：初：上：超：鴻：沉：下：入：渺：渺：有：其：終：亦：神：其：極：文
賓：復：生：師：皇：馬：將：主：柱：丹：砂：騎：龍：師：木：羊：為：由
神：采：鹿：皮：折：足：山：圖：結：衣：服：問：女：九：素：書：赤：斧：碧
鶴：朱：璫：脫：玄：俗：質：虛：心：存：冲：寥：跡：亦：僥：奇：五：性
既：也：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野：身：升：紫：宮：位
紀：琳：書：陰：隆：伏：骨：同：洞：回：規：執：東：象：之：王：文：契：九
赤：之：班：符：海：處：之：龍：輓：服：太：極：之：麟：變：八：火：不
焚：入：水：不：濡：八：石：不：闌：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潛
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持：勢：治：於：無：為：也：當：聞
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我：靈：尸：洗：伐：我：毛
髓：銷：解：我：膚：肌：觀：銅：狄：我：浮：華：約：令：成：而：不：敗：不
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
則：同：孔：為：之：美：文：也：云：云：道：文：或：偽：或：真：學：徒

巧辨或正或畔先出者堙後出者存何若生怨尤
而異師是嗔藏之各山編簡乃完何傳校有緒而
魚魯或殘或汲家一終盡書再觀何怪言故紛而弗
齊于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蓋閱
其文借辭竊義解俗黃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
錯雜學方則師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主
終通生有及資何其素不一而數皆九為原榮非
原名姓氣雅何圖指僥殊而重蒙迭起觸頭而言
何莫非此沾：動喙徒見其師走將鉤其尾鴻掠
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遺十婦孺能若是
亦足矣孝廉曰此處近之然端於傳註童習白紛
若華蟬歟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
之真儒師：萌庶儀：真歸孰能執我愚
群言孔多與真者誰欲操磨經以迄其區欲終盲
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為咩咩戲一何
寥乎九聖之遺於昭乎大九聖之心存之于文之
何昭乎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
孰知朝嘯寧不使我怡：而怪：乎帝降民衷德
與天一胡不自貴哉誰是溺顛倒手足清泥白黑
棄其瓚槃寶歷危而附臂自傷：以交積弊：引宿

機以刻未習駕泰陵以為舟鼓開洛而為機張武
 夷以為颶期沫泗之可涉風與夜寐佳：崇：靈
 然如上帝之在目曉者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
 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堂相視
 而笑：已離之以歌曰真儒不在世陰：今桓桓
 索塗愈辟子獨其靈與古今兮絕彼九玄離
 濁永兮攀幽道塞乘青驄兮文之與喪資以自分
 任重道遠何特而止兮朝斯夕斯惟斯於歟齒兮

此詩：賦：六十五卷十篇

四十一

摩慶堂

和百集之
 金瓶梅
 卷一百一十五

槽巧七

劉孔當

維歲之七月七日柳子夜歸自外塊然無徒蕭瑟
 獨夜將寢忽乎寂寞之場將寐半華胥之所于時
 菊蕊拂座梧露沾巾繁星入戶皎月在庭俄有輝
 煌似神非神瓊珮垂藻霞落結雲儼然顧予曰惟
 子將以是夕歸于河漢哉則司巧以餘費人惟
 子持行宜為世珍然而進無所適退不見稱胥龍
 鮮試夜光無因惟不而巧以贈子今吾將易而淡
 而整而力心俾而所向無不而忻而將有意乎柳
 子聞言而撫忽者刺心疎眉欽踵踵：忘：蒲伏
 而前曰竊謂子之志也落之日久矣誠不知自
 拙以致此今天孫儼然庭教之是天哀臣而賜
 之天孫也雖然臣知有拙難未聞巧故謂天孫之
 所謂巧者何似而臣得審處焉天孫曰夫巧天地
 之機而造化之秘也神：奇：莫可端倪姑就子
 身為子悉數厥幼生人五官既具上或代繫下或
 代履其中有心厥巧攸聚是故盤望觀淵察流
 睇望顧伺色先意承志是命曰目巧未命先唯未
 言先諾疾若搏鼓慧類風角是命曰耳巧游心
 句索危結繩倏長倏短一縱一橫是命曰舌巧

氣尋常無所不至如燭之營虛理不附是命而巧欲翁而後將以與國分焉而後之為而後分曰手巧托經終南按運曲寧明早自側目恭賢操是命曰足巧人有餘餘誠耻歸誠取驗牛馬先容變而為其巧曰巧運意忘內深併者伴致莫須微文無然其意其名曰巧中則子得馬伺機見司是明家司則諸管提其名曰巧探計析秋毫澤窮是巧也為不官千鍾自飽其名曰巧取於巧之中又自巧而奇相奇論亦云多端是皆世所共貴表所共推通無不合交無不惟子誠曰操執執執姪以此涉世不其甚雖柳子曰臣乃今而得聞巧幸甚雖然臣竊有謂焉人之始生混混沌沌不識不知何處何營是以家成大庭無懷焉天其世填其行顛今如天孫之言乃則巧矣亡乃新醜為園利方為園雖有攝專純樸已殘雖有珪璋良玉不完天孫乃為我顛乎天孫曰子唯乎何見之越也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與世推移故苟可適世何性之拘奇可謂累何古之亦故曰聖與俗流賢與變俱徃往者古驗者悅愚不辨而食不素而衣草木榛鹿豕豕雖誠有功安所用諸子試暗會

視古何如風移俗降撲散淳漓以曲相御以詐相驅辟如逐鹿于野之墟高材疾足乃先得之是故祝鮀為政子朝東甌王良執紀韓哀附息時之所極變之所趨而子乃高論往古過信所持方枘圓鑿不其難與容是柳子俯然而息慨然而吐再拜稽首而謝曰天孫之哀臣至矣其誘臣備矣臣非木石寧能無意人世乎顧臣甚拙好覲莊恭竊跡已事無然太息何巧不勞何巧不天何巧不賤何巧不滅磨公磨牛黑而白也苦也何巧不殆而巧與惡重不勞而知由基楊葉百不失一少焉氣劫矢鈞子撥就與夫人頽然古思若子木為三年而望一日而敗遂同朽株就與拙親引重遠驅昇馬彈日為馬解網徒依發得月隨記徒就與頽豪不為禍始且天孫必謂涉今之世非巧莫過乎巧誠可遇就如天孫輕輻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庭然而孤獨寡與居諸伶俜盈一水若隔九關雖未啟扉幸復參辰不如愚婦睡馬朝昏豈能以巧乞人而不能自售其身抑遇合有命卒非巧之所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塗而輟其塵君子不為世之勾而

易其所從改使謫過而獲驅馳無容臣減不忍以彼易此而况巧亦無庸天孫已矣無復望臣、將守臣之拙以竊附於成庭陳葛之民若夫携持坑塹牛皮是珍饌於、之國臣用、也人張之臣亦不能於是天孫陸、之遊若止、臣聞戶視之萬里一碧

巢雲七

徐林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屋危乎顛鴻之託一枝而雲氣出入乎戶牖與野馬細縈不絕遂致巢雲而歲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蓋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為名則彼之困於假者矣病也抑頌晦之迹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親經義居賦
十五卷七類
四十六
廣義堂

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牖右屬群山死々下赴鬱々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探之約之如技如奪文窓洞開朱拱鈞連盤々困々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煖無水夏寒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楊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炭之為貴也吾惡為哉曰下隰高原我圍我樊輦石其間可游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阪錯落星布嶽巖雲湧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駢鳥交種神侔壁壘勢方斷

事詞應筆
題勝千古

翰林
經濟家

隴境與心計物以機動異奔駢生條條上疎同
 激芳紅塞翠涌其視果雲為何如對曰金谷既虛
 而二十四友為金谷未昔之所戒彼為其錄乎
 曰高臺九層上切星居仙見百里極主人眼洞庭
 為池浩云、鬼驚往來候屬千群霜降之秋雷
 奮之春以宜其望以泄其煩胡提氣以夕賓結隣
 其視果雲為何如對曰古者國有時常以望氣授
 察其豐凶若重華姑蘇恒勞民為之而難危累基
 者君子不子也則其下皆鑒千金以奉一己樂之
 所在患必隨之曰風吹來差柱促絕張下抑作揚
 翰林 經濟家 卷七 類 四十二
 移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驚停鵲
 翔楊蛾臨娟吐氣胡芳良夜何其厭、未央絕響
 繼惟炳燭傳觸其視果雲為何如對曰孔子曰鄭
 衛之音比于娼女、曰吳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
 此耳、道之、天簫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世俗
 之好以喪吾真邪、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
 過氣熾薰灼、壯帝信傳、六博越遊狹邪宿留
 平樂百金一擲、割鮮野、視以胡視四嶽其
 視果雲為何如對曰、
 矜其驕豪氣淫無度、

似有精思
不獨詞也

翰林
經濟家

且不亦悲夫曰入黃閣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令
 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甯戟堂垂曲旃魚輪初啓
 鶴蓋雲圍左右之人衣襲綺綺祿周三族國延子
 孫流光百代此德前人其視果雲豈不有間乎對
 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輩知校能翼翅
 鵬鷖之相萬又可以妄觀之邪苟居其位必不克
 矣曰然則與雲卷舒一壺一丘顯秀汲清委化而
 休非幾於與身乳倫之流歟對曰生觀於彼而不
 觀乎此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為物周天
 天地而有時不足固也藏於山澤而有時不足藏
 也汎濫如海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雲卷乎其
 不可執也藏乎內外為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為
 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可以為而况吾之
 友也茫、然莫知其所止由、然莫測其所如也
 於是拉弘景招太白小匡廬畢少室逍遙倘佯以
 永朝夕視彼壯麗之居非吾之所安聞曠之園非
 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惑而
 一時赫、遠近承風未若終言天年而守其寂、
 也東吳生恍焉若失迺為之嘆曰吾子可謂不仕
 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
 急觀物之過乎而其猶太室之雲乎其計其計

翰墨林七更有序

金定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簡圖書之府也

謝君廷簡圖書之府也。古以知粹謹飭。被者過得美名。於神間。其性清。玩弄之。頗富。嘗召其齋曰。米家船。少傳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極其詳。以進於道。意劣。辭庸。視古之作。者固不免有捧心之謂。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差者也。

覺非先生。又客蘭閣。心厭喧。恒松煙。舊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馬消搖。路濯。願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予。若。後堂。谷足音。登

翰墨林

經濟宏猷。十五卷。四十九。然主人出迎。不言心。翰。時。昧以目。升自賓階。少叙寒。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于地。匪。字于。岑。無松之感。非。相之。森。野。羅。圖。書。錯。置。琴。瑟。几。萬。載上下古今之。房。百。玩。觸。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其。寬。莫。應。緩。宮。急。羽。高。卑。以。序。巍。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倚。前。此。佩。五。曲。九引。纜。可。繼。先生。曰。美。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第。遂。之。焉。未。能。得。其。情。恍。母。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聖王。不得與記物設教。啓其

上卷。以易。公。亦。亦。也。之。則。以。道。公。正。神。明。其。意。實

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債。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勦。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母。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科。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蹄。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憲。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寓。若。於。書。圖。最。近。事。然。一。好。者。亦。能。表。志。吾。未。暇

翰墨林

馬主人曰。五色作。續。掌。自。姚。姒。後。世。因。之。書。事。由始。晉。書。以。降。好。尚。益。起。願。吳。荆。關。董。郭。王。李。八。神造。妙。區。別。品。第。馳。譽。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臺。商。情。游。藝。勸。合。玄。理。宜。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于。物。而。不。可。寄。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最。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食。宵。恒。失。寐。此。猶。工。思。極。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登。閣。正。聲。微。光。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安。得

翰墨林

連。張。之。書。弄。先。之。技

翰墨林

馬主人曰。五色作。續。掌。自。姚。姒。後。世。因。之。書。事。由始。晉。書。以。降。好。尚。益。起。願。吳。荆。關。董。郭。王。李。八。神造。妙。區。別。品。第。馳。譽。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臺。商。情。游。藝。勸。合。玄。理。宜。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于。物。而。不。可。寄。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最。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食。宵。恒。失。寐。此。猶。工。思。極。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登。閣。正。聲。微。光。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安。得

上卷。以易。公。亦。亦。也。之。則。以。道。公。正。神。明。其。意。實

出缺入應
補作全

翰林

經濟宏猷

一五卷之類

五一

擊壤以反渾厖。主人曰。經緯天地。軫輻後先。用典
政通。體隨世遠。秦漢雄深。齊梁駢散。韓公倡唐。袁
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
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合
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室。走將漱其芳潤。
咀其華英。寤寐于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
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
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
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
論。略陳其名。易徧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

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
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
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義利攸
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邇洙泗。而復
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神光
首。請先群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十五卷全

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六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廉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嶠朱之蕃 評閱

賀 武宗皇帝南巡回鑾帳詞

伏以萬象巨天太白統五兵之運四時成歲雅劉
宣七月之威道在古而有徵事於今而為烈恭惟

欽差總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大將軍鎮國公
朱布昭湯武通駿文聲率軍人有指之歸思受命

無疆之恤版章土宇德既洽于羣生帶礪山河恩
尤篤于同姓北辰居而星拱垂衣仰穆之容大

風起而雲飛整旅示桓之勇徵兵宣府筆斷河
流撤候秦關九封函谷百蠻奔走南踰銅柱之邦

萬里謳歌西出玉門之路天保以上治內下武之
聲繼文四方清暉草之風萬姓樂止戈之化適有

么麼小智敢懷弗靜之蓄肆茲惡毒橫流故犯必
誅之令曰彼宸濠者寔我藩服焉禽獸飽而忘恩

蜂蟻昇而成螫乘珪綴組罔思植國之仁肅侶命
徒自速覆宗之禍執迷不返謂暴無傷虐煩几杖

之施竟作家門之繫守臣祇戮方華相鼠之牙

郡樓鋒已觸羝羊之角張翥毛而自固奮螳臂以

求伸禍等三監在周師之必討罪浮七國呈漢法

所能容反狀既聞皇怒斯赫爰下親征之詔便興

問罪之師以律則威在和而克親民如子天下之

所共知應敵以兵聖人之不得已瞻神靈于破竹

揚殺氣于前矛人一聞心共抵賊宮之掌士均鼓

勇期燃董卓之聯電擊雷轟感雲風之入陣山搖

谷應見草木之皆兵鐵馬石頭城斂氛埃而披白

日洗兵天塹水截滄浪以真倉風聲遠被于躬

之施竟作家門之繫守臣祇戮方華相鼠之牙

郡樓鋒已觸羝羊之角張翥毛而自固奮螳臂以

求伸禍等三監在周師之必討罪浮七國呈漢法

所能容反狀既聞皇怒斯赫爰下親征之詔便興

問罪之師以律則威在和而克親民如子天下之

所共知應敵以兵聖人之不得已瞻神靈于破竹

揚殺氣于前矛人一聞心共抵賊宮之掌士均鼓

勇期燃董卓之聯電擊雷轟感雲風之入陣山搖

谷應見草木之皆兵鐵馬石頭城斂氛埃而披白

日洗兵天塹水截滄浪以真倉風聲遠被于躬

息之涸魚痛傾巢之仆卵壺漿齊慶室家後商后

之來蘇扶杖往迎父老欣漢儀之再見檻車獨赴

類傳渾于丹徒接檣一空若破膽于赤墜士民如

故雲高鴻鴈之安人臣無將已快觀之戮于定

執俘以獻太廟其祖宗在天之靈行當感臨以賜

諸族為臣子不忠之戒其等觀兩階之舞已觀德

于龍光上萬年之賜更承恩于虎拜爰輯崑崙之

語用禪騎吹之謠詞曰

語用禪騎吹之謠詞曰

語用禪騎吹之謠詞曰

六龍親馭臨江渚，慰滿王師時雨捲。地風濤入雲
旗幟，擗碎震天金鼓。狂童氣沮，早寢失胡虜。奉頭
如鼠愛，却辭煢燐離赴水。勤如許，皇天眷佑明
朝使。中興將士關如，虓虎奏凱，門鼓停郊廟。春
動洋，萬姓都人私語道。今日躬逢，周宣漢武，但
願萬年，帝教為帝主。右調齊大樂。

蘇軾詩集卷之六 六 奏樂類

廣慶堂

懷龍門詞

劉基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為衣兮，白雲為裳。彼秋
蘭兮，佩珥玕。泰和與遊兮，中黃與處。時時兮，及兮
夕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
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玄
霄兮，眇北辰。為合為離兮，誰識其因。青雲無階兮，
江海無津。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隣。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青鬚兮，玉雪其容。飲沆
瀣兮，食紫虹。澡石泉兮，灑松風。邀初平兮，從赤松。
超逍遙樂兮，無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蘇軾詩集卷之六 六 奏樂類

廣慶堂

招遊子詞

王 璋

吾宗兄存誠甫名其齋居曰遠遊昔年原放逐之餘眇觀宇宙欲制鍊形魂排遣憂鬱遊入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遠遊之歎所為而作今存誠之有取于遠遊也其情原之志歟予因反其意為辭以招之庶幾其不驚于虛遠而為吾聖賢之歸然宋玉京差大小招務為譎怪之談荒淫夸豔之語今亦無取焉詞曰

翰林

經濟宏猷

十六卷樂類

五

廣慶堂

遠遊雖樂兮樂不可極只子兮來兮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方弱水舟楫覆溺只西方流沙車不
可歷只北方大漠絕人跡只南方炎荒路險以棘
只顧瞻四方感之歷所適只遠遊雖樂將焉止息
只子兮來歸反吾故居只居爾之居後爾仍只仁
以為宅遠且虛只禮以為門義為塗只大中為至
至和為厨只八珍奇味道之腴只文章燦爛錦繡
敷只盛德光華被厥軀只慈儉是實謹當儲只御
以矩矱乘怨與只子居其中樂有餘只瞻前無隣
後無虞只天君泰然靜以舒只聖賢與處天為徒
只洞視八荒眇一區只坐閱千古猶斯須只子毋
遠遊苦驅馳只子兮來歸反故居只

竹坡辭

莽落木兮蕭森風不止兮葉墜夕陽殘兮
見遠岫兮何千層我之懷兮既悲况新愁之
竹坡兮何所吹秋風兮參差其人在其下
舊兮懷幽雅隆清陰兮以慰握琅玕兮盈把
暮兮霜霰寒君不求兮行路難雲東征兮不可
攀倏變化作素鶴就君之竹兮棲縹緲永今夕
兮以盤桓

翰林

經濟宏猷

十六卷樂類

六

廣慶堂

辭劍圖詞

胡儼

賈子兮執矢。望昭關兮東馳。思公子兮弗諼。孰關
 余兮渴飢。旦暮兮以趨。江之流兮。清且速。彼遠
 運兮。求索渺茫。何之索兮。遺恨心之悲兮。
 莫予知風蕭兮。江日黃。蕭蕭兮。杜蘅芳野闊。
 寂兮。無人悅。四顧兮。彷徨。桂楫兮。松舟。險阻兮。
 中流。檻余兮。既濟。欲報兮。烏酬。寶劍兮。陸離。愛解
 贈兮。莫我留。執圭兮。弗有。顧百金兮。何求。江上兮。
 大人義重兮。山丘撫新圖兮。增慨。寄思兮。千秋。

孤憤詞

宋濂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寃之。
 濂因本其志為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
 讀焉其或知所懼也。夫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
 兮。假微詞以自吐。曩有志乎學古兮。指前修以作
 則。非秋蘭其敢初兮。非中椒吾烏食。伏所履之正
 直兮。謂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嶮巇兮。習獨中茲
 危禍。胡蕙菲之小文兮。竟成之于貝錦。剛指方以
 為圖兮。於人情為已甚。伊翻之公子兮。余素得
 而友之。握手以示肺腑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
 之多變兮。一旋踵而弗予識。既極予於坑穽兮。復
 陷予其曷傷兮。吾懼哉。汝之良心。睹日月之光昭。
 兮。聞雷霆之隱聒。予固不足畏兮。汝寧不畏于天。
 天道微而難索兮。斯為足以責汝。彼黃鳥之嚶。
 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軀兮。乃一禽之不
 如。予固約結而固措兮。又為汝而歎歎。嗟受命之
 蹇蹇兮。豈獨汝之為尤。蛟龍聞于深淵兮。寧無損
 于鱗皴。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逃。因惟飲泣而

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不鑑
 我之幽枉皎々之白壁兮金鑒其為無石也纖々
 之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詆以深文兮其
 害患于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服有淚而誰知此
 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荷自經于溝瀆兮
 慮君子之見嗤夜漫々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
 秋虫響于空堦兮似助予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
 實一身而無所魂魄兮言何意兮雖生存而如灰
 昔公冶之所遭兮夫何有十不仁在縲絏而非罪
 兮亦魯叟之所稱采自反而弗疚兮縱遇辱其如
 禁浮雲過而日潔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
 為愆兮思吾德之未明意欣々以起絕兮振冠纓
 而起行取瑤琴以彈之兮有和衍之新聲樂天命
 以自度兮究年歲而不再更

原心亭銘 量其昌
 三十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陶鼓天地天地有
 心惟人攸寄國顧方趾含陰抱陽中有主者孰々
 堂々經絡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
 火熾冰壯膠散障非心本物如鏡現相像本不有
 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同覺應不失
 宗以靜為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寂于真性濫焉
 牢陳彌增躁競以動為心動即屬情欲也無涯聲
 色縱橫隨波逐浪醉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為要
 既識真心觸機是道糟粕非粗神化非妙何以識
 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未發氣象于此
 可知既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々地當是々未習
 而妄焉先登捨筏亭揭原心至教是存銘以志警
 丹書並尊

九德銘有序

顧秉謙

愚請書見吳陶始知人而大禹則難之乎巧言令色孔子心焉惡之以為何知人之難若夫又觀其脩陳九德而後知大禹之謙不虛即皋陶所稱亦無非重為巧言令色孔子慮也何也人之難知非悖德者之難知也則以德而非德者之難知也放齊之稱丹朱也不以聰明乎而實則荒謬驕蹇之稱共工也不以鳩功乎而實則象恭矣四岳之稱崇伯也不以治才乎而實則方命圜族矣當時非帝堯之神智有以洞灼其真而斟酌其用

則舉而置之登庸若米豈有類哉然而猶未免失之難也蓋類不類猶猶不比蘭味不並汪彛不及錢人能知之若乃暗鼠而理廣鳥而鵲高步而巫堯服而桀自非神智鮮不為其所眩惑者則以德辨人又不若以德辨德以德辨德庶巧令者無所容而人品始見彼皋陶之以九德度辨也誠非如儒者所稱成德不偏之謂也正處天下有似德非德者以所地脂韋托之乎竟棄以曲謹炫霍托之乎愿亂以模稜悖托之乎擾直以察情惑雅托之乎簡剛而至于所稱強義又多出于血氣

陸之徒于是九德之名雖為

國家重而其質反為

國家所改新之方為之不若當稱帝德因德

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而不言德與

果也豈帝德而有偏乎哉心不為之動乎自一

精液而光岳氣分雖天之德人亦無而本顧

列九德之目以取人又為其難之辨以明德若

近于太嚴不知侯者射之所的也苟志工尚矣雖

之多識之算不失為良工真者德之所的也苟令

于真矣雖乏薰長之行不失為良士故皋陶以九

德名古而又曰三德可以有家六德可以邦夫

亦謂士修其真即一德皆可以致用與巧言令色

孔子者自別耳然則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者明

天子事也當恭和衷眾德無收者賢相臣事也微

其似而修其真修其真而會其全者又士受知于

君相者事也不其然則無給有負

朝廷作人至意而其何待亦甚薄矣典謨具在撫

卷惕然足用作九德銘以自警銘曰

古唐虞密收在廷師之濟之獨畏孔子孔子謂

何氏言令色最恭滔天似德非德爰有皋陶俗論

知人乃言采：九德是徵一德曰寬必原諸栗寬
 本非弛恢然有則二德曰柔必原諸立柔本非靡
 安然能植三曰愿恭愿何以恭敦朴之度有來肅
 雖四曰亂敬亂何以敬嚴定之才雖烈無競擾殺
 居五雅意自果不則寡廉幾切雖魯直居六正
 容可掬不則過峻便傷絕俗德七為蘭蘭也雖廉
 以隅有定所以無煩德八為剛剛也雖塞壯實無
 欺所以不屈至于彊義彊德斯名氣配諸理九德
 用成何事可虛何行可襲虛為襲亡非古之吉况
 今

聖哲追唐匹虞三事贊襄式克都俞遵命實難母
 黜而王高楚可遷母滯而谷錫礪之佩括夫不遺
 玄酒雖淡朝夕可醕敬矢銘言既鵠乃侯誰當善
 射于此是穀

蒼雲軒銘

宋 瀛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間學固求
 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
 樂也况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為高也
 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
 之于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父善使光武能任
 人可謂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
 蓋光武察其自用其後率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
 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其舊之義此
 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
 哉子陵祠堂以蒼雲名軒余高其出處之義也故
 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與樂隱隱而弗為卓哉
 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其耕釣以嬉此為百
 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飭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
 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
 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歟與施或不盈握或兩回
 垂庶乎于道之歸

座右銘有小序

趙志舉

小序言
此銘亦
刻於石
當其時
子王銘
傳於世

愚讀大戴禮至武王鑑席古牖諸銘未嘗不懷然
深思云以彼兢兢而宏無疆之烈猶日休惕焉懼
怠之衆也故與處而不裁焉庶日顯提以有微
心乎吾降自省何似顧安能言心誠而忘動戒
哉爰製一銘書之座右銘曰

乾開坤闢人參為三人貴何匪道胡軌日與月
與迅如奔駛爾婦而遊處至爾侯相古哲士人紀
入綱爾胡不足令彼獨芳焉古人心爾胡忘正不
自身先其何能令愈德在始欲室自源一星之火

韓林經濟家秋十六卷銘類 十五

至于燎原無競爾智純白不偏無騁爾辯多言逸
志無慕人短無先人長善弗人同爾亦何戒寧我
容人無人容我大儀吹焉于何不可心不可飾天
不可欺福福何常惟人自基謀滅惟退不滅惟近
爾則誰憐胡不思奮

銅雀硯銘

唐順之

昔維元載歌玄騎舞馬今維硯值圖文後樂鳴
呼其為元也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去
柳雲落不復知其不復為元也英雄豪武人不得
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嘗然有感于物
化也

韓林經濟家秋十六卷銘類 十六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 訥

唐虞夏商周
傳大統緒
一統緒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

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威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

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繼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

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襲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于欽天山陽。越

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達奉告成

翰林經濟宏猷十六卷碑類

功請文刻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曹監，懼不敢

辭。謹拜手稽首言曰：維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

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

祭于肆類，僅見于周。而竟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

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于今

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合和，禮樂明倫。凡

廟祀之禮，不經詔祀，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

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

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

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擇士。

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齊明承事，潔豆靜嘉，盛豐潔告，先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惟惟本始，式昭曠典。

者至矣。其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殿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

而立之君，所以濟天下，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

代之官天下者，大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然

混一區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叙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

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其足以度越百王，垂億來世，永無訾議。為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正昭聖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之，同底

于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大盛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又豐功茂德。後先輝

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又豐功茂德。後先輝

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又豐功茂德。後先輝

一尤

帝之聖神天縱之也中正純粹乃位天德仁明而
武容善隆焉故其攬萬幾也事成于獨斷謀定于
立決肇先朝之失凡厥積靈宿弊爲天下患者變
夷決別靡有遺使審謀坐制萬里北顧而南塵淨
南伐而海波謐卽孔稱遠乎一乃書頌永茲之烈
不足多矣迺若年統後典學統熙左右涉降泰
九玄之上初寒暑雨露具神
神明而敬一聖學直溯神
之真契繇斯以談帝神

論乎參天貳地。即諸書所稱曰廣運曰不顯者。何以加焉。用是登我道化。保世滋大。昔四十五年于茲。而遺聲餘烈。將億萬世。是賴受凌超絕。振古耀今。蓋自三五而降。功德並茂。未有及我。

肅皇帝者也。猗與盛哉。臣觀帝王之事。世移代遷。彌遠彌著。實惟嗣世君臣。詠歌紀述。數張揚厲。以示無窮。今

肅皇帝之神功聖德。若茲顯鑠。何可不勒之金石。以垂來世。臣不自量。竊援古義。勉極模擬。少述聖美。于萬分之一。謹拜稽首作辭曰。天眷我明。聖主

乃生於乎。世宗既聖。既神。鳳翔鄧都。龍興漢水。通踐王猷。遐追帝執。晉明出地。乾健純天。學包伊洛。理析幽玄。許謨宏深。睿思橫溢。文武弛張。神行莫測。先朝委

柄。下美天綱。世宗曰。嗟哉。函正我邦。大業在予。予敢不慎。銳意

中興。登于嘉靖。求賢選輔。圖惟紀原。執為國靈。滿

刷靡存。權璫鎮藩。其來惟薄。一朝除之。如剪斯櫛。神疑治道。恭默以思。講延朝御。書幄宵垂。維敬維

一聖學之基。作歲自省。千聖是師。孝大尊親。禮嚴

翰林經濟宏猷十六卷碑類 二二 廣慶堂

事父。曠典肇新。鴻儀畢具。慈震上仙。經天悼慕。追

彼純山。六飛躬赴。深知稼穡。小人之依。大田歲籍。

方社時祈。一精格帝。五氣循期。珍珥封條。和召濯

枝。幾務獨親。威權由已。實不升遐。刑不何適。如日

之照。如風之行。端居龍見。淵嘿雷聲。遷塵警駭。羽

檄孔棘。赫然一怒。踪潛喙息。秦嶺島夷。毒我東南。

天戈一指。則莫我敢堪。泮水陳俘。我亭虛候。魚服

藥兮。虎皮捲胃。台階以正。皇路以平。上恬下熙。時

靡有爭。凡此神功。越此聖德。蕩蕩巍巍。濯濯赫赫。

萬世承流。首正則則。穹壤悠々。視此貞石。

翰林經濟宏猷十六卷碑類 二二 廣慶堂

平虜碑

康海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慶盤據河套數年秣馬
勵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俞事劉文講畫戰守
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慶結
營于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緩定朔將軍張
鳳主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欽主之寇固原都督
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官都督俞事梁襄
主之十四日己卯虜由定邊乾溝刺崖擁入鐵柱
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清
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將基守備某
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于會寧柳家營及葛家山
斬其俘者數百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清沙
峴游擊將軍李勲守備陶希魯可趨清沙峴伏道
以俟紅杏城半箇城雲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可
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刺都監池鳴沙洲石溝可
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清沙峴文督
戰常衛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于半箇城
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上
所獲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

翰林

經濟

卷

二

三

翰林

經濟

卷

二

三

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參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于
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驃馬二
百又四器械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欽與副將苗
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于興武大戰破之
參將史經劉潮分布韋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遊
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二
百三十所獲驃馬二百又二器械二千一百六十
又六虜幸得及營營主夜遁故海刺都監池鳴
沙石溝並青牛富有之地雖其經行不敢正目視
昔年駐掠幽隴而諸將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矢
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秣馬勵兵欲圖大舉
二旬之內連獲三捷蓋維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
諸將得以竭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為難
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其若僅四閱也斬獲虜
首殆及千餘威寧細溝之功正征以役謂為再見
視威寧細溝不知相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
有休之心翊贊
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章誠不足言也邊方父
老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其將來銘曰

惟明九葉為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
治既洽恩被邊防。有春拂義必匡。蠢茲商虜
潛蟄生荒。教既未逮。禁亦屢獨。元臣若德。天下之
常盤據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乖方。屢犯
屢挫。曾不戒戕。公用赫怒。久伐斯張。青沙之役。易
若驅羊。興武既酣。乾溝有泉。大業反。用。惟
恭惟神武所向。必能。此元老。博德之行。弗崇。虛
與。竟屏。諸。經。助。考。勳。成。協。否。不。奮。泰。佐
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邪。伎。莫。入。今。昆。是。惶。皇
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
尚慎勿忘。

精忠廟碑

徐有損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
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
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石。燄
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
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
抹乎亡滅。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
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
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
岳武穆侯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
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啻天柱崩而地維
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旋國無其人。誰與後
立。侯于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
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勦。遂平南北羣
盜。傾偽齊。以感金人。金主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
非矯偽而為者也。故能始終以妖復為己任。才與
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
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于奸。志擊忍耻。自棄其
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則宋之不幸中國之
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也。明方。國城戰勝進

軍朱仙鎮元木將棄之適而詔班師使王以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其代棄廣捷之勢
偏技窮之虞而城之盡收故強措置已定然後泰
凱旋師歸身謝罪願不愈于縮手就俘而志不得
仲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之人
惟趙克國之破而美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
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
之受託胎劉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
而即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猾之
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為又非王
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軍敗而不敢專制之也欽
嗚呼于此亦可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
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懷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
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于萬世者乎咸已
己之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

上皇未復寇方凌侮乃命侍講臣理等十有五人
分鎮要地過亂畧料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理
寔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
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

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
而論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頌効力其明
年春理以
召還乃具列王之功于禮當祀者以聞
詔可祠既成
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于
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祠事首之職名于
碑陰又為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
靈于冥漠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母豫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劍兮南遊
刷國耻兮復君讐王之烈兮冠九州羌彼奸兮忠
是就神胡為兮滯留駕風鵬兮驟雲虬捲鄉邑兮
少休寧有醴兮俎有羞式燕享兮春與秋
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嗟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
辟容與兮翔翔肅羽騎兮成行學強孤兮射天狼
福我民兮佐我
皇于戈載戢兮無水旱傷竭我祀兮恭與嘗江之
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方孝端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威德大烈被乎人
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紀事主於其鄉而不能
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
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霸荒遠裔小民稚子皆知
尊其名畏其感懷其烈而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
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
其靈奇感者則為偉人當其生乎時權霍宇宙頓
性萬類叱雷應風雄視乎舉世故發為忠義之業
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
經濟宋賦十六卷碑類

新刊經濟叢書 十六卷碑類

十九

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
為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
勇非有損益于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
莫完于曹操力莫強于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
為特甚操欲誘侯為已用毅然不從權欲為子請
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
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豈特一世之雄哉使侯不
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外漢賊可誅孫
氏可虜而高祖之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
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

不巧之意

凡嘗為漢民者皆宜為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
 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于
 天理民彝之正也哉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
 侯尚存威靈紀德祠之牲石俾永世無感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峙雄鉅猾吞噉吞噉上聞帝
 為顰大統重界高皇孫敕令神人下天關虬髯虎
 眉面赤瑞寶刀白馬提三軍掃清天下蓋如張眼扼
 荆取益聲勢振東吳端然視日月中原萬里殺氣
 昏意然掃清無常和氣後復無常威勳神靈在天
 燁若昭奉帝之命茲歲是茲言詠思康黎元孫曹
 經志云載天十六卷甲辰
 兇虐罪不原羈鬼號呼如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
 海內廟祀莫敢議秦越為獄羅庭門酒芳牲碩薦
 鼓喧仗乘龍雲游擊為騎虎從持旌纛未如龜
 甲之足存尊貴以費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
 德致福無尤德德煌煌續續神不發至理甚昭千古
 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翰林

經云：欽天十支學。

六

虎虎雖不原羈鬼號咷如害勢至天我信之與真
海內廟祀必收誠奉慈厲歎躍庭門酒芳牲碩薦
鼓喧伏乘鼎龍雲游時爲騎虎從持旌幡來如颶
風云是存身處必贊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
德致福無尤德德原媚濟神不發至理甚昭千古
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涿州重修張翼德廟碑 傅新德

國朝鼎建幽燕道出西二百里。有古涿鹿郡。宴為京師杆蔽。蓋有張侯廟云。按漢志。侯仕。而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與關壯繆侯同輔昭烈。興漢室。瘡志而歿。今婦人女子。皆知與劉關埒稱也。侯靈爽徧天下。而涿人祀之者何。涿侯之所自出也。又廟像三人。駢列而額。獨稱侯者何。重侯之所自出也。談者以為侯。雄猛。亞於壽亭。杜精。碎裂。前無衛敵。以為祀侯。權與止此耳。愚謂侯之所難及者。有三。而摧鋒陷堅。不與焉。當夫炎政中微。帝園瓜裂。盜名竊地者。不可勝數。瞞陰漢賊也。權陰瞞翼也。而侯所與傾心草澤中者。乃堂堂帝胄。此與鄧高密杖策河上。奚異。是為擇君之明也。其難一矣。及其間關于離喪之際。時嘔于危敗之間。勢已八九不可為矣。而矢志不迴。將覆黃于浚谷。旋皇與于夷庚。是為蒙難之忠也。其難二矣。語有之交朋。有信同心。斷金而張陳不免。凶終蕭朱至于隙末。何者。積睽約之漸也。侯與昭烈。壽亭。常陳契合。相信以成。及其報吳之師。不難以成。赴同儕之誼。是謂守義之烈也。其難三矣。今國家北拒虜南阮。棲

而修其

翰林

此三

將士怯懦。軍長寇誠得。虎之士。不二心之臣。如侯其人者。數輩何至使。

聖明。肝食乎。而卒無有。窺左足應者。疑無以風之。風之宜自近始。按勞定國。以勤事。禦史桿患。此四德。侯兼有之。是宜祀以風世。詠故多慷慨俠士意。有不快。猛氣咆。嘯目。嘗盡裂。惜不能用之于正。聞族之風。可以興起矣。舊廟。暗樸。黠昧。不足以揭虔。妥靈。天子曰。吁。孰是。式間表墓。而令像。教凌夷。其矣。以飭。祖。豆。於長。又。垂。發。內。節。新。治。之。於。是。撤。朽。剝。蝕。扶。敬。植。額。丹。腹。巍。煥。牧。渠。其。於。風。起。忠。義。不。為。無。助。乃。命。臣。某。碑。而。銘。之。銘。曰。九有。變。泥。炎。精。霧。塞。逢。辰。之。屯。斃。張。侯。作。漢。皇。壤。洪。流。其。埋。致。命。中。山。雲。揚。龍。矯。軼。絕。墟。塵。三。矛。重。英。一。騎。環。鐵。萬。敵。悛。駿。劉。擒。顏。命。允。張。我。武。人。百。其。身。惟。友。及。昆。金。堅。布。信。飴。賤。負。仁。如。何。彼。奮。興。山。止。賁。中。道。淹。淪。譬。彼。隕。墜。光。完。魄。碎。恒。為。明。神。聖。鼎。幽。燕。吃。其。承。輔。寔。風。我。人。帝。篤。不。忘。乃。命。司。空。遺。廟。離。新。崇。棟。揭。擊。鼓。吹。萬。舞。佻。此。蘭。洲。莽。清。酒。肥。野。伏。臘。明。牲。駉。虬。翼。翥。嚴。右。羽。衛。雙。飛。僊。輅。旌。節。飛。揚。陰。風。曉。霜。來。拾。來。親。護。我。王。國。城。被。妖。厲。式。茲。坻。臣。康。西。山。並。表。銘。勒。于。秋。萬。春。

擬朝會樂章十二首

王景

天命有德之舞

堪輿寧叶氣蒸萬靈。嘉禾生祥。瑞雲凝光。精一莖九穗有三登。田畯駿奔進。

天廷薦宗廟。將德馨。時和歲豐。樂太平乃知。

天子在樹德。雲龍風虎開休禎。

瑞道昌。至治明。萬化滋植。八荒猗歟野。黎民我。

條桑載生。載成以玄。以黃以登。于明堂。至和。瑞。

黼黻文章。縹為五采。絲上補。虞舜。

聖虞至周服。王仁表。天造飢不食。生畜行不踐。生。

草。

聖皇御宸極。德澤被枯槁。林邑神聖初。召南風化。

首邁遐蹕。前無偶。啓貞符垂沐父。

箕踞演洛之靈玄龜出。

聖之徵。皇孝理表八紘。役五神。策六丁。亂五總。

符十朋。介金石。利永貞。

天子九。八十一。萬歲壽與天齊并。

黃河清。七百里。水精宮。下見底。

聖人在位。天心合并。六合澄清。萬國文明。捐離佩。

兮蒲津。遺玉玦。兮龍門。川后謁。而陳辭兮。錫蕃。

于聖

天子踐祚。宏拓皇謨。義聲翕沓。陰肅陽嘘。東款扶。

桑。西徼余喜。滌海祝栗。統為一家。繩牽索引。咸傳。

于都。莫不震懼。天休溥濡。統。任。以拱宸樞。玉。

帛匪頒。王會有圖。萬歲千秋。協我貞符。

明德新民之舞

聖人召和。黃流獻奇。澄波清且漣。薄龍門。震。

盪坤倪。萬雷吐張。光燭化機。上下一。機動天隨。

天啓。

聖神河水為清。天啓。聖神治化底成。

聖德天齊造化降精。

聖德天齊心與道。疑萬國一統。

聖。相承。

祥開函宇。地出嘉禾。瑞倪叶應。大瑞是荷。同穎異。

畝。瑞協周家。以濯仁風。以昭泰和。惟。

皇忠厚。被草木。懋昭大道。同變化。是知。

聖心能致和。上與天運同亨嘉。

德動天。鑒慶雲呈祥。紛為華蓋。輝為天章。柳。芬。

芬。馥。芳。映日。煥彩。隨風。飛揚。昭。麗。河。漢。覆。

嘉彌。下方。

神聖揚清芬。澤暢融天光。

此龍馬天之駟。龍之媒。產大宛。傲渥洼。追流星。躡天街。汗流赤心九坂。歷閭闔。觀玉臺。西風十二閑。爭稱龍馬來。蹴踏五雲。暖神光。霞彩。四鼓鳴。天門開。和氣叶甘露。疑陋寶。堯拱金華。康。邇。瘼。安。

榮而於燦。其英如錫。如飴。如飴。如珠。如脂。不隨日以晡。天子神聖。與天合德。至和攸繹。以濡天液。

天子聖仁。與天同甄。至和氣氤。以播靈芬。瑞應之彰。有苾其芬。於萬斯年。受天之慶。

此以美之聖皇御天。治化攸既。文武並用。其幾孔神。極日月。

之所照。莫不獻寶而效珍。晉天率土。悉妄忠臣。環拱北宸。以沐至仁。德惠被乎留夷。聲教暨乎八蠻。願漢唐之用師。儼成周之王會。其道斯何。王者無外。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籍考

建極殿大學士 校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端朱之華 評閱

請以機務諮訪輔臣以職掌責成九卿以糾

繩操聽言官疏 戴華甫

臣聞之天下猶一身然夫身必強壯百節効力耳

聽目視然後天君泰焉不若政盤否而隨之矣亦

猶一家然夫家必家督壹統紀綱持器耕職任事

而家政齊焉不若類墮叢勝因之矣故虞廷圖治

首先宅樞而亮工熙載明目達聰尤兢：為誠重

之也我

國家舊有定制設輔臣以贊襄密勿設九卿以弼

成化理設言官以糾察補拾綱舉目張絲聯絕絡

列聖又以精神心術運用而鼓舞之績奏恭隆而

化臻熙洽有以哉肆我

皇上親政以來經筵有訪平臺有召批答諮詢不

移晷刻何嘗不親輔臣乎大事請旨細事專決六

曹率屬轉輸並進何嘗不任九卿乎乃今則大謬

不然矣以本之地樞機所屬無論造膝前席不

可望使之寄身于將信將疑之府化之于無殺無

輔之場進退不得關其忠謀為不待展其志孤睽

介特任：以身為射鵰也而輔臣弱其職矣嗟舌

之司承宣所係無論特恩異數亦不可望使之處

局柄政之名陰掣規隨之肘上意所欲遂按故事

以請訖訶及之矣上意所不便隨職掌以奏謫怒

加之矣救過不及僅：以官為例簿也而九卿溺

其職矣耳目之臣血脈所關無不聞門止羣寂不

可聞使之蕭條于法從之班竭竭于瑣桂之地用

猶不用抱寒葉而不鳴進猶不進積滯新而日墮

垂手喪氣以其職為充耳也而官官弱其職矣夫

此三臣者上而主德賴以維持下而蒼生賴以覆

露大而社稷賴以磐輦小而機務賴以調停近而

奸黨賴以搜剔遠而血脈賴以流通

皇上雖聰明神聖總之天縱不遺餘力

皇上雖綜核名實總之率作不遺餘力

猶然：明目達聰咨岳詢牧弄總重務何暇盡慮

熙載：受教施不遺餘力今

皇上悉屏勿務深宮靜攝所賴開通天下之氣節

宣暢天下之性情區：奏廣之批答文移之報可

君上不言
為之註

猶然稽遲至累月廢閣等意故常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整頓明作難頑墮玩愒易經總
理難因循廢弛易張皇振刷難蕭越耗靈易即不
敢以兢業欽翼日不遲暇者責難于

流鞋之前乃台衡之地逼近

宸居獨不可手勅時一咨詢乎六曹之牘職掌幅

輳獨不可每事時一責成乎耳目之司言計常審

獨不可虛心時一採聽乎日今宵小橫而正氣消

豺狼櫻而鷄犬盡封豕跳梁于園激奸雄為蠹子

腹心如統縉之家門堵未改而軍牙雀角已伏而

論味
正應
之註
通

伺其便如血肉之軀外貌可觀而百孔千瘡已隨

而潰其堤及今更張已索中流之維楫過此圖度

徒補亡羊之空牢且

祖宗新德作久夢求後世簡拔以貽

陛下陛下不愛高爵以寵之榮之亦欲其

吐一得之奇展一其徒取充位令之乎

唱內廷外簡為官貴客不然而矣奈之何所尊

非所用所用非所尊相其委托為任則魚

水之歡不洽而朝廷之用人疑大難其誰

彈壓而把持之卿貳不沙任人為任則股肱

之註
批亢而導窾之言官不以糾絕補察為任則紀綱

之司不肅而朝廷無骨鯁之臣倖有大奸大蠹誰

摘發而搜剔之此三者皆非細故以恬熙無事之

朝智士猶痛哭流涕陳言而下諱況今之時何時

可泄容之漫不加之意乎語曰不見其形願察

其影臣願

皇上深推理亂之原灼見治忽之機翻然改易

然信任無幾象賢進而治化成于以熙上理恢鴻

流亦可難之有惡不勝慙仰惟

聖明裁擇謹疏

聖明裁擇謹疏

聖明裁擇謹疏

擬勅九邊將士實修戰備城守毋得怠慢

功希叙疏

許解

臣惟國家之事莫患于虛則國未必受其害而
已家其害人民之弊又往往出于虛度則可以
有其功而不恤國之虛其偏因仍斯文類有虛
而在九邊為尤甚蓋今之取虜者遠在左右則談
戰論門以高捷頌以東則談其已夫遠歲
之虜虜亦致大折却而通者延寧松海之間在
秣馬厲兵惘然出塞孰肯實戰者乎之萬助祖
廟布大妻子天下虛度月以虛不之謂武節而
悍或心哉惟是主問之贊通則使倖之實啓靈臺
之賞行則觀觀之情多日以出塞報而虛以實在
邊陲所不明言而

廟堂亦置不問夫試度九邊之勢虜即不入能擁
數萬眾馳劍伊吾喋血祁連運行四遠而糧不絕
手能成師以出塞壓壘三軍決機兩陣以殲羣醜
手降胡健卒校虛伺間以撓天之倖俘虜于老穉
能利刃而破精騎雄行以逞手虜即入能應聲而
倖無貽虜掠手能援桴當隊縱擊而橫驅之乎據
獲載運燬原燬塞無小節手教者皆所未能而

膚功日奏優敘時蒙吾憂其虛也吾憂其虛而小

之冒襲典大之開邊要徒以一人之私而壞國家
九伐之柄以一時之賞而貽國家數世之患也夫
戰守恃吾所脩無恃而忘自脩國事之謂何且即
欲威行出塞亦必有陰陽淺深之術迭示而交攻
之于彼則形分于我則力厚然後可以得志乃彼
部落之錯雜易于合力以向我而我九邊之渙散
難于併謀以制敵日端之憂不務為而況可啓之
累乎知近日邊左失亡大將軍恬不能問貽中國
憂可鑒已兼之權百為非敢為喋血之會鳴鏑
長城之下也有要而請一象齊足以辨之寧渠至
煩師領中使校馬好走險之患恐登舟之憤以速
衆敵而樹遠偏哉無亦多方撫慰以使其勢之不
合而九邊諸境如所為練卒練威足餉若無日不
計而脩之雖猝有烽煙之警未必大舉而吾亦不
坐受其困時固吾固安吾常言未嘗言功而國家
亦不大受其害不然一邊瑕而九邊皆瑕矣人臣
虛冒其功而寧禍彼國家矣故臣之不欲輕言出
塞非怯也謂不修脩而務揚巢者虛也彼周言城
方又言薄伐而三捷之期與孔亟之戒交相勵也

其意深哉此萬世制馭長策周歌之以遺師今
教之以脩邊是在
聖明垂念而已

翰林經濟客臣 魏卷疏

七

建文皇帝已典議

袁慈謙

國家稽古定制因時立隆可謂大備於禮樂矣三
百餘年所未厭於人心者有二後建文之號以祖
宗孫失景泰之謚以兄掩弟兩者忌諱太深公論
不著非所以示天下萬世公也因而缺祀使神明
之靈與活教之鬼同號天潢之派與無依之魂並
盡此寧

七廟神靈所共安乎夫土木之變非

景何以守正統之業

景不可謂無功於

翰林經濟客臣 魏卷疏

英徐石之起微天順亦何能推

景帝之位 英何必有憾於

景亂而繼之順而受之兄弟相代以保宗社不相

嫌也則建文何罪於

成祖 成祖亦何憾於建文而徒以叔姪相代之

故既去其歷年復以形迹相避之嫌更視其血食

此其何說也此必非

高祖之心而亦非

成祖之心也夫建文者教所尊愛所親建文非

高祖所愛乎

高祖所受寧非

成祖所受乎

燕王廓落大度禮有君王天生之

高祖知之者知而立為天下萬世計也其所以

即其所受也

成祖之起繼

高祖之出非他臣之謀也非有亂也繼其

緒誅其臣而止帝之存不亡也然其宮而出

成祖所以天子之禮樂之而其不亡而不亡則

成祖之心可知也不然者一危之日非不可下大

索之令通逃之虜亦何必崇大行之議

成祖之非有賴于徑蓋已明于天下而天下莫

之知耳建文之世紛々制作雖極適之以變亂

王之舊章已矣似不列于宮所經帳室之政不

列于天下也三代而下則變之曰變則變之曰

使我殺叔父至則變之曰我害之曰叔李之世

何必非夷齊季札也建文誠與于

成祖而

成祖實無憾于建文也而使斯義之精察

成祖之靖難與

帝帝之繼祀總之非得已之策而原其

帝帝之繼祀總之非得已之策而原其

建文之避位與

景帝之退處總之已盡之數非必得罪于天下故

即令

太祖在帝左右而立之斷必且曰有吾孫行吾義

者也有吾子繼吾志者也于景帝則取其亂而能

治于天順則惜其出而欲入無勿收也無勿收則

無勿當祀也則令在食于叔之節第享于兄之前

在天之靈應無不安尚何議乎故吾謂繼聖者何

必其續于聖制猶一宗也尋居叔位明受侄統不

妨于名取侄之有代父之治不歸于心生則棄之

沒則祀之不傷于義斯不亦大聖人之心事豁然

于天下萬世之公而亦無悞于先公先王乎若以

居今之世不反古之道而

歷朝所議勢不得變更則又禮樂出于天子非

臣所敢議也

建文皇帝祀典議

蔡毅中

今上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垂三十年感格

天地神祇仰承

列聖祖考下洽四方萬姓以致又安邇者八本之

建宗報

聖母上加徽號卽老舜惇肅武周達孝無以加矣

臺長臣因跪 建文君祀典上請

命下廷臣生遭聖明涇泳恩澤請舉衆議明不敢

議之說者曰 建文君

高皇帝家孫繼文太宗嗣五年正朔統順系明未

有親廟正統五年而不得入太廟享帝祀者禮宜

置主太廟大禋而享之臣以為不敢議也夫呂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禋祭天子四時之

大祭也謂舉祭于太廟而合享之今欲崇祀則必

先正 廟號正

廟號則必先明正統號尊正統則

成祖叔父也 建文任行也以臣行坐祀叔父之

上于禮有諸故靖難之後莫以天子之禮而革除

其紀年之號彼時在庭諸臣皆受萬端然後舉行

豈漫然哉入廟一事情敢議

建文皇帝祀典議

建文皇帝祀典議

弱不能振位淪他姓而先武中與未聞絕其號絕

其祀今 建文雖係革除而山河無改其後尤仍

其視子嬰何當千萬臣又以為不難子嬰失國子

嬰逆之臣光武實中興而繼絕不正其統所以誰

移不係其號祀將何附如人自取其物于人而後

又尊其人而臣事之不情甚矣况文非他也子姓

行也何以自處此不敢議二也說者又曰以

景皇帝為比欲先議追諡而後崇祀此益不可議

矣夫

英宗兄弟行耳禮曰兄弟相繼為及且土木之變

中國無君矣

景皇帝奉

太后命以主 宗廟社稷之事奪門之後雖欲不

諡烏得不諡雖欲不祀烏敢不祀而欲禮以情隱

數線時降惡手可哉此不敢之議三也或者又曰

留京誣育之地臨淮之所其靈必依于其地議附

食于

高皇帝之側或附食于 懿文太子之側則洋

廟格一脉同堂亦以為不敢議也昔漢獻懿廟主

藏之祔室終不得與祔食之例况凡庸之君舉而

列之

高皇帝之側曰袞食乎則配享者乎况

懿文之祭今主維存而祀之焉要祀同

位號而以五年南面之帝其祔食于

祭則已有遺必哀痛而不享耳不

安也且祝詞告祫稱謂何名此不敢議者四也武

者又曰別立一廟于陪京九廟之傍或立于其陵

寢所在臣請以為不敢議也古者之祀古廟為祧

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漸

稀昔者魯五廟宮春秋非之豈有今當二百四十

餘年之後一旦取無祀之主復築宮以公乎築宮

則必奉名奉名則必奉勅奉

勅以建三祭何名凡此之議千義不通千禮未合

臣以為尤不可妄議也曰然則如之何哉曰自古

聖王因時制禮緣情起義今之時何時哉

文皇帝

高皇大統弘文廣武功高百代垂創而開域中其

功固與

高皇並其功大功者報厚當必有億萬世無疆之

休諸難雖有戰爭之迹而聖王之慶天下與

小民之慶家不同也所重在

宗社生靈而私情無論耳詎必帝王即今武升家

且不重天親而重國法矣時之不敢議也勢之不

得議也情焉得而議諸請姑能其議以俟萬世後

紀年者補然而不敢盡言也

翰林經濟系談 續卷談

十四

川貴用兵議

李胤昌

國家定鼎方夏環海內外置吏惟詳刑印等井馳
之間設宣慰安撫從其俗長之彼時物力充兵等
動豈不能殲厥醜類悉夷為郡縣無亦以變辟屈
撫國故持武以中國勞蠻夷不若使蠻夷之自為
理耶以固吾圉也嗣後漢蜀間作平就羈公則則
楊西征還于播州安簡陸梁天貴竹山美矣酉陽
則又有若彭元節解害嗣仁則又有若張富是皆
所謂假威而動而後而楊西征則嗚矢為振刷
計者曰當縣之內安客反則今水寇落平材官傾
飛不乏也而蜀境犒賞易給也勤之便為持重者
曰兵革始戢瘡痍未瘳而乃提師深入驅策山披
絕谷蝮虺榛莽盡可為難主客勞逸其利在彼撫
之便而愚則以二說俱未當也我先自完而後可
勤我能為勤而後可撫謀徇食肉戰殿市人是為
嘗試不名為勤福將反中孤軍挫挫曲為調停是
為講和不名為撫滋蔓難苗善勤者相彼机宜誅
分首從需撫于勤不傷眾而彼自服也善撫者直
常在我曲常在彼需勤于撫不損威而彼亦無不
服也蓋勤與撫兩事而異用異用而同體今黔楚

川蜀煙燧日舉馳而開于頻動以月計下其事厥
掌又以月計連延題覆又以月計生靈之罹禍則
如焚如溺而拯救者方且秦越視之無無定畫夫
兵机事也應机而發急于脫免尚慮噬臍矧濡緩
若是不適以明

國家之怠玩而愈長其患乎為今之計不必論其
勤與撫而當論其所以勤與撫之計而出十不
先一不然而漫為從事則將以勤為撫之之不
定後始議勤勤之不可又且其難處歲月卒無
成功東事可鑒已是故屏怯之卒難以得志則兵

宜練也餽糧千里士有飢色則餉宜充也而淺劣之
夫不可主將則帥宜擇也得其帥而為之治粟為
之訓卒而於播州要害之所做三鎮故事轄三省
而宿重兵明下之令啓其海隅即不然而敢逆類
行則吾有成算在是則所為常先為勝可勤可撫
而其勢卒歸于撫者也蓋播連黔楚楊西首惡而
安酋之與諸苗則聲勢相倚定一播而諸苗不煩
傳檄矣顧愚之所慮則又不在夷情而在關謨方
今免置之賢長城之將詎曰無之然舉者未必當
即當矣而吾慮其兵有兵矣而吾慮其餉兵強食

定規

足成功可圖而吾慮其橫議蓋城甫受而陰逆其
成神已旋而曲直其計其功于成功之外而索
其斑于無瑕之中自一制其變之士亦少耳耳
孰能出萬死以半國難而卒為良方走為就就
昔前敵即而之於惟陰捐數十萬石則出入而
文侯之子也子也古聖王不授好蓋自方未有
臣主二心官府隔閡而其臣就其功于經術者也

翰林經海堂

十七

治國之要
不外此二
者得其法
則理生其
機則此其
其主其補
政者何也

修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薛三省

國家之患莫大于兵不充伍而食不充兵雖如人
身食不飽腹則病餒虞其餒而剥膚以啖之則病
瘠二病交形則病亡故國之兵食病則危微也今
沿邊戍卒日虞脫呼而內帑如絀外帑如懸微已
見于目前矣司籌者計無所復之日議所以濟焉
一之急則修復屯政與開荒積穀塞下最要夫屯
之遺出于井而嚴于管子之內政漢之渥中其始
也開荒起于商子之墾田招三晉之游民以拓秦
疆而因蠶食隣境而漢之徙民塞下其始也蓋民
食利土墾矣積穀起于粟生金或金生粟或之說
然金城湯池無粟不守其勢則然故漢之景武認
令民入粟塞下以除爵免罪其始也以其制我
國家皆兼用之而法獨善異時屯田于權宜兵聚
則偶耕散則已無經久久則計我
國家度所要害則設軍衛因度其開曠所宜田則
設屯蓋為後世計長遠甚善異時塞下則強從民
以資為程中徙者愁苦此官嚴為令猶中道之不
能禁我

國家則募民所願者自擇便又復終身不賦或量
賦下三年後此其恤人情甚善異時納稅要除
爵免罪則以虛名為德耳我

國家設為開中以要易引以引易墮而轉販江淮
間夫民情趨利甚于名利學則聚焉此其廣招徠
甚善乃今行之不二十年散矣此非法敝所為行
法者敝也也政則敝于召募間而敝于復除積
穀則敝于折納試言其故夫客兵與土皆不並存
也方始募客兵時為土者弱耳不知客強則土愈
弱弱則無當于用而官且愈賤之于是聚者得以

翰林院侍讀學士 卷之十九

優其上者得以散其籍此無所控而官亦置不
問又且不得以覈其故是皆感軍衛敵軍衛敵
故也政敝也初令開荒者永復不賦以廣墾者
不知無賦則無名籍九而皆公土之籍而後得私
其業不籍則縣而屬之官有力得漁之公家以宗
戚誰不生心故復除之利厚則巧奪之端多開者
勞大而利小故開荒敝也往者折納為開中又而
粟多無所洩也故以錢洩之而不塞賈遂淺而不
復積蓋計利則輸粟不若折納便計勞則輸子墮
不若輸子即使人利便而習佚則開中不可復改

積穀敝也夫守法者必極其終之所以敝求敝者
必反其始之所以行不反其始敝將日甚日甚一
日法何由行是故欲興屯則莫若復軍政欲廣罪
則莫若嚴清奪欲多積則莫若復開中如是而下
必成之令行必復之政則屯修于內荒開塞下而
者兼舉則穀必多矣此必然之議也顧天下有必
行之策不必有必行之勢夫勢者上下之所共操

也上則操重下則操衆之所操勢難愈重故上
之所行是為令下之所積是為俗令在必行下固莫
敢格也俗之所積上亦莫可返也又習而驟反之則
人心搖矣安而大搖之則衆口譁搖則任事者危
譁則奉行者阻此所以數議而數不行也愚故以
為欲復舊制則又莫若調新政在腹裏則當以開
為屯在塞下則當以屯為開在屯與開未成之先
則當先積以資屯開在屯與開已成之後則又當因
屯以減積穀何謂以開為屯屯曰侵占非朝夕矣
今欲按籍而覈畝勢必害成嘗聞西北同多甌脫
即東南湖海之濱斤鹵亦多有之稍加自墾皆土
腴也誠廣為營度而嚴責成焉有可屯之軍而無
田者則計丁以及田有可屯之田而無軍者則勾

亡以補軍夫廣新舊與核舊額其利款多矣
 又孰少如是則也改復後何謂以屯為開夫
 皆四荒散民也其勢又散民散則難招力孤則易
 侵今塞下成多其有客兵者則以客兵而軍耕
 其無客兵者則挑其壯者守杆而以軍為耕其官
 則歲課其所開以為兵而與首領同費夫以耕為
 守則士樂以田計功則官為以成開田則勢裂而
 莫敢爭如是則開荒復我何謂以積資屯以開城
 積夫屯與開不可一秋而望成也必以歲計為其
 為不能無仰給縣官則下令輸粟度通時每引所
 折納幾何所以塞下粟直準之而又少減其粟數
 令商有餘處夫人樂處則忘苦不厭奔走飛輓塞
 下矣是使成卒得力于開屯也夫商有所輸開而
 屯者又有所獲其獲有餘粟又得因商之易粟而
 有所洩如此數年則塞下之粟必多然後下折納
 之令復如故是商又得息肩于後蓋兩利也如是
 則積較復矣三者誠復則不加賦而食充食充則
 兵充兵充則邊俗充天下其庶有收乎不然而舍
 此而更議足食則勢必至重刻其民夫民不可刻
 也譬如食焉所刻者食節者刻其節所刻權也其
 權則亡焉矣故夫民而刻也其害豈淺哉謹議

治河議
 蓋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
 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害而今之
 治河者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為害猶易
 防耳惟害之所被非一則顧于東又慮其決于西
 防于西又慮其決于東東與西兩窮而兩受其弊
 故昔之治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于受
 其害尤易矣耳惟憂其害又藉其利則利之中有
 害弊不得言利而牟利者之中有利勢人不得起
 利而逐害利與害兩併而兩不得其遺故昔之治
 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功百也我
 國家河道餘二百年皆由古言口歷宿遷磨兒莊
 入淮由淮而東入于海所從來矣自黃埔決而東
 流之水分而南自蒙腰再決而東流之水盡溢而
 南水南溢而河趨汴矣汴決而南
 祖陵有港世之患矣夫
 皇陵也者固
 祖宗數百年王氣之所鍾也運道也者固京師數
 百萬漕利之所出也而蒙腰以南沿河赤子又非
 可以魚鼈陸而浮苴伍也此行河諸臣所為萬百

而憂持等而計愜心析肝而不能旦夕寧者也愚臣足未履得而之地身未歷白洋河之境必欲悉統之數之如倒囊出物則愚烏能就窮以理勢度之大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須塞可矣開之蒙勝之口所決深廣不下百尺決而後之難與河伯爭也捧土而附之難與鴻毛競也則塞未易言也濬可矣廣之李吉口而下至臨餘至宿遷上下五百餘里漚為平陸只夕而高之即神禹不能也獨力而疎之即北山愚公不能也則濬未易言也夫未易言也而遂可支吾推調皇然聽其橫溢而莫

翰林

經濟公牒續表議

十三

為之計哉今欲塞之吾以為必先于濬嘗讀河臣之疏有曰蒙勝口決勢難南徙然千二里之下若王家口至李吉等口百有餘里消之之河流猶在也屹然之長堤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固也今誠能因流藉堤集丁夫具器疏且濬深各若干廣各若干而又于決口之山擇其地勢可固者開支河以分其流王家口之東時疏濬既成放全河以奪其流夫流既有所分又有所奪然後決口緩決口緩然後捲掃可得也

石山二輪

陸而高五百里而遙一旦使之計其幾哉

可擬試
得蘇公
之氣味

月計費不知其幾詎萬奈何以有限之財力投之無窮之深淵乎不知今日之河而非護

陵寢通運道則已誠護

陵寢通運道此鉢鉢之費不損令河倏然而再潰不知其所委于波臣者幾許也與其委之波臣也無寧消此費也或者又曰河之行也汪洋而澎湃排山而走石今事令所疏濬者深可一二丈許廣可一二十丈許一旦決水而行衝之刷之則狹者可廣淺者可深是事半功倍也噫吾非不知事半功倍之為逸也但治河之時皆方春及秋之時彼其時水勢差緩就其淺矣恐不能壅之使深就其狹矣恐不能刷之使廣及至夫夏漲漲天洪濤巨地勢若奔馬馮若建瓴而吾又高其堤以束之則愈激激則愈怒彼不以其力刷廣而反以其力漲堤不以其力壅深而以其力決堰吾惧夫家

水勢差

時彼其時

就其狹矣

恐不能壅

之使深

就其狹矣

恐不能刷

之使廣

及至夫夏

漲漲天

洪濤巨地

勢若奔馬

馮若建瓴

而吾又高

水勢差

時彼其時

就其狹矣

恐不能壅

之使深

就其狹矣

恐不能刷

之使廣

及至夫夏

漲漲天

洪濤巨地

勢若奔馬

馮若建瓴

而吾又高

水勢差

時彼其時

就其狹矣

恐不能壅

之使深

就其狹矣

恐不能刷

之使廣

及至夫夏

漲漲天

洪濤巨地

勢若奔馬

馮若建瓴

而吾又高

但使通其
工而治功
可下

使吞入多而出淺少然後有以受其流又必從淮
安以下海口以上沙壅淤去壅待利時務使得
所容納然後有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
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壅決之功可成壅決之
功成然後水有所歸而不至橫潰湯流

陵寢可因運道可通生民免魚鼈之害而

國家享漕河之利不必投壁而河流自安不必歌

瓠子而汎濫自息夫禹之治水順水之性也今水性

趨南而吾已拂其性而障之東之而又不能廣為

容受而欲其帖然就吾故道收其利而免其害也

詎可得哉方今諸臣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為河南

計也者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為山東計也者則

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即引之使費河未必東流若

自决口南順其勢而築堤以護

陵自滁州上下引漕渠而建閘以通運不知大臣

為國家計事當權其利害又當權其利害之大小

當計費又當以所計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

大小當融偏見秉公心又當以大公之心與利害大

小互權而不為枘鑿者誤河誠南不經泗平不經

凌寢乎王家口誠高越數里不故道乎故道不二

運河則策
盡其善也
開之是為
固非無功
之利

百年乎口之高諒不高于龍門伊閘獨不能凌
使深乎且對河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
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常如今日則可萬一
肥蠟為崇咽埃不通誰飛輓者築堤護
陵不謂非暫保目前然以不測之河隣通
陵寢百年無事不見謂安萬一子胥不仁陽侯為
虐奔濤捲浪潰堤及

陵寢舉

皇陵而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行有三害

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語曰無與禍隣又曰無

微天幸知乎此可以談河之得失而决從違矣若

夫决隄既成虞其土新而堅以築之虞其卑薄而

厚以增之則有隄蘇在若夫舊河既潰虞其或淺

或深而以平底先之欲其愈趨愈低而以水平準

之則有河臣在至于奔九河故智以疏其勢而令

全河之水不盡匯于一淮開於河石礮以通乎漕

而念往來運艘不坐受夫苦溢此又百年經久之

策愚臣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策愚臣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策愚臣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策愚臣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策愚臣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格君心當自身始

曾可前

翰林

經濟宏猷續卷論

二十七

唐德宗

格君心難格吾心不易君心之難格難在上感吾
 心之難格難在內澄上感若累日月為善一朝
 悟之有餘內澄者累日月淘洗一朝豁然之猶未
 足則雖謂格吾心難于格君心可也何者格之為
 言華也杜華其非使妄念不得出而與事變又至
 也引此至彼使正念得往而與理俱此詎容易能
 于身不能于非而責君之非身不能至善而責君
 之善于情為不恕于理為不順于機為不計此其
 勢不能偏得之君亦明矣矧人主養尊處優為一
 切可欲中之已深錮之已久而大臣一旦責之
 不格心不可為天下將必令易其所素欲而投之
 以其所甚不欲乃稱愉快夫人情規遠圖替近適
 斬後效去前驩樂然而從之皆有幾而況正君之
 說不必盡出于正身之口章奏日煩而堂簾日隔
 吁亦何怪已宋儒有感任天而刑其人格君心
 之難其術慨然揭之以格君心當自身始蓋孟氏
 所稱正已物正正君而國定之夫人類皆如此余
 獨竊嘆格吾心之難殆猶甚于君心者何者大臣
 百官之標也海內之望也歷久而幾趨公區區

新刻奇編

卷之五

沉溺富貴心

于市而身于壘者要非所慮于大臣

惟是才與量副則見謂天下可惟吾幹旋而究未

免喜事格喜事之心難才與量不副則見謂天下

非吾所得旋轉而究未免厭事格厭事之心難身

與君相遇則于功名明得意或有更一法長一弊

利目前釀後患者而格吾意功名之心難身與君

不相遇則以意氣增慷慨至有一言塞責一教明

忠一去而付國事于不可為者而格吾憑意氣之

心猶難惟古大臣任天下則不然以人主操圖以

翰林

經濟宏猷續卷論

二十八

唐德宗

右畫圖以移易主志統壹羣動是故端委切于引
 裾垂紳嚴于請劍飲容密于造膝屏氣烈于剖心
 人主嘔喻受言而不知其繇天下飽德揚和而不
 知誰之賜斯上臣之極執致主之令舉矣若徒云
 家無重賄之蔽而後國無大盈之積室無不帛之
 御而後宮無曳地之風外無卜畫之醢而後內無
 長夜之飲猶淺之乎律大臣者也嘗觀華野傳若
 二君子其素風矯節養之生平若因足以動聿求
 而來物色即其師保左右之時如所為狎弗順黷
 祭祀舉從容論列無躁容無盛氣而兩主自平如

其指則身正之明效非故尹之稱曰何衡說
亦曰未從繩則正衡準也自格其心故平繩直也
自格其心故直通于平直之故無患主德矣

海虞縣志卷之六

子六

尊美屏惡論

王

德

國家有並存之政而人主猶貴有純然獨勝之心
何也國家理亂何以相尋其推挽維繫之原豈不
以政哉然而人主之心則所聞不細矣政之有美
與惡非混而難見也此當尊與彼當屏又非隱而
難知也乃商利害莫因革往々不出此而出彼者
則心之為而非政之為也蓋下之利病勞逸生殺
予奪無一不出于上々之精神舉動條教號令無
一不開于下而上之此心此念又未必純凝聚于
政而時溢于政之外以故美惡兩者或分途以待
其擇而精不流貫矣或迭出以操其重而神不剖
決矣或明知之而不自持不免與廢相忤矣或漫
試之而不暇恤不免利害溷庭矣遂令美政陰銷
陰蝕退而虞其負惡政日昌月熾進而虞其勝是
非不知尊以有所奉之也非不知屏以有所蔽之
也未易然也大抵美惡之分也易見而美惡之
究竟也難言惟哲者當燭之于利害必王之後而
嘗愛之利害未成之先燭之于其後則他日治
亂皆茲醞釀之而美不惡不屏雖聖王無以治天
下受之于其先則今日區畫無不竊應之而美不

心之精微
注焉二人
之所為
而一有
極之極
何事不
非而也
 尊惡不屏雖聖教終至于禍天下已之心思靡一
 不周到而美惡一立剖也何政不舉已之情欲
 靡一不遏抑而美惡一立斷也何政不舉已之
 注昏靡一不周詳而美惡之尊惡之屏一一可利今
 善後也何政不舉非然美者難循必屈一人之情
 以圖治然後能出之為精明為寬大為和靖願手
 天下便矣而十人主則甚不便惡者易恣非屈一
 人之情以圖治必將至出之為媮媚為恭戾為貪
 黷願十人主便矣而于天下甚不便故欲使天下
 而無便已矣若開其便天下之心而杜其便已之
新林
經流
卷論
三十一
 心以獨運于美惡之外此又從政者要機也雖然
 古今不乏留心于政者至徐處其與除多所未當
 則又何也操憂勤者或失于校調機務者或傷于
 難彼見世方治平以為可恣睢而理會不思美者
 有其治者也惡者有其亂者也下此不審何恃以
 保泰寧也德又不勝其近小遠錯難而行之曾不
 思得欲其全纖微得乃全得也失何必全纖微失
 即全失也于此不嚴何恃于昌化理也故夫子曰
 尊五美屏四惡治道大凡備是也君人者誠味斯
 言必克其心而後可幾耳

孔明自比管樂論
張以誠
 古人處天下幾盡之時而思以功業自顯則其籌
 之也無遺慮而其慨然自許也必不虛至其後
 功質前言而毛髮不爽然後知其心最苦而識最
 定也夫孔明所處何如時非天下幾盡之時乎曹
 瞞起事董卓已據天下之半而有之孫權承父兄
 之業保有江東與國所遺雖有幾何當此之時將
 欲出吾身而大有功則必從奸雄之用願雅志之
 謂何孔明非策士者倫也是所不忍將起而伸大
 義于天下則奸雄蟠踞已深漢室事勢已去孔明
 非空談者倫也是所不敢不得已而轉展躊躇思
 天下之猶可為與已之猶可為者而自比管樂蓋
 管樂非庸人也其所監立又非彼易就者也齊
 雖泱泱大國哉以方于秦與晉與楚風猶在下管
 仲用之而一匡糾合其與也忽焉弱國也又殘
 破之餘也樂毅用之而一朝下齊七十餘城前無
 衡陣所謂人皆處極難之會而建非常之功亦可
 以觀略矣孔明遭時不辰動皆掣肘知其難者也
 知其難而必欲圖王昭烈也其自比管樂也其匡
 時之極思乎試觀其初對昭烈者于曹操則曰難

此見其

之兩

翰林

孔子有上

與爭衡孫權則曰可與為援而不可與為敵以二川

為昭烈許而庶幾乎管樂之業噫孔明之心可識

矣蓋至于一軍而定巴蜀收漢中以留漢祚于如

綏而與漢賊不兩立即召陵營師易水鼓行曾不

加于此矣然坐視孫曹之弱張虎狼曾不能為之

難仰視管樂等功較烈正足相當非其智不逮而

才不足也以王佐之品當武備之運時勢限之耳

故曰孔明心最苦而識平定也不然以彼治蜀即

三王案世運而用劉玄德固方快以彼其忠庶益

即九宮十二校何以遠過而寄想于三代以下也

故其時不知者見其比管樂未之許也而不以為

懸司馬德操以為管樂不及而又遜不居而苟而

已哉故其自比管樂也審時度勢而出之者也然

處孔明之時而能以管樂顯此孔明之所以為人

龍也噫管仲死而伯業衰樂毅奔而齊城復孔

明沒而漢業傾三君子者皆不能終其功業以繫

迹于帝臣王佐此又千古所為于邑

誦詩讀書論其世論

曾六德

凡求天下之難求者莫不有法得其求之法則

一息可以通千古今人可以為古人吾嘗感孟氏

尚友之旨而深嘆其求古人之有法也夫古人至

難求者也其神聖變化未可端倪即令其人尚在

躬逢而目擊之猶未必能洞其虛蘊何至邈乎其

在于百世之上而乃能求之適遇其求哉且當孟

氏時而欲為古人之求又難矣縱橫者肆其口押

闔者擅其謀刑名者揚其波為我魚食者立其幟

生斯人而慨然有古人之求難矣乃其言蓋曰無

論誦者即天下之善士猶然未足也而必尚論

古人不幾迂遠而無當哉彼蓋有其法矣求者

以筌求兔者以蹄求夫古人亦有筌蹄則詩書是已

由筌蹄以得兔則誦詩論世是已誦必以詩非

先王成德成功之遺音不以形之韻詠也讀必以

書非先王誦訓功烈之紀載不以見之信僂也夫

當群言淆亂之秋雜學並起之際而誦詩論世

務則既心一而不分志定而不岐於古人有學政

矣猶以為未也詩書雖具矣安知言語文字之味

世之真乎故其人不可不知也則其世不可不論也世之
方上下合而成字往古來今開而成世也者元
會之所推遷而皇王帝伯之
所運旋而道德功力
世亂則道變或明世而無悶或與世而無涉
世而拯溺亨也或不為世而為道世之涉人
如春夏秋冬昭然其不可違如陰陽寒暑確乎其
不密與吾執操運之世以實之明良喜起之風歌
則可以游廣廣者擇世之世以叶之明之移
之記誦則可以觀商周不憚以其身設其時處其
地詳說博論而後已夫誦讀若始則銳中則弛終
則索然無味矣此何故未能直見其人也未知論
世之法也誠知所以論其世則精相論神相詔統
術皆已之府詩書皆世之庭矣故地之去也世之
後也而知其若合符節當千世也常亂世也而知
其易地皆然則論之者名不得遠世而獨彰功
其人論之何論世之為名不得遠世而獨彰功
不得背時而獨建古今之開闢以使其為神受為
征誅為玄聖素王宜人之世也古人之世也
亦因其世行其事盡其責

待書特同而世殊者辨別其世而辭可不惑有詩書之辭
隱而世院者較別其世而辭可不疑如立我恭民
莫匪爾極唐八詠之周人亦詠之詩書世而堯與
稷之烈親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康之極公
亦歌之論其世而堯與文之德著矣書之贊堯也
以恭其贊舜也亦以恭論其世而二代之勳華見
矣書之稱堯也以明德其稱文王也亦以明德論
其世而二聖之心術顯矣故論世者知人之法也
知其人則彼可以進我於同堂而不吾二吾亦可
以造彼之閭與而不彼格故可稱為友藉令吾而
經濟宏猷
當揖遜之世則堯舜吾友矣藉假而當征伐之世
則湯武吾友矣夫宇宙吾胸中物也宇宙之所以
為宇宙者以寥數古人維之也古人之所以不
亡者以後乎千百世之方來有知己者繼而續之
也其所為詩書以俟之後者特欲使人見其心而
非徒以章句侈也吾以其所遺而知其所以遺非
徒吾之心快而古人之心亦快矣祖父之詒業于
子孫也既昭示令德猶惧失墜復泰契垂之為孫
子若誦之讀之又能討論其祖父之德業而世
無與可不謂祖孫一脈奕世惟休哉抑孟氏之知

人即知性知天之法也。性故難知。曰故者以利為本。天故難知。曰知其性則知天。言求之有其法也。求之有其法。則異乎尋常。方可與講學。而合其所求者善也。善之在古今猶其在鄉國耳。嗟乎。論讀者可徒曰存而不論已哉。

翰林經濟宏猷四續卷論

二十

學詩文者必有要論

錢象坤

學詩文者必有要論。錢象坤。今天下譚學術者。其語汪瀚而無極。矜意見而強駕其上。蓋無不曰孔孟于我為鼻祖。而曾不于其正工夫。尋其要領。譬之登泰山者。去其階梯。遊大海者。自舍其津筏也。夫欲一聖賢之道。統而覓聖賢之工夫。學且荒唐。而肆徒求聖賢之工夫。而不自求吾心之本體。學人龐雜而紛。盡工夫以尋本體。即本體以為工夫。此學者之階梯津筏也。昔者顏子嘆聖人之道高。堅前後欲從末由。而其功不雜博約。曾子唯一貫。乃發之門弟子。則曰忠恕。夫博約可以見卓爾。忠恕可以悟一貫。然而外心無所謂文。外心以求之。無所謂博約。而忠恕者。又非外此心而盡之。惟之也。則聖人之學可知已。何也。人心由繼善而來。原有一中之天理。即所謂太極。即所謂至善。學者不求端于一中。即不知此心之本體。顧人身之交。其情喜怒哀樂。其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位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是數者隨感而動。隨應而生。皆不離此一中。而其感不一。其應不齊。或幸之氣。或激之遇。或戕之困。或迫之藉。非逐事逐物。體認涵養。鮮不汨沒變亂而

翰林經濟宏猷四續卷論

三十八

何以約而歸之于中故博之而之盡之惟之聖賢之學無非日以此心提醒印正我恐惟恐幾微少差而其畔道愈遠此可難矣子之學幾于化而不還不感終其有奉弗失曾子之學則日三省至于一旦力久而後能學其可以岐本體工夫而二之耶此孟氏之學所以無集義求放心而領聖孔子也夫舍求放心而專集義則良知已晦矣聞與辨吾不知所集者何物舍集義而專求放心則荆棘叢生斧斤日舉吾不知所求者何物故合而求之心為本體未放心集義為工

翰林經學宏猷續卷論

三十九

大益實非兩物矣求璧于山尋珠于淵入陰陵大澤苦不遇及其得之也則又割之琢之磨之磨之而其光明淨始還本真而成希世之寶學其可愈肆鹵莽而為之耶故學聖人者以中為本體斷制乎不容疑矣始之以靜觀靜觀則體現于夜氣幾定于應酬無致無喧內應常一使此中之體常明常固而不至于晦缺繼之以學問學問則見真博綜于典籍辨難于講論合體是證以不使此中之理實見得是而不隱于臆度固我終之以堅定堅定則守一靡靡不能為之變改不張為

之憾新奇怪異之說不能為之惑從容鎮定常滿常泰要吾一中之學真可以參贊位育直為天下國家之規而不論于空虛無物蓋天下萬事萬物各有歸宿然必先知其歸宿之地然後循序漸進以歸至善是學別無門徑別無機括孔孟以後正學湮廢獨程朱之學得其本原程氏學在主敬故其功只在謹獨朱氏學在窮理故其功至于繭絲牛毛主敬以澄此心而其知愈清窮理以明此心而其知愈微從之用心于一中之學得孔孟之傳也後之學者以一中為本體以知止為工夫以孔

翰林經學宏猷續卷論

四十一

孟為正的以程朱為入門而於真學庶矣

知天地之化育論

王陸

吾心之誠天人合一者也。惟聖人誠通天地以為心。故聖人心同大地。以為此天地無心不誠。誠者出即心即誠。即聖無感不神。無應不妙。天地之心吾其心。天地之化吾其化。吾所謂一之極而兩之儀。三之才。皆是物矣。至誠知天地之化育有味乎。合一之旨乎。且知果且易言乎哉。蓋聞以獨知語知者。見謂知為有人。已也。非然也。聞以致知語知者。見謂知為有內外也。非然也。又聞以學知困知語知者。見謂知為有聞見也。非然也。甚焉者。以推測摩擬索之。而不得。以臆想懸思索之。而不得。以按圖射覆索之。而不得。唯是舉天下之實理一稟于誠。舉至誠之能知一契于默。斯則舍心無理。舍理無誠。舍誠無聖神之來智藏往而庶可通于多矣。之說已。奈之何。設為不必然之議者曰。天與人若以遠。通殊氣與聖若以形。神殊道與器若以上下殊。故無心成化者。一原也。而有無二心。普萬物情。頃萬事。而心清剖之。夫德曰生大寶曰位。並隆也。不。

天然之德
不為物飾
工夫

形神二字
是誠知也
之妙然

林
總濟宏猷
續卷論

是天地迄與聖人兩而知化之知殆未免相左而無當者。孰知言象不言意。意流不言源。不幾乎執高山以卑海病一絲以廢緯哉。非其質矣何者。知不為迹。惟其理知不惟人為其天。吾見誠與心一心與聖一。聖與天一。誠則公公則無私。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民。非有二也。誠則純則不貳。故得一以清得一以寧得一以貞。非有二也。誠則應應則無不格。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與人。不愛其情。非有二也。此無他。衆人知其形。聖人知其神。庸人知其迹。聖人知其原。賢人君子知其略。聖人知其微。亡論知也將化自我成育自我樞。即天之能覆不能載。地之能載不能覆。而無覆無載有全能。即天地之道不能裁。天地之宜不能補。而規天條地無餘力。自古聖帝明王。哲后察相。旋乾轉坤。先天地而知其始。后天地而知其終。鮮不由此道也。也。其知之不可及如此。夫雖然。未有天地先有此理。既有聖人具有此理。故九斟酌損益。經權閭闔。惟一誠以妙應其間。究言之。則混沌未開。聖人以意創始。經綸未起。聖人明炳。幾先幾與。意聖人之良知在焉。先與始聖人之行所知在焉。字

解經
 而在乎乎造化在乎身即天以易知不加于此倘
 曰耳目之知則管窺蠡測者日簣鼓于天地間將
 大知小知其旨矣子思曰自誠謂之性孟子曰
 充舜性之也明于性之說斯通所謂知馬

進德修業自警文

張以誠

自昔鴻儒修士炳道德之光擣龍虎之藻勛名著
 于竹帛聲稱決于震區者固不進取是致之蓋行
 成于斯毀于隨業精于勤荒于嬉苟非朝乾夕惕
 持兢業之精日就月將嚴時敏之幾則以勤始者
 以偷終以勵進者以怠退欲希宗廟哲胡不勉思
 進修之功由已德業之崇惟勤惟勉安之鳩毒惕
 惰荒之無聞因投笈而援筆以自儆之意于斯文
 德何由進功基敬慎方寸弗操乃生悔吝倏游八
 紘忽馳萬仞追嗜逐物相剽相刃焦火凝冰何不
 知自振尚嚴標持毋開欲蒙惺惺常疑靈源斯濬
 萬理昭晰五官是順動容周旋乃德之行克檢弗
 檢賢愚損珠倘蕩規而踰矩即纖微而亦汚仰邇
 明聖動為世模均此賦受胡不謹途循繩尺罔
 敢或逾咨睢睢治戒彼淺夫毋慚屋漏毋媿余禍
 直內方外身與道遊競之業之終始不偷惟言惟
 行君子樞紐言之傷易定躬之咎陋彼然之謬譚
 如孔鼓搥辱類言工行否譎詭林朝滑稽其口沓
 沓塞之棄德弗有羞茲縱誕金鍼是守行之不利
 躬修之愆云胡怠弃志道罔堅義弗能徙善弗能

遂居諸玩愒嗜欲留連微音昧性日乾之行如
 不及存心前賢顧德易墮而難崇行易弛而難力
 是故檢之貴恒戒之在至若君子之修業惟專
 斯成苟或分心是逐逐於外心使放而志外
 營神眩多矣夫將進德操履中實為要足謂
 紛雜胡業能宏尚其德此致我靈明勿二勿三惟
 一惟精或便仰優游耽于逸樂氣靡弗振志奮復
 却地法形骸解汝繫路片器之棄前圖盡落是謂
 急情胡業能宏尚其德此致我靈明勿二勿三惟
 于學又或玉樓冠類銀海洋洋旋行旋止時作
 翰林經濟宏猷續卷文 四十五
 時忘神閑日障溺懷樂康徘徊顧思肆習靡常是
 謂作輟胡業不荒尚其戒此致然自強殫力淬志
 是勉進之祛彼三弊之累沉溺二酉之籍扶玄案
 于宛委厭食素于雞趾志不役于耽逐功無間于
 斯夕服膺勿替則學日益德業無二軌進修恒
 因准輕倚之累最大故讀書之功尤殷開母捷而
 獨浮薄母從臾而滋驚幼母以九切而辭志母以
 一貫而固猶母絕維棄軌而冥行母積怠成而廢
 沉淪受德文于獨知時惕勵于厥身功無念之釋
 致途與遠之不臻庶乎業自富而富有德常起而

翰林學院題名記 王衡
 高皇初設弘文館後改為翰林院
 成祖以來以內閣崇機務而設翰之選然位儉于
 五品掌篆者或以卿貳來或由庶遷當是任者無
 簿書期會之煩惟是古今掌故相與探討其諸一
 切軍國機宜
 宗社隱憂即蒿目抱杞亦惟是形之文墨議論而
 已故他曹競惟日不足而是曹獨紆徐容與于
 楮墨間餘他曹朝晝可夕晝否得効其涓滴之效
 于常宇而吾曹獨若無所事迹見以無關緩
 翰林經濟宏猷續卷文 四十六
 急迺重之持甚蓋竊有以仰窺
 國家建官之意甚深而所屬望者甚闕也今夫庖
 治庖祝治尸各有司也匠主斲陶主埴各有營也
 六曹不離其局九棘不相為用今天下軍國機宜
 與夫
 宗社隱憂不必分曹奏不必借箸籌而善敗當否
 之歸執其環中以應無窮身不越職業之司而善
 管職者卒不出此文墨議論且受成馬孟九心逐
 于紛繁之務則慮煩而不清精疲于瑣屑之圖則
 見難而不定識迷于當為之勞則鏡昏而不照乃

核者上之質寒寒

密勿造膝格心次之執竿端頭書說以內之
紛紛然領代天以言外之新極弘開以人親

主無不兼也無不總也而寔異于執竿旁午者此
非所稱靜觀者而精神暇者與之故能以徐酌

互察動符疾會相得之精分焉總合相宜
由此而持衡望望則中而外之通下順也以

故鉅公碩輔率由此而定如止水如太山明因
是如觀火蓋有以哉無事之事乃辦大事不用之

用乃為大用斯無負于

翰林經濟宏猷續卷之二 四七

國家期待至意而為吾曹所當自勵者耶字院舊
未有題名今始考覈而勅諸石自某公始凡若干
人事遂宜有記不佞自承乏掌其事故不揣為之
論若如此噫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今其姓氏具在
忠佞賢否可覈而論已何去何從願同志者擇焉

務農講武考

錢象坤

夫國家之事莫利乎兵與農矣兵弊乎兵與農分
而其大壞不可收拾也尤莫大乎兵農兩利而為

三合之則精神不分操攝有要無兵之有而有兵
之實因農以為教而不因兵以妨業也分之則農

自農兵自兵不惟名色角立事體體分乃兵而疲
又況以併賦之所得者奉無所事之切純哉故

國家之難處者莫如兵而尤難處者莫如今日之
兵也昔者周官少司徒其制為伍兩為卒為旅師

軍上地家七人可任則取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

翰林經濟宏猷續卷之二 四八

則取兩人下地家五人可任則取二人此教練法
也為井邑為丘甸因井之多寡以成出為兵車及

乘牛甲卒調發數也教練精則人皆習于兵革調
發簡則人不苦于征戰更罷退田即農即兵且耕

且戰即兵即農故士不至舍本業以從戎而民有
餘用民亦不至困輸輓以瞻兵而兵有餘食此千

古良法也誠謂兵農之合而不分也雖秦趙四
海之力以自雄快至請成發問左極美漢置南北軍

設八校而天子饗士每勸農桑令就田里則尤有
兵農合一意李唐置為府兵總之不離血民者近

自宋定見

是至改為犄騎論于藩鎮而古法落然矣求其庶幾其為宋之廂兵義兵乎愚嘗謂方與盜遇江湖山澤田多不堪井授則寓兵于農以難復古至屯田一法雖古人一時之權宜而實後世可遵之善政蓋農合一誠最便而屯田于無事則耕之所入即餉也不必更藉于農為屯田于有事則屯田之卒即兵也又不必召募為屯田與井田之制頗稍不類而或不致為民累如今日之流弊耳方今皇上之務設所衛也取彼負罪者分置中外食以月廩豈天下草創不能多得佳士以為四方守姑用是以為防扞亦有寓兵于農之意乎平居則操演臨事則征遣豈其使之虛棄作舍虛費乎歲久以來奉行遂有官軍不耕之說致使為農者竭盡勛力以奉木偶之軍士而一旦有警被執堅銳者又復召之民間則是農無耕整以養軍而又且剝肉以養兵即無論設市民而爭戰事必無辜而農亦何苦則脂膏以奉尤且不給哉至右制取無方驕悍為虐將以衛民且以戕民更不殆言矣為今之計莫若復屯田欲復屯田莫若修鹽法其地郡縣海取要害之地無閒軍兵悉宜擇可耕之

裁創

區立籍分屬令彼得自耕自食仍立師儒之官訓以忠義戰守之法而選良將帥以統之夫復屯田則彼有廬井室家之念有慮井室家之念則民知自顧而不畏死民不畏死則敵知懼且以地之所獲為糧精則民不告罷而固用足內以贖百姓之困外以壯干城之固無非當今之良法而亦兵于農者哉雖然古之兵農惟恐其不合今之兵農又恐其不分何也農資兵兵藉農而其利溥者兵農合也民無憂轉餉兵亦無憂揚服皆名分而實不分也其合者以井田而其分者以屯田也核時之術也今天下洵春之故處分得宜事尚可為失今不計則孟氏所云三年之艾豈卒辦哉竊恐其無及矣作務農講武考

歷代災異修省實政考

馮奕垣

天之有災異也。為謹告人君設也。而君之勤修省也。為挽回天意計也。顧修有修之實。而所獲其效。非所以為修省有省之實。而感格撤樂。非所以為省能實修。能實省。則災可轉而為祥。異可反而為常。而無傷于太平之理。以戲豫為修。以馳驅為省。則災者。日以太甚。異者。日以頻仍。禍亂起而國家遂至于不可收拾。故夫修省非難也。實修而省者。難也。粵稽諸古。災異之來。不獨在昏亂之國。即明盛之朝。亦有之。而修省之實。則難望于昏亂之君。惟明盛之主。稱焉。是故。淳莫如堯。子莫如湯。草木鳥獸之妖。莫如高宗太戊。烈風流星之變。莫如周成。宋景然。夷考其時。災彌亟。治彌隆。君不以此傷明。而反以益聖。世不以此釀亂。而反以滋治。若星者何也。彼其視萬民之昏墊。不啻其身溺也。彼其視旱魃之悵焚。不啻其身焦也。彼其視桑穀之生。雖之雅風之烈。熒惑之犯。不啻其身孽也。故各岳命官。而九年底績。代牲剪爪。而千里來雲。政修而祥。桑穀事正。而鼎雉消。東土迎而反風。善言出而星威。彼其宵旰之所經營。念慮之所刻責。無非實

論林

經濟宏談

卷之四

心實政實修實效。故人事盡于下。天心應于上。速如鼓桴。捷如影響。豈是以還。喪天之君。間亦時有然。求諸漢唐宋。指不多屈。舉一二。吾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次則光武。次則唐之太宗。宋之藝祖。仁宗。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詔曰。朕不去治育。羣生累三光之明。二三執政。吾股肱也。其省繇罷。戍以匡朕不逮。噫。何惻惻也。建武中。地震。詔曰。地靜而不動者也。今而震裂。咎在君上。其令勿輸今年租。案繫因減。噫。何諄切也。貞觀中。畿內蝗。帝取吞之。十四年大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以十漸規。而太宗嘉納。開寶五年。大雨。河決。開首相。訪時政。缺失。慶曆間。久旱。宮中焚香。宣帝。京師疫。出犀角二。以活百姓。然此猶自其過。災之時言也。吾考數君之平日。宵旰則憂勞。民瘼慘恤。與利除害。史不絕書。蠲租減。或殆無虛日。是豈災至而後省其省也。在未有災之先。所潛通遠矣。人豈無災而不修其修也。在未有災之始。所感。豈非修省之令圖。而萬古之君。鑒哉。下此則。變日。以多君。日以肆憲。欣之談。盈耳。而愛動。震。就之微。聞。間有一二好名之主。亦或以孜孜修省為

事焉耳矣。災眚而罪已彌文焉耳矣。甚者天變也。
情也。以。上。香。等。誠。正。宜。澤。降。不。可。不。修。其。觀。赫。之。天。何。如。哉。蓋。皆。合。而。論。之。災。異。之。來。也。有。所。因。又。有。所。不。可。知。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則。天。必。先。出。災。異。以。譴。告。之。然。自。古。有。道。之。主。孰。過。堯。湯。以。下。諸。君。文。帝。以。下。諸。君。而。青。災。迭。見。何。為。者。也。世。無。道。則。災。草。不。生。鳳。凰。麒麟。不。見。鳳。一。見。于。漢。桓。之。元。嘉。丹。見。于。靈。之。元。和。蒼。龍。十。六。縣。駕。于。石。虎。芝。草。故。鳥。供。于。宣。和。又。何。為。

翰林經濟宗獻續考 卷之二
者也。余以為天之災一。而其所以為災者二。固有
人君失道。天心震怒。而特加譴告者。亦有元氣不
足。疹戾橫溢。結而為孽。為疫。為厲。繼天不能
自主。而于君無與者。辟則父之子。子有因其荒淫
恣肆。謫而之者。亦有內不身禁。忿慍憑生。而無係
于子者。吾觀叔季之世。佞升座。才生烟囪。雖為雄
不一而足。豈無因致。然則所謂天心震怒。而特譴
告也。堯之水湯之旱。文帝之裂山隕石。此何譴何
告。則所謂元氣不足。結而為疫。為疹。為孽。為孽者。
理誠有之。碩堯舜諸君。不謂災變之無與于我。而

少解修省之功。季世昏主。又不謂災變之譴誥。我
我。而甘處泄泄之實。則其治亂相及。固已殊致。焉
至于不救。而善至于不勝。書無或。至子之事。親
也。親愛之。固喜而不忍。親怒之。亦勞而不忍。親之
怒。而以我也。因若罪無所容。而求所以自解。而親
之怒。而非以我也。吾亦藉以內省。庶幾承歡。論適
之一助。及其怒平。氣定。還而頌其有肖。子未有不
欣然悅者。夫事天之實。亦若是而已矣。故曰。上天
災異。原以儆昏主。非以儆堯湯。然而實修實省者。
堯湯是也。不知修。不知省者。季世是也。若夫名為
修。而實非修。名為省。而實非省。即中主皆然。吾無
容喙之矣。嗟乎。一念敬肆。治忽隨之。千古善敗。求
為殷鑒。稽古者。能不為之太息乎。作修省實政考。

學詩文工夫口訣辭

王衛

夫能砥礪殺矢發矜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執毫末其能復其度不可謂射設五寸之的引百步之遠求紀昌飛衛而盡其省括之法百發而可必其中則以善名無師之與有師異也夫學聖人之道者亦然矣夫道者以孔孟為的孔孟之言工夫不可以一端盡如所謂詩文約禮一貫忠恕與夫知有養氣之類夥矣而總之不外于此

心孔曰正心孟曰盡心又曰求放心正者立其體也盡者極其量也求者還其初也夫萬化紛紜而

山林

經濟宏猷

卷五

山林

經濟宏猷

卷六

方寸為之橐籥百為運當而世體可以樞紐求之萬化百為之橐籥則博而寡要端之方寸一腔之內則簡而易操吾誠誼養于幾微有容之地而體驗于觀聞顯見之交力待其操舍存一之端而克辨其察識擴充之術使無不正也無不盡也無不求也

洞觀萬象

也將無事而體已完有事而用自著其歛之也則天地民物不出于一掬其放之也則位育中和可周于萬彙此聖賢之真學問孔孟之實工夫也孔孟之後歷漢而唐汶々耳至于程朱二氏始顯若

接鄒魯之博而得其宗乃程之二夫在王敦朱之

聯珠有精
回欄有法
真大家法

工夫在致知格物其言固未始有背于道而近儒者復矯之以主靜致良知之說則已左袒于子淵而目程朱為鈍根矣噫譚道術者何多歧也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執其橐籥于方寸則可以窮萬化于紛紜守其樞紐于一腔則可以定百為之選當而以主敬入者謹此心者也安在其異于王靜以致知格物進者辨此心者也安在其異于良知夫當千百世之下而接其不傳之秘舍吾心又何所取工夫乎碩夫事心之功恃已而求之則冥行而無當就有道而正之則審術而不差冥行而無當將支離汙漫而無以造于聖賢之域有術而不差即步趨規矩而徐以得乎孔孟之傳此善射者所以求紀昌飛衛學之而不以妄發中秋毫者為絕技也通是說者可以語學矣

學以孔孟為宗

李胤昌

嗟夫學術之壞也非夫明背聖賢者之過學聖賢者之過也才縱者不能無僥得失術深者不能無巧進退往來竄取聖人一語以自便其私而綜其實不然處者獨不處名何其謫也夫聖人無必之心而有必然之趨其必於其身奉以為則而不必然者一時竊之以為權孔子之志學孟子之學孔子皆是物也而學者皆獨背孔子所謂無可無不可在天下道而起不得已而應無所用其中堅云耳如以理則雖舉世以其可易孔子之不可

翰林

經齊宏猷

卷十七

廣慶堂

可孔子不與易也非不欲易政為其必然而不可易也易不云乎君子以立不易方方者坤德也至靜而德方君子履焉即孔子之自叙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矩所以為方也方矩之所出而方豈矩哉是以曰從心不踰至從心不踰則方也幾獨圓矣夫大凡天下有必然之心者不能借于必然之趨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乃其所以能不踰者也若利方以為圓則孔子所以自名正以開天下無忌憚之路而不厭之嘆鄉愿之惡又何以解哉學孔子之學者孟子也孟子所稱古之制即孔子之所謂

我制也

翰林

經齊宏猷

卷十八

矩也孔子以我制矩動無不方孟子以矩制我義以方外者也直養而奉天地充無穿窬而不可勝用其于矩也質其有內矣假而後合矜而未化視孔子或少遜焉然不合即離不矜即緩不能為孟子者未有能學孔子者也而後儒之言曰知欲圓行欲方夫智以為方用也目意之所中匠心之所成有法無法因時為業如是焉則貴耳而必曰欲圓將無入為利方者地耶孔子之傳易曰卦之德方以智又曰聖人以此洗心以此知智之為方用也孔子之志學孟子之學孔皆未有遊于方之外者也即孔子亦曰丘遊方之內者也至于今而學術大壞矣本懷熱也而以為近情本趨逐也而以為從道有孤峙其間者相與目笑之曰曷為此不可一世也嗟夫無可無不可孔子以為涉世而學者以為藏身錄斯道也必有天下盡化而為鄉愿則耳又安知所謂矩與所謂制也哉雖然古之鄉愿今之賢者何則彼猶慕忠信廉潔而思似之也是夫亡方之意也今亡已夫

皇長子婚禮頌有序

王衡

臣聞主器莫若長子。王化首於二南。益大君燕翼垂休。天綱肇定。而後王鴻圖緒緒。人道攸端。禮謹婚媾之儀。易列乾坤之象。天心與子。式弘一代之經。陰德承陽。肇厥元良之禮。虞風成于鴻降。夏德熾于塗微。商基簡配之祥。周重姜承之教。遐睎昔王傳祚之遠。流覽三代有道之長。寔由閨闈之能刑。爰及家邦之用。御道我盛世。益謹令模。我

皇上慈孝協于

帝心。恩澤于毗庶民。無怨勝。世享清寧。兆叶握

蘭之徵光。啓前星之耀。

青郊履武。丹穴成文。羽籥于戈。既豫四時之誨。

朝覲訟獄。咸占六合之歸。惟

皇長子。日就溫文。夙閑睿智。曰長曰賢。知景命之

有屬。以伉以儔。宜大禮之早頒。輶車遣使于皇華。

宮中興思于寤寐。卜從昆命。斷出

宸衷。六禮納吉于黃琮。中禁載揚于青輅。椒圖

真瑞。紫泥色動金函。蜀谷承桃。紅蠟香飛寶珞。慶

隆

九廟既歆。主鬯之得人。歡洽

重闈亦喜。含飴之有日。臣僑員玉署。叨覲

龍光。歷觀前代。凡有休美。必被之雅頌。播之金石。

皆以闡揚隆典。昭示來茲。章燦一時之懿也。不兼

燕陋。作頌一篇。敢拜手稽首以獻。辭曰。

繼體也。震乃貞。萬方兩儀肇立。厥配柔剛。閨睢好

述人倫。正始所祚。承祖國有。體成明。

聖祖訓。闡文章。綱常所係。擇淑宜。家於赫。我

皇。弘宏。建作大烈。顯謨化清。六藝占享。完玉幼海。

澄波。誕育儲君。體睿凝和。明兩作離。續茲元緒。

重潤。重輝。宜承天序。四海延頸。德聞是敷。追金瓠。

玉。仲茂承符。爰夫大章。延涓嘉日。黃道開祥。禮

官筮吉。中勅慎選。周道詢咨。天桃式好。申此結禱。

容儼。禱禱書傳。月下吐。造舟梁。惟聲載野。紫笙迭

奏。彩鳳雙鳴。吾

君有子。宗社基禎。億萬斯年。子以及子。小臣作頌。

用歌燕喜。

乾清坤寧二宮成頌

鄭以偉

縣者

文祖定鼎燕門滄溟左抱太行右盤殿當斗極

聖皇御宇綢繆桑土雕峻康寧固仍舊廡內洽刑

于外收舞羽以似以績步趨堯禹物極則陳天啓

更新祝融失威鵠首飛蟻

帝圖修首亟咨臣隣無庸崇誦勞此下民二三宰

執高目而議以奉

至尊以寧中位以圖那居宜辭煩勛乃召司空

于馬經營般陸督墨離輪引繩金壁雕璽棟宇岬

嶸依稀仙島彷彿蓬瀛

皇居麗日 后殿凌雲霞彩閃爍振氣芳芬

扶與佳氣氤氳白玉為除黃金為屋行健安貞光

門如幄虞絃靜好周臺深嚴龍盤繡柱虹擁雕闌

晴空欲雨夏午被寒

二宮告成冠婚斯行并轉星曜鳳帳鸞笙于焉明

兩斯于可康小臣獻頌保茲維艱未央問夜女史

卷阿王多吉士贊

葉三益

卷阿之什召康公所為戒成王也當周時宇宙太

和是歸隱隱穆穆皇之康公奉之遊歌共適雖處

廷喜也而尚矣乃公不忘於天言以規述泮

與之歸焉取章之原康公之為周室之顯而

先也歸之歸之吉士之為周室之顯而

幾高國格也之歸之歸之吉士之為周室之顯而

愛后古大臣之誼如此而余亦自以子月才之盛

也周家十七王以來世載明青義懷德為國華

吉人嬖嬖殆德未可更僕也所稱焉者德倘亦

僅標其梗概若是乎嗟何其盛也夫寧無自而稱

也者蓋易稱福善書稱錫極皆言之所由來而修

吉之道要不足乎忠厚周之先公積仁累行豈第

在人多士沐浴遺風若物焉周而稱焉德雖吉

于此者康公所先公詩百神主統殿常而綱曰

方國已既天下吉詩善也非焉焉焉焉焉焉焉

于前翼之子後得聖天子受降以與與與與與與

阿次之夫豈無意乎哉信夫周才之盛始基忠厚而康公憐之致意亦欲以忠厚之人培忠厚之福跡天壽于平格而綿景運于無疆也是嚮者祈天永命之旨也爾其詩相見其人千古可與爰為之贊其辭曰

一生一命
一古一今

翰林

於赫成周濬哲維源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光猷萃止對為邦禎師錫我後箴軒庭是為是依衡範斯存雲龍風虎二變無窮有來無去左右綏綏扶搖九萬垂天車輪因心以出百行歸根垂之不斷親之尊之翔翔禮樂師表人倫其成也經恭敬溫文就之衆賢武之一人前後出入淮陽維屏此水迺沃道義之門推之乾之皇輿備之有美璫瑜追琢玄纁薦諸先公馨香芬芬先公洋洋百福駢臻於萬斯年揚矢來巡

敬天畏民箴

王徽

八君上
天下有
民無天
天無民
民無天
天無民
民無天
天無民

翰林

此處正
與民之
實用力

維茲環海震然一君風行四表縹緲雲千城効武黼黻宣文匪天私親匪民私奉得天而尊因民以重敬之念養民之益擁維天之子維君子民親愛在子子哉在親時將嚴天無常主能孝能賢民情亦爾勿謂吾寡及爾出王福善禍淫其鑒不與勿謂德賤民各有心無我虐我向背相尋敬天維何不在粉飾屋漏大庭舉念必格敬而後歛精誠已隔畏夫病瘵漂于馭朽永思其艱淚而後撫收拾已難四時順軌萬姓熙恬聖王不為喜而怒威聖不哀天災時變人物妖惟哲后不為常而曰異可者為泰宮中府中皆吾一體必徇私昵之情究且陰陽為之易位善惡于焉倒置四海九州皆吾外府必罄山海之祇究且上犯造物之忌下竭蒼黎之髓豈不為智戒于用明吾何樂于察魚鱗摩以燦日月之精而竟無知之情豈不用武戒于毒功吾何忍于終而必致于大造之和而為衆怨之哉維天之子維君子民能臨九有必奉三無勝彼聖帝無彼聖王其常往事如臆毀鑒不同休同虞恭王

這天人臨之無已不顯寧散天惠母召天舞寧我
畏民母民畏我教以成愛畏以成戴于萬斯年俾
昌而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出于敬畏入于恬嬉
小臣不佞用脩弦韋長守斯歲天與人歸于孫
孫勿替引之

翰林經齊云賦讀卷我

六十一

輪臺賦

出玉門今千里覽輪臺之故墟望敦煌而漸遠遊
永掖以猶紆臨昆莫之外藩緊居師之攸居殷斥
鹵以難藉羗東未其馬如若夫青陽改候協氣盈
轉顧塞口之猶寒凜朔風而馳舉趾則奮錦不
入指彈則春陰不收立幡員之不足借誠融于邊
陲又如雷之震結關山夜月雖迴馬兮思歸寧居
氏今能歟披邊陲而虞戈鍾之役儲蓄藏而騰輓
輪之竭務廣地今何以費丁男兮何離累亭隄今
何勞利錙銖兮何慮乃有炎漢計臣征和策士已
快意于捷候
子耘紆謂夫神武揭夷幕王
庭而蓋驅其
臨不祭田而孔美十是裝
然之封期逢迎于一中
額當試乎
毛之匪冀有秋之獲是其
為計也以食
比閭之夫虛戒嚴之地是
其為計也以
幸之心之厭亂賴主計之
從然曰子信
事封疆之故也苟曰封
疆之故也
子信然勃色穆然動
思曰子信
意于征車賊焉之為
寧閉關而
自在毋動遠而要荒緩伺皆

陳壽
本志
卷之五

魏志

卷之五

離盜罪己之言。即稽之禹湯而不啻其實。知非之
念。即較之伯玉而不以為遲。夫一輪量也。昔何以
開。今何以棄。顧本獲之地。象圖之惟艱。而已成之
我。雖道之若遠。豈衛霍之勇略。少夷抑昆明之雄
心。頓異。是知欲無封而不。無極而不明。最者
如飲斯醉。甘蠅藥而孰知其毒。明者如夢斯覺。去
弊。而盡覺其清。彼秦鹿之危。失繫。晚節以俱。醒
將漢祚之四百。非一悔之所當。愚謂翰堂一詔。喚
起那律。漢唐南東。漢祚。以如。豫父老須臾而
顧。固是有終之盛節。而垂世之王文也。因賦其事
而繫之辭曰

錦。而。漢。伐。張。分。始。同。終。置。下。興。亡。方。佳。兵。不
祥。載。之。滅。分。生。財。有。道。無。太。康。方。子。將。介。鱗。易。衣
蒙。分。而。域。都。誰。廣。地。今。日。以。時。時。悔。無。央。分。自
是。漢。祚。廣。靈。長。分。收。之。桑。榆。永。為。芳。芳。

續卷全

尺牘初徵十二卷

〔清〕李漁輯

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左

古者非文詞不爲功。春秋

若公孫倨。安嬰叔向之

選也。我國波詭。無可觀者。獨件

無地矢。邪。詞致斐疊。

所謂又烏。爲天下士。昔

武雄才。其賜嚴助。楊僕。丘

王璽書。立過絕俗。驅駕

武帝之賜中宮。豈無次

益衰於茲。可觀。若耶丞

永兆薛宣。朱博。移書下

悲後世可及。然君房言語

下。孟公。賸人皆藏之。

茂如也。東漢遠不及前。魏氏風

初。文過其質。晉代徒向玄

者間有。而俚鄙者。如家人兒婦

子語。於乎。此亦足以見古今

降之大端矣。西蜀楊先生。康爲

一編。而瑯琊又增葺之。此非

集 153—500

苑之雄師而薄號之。僅觀哉。李
子笠翁以爲習於耳目者。數見
不鮮。安知今人不勝於古。遂取
近世賢公卿以及騷人名士之
往來贈答。輯成一書。嗟乎其志
弗苦矣。夫古之遺文。載於碑碣。
藏於金石。不爲不壽矣。然皆淪
沒于山崖墟莽之際。剝蝕於風
霜水火之間。而况霏屑於寸管。
尺帛。標流於魚箋雁足者。欲使

之久于碑碣而存於金石。又可
得乎。自李子蒐獵幽隱。付此剞
劂。吾知時移世遠以後。尙必有
數百本流傳民間。好事者寶而
傳之。大者載于史牒。小者存爲
錄。或入松也。之註或編孝標
之錄。則其爲不刊之書。亦可得
而知者也。予嘉其意。因論次古
本作者而述之于前。斯事雖細。
而有關於風會者。不淺。而因以

見李子之功不可泯沒也故特
奏而出之若欲私論衡爲秘帳
則吾豈敢

嘗

順治庚子中秋前五日梅村道

人題於金閭舟次

徵尺牘啓

今天下之爲詩賦古文辭者既已家靈蛇而戶鳴鳳矣
故自京都以至遠所難谷無不有集無不有彙征之集
至於手翰則畧不問焉夫一日之間不無通好君臣父
子夫婦朋友皆有問問而煩蕪鄙陋室僚拂拭施之赫
麗有黍面目矣夫詩賦古文辭間或不作無傷大雅而
制續披函使通人見鄙無乃不可之大者三十年間兵
災以來金石鴻編遺棄殆盡而况名賢手迹耶侯廣爲
自縉紳先生下至民間婦子其爲煩願豈可勝道侯既
非黃車使者又不能賣三寸弱翰通走區域今卽以初
微爲媒見斯集者諒有同心倘蒙不鄙悉爲郵寄則侯
得以竟此鴻願豈獨二徵三徵四徵而已耶

西湖流寓客李漁敬啓

凡例五條

文章自鼎革以來。無論詩賦古文。新奇錯出。卽傳奇野史。亦復疊架盈車。唯尺牘絕無新刻。四方流布。盡屬陳言。夫詩賦古文。傳奇野史。百人之中。作者不過一二。尺牘一事。貴如天子。亦有賜問之書。下及庶人。不無相通之札。無人可以不作。是文字中之水火救果也。茲獨羅苦心輯爲是刻。本欲遠接前古。恐快不勝繁。然卽當取今人亦足果人。矜其故。僅蒐新篇。不及古作。

後漢尺牘之選。皆分門析部。以便稽分。之目。畧而不詳。每有割一漏萬之恨。卽區別仕。置亦大有可商者。夫子謂世間文字。無一不可分。類。獨翰牘一種。我類可分。比之必有牽制。割裂之。患如一幅中。首敘寒溫。中談肝膈。繞終一節。按啓。他篇有一篇。而及數事者。分入此類。則彼類見遺。幽合首篇。則終篇背謬。必條分零割。始能各有。所歸。而鴻章大篇。盡變。解之。厄矣。是集費盡推。較別創一格。文不分類。使淹雅之士。喜其錯綜。月。

則分門。使採撮之時。嘉其裨益。而復於一類之中。又詳分數類。有事參稽者。不必旁搜曲檢。字字堪。鹽官。足采。從來方便法門。有簡捷于此者乎。四海甚大名彥。如林。瑛札不止數篇。英流集多未。親錄。開見寡陋。不能廣羅。特借是來。徵文以觀。二集之盛。若是編微。到名稿。隨錄隨刊。不分次第。有布衣韋帶。翻居紳笏之前。宿士先賢。偶列時髦。之後者。總以所得之先後爲序。初無嚴最于其間也。其紀論難之。廣累。比于言。洋。比數紙收。

快不多。棄又不免遺珠之恨。然終不。節取之法。得我爲作者之罪人。歟。且識見淺陋。不敢以選政自居。僅任蒐輯之役而已。查類之法。有綱有條。先開綱目。看所查之事。在何類之中。大開條目。認定所查之事。在某類某條之下。每查一首。但取書中心。縫一揭。便在前。不煩再檢。第二葉矣。逐段有。相隔事在某段止。閱某段。則前後皆可。不閱。然此皆爲淺學者設。若夫名通弘博之士。爲用稽查。併總目而去之。可也。

尺牘初微分類便查綱目

慶賀類	慰唁類
餽遺類	飲宴類
過訪類	迎送類
期約類	音問類
寒暄類	情誼類
稱美類	感頌類
勸勉類	期望類
規誡類	責讓類
辭謝類	嘲謔類
謙抑類	敘述類
屬託類	宛情類
求索類	借貸類
薦引類	仕止類
政事類	時事類
文藝類	閒情類
婚姻類	疾病類
釋道類	

尺牘初微分類便查條目

○慶賀類	上陸臺翁 四卷	奉大司馬 四卷
壽	東呂心和 三卷	復白雲 八卷第一
婚	謝張西銘 八卷	復王華亭 十二卷十三
誕育	賀李笠翁 十卷十六	復友 七卷
遺姻友	諸曹汝珍 十一卷	賀毛馳黃 十卷十六
賀友	沈雲生 十一卷	賀友人 十一卷
遷移	賀友遷居 十一卷	賀二 十卷第三
入洋	賀嚴子餐 十五卷	客 十一卷
補廩	與李君實 十一卷	
登第	與翁長卿 二卷廿	候潘二岳 三卷廿
與卓辛義 六卷第	賀丁飛濤 十五卷	
答陸京卿 十一卷	賀張嗣紹 十五卷	
復沈君典 十一卷一	與徐翁 四卷	
伴後謝同憲 一卷廿八	賀友 十二卷第三	

<p>榮銓復楊孝廉 赴任其二 以上一卷廿五 ○</p>	<p>與沈廣文 與劉宜興 復劉三守 復胡彥遠 與楊鵬池 答黃復初</p>	<p>內權與邵侍御 外轉答劉范董 與葉總督 致仕送銓部 畫錦與尹中丞</p>	<p>陪封復汀郡丞 聯瑞與本寧 與張文學 與王霖宇 ○慰唁類</p>	<p>長親與賀知忍 事足答葛龍池 喪偶與陸衡如 復徐侍御</p>
<p>八卷 十二 ○</p>	<p>八卷 十二 ○ 十二卷 十二卷 二卷 十二卷 九卷</p>	<p>七卷 七卷 九卷 一卷廿二 七卷</p>	<p>九卷十 七前段 五卷第十 ○以上賀 十二卷第七 ○以上答 十二卷 十七</p>	<p>五卷十 七前段 九卷 六卷十二 ○以上慰 十卷第五 ○以上答</p>
<p>二卷十九 ○以上後任</p>	<p>二卷 五第二 ○以上答 十二卷十 二首段</p>	<p>九卷十九 後 ○以上答</p>	<p>其四十卷 第三 謝沈同漁 八卷 十二</p>	<p>一卷十六 第二段 十一卷 廿八 六卷 二十</p>

賢官慰王俯哉 十一卷 廿八	與孫月峰 八卷 以上	寄聲下 十一卷 廿一	答泰泰寧 八卷 以上	答茅鹿門 十卷 九前段	與馬慎卿 四卷 十六前段 以上	補惠與吳仲木 八卷 第五 以上	復石納 八卷 第二	復白雲 八卷 第三 以上	失盜與張二哥 十三卷 第九	○觀遺類	器玩與黃石齋 五卷 十三 以上	答沈穉咸 十一卷 第九 以上	與房汝欽 十一卷 第三 以上	答趙岐陽 五卷 十五	謝友 三卷 第五	復陳于到 十一卷 十八 以上	復沈君典 十一卷 第一 以上	報顧實甫 四卷 十七 以上	又復彥遠 二卷 第六 以上	贈友人磁注 十一卷 十九 以上	答陳心石 六卷 三十 以上	答倪 十一卷 廿六 以上	謝王孝廉 十卷 十八 以上	與孫憶陽 十二卷 十三 以上	謝友 七卷 第九	與沈茂仁 四卷 十七 以上	謝章江 十二卷 第五 以上	與鄭太和 三卷 第二 以上	與劉國醫 十二卷 第二 以上	資財分俸與友人 十一卷 廿三	資友人薪水 十一卷 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友人卷資 十二卷 十六 以上	報許同生 六卷 十三 以上	還友人 一卷 第一	答田平鄉 五卷 十三 以上	食品致金比部 七卷 廿三	簡汪我生 十卷 廿六 以上	謝洪明允 四卷 第五	與洪博士 十一卷 第一	謝送油酒 十卷 十七 以上	與陸蕙畝 十一卷 十四 以上	簡汪我生 十卷 廿六 以上	上張釣老 四卷 十八 以上	寄陸蕙畝 十一卷 十四 以上	與蔣驥閑 十六卷 第一	答李生洲 六卷 廿八 以上	與周繩甫 十一卷 第六 以上	寄卓靜巖 二卷 第一 以上	與介臣 六卷 廿六 以上	與吳子厚 八卷 第八	與心術 八卷 第七 以上	高物與鄧將軍 五卷 十七 以上	答馬席庵 四卷 十七 以上	花卉致蔡又舒 十一卷 十三 以上	復袁少室 七卷 十三 以上	謝惠秋蘭 七卷 第二	各饌答吳生白 六卷 廿八 以上	復周行之 四卷 十九 以上	與林生 四卷 第十 以上	與王又韓 八卷 廿九 以上	○飲宴類	節令新年招客 十一卷 第十一	上巳招同人 十一卷 十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夏日遲同人	十五卷	招陳章侯	三卷
訂友人登高	十一卷	冬夜訂孫與台	十四卷
除夕與胡旅堂	十六卷	訂卓靜巖	八卷
喜慶招親舊	十一卷	遊姻友	十一卷
嫁女招客	十一卷	北歸東親友	十一卷
賞玩遊賞牡丹	二卷	遲董心泉	十八卷
答友人泛湖	三卷		
雜收與王又韓	一卷廿四	其二	一卷廿六
與鄧將軍	四卷十九	招李太僕	七卷第八
與嚴元復	四卷	招丁野鶴	三首一
邀徐賓陽	十八卷	答阮霞嶼	七卷十四
與徐魯齋	三卷第三		
辭謝戲辭陳將軍	十一卷第二	徐賓陽	五卷
與查伊璜	六卷十二	與蘇與生	六卷第六
○造訪類			
承訪與張華平	九卷廿	報徐野君	六卷
幸會與陳眉公	四卷	復胡彥遠	二卷第
失訪寄繆湘芷	一卷十	與河間	五卷

失迎復沈茂仁	四卷	謝黃孝廉	十卷十八
復王長公	十一卷第一		
失留與支寧取	六卷第	與詹汝欽	十一卷第
雜收與夏葵仲	七卷第		
雜收與王湯谷	十卷廿四	與衛澹足	十卷廿四
○迎送類			
迎與周順元	十二卷	迎某公新任	十二卷
迎遠來客	十二卷十九	與李	五卷第十
與王又韓	九卷廿	與楊鵬池	十二卷第十
朱漳南	八卷	謝翁丹山	二卷廿七
留友人	十一卷十六	與劉	十二卷第
與隱麟	五卷	又與湘芷	五卷
與凝叔	七卷廿	與張華平	十卷廿
留別蔣	十一卷	與王華亭	十二卷十五
與李績溪	十二卷第十五	與李天中	八卷廿
後莊浪	二卷廿九		
○期約類			
約往與全巷	八卷	東吳次尾	三卷

東菰菴僧 三卷 其二十一卷		與姚山期 十一卷	
遯來 東支美中 三卷		與吳霞城 三卷	
與王鄴生 五卷第 九後段		與徐野君 六卷第 七後段	
招金茂生 六卷 廿七		與如上座 五卷 十六	
與徐伯魯 四卷 十八		答朱海瀛 三卷十 五後段	
答徐蘭生 七卷十二 第五六段		與善伯 七卷 廿七	
復清海 八卷第二 以上段		報卓辛葵 四卷第 九末段	
報定周 四卷 廿三		答林若撫 七卷十五 以上答	
訂友 十卷廿八 以上約		復周六符 十一卷 廿六	
與徐乾之 四卷廿九末 以上答		失約 與王子嚴 七卷十一首 以上期不至	
寄湖上 二卷十六前二 以上謝失約		與金伯韶 四卷十九 以上責與約	
○音問類		得書 與吳玄水 九卷第 三首段	
報仲詔 四卷第 五首段		又與彥遠 二卷第 六首段	
不得書 寄李善夫 六卷第 九中段		浮沉 報張憲周 五卷第 七前段	

雅收復楊洞岳 五卷第一末段 ○以上空兩		與蓋縣 十二卷十 一後段	
復劉鶴字 十二卷十二 以上辭手衣		○寒暄類	
敘舊復淨遠 八卷 第二		答萬年少 一卷十 六前段	
復吳無稱 二卷第 二首段		與文桂林 九卷十 首段	
疎瀾報卓辛葵 四卷 第九		與張侗初 五卷十四 廿二段	
與王柱山 九卷二 十前段		復俞議軒 五卷第一 前二段	
思念 寄別仲取 七卷十 七前段		與王鄴生 五卷第 九前段	
復楊洞岳 五卷第 一前段		○情誼類	
與高雲客 六卷 十八		寄李本寧 五卷 第三	
族誼 高夢義太史 五卷 第四		世誼 與楊濟安 九卷十 五前段	
年誼 與王豐興 五卷第 二首段		與張伯嘗 十一卷 廿七	
○稱美類		才品 答張冷石 七卷十五 第二段	
與崇嘉定 七卷 十八		與冒嵩少 一卷四 第二段	
與胡彥遠 一卷 廿三		與劉宜興 二卷十 九首段	
		寄李笠翁 七卷 廿八	

與王辰玉 五卷五第 段○以上寄 答友 四卷第 前復二首	與山陰 四卷十五 以上答 寄李本寧 五卷 第三	顯榮與卓辛葵 六卷第 七後段	政蹟與葉應仙 一卷 十二	與夏舜仲 七卷三 第二段	與李撫臺 九卷 十二	復汀郡丞汪 九卷 十七	致柴延喜 十一卷 廿一	與康賡 十一卷 第五	門人賀 二卷廿 一前段	王石雲 六卷四 第三段	與吳悟齋 九卷 廿四	報許同生 六卷十 三後段	逸樂與錢堅白 七卷 第五	與唐凝庵 五卷第 六首段	與卓靜凝 二卷第 一中段	與師惟審 四卷 廿三	與徐武令 二卷十二 第三段	與問隱 四卷廿二 水三句	壽孫致祁世培 七卷第 前半段	寄錢堅白 七卷五 第二段	○咸頌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已與孫伯泉 九卷廿五 以上知已 謝劉誕庵 七卷十五 以上知已	恩遇與冒嵩少 一卷四 第三段	答洪 十二卷 第四	答同年 十二卷 廿二	授孫與御史 二卷 廿八	高夢義太史 五卷 第四	答同年 十一卷 廿一	揄揚與文太清 四卷廿 六首段	東旅堂 八卷十 五後段	護庇與王又韓 一卷廿 六首段	與同年 十一卷 九前段	錢紱答李旌德 四卷 十七	○勸勉類	勸學與朱琨左 六卷 第四	與偕 七卷 第八	寄左公子 九卷 十三	勸仕答劉侍御 十一卷 第五	答孔四可 九卷第 六以上勸	答湯應之 十一卷第 十以上答	勸治門人賀 二卷廿 第二段	與柴嘉定 二卷廿 第三段	與符曾 五卷 廿一	與華茂 六卷 第二	又與龔 六卷 第三	與王柱山 九卷二 十前段	其四 九卷 第二	勸退與徐武令 二卷十二 第四段	答龔仲震 六卷二 十第三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勸學	答王子殿	一卷	廿四	寄朱子瑕	七卷	第二	後
勸學	報隱	五卷	第九				
勸世	與李天	八卷	第五				
勸世	復法海	九卷	第三	報潘去華	十一卷	廿九	
勸世	與陸夢	六卷	第三	其二	十九		
勸世	勸友人	十卷	十八				
勸世	與胡恒	十卷	十四				
勸世	答陳令	五卷	十三	答熊經	九卷	第十	
勸世	答荷龍	九卷	廿一				
勸世	與周	九卷	廿四				
勸世	與周	九卷	十四	與父書	十卷	第一	
勸世	報仲詔	四卷	廿五	寄汪澄	三卷	十	
勸世	與徐	十一卷	第二				
勸世	與賀	五卷	十				
勸世	與賀	七卷	七				
勸世	○期望						
勸世	與鄒	四卷	第二				
勸世	致祁	五卷	第一	復楊洞	五卷	第一	第二
勸世	答黃白	九卷	第六				

勸世	誠	五卷	廿一	與同志	五卷	二十	
勸世	其三	五卷	三十				
勸世	復葉	三卷	第十				
勸世	與王	九卷	廿四				
勸世	寄弟	十卷	第四	答王子殿	一卷	廿四	
勸世	簡夏	五卷	十八				
勸世	報	四卷	廿一				
勸世	與	五卷	十六				
勸世	與	四卷	廿五				
勸世	與	五卷	十四				
勸世	○責						
勸世	讓	一卷	第二	報父	一卷	第三	
勸世	為	十卷	廿一	答李	三卷	第三	
勸世	○鄙						
勸世	葉	三卷	廿八	與吳	三卷	廿八	
勸世	答同	七卷	廿三	答李	八卷	十四	
勸世	○學						

李過庭	二卷	簡項聽所	五卷
與賀伯開	四卷		
○謙抑類	附自命		
才識	報莊仲行	五卷	第四
其二	其二十四	與翁長卿	二卷
品行	與王德仁	九卷	廿六
政治	與葉雕仙	一卷	十
答柴延喜	七卷	與某同年	三卷
自命	答何非馬	七卷	十
○敘述類			
往事	寄鄒連山	四卷	第
近况	答萬年少	一卷	十六
與嚴三求	六卷	與文桂林	一卷
答龔仲震	六卷	與唐凝庵	五卷
其五	其二十四	與徐武令	二卷
與詹汝欽	十一卷	候潘二岳	二卷
與徐中丞	九卷	與張尹來	三卷
與陸麗京	三卷	與問子將	九卷

與柴嘉定	二卷	與徐武令	二卷
與開隱鱗	四卷	與李國微	五卷
與婦	三卷	又	九卷
又與彥遠	二卷	報潘去華	十一卷
與翁長卿	二卷	將赴浙獄	三卷
寄曹太初	三卷		
志願	與王德仁	九卷	廿六
○屬託類			
游揚	與顧益卿	十一卷	第
與顧篤卿	四卷	答同年	十一卷
寄某當事	三卷	與朱選君	十一卷
照拂	上趙定宇	十一卷	第
援拯	高夢義	五卷	第
與常鎮道	九卷	致倪鴻寶	七卷
昭雪復當道	九卷	啓陳楚石	八卷
爲梁天署	三卷		
寬假	與大司成	三卷	第
解紛	與陳伯符	四卷	第
寄卓靜巖	二卷		

復汀郡丞 <small>九卷十七後</small>		雜收與王又鼎 <small>七卷第九</small>		答袁明府 <small>十二卷第二</small>		與康味齋 <small>九卷第一後</small>		寄四弟 <small>二卷十九</small>		與朱見符 <small>十一卷十二</small>		與陳平遠 <small>三卷第七</small>		與盧元則 <small>四卷第五</small>		與孫伯泉 <small>九卷廿五後</small>		○求索類		僮婢與閻分月 <small>三卷廿七</small>		器玩東李笠翁 <small>一卷廿八</small>		與陳階尺 <small>十一卷十二</small>		食品乞茗 <small>五卷第十</small>		與李子敏 <small>五卷第十</small>	
與宋叔茂 <small>九卷</small>		與丞簿尉 <small>九卷第四</small>		東趙聲伯 <small>十卷廿八</small>		○免倩類		○東顧定水 <small>七卷十七後</small>		○與李笠翁 <small>一卷廿八</small>		○與陳瓠翁 <small>十卷廿六</small>		○與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與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與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與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與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與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與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與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從友乞園蔬		東孫深公 <small>十卷廿七</small>		東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與柴浣修 <small>十一卷</small>		財物與韓季若 <small>七卷廿四</small>		○借貸類		僮僕從友人 <small>十一卷</small>		與友人 <small>十卷廿一</small>		與李笠翁 <small>十一卷</small>		器玩與胡長民 <small>十一卷</small>		與徐野君 <small>六卷十三後</small>		答王逸季 <small>五卷廿九</small>		與陳鄒翁 <small>十一卷</small>		與姜山啓 <small>六卷廿九</small>		居停與友人 <small>十一卷十三</small>	
為妾乞果汁 <small>十一卷</small>		同隣翁 <small>十一卷</small>		東馮伯休 <small>十一卷</small>		報某同年 <small>一卷</small>		諭請賑 <small>十一卷廿九</small>		簡居停 <small>十一卷十一</small>		與王夢所 <small>十二卷十八</small>		與倪小泉 <small>十二卷十八</small>		借二十一史 <small>十一卷</small>		答朱相公 <small>七卷</small>		借供子 <small>十一卷</small>		與陳次升 <small>八卷</small>		復某公 <small>八卷廿五</small>		與陸升黃 <small>六卷十一</small>			

與盧元則 <small>四卷第五〇</small>	
貴財與盧思仁 <small>四卷</small>	爲故人子 <small>十一卷</small>
○薦引類	
薦在宦與丁又韓 <small>五卷</small>	與徐永平 <small>五卷十</small>
與霍顯用 <small>九卷</small>	與朱選君 <small>十一卷</small>
薦吏與文桂林 <small>八卷十</small>	報仲詔 <small>四卷廿</small>
復侍御 <small>九卷</small>	谷鍾西星 <small>十一卷</small>
與同年 <small>十二卷</small>	與薛 <small>十二卷第七</small>
復莊浪 <small>二卷廿九末</small>	
薦民致岳舜牧 <small>二卷</small>	
薦年室與總憲 <small>七卷</small>	
薦同室與居冲陽 <small>十二卷</small>	
薦文士與繆湘芷 <small>一卷</small>	與某當事 <small>三卷</small>
其五 <small>四卷十</small>	答李旌德 <small>四卷</small>
與胡雪田 <small>六卷</small>	與王鼎庵 <small>七卷</small>
寄陳亮工 <small>七卷</small>	與康味潛 <small>九卷</small>
與王敬美 <small>十一卷</small>	與顧益卿 <small>十一卷</small>
與居冲陽 <small>十二卷</small>	與周龍侯 <small>十二卷</small>

與吳球峰 <small>七卷</small>	
其三 <small>十卷十</small>	與柴鴻生 <small>九卷廿</small>
答李蒼水 <small>八卷廿四後</small>	答游生 <small>五卷</small>
與陳靜臺 <small>十卷十</small>	答賀公調 <small>七卷十</small>
薦貧士與徐惟得 <small>四卷</small>	與文桂林 <small>一卷十八</small>
寄某當事 <small>三卷</small>	
薦書室與顧益卿 <small>十一卷</small>	朱翰撰 <small>十一卷</small>
寄繆湘芷 <small>一卷</small>	與胡雪田 <small>六卷</small>
薦術士與郭鶴卿 <small>四卷</small>	東馬節之 <small>十九卷</small>
薦何士抑 <small>十一卷</small>	與包嚴叟 <small>四卷</small>
薦以薦筆買 <small>十一卷</small>	與諸秋鶴 <small>三卷第五</small>
與友人 <small>四卷</small>	答友薦筆買 <small>六〇以上卷</small>
薦老與李景魯 <small>三卷</small>	
薦結與同年 <small>十一卷</small>	與陳飛卿 <small>四卷廿</small>
與姜仲文 <small>十卷第五〇</small>	
薦僧與王又韓 <small>一卷十</small>	與范太濤 <small>十二卷</small>
謝薦與文太清 <small>四卷</small>	
○仕止類	

南出處寄都門 七卷	與孫月峰 九卷十五	與徐武令 三卷十二
求奇卓太史 八卷	答列侍御 十一卷第五	
薛應舉答潘中丞 二卷十五	致祁世培 七卷第三	
山又 九卷	答潘藻生 七卷十	
擇與友月槎 六卷	與柴嘉定 二卷廿	
鄭長樂 十二卷	與鄭爾瞻 十一卷第七	
况客何非鳴 一卷十七		
與陸敬承 十一卷七		
與馬慎卿 四卷十		
量移各夏鍾梅 十二卷	與鍾梅谷 十二卷	
前後任與柴蓮生 十二卷		
丁艱與吳公燾 九卷		
起復昭王也齋 十一卷		
終養與柴嘉定 二卷廿	與倪三蘭 一卷第四	
○政事類		
疏請與王鑑心 八卷	報李玄白 十一卷	
取體與余同麓 九卷		

川人與霍顯用 九卷	與孫月峰 九卷十	
軍務答王石門 九卷	與鹿乾狀 九卷	
答馬 十二卷	與左崑山 二首 八卷十	
漕務答糧儲道 十二卷	共三 九卷	
河防與王華亭 十二卷	與同寅 十二卷	
又與王華亭 十二卷	與蘇縣 十二卷	
雜收與王太尊 十二卷	復謝令君 十二卷第八	
與王華亭 十二卷	復王見洲 十二卷	
與清軍道 十二卷	復宋先之 十二卷第十二	
與王華亭 十二卷	與袁 十三卷第十八	
復孫慎陽 十二卷	復孫慎陽 十一卷第十八	
復魏大司 十二卷	與郡太守 一卷十三	
與署篆 九卷	公致陳學臺 十二卷第一	
答陳永嘉 十二卷第二		
○時事類		
朝政寄王石齋 一卷	與冒嵩少 一卷第四	
答沈虎臣 九卷	與唐旋菴 五卷第六	
治亂東藩古臣 七卷	又復彥達 二卷	

水旱客趙吳江		五卷十	與卓辛彝	六卷十五
寄黃撫軍		九卷	與周懷魯	五卷六
災異與吳玄水		九卷三		
○文藝類				
論經史與鼎兒論易		八卷十五	與劉伯宗	十卷十二
論詩文答李艾山		三卷	東朱璧人	六卷五
再寄鄭牧仲		六卷	復卓辛彝	九卷七
寄呂家婦		十卷	其三	十卷四
與姜如須		十卷第八	與王湯谷	二卷三
與魏石生		二卷	與張祖望	二卷九
復毛馳黃		三卷	報卓辛彝	四卷九
與譚友夏		四卷	又與友夏	四卷八
答王逸季		五卷	其二	五卷三
答徐野君		六卷	與楊季平	六卷五
復錢蕪門		十卷第八	答錢彥林	六卷
答周勒尚		七卷	其四	四卷
與沈伯子		八卷	與某同學二首	六卷四
與卓辛彝		九卷	答范路公	二卷

與胡彥遠		一卷	與錢簡棲	一卷
答范路公		二卷	又與彥遠	二卷五
與彥遠		四卷	與繆湘芷	三卷
與某詞客		三卷	與吳國華	四卷
報友人		四卷	寄徐野君	六卷
謝天邵		七卷	復朱無暇	七卷
與凝叔		七卷	報仲詔	十一卷
寄周仲駟		十一卷	東高芝侯	三卷
詩文與祝進士		三卷		
與熊子牙		五卷	與王又韓父母	一卷
與陸叔度		四卷	東笠翁兄	三卷
其四		十卷	其三	四卷
與谷霖翁		二卷	與胡彥遠	二卷
東陸子淵		八卷	與譚友夏	十卷
與王子嚴		七卷		
求陵父與艾千子		一卷	與某孝升	三卷
答錢彥林		六卷	與某	五卷
報莊仲肩		五卷	答陶太學	四卷

尺牘初徵一卷目次

還友人賜金	吳麟徵
寄黃石齋	范景文
謾馬瑤草閣部	王思任
答陳赤寰	熊廷弼
復劉念臺先生	黃道周
與倪三蘭	黃道周
與冒嵩少	倪元路
與僧性融	錢謙益
答錢彥林	張溥
答周勒南	張溥
報某同年	張采
與艾千子	張采
答徐山人	陳際泰
與葉雁仙	陳際泰
與馮書先	陳際泰
與郡太守	陳際泰
與王又韓	黎元寬

寄繆湘芷同年	包爾廣
答萬年少	陳子龍
與蔣馭閑	陳子龍
東周仲馭	陳子龍
答何非鳴	陳子龍
與文桂林	文震亨
與卓辛龔二首	譚元禮
覆胡彥遠	王永吉
又復胡彥遠	王永吉
送銓部范潞公	失名
答范潞公銓部	呂官
招丁野鶴三首	王銓
答銓曹范潞公	金之俊
與胡彥遠	魏晉介
與王子嚴	嚴沆
與錢簡棲	江盈科
與王又韓二首	張九徵
與王又韓父母二首	曹胤昌

各科試見遺諸生	紀元
與李笠翁	張星瑞
倖後謝同窓諸	楊大猷
東李笠翁	石鯨
與弟匡侯	楊永福
與家淑子	楊永福
都門別友	范印心
與吳無稱	韓詩
卷一目	

尺牘初徵卷之一

還友人賜金 湖上笠翁李漁

瓶盎中物。先生所懷來也。置之牀頭。每每心緒頓赤。急欲完璧。又恐屑屑往返。徒著形迹。今先生行矣。於別時奉投。可杜來意。不肖了此一舉。真霍然如病之去體也。今日華四知。於長安。猶如昨。平康市上。諸君子人。誰信之。惟自矢之心。決難自欺。昔柳子傳河間。正在諸淫。鼻息沸然。時少輩怒力耳。今長安中之鼻息。可謂沸矣。復之為河間。不為河間。亦正在此時。先生有保母之責。篤結補之。其忍終強之乎。

寄黃石齋 范景文

翁兄去後。時事不可言矣。今日既非前比。恐明年又非復今年。此堂非燕雀可處。急欲開歸。奈滿朝皆互。鄉人主上。孤立無依。不忍忽然去國。則知作食無飽。然恐一旦存事。求一作食。者亦不所得。言之潸然。

○讓馬瑞草閣部 王思任

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素欽慕。即當國破泉疑。

之。既。愛。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子。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騎。腹。滿。晚。年。印。由。兵。權。歸。於。從。不。講。義。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非。亦。也。逢。君。門。驕。辱。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旋。兵。至。財。東。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歸。下。謀。國。至。此。卽。喉。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美。若。明。水。一。盃。印。舛。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亮。無。他。若。但。求。全。節。領。亦。節。立。解。極。權。提。之。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衆。傑。呼。號。揚。騰。猶。可。俾。中。興。如。或。造。遇。湖。上。漂。僻。好。愛。仍。焚。買。似。道。之。故。輒。干。和。笑。歸。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語。凌。江。岳。越。乃。報。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職。當。先。赴。爭。而。乞。素。車。白。馬。以。巨。閣。下。上。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富。東。身。以。候。提。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耨。臨。書。不。勝。激。切。

○答陳赤霖

熊廷弼 芝 閣

弱。自。甘。廢。棄。久。矣。一。經。詔。逐。無。復。世。情。幾。被。排。擠。苟。活。性。命。不。圖。公。朝。誤。獎。遂。及。虛。庸。早。夜。思。維。但。深。慚。

惟。以。一。盤。全。食。之。局。而。其。一。機。卽。轉。之。功。卽。無。子。空。枰。何。憑。下。手。旁。觀。冷。眼。誰。與。點。墨。公。荷。旦。夕。以。爲。安。九。重。重。緩。急。於。不。問。似。此。時。勢。安。卜。所。終。此。前。之。所。以。日。夜。驚。惶。而。大。悔。出。山。之。悞。者。也。台。翁。當。何。以。救。之。

後劉念臺先生

黃道周 六 弟

斯。道。無。限。願。力。易。窮。至。於。暮。年。只。得。怡。情。山。水。誘。進。來。人。留。些。少。清。輝。爲。現。前。受。用。資。後。生。探。討。耳。伊。川。語。落。下。元。陽。還。西。山。其。成。就。與。當。年。亦。自。不。別。昔。人。所。云。有。動。靜。之。異。屏。無。優。劣。之。分。也。老。先。生。道。貫。萬。年。非。復。前。後。敢。望。然。云。古。來。傑。士。磨。頓。之。後。鮮。有。樹。立。此。田。書。所。進。陳。堂。中。者。恐。元。定。聯。翁。聞。之。中。却。耳。君。親。之。外。惟。有。師。友。敬。鄉。調。在。天。末。模。範。難。追。又。以。老。鈍。蕭。然。自。真。聞。大。教。迫。於。然。杭。病。軀。扶。鹽。車。不。能。鞭。策。亦。頓。蹄。思。起。也。前。兩。次。寄。扇。頭。凡。七。言。八。章。想。都。見。之。以。見。笑。動。成。黃。葉。以。爲。組。豆。則。不。可。以。依。畏。者。捧。腹。則。有。餘。也。諸。不。多。及。謝。謝。無。量。

與倪三蘭

兄歸而遂萊舞之樂使林林原淵鳥共恆和蕭少需濟
風以濟玄化自吾兄弟成嘉賴之但使明主不閑諫
論國澤滯于枯池推轂覆車徒聞將伯亦逸人之所
懷音遜士之所退嘆也濟寶來賄聚四五日割石搭
梅窮極湖西蓋自王謝以來之所未見想伯兄於刻
上得之不淺也漢寶歸悉至情謝謝

與冒高少

倪元野

衆放以來投林取密一溪戶外有如鴻溝遂致三龍
默河漢然而夢寐夜半未嘗路迷昔人云情隨玄
陰心與運旋絕不其然乎白翁擬骨絕右自弟所
見自命草推之產雖後增壞未有能享其背項者二
日相司馬天下其定山民開之一笑陸陸施恩不
報益以再三誠不自意翁之肺腑刻切至於如此耶
從三嘆爲詞十更供筆如潛懸河不能喻此感也
頃聞大事既義或可少假湖山小滌苦土來春三月
六禱之上日極三能矣弟向以多事奔流爲時推所
怒乃近事可笑什伯于前使莽泚子不得如前也
物各而全之邪

與僧性融

錢謙益

不肖孽深障重慈母奄逝伏承大德遠賜弔唁法門
眷屬慈悲哀慙感泣之餘不勝附絕永示教者迷種
種屬累流通證明雖在苦塊之中五內崩潰倘能仰
宣佛法即可俯答慈恩自當瀝血敷文滴淚和墨豈
敢以荒迷爲辭廢業自解哉弟展轉思維殊多疑惑
庸敢披露其心附茲下問竊嘗謂大藏經論浩如烟
海諸大法師論師疏鈔注解不啻人海算沙雖復窮
年研味皓首披陳尙不能了後人更於何處別出手
眼後復有一知半見自謂名通普諸日月中天而
衆火依微自照不亦勞而無功乎雖摩詰所說經
條秀才時曾爲學公疏義言簡義精嘗謂如郭象注
莊王弼解易可以離經而孤行也今之擬微於學公
同乎異乎如其同也何取於以木濟水曾無益乎牛
毛徒自添其蛇足如其異也不冒吳楚僭王之譏則
貽貳玖亂玉之誚矣法華直解未遑諦觀擬例斷駁
當亦如是撈嚴一經集長水之會解經無並之刪定
近代又有交光法師親承記斯大開密微師之要領

未嘗一日忘漢南也。當今經業壅滯，士鮮實學。世所號為魁然者，咸取徑時體，掇其不倫之詞，自名詭特。此種實未夢見諸子，何有六經而見獨奮勇自立，務專根本，選言必要，諸理擇學必出於聖。博大雄深，弟已先為作評矣。觀斯道吾吳落落自震川先生後，尚未有繼昌時盛業。事在吾黨，應諸人便，不宜自薄也。三復兄言，若為發諸但粉飾鄙詞，獎必過理，似為溺耳。每私慕古不朽三事，德存於我，可漸果致力。實有其而不能無藉於天，惟立言一端，學者本等而

體統浩大，難於審細，非一人可為。歷稽古來經史文集，暨有明制書，皆有缺畧，為後人補取之地。當世六人先生，其綜洽者未可望步，或姑存之以待後遇。若吾社肝膈數人，咸有著作，考述之才不宜碌碌逐時。適過年歲，斷令按部分班，各以資之所近，彈極論者，其為不殊。至于舉業之說，心術既正，學問已詳，自爾先賢淳明，苟徒事游於行墨之長短，斯亦木木忘其本源，未見克濟也。

張某同年

張采
二
先

弟割半月之俸，佐其一七。貧交之力已竭，恐不能副其所需，足下於此兄可謂世情之外，古人之中矣。

與艾千子

大集刻成，未如成幸，遙惠百餘冊。敝鄉多有不得見而兄弟轉請者，少則不足分給，徒落爭端耳。風雅道乖，不可救藥。挽回後進，實藉同心。惟足下力之幸，懷詩書，賤以寄，統惟賜教。

答徐山人

陳際泰
四
百

吾友一遊麻城，此友工時藝，能詩，兼通許負，秦越人術，自恃五技之雄，使弟作書薦之。弟與一友書云：前遊麻城者，聞皆賣永巾，屢而歸，弟不信，以為天下無此陋邦。天下無此至地，至今弟薦此生，非有他端。用驗前事耳。其友答書云：先生可謂工於變俗，賣永巾屢恐終不免，此生竟狼狽而歸，而後知遊道之難也。以門下高姿，又挾孫君為重，其客敝地亦宜所遇否乎。陳生日：日思一望見，而日未果，門下之憾，陳生翻不如陳生自憾之酷也。豈遊道固然，歟抑敝地

之風有偶同麻城者歟蒙教數到門弟初不盡知然
即使弟盡知之區區一身爲環而索者所獲將亦望
見之難則所爲日未果者可思也

與葉膠仙

老年臺作令天下第一艱難之地而意加適而貌加
充弟得之於傳聞者如此仙於才自仙於今戰勝而
肥得仍其故稱而曰膠仙已耶仙人偶飛遊下界
以已之願福一切生靈而使之肥功成行將復歸大
羅天上老年翁今日是矣弟主冰鹿開邊信急月險

入城賊踪踰郡邑前代所未有至尊焦勞自憂社稷
弟輩徒索長安米三軍之甲在身而弟輩之甲在心
弟輩雖存心然一毫未議莫展而其甲遂在面
老年翁雖處天下第一艱難之地然無封疆之責身
與心俱泰然其真膠仙也乎

與馮書先

弟入夜郎從貴陽署中閱邸報知老年翁榮任漳南
而弭節開闢於汀州之上杭其地去弟胞衣哺地之
所但三十里而近耳弟之母族妻族以及友生皆在

象洞弟所生屋基好事者構書院數椽以棲學者弟
爲題對聯云念兒時釣弋依然過故園故鄉不堪回
首喜今日琴書有主冀多方多士共此揚州川象洞
之爲弟故鄉斯矣弟於老年翁雖欲不公祖之安得
而不公祖之夫欲拯天下之難者必先立於無難之
地以觀難之所在今世者以江福爲神臯而福優於
江上杭又優於福之諸郡老公祖雍容而統之以坐
善天下之變得其要領曲折而後移以大任以應明
天子之求雖靖邊剿寇直從杭上渡師臨土行應功
獨深其得力即在運籌時也若公祖風塵明定豈以
弟言爲佐哉

與郡太守

某廿年訓族務實知節自有錄來故風俗敦樸家戶
殷給近來子弟不承於惟興遊手遊食不農不商賭
博爲徒無擇頑僇黠而貧者以此爲營生之路愚而
富者落其數中牢結不可復出兩貧而陷一富兩點
而陷一愚陷人者徒手督錢咸比封君其爲所陷者
甘輸歲費敏於官課有數日而傾千金之子者錢一

入已。視為輕得易失之物。非寶非珍。特為沽買。持衆
齒肥。酣歌取盡。今日好過。明日復無。更誘新室。復尋
舊轍。長此不已。坐使敦樸之風。變成偷末。殷給之家。
化為空窶。父老太息。問有呵止。輒攘臂而仍之。其中
父兄有幾數者。不能禁烈。則詭辭以悅衆曰。彼自吐
情。謂不如是。當餓死耳。人情苟可賒死。何求不得。蓋
懼其為盜也。不知所得之時。以供酒肉。非以供糲糲
也。且饑寒為盜。不如賭博為盜之更確也。日今營深
險之地。合輕果之子。夜聚曉散。不可迹求。夫能生盜。

卷一

古

後生盜。醉飽而無知。生盜。醉飽而無繼。亦生盜。則賭
博者。固盜之原也。今地方繁隙。萬端更以此輩益之。
其何能淑。又國力告匱。長吏帶罪徵比。急逾厥心。此
輩獨生於其地。消累惟正。此斯視之。又不獨私家困
毀而已。其主名了然在胸。未便即煩台法。伏乞給示
以錮其黨。遏其勢。所謂令治而後乃誅也。某雖為敵
族。發然敵鄉如敵族者不少。風一可以杜百耳。
與王又韓 黎元寬 左歲
廿年之故。不可勝道。然而天者益天。淵者益淵。即田

海中未嘗不有其大常耳。每思觀光上國時。置身
奇書奇人之數。今日雖復星散雲流。猶不能不形寐
寐。雖復再歷百生。又不能不謂此異熟種子也。從須
識師處。乃得開台翁起。始大業鼎新。枯坐間。亦為掀
髯而起。永帶一木鯉魚。不行知無為。陳人苛責。麻城
士大夫林立。文章治事。討論之時。亦有究心無上乘
者乎。天然和尚。近住錫樓。賢須識為之行。脚中典祖
庭人有同志。知台翁必且領袖宰官。作大檀施矣。望
之令叔子嚴家。報叱字。

卷一

十五

○寄繆湘正同年 包爾庚 長明
昨歲歲底。偶從醉里過湖上。一舟三宿。載雪而歸。盡
望。素中仙。偶欲動其下。疑即玄亭也。而急景道盡。
不皇扶展。衡寒一披玉骨。時序使然。非亟與早。免煩
至。驚湖。適散友王仲遠。為六橋三竺之游。囊筆將發。
遙想。諸翁是行也。不獲一見。繆先生。即再。張天雨。
黃公。望。伯仲。仲遠。為。散。沈子。居。高。足。而。道。宗。
伯。諸。公。實。有。水。青。之。興。年。翁。高。齋。秋水。不。通。俗。謁。倘
可。置。之。客。位。消。餘。以。咳。唾。乎。仲。遠。尚。能。此。其。餘。依。為。

滿壁滄洲也

答萬年少

陳子龍

自甲之春。訖丁之冬。中間千有餘日。雖山川間之。千戈繼作。然渺河梁以杼懷。望雲龍而不見。非當道夕。未嘗不明月欲墜也。流人作孽。淮西祿。祿。聞足下遭太夫人之戚。欲將一介。而羣僮。嗟。嗟。如使絕。越。使古義。墜。廢。至今。罪。深。深。便。應。斥。絕。而足下尚推風。昔。遠。使。嗽。辭。告。哀。總。帳。何。小。人。之。薄。而。君。子。之。厚。耶。春。夏。僕。僕。京。華。趨。走。朝。貴。之。門。俯。仰。與。臺。之。側。生。

平意氣

不勝

可再問。弟年已及立。足下又稍過之。嗟。竹素之難期。望。升。沙。之。可。學。能。不。惜。然。耶。足。下。委。制。朗。逸。才。情。雄。鹿。孔。嘉。之。樂。其。事。多。端。至。於。朝。吟。紫。欽。之。詩。夕。誦。相。如。之。賦。鳴。琴。在。堂。風。人。所。慕。矣。又。聞。遠。宗。伯。覺。卜。居。吳。市。使。後。世。士。衡。吳。趨。之。篇。者。增。此。勝。流。何。其。盛。然。

與蔣駉閑

南驛至。得所寄荔枝。啓。竟。芥。登。沾。手。懷。噉。甘。香。經。日。

此來見重於世。倘矣。開元帝之郵。致。蔡。忠。惠。之。遺。品。皆。此。菓。奇。遇。今。乃。得。足。下。賦。使。此。菓。情。色。俱。暢。夫。物。生。南。海。荒。昧。之。區。蕭。條。自。遠。荷。有。其。美。王。公。貴。人。莫。不。珍。之。士。貴。自。重。亦。係。是。也。矣。必。馳。驛。乃。登。華。席。哉。僕。近。益。荒。情。承。索。新。製。令。人。報。然。

寄周仲取

張明弼

石門別後。遂似蘇武李陵。各居異國。頃。從。湖。李。得。吾。仲。取。手。札。引。以。巨。公。通。且。聲。氣。此。証。固。今。人。所。罕。矣。噲。昔。家。居。一。閑。時。否。或。有。形。相。今。在。萬。里。之。外。思。見。雲。林。一。花。一。木。皆。為。骨。肉。又。况。蓮。藕。席。雞。鳴。風。雨。無。不。并。及。之。人。也。耶。此。鄉。所。苦。蕭。蕭。已。推。其。聚。至。僕。所。痛。幸。者。吾。之。詩。文。一。過。嶺。外。頗。如。猛。虎。長。蛇。不。可。博。擊。頃。雖。簿。書。紛。紜。偶。一。遊。筆。便。可。以。平。視。昌。黎。俯。觀。餘。子。又。兩。見。一。吟。一。咏。俱。有。父。風。飽。日。秋。滿。得。一。南。國。開。曹。日。役。短。毫。奔。走。前。有。此。亦。足。以。傲。公。卿。而。數。乘。軸。石。渠。金。馬。蘭。省。烏。臺。我。見。無。數。家。人。地。生。園。死。皆。以。居。之。於。我。何。有。哉。

答何非鳴

姚僕部還得親翁手書始知再返南昌一行作史八年不調親翁之戀南浦西山何無厭離耶家無薄資可以上哺慈親下畢婚嫁棄不離核夜頃欲乾為令如此亦云酷矣然以弟視親翁如泊岸之船偶然夫脚沿流沂洞猝未得上而津涯已近心神尚有可恃若弟則初涉之人未得中津况云彼岸望見近岸之人了不得上雖其人不知自怪彼望之者豈得不為之怵心變色哉揭陽謬稱善地弟作令三月初發符滕幕閣詞案欲偷暇黃蛟一吸大海之氣猶不可得

正賦三萬通及萬餘流賊滿山日傳死獄平生偶入公庭見笞撻號咷開其目今析楊置劍血肉流前傷慈損性中道傍徨加以此鄉域用沙含靈將尾藉弟又懶辭自護孤立行意者能布袍無恙步度南溪也耶第所快者弟之詩文似韓蘇嶺外益復備斥嘗不待停筆可得數紙江山氣動風雨來歸視彼人世蜷蜷作山高於嵩岳蟻蟻為城廣於秦漢者又焉知吾胸中之巖壑乎

與文桂林

文震亨

方當黃鳥綠陰為去歲侯邸問履之候流先荏苒矣湖興懷惟是老宗翁高舉有加真守在卽吳越隣比得藉教寧固知九里非遙萬間禾廣也弟墮戶日久以三徑為五嶽亦卽以為武陵桃源枕石偷安視蔭懶息毋笑倚漆郵緯之多事然亦可謂不謀其夕者矣家姪再遊湖上踐友人之期過宗父四履而不一望顏色心所未安弟亦欲借候起於問自公之間稍有凝香清宴納之座隅乎此子頗為父執諸公所念錢牧老許霞老輩皆極提獎而其如貴生無計何以此知成都八百桑不為食養也錢糖新今為弟戚友與述頌老宗翁俾試政有所稟承亦欲老宗翁知乎板賢令物色宜先耳并識之不具

與卓辛葵

譚元禮 服唐

讀大作輒使人咏石破天驚逗秋雨之句又輒使人想見身長七八鬚眉蒼蒼之偉人也如面矣又何恨于未見乎驚喜交集不禁亂下點定惟兄于筆墨外求之

其二

秋○翠○山○果○分○清○味○太○侈○性○好○持○整○而○有○殺○身○之○成○倘
邀○慈○力○得○於○溪○池○間○豈○當○拜○惠○口○腹○已○邪○

覆胡彥遠

王承吉 鐵山

通○藉○十○六○年○纔○移○郎○署○雖○時○命○不○猶○而○不○後○之○才○疎○
識○暗○弗○克○振○援○以○自○奮○於○熙○朝○亦○畧○可○概○見○矣○方○今○
內○外○交○訐○西○北○異○旱○東○南○大○水○四○方○擾○擾○恐○生○他○變○
輕○躁○狂○直○如○不○後○豈○有○才○畧○可○効○匡○襄○適○足○以○買○禍○
而○自○敗○耳○天○下○事○會○須○名○世○應○運○而○起○早○奏○安○撫○廓○
清○大○難○彥○遠○勉○之○向○令○仁○縣○雖○盡○此○心○未○臻○實○効○不○

卷一

王

意○商○民○見○思○尸○而○祝○之○如○此○也○據○筆○搶○揚○過○甚○讀○之○
汗○出○浹○背○矣○謹○謝○教○至○于○守○口○慎○動○行○以○和○靜○二○語○
非○知○之○深○不○能○言○之○切○行○將○佩○之○終○身○以○作○革○弦○道○
義○骨○肉○此○誼○于○古○人○中○求○之○可○多○得○哉○門○下○奇○才○至○
性○一○往○孤○行○自○有○第○一○等○功○名○第○一○等○事○業○彪○炳○宇○
內○樹○駿○流○鴻○勉○之○勉○之○康○小○范○適○在○舍○間○發○械○共○閱○
嘆○為○異○人○聞○至○希○尾○乃○見○門○下○相○念○聲○氣○投○合○千○里○
響○應○若○此○他○日○握○手○促○膝○喜○可○知○已○小○兒○過○承○垂○注○
業○以○台○翰○示○之○俾○知○自○勵○以○不○負○盛○雅○率○復○未○盡○

又復彥遠

承○古○頓○首○自○得○都○門○信○勢○甚○猖○獗○犯○人○之○憂○臥○不○安○
枕○方○嘆○謀○國○何○人○致○此○積○弱○門○庭○之○寇○既○入○堂○與○腹○
心○之○寇○又○逼○咽○喉○泄○泄○悠○悠○以○社○稷○為○兒○戲○醜○陋○至○
此○心○竊○痛○之○恨○之○接○手○糾○憂○時○憤○俗○情○見○乎○詞○與○不○
孝○實○有○同○心○焉○范○文○正○做○秀○才○時○以○天○下○為○已○任○于○
彥○遠○親○見○之○矣○十○餘○年○來○天○下○盡○成○木○火○交○戰○不○已○
卒○之○陽○不○勝○陰○小○人○在○位○婦○寺○乘○權○造○成○一○片○陰○柔○
世○界○又○何○怪○強○寇○之○不○披○猖○乎○讀○書○人○流○覽○經○史○與○
亡○之○故○孝○忠○之○理○計○無○不○洞○悉○及○至○做○官○便○爾○憤○憤○
亦○獨○何○歟○足○下○生○有○至○性○又○能○多○讀○異○書○處○為○真○儒○
出○則○必○為○名○世○生○平○見○一○好○人○便○留○胸○臆○間○屈○指○曰○
是○必○能○為○國○家○做○事○者○矣○足○下○幸○自○愛○為○文○為○人○皆○
近○世○所○不○數○數○見○者○然○亦○不○可○太○孤○交○孤○則○險○人○孤○
則○僻○使○大○事○業○人○才○識○要○矣○亟○養○更○不○可○少○須○要○浩○
浩○淵○淵○使○人○不○可○測○識○耳○一○詩○奉○懷○書○扇○頭○寄○出○入○
于○懷○袖○佐○以○晶○章○玉○環○所○謂○一○片○冰○心○在○玉○壺○也○聊○
寫○心○期○統○祈○鑒○納○承○吉○白○

送銓部范路公

失名

足下叱馭南還。聞者多快。憫老人摧頹。執掌視此。殊復不惡。二疏後。誰繼仙踪乎。從此五嶽。擔簦正有同願耳。小詩志別。有規贈言。

答范路公銓部

呂宮 恭悅

龍門天成軼秀紀。可當詩社陵雄頓蒼涼。詩更爲紀。兩人千載後。此道遂不能合。路公乃出而兼之。蓋性具騷雅。而寥廓蕭越之氣。借登高臨遠收之。以山裁藻。塞衡諸士。而卽以街所過之山川名勝。其景赴繡

其

客意不專在游歷也。仰扶青旻俯新瀛。渤盡驛駕驅策所及。自有日月安眉水雷透眼之處。豈僅若浙覽家侈虹梁鳳字爲麗。獨也哉。爾弟言若誣。試指海上三神山而問之。

招丁野鶴

王鐸 三首

侯雍未瘳。勉強支離得足下手。輪云刻下週僕。齊卽遣市酒。餽瓜魚小僕及貴寓。足下又至法黃石處矣。阿閔國如斯。歎不勝悵惘。

其二

熟太凌輟人僕。乃戰所夾振。劉伐不欲敗而出乎。席也。今勝矣。寧能捫舌不念洋洋海岱間。丁野鶴乎。齒一益二。漢毛三之。足下恐不往。顧聽客竹枝詞。相與須臾。王惠然舉。鴈何異。乘置鳳。驩聞室。携手華蓋。君大笑。白雲中耶。復充切。想望卽鑒肯。

其三

刻下無嘉饌。有一盞。能可飲。願足下騎惠子。驢蹣蹣至。敝廬。容別一日。戒庖旅核。再款。慈也。順望。

答銓部范路公

金之俊 五凡

惠教珠璣錯落。與湖光山色。闢麗爭妍。貧兒暴富。未喻其快。何服鴻才。卽未承論。及尙欲揚。謂數言風塵。荏苒。誰謂里門不減。長安道上。未敢遽妬。佛項客至。吳門。靜攝。數朝。當命筆求正也。

與胡彥遠

魏晉介 石生

前後感懷詩。特達自命。大雅不羣。繼響榮采。非時賢所能。讀也。弟作。偶刻。數種。先奉。則。榮。命。賜。指。南。此。日。以來。欣承。大雅。知。吐。棄。一切。置。品。卓。然。在。五。斗。絕。蒙。之。間。然。求。友。感。慈。熱。腸。冷。服。則。又。當。世。有。心。人。也。後。

體中佳時集。二同人披豁痛飲。以傾吐積懷。適有
一字奉正。想已徹覽。茲不備。

答王子駿

嚴 沆 漢亭

都下曾兩奉手書。隨有報章。郵及故里。兼有小詩。議
懷。竊謂吾兄。久已在泉石之際。念我勞人。不謂征塵
未返。漢廣猶歌。琵琶下。既慰且嘆也。邇來遊道之
難。非可言狀。平時抵掌論心。岳岳自詡。一出春明。即
非故我。即弟。即命東來。人情概如紙薄。固不待功
今森禁而後。慎所發也。田園可樂。芝艸堪娛。願吾兄

歷之。多也。小兩不敢為吾兄惜。敬簡二三知好。不致
如前所稱。紙薄者。為殷勤說項。今割俸相寄。借此即
還鄉里。梅花春。釀仰子姓兄弟。稱觴歌舞於前。弟美
之。慕之。小詩書扇頭。亦即此抱也。一厄助百年康。爵
惟鑒而存之。

與錢簡栖

江盈科 進之

寓長安。辱門下見贈詩篇。琳琅在握。百明非寶。所為
寄意。不佞何想。至耶。後聞有荆南之行。固知王公立

楊千載而下。重見錢郎。一番着敘。比歸自滇黔。萬里
委頓。兒曹出荆南。諸刻相示。車塵未除。快讀終篇。乃
憶向所聆教。特屬門下一班。今睹全豹。快可知已。三
吳詞賦。門下直凌前薪。大為北道增色。委序。豈謂著
笠可弁綺裳者乎。

與王又韓

張九微 公選

前駕過京口。見輩孺。稱不及一挽。青雀為三山遊。殊
悵然也。楚黃名地。以兄敏才。入面必已。奏刀有餘。當
今可以自抒。經濟作菩提果者。實止守令一官。如不

依等曳輪。擊肘。徒作仰屋歎耳。麻有先達某先生。故
鄉舊文宗也。以耆壽里居。歸然若魯靈光。乃側聞叛
僕豪宗。時相窺伺。唯門下矜憫而護視之。此自仁人
意中事。不待饒舌之豐干耳。種種未盡。尚容再悉。

其二

榮行未及折柳。殊用悵然。計此日已抵楚。黃清慎勤
古所傳令譜也。在兄更益以風雅行所無事。奏刀滿
志矣。

與王又韓父母

曹胤昌 百霞

秋氣清涼。病愁勤骨。所望於慈父母。提屏植什。以全
幕齒於巖阿。不啻瘵者之叩杖。袁閔土室。神府高業。
今日非得大護。持談何容。惟是野藥之性。未肯陽
鰓。山中怪石。冷雲長川。掛瀑弟結。虛過。吟白泉之間。
老父臺若。昔相車騎。踏草盡秋色。貧家燒芋。尚足追
飲。日神君即得。以地網保甲之法。網紀東人。一路免
旅。西為花雨。何快如之。弟日引領。俟耳山園近。咏錄
乞鄧。彈若西湖。聞海之狂言。悉水火不祥之招。案然
不敢不以私上大知。已充援。閣增巧也。先世行實。巧

父臺數語。既之為泉。下光寵。桂魄當空。野芹並手。父
臺愛我。則望以節。夕給從者。臨啓點結。

其二

春深矣。山中。藹氣吹香。水泉掛樹。架藤滿架。欄藥燒
話。何必非百年內。一榻清緣也。人生如夢。知已無多。
父臺慧業深品。其能無意。特恐新村無肉。而蒲從者
要為和。仲家。自能。那。想。梁。鴻。耳。肅。此。恭。迎。其。母。令
弟。有。屢。尺。蓬。瀛。之。嘆。

各引見遺諸生

紀元

功令極品。學使者奉行惟謹。不佞雖有緇衣之好。不
能曳朱衣。不熱之頭。使之復點也。有不飛不鳴之時。
斯有冲天驚人之印。安知此番。偶非造物者。予於
六月息耶。結網美魚。圖其有裨者而已。

與李笠翁

宋星瑞

書。尊留意有售者。當割環也。如主人肯借讀。難助。終
人不能為貨。應之子。慎尚有葛文康之酒。芬在。
待後謝同窓諸子

楊大鵬

萬曆五年。互相師友。自謂同栽之木。宜一時並榮。不
意弟偶着。驚驚。先于。職。足。能。無。厚。顏。但。為。先。驅。非
能為獨步也。佳脫。曾留。箇中。未敢擅。居。俟。秋。射。策
之期。仍取。以。奉。執。事。

東李笠翁

石鯨

舊香風筆諸大刻。生卧其中。旬日矣。丹鉛匝密。評
贊如鱗。每食必指以下。酒醉者。偶失提防。竟為貪人
攫去。不啻嬰兒失乳。敢向左右。再乞數冊。以塞無厭
之求。得則秘枕。雖同寓諸子。垂涎不使入帳也。

與弟匡侯

稽永福

吳門風景何如。作吏後。恐彼地。少一酒人。矣。富春二三月間。山漲陡發。灘勢奔流。榜人扣舷作歌。瞬息百里。始悟。猿啼不作。已過。萬山。皆眼前。事也。幸知之。

與家淑子

寒暑兩駭。有缺音存。越水楚山。動成修阻。想吾兄山君。掩卷。跋足。南門。停問。字之。車座。有揮塵之客。曠應絕俗。閒可娛情。春郊。鶯至。檢點。雙柑。秋院。鶴來。嘯歌。一拂。挑青燈。而課子。生白。晝以彈琴。覺一日似兩日之語。猶見少也。以視弟。勞勞。簿書。不遑。朝夕。屢過。嚴灘。何曾一拜。清風。常至。西湖。未得飽看。明月。積幸。招恁。招尤。俗吏之苦。曷能超脫。幸有以教之。

都門別友

范印心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泫泫下。前二詩。煩作小惜。書白筵之正面矣。途觸暑。百疾待人。誦冰雪之句。念海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救。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壓多寶船已也。

寄吳無疆

韓詩聖秋

華老失意。甚為扼腕。然此公。火色。驚。骨。不。愁。其。不。捉。鼻也。近知九哥。善飯。頗慰遠思。聞道。進。鮑。五十。衰白之年。尚鹿鹿名場。自春徂冬。自朝至暮。何事是我。近裏着已者。一旦眼光。落地。茫。茫。失。向。豈。不。大。哀。也。哉。九哥。胸無宿物。口多直言。享福人。更須作福。今年已食蔬。明年即引退。南山。桑。東。附。豆。租。豈。有。餘。耳。

尺牘初後二卷目次	寄卓靜巖	與谷霽蒼	與范路公銓曹	答白門告賑諸友	復吳無稱	與李過蘊兵憲	與張依水	與王湯谷按臺	與友人	與胡彥遠四首	與姚若戾	與李蒙心	與范浪師	與范文白	上金豈凡閣老	寄妹丈董天鑑	爲諸生乞館
	曹溶	王元曠	魏象樞	許之漸	王崇簡	谷應泰	谷應泰	谷應泰	各應泰	義鼎華	張安茂	張安茂	張安茂	張安茂	范光文	范光文	朱京琦

寄四弟	與孟葵先	與王天庚	與鍾居易	寄徐元歎	寄湖上諸兄	答潘中丞	與徐武令	翁世庸
譚元春	譚元春	譚元春	譚元春	譚元春	譚元春	譚元春	陸圻	
與劉宜與止庵	與葉長州慕同	與門人賀公調	與柴嘉定延喜	與繆湘芷社兄	謝繆湘芷	與翁長卿一	與翁長卿二	與來南野年伯
姚希孟	姚希孟	姚希孟	何如寵	吳太冲	沈捷	許應元	許應元	許應元

謝翁丹山年兄

許應元

與御史大夫屠公

許應元

邀賞牡丹

馮如京

復莊浪叔氏

馮如京

東支美中

馮如京

尺牘初徵卷之二

尺牘初徵卷之二

湖上笠翁李

曹

寄卓靜巖

曹

仲夏復拜二函。數千里殷殷。快若披面。見貽珍藥。惟愧過隆。長病浮生。銘現倍切。老伯頃過敝郡。童妾鶴髮。飄飄神仙中人。言止端純。行成軌則。始知台翁學所自來。衆正盈廷。波常不靜。大君子一出。以中和之氣。息其紛囂。此菰蘆中人。深有太平之望也。

與谷霖蒼

王元職

日望驚湖。雲水如有豐城劍氣。照耀斗間。則知門下爲今之雷煥矣。及接尊選。更如廣陵八月濤。似神而非。淚雪羣穢。不佞於塵壑中。讀之毛骨灑然。則又將以門下爲枚乘也。永叔以古文變士習。然必於隨州廢廬中。得韓愈文。古學力振。門下酷喜昌黎。古今人真有同嗜哉。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良晤非遙。開徑以待。

答范滌公銓曹

魏象樞

數日靜坐小亭。拈韻佳什。如耳鈞天雅奏。詞大終然。

與魏友人

卷一

記盛筵滿座。然僻處漁陽。聞見未擴也。及對策帝廷。觀皇居之壯麗。視庚彭城。觀劉項之遺蹟。意氣凌發。有志名山。繇是日賞油素。勞心鉛槧。泊乎承乏浙省。登赤城。探禹穴。凡所謂宛委之藏。靈威之秘。稍稍窺見。彼土復多博雅君子。放佚舊聞。悉能網羅。時時連爲揚旌。啓益不少。妄不自揣。掇拾成帙。雖不敢云長補善舞。亦庶幾集千牋。以爲囊矣。聞古來因史俱以野史爲先資。袁宏苟悅班范。所不廢。區區私心。固有願此語云。簞之揚之。揀批在前。藹藹石室之陽。其亦

與馬珍達

真鼎彝
門之
首麗

又與彦遠

卷

步履爲案牘所牽挂芴西來曉翠惟增太息仁翁雖
作文善癖洗馬能愁而京雒杜門夢魂清善咏河洛
歸竊西冷結柳心迹未嘗不合并也詩餘之妙玉琢
巧心香生紅塵景事之外別有纏綿柔澹之小自多
含咀才人情純真色寡雙李南唐不能獨有千古矣
拜服片服贈行之作尚待河梁握手玉茗所云恐懷
抱作惡身亦慮速及離愁耳一二日間過玄亭而談
先此謝教不盡

復胡彥達

井梧一葉秋。長安夜雨。懷人。依然春月松間之夢。
正不知故人。道。尚。風。難。分。之。羈。絆。命。駕。難。期。
而。音。聲。寂。寥。寧。非。恨。事。忽。被。人。事。忻。歎。彌。餘。未。俗。消。
浮。友。朋。道。盡。不。意。深。情。至。性。四。海。一。知。已。晚。合。于。長。
安。酒。殘。漏。永。燈。青。竹。牀。藥。籠。時。聞。太。息。如。對。古。人。乃。
至。殷。勤。芳。渚。之。綠。料。理。白。頭。之。約。知。其。身。結。世。網。而。
心。託。青。霞。似。曼。客。薄。祿。之。非。虛。謂。子。光。結。隣。之。宜。早。
幽。貞。高。節。映。拂。眉。宇。此。中。人。語。固。非。編。紉。所。能。喻。而。
亦。金。石。不。盡。宣。者。也。方。托。興。于。抽。翰。遂。蒙。恩。于。弄。印。

卷二

六

控辭不可肩任。殊難終懼無補。蒼生。慙負良友。壯。秀。
西。矣。昨。昨。遙。逆。心。月。呼。江。東。季。應。耳。秋。秋。聖。秋。暇。即。
過。從。卿。杯。敘。心。均。切。停。雲。之。憶。作。書。及。此。漏。已。二。十。
下。秋。月。个。癡。雲。物。甚。佳。搔。首。青。天。星。漢。迢。迢。如。見。我。
遙。也。風。便。順。時。間。詞。音。切。切。

又覆彦遠

西。空。空。與。秋。色。半。高。樓。如。滿。池。之。南。在。在。故。人。跡。
跡。在。在。早。離。離。如。聞。如。見。如。思。如。憶。如。夢。如。醒。如。醉。
正。把。酒。臨。風。吹。袖。呼。呼。吾。夢。遠。處。也。長。路。不。可。

行。餐。漸。遂。以。身。為。秋。葉。懷。抱。足。可。知。河。渚。之。約。轉。
如。三。生。風。月。通。夢。交。魂。迢。迢。不。隔。日。與。秋。老。話。溪。頭。
風。物。味。懷。敬。薦。頰。舌。津。津。使。人。作。縹。緲。三。山。思。又。滿。
豫。讓。橋。邀。芳。吟。卒。卒。遂。成。十。絕。心。期。千。里。必。能。達。其。
不。倫。不。緒。也。弟。婦。久。不。作。西。王。臺。宣。索。不。敢。以。筆。研。
生。滋。為。辭。敬。奉。盟。嫂。香。奩。巾。綦。綺。同。心。之。約。黃。花。愁。
痴。中。亦。足。知。吾。兩。人。握。手。事。矣。此。來。弟。弟。殊。苦。
日。與。藥。罌。為。緣。四。十。頭。顱。行。已。見。及。而。蒲。柳。搖。落。彌。
切。憂。生。之。嘆。荷。老。仁。翁。記。念。不。忘。至。分。編。紉。以。集。卷。

卷二

七

芳。樽。以。進。酒。都。亭。車。騎。之。日。作。此。格。外。綢。繆。已。自。
可。歌。可。誦。而。給。屏。泉。石。數。語。則。如。醒。醉。甘。露。遍。體。清。
涼。同。共。觀。芳。燈。清。之。漏。盡。猶。不。忍。釋。手。四。海。一。知。已。
又。直。今。入。可。泣。川。那。亭。君。若。行。才。品。蔚。然。寡。雙。惜。以。
素。冠。緋。其。佳。焉。然。三。年。河。洛。把。臂。入。林。王。裴。輞。川。因。
是。勝。事。歸。贈。借。點。為。通。真。念。松。門。寒。月。如。見。心。期。
也。粗。危。一。番。希。生。酒。之。不。忘。篇。眉。一。從。春。出。入。手。懷。
袖。物。微。意。切。惟。思。聚。在。此。時。已。踐。街。數。四。夜。分。踰。午。
歸。片。清。涼。使。使。和。柑。蔬。雞。鴨。吟。相對。時。默。然。何。極。

與排若候

張安茂

永嘉有兩門一在永嘉江北一在惡溪之陽康樂
幸雲之履不知何處遺我石門最高頂江北者
近之今人競指惡溪者以瀑布故也然惡溪之瀑實
稱偉觀石壁皆鐵色如黑雲蒼合懸水飛注數十仞
銀芒珠光燿燦不定下有淵池赤蛇出沒其狀如龍
王季重謂雖未敢與龍抗執非靜中侯夏浸稽天秋寒急
真此山知已也年翁習靜山中俟夏浸稽天秋寒急
雨連竹垂露空中匹練飛下時手太白詩相對便可

代謝公之履矣

與李素心

近水者多風流近山者多窮窵故攬會稽之山可以
想西子望江漢之水可以思細腰足下朝暮君山聽
湘君環珮則鄭旦巫姬又下風矣洞庭雲飲瀟湘月
明更携江上峰青之句酬之如何

與覺浪師

陀羅尼部口密教外別指亦曰密或者即易之退藏
于密耶若不許人知謂之密則亦安所用密矣憶少

年時見馮仰圓相有比丘曰馮宗問相簡易之有卦
也八卦者有詮釋之圓相圓相者無文字之八卦也
舉問諸方輒加排詆必以抹却圓相為最上義夫白
已之密不許人知而他人之密又欲抹却無乃欲密
而彌彰乎諸祖之蘊莫如壇經近代尊宿無如雲棲
紫柏讀其書無他秘密也豈三老者方談之於門外
而諸方者已謀之於帷幄乎請師下一轉語

與范文白

吳山散越山峯此百穀先生語也若挾洞庭而方西

花月之夕多草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
大將旗鼓勢不輕談即徐迪功詩不及數百章能凌
滌華泉而上之此指批三千常齋師十詩也足下其
出一言以息虎虎之爭

上金豈凡閣老

范光文

竊聞莊能類應輝以翼鳴似與禽轉有間但當胸館
南林天機忽發之二語又何味也老年伯岳時大方
小巫昨舌乃垂問湖山近句采葑菲及非知文不勝

世江謹錄其什一呈鄂向懇數言并教并祈速度余
鈔使微薪亦參鐘呂是真詩海慈航也臨風無任瞻
溯

寄妹丈董天鑑孝廉

自歸里近于夕方再為二十一史開一生而未了者
纔數朝耳乃值戎馬生郊難傷集戶元為病困不得
不挾策出遊向湖山一跡完此公案入夏甫就緒矣
乃兩額有魔時岑岑作眩因又外集筆硯即有二三
方外樂從我遊便覺夙緣頓清病亦減半近又手抄
唐虞書卷

關尹抱朴泰同契諸書發其潛奧讀書樂事古不我
欺今竟放閑手眼將手錄漢魏諸詩矣聞吾兄今年
亦手鈔輿地志廣伯生所未備并有閒課及楞嚴法
苑珠林咄嗟董生一何壯耶異地同功吾二人可不
必互訊加餐知其強飯但弟猶藉庇湖山兄家方健
武鶴居耳根索索時有嘶嘶聲乃能伏几疾書真如
飄風過眼破柱不驚似此道力覺大范瞪手也秋風
報扇適賦歸與當携所錄互觀萬勿預藏名山煩我
五丁之役

有公案條
卷二

為諸生上當事乞館

朱京奇序平

某聞古之達人君子負奇節慷慨者汲引孤寒頗肯
極其私誅蓋古人習一才必思曲成之使絕顧慮以
卒其業或氣薄風雲或威逾金石傳之史冊猶能令
讀者秋噓慨嘆側助心脾性情感人固無足怪也昔
杜密為北海相給鄒玄使學卒成大儒范文正公視
學睢陽有素遊者願上謁公辭其志給之後朝廷徵
為學之士召至即昔索遊孫明復也公嘆曰吾累大
矣俾索米至老即不如明復猶沾沒耳所以司馬公

諸士人以生計足否杜祁公亦以生事有無為問彼
誠慮之誠情之也某又聞之士窮節見某以為非然
也古之窮節貧賤者尚不失布衣食耳即如范
師不遇累妻于使上有垂年之老秀髮之親短得
不完終節不厭形羸瘦推啜粥怡為子者乃呻吟
自得此必非人情矣上湖前賢負粟之歡下觀先哲
捧檄之喜某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酒冷涕沱
也某今年二十有九父母今年六十有九磨田數畝
糧役之餘僅存珠粒餬口之計唯在硯田而來年適

館無地食計永謀又已告窮處絕矣悠悠歲月思一
讀未盡之書而耿耿懷抱不成寢寐帝仇未已號寒
有聲某生際此寧不悲哉昔昌黎上宰相書此之謂
于水焚於火始以為文人之詞特也此耳今而知水
火之慘猶未足云也公倘能諒之格外稍加垂憐使
暫免於窮餓之水火畢力竭智以圖上進則尺寸皆
公之所成也抑結之報何日敢忘某不勝惶恐

答同年

翁世庸 用公

遠辱注存意誠清切但念萍踪何係重輕乃煩羽翰
建康府志 卷二

之綱續若是來札云為官與為客無異爭思之殊不
然古之服官蓋簞自飭芳潔自好時稍不合輒解綬
去棄之輕于鴻毛也今法網既密人滿古道實官
如驪珠和璧重華什襲尚恐有失且及傍徨猶增愁
畏安如為客之東西南北適意無拘而謝盡逢迎第
折之態耶甚矣為官之不如為客遠矣年兄幸弗以
官之心視客也宜辨率此附答勿他及肅頓首白
與徐武令書 陸圻 麗亭
西陵諸子不過三十運會所值都為廢人揆之漢季

孝廉尚不稱老而歲月遷流壯志摧失且子
通夜之悲安仁有二毛之痛也因思吾黨數人踰伏
里巷交踰金石出以華文相綴入以行誼相砥常如
子雲載酒見過或復周問熊羆不翼要以歌呼要汝
何嘗暫離方將凌長風排青雲待韶明光之庭論思
清切之地我餒于佩黃以不負所學也奈何有志無
時遂從凋落倏忽之間所更非一此家鯁庭抗義先
限同根之悲已恨恨不能言而向之諸子或作僧躬
耕或以教授自給賈販營業僕與虎臣際叔魏美又

建康府志

卷二

十三

復講三七之技探四獻之程繫師雜流曾何足數
云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政此類也然不得時則
蓬累而行寧希衣而輕世肆志方諸先哲亦無惜焉
但韋氏世顯既傳一經靖節田園亦著責子人情欲
得佳子弟譬如芝蘭之產堦庭鳳雛之出丹穴不論
窮達亦以云可樂耳今同盟多未舉子舉子矣或晚
尚幼如尊君者尚不先於諸公而得子如足下季較
長駸駸及舞象矣聞之多讀書喜著作矜志節有鋒
穎凡此者皆老師宿儒所鍾也而足下顧優為之是

乎。使先未變滇南之鼎已中。人之。亦絕世奇。也。聖世方接巖谷而反。此子丘室。可解。不可解。耶。近刻遇莊一册。尋味稍別。因風請教。不勝仰止。

寄湖上諸兄

第十五。年。不。到。吳。越。幾。為。真。楚。人。又。兩。年。來。不。入。郡。縣。幾。為。真。村。中。人。淮。南。昌。得。以。有。我。於。春。襄。陽。得。以。有。我。於。秋。春。則。病。歸。秋。得。石。還。常。自。思。惟。楚。人。重。鄉。村。人。習。懶。西。子。湖。頭。年。年。說。過。李。三。長。街。詎。之。終。死。予。將。印。持。孟。陽。恐。公。無。初。証。之。於。生。生。者。焉。毛。報。霜。

卷二

死者化為芝蘭。往者樵風。不便。今幸吾弟在彼。義當一往省視之。不知何故。枳我雙展。此其故亦不可自解也。然弟久而未老。老而未白。白而未衰。才未盡興。未敗。秋冬之際。已無負於明聖。春夏缺陷。許身此湖。孟陽舟我。僮我寒煥。我諸兄弟。酒我吟我。喘我廉將軍上馬。嬰鏢猶自壯也。敗子皇帝有云。好留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諸兄。但好留顏色而已。寄語李郎。付我。吾於渠家。尊甫負愧不已。身到江東。即當發車。過履痛之。誓破宿草。不哭之戒也。家弟至杭。思常晤對。

性清正。勤行有志。古昔難求之教。即當於我。蘭金中得之。印持遇西昌。曾遇余小星。否子。斯子。問為我。致。聲。剪。石。草。不。足。觀。所。以。寄。觀。看。欲。冷。諸。兄。弟。知。我。殺。猶。昔。也。

寄徐元歎

年來音信之稀。心緒之荒。詩文之不進。遊事之減少。皆生于蔡鍾二公之逝。甚矣朋友之重也。去秋偶然一舉。尋羅大威人。世寒味。豈待經此。變幻而後悟耶。兄祭伯敬文。不但淚成血。血成白乳。乳又成金石矣。

卷二

中所云。人方歎先生之厚。而予反病其待士之輕。一語。先弟所服。肩交游之道。恩莫如知。感莫如規。規地上人止。見奇骨。規地下人更見深情。弟閱天下所可讀此者。元歎耳。茶香設祭。錯陳告哀。當此際也。元歎伊何伯敬。素有倪元鎮。西極其寶愛。臨終以歸。居易今在弟所。弟出入携將。未嘗暫離。即以此請作元鎮伯敬二公祠。時以香烟作供。名曰祠。講作祠。講記。願自以為妙想。大都我筆妙想。即是前賢先友精魂之所必歸。決定不妄也。伯敬與兄。每年茶時。通訊用為。

卷二
與鍾居易
與王天庚
與劉宜興並葦
與孟誼光

承例弟當繼行之自明年始如何如何

與鍾居易

初構一亭已而為牆為過為閣為樓為門為堂上涉
茅為溝為橋為竹路點染着色大有名園風氣大有
山水深香之致而各歸梓里山水餘勝勝勝勝勝勝
落其衆曰也恨不得令兄在任其事又恨不得兄一
來步闢之蒼廬已可慨矣聞製良非水生可到寒河
能乘興一勤榜人乎願與兄共飲買酒自雲邊也

與王天庚

卷二

西江人士讀書有風樂弟樂與之遊精神不實得病
而還過九奇三壘之間望望難蹤深恨宮亭綠淺但
有詩云白石清泉難語此來真不為廬山兄山水
間其人當一賞弟自首語耳養病杜門兄兄與秋
書為羽客聊一啓扉出即掩之曰無淵乃公為也弱
水司馬得在霞表矣文弱又未免復入雲霧從來
人羨貧賤寂寞俱非無見人弟輩偶與之合耳

與孟誼光

弟憂居未得計借不在得失之教然金正希得之如

弟自得之猶淺惟兄仍失之如弟自失之甚深也兄
與正希自在得失之中者反未必如是耳傳兄此審
文佳妙京師爭以為當元且出自同事下第諸公平
常如婦之口益覺其可喜弟往所謂傳誦落第之文
每疾于獲雋之篇真不誣也

寄四弟

要兩婢子答應此方人羣益弟可使船帶回每婢價
可二三十金却要面不可憎長於寒碧一尺五寸手
指莫似懸鞋脚比蘓州稍瘦要小一尺又要身

十二尚不足十歲頗有餘是其年也會鄭超宗當得

可者

與劉宜興並葦

再見 姚希孟 孟長

從九疇兄處瞻拜下風則高情道韻溢於鬚眉之外
叩之如考鈞鍾伐鼗鼓鉤鏗交應而聲對彌日因寂
無聲益以威鳳之質而馴就木鷄之養此真經世偉
人不肖目中所僅睹也則溪初以愷悌神明騰播於
遠邇無端致疑因舉而得謫乃遺愛在人直道未泯
玉潭泮溪皆峴山之淚正如慈母見出驕兒弱

女連臂號呼必欲返之而後止此今日之人情也
去運來實二百年來寥寥僅有他日循吏傳中可作
佳話九里之潤旁及吳門不肖亦身沾之不獨為荆
溪士民稱合浦還珠之慶而已夏秋間不肖將母南
旋擬躡屨扶筇探銅官諸山之勝或當與使君締方
外之遊違辱惠存先此致謝

葉長洲墓同

有一事有關於敝地及貴鄉者人人欲言而囁嚅不
敢言不肖意人也僕舌為老父母陳之貴鄉先誌其
賤狀風節燭焉天壤者更僕未易悉然而僉人敗類
何地無之如長樂之陳瑞號文峰者其貽玷貴鄉不
小也瑞素受江陵秦養吮舐醜態靡所不為至其窮
冠麻絰匍匐伏柙門向張太夫人厥角稽首媚及小
廉隅掃地班班記載中者覽之令人嘔噦今姑摘王
弇州首輔傳中一段呈覽想有道者見之恨不能夾
閩江之水以瀦桑梓之耻瑞在臺中巡方敝地從未
聞有埋輪攬轡之風也不知何故有一生祠在虎丘
凡過其地者必唾而去之幸祠宇久圯鞠為榛莽近

其令郎培所公過虎丘忽有鼎新之意聞者爭為擁
日而昨聞鳩工庀材落成有漸矣此培老拍背為之
耶抑微惠於地方之竈靈也從來父子賢不肖不相
及且一時牽衡俱出培老之門但有孝子慈孫必不
能改之事即使輪與嵯峨而直道之鉄鉞文人之彈
刺全起蜩集反為地下人增一重公案不若泯于忘
言之為愈也生公片石風流佳麗為江南之冠但可
使韋白諸公與拾宅之短簫聯翩嘯咏於清風朗月
之凡稍涉不韻者恐其魂魄亦踟躕不敢棲而況
遺稿青史玷辱各邦者乎有一二同志亦欲入告
臺而第先以聞之老父母倘可寢幸速寢之若王傳
亦有次第則商之眾議擇一名賢而祀之未為不可
也或此事亦撫臺所預聞者似不妨轉布不能第待
臬史職竊比於我兩董

門人賀公調

古白兄歸具述吏治之美令人浣慰三日新掃洗手
作羹湯不獨奉事尊嫜旁及妯娌下迨戚族須人人
調其凡今世善承尊嫡者多矣其子如嫗未必無聞

與柴嘉定延喜
何如寵芝嶽

與繆湘芷
吳太沖
捧讀大作極得阮公詠懷之神神識在塵情之外所謂智合於道者耶歎服之餘懷和巾緌然有涼風千里矣謝謝

廣亭清秋。花。色。媚。人。所。見。既。殊。不。覺。竟。醉。尚。未。醒。
言。謝。也。昨。晚。復。醉。歸。燈。下。讀。三。詩。沉。清。為。醒。欲。求。韻。
佳。篇。其。如。捧。心。之。詰。何。

與翁長卿一

許應元 石山

少。別。遂。復。逾。年。信。問。希。聞。望。風。增。慨。禮。部。報。至。大。為。
足。下。喜。躍。非。苟。以。利。達。為。足。下。榮。足。下。休。養。聲。實。踐。
紹。仁。義。造。次。儒。者。以。待。時。命。而。果。有。間。於。世。此。為。善。
慶。異。乎。私。朋。比。拳。拳。之。情。也。國。家。開。設。羅。網。以。
待。賢。者。比。鹿。葵。石。浮。靡。天。下。從。風。遂。使。老。成。道。棄。此。

與翁長卿二

廿六

於。世。道。誠。非。小。係。不。圖。里。選。孝。廉。復。見。今。日。公。及。良。
用。皆。號。君。子。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今。一。邑。而。得。
君。子。二。以。此。知。海。內。有。人。也。時。時。接。見。俾。邪。問。足。下。
動。止。知。頗。不。諧。俗。有。辭。尊。居。卑。之。意。竊。為。足。下。計。非。
便。也。僕。曩。歲。初。嬰。世。務。不。堪。輟。東。竊。有。鄙。陋。以。足。
下。足。下。厚。戒。僕。以。淺。中。謂。去。褻。蒙。者。無。幾。乃。今。顧。不。
能。為。大。人。稍。安。耶。無。事。特。異。亦。不。能。隨。優。遊。歲。月。以。
俟。常。調。可。以。無。咎。今。之。教。職。其。勞。苦。畏。人。不。在。京。師。
庶。僚。下。足。下。謂。教。官。可。於。繩。墨。外。求。乎。願。與。良。用。深。

計。之。居。常。論。議。不。為。忌。忌。處。世。寧。復。可。爾。內。意。
外。宜。慎。然。賢。人。君。子。以。是。為。周。身。之。防。卒。留。意。

與翁長卿二

夏。杪。奉。違。忽。茲。玄。月。山。川。修。阻。延。想。為。勞。遠。惟。閒。宴。
游。處。之。樂。近。思。曹。署。希。事。之。美。勸。德。拂。違。期。相。追。琢。
誠。願。無。時。去。左。右。也。比。年。以。來。競。興。職。守。非。值。變。故。
遽。走。南。北。聚。處。益。寡。雖。復。一。身。亦。難。即。分。背。日。遠。
德。義。罔。然。不。見。已。故。自。意。委。託。過。增。積。已。猶。知。之。
大。其。謂。何。是。食。一。室。之。中。時。覽。經。史。尋。義。未。得。復。為。

與翁長卿二

廿六

事。操。出。與。俗。人。交。同。觀。異。越。城。守。添。固。猶。如。拘。禁。當。
此。之。時。思。與。足。下。及。伯。生。等。偃。仰。古。今。開。口。論。天。下。
事。屬。厭。而。退。安。寐。不。說。何。可。得。也。捉。筆。屬。文。心。意。騷。
亂。終。不。能。就。思。有。所。得。轉。口。他。語。隨。復。遺。忘。自。少。時。
見。柳。子。厚。書。時。謂。有。此。以。為。不。然。乃。今。信。古。人。言。不。
妄。也。積。數。祐。家。禍。游。至。六。年。之。間。兄。弟。父。子。皆。罹。
閹。慘。老。母。高。年。屢。哭。切。又。弱。子。執。贊。遠。隔。萬。里。志。業。
未。就。而。播。揚。其。情。使。之。勢。然。無。所。損。泊。諸。孫。孩。稚。誰。
軫。誰。視。一。思。及。未。嘗。不。神。竦。肉。駭。也。足。下。亦。兩。經。

謝安嘗復知此不為謬語。奴費歸草草附報不盡願言。

與來南峰年伯

元。嘗。嘗。增。積。貽。爾。家。門。令。孫。女。孝。敬。有。恪。而。陳。天。不。延。在。遠。則。告。悲。痛。無。已。靜。言。思。之。不。詳。自。元。伏。惟。伯。父。大。人。鍾。念。獨。至。痛。割。尤。深。繫。以。纖。守。無。由。奔。慰。惟。昔。子。出。視。元。猶。不。不。鄰。寒。薄。締。以。姻。好。子。馬。之。子。元。視。猶。子。也。而。不。義。不。慈。存。恤。無。素。疏。疾。猶。然。遂。成。奄。忽。追。惟。風。昔。以。漸。以。悲。挽。諸。遺。後。誰。相。珍。視。每。一。念。及。神。飛。越。茲。遣。奴。贊。歸。致。薄。奠。并。省。抱。兒。及。三。稚。等。輒。令。走。慰。堂。下。申。此。下。忱。元。既。不。能。自。抑。哀。情。然。猶。願。伯。父。節。思。捐。愛。以。天。自。釋。不。盡。願。言。

謝翁丹山年兄

乖。隔。歲。餘。得。奉。晤。語。已。出。望。外。至。煩。游。徼。遠。護。江。行。孔。安。為。賜。寶。弘。且。後。矣。使。一。故。人。遇。即。斥。四。兵。為。衛。殆。不。可。勝。計。然。則。見。於。不。肯。可。謂。破。格。而。元。無。乃。竭。人。之。力。耶。若。乃。燕。惠。之。勤。情。好。之。密。有。不。假。言。謝。矣。紹。別。路。旬。有。五。日。乃。抵。京。口。使。者。返。草。率。附。謝。不。

謝願言

與御史大夫屠公

庚戌春言者以某竊於班行宜就遺黜方是時某在岷蜀萬里之外曾無游聲發交之素終鮮肺腑底裏之援如將就以倚鬼投之荒裔亦奚以辯獨明公殷明本心深考素履抗言於朝終得無負清議前年侍大選部凡後至者皆隨到隨得幸復而某獨連蹇歲餘始收授嶺微當時亦無以爲異者獨明公否嗟太息願亦見謂以自守而歎當事者之未然也夫以某之迂愚不適世用即使老死草野亦何足道至於貞而名之以汚靜而詆之以躁將使束修澡潔之士偃德扶義之夫解體不復肯砥節厲行勤身著事則所係亦若不小矣悠悠者豈以是爲意哉明公耀獨見於泐泐之中別希聲於咬呿之日使靜退者稍得吐氣此於世教非小小裨補扶植之惠非某獨蒙亦不敢以爲私謝今天子所倚注者獨明公高朗令終夷險一節而特立之節正直素之風與李元禮魏玄成千古相望凡海內深識之士無不瞻望進退以卜

不恭非復有待。某進熟為諛者。即使若足。亦有。所。此。幸。得。為。大。君。子。所。與。足。用。自。考。則。爾。欣。不。能。忘。也。勤。修。固。陋。之。躬。不。敢。隱。失。用。此。報。知。已。爾。吏。人。去。便。輒。布。鄙。誠。并。候。萬。福。伏。惟。台。照。不。宣。

遊賞牡丹

馮如京 三首

久不返署。即銜國三徑。亦已就荒。矧說家園。或至富。貴。一。花。中。州。蔚。越。雜。之。西。上。豈。真。有。九。衢。者。難。與。衡。茂。而。穎。哇。豐。草。之。間。間。明。三。秀。單。舒。折。宛。舞。蝶。飄。揚。婆。娑。有。足。適。特。命。奚。童。爰。烹。非。市。駿。之。草。盪。不。入。酪。之。味。掃。徑。以。俟。幸。即。惠。臨。

復莊浪叔氏

別已經年。而晤止一夕。語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一日既見。遂足三秋乎。旅館岑寂。用反客為主法。邀賓載座。有客祁祁。調弄九之技。鼓南風之響。差解俗頤。甚適甚適。趙倅良驥之才。正恐肉相者。又失之瘦。騶馬公既具寒風之目。叔氏復回伯樂之盼。而恆忍令長鳴。轅下為鹽車困哉。恐上之撫軍。當必價重千金矣。

東支美中

向讀小青傳。想見其為人。近讀硯亭諸品。益深景慕。老先生以瑞世之學。颺鴻陸之羽。亦知世有陳蕃時。懸徐孺之榻乎。特因令子惠侯。枉玉來。發與余。敘耿。范文白輩。迭為輿和。揚花風雅。亦一大快事也。星言。風駕。余日望之。

與諸君簡	毛先
寄毛馳黃	吳 同
與友人論画	李式玉
與友人論曲	李式玉
東王振旅	諸長祚
招陳章侯	諸長祚
東吳次尾	諸長祚
東諸巷僧	諸長祚
侯清平岳先生	陸敏樹
與閨分月乞婢	陸敏樹
與李平子	陸敏樹
答李艾山	陸敏樹
與吳次尾	周立勳
答友人泛湖之約	范 駭
與祝進士南華	費尚伊
與李景魯給諫	費尚伊
東李景翁	李一貞
東高芝侯	李一貞

尺牘初復卷之三

湖上笠翁李 漁勉解

與大司成

陳汝璧立甫

抵瀛海泰然絕不見有遷客之苦同寮李別駕某時
飲我酒出其子製義讀之卿卿可喜其子肄監中翰
年矣母夫人思之甚且安所得司成莫逆者作說客
令母子相依卒歲乎別駕曰母過陳生夫婦大喜出
金龜海錯為陳郎壽不佞既醉敬為書獻函丈下乞
二月之假屏令主者以贖持其後有如仁兄弗聽也
者不佞第則何詞以解于別駕當以兩手躍地出而
咄之斯亦非仁兄之所忍也

與其同年

長安看花並馬為快已而同除目同理官事事附驥
尤自會心家大人書來專言神君所至誦誦無已且
舉以輓策不佞弟不知駢驥一瞬千里驕馬十舍微
云希驥力已疲矣斯非不佞所敢任也

與吳霞城

使者云明公北上道當經浙果爾則越故明公之并

其忍不一顧焉而掉臂以去乎敬掃故園以俟

復紀孝廉求序

四

陽金五

文之美者必有所以似之門下焦書史之刻瑯然而來駭然而往難乎其似奈何世有泉華西回道人鬚眉悉備而神氣索然非西者之不肯而回道人不可肖也若其回道人耶

與郊太和學傳

有奇山水必有奇人猶龍之潛乎淵豹之潛乎穴也門下居羅陽山中青林綠蔭次韻行鵬翰墨之間道

卷三

風自扇其陶徵君林和靖之流亞歟國家有此儒臣而令其據筠床擁翠屏怡松菊以老將安車蒲輪微遺訪落之典其不可問耶抑天際真人非尋常滿享可與耶學海人龍四言用屈貴宅以當本道貳廬異日旌其門曰此山中宰相家也榮施多矣

致岳舜牧恭憲

弟自京回過李家山有戒心乖索蕭蕭俱猶從者道出博興遇舒旋風于候館貴治玉山人也與弟非有姻嫌之親金蘭之舊而片言偶及為于故人遂得五

千金不索償券俾弟開關行李一草航之淮水渺渺江流括括皆舒公之潤也分袂以來眷念無已幸聞台臺光蒞茲土先臨玉山而又同旋風修文玉樓之耗且信且疑著龜未卜當年恩寵弟所身被敢移而丐諸公即俾故人子免于周章亦粉榆異地之光也翹首星門慈顏若接弟不敢負旋老又寧敢負規翁哉

與徐晉齋

不佞六歲戒豕肉三十餘年矣江東滋味非肉不佳

卷三

予何人斯敢有異好實以偃鼠飲河滿腹而止飛鳥割啄一飽為榮書不云乎庶艱食鮮食鮮食之美多于肉食也而或豐之則不如其肉食也

與陸龍京

查繼佐

弟此番作客似放南嶽今始歸來知已而日亦稍晚則弟之枯稿當不知何似幸生平不對鏡看面顏耳吾兄騷壇事業肯容弟追隨快極容次第錄上也

復李笠翁

唐宇昭

國門千金久矣無人敢覬小巫何人收執部斤從事

耶。章完。起前一冊陶舍。親欲留時。行筭以。嚴陵。山色未及。簡奉。然返棹。自當。敬歸。必不作鳥有先生耳。

答張尹來

孫治

野人麋鹿之性。藏之舊矣。顧猶濡迹城市者。足下豈以僕爲有所愛耶。昔君公。僉牛于平原。仲子鼓刀于井里。彼豈不能如梁鴻。出關。魯。迎。蹈海哉。願或以甘。羶奉親。或以懷德。微行。亦各有其微趣也。若僕則不然。居之斗筭。行無半菽。局促。輟下。卧泣牛衣。所謂進

退維谷。無可如何耳。足下愛我。乃欲爲商菟裘。恐足下貧士。亦不能助我買山錢也。言之痛心。實增歎慨。

與仁菴上座

比歲以來。踪跡各異。師與夢。破高蹈空門。治。龍。數人。淹留下里。形殊。白黑。迹有聖凡。相去之遠。豈徒天壤。累聞師道。開玄風。慧同。照日。東陵。尊者。南嶽。高僧。方之于今。無有或二。治雖。爲鈍。能。不望雲門。而。翅。自。鹿苑。而。欣心哉。近知。移杖。還山。卽欲。視面。以求。教旨。人殊。謝客。敢外。潯陽。之會。願。切。徐陵。實。同。智者。之。書。

於。惠。揚。仁。風。祛。我。鄙。吝。耳。又。以。師。江。北。之。行。以。訊。在。迴。恐。會。晤。不。及。先。此。布。懷。書。不。能。悉。我。勞。如。何。

答丁惠安

范驥

昔五祖演以小艷詩說佛事。而足下說佛果作艷詞。此二反也。然展開三十餘回。不見艷詞。惟見淨名。方等。世人尚以小說家目之。政是神力不共。故見。淨。茲耳。小敘專是大乘人語。未許。磨板。漢。讀。古。欣。所。云。喚有。磨。句。不。磨。句。惟。有。着。身。不。着。身。作。者。聽。之。而。也。

與諸秋鴻

李如泌

書家用筆與他家不同。必得名手。得散卓遺法者。如使左右手耳。不敢不以公之右軍。卽不多取。亦爲貴之同好。

東笠翁兄

見懷佳什。音節高古。自非貞元以下詩。弟自。統。陋。漫和四章。賣菜。餅。以多爲貴。應助。知。已。揆。耳。

謝友

烟雲之賜。遍真北阮。筆意。饒。時。輒。一。展。玩。飽。人。也。謝。

與某詞客

邵名

賜教諸大作真云行間字彙俱帶香氣持此之燕
一日定當名遍都下長卿故善遊有此錦囊作行色
雖適千里何必三月聚拙坐卧其下真快事客當再
請

乞名

高致芝炭

頃拜新界之暇適煮惠泉正熟即以試之色勝于香
與海樂師俱登為雨師所奪耶有真正廟後乞分
此得嘗其味足矣不似養餐虛全動必以宛計也

寄某當事

失名

前以泉羽賓聽適逢開禁森栗之時未免有防風後
至之歎然年翁向時高誼使人胸襟頗甲貫串夢魂
未審何時可報萬一也茲啓某兄名某者天下士也
人文都據第一籌年來家計蕭條無以為薪火計浪
跡鍾雲騰情御李此邦人士悉荷年翁荷蓋之賜某
兄以他山獨肯恩施仰冀同仁更加優異此兄異時
被星而飛必能報酬肯齒子弟切頂踵之賜于無
窮矣曩時尊委字字銘心前聞即當自効弟之綿力

以舉千鈞則不足以呼順風則有餘但非其外小
能冬生一穗耳

與陳平遠

胡介

弟坐處檐壁如山屋深如巷三而閣牆摩蒼拂漢如
華嶽三峰卓立參差終比發地無時戴天蠢然飲食
寢處其中龍焉哉閣禾哉塞鷄哉此宗人之獄名高
牆也此日清風之慨慨然如洗起人曰民生於地上
寓也其與幾何奈何其長為籠鷄豕乎開月擬與
聲令入雙徑兄能同之否如以為遠則即冷泉靈鷲
之間佳耳否則覓地於烏盆橋上下人家池館之可
賃居者亦得但得昂首一看天足矣

與吳駿公先輩

昨坐對竟日見先生神意不佳幸善為服食五瀉
名缺陷既落世網中順行逆行冷煖自喻要之古廟
香爐酬債本願我輩唯以不負三生為大耳從來
業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想未淨轉展遷流者故世
遇率坎珂多故正以助發其回首拂衣也此行稍
有誅茅之藉亦決策長往矣每謂唐人不得管絃終

掃。背。花。去。之。句。嘆。曰。英。傑。道。人。不。當。如。此。顛。倒。心。迹。背。馳。雲。山。待。人。而。思。前。日。大。想。先。生。有。同。慨。也。介。以。十。日。行。矣。感。知。已。獎。重。諸。君。平。生。茲。日。斜。歧。路。轉。覺。恍。然。唯。萬。萬。審。時。珍。重。

與龔孝升先輩

比。介。以。舊。恙。未。復。杜。門。松。下。側。愛。閒。寂。復。返。疎。慵。緒。經。製。藥。遂。過。却。一。比。黃。葉。寺。門。春。花。棧。路。同。一。人。間。如。兩。天。地。因。憶。唐。人。有。宮。歌。舞。北。宮。愁。楊。夫。人。驚。落。被。冷。雕。鞍。熱。阿。房。賦。一。官。之。內。一。日。之。間。而。氣。候。不。

齊語真慧心

卷三

八

齊。語。真。慧。心。甘。苦。之。言。也。春。風。吹。而。不。寒。夢。裡。客。身。思。心。欲。碎。矣。承。許。倫。和。蘇。公。詩。贈。行。此。行。跨。鶴。嶺。此。經。歷。望。即。揮。毫。以。慰。羈。懷。偶。書。舊。詞。數。章。并。寓。閒。齋。一。絮。病。中。苦。不。能。記。憶。不。能。多。書。也。然。讀。白。門。二。集。水。底。新。粧。空。中。香。袂。又。自。傷。慨。悵。矣。

與婦

旅。人。介。再。拜。少。君。夫。人。粧。閣。是。日。十。月。廿。四。日。舟。次。黃。河。之。第。八。關。韓。庄。記。別。少。君。四。十。有。二。日。為。路。一。千。五。百。里。矣。漸。與。鄉。遠。轉。與。僮。僕。親。南。望。旅。閣。在。

天。滅。沒。之。際。想。見。登。樓。望。遠。行。人。亦。在。青。山。外。也。家。中。自。老。父。以。下。各。安。善。否。少。君。與。憲。哥。無。恙。乎。旅。行。無。次。不。得。家。園。一。信。為。恨。旅。人。以。十。月。五。日。渡。江。為。淮。揚。舊。遊。淹。留。十。日。中。間。詩。酒。留。留。旅。况。未。惡。獨。恨。至。公。路。哭。萬。大。哥。其。家。已。扶。柩。還。東。徐。比。造。臨。西。已。為。異。姓。託。處。詩。云。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正。是。此。境。悽。愴。感。恨。極。難。為。懷。也。是。日。遂。登。舟。明。日。入。河。大。抵。月。初。可。達。臨。清。矣。別。來。能。專。意。向。上。一。着。否。結。稿。以。來。未。嘗。有。此。遠。別。新。詩。寄。看。可。一。一。和。之。

復法壽長老

卷三

九

聯。公。未。承。書。問。慰。慰。兼。拜。惠。者。知。道。人。未。忘。夙。昔。也。感。愧。感。愧。納。子。從。者。雲。來。每。聞。法。游。門。庭。孤。峻。造。履。嚴。密。深。慰。所。懷。年。來。懸。羊。補。標。排。門。塞。市。先。宗。標。格。掃。地。無。餘。識。者。心。傷。久。矣。乃。眾。盲。羣。喙。之。日。洪。兄。能。斷。斷。持。之。豈。特。不。負。大。雄。已。哉。嗣。今。以。往。願。益。堅。本。願。十。年。讀。書。十。年。行。脚。然。後。徐。應。入。天。嚴。持。開。柳。一。絲。九。鼎。全。提。既。曉。是。則。塵。刹。身。心。全。報。佛。恩。之。日。也。介。受。法。兄。痛。棒。恩。深。義。重。不。敢。為。行。路。之。言。伏。唯。深。

身有谷老人已長往矣。我輩獨承其平生之想一慨然也。

復葉善仙

自故人棲遲湖上。時形夢想。去冬辱手書。遠傳即報。數行。不謂竟沉。今夏又接故人上已。龍井。惠詩。讀之。反覆。情。深。於。涕。零。嗟。乎。作。仙。真。日。愛。苦。節。如。此。而。才。情。如。絲。如。經。春。之。花。斷。無。不。見。身。當。此。而。寂。寂。同。草。木。朽。者。也。獨。身。世。之。際。曾。不。得。比。於。某。儒。其。不。可。解。然。亦。未。必。非。道。物。用。成。之。急。大。率。我。輩。身。之。貴。多。而。發。身。之。勇。少。古。來。英。雄。成。事。在。多。得。之。易。患。於。志。氣。沉。溺。中。我。輩。二。三。舊。交。志。節。才。情。畧。相。似。其。失。之。散。緩。疎。脫。可。與。學。道。難。與。經。務。亦。畧。相。似。也。存。仙。念。之。江。南。盜。賊。橫。行。米。價。倍。常。僕。句。促。庸。下。情。狀。可。想。秋。冬。之。交。擬。重。渡。江。一。看。朱。處。若。酒。上。客。未。還。正。好。同。爲。下。邳。寇。一。發。壯。懷。正。淮。揚。之。交。前。書。甚。語。恨。未。達。其。中。如。年。少。志。節。才。情。真。今。世。所。無。也。幸。留。展。外。此。外。桐。軒。上。人。非。勝。洞。然。與。僕。一。見。與。重。亦。不。當。以。湖。海。之。氣。而。失。元。龍。也。有。白。

將赴浙獄遺友人

魏學濂

極聞之殺忠良也。以什伯紀。有死貶所。有死獄中。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戮。隨死隨。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命。俾尸腐半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既死。猶生賄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保。必至棄。則俱傾根。黃盡斬而後已。嘗終夜環走。慟極成癡。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躬仗義。貸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賄得出。詔獄入。法司俾父子相訣。而慙不致割絕。傷協。送至此也。豈意偏告親知。百無一應。推諉遷延。備極詐。獨范陽長者。高倡疎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習物以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僅數十青蚨而已。伯夷存難。後。願。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咎人謂康吏可爲而不可爲。猶謂妻子貧困已耳。

今則在刑坐贖罪延其勢清白更子其共行伯子墨吏者禍禍之說詩不吟且復何行逆施然天造尚可問邪今追北伊能將就游獄矣先子羅禍人不手援豈先子既幾有出而援者哉即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為愈也嗟乎悲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顧怪其謬子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殖游次諸篇烏得不傳下橫哉先子常作洛陽山側游若石野莽學樂傍天地節脈可共語昔先子檻車

發平望噴噴奇足下不置倘良鄉賓客像從俱似進領足下意者及扶欄南返又開經緯甚悉慨然嘆足下義士故技血布此知回怨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荷存此心亦足慰恩父子雙魂于地下也臨書更咽不能更言

復崇德尹
童子出遊尚恬靜雄野夫觀想猶賦召棠况治其親沐浴恩而粗識歌詠有不一唱而三歎也耶
寄汪澄源
失名

兩年間凡托兩布衣為郵二君書法詩備庶幾擅代不審仁兄以何眼相視也世態漸波乃遊朋之徒更甚願足下好其真者無若不肖謝為葉公所笑耳某生來讀足下書書詞闊麗抗慨事事次心背而之說豈所宜談要之我輩交許不應作今人亦不應譏作古人詭作古人反不若今人之為愈也善哉諸葛武侯之言曰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不衰諸典足下共易之

東呂心和

來朝千秋旦弟宜治宮稱觴效華封人之祝竊惟足下或未必肯容又弟夙苦羔雁盈庭徒煩應答每欲入山避之弟不耐煩而煩兄耶用是祇奉清函以當春酒惟兄鑒之曉黃之外以後生辰兩從簡質省市者擔者之憧憧亦過軸中一便事也如何如何
寄曹太初水部
吾丈賜履所至電颺風偃不但以文章潤色國家以道德師表海宇而更以功業銘旌常映竹帛其分華鄉黨者可勝頌邪不肖禍敗以來備嘗百毒卿人

寸草想亦非久昔人謂飲泣為昏眼之媒茹痛為白髮之母不肖之痛泣已久何怪乎轉臂觸髮即故人

答朱海源

足下大孝欲為令先人決于齡至計造物者方以牛眠馬嘶為戲烏陵一坏忽蒙見擇甲之所乘乙之所取是非何常大都此事可遇不可求善人獲福則常理耳月中樂于晉來就足下樂生佳士得親足下亦渠上願西湖秋月俟且專之足下儘不違秋期願分十月清光為供

為梁天著訟竟

再見陸圻

梁生次辰者博覽負志節之士也紛綸五經貫穿六籍海內爭得之以為師而梁生亦且貧無立錫不待不藉舌耕心織蓋從事有季所矣今歲迫於大學生沈國彥之請適始館於其家然卓此坐談左圖右覽豈暇問督郵帖檄之呼騶倖追索之事哉迺荷月二十八日值縣尉率鈴下五百入主人之門斯時縣尉東向主人西向而梁生亦復屏讓其間徒以入則教

塾于第出則應對賓客此師席之恒例也此及夜小而梁生就寢縣尉與司胥役四十餘人挾國彥相對危坐不知何故縱彥逸去迺既還之後尉反飛詆梁生冀相分謫嗟乎冤哉是不可解者也夫國彥自就而梁生不聞則彥之賣交明矣縣尉以煌煌憲檄洵洵公徒謂而繞之而故開一角使得脫去則尉之賄縱又明矣今尉胥以醉飽之餘敗迺公事而謂梁生從絳紗帳中能默戰主人紛邪尉胥奉公掩捕不能請長綬出朱絲以繫之而謂梁生一手一足能辭祀而留之持其踵而拘之邪要之國彥雖逃尚有子姓族屬尉胥既縱必知踪跡去來爾此一剿緝梁生者非親非戚無罪無辜身為李樹之儼橫彼城門之火此殆猾尉嫁厥於趙而國彥所藉以緩兵者雖幽之十季梁生惟有賦詩火而悲書白絹而嘆恐國彥終不為梁生出也且暴秦之法罪止三族梁漢之律不過五宗本朝詩劄大通亦不及姻婭以外惟方正學之家羅繼門生故吏咸共參夷然未聞臨宋龍門之塚無學士之昆以此知教學不相及而師資

無少信也。伏乞明公。按之。并發立與開。得明。其。固。郡。士。類。幸。甚。若。執。而。不。放。必。使。其。有。中。聽。呼。薄。爾。之。慘。病。恐。論。者。不。察。其。公。治。之。因。致。焉。孔子。負。芻。之。禍。傷。及。曾。參。則。凡。設。函。丈。受。主。徒。者。不。免。人。人。自。危。矣。某。苦。土。餘。生。不。聞。外。事。獨。此。同。盟。大。義。不。得。不。力。為。陳。請。且。以。門。徒。之。意。辱。及。師。傳。遂。首。垢。面。敗。傷。風。化。為。害。非。小。竊。為。明。公。惜。此。聲。於。郡。邑。也。昨。奉。省。天。下。於。伏。不。勝。憤。懣。之。至。矣。疾。書。微。傳。處。為。山。天。下。立。拜。矣。與。潘。美。合。毛。先。舒。馳。黃。

莫。春。握。手。雖。漏。信。宿。邇。未。盡。積。懷。意。極。恨。恨。僕。分。材。智。罷。下。又。稔。弛。素。業。恨。被。諸。君。拂。拭。欲。延。登。几。筵。款。長。光。賈。從。恨。非。具。耳。故。行。欲。與。足。下。商。惟。僕。文。且。未。欲。排。尊。選。錄。無。佳。文。刻。之。政。不。足。自。榮。况。同。人。文。多。作。篇。今。資。費。且。告。乏。僕。豈。當。作。猪。肝。之。累。耶。故。如。阮。公。之。坐。酌。不。及。公。榮。遠。公。之。社。飲。不。禁。元。亮。古。人。自。復。各。半。已。意。何。間。也。好。今。如。見。遣。便。足。能。以。劉。陶。相。目。於。侯。益。乎。願。足。下。持。僕。鄙。意。與。冰。修。寅。工。道。之。吐。市。誠。信。本。無。所。敢。先。寄。頓。首。

與。張。祖。聖。書

與。足。下。別。財。兩。月。耳。蕭。焉。非。詠。若。踰。年。載。念。採。蓬。之。候。足。下。過。吾。極。論。文。輒。不。合。者。久。之。已。退。又。出。足。下。所。著。反。覆。徵。有。銜。按。故。不。能。默。然。足。下。詩。其。推。齊。軌。少。陵。今。文。又。蹶。蹶。昌。黎。李。唐。二。大。足。下。之。所。襲。括。可。謂。封。鄭。開。秦。下。隴。并。蜀。如。此。甚。盛。景。與。足。下。有。云。非。謂。欲。苦。加。銜。事。束。紲。驥。足。也。乃。足。下。都。不。然。之。霍。驥。謂。論。兵。法。何。渠。師。古。此。自。足。下。所。見。至。云。文。無。事。經。訓。取。快。意。洞。貫。譬。如。銜。山。川。者。任。步。測。垂。象。者。任。目。胸。馳。意。扶。無。可。不。可。即。辨。境。所。察。禹。貢。所。敷。古。今。不。同。制。可。悉。屏。置。矣。然。而。今。詩。有。選。律。政。殊。雅。頌。則。三。百。篇。為。可。廢。也。今。世。占。卜。不。準。古。卜。翼。義。類。是。易。可。廢。也。今。為。政。者。不。稽。古。建。官。三。百。有。六。廿。為。禮。儀。者。未。嘗。純。用。古。冠。婚。執。奠。抽。韉。投。巾。說。纓。之。繁。委。是。禮。可。廢。也。故。果。如。足。下。談。典。籍。之。收。絕。久。矣。豈。其。然。邪。假。令。未。學。摘。辭。賦。鼓。浮。外。果。欲。荒。墜。厥。緒。必。也。足。下。望。如。劉。歆。之。於。左。氏。相。圖。興。建。恢。張。絕。系。况。歷。觀。作。者。建。辭。樹。理。靡。弗。折。衷。審。足。下。欲。信。之。與。且。夫。諸。子。

矧六經耶此自僕就支字矣。於此其益。不遠遺。意典百王。稟酌莫之能。又。說大酒。味非林麴。而醞釀必藉於林麴。今文章非六經。而腴。鮮必藉於六經。雖是以求。是猶酌清泉於厄。而欲。持以醞酢享獻也。且卽論足下向所宗退之。亦苦儀。禮難讀。盤詰。牙此復何哉。足下受氣故奇。高莽莽。直達。僕觀古人文氣。酌遺往者。每不令直達。必以節。制之。河出崑崙。勢走萬里。當千里一曲。激爲湍瀾。文。

解頤。願首夏夜雨。燒燭就草。百爾哉。叔不如相見。勞。

復毛驥黃。

前接手諭。述僕與足下論文訓詞。良厚。然。有言。文無事經訓。取快意。洞貫經史典籍。一切廢去。此。述。言者之過也。僕雖好忘。猶記於心。冀謂今人學古。才。不逮作者。粗習章句。勦其浮說。號曰史漢。沾沾自喜。遂謂與子長班氏同風。譬譏六朝。詆訶韓柳。是猶齊。

人吹竽。趙女鼓瑟。而口此雲門之奏。銷部之響。欲自。雪下而鳳鳥儀也。夫駿馬千里。不在其良。美人嬌好。不在其泰。珠文章妙義。不在其因。葉古人天資。茂其世風。淳湧而又研精覃思。博文強記。登涉山川。游察草木。敬新發。美煥乎有文。然後自成一家。言當斯之時。山。龍粉米。以爲色。蘭酒和漿。以爲味。蔽月流風。以爲態。細瑟號鐘。以爲調。玄綺朱組。以爲理。湘娥山鬼。以爲思。冰蠶火鼠。以爲奇。洞庭雲夢。以爲源。高者出崑崙。深者入虞谷。大者背青天。小者處蚊睫。變化無端。豈。

非文章之妙道哉。若風骨未加。徒事雕績。去古遠遼。強與之合。不以氣行。不以神會。而摘其言字。侈爲名家。是有劍皆干將。而有玉皆碧虛也。世有歐冶。梅。必識之矣。夫聖人作文。始於盡象。文莫大乎天地。天。變以時。而日新地變以氣。而質異。若脩文之士。專守。舊章義。無錯綜。是秋雉入水。不化蛤蜊。相踰。誰不化。枳矣。所以身處未流。思返皇古。必問淑性情。止乎禮。義。承其名山之業。清漸風雅之林。而後思慮有其神。變化有其氣。陸機云。西辭連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下○文○之○出○自○機○杼○空○變○備○美○也○是○故○刻○削○不○似○
噴○彼○獨○不○似○駢○足○芝○荷○不○似○他○桃○華○芥○苒○不○似○
相○秀○物○不○相○似○也○胡○獨○文○章○乃○假○於○人○哉○足○下○聰○明○
特○造○無○厭○含○毫○傾○言○漱○六○藝○鳳○觀○虎○視○溢○氣○雲○滿○
此○壯○志○也○然○溺○於○時○習○每○恐○後○人○讀○足○下○文○謂○猶○勝○
形○器○耳○夫○文○亦○為○梁○必○加○斷○新○倚○制○為○琴○必○待○雕○漆○
何○則○貴○有○以○變○化○也○詎○講○炎○雲○之○室○者○必○執○公○輸○之○
斧○操○雍○門○之○訓○者○必○撫○伯○牙○之○鼓○哉○予○言○雖○淺○切○中○
今○時○利○病○士○人○有○言○美○疾○不○如○惡○石○願○足○下○毋○廢○予○

幸其
卷三
廿一

與沈去矜
再見
毛先舒
隔○湖○日○遙○比○當○復○何○如○來○札○說○東○湖○事○頗○奇○怪○近○會○
城○五○之○日○忽○爾○盡○晦○風○吹○沙○漸○漲○余○隔○湖○面○目○
摧○髮○撲○顛○此○風○似○不○從○人○間○來○驚○定○徐○視○百○物○俱○倒○
塌○扶○不○得○起○鳥○雀○僵○踣○如○更○甦○狀○此○何○祥○也○僕○不○解○
占○驗○書○此○以○備○近○聞○足○下○聽○之○當○復○為○憂○虞○耶○
與諸君簡
毛先舒
日○欲○相○借○過○南○屏○乃○徑○獨○出○出○詩○波○半○里○許○湖○水○沒○

所○解○得○淺○銀○鐔○牌○說○了○不○良○人○解○手○覆○之○帳○滑○下○
得○留○偶○得○一○枚○私○自○矜○奇○器○師○他○他○藉○藉○滿○貯○
中○弗○之○顧○也○故○知○事○以○暫○習○為○欣○物○以○聚○得○為○貴○解○
載○茲○或○悟○非○在○遙○想○暢○此○音○如○已○見○和○尚○不○得○中○路○
自○輟○止○耳○望○兄○疾○來○

奇毛馳黃書
吳 閔子虎
日○以○罷○極○奉○挹○高○饒○口○不○能○言○但○有○依○鬱○以○為○足○下○
且○見○吐○棄○而○顧○動○動○相○恤○重○以○詩○篇○既○感○獎○予○之○意○
又○獲○奉○為○典○型○取○以○自○律○何○其○幸○歟○足○下○詩○誠○為○近○

力既淺短思亦疎蕪所謂效耶耶之步有補伏而歸耳
與友人論畫
李式玉
歸○宗○法○而○七○言○絕○句○猶○僕○所○能○好○時○亦○有○意○擬○之○然○
力○既○淺○短○思○亦○疎○蕪○所○謂○效○耶○耶○之○步○有○補○伏○而○歸○
耳○

僕嘗執筆學作畫苦不成家今復開筆十年矣安敢
論此中曲折哉願今世不乏名手而可傳者少便面
尺幅無間疎密尋丈相素實見短長乃今之畫者觀
其初作數樹焉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
綴之以樹綴作數峯焉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

修之復綴之以峰。再作亭榭橋道諸物。意亦止矣。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雜之以他物。如是。則安得佳。即佳。又安得傳乎。謂有一二能手。形摹上道。並倪諸家。時亦工。似然多雷同而少變化。其止於布置千幅若一。此游涉未遠。是不登奇山水。臨草又少目。不見舊稿本。故如此耳。僕家藏名蹟。雖不廣。每見前賢多有不同。故以爲當今實鮮佳手。縱佳亦不傳世。有知者。即不以此言爲画苑評章。知亦不以爲非。丹青藥石也。

與友論曲

聲音之道。與人心通。故終日正襟危坐。莊論以所不逮。不爲動也。及宛轉瓊瑜之上。其泣也。真足以雪人之涕。其笑也。真足以解人之顏。其囁囁絮絮也。真足以感人兒女之態。顧學士大夫能知其義。而不工於歌。歌工能按節。而又不解其旨。兩者相鑿。遂令佳者未必登歌。歌者或未盡佳也。近代作者。姑無具論。即先世傳本。頗多可議。下里賤工。無俟苛求。即三吳少年。尚有微瑕。勢不能盡取。諸本芟刈之。又不能盡列。

僕於堂下句櫛而字比之。後之流弊。長此安窮。長僕欲後有作者。惡虛則毋取濫假之事。按實則勿傷文獻之舊。蓋勸百諷一。非所以訓。若事有悠謬。使世信琵琶爲伯喈本傳。白兔爲智遠寶錄。豈不貽懸方來哉。至于伶人入噪。不宜過巧。登場介頭。無許太狎。數者亦今時之一技也。感心動魄。莫此爲甚。故願天下之慎言之耳。若猗宮徵甯聲韻。僕于諸敘論中詳之矣。不贅。

東王振獄

諸長祚

穩卧空山。不聞剥啄。忽傳華社新篇。自天際飛來。嗽齒一讀。不覺神飛竹葉矣。急呼大白痛澆。千秋之樂。方爲獨得。

招陳章侯乞巧

齊西芙蓉樹下。笠弗作樓。涼風颯颯。洞穿八牖。况巧雲如蓋。正掛簷頭。已命長鬚。刷瓜作供。兄幸。急來當以陽橋相渡。

東吳次尾

紫騮青雀。群聚招提。知有德星。懸我湖曲矣。若山可。

字盈車即移白字之歌共磨于夜半

東箭菴僧

南潤林香新被巖谷正欲來參玉版禪倘能聚黃栗於石壺明月在山即萊欸段自西風而下矣

候潘二岳先生

陸敬甫

西春一別滄海橫流浙西東粵魚雁復通地北天南馬牛風逸屈指於今周紀矣已夏偶經書肆知辱垂訪謂數年洋闊有慰調餽座趨尊耶又值解維何

綠之不偶也

其

綠之不偶也每念白門立雪華館坐風此道此情真如昨日乃陸陸無能仍嗟沉頓才愧相如徒分四壁詩非杜甫貧其一錢雖帶水盈盈而泛剡之舟無由逕渡得不嘆其疎節耶中秋後晤鄭夢老始悉與居掃淵明之三徑顧荀氏之人龍途次偶談手足狂舞繼得南錄更聞世兄秋捷桂枝杏蕊此是師家故物且以吾師義訓啓端明之蓮炬基文正之槐堂一龍先輩岸看聯舉矣亟擬趨賀見廷之蛾眉羞看屏雀含慙之明足未遑趨引領遙瞻何如翹企

與開分月乞婢

長鯨四年綠鬢朱唇祇有夢中親近耳故是老嫗堪常餒矧入佳麗之地益動獵心若處仲能念士言望分折一枝廣陵花作西泠桃葉卽惜杏不懶收日宛轉能歌乞心醉也一笑

與李平子

別經六月積思爲勞書問簡疎未審行止自旋里門經營趨逐面目塵鄙嘲崇巖濁無一堪爲知己道每念故人登高遠勝涉吳山之巔大江遙遙潮抱白練

西湖如鏡

卷三

上

西湖如鏡峰塔參差簫管之音微微隱隱及過處登鷺嶺坐冷泉之亭齒松隱天綠竹交蔭山泉迸裂奔注迴溪鳴爭飛素而輕烟去來纓帶山阜日不給心微神怡斯時也使得與平庵兩山携樽酒席新燕烹清泉枕奇石鶯啼谷嘯鼓吹詩腸吟眺永日亦天地之至樂杳何可得用是益增悽惋歸來景界較滄浪杯水自謂可人第眇良朋每傷索莫想卿益分韻之時謂陸生此行樂乎否烏知其中之戚戚也江上多思想不撰詩懷老鯨寒寂得多覓酒資供君

詩集

答李艾山

辱惠平庵詩令原之誼。謂陽之情與風雅正宗。並其
不朽。諦觀是集。大約存者什之三四。頗覺未盡所長。
非平不純。純處不可無氣。非純不正。正處不可無鋒。
非正不老。老處不可無色。高舉雄健。古人所以鋒鋒
平。應生乎最長。千律所刻。諸篇純正。與老都不易及。
獨是色澤少枯。鋒芒太歛。運氣不健。時有率筆便覺
頹唐。全首雖多。第意當不止此。然已足雄視中原矣。

正念舟山繼述無可與談。得宗陸二子甚善。近日談

詩者多廣頁長編。剗不少。龜聲紫色。辨之者誰果
有能者。當亟焚掖之。爭須放清眼孔。嚴別瀉酒。使
野狐禪張牙露爪。便謂已登堂與也。

與吳次尾

周立勳

名者無翼。無翼不測。去來不可見。聞之物也。豈兒童
餅餌可以泣而爭。爭而得者耶。邀成當另有題詞。冠
其首。前序為諸子強作。非不肖自命於天下者也。然
此意亦置無道。我輩可與人同淺乎。

答友人湖舫之約

范 曉 文

爽氣朝看月。明夜泛自是雅人深致。此間湖舫。邀賓
不日午不放舟。未薄暮促歸棹。山色政青。能錄事又
喧闐。詩酒昨談。拈云坐。上山寺。客正宣。船頭月出人
剛去。盡實錄也。願與雅人一雪斯語。

與祝進士南華

費尚伊

接齒牙冷然。剽然若條風。霽日之煦我也。吉祥精舍
異日當訂兄翁坐。旃檀林下。香染衣。碧耳承索。欣異
十首。飯呈覽。飯時且勿遠。讀恐不免噴案。

與李景曾給諫

元

舸載美人。將着履。衡霍理。楫沅湘。范蠡五湖。何足多
讓。恨其落落。絕繫不能。一陪杖履。得無僉父乎。偶歌
者。綠如之便。附此為候。其人中州人也。挾長袖而入。
楚將無與鼓。齊門者類邪。然落落穆穆。固自可見。幸
稍憐之。不既。

東李箋翁

李一貞 木仙

焚香啜茗。拂几靜閱。無聲戲大。則驚雷走電。細亦繪
月描風。總人間世。未拍之秘。不啻駭目。為心已也。昔

人云施耐庵水滸成子。三。世皆嗜僕甚。爲足下。危
之。雖然。旁引曲喻。提。醒。癡。頑。有。裨。風。教。不。淺。豈。破。空
揭。虛。華。可。同。日。語。也。國。門。紙。貴。信。然。信。然。

東高芝候

詩仙多難。篋傾壁立。仰面則鄙夷交至。糊口殆踴躍
難支。歸然七尺。鬱爾一腔。何堪爲知己。道耶。偶拈一
律。用寄扇頭。倘憐其聲情。楚激。試讀一過。以當秋蛩
之振羽如何。

尺牘

卷三

三

與陳伯符	馮夢龍
與師惟審	馮夢龍
報慈周	薛岡
與聞隱麟	薛岡
奉六叔父	薛岡
奉七叔父	薛岡
與陳飛卿	薛岡
報仲詔	薛岡
與包嚴叟	薛岡
與文太清	薛岡
與吳國華	薛岡
與徐翁	譚元春
與徐惟得	鍾惺
與譚友夏二首	鍾惺
與郭篤卿	鍾惺
寄馬仲良	鍾惺
與徐乾之	鍾惺
與陳眉公	鍾惺

尺牘初徵卷之四

寄郭連山書

胡上笠翁李

漁苑軒

足下。願記憶少時。否。足下少時。時時過僕。僕方宿。而先。耳。每。遊。足下。共。吹。簫。笙。竹。笛。為。嬉。戲。足下。以。年。稍。長。不。為。也。而。勸。僕。以。讀。書。中。表。之。情。何。云。二。姓。是。聯。姻。上。宅。足下。又。與。大。人。並。登。賢。書。遂。不。敢。以。鴈。行。齒。然。足下。視。僕。則。固。曩。時。昆。弟。也。筠。盟。一。訂。半。皆。父。執。重。荷。獎。掖。登。之。末。座。於。時。大。江。南。北。彙。刻。新。篇。僕。十。年。丹。雉。之。壇。寔。由。茲。始。至。於。今。諸。君。子。多。擢。上。第。生。花。墩。之。座。讀。中。秘。書。次。亦。起。家。為。郎。官。籍。印。綬。居。民。上。即。不。然。亦。舉。孝。廉。入。長。安。之。門。為。向。日。知。交。游。譽。甚。豪。舉。也。屈。指。為。盟。舊。人。惟。好。士。申。人。與。僕。猶。然。數。卷。蕭。條。悲。歌。相。對。耳。無。所。短。長。之。效。已。見。於。茲。僕。亦。向。何。言。哉。且。連。年。客。游。又。不。幸。有。犬。馬。疾。日。念。良。切。冀。車。騎。過。里。鷄。黍。言。歡。足下。獨。不。念。二。三。兄。弟。乎。何。為。至。今。不。歸。也。近。來。書。從。山。右。來。始。知。足下。頗。念。僕。遠。寄。皂。帽。戴。德。殊。重。又。得。高。孝。廉。選。闕。孝。廉。鼎

粉珠明經枝麗。陶茂才玄端。懷我國儀諸子。遂許
詩不意文舉。乃復知有劉備。拙韻洲寄。幸爲僕各致
之方。今海內晏安。天子重文學。非復昔臣進頌之年。
李膺黨錮之日矣。吾盟夙望。類多以高文典册。粉藻
太平。一時吳越之彦。皆得以文章著名。聲氣相應。顧
厨俊及斌斌。皆禮樂之士。爲我語諸君子。真無墮雨
公先生風緒爲至。足下授書絳縣。交山石豪傑之士。
一時門下多英妙。差足快意。况乃者南宮之期。又近
矣。上郭隗之臺。題名千佛。經上歸來。擁節爲二三兄
弟。允寵適然。意得行念。少游指點昔年。飲酒賦詩。處
復相與唱和。往還其快意。當不止是也。僕蓋特持望
之五詩。將意不盡所云。

答顧修遠書 景祺壬午作

董以寧

盟太以寧頓首。邇者驛壘多壘。不玉帛而兵戎下。臣
靡所適從。敢不惟命是聽。先生披榛采蘭。兼收蒺藜。
不以予小子不佞齒牙及之。則先生之惠也。自盟於
姑蘇。以歸。造先生之廬。約於三月望日。待先生於萬
潮。及抵敝邑。不幸而有姊之喪。不獲親執紼。從吳

退諸君子賦詩高會。此非鄙人之意也。夫敝邑十年
之前。無老成典型如先生者。足以羽儀四國。間有鶴
人身將隱矣。披荆棘。闢草萊。得與四國左右周旋。是
惟是毛子黃子鄒子龔子及鄙人爲政。二三兄弟申
之以盟誓。質之以神明。罔不精白一心。焚香告祖。以
相要結也。豈惟文章是賴。寔欲如來教繼玄臺諸先
生之後。振起理學。丹鷄白犬。尚猶夢之。繼是以有梁
溪之會。繼是以有陽羨之會。澄江之會。蓋歷年於茲
矣。承中之盟。黃子鄒子龔子與焉。不虞四國首尾。置

神。禮以贈此。盟遂嫁禍於敝邑。敝邑何罪之有。其
或以四國之故。不敢召。舉以開敵。敝邑亦既聞之矣。
息壤自在。二三兄弟已告之神。而戚歸於好日。願如
初約。則神之靈。敝邑之幸也。乃者先生事賜書詞。以
醇發詔及敝邑。敝邑二三兄弟。無不願奉鞭弭。以從
先生提命。因敝邑有細人流言于我。曰欲從先生游
者。必謝爾。二三兄弟因是痛心疾首。寔應且憎。故盛
意久不報知。先生固吳越之宗盟。而天下之望也。豈
其示人不廣。必不其然矣。况惟我二三兄弟不能協

和而有成心其又敢邀惠於先生以視其言也
著猶是同氣也則敢邑新舊少長咸在先生慈面而
賜之盟則教邑幸甚

答友

兄之賞弟也非弟之真也取其似也然弟正願兄
舉似而已若求吾真則瑕垢百出矣如貌山水正在
彷彿不然川巖豈免頑石汚瀦之病哉少君之攝李
夫人也領其似也延壽之畫毛嬙也貢其真也使當
時有善婦者聞其貌而隱其疵豈非昭陽殿第一人
哉故真則傾國難造禁庭之一顧舉似則題題步
足動天子之威思真之不勝似也審矣何也似我者
容我也弟之願兄者此也

答友

秀才如積薪弟依庠為篇作老蠹十七年後來髦士
居我上者何可指數鮮能燦發日異月新後生不棄
便舉我為松栢不過謂能然化風霜經歲成月一變
頭皮之別號耳若以此為廟廊法物未必然也存桃
秋菊時至鏡賞豈在年德哉足下英年早第驚相畏

乃得推獎過當將無唐高欺李魏公耶主臣主臣
損惠同門稿併謝

謝洪明允

何偉然

酒資捐貽且佐之籌直侯我於醉鄉德何醇也歸時
買中冷一甕相報滿公曰是何取償之薄仙履云一
以醇一以澹適相當也

復吳刑部球峯

所委構思勞頓之後自不能佳苟易食飯而知炊出
勞薪將期食難而知柄常半露使非投之知味當不

見厚矣紅葉滿路山行可期候公之餘暇齒先躍

與盧元則

所論陳家園昔周雕欄畫棟自是醜國華林以之寵
花雙柳十倍金屋然已宅鬼久矣命之者再連夜造
門視之惟見歌石隱雲病蛙哭月跨樹四顧悽涕欲
飛倘斯人其中必致山妖贈芍藥之章憐火照芙蓉
之席何警於陳郎乃敢以此居為卜覆舟之能有茅
蓋數椽廣雖不盈丈而荔牆羅幃自成庭宇窗門如
練砌設如芸插地彌天青碧萬狀臨溪延佇宛有人

沈紗此間匪此不可駐飲嵐臥石之仙姬也如慙見
念且不必輸稅但欲書剡溪藤數尺爲報耳幸卽允
第願爲擁鐙

與秦如如女史

俠者姿於謔直似酒池肉林但今日屬屨以往如如
必謂仙郎肉食人矣清虛月府何處能容則今之低
我固墮落我也若如如明月印之澄波投之濁水不
損清虛何不可往

寄施得全

兄行時意月宮人臥轍因留未竟歡遲後舉乃落第
二榜天意人緣抑何左乎然錦袍終爲宋五所奪不
必明河篇見志也交籍中得雋者十餘人一寒如秋
江不能曳練光併客第因冷如故所幸靈齒未盡有
字餘饑懷差不惡兄近况何似長憶白燕否比有裝
金屋待之者恐兄來時燕子樓空矣第日來無可破
寥寂同肩吾有臺閣之選梓未請而市門如沸後之
盡走可卜但綿力不任又不欲黃帽郎插入故決策
於是下倘足下念海內之待哺而先之德則凡有口

眼者皆知感也燁燁文星寧不效靈

與陸叔度

前詩呈教兒女情多風雲致少未可令疏亮士見也
紅葉十首既無刻玉之巧徒有題紅之怨何不抹燕
第以霜楓作此艷觀絕似弟輩冷落人做豪華事或
以自託卽命意已可笑無論詩矣歸楮酒興如生龍
何絲與兄痛飲

荅楊文若

米顛之石妙在楊次公攫取倘次公以金償而顛以
金售則石辱矣若云羣丘壑於几上清泉白石卑獨
私一楊生

與張寬夫

章家二珠出自老蚌先生垂老轉奪其一生人之痛
此爲最矣早知多才者爲白玉樓所美鮑何如化一
雅男子悠然臙腫之爲得乎二詩相唱獨夫關情不
特吊張公也

與程公車

芳言既爭奇於華林。澁舌復通巧於鸞鵲。何能代爲

乞。璧。辱。命。多。矣。昨。聞。好。事。家。延。阿。蘇。以。舌。開。敘。大。足。
鼓。掌。丈。夫。掉。三。寸。舌。不。能。為。帝。王。師。以。一。羽。倫。而。以。
舌。相。推。重。置。之。翠。樓。之。間。加。之。綠。衣。之。上。而。贈。以。師。
保。之。美。名。不。共。令。絳。帳。先。生。如。死。耶。

與駁元復

昨。為。歸。客。索。文。通。毒。於。催。租。之。吏。甫。閱。華。而。殘。照。流。
樹。底。矣。思。押。雅。座。便。隔。蓬。壺。稅。田。之。婦。何。當。耕。奴。耶。
恨。絕。恨。絕。明。日。更。為。長。夜。之。娛。火。芋。芥。羹。自。足。我。輩。
離。補。風。炙。牀。頭。一。石。汨。汨。作。聲。足。下。聞。之。能。不。涎。流。

至地耶

與彥達

紀映鍾

大。作。突。然。而。來。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洋。洋。灝。灝。莫。
辨。涯。岸。倘。恍。久。之。林。陵。王。氣。諸。句。是。詩。中。眼。目。而。我。
兩。人。心。事。地。步。也。一。言。九。鼎。真。有。馬。當。龍。頭。之。力。拜。
服。拜。服。弟。意。欲。囑。采。芝。固。巷。同。和。贈。送。河。渚。夾。帶。鍾。
山。如。史。遷。作。列。傳。法。亦。一。快。事。也。卽。此。五。詩。各。裝。一。
冊。為。五。岳。肘。後。之。佩。頂。摩。尊。蒼。手。弄。白。日。時。一。讀。之。
不。數。謝。眺。驚。人。句。耳。

報卓辛美

駱弘珪

大。之。相。與。有。遠。而。親。近。而。疎。日。狎。處。而。見。鄙。遙。聞。聲。
而。想。慕。何。則。跡。昵。者。味。短。而。趣。合。者。情。深。也。僕。雖。與。
門。下。同。里。乎。每。一。向。往。輒。復。神。飛。甫。擬。出。門。便。爾。興。
盡。千。里。命。駕。殊。愧。古。人。勇。決。矣。意。落。落。穆。穆。世。人。之。
所。棄。政。門。下。之。所。收。乎。客。冬。從。武。林。歸。遙。望。斗。室。中。
有。寶。光。燭。天。私。謂。貧。家。安。有。是。急。物。色。之。得。一。帙。乃。
辛。彝。近。義。也。伏。而。讀。之。固。已。矯。矯。作。拳。霞。之。鳳。搏。秋。
之。隼。矣。傾。心。向。注。怒。如。調。餞。而。冗。嫺。相。循。潤。疎。猶。故。
要。以。丈。夫。大。臭。味。何。必。引。青。松。指。白。日。載。書。刑。馬。而。後。
稱。相。知。也。哉。茲。復。不。遺。尺。書。見。及。披。肝。瀝。膽。同。氣。有。
加。至。欲。進。不。佞。而。商。千。秋。之。業。縱。譚。當。世。得。失。之。林。
噫。門。下。為。失。言。矣。夫。僕。於。此。道。猶。矮。人。觀。場。耳。安。能。
以。堂。下。之。身。而。平。盈。廷。之。訟。哉。然。竊。謂。甲。子。以。來。樹。
管。之。士。日。竭。干。戈。分。曹。對。壘。彼。其。人。材。力。所。至。皆。足。
建。旗。鼓。霸。一。方。然。其。間。敗。世。盜。名。亦。復。不。少。矣。此。不。
過。虬。指。一。隅。之。雄。非。中。原。爭。鼎。之。技。也。一。旦。大。命。有。
歸。真。人。間。出。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門。下。勉。之。

長門下。珂月弟也。珂月方南面坐。盟外走海內豪。門下與爲雁行。而材亦相伯仲。一棲兩雄。自足千古。足下一入吳門。而傾其都人。何足怪。乃都人士。復輕信足下之言。而謬及于僕。僕何人哉。悉索敝賦。不足以當大國之萬一。其易收與黃池之盟。雖然。僕願窮有請也。昔遠公邀淵明入社。淵明日。吾平生喜飲酒。不禁則入矣。遠公許之。遂造焉。後勉令就舍。竟撥眉而去。今僕平生絕喜不作文字。諸公許之乎。母令僕撥眉也。一笑。修報後時。幸垂鑒。營。

其二

拜手教之辱。未嘗不相許。以臭味之同。相易以文章之事。足下於我。意良厚矣。雖然。僕所謂五石之瓿也。蓬蒿無用。虛度歲年。通更事。奪其志。荒廢筆墨。即而故步亦已。難失矣。足下豈猶以往日江郎也者。而倦倦口之不置耶。茲賀父母以宰相器。小試百里。足下亦以天下材。自見一方。使山城無不起之瘡痍。無不舉之頽廢。吾邑賢士大夫。實嘉賴之。如僕者。邀賢候之。藉先人之蔭。粗給衣食。日手一編。優游化日。爲

世。人吾以藏吾拙也。足下母曰。此自子漢不足與。韻亦幸弗曰。此無用之用。有添於川者也。

其三

殘臘蕭條。忽一夕而獲徑寸之珠者四。紙窗竹屋之下。特一展玩。夜光燭天。以此做里中富兒。拜賜。後矣。

其四

長日掩關。高臥北窗。見新荷布綠。亭亭水際。而尊翰冉冉從雲中下也。捧讀數過。宛如面談。清沁心。又不數池中菡萏矣。蒙示尊翰。極荷不遺。似尚以分爲

長日掩關

止

臭味也者。乃弟自去春焚置筆硯。即甲戌房鵲閉目不窺。丙丁之役。此復何與。吾事乎。殆無異向。既避秦人。問漢魏間事。有睚目直視而已。雖然。太原王氣業有定屬。拔幟立幟。非異人任。弟且拭目俟之。

其五

憶秋仲上短絨。茲復太史書雲之日矣。融風布澤。亞歲迎祥。玉堂之上。際良辰而綏景福。吾可知也。弟南歸以來。苦爲小女營嫁。雖拮据數月。而蕭然無然。然屋室之室。緣此益復罄如。自笑五嶽雲裝。爲期尚杳。

乃盜不遇門。武庶幾可高枕而効少文之跡。乎。第。拘。拘。馴。雅。不。類。七。功。博。氣。習。伏。謁。幕。下。或。當。自。微。阮。盼。矧。其。為。駱。生。屋。上。畢。通。也。北。地。凝。寒。加。絮。自。玉。

辭友稱山人

薛 剛 十 切

山人之號不著于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採薇夷齊。身至老死。曷嘗一日離其顙首。陽哉。唯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蓧

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其顙首。非其倫矣。況今人哉。不佞少而孤。垂髫涉世。上承簪組之緒。長行康濟之心。知已不遭青襟。祇薄光陰。虛邁年齒。蹉跎難為堯舜之民。已食周家之粟。四海馬蹄兩都車轍。風塵有債。丘壑無期。何意君侯。輒施珠惠。授以佳什。噴作山人。思惟慙愧。安敢仰承。若君侯視今日遊。各動號山人。以為無位者之通稱。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無其位。實有其文。遊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曰布衣。名副厥實。誰

日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為重。有志之士。咸耻斯名。若侯獨不聞今之為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章縫。家起卑陋。雖親顯貴。故盜美名。思淵衣冠。以微盼昧。一也。既盜美名。頓忘本。固未通章句。亦讓風騷。詰其所學。悉無應聲。二也。薄操一藝。裸處嘉賓。月席花筵。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聞好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為奇貨。甫經交歡。反誘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音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譽言。五也。偶然邂逅。退即造門。懷刺遺投。六也。日不足執禮足恭。從人始六也。年無老幼。稱總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已。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也。既稱山人。略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夏修庖。馳騁國門。以明得意。八也。貪借厥寵。舌可砥礪。稍拂我情。口常罵座。自取貴人。皆門免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密。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畧。人有此類。殃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平而已死。玉石俱呈。伯樂不與牛驥並走。縉紳先生。漫不加察。以我平等之。以售

彼○人○之○術○遂○使○衆○人○國○士○左○席○五○居○老○霍○山○莊○所○共○宜○乎○君○侯○稱○我○如○是○士○固○有○志○稱○非○其○志○豈○所○其○心○君○侯○一○代○偉○人○人○倫○之○鑒○品○之○不○同○有○如○其○面○色○莊○君○子○區○別○宜○精○就○踞○號○夷○弗○爲○所○眩○山○人○之○名○道○是○美○稱○實○成○醜○號○自○有○好○者○請○贈○其○人○勿○施○我○輩○若○君○侯○不○諒○必○欲○概○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于○稽○生○之○不○堪○書○以○絕○交○請○從○此○別○不○依○栖○遞○情○濃○遊○遊○興○淡○他○日○能○拂○衣○紅○塵○濯○纓○碧○沚○君○侯○貽○書○存○問○如○是○我○稱○不○佞○雲○广○烟○扉○中○不○敢○不○欣○然○拜○受○

真山陰王靜觀

沈承

沈○郎○家○住○婁○水○涓○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實○紙○上○交○而○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于○世○間○絕○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絕○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過○索○沈○郎○於○破○郎○中○爾○時○草○牀○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見○神○憐○但○願○對○僞○男○子○大○

吐○肝○腸○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莫○見○沈○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爭○藉○童○子○皆○私○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營○人○情○如○此○赤○手○無○長○物○近○裁○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嚇○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個○人○適○因○徙○居○未○暇○作○序○無○已○請○即○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評○焉○人○笑○罵○而○實○笑○罵○人○皆○恐○大○尊○道○使○兄○割○去○

與馬慎卿門生

馮夢禎

足○下○名○借○薦○書○者○屢○矣○頃○行○取○之○還○何○爲○在○諸○君○後○登○爾○時○尚○未○及○格○耶○僕○生○平○拓○落○無○他○腸○信○心○而○行○不○復○知○有○丘○陵○坑○坎○一○旦○遭○蹶○亦○非○無○因○五○湖○三○畝○足○供○歲○寒○目○下○年○荒○粟○貴○未○免○暫○憂○饑○然○視○古○人○之○三○旬○九○食○釜○中○生○蛙○者○不○啻○陶○朱○荷○頓○豈○敢○復○求○多○乎○得○罪○之○故○同○門○弟○兄○之○在○華○下○者○略○能○言○之○足○下○他○日○入○長○安○當○滿○耳○矣○僕○生○平○學○道○其○規○無○力○至○當○此○等○事○自○覺○伎○倆○無○窮○胸○懷○坦○然○不○待○排○遣○萬○卷○可○盡○五○岳○可○期○足○下○當○我○賀○無○煩○見○憐○也○會○晤○不○知○

何時冀足下持節作使君于此。或能以江干車馬。見
羅寒廬耳。

答李旌德

昨歲姚生宗宸索書。舍卒附候。親見省存。推郵姚生
及其諸子老驥與三汗血俱。舉伯樂之馭。他日同致
千里。詎惟桃李之光。生亦借以生色矣。丘孝廉來辱
惠手報。兼以多儀。謬見推獎。情隆語謙。感愧何已。丘
君佳士。亦厚姚生言。其勿子更奇。受知門下。希特為
拂拭。一青其稔。想憐才熱。腸注存久矣。

補遺實甫

九月佳節。不能從諸君洗菊。乃杜門了館課。此千古
悶人事。祖筵辱珍翰。即紙敝墨渝。永不敢歌秋風矣。

答馬廓菴

貓一頭奉寄。此貓純黑。光可鑒。目炬炯炯。羣中最雄
者。家細君甚惜之。弟重嫂孀。人命不敢恣也。約鼠畫
日。或奉使而南。幸以見。返如何如何。

與沈茂仁

背符篋胸。二事出家。細君手製。今遺令郎君。所郎君

服之與福并爾。不佞病寒不解。且欲成瘧。不佞
善病。今爾爾豈衣冠祟我邪。

與徐伯魯

頃客問疾。不佞好見之一坐。移日。體中幾不支。可謂
惡客矣。已戒童子勿再入。惡客足下。吾所願見不在
此。列即來當為強起也。

復沈茂仁

昨足下過不佞。聞有偕來者。時不佞與管使君敘別。
童子謝偕來者。誤謝足下。足下亮之。玄珠印完。謹上

上冊

上張鈞老

不佞遲南發。當不下旬。日朝夕幸足。舉火不敢數煩。
憂。重累清德。謹辭諸庖廩。

與何鳳亭

徐生奄忽。念之酸心。不佞此日挂紙。矣。遲旬日。門下
亦作南行客。送魂旅視。何時返故鄉也。仰累一為之
處。不欲門下。獨為君子。謹助二金。

與林生

弄儀何辱推却如不獲命卽十往返不惜也夕明窗
書附上乞械封致之冀于負恩不佞每見賢父子如
負芒刺反辱引謝愧如之何

與鄧將軍

家畜此酒得飲壯士主人卽不能飲不辱此酒矣六
橋烟月且與將軍共之幸毋以書生棄我

復周行之

七言寡和不減白雪容勉和之何日戒行李不腆之
儀引意幸存之細君亦有所修于嫂氏匪報也永以

尺牘有食 卷四

九

爲好也兩日遂闕追隨如何如何

與周行之

送足下詩不難爲故人倚馬顧不能奈何卽今日未
行詰朝當追送江浒或有以報未可知也足下過此
不佞不能館卽它日誅無禮曹其首乎敢蚤自戒惟
足下原之

與金伯韶

向宿際公房蒼顏將贖至何翩翩也次日別二項卽
轉轉約足下相見驚驚湖上迺足下竟以玄都之驥

負我足下其何有於不佞何不念不佞還見
日爲歲乎昨夕月大佳幸二項不似足下負我子夜
路歌興自不淺今遣書讓足下足下有意乎今日之
事足下爲政矣

與賀伯開

吾與足下謔足下遂太怒足下愈大怒吾愈謔足下
果不出吾計中也足下性剛急吾故學圯上老翁小
抑足下孺子乃不可教乎足下試念之焉有馮開之
而海故人且薄賀伯開何以爲馮開之足下卽芥
吾不難引通吾卽引通足下愈不出吾計中愈不
可釋矣足下請深念之不者吾且停棹河上羅足下
一笑爲樂也

與友人

不佞不善臨池家有毛穎先生數十輩老棄篋笥中
奈何敢復觀他家青黛卽且其人索價甚高邇古之
賦不足供也君家桂樹芳叢坐太山之麓而欲以鹿
客附益之過辱齒頰適以增慙

與友人

見其子業不見勇進大者太怪尚須陶化之足下
於舉子業可謂係之尤秋之奕矣更不煩刻意但蕩
散心以待瓜熟蒂落可也

○上陸臺翁

即日翁滿七袞老臣壽國當爲蒼生稱慶非獨申私
祝也賢從乞文遂成臺山頌以獻貧措大無物申意
惟差排毛穎君耳一笑

○報鶴林上人

勝最大衆飽粥無策龍天決大動心若貸金逐什一

恐非終繼達觀師以爲然僕不敢左袒也公當與有
講者燕韓之月內尚不能出門先此

與盧思仁

妾于幹以母喪不舉謀於弟弟邪莠之力不堪佐之
不得已而告急於足下倘無意出師渠且哭秦庭七
日夜不休也足下能無動乎

與陳伯符

馬心易之貧困分極念之恨力薄不能申意聞以形
跡見誅噴有煩言足下相見幸爲一笑解之無令江

壯若自相乖刺也

○與師惟密

足下行矣延津之劍何時復合耶郭中名勝之區得
足下可謂有遭鴻鯉如便佇俟維篇以豁遠眸也小
詩一篇奉送所謂聲布鼓于雷門耳惟足下教之賢
郎具英物來伏見豫章錄當爲足下慶

報憲周

再見薛 同于 九首

昨冬文孝廉經瀟關附致八行慰足下西河之勸書
去而猶恐所聞者誤不意果然世寧有仁人如我憲

尉而難子者乎龍駒鳳雛匪可易得晚至者貴物理
同之願足下待造物也僕于萃嶽三峰興復不淺遠
承見召逸興遙飛與足下把酒吟詩其上春以爲期
致緯真集姑存笥中埃有便使當爲足下乞一言

與周隱麟

邇來意況何若氣體何若弟思人生最難兼事生世
族享清福對好兒孫不涉世路求之今日惟尊兄當
之天于尊兄可謂不薄尊前花下光景足珍願此生
無故之戚弟保馬牛竟忘年歲昨喜兄齡始及已

齒弟市游時曾與婦約當以五十為期刻集製棺門待死即安車不復出今半百荏苒而至不但無可集之文且無買棺之資而猶勞勞奔走足無寧時况世情日薄世路日欹安得吾蒼蠅稚子附賢郎驛驛之足一日千里釋我重負耶

○奉大司馬六叔父

不來顏色歲籥又遷恭喜叔父花甲方週如東海果之日漸中于天大弟走萬里捧觴而姪無能以其積射難易一物奉致竊思大人之壽與恒人不同恒

人之壽齒髮已耳故壽之者得擬麻姑之醴安期之藥東方先生之桃叔父大人之壽與帶領事同長久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足以擬之因欲做詩人天保之義撰長言為壽草屢屬而屢更經數月未就良以久照久成與大人之久道非語言所易存物言且不敢輕致而况物乎此者汗漫之蹤一浮于淮再放于瑯琊所見無非黃河泰山惟取以祝遐算與帶彌事業同其長久耳

奉太史七叔父

得途次見懷詩如見七叔而此其喜比見面里中多佳山水七叔此行可稱勝遊弟念暑酷下便登臨然荔枝非炎月不得食也有遊覽新詠能寄示否奉答四絕呈上乞賜直教

與陳飛卿文學

足下與僕比屋而居遂至數載不相見癸丑夏僕一返里中會宣遠奄忽甚覺痛心聞足下處宣遠宿適大有古道非里中樸滿豪兒可望敬服敬服張太史瑞石先生欲為公子延壁壘師客有以足下姓名聞

者而太史覽之于僕僕因言足下文章行誼是公于所宜至師但恐足下高飛在即不能延致索僕八行托江令公致足下併為勸駕書到正屆公車之期足下為健後願從者早來藉太史三冬燈火以資春閣良是大鵬之息不

○報仲詔

除口書惠與春風並至寒谷為之頓和承命筆劄耗神弟誠以為苦但承食于此若割此若則有更苦于此者為之奈何歲內所為文計不下百數十首衣食

餘資購得一二件玩深足娛弄恨不能縮地出與仁兄評而賞之黃中宜遂作古人此兄平日不讀書耳目心朋似皆未廣弟聞其稍負仁兄高誼然弟深知仁兄非為德不終之人厚其死宜甚于厚其生也包丈名士膽者弟石交小就州倅地得廣川以才士為小吏而得依仁兄車下此千載一時仁兄培植善類如四時之下五穀此兄官聲未起能弗惜齒牙餘論乎

與包巖安

此書不為不快聚而忽散安得不眷眷于懷顧年七十有六喜談內養與兄同調弟與同舍清源者甘晝夜能盡豚肩斗酒而又善飯夕御女子數人思望兄顏色與之見當歡然

與文太清光祿

數月金陵解承推食而又每每先于所往廿年肝膽愈久愈真何敢忘也不佞弟賣文為活是天所命不常逆天浪遊既鮮遊福亦短遊才項奉命走彼地主人誠如梁公有好畫龍之癖而獨不好真龍然不佞

第寧為足下屋上之烏不願為他人軒前之鶴而為此君之畫龍乎兒下第歸弟亦將就北道耳

與吳國華小侯

自聚人味之而今之為詩者無求意高辭新即格端調正門路不至錯走斯已幸矣足下詩如山禮門義路無一苟步而奇俊之辭呈露弗竭真海內難得之才况以少年得之他日升堂入室不知作何等觀也僕老矣深慨詞壇無人新意晚而得足下三復諸作豁目快心連宵以此為下酒物中間偶有率意處披我補稍潤之以石攻玉以鐵點金足下付之一笑不必以為然也

與徐翁巾城

再見譚元春友夏

浮名皆蝸國而名隸貢籍則蠶之宮也尊宿勝流不聞而洗耳乃煩齒頰耶煩齒不已更損金錢耶春平生有耕桑之願而分之以車馬有讀書入索九丘之志而雜之以制科趣早而拔無成以此益念者宿願然卓然真不可及也即入城補謝故舊一册先寄求教

與徐惟得憲長

鍾惟伯

朱翁負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此見其冬月無衣無絮哀之甚。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千百倍無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思多。不忍以饑寒言辭煩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與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

部書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作事作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病。不為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貴之。而厚望之。

又與友夏

軒誠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

詠今人也。思之。

與郭篤卿

擬道荊州則過潯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而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思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

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寄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凡中兄得無驚喜乎。族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奈何忍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為絕筆。不意此段業錄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闕然就枕矣。不能多談。

與徐乾之

昨損惠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覺毫間與腕微相距。續致稍次者。正與步手相宜。尋書一

紙爲報北上無定期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客有未堅處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尺牘初微五卷目次

復俞識軒	陳與郊
復楊洞岳	陳與郊
與王豐興	陳與郊
與李本寧	陳與郊
與李九我	陳與郊
與徐賓陽	陳與郊
與高夢義	陳與郊
與王辰玉	陳與郊
與萬震澤	陳與郊
與周懷魯	陳與郊
與唐庭庵	陳與郊
與張憲周	薛岡
報憲周	薛岡
與李國微	薛岡
報莊仲肩	薛岡
李王郭生	薛岡
報隱麟	薛岡

與李本寧先生	薛岡
與李子敏	薛岡
與隱麟	薛岡
報徐春宇太守	薛岡
與熊子牙	譚元春
復雲松大師	譚元春
與曾堯臣	譚元春
答李漱甫酌甫	譚元春
答陳令威	魏大中
與徐永平	魏大中
與黃石齋	魏大中
答田平卿	魏大中
與張侗初	魏大中
答曹允晦	魏大中
答陳如葵	魏大中
答樂昌王	魏大中
答趙岐陽	魏大中
答李心白	魏大中

與唐雲客	與符曾侄	誠幼子	與同志	再簡王繩	簡周玉繩	簡趙哲臣	上黃老師	簡夏懷碧	答趙吳江	與鄧將軍	報李玄白	與賀知恐	與屠長卿	與如上座	與翁長卿	答潘生
繆沅	繆沅	繆沅	繆沅	王思任	王思任	王思任	王思任	王思任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與倪鴻寶論書法二首	與繆湘芷二首	答潘度臺	與潘度臺	與陳令威兵部	答晏師晉觀察	答洪中丞	策後水師升諸兄弟	與王逸季三首
黃道周	黃道周	艾南英	艾南英	柴紹勳	柴紹勳	柴紹勳	周順昌	馮夢禎

與廣初徵卷之五

湖上笠翁李

復俞謙軒此部

漁菟軒 陳與郊

某不佞弟之至名邦也。得一望見台顏。不勝愉快。乃數日而門下有白岳之遊。恍然如失。其與主。亦夜企之。庶幾旋駕。比踰月而弟方卷。蒙長者亦正解裝。相對。惓然。遂申盟好。高齋譚燕。人世所希。至於今而舉。擇之。峰委蛇之。密室與夫。砌之。幽卉。凡之。溫視。古本之。鐘之。年種。種腹。憶之。如在目前。則念尊文之情。可

某見已。春初踰月。遲若九秋。茲且易年。反如旦暮。川昔干紫氣。而今苦於縹緲。其淹速。自不伴耶。忽承雲翰。儼爾前歡。諗知道履日嘉。名德益懋。盛矣盛矣。來歲吳山花石。得一臨幸焉否也。

復楊洞岳

僕拜違光範。蓋二十年往矣。闕然間候。亦十丘六年。而緬想一堂晨夕。譙笑則未始不如昨日。益信流光迅疾。真類隙駒。就使鄙生得到赤松青草湖。伏謁臺下。或太翁肯過吳峰。浙水細談累月。耿耿若輩時亦

幾歲。潭府左右有無竹樹池亭。我翁收精飲華於商山中。定得一片紫芝地。同日月不老。出其緒論。以教下僚故人。則私竊望之。奈何。言謝公提鼻事乎。僕當年。在長安。尚不愛東方生。陸沉大官。膠肉今蒙天放。正合晚食。以當肉。縱若以當醉。倦行柳陌。醒聽漁歌。以此斷送一生。至足矣。肯以殘年。更投苦海。自令垂朽之骨。為人牙頰間物。邪。僕更二年。即六十止。二子而一子。又無孫。頗以淵明自寬。不至作仰屋歎耳。萬

里。瞻依。願掃。素無一物可展。而嶺上白雲。又不煩分供。惟台慈之鑒。原焉。

與王豐典觀察

不佞仲弟。辱殿同升。於臺下。為世譜兄弟。而季公斗式。又辱交好。於臺下。為孔李通家。豈不欲數數承候乎。伏惟建節巴川。控制蜀楚。戟門無檀。謁區區嚴穴之士。安得輒上書。以此惟鄉通塗。竊欽聲績。知非久端笏而入。杖鉞而出。培國家熙洽之運。陰映故臣者侈矣。若不佞一投耕釣。萬事去心。第願為叩。叩之。以

不能不傳心名世焉

寄李本寧太史

下走東髮以來。仰臺下如仰左馬。而始終抱緊執贊。無階往託。那子愿為媒。近又託胡元瑞為紹介。而自慚薄劣。卒不敢輕謁門牆。然每讀雄文。每思何以得充李相公書記。不虛生一世也。匪朝伊夕。廟朝仰借臺下為宗伯。不則先為詹尹。為大司成。於時山斗彌高。祇增延企。又奚自而踐掃門之役耶。惟鼎餘丹。不惜被其難。大倘得比於宇下之小物。而錫之圭。七化

此。應凡。郎。鄒。且。衰。亦。二。三。子。之。附。庸。矣。謹。齋。宿。申。其。結。戀。如。此。

與李九我太史

十許年中。蒙閣下視不佞。猶弟。則視小兒。固猶子也。今兒祖臯赴監。學荒質魯。望夫子加膝而誘進焉。命以新題策之時務。懇懇分過庭之訓。訓之。豈惟小子。即不佞。沒齒。戴至恩矣。辛卯。場中。蒙曾植翁馮承翁兩先生。綸拔。聞且入。鼓而監試者。有意斥落。感懷。二。老。終。不。敢。以。片。字。問。為。彼。耽。耽。至。今。心。忤。寧。疎。節。而。

得過耳。便問求一及之。

徐賓陽太學

形骸之召。水陸方丈之筵。儼如上賓。豈所以酌心知耶。且今僕侏諸長者前。通夕靡寧。顧此申謝。并希宛致諸長者。張郎益麗語益雍雍。閣下且據有之。毋致人作春明夢也。高朋滿座。詩酒日新。恨不得頻磨其間。窺閣下塵尾動靜耳。對盛饌。不安欲遽歸。歸而想像。又與復不淺。安得置我于村。膠野。藪之坐。爛醉。麗人。傍。十。日。也。

高夢表太史

不肖荒離末裔。敢驟援天祿石渠之宗。况在網羅。遙通譜牒。寧不深愧。且畏顧山陰世次。具載乘中。而錄泮徒。漸錄。漸徙。闕。又具聞之先世。輒上狀。台翁不以冒昧為耻。又即慰言。家難。竊怍怍。悅悅焉。蒙閣下管而收之。為泰。岱之土。壤。崑崙之細。施。榮。幸。甚。矣。復憐而救之。孟夫子謂同室。舉冠。鄉鄰。則閉戶。信乎一本。雖離之。百世。猶休戚也。台翁千古高義。淡人肌骨。豈易草舌。頌而狗馬。旌報。昔我遷祖。東溪公遭府帥。愛。

陟以松故陷之。死今謾不肯于監司者。亦指時。陷父子大僂。直指臺即聖人乎。慈母乎。能不見拾煤而疑。聞三至而長吁起乎。雖然。直指臺何心哉。寔。電射者天之肅萬物也。非天私怒也。風和雨甘者天之育萬物也。非天私喜也。第天高恐聽高。非得當代。一大人鼎翰天其開霽耶。斬閣下俯念同宗。即發咫尺之書。委曲開陳。其必惻然哀廓然太虛者也。謹布謝申。懇伏惟鑒。

與王辰玉太史

陳與郊

去冬蒙手命之辱。荷佩刺心。即慰藉非常。讀之不覺。僂僕而所以。顧弟者至矣。顧弟自投草土。寒谷死灰。不深負春風披拂耶。伏想清和著作日富。當令屈宋。迴席班馬。望塵董賈在門。庶間何但三試三魁。並聖文毅而已也。老師感時憂國。正氣塞天。願伯兄以少。忍濟之。

與葛震澤開府

別十三年。生平管輅之知。與酒譚茗語之歡。洽俱不敢序矣。今臺下為周為召。而不安弟為樵。幸下。

黜伐與黃河泰。山相帶。而不依弟業在屋角。又安敢追序耶。一蛇上天。一蛇蟄。即朽不願春風知。森句。醫無閭三誦焉。歸跡山中。適歸義寺。遠公持其師雲松書來。諄諄謂。轅門高僧。無役體地。邀不依。片函充典。謁不知不依。非猶家小子。亦何路通山公。蹟也。相公倘猶念招提旦晚乎。庶幾賜僧。離一尺地。伏楮馳神。北面但有戀結。

與周懷魯別府

臺下駐節吳門。相去一水帶水耳。而不肖羈身并側。

大度力役 卷五

六

旦暮棄體。瞻邇戟門。何殊萬里。往年之宿春。即日之寸心。空擬轉脚。謝辭。星迴。越易。候爾再春。聞台臺瓜期。在此月矣。依依魂夢。滋戀行臺。願得假翼為燕燕。談邪台。臺還朝。國事非艸莽者所敢問。唯是吳越大祿之後。憂亡患饑。不無以洲渚為營窟。棘荆為庾廩。萬一黃巾青嶺者。陰哨其間。明使君或一聞之。至尊斯社。獲徒薪策也。願為東南留意留意。

與唐虞庵少卿

別如昨日。修爾十年。雖一再相問。何解勞結。聞翁丈。

爲園甚曠。喬木蕭森。百務百就。此天相高。人成。快也。而又多良朋勝侶。嘯吟其中。或命酒徵歌。或手談坐隱。無一非希有之樂。弟竊擬之列仙中人。其誰曰不然。弟在斗邑中。邑中以不遂俗。偶請謁。輒題曰。固以不喜出門。輒題曰。適以不向人。訴。廬。產。日。削。輒。題。曰。小。阮。按之。寔無一焉。長安近事。如傀儡。如螢。觸。如黃雀。啜。鄉。知不滿仁兄一笑。弟世局至此。設有非常。殊擾人。新睡耳。奈何。

報張憲周大參

再見薛

周十首

足下在西塞從貴。屬陸君之爲別駕者。一寓書反汝。上又從貴州陸君之爲吏目者。一寓書而來。翰中語不及。豈其浮沉耶。丈夫雄飛。雌伏遠處。四隅霄壤。茫茫縮地。無術所藉。以慰相思者。惟是八行。而江鯉雲鴻。又不足憑。洵不如魂夢中。驪得聆笑言。而接顏色。天下事庸有不若夢者乎。僕年已四十。蒲柳形骸。漸欲向稿。尚不能勒一家之言。高自標顯。忽忽悠悠。亦如在夢。差可送日。若一甦醒。反思去日。不大可畏乎。又下一代偉人。今借作周召。分陝而鎮。誰謂西方半。

壁太華一柱足支哉。微色當衙河。壁連郭大助。恨無從。攜足下。驚人新句。踏最高峰頂。搔首問青天也。近得佳兒否。念之。

報憲周

跡雖萬里。心實一堂。不意足下之於鄙人亦然。屢分。曉。俸。何德以承。三世膺錫。命足稱異數。卽擬奉命。播之風。謠。而會使者。急返。立索報音。不佞無八七。步之才。未敢率意而就。知足下當以薪樵入京。此時必有長言。請教。三都賦成。玄晏自宜有序。當爲足下圖之。

與李國徵學師

卷五

入

人方檣山航海。訪道尋真。僕有真人至其里。乃不能。斯夕參侍。而反以面日向風塵。良以八口非研田不。倘吾鄉非開口之地。不得不移其身于河東。而移其。粟于河內。先生之點文。能使頑鐵成金。若能以此法。指西閭前之石。且卷詩書。而向閭里。便可斯夕于。先生之側也。嗟。嗟。別後。新篇。想當日。積高山流水。鼓。向何人。偶遣小力。歸。有微訊。道。校。有奉懷。奉贈。諸什。

此老法
詩如江
爲說詩
無不即
人無解

其。自。無。從。覓。佳。楮。未。敢。卽。致。願。以。歸。日。

報莊仲肩孝廉

僕詩如其人。衰殘面目。第可向白首。轉。嫌。婦。若。使。對。二。八。嬌。娃。有。掩。袖。而。走。耳。足。下。雖。嬌。娃。爲。我。貧。賤。之。交。猶。惜。嫌。也。願。存。老。婦。之。心。一。咲。新。句。大。佳。能。選。勝。又。能。寫。勝。無。如。足。下。矣。小。作。既。承。點。鐵。僕。子。尊。稿。安。敢。辭。攻。玉。邪。王。丈。未。之。晤。讀。其。詩。想。見。其。人。和。則。未。可。必。也。

與王鄧生尊輩

不。記。何。年。何。地。別。先。生。先。生。如。青。山。白。雲。無。時。不。在。我。目。也。姚。子。雲。言。駕。至。急。欲。走。晤。知。館。陽。太。史。家。貴。人。司。隔。性。所。畏。見。先。生。能。過。我。寓。齋。乎。尊。不。空。也。

報隱麟

從。右。仲。得。手。書。承。念。久。客。勸。我。還。山。肝。膈。之。辭。津。津。在。筆。感。激。可。勝。弟。之。游。跡。未。有。久。于。此。番。都。城。大。疫。老。友。相。繼。作。古。人。大。可。悲。賦。六。十。老。翁。更。何。所。望。不。埃。兄。言。亦。自。媿。其。歸。之。不。早。願。弟。性。不。能。營。絕。少。儲。蓄。落。落。綢。緞。裝。無。計。懸。然。使。十。年。下。苦。將。十。年。不。歸。

千。日。萬。不。得。已。欲。從。水。程。秋。仲。或。可。解。纜。船。掃。西。落。葉。多。覓。黃。花。待。我。也。丹。青。曹。君。在。都。而。弟。無。交。當。托。人。求。之。以。答。尊。委。今。尚。未。能。

與本寧先生

小。春。花。放。希。見。少。聞。如。此。炎。旱。百。物。焦。枯。而。玉。蘭。盛。芳。可。稱。三。花。樹。矣。三。花。仙。本。足。徵。先。生。百。歲。長。生。而。蘭。稱。玉。又。類。階。前。玉。樹。堪。作。賢。公。子。三。桂。齊。芳。之。識。良。可。喜。也。卽。不。敢。當。與。社。中。諸。丈。各。賦。一。詩。以。紀。其。盛。恐。主。人。亦。不。能。無。言。

與李子敏

爲。子。述。作。移。居。詩。四。首。雙。柑。樹。詩。一。首。呈。兄。轉。致。弟。詩。債。償。矣。子。述。酒。債。未。償。乞。兄。咲。而。達。之。

與隱麟

不。律。久。擲。雙。眼。都。壞。曾。與。兄。言。今。歲。當。雙。輟。故。業。尋。故。人。餬。口。而。不。意。其。以。艱。去。也。不。得。已。留。白。下。度。暑。暑。中。無。所。事。得。了。詩。文。宿。逋。亦。釋。一。肩。重。負。弟。北。矣。研。田。分。定。食。粟。有。方。如。何。可。言。

報河間徐春宇太守

郡當孔道知太守必苦客故過而不相聞追者到伊
遠矣過門不入足下得無見憾乎新刻三種附往見
其言如見其人

與熊子牙

再見 譚元春 友夏

久不讀兄文酒洋洋至此嘗言閉門人方可游
閉門即是思游即是學雖然未盡其妙也閉門可學
出遊可思兄之思所以酒洋洋弟猶知之况兄之
游哉案頭偶有同人會卷二本損其一歸兄兄能讀
此蘇文餘人不爾也

復雪松大師

萬里辱惠書既垂念篤矣回頭舊夢已破十年大師
猶不忘故俗父乎俗父今結魚鳥緣人事都絕無能
爲法侶先導祇于最契萬制府潘小司寇二公充介
紹耳然而法力道望自足動群公卿僕安能益須彌
芥子也

與曾堯臣

弟中秋後游峴首鹿門之間冬煖如秋肩輿無所不
到入天歡喜至相昇歸路得一奇石空中多蟻動

百二十夫之力始得致於漢由漢入西江水抵寒山
遂爲園中物又得一大堤女字剪剪者李郎貧士致
此異人繼及岸對石與姬姬不及入房石未及上砌
而房仲使致書與詩又得吾兄新舊兩書則是人天
歡喜無已時而弟遇多奇也但其中有咽而不能句
句而不能反復者則吾友士雲之効也嗟夫造物往
往收弟所親愛而如吾堯臣者又隔數千里而尚未
一見其形狀也士雲之亾既三日夜不去心故其序
房仲詩亦遲三日始涉筆其文頗有情理香味亦似
石與姬有以致之者堯臣試觀之以爲然否又未知
於堯臣所謂販販淨土者何如也石頭說法鸚鵡念
佛當亦不遠耳

答李叔甫酌甫

承伯仲垂問鄙舉讀札中語甚妙竊以爲婢妾不是
極美親近佳麗即是極醜亂舞西風亦有些些到此
之趣格中奇此子恨不大佳又恨不大醜觀之則
似輕身遠之亦似無謂所以未免悶人未免厭厭耳
書付一笑以當面談

答陳令威

關門見長之地。亦叢忌之地。百惟慎重。弟方為世詬病。而效喋喋于人。可笑也。

與徐永平

晉之真金。然烈火般之。其色逾顯。眾口之鑠。其何恤焉。今不肖亦在洪爐中。顧何以自見也。敝同年陳令威。第舉舉同門也。今理關門。而列銜得與賢者同署。累困衛久矣。思翹然一見其奇其人。非無奇者。惟台丈一左右之。

與黃石齋

蠟卷奉上。求書先人行實。及贈弟入洛諸詠。為弟三徑之資。董卷以暇了之。墨四笏。筆十矢。茶一缶。皆揮翰時所有事焉者也。

答田平鄉

入都僂道者。屢有暴客之警。而此風不戒。蓋託在都下者。其志甚于暴客也。不肖攜二三童僕。于此足飢。其口而止。不敢復為暴客積。台現附壁伏祈鑒原。想下肖于旦晚間。亦得遂初衣之願矣。

內制初

從舉業得翁臺。從封事得翁臺。而竟于車馬足間。失翁臺也。稿不自意。鄙人之姓名亦在翁臺。曾次敝同年錢御冷道之。年矣。費惠大刻。種種踴躍而讀之。諸斯理經世之文。咸具而按拍。程古尤精。佩服佩服。刻二種呈教。則家世繼履之業云爾。不足當大觀也。

答曹允聯

泰山其頽豈有若可似。而形容敘述。責不敢辭。顧何以扇履微耶。行畧未蒙見寄。然弟亦當于歸川時了。

此且無庸汲汲也。姚公祖爽氣亮節。品既不羣。而片言定清事之紛惑。尤次骨載在。臨桑之末章矣。

答陳如葵

人之信毀也。易于信譽。而人之譽人也。又不能如毀人者。用意之深。今日而始得當以報臺下使者當微知之。似禁之身。候逢搖落。儻不仰聞。良晤非遙。不一。

答樂昌上

每辭遠念。感荷不淺。所委當即致之。恭儉美德也。子與氏以不侮不奪為恭儉之實。大藩風教。禮讓而以。

小嫌招蒙抑豈有係用木者不無小有侮奪于尺
間羣小敗以為利而大藩代受其名于此不可不察
也伏唯留意

答趙岐陽

石刻見惠古文奇字鐵畫銀鈎儼如蒙雨登衡山巔
讀岫嘯碑一時寄托不在人間世也

答李心白

中不肖取伎于世實甚顧何如台臺見伎于昔日觸
邪指伎獲報甚奢屈軼幸生于堯階耳非然者誰許

之當門而不鉤也

答潘生

再見馮夢禎

周元乎僕之好友留心經世頗具隻眼渠亦甚許足
下足下他日定有遠大之寄及今與此友盤桓最為
有益百納絮衣平時或妨糞筐天寒歲暮有時得用
惟足下勉之元乎于經世事僕無間然獨出世事未
免夏蟲疑冰至欲現神通方始相信更為可笑士
固有能有不能耶陳公衡屢不與薦甚為憂之然渠
自有命倘德業有虧則師友之事也

與屠長簡

謝生回得手報為慰伯母大慶弟未及親致觴祝殊
非子任之誼終期歲內補之但不能必何月耳談玄
者紛紛甲可乙否迄無定論泰皇漢武竭天下以奉
之不足徒為後世笑何況我輩請以一九泥封戶而
專意無生之業何如不然如謝生之說其作用在一
身即無大效亦無大害若黃白女鼎之說為害甚博
拒之可也足下慧業文人即不為神仙不害千古幸
不為此輩所惑足下比來生計何狀能經年不出豈

尺牘初教

卷五

十六

真得點金術乎

與如上座

洪鐘不叩不鳴公頃無俗事入城吾幾失公矣咭
六郎之說理在目前言起象外敢不擊節以副賞音
諸朝有文詠之會欲致上座使粗心俗士一聆河漢
之譚豈不快哉

與屠

西人林生尚吳布衣之俠善君典太史其妾劉娘曲
中名儔相從十二年而死林痛之甚能言之徒不吝

珠玉賁其哀思足下道機雖深榮情未斷能不為之生差排銷場乎屬其事便造訪敬為布此林與劉姬相遇頗未足下如不厭聽林能齊應酬之鍾情如是亦可紀也

與賀知愁

九月中旬偶憩寒山寺中偶得尊大人之計傷哉奈何至此初夏吳間舟中與尊大人共吸鱖魚復周旋虞山此時尊大人猛健如虎議論如懸河相對至夜分僕亦不能支如此人謂當期願未已奈何卒有大

與李玄白

卷五

十七

變耶知昆季傷痛當何所不至某亦不能以節哀勤也但尊大人家業頗盛側目者多善後之策孝子慈孫當亟圖之不可自為異同啓累連禍僕料足下不能為吳太伯必能調停于昆季間如所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則大人箕裘可永保無他矣

報李玄白

序方構思復以客至截斷完即馳上跋語不妨先付工人書牘往來掌大紙足矣不煩長箋也并告

與鄧將軍

不日將軍兩日耳遂令人牽思承惠孤鶴謹領之凌宵之姿奈何作人股掌間物支公真知言也羽翮既就不佞且乘之去為十洲三島之遊寧復戀人間世耶敬謝

答趙吳江明府

浙中旱甚水底揚塵初六竟日雨少有生色然高田之水尚未能入土即日得甘霖猶可救也貴治水田鄉當必無恙得無為鄰境攢眉乎問至并精稀之惠其感多情承令嗣之變是第幾郎掌珠墜地一時肝

與廣初後

卷五

十八

腸便欲決裂然門下方夏一方赤于幸少寬私痛加護道體徐生以四月下旬會于橋李今不知所向一相見便遣就鳴琴之署矣

簡夏懷碧

前見王思任

麗人果解事此君針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即欲為之作緣恐職方亦自獄獄買魚餵貓則可買鰓魚餵貓無此理矣

簡項聽所

收局如破章郎年兄從此當投誠折體弟不吝以歸

命矣相封也氣殺氣殺

上黃老師

隆恩寺無他奇獨大會明堂有百餘丈可儼月門生
曾雪卧其間者十日運下有雲深處曾以五月吸其
櫻桃八月落其葉櫻桃人吸後則百鳥俱來就中
有綠羽翠毛者有白身朱喙者皆休倘歌舌嘈喋
清妙蘋葉之香在於午夜某曾早起嗅之其逸品入
神老師不可不訪之

簡趙哲臣

人履者律 卷五

九

汾水西流第願隨去看李公子王氣隨上清涼臺食
古雪袖天花數朵歸壽老親未必不韻請官何足掛
懷

簡周玉繩

足下既在承明當日計典故上下千古如九經止一
史我朝會典律例都該講究批評一番以為異日給
尿秉政之地昔張江陵為翰編時廷席使開使也使
各按差使還朝即具一壺一盃強投夜教密詢利害
扼塞因革損益貪廉明昧阻通之故歸寓篝燈細記

其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如只風花雪月一
吟一咏以青州從事醉鄉酒過即此先愧科名矣不
佞南還在印特足下過謙之愛藥石留別幸勿吐之

再簡玉繩

不佞得南籍郎且去無以留別此貽海內第一急務
在安頓窮人若驛地不彼則換班之小二哥扯絳之
花二姐皆無所得倘僥其勢必搶奪搶奪不可其勢
必爭殺禍且大亂劉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驛遞
乃窮人大養濟院窮人無歸亂矣相公速速主持存
濟東才表 卷五

不佞此語為券

與同志

穆沅湘生

今人奸闖葉子名曰馬弔巧變百出善此者即似痛
飲諸離騷稱名士矣不則群然目為怪物此正舉國
皆狂而國君不狂必使之狂而後已者也士君子或
出或處進德修業總須及時日月擲人去甚可畏也
黃魯宜云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臨寫數紙
頗勝奕棋夫學書未幾也此之奕棋差賢至闢葉子
又大不如奕棋也南士行常謂大禹惜寸陰眾人當

惜分陰。真名言也。蒲博之具。彼以投之。江時流。葉子。愚請界之火。雖然。但可爲同心者告。以兄勸敏。萬學。有心經世。亮不至河漢斯言。

誠幼子

日月如流。分陰可惜。汝不立志向上一味昏惰。倣忽。從此墮落。安所底乎。損家庭之素尚。叢耻笑於都人。便是下流矣。汝甘則爲之。昔魏收折節於弄戟。張充。易於於臂。腐士安感。任母之誨。而受書。既環執燭。之言以進業。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不然。自暴自棄。汝。自受之後。時而悔。恐其無及。

與符曾姪

芝蘭琪樹。欲生階庭。然而保護匡持。正何可少。吾侄。乍離佔畢。小就一官。屈其邁往之氣。身處矮屋之下。小心翼翼。以盡行已事上之道。可也。况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幸毋以小而忽之。凡事要不失儒者家風。而已。棋枰酒盞。非隔民所宜。惟留意慎。甚焉。

與唐雲客

十室如雷。日展新詩。便覺清風習習。滿几案間。不啻。

招京珠玄水光也。滌暑解煩。於是乎賴。謹步數言。共。政奏巴音於韶護之側。多見其不知量耳。然以薦愛。正藉彈駁。開我蓬心。

與倪鴻寶論書法

再見黃道周石書

書字自以道媚爲宗。加之渾深。不墜僂靡。便是上流。矣。荷大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迥絕逼人而已。黃褚而下。逞奇露銳。筆意偏往。屢見蹊徑。頗難繼之。援戈舞鐮。千筆一意。自此以還。遂復頗微。畧不堪觀。才姿不逮。乃詆前人以爲軟美。可嘆也。宋時不向。右。軍。今人大輕松雪。俱爲浮遁。未得言詮。

其二

陳雪難之爲松雪。倪鴻寶之爲子瞻。不獨規模應則。其神理亦且超前矣。董先輩法力。包舉臨摹之制。極。於前賢。率其姿力。亦時難佳。邢子愿。朱仲詔。各有其。能。大要貞元而後。永徽而前。求其米筆。亦不復可得。矣。此俱鄙事。留之。俛人終黃吾曹。勿着此手。

與繆湘芷

湘芷兄。筆念深至。蜀道水曹。盤錯水藻。叱馭之身。要。

游。微。省。不。過。為。不。肖。剪。厥。羽。翼。不。置。言。路。耳。世。寧。有。
玉。骨。金。心。能。開。度。日。者。舟。楫。彌。金。隨。處。自。著。在。熱。場。
中。徒。生。猛。火。每。念。尊。公。盛。德。令。弟。英。姿。得。以。粉。著。餘。
香。旁。修。萊。綵。何。樂。如。之。浮。雲。變。態。朝。夕。靡。常。雖。或。赤。
武。青。均。之。幻。氣。霜。稱。三。老。又。得。遂。福。林。泉。命。泰。身。安。
何。可。及。也。不。肖。以。去。臆。游。山。墜。于。懸。崖。之。下。左。手。右。
足。俱。不。自。支。遂。絕。意。世。路。君。平。自。棄。何。可。復。收。每。見。
人。改。官。變。職。常。為。深。歎。性。分。中。自。有。經。綸。大。爵。高。官。
何。與。人。事。正。于。閒。定。中。可。以。自。致。不。為。遠。耳。數。鄉。寇。

卷五

詩

癡。癡。仍。日。夕。為。蒼。生。痛。楚。何。期。得。與。台。兄。晤。話。附。空。
函。去。以。證。來。時。

又與湘芷

諸。兄。言。別。幸。過。一。晤。僕。亦。越。鳥。早。晚。南。枝。喬。飛。之。情。
何。勝。嗟。然。

答潘虔臺

艾南英

凌。君。雅。士。也。不。孝。生。平。不。樂。干。有。司。而。遊。客。之。來。敝。
邑。者。則。未。嘗。不。與。之。周。旋。蓋。臨。邛。文。雅。安。邑。口。腹。使。
其。無。累。地。方。亦。古。人。風。流。之。一。二。但。詢。之。令。君。則。云。

未。嘗。過。此。想。由。他。途。入。白。門。耶。適。金。陵。友。人。有。以。書。
工。薦。者。詢。其。長。長。於。書。業。能。窮。業。之。種。類。與。其。壯。老。
風。雨。雪。之。變。即。令。備。書。諸。種。製。作。一。屏。取。先。儒。咬。
得。菜。根。斷。百。事。可。做。之。義。顏。其。堂。曰。百。可。且。自。為。記。
使。朝。夕。顧。之。以。自。勵。亦。法。衛。武。公。老。而。自。警。湯。武。之。
聖。而。不。忘。盤。銘。几。杖。戶。牖。之。箴。也。老。公。祖。以。為。何。如。
與。潘。虔。臺。節。取。

不。孝。居。此。半。月。聞。兄。頗。詳。已。目。擊。某。令。君。杖。斃。五。命。
矣。細。詢。之。自。至。懸。以。來。已。杖。斃。六。十。餘。命。嗚。呼。朝。廷。

卷五

詩

祖。宗。法。度。珍。重。民。命。至。再。至。三。即。犯。重。辟。亦。必。法。司。
定。議。而。後。成。獄。奈。何。草。菅。至。此。昔。賢。云。佛。也。救。不。得。
惟。皇。帝。救。得。今。不。孝。云。皇。帝。也。救。不。得。惟。老。公。祖。救。
得。倘。借。典。誨。使。之。易。忍。為。慈。計。今。至。人。觀。之。時。可。活。
數。十。無。辜。之。命。其。為。太。夫。人。期。願。之。助。固。十。倍。于。編。
橋。渡。蟻。也。特。在。愛。未。故。敢。語。及。幸。聚。其。無。他。

與陳令威兵部

柴紹勳

每。憶。廁。陪。杖。履。倘。祥。終。日。蘭。茝。是。投。嚶。鳴。相。感。即。西。
園。飛。蓋。之。難。南。州。解。帶。之。誼。不。是。過。也。煙。柳。旣。遠。顏。

仰浮雲黯然銷魂者久之。親翁以干將之才。當嚴關之任。甫下車而英聲遠播。街折衝于樽俎。屹國勢于長城。勒燕標麟。騎惟親翁是望。親翁之出。會幾何時。都門可駭之事。層出叠見。罪瑤之疏。大快人心。本非無因而發。或見其肺肝之有。內庭洗而事為口實。牢不可解。故舉朝爭之不得。相公爭之不得。廷杖及于曹郎。縱騎逮乎待御。侍御之進。相門之開。有日者。總未經見水火之形。已成玄黃之戰。未已。歷稽往事。曾有如此世界。而不銅駝荆棘者乎。那得不令軒冕興。

卷五

七

冷泉石情濃。親翁惠迪之吉。想與日俱茂。燕雲遼闊。寒裳既難。嗣音久絕。茲因鄰父母之便。稍布區區。

答吳師每觀察

祖臺以間世之品。秉憲於浙。心盟數日。政肅清霜。嘉肺無覆盆之冤。塗野絕吠隴之擾。寒峻負才之士。剪拂而啣知遇者。歡聲溢中外。矧蒙昌猷之肯。注愛倍深。而花賴岐切者乎。計疏譚軍一語。大可駭愕。當日洶洶荷戈。環列城闕。微祖臺威信。素孚髮且。匡測今一下。而莫不歸去。迄今感者有心。須者有口。

以此議祖臺乎。譚軍之外。無別辭。亦見良心不昧。且謀之以因循政績。班班從未有勦銳如祖臺者。司計諸公。未必非護惜正人。特以微言寒責也。曾何傷于日月乎。公論已明。矧將大用。第不知肯垂念并州。仍節欽蒞之否耳。

答洪中丞清遠

哀永入虔。以謁補赴關。南北風馬牛。遂成踈節。而冀華茂歸。得郁翰拜。展覲感作無已。啊冠發難老。親翁且勦且撫。幸獲蕩平。方謂福造三藩。聲施千禩。而

集賢初教

卷五

七

悠悠之口。反以此為過。嗚呼。在華下。見有媒孽者。向要人力爭之。今疏更屬浮誕。已移書諸同調。代鳴不平。但瓜代尚未有期。出處關係非小。倘得旨榮歸。眾召亦定不遠耳。率爾不既。

弟後東德升諸兄弟

附序

周順昌

計游關分袂。節序倏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何如。故園柳三百五十人。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覺鳥啼雲散。俱足增故舊之思。鄉關之感。欲以微辭解之。苦不能酒。惟啜清。

茶數鍾伏枕。睡夢中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如歎。肅。甚至牽衣。盡眉之態。俱恍恍欲似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云。晝思夜結。良然。月中分兵部。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躬。升堂。畫那而已。天下事之以虛文相蒙者。多半類是。閒中接邸報。閱之。邊庭告急。日甚。有志者。得不深杞人之慮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籌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為八股。錄。謂了許工夫。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也。弟

職應司理。偶展大明律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也。最恨者。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計惡。計大計小。計貧計富。計進計退。弟思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南北。惟命之日。只宜信心。做去。美惡貧富。升沉遲速。何所不可。且幸明一第。即不敢云報國。則第二字。原吾輩本來面目。併此而爽。何以自直。此弟可自信。四知已。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淡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

有吟哉。有味哉。聞嘗以此意示之。共事者。不謂其謂。矯弟正甘心。獨怪夫世之不為。還不為。矯者。眾亦相顧大笑。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近於合榜中。偶得一真士。相合尤奇。時正辭部日也。耳目其眾。彼獨以白。績挺立於眾。宰前了無退避狀。無不撫掌。弟謂諸兄。人身上那一件。不思者。假此兄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真。烏鬚藥。豈少哉。實是有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果雅負北方之望。弟即以是笑問。渠亦駭焉。遂過我。竟日。楊權千載。抵掌時事。言朗朗可聽也。至一種熱腸。勁骨。才承蔬食之志。視吾五人。殊不戒。勿謂燕市中。無荆卿。高漸離也。竟代四知已。訂交矣。四知已亦為之快心。否。百餘日。不得一晤。幾成鬱結。病候。一夕風雨。破紙窓。亂入。愁不能寐。伸筆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

答王逸亭

三見馮夢禎開之

僕所蓄先輩舉業甚少。微倖後。亦遂為人持去。我梅李。惟吳君名維禎者。構舊額。廣足下。如未識其人。當為紹介。然愚見尚不滿頂。庭堅文紀。前輩文字。如荷

厨器物雖有收毀當存其真今俱爲刪酒何異削方
竹杖漆斷紋琴乎一笑

其二

足下經義如快馬砍陣所向披靡此道中飛將軍也
一旦遇運籌帷幄夾勝千里者能無屈抑恃愛及此
惟盡撥外緣肅心搞形以進之

其三

伯啓不能久淹不及少效確切然願此兄兼收秋實
以存遠大勿懷世俗近名之情惟足下以僕意申之
天曆者卷五
利鈍有時非戰之罪前無輕議改茲

尺牘初微六卷目次

與支寧取	趙維寰
與支越樵	趙維寰
與沈伯子	趙維寰
與龔華茂	張塋
又與龔華茂	張塋
與陸夢鶴	張塋
與王石雲	張塋
與朱岷左	張元祐
東朱璧人	張元祐
復呂文倩	朱高治
與沈自玉	朱高治
與蘇興生	朱高治
答嚴三求	張惣
與卓辛葵	徐士俊
與胡雪川	徐士俊
答沈魯餘	徐士俊
與卓左車	徐士俊

尺牘初微六卷目次

與陸升發	徐士俊
與徐野君	陸進
與查伊璜	陸進
答朱近修師	陸進
與陸衡如	周漢傑
報許同生	趙維寰
與徐野君	卓天寅
寄徐野君	姚佳
答徐野君	卓發之
報徐野君	卓發之
與卓辛葵	路弘珪
與鄧孝威	諸九鼎
與胡彥遠	陳參
除夕與胡旅堂	丘象隨
與高雲客	丘象隨
寄徐野君	陸上淵
報野君	卓回
與彥遠	葉雷生

尺牘初微六卷目次

答興仲宸	陸圻
寄鄭牧仲	陸圻
答賀無黨	陸圻
與繆湘芷先生	程光祿
與范路公銓部	姚佐
與某同學	朱高治
與某同學	朱高治
與楊季平	朱高治
與繆湘芷先生	俞時鵠
寄胡彥遠	三
與祁止祥先生	陸嘉淑
與徐野君先生	陸雋
招金茂生	陳琬
與郭泰來	陳于泰
答李生洲	陳于泰
答費學卿	陳于泰
與介臣	釋正岳
答吳生白	趙志高

與王鑑玄中翰	沈寅
寄李善夫光祿	費學伊
與姜山啓	費學伊
與陳心不	費學伊

與支寧暇年兄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趙維家

春暮紆道遇我雅有雪夜扁舟之致業許留而輒去
豈真承興來興盡返耶適日秋曉薦爽知兄奇思勃
發高文豪詠有可卜戊辰大業者幸惠一二教我相
指爾時必是元城公為政吾兩人且勿論山陰兄謂
何德之世局日新滄桑倏忽到爾時又未知和尚在
鉢孟在耳不願將念併狂刻削覽使兄知腐儒作用

與支越樣

與支越樣

通讀邸書天變人事日異月新茫茫前路官未可曉
處此世界即黑頭宰相相似猶不若皓首廣文之為適
所恨者多此折腰態耳若長公之急急於此似又非
算此局止宜為貧非可為富如果志在行道何不身
寄百里造福一方也然抒發其生平之為愉快乎

與沈伯子

近作鏤刻沉微能驚人亦能悶人驚人可悶人則不
可且其悶人處又往往不以意以辭意悶人不可辭

閱人尤不可且辭之悶人又往往非以自撰以舉子
書自撰語悶人不可舉子書悶人尤不可嘗讀兄歷
試卷知兄本色全以雋爽妍秀動人繁露諸篇絕少
此四字舍已之長而襲其渾敦淳固之貌以爭勝於
閭鷄走狗之場必無幸矣吾浙之善舉子書者無如
翁一獄一獄高發在甲子七篇七篇得力又全在首
篇今其文具在會屑屑摹擬子書否若一獄之天生
品格自然與人不問又無論舉子不舉子而所以為
一獄者更可熟思也何如何如

與華茂明府

與華茂明府

張壩

十月初十日歸湖上魏塘一雨尚沉苛底遠還不敢
發恐鳴鴉之聲唐突庭際賀燕耳兄才大而胆薄守
較而性慳行高而氣傲恃已而不肯聽于人此華省
六館之良而非守令之器東甯讓三西甯讓兩虛遜
恬退之譽則有餘案無留積催無遺科立踐循良之
實恐未足也竊冀兄大其膽弘其量平其氣使人職
詳而刃游于虛或者其濟乎弟患難奔馳年年作客
弱湖倦矣既不能效邪許助而妄肆枘鑿之言不令

時宜狂奴故態幸一笑置之

又與龔華茂

終○中○丞○向○雲○倩○言○華○老○作○令○自○有○餘○第○不○知○能○辦○職○
否○弟○聞○此○益○爲○兄○慮○昨○得○手○札○絕○無○投○艱○任○重○之○慮○
徒○作○怨○生○望○死○之○言○不○勝○駭○異○今○日○作○令○尚○得○鳴○琴○
種○花○哉○民○愁○生○怨○詎○賊○至○煩○剿○禦○猶○可○爲○計○獨○錢○穀○
收○解○不○清○至○爲○上○官○所○拔○便○有○性○命○子○孫○憂○將○顧○趨○
承○役○胥○長○技○當○謹○防○之○苟○外○借○等○與○局○中○游○亦○絕○不○
同○兄○須○整○頓○精○神○以○保○終○舉○母○使○人○謂○兄○只○會○辭○官○
慶○履○初○復

不○會○做○官○也○弟○年○來○日○日○分○訪○此○行○前○望○分○輝○多○病○
無○能○不○得○赴○召○果○采○堯○言○亦○足○徵○補○海○嶽○也○無○物○將○
忱○以○此○代○貧○者○之○贈○

與陸夢鶴明府

弟○前○居○北○湖○日○夕○局○踏○昨○移○小○寓○畧○寬○展○便○竟○夜○
安○眠○想○天○寒○風○緊○貴○邑○福○堂○中○除○重○囚○外○豈○無○輕○繫○
可○保○釋○者○乎○幸○兄○撥○牛○刻○暇○先○取○監○簿○詳○閱○兄○有○情○
輕○者○再○取○原○卷○質○之○母○訊○吏○胥○更○胥○多○欲○毋○謂○原○告○
原○告○扶○貧○斷○自○一○心○即○無○濫○枉○矣○弟○向○在○劉○羽○波○公○

祖○署○中○因○嚴○寒○亦○有○此○請○公○祖○頗○樂○聞○之○惟○法○一○
查○美○意○竟○爲○奸○胥○所○奪○湮○斃○者○案○繁○弟○至○今○猶○悔○失○
人○與○言○煥○老○所○知○也○惟○兄○意○弟○詳○明○故○以○此○言○告○冀○
廣○好○生○之○德○祝○伯○母○遐○齡○勿○怪○弟○多○事○饒○舌○

王石雲先生

某○荷○國○士○之○知○屈○指○踰○十○年○銘○肌○如○一○日○安○處○間○時○
驚○蜂○火○懸○念○啓○處○中○心○若○焚○屢○附○郵○訊○不○知○皆○得○達○
乎○比○見○榮○補○版○曹○始○知○出○山○之○信○雖○私○爲○慶○并○不○敢○
片○楮○輕○入○都○門○聞○借○司○傾○竊○謂○紅○舒○電○燦○之○獻○正○當○

本履補後

試○之○盤○錯○旋○念○三○空○四○盡○之○日○不○免○大○費○經○籌○目○今○
健○稜○已○盈○飽○騰○有○賴○樹○鄧○侯○第○一○功○不○止○爲○建○牙○開○
府○地○也○某○五○入○棘○關○皆○遭○駁○放○五○年○中○三○遭○大○威○繼○
以○婚○嫁○夙○貧○之○家○萬○難○支○吾○飢○來○驅○人○萍○梗○未○定○稍○
得○膏○火○助○當○策○深○山○簡○練○摩○揣○仰○報○恩○遇○至○若○提○
携○噬○植○不○能○無○望○于○師○客○路○空○兩○自○知○皇○恐○漫○述○近○
狀○者○窮○呼○天○疾○呼○親○侍○天○地○父○母○之○心○不○加○督○過○耳○
與○朱○岷○左

拙○句○請○教○可○以○歸○溪○酒○相○償○相○如○云○使○城○入○趙○而○望○
張○元○帖○大○仲○

留秦城不入。請完壁歸趙。吳才老韻補貴文處既有此書。當備一力往索。蔡邕得曹娥碑。夜磨手摩其文。而讀吾輩垂老讀書。尚可遲旦暮耶。切囑。

東朱璧入

每得佳句。每逢好花。輒念病叟。所為人皆集于苑子。獨集于枯。只此一段懷抱。風致。度越等倫。數倍。惟有閉戶讀書。庶可明報耳。近讀杜詩。其愛君憂國苦樂。痛癢一一托之于詩。真得三百篇遺意。如盧駱王楊。高岑王孟。到底是風雲月露之詞。視杜先生有間矣。

意到偶及

復呂文倩

宋高治

分向有諸序三五通奉之同好。其中原流切要處已。少少盡之。大約此道登堂推文三橋。而何宜漁則敦。麗變化搜秦漢之理。而舞蹈之至。陳文叔則精工。盡美更秀。懸無其原出自何而的系相沿。不得不以。辨香歸之時。八求新。分止求古。時人求工。分止求拙。時人求奇。分止求真。弟之不逮。時在此而時之可商。者亦在此也。見問的派有心哉。暇時列所從來。倡商。

之何如

與沈自玉

拙州告竣。大筆始至。即借重嚴軍。非敢忽也。亦欲令。玩者知有後勁耳。書畫論四十二則。附政。幸勿囑其。迂誕。出利斧。制定之舊墨。四笏。係家藏。湖穎十矢。重。構之。買者少。貢臨池之用。天霽如洗。庭前掃除。望。今夜水輪垂。顧定有佳色。惟即振衣。無負良景。

與蘇漁生

昨席間。無朱虛侯。便成。則市致先生。匿影遁去。未事。

杯敬歡。何似某。曉心字。學有年。楚中丁麗老。草書。佳。隸書更作。近日書家。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僅求新。異而已。要之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少。離法度。至於漢隸。以森嚴為筆逸。以道勁為圓通。結構無痕。藏巧於拙。麗老可兩無負也。及鍾繇。艸篆。種種入妙。私心好之。今聞自柯山入省。適弟欲集諸名手。寫文。一册。名曰。文字。師意。圖。佳。字。共。師之。收。求。慨。揮。一。頁。弁。之。冊。端。琛。重。百。珮。矣。

答嚴三求

張愬

序垂注真至并訊邇來晨夕何人想見道胸關切示
以求友之誼感哉感哉竊謂閱世久者所嬰世網輒
復不淺胸中機變隨請練而日增難與作緣除數十
年深山蒲團上人惟一二英年得天趣多者庶幾近
道比又得二友一日劉子次遠一日盛子清溪其人
雋爽好讀書皆將來卓然有用之才尤喜其請練疎
而機變少與之盤桓較密且以歲寒友相期大約清
溪亭立秀上其品似竹次遠勁傲類松而經冬彌復
見其蒼翠獨余愛他風雪偃仰自放殊為慚負梅花
耳聊附一笑

與卓辛癸

徐士俊 野君

冰雪上公車執掌盡瘁而仁兄不以爲勞春暮南還
冬殘北指短衣窄袖半染京塵弟之得晤芝顏僅在
靈壽禪林小樓片刻而已思之可勝惆悵今且上苑
春明看花馬首人生得意事仁兄唾手振之不知視
我輩老蠹魚何時化爲豚望若弟之視兄則惟咏美
人如花隔雲端之句安敢云同學少年皆不賤耶猶
記癸酉科偕仁兄被放之後避跡柳堂月下泛方

與胡雪川

日者高車北上弟不及一攀馬首疎懶之罪又何可
言第思吾兄時昔忠孝之懷現於眉頰至於言及名
山大川悲歌慷慨之士未嘗不舌嗟色動邇聞吾兄
補大行之職行人者以遠使用者也名山大川久掃
烟迹以待而所謂悲歌慷慨之士得望見龍門便欲
拂拭生羽儀品題增聲價即如周子大赤者與弟生
同邑長同塾握手之情等干骨肉其爲文縱橫奇崛
俯視一世出其緒餘爲詩古文辭益復跌宕吞吐如
瑞天笙鶴近以直北黃金臺高插天平效徒步入梁
故事思得長者一青盼或不至金盡床頭即不然須

撞碎胡琴亦不虛。伏劍孤往之意。第向惟此君詩書。雙妙以爲今之摩詰。吾兄所過快意之地。命此君圖寫之。自筆筆有生。氣此亦豪士本懷。不惜爲君發墨者也。故敢奉書以聞。幸吾兄留意。

答沈魯餘

客歲從內弟案頭。窺見仁兄新刻。不禁解頤。遂爲僭筆數語。今復接現函十五義。匡鼎來來。使弟幾無坐處矣。西湖梨東。光顯園門。弟何能忘一辭之贊。倘亦摩詰所云。遺人傳香粉。不自着羅衣。時耶。文章意氣。

卷六

會合有期。從前疎澗之罪。一切謝去。幸此後得時時奉教耳。原稿謹璧。梓成所見。惠數部。鼓吹詩腸。餘不觀。縷。

與卓左車

丁卯渡頭一敘。凡六易星霜。四方之士。且落落如晨星矣。獨念老伯桑梓盟。何至爲白門雙柳所絆。使不肖未能時時到玄亭。問奇字耶。邇來佳製。當必繁夥。得一字不啻得麻姑一米。今奉拙刻三種。實亟於就正。亦寓投桃報瓊之意耳。伯紫兄近况若何。烏衣。

巷風景如故。否興言及此。復爾凄然。茲以君家故樂。便攜附數行奉候。起居。莫謂秦淮水。潤時竟不通雙鯉也。

與陸升雲

宅上之巢。青閣雲間。董宗伯眉道人兩公。素所盤桓處也。不佞何幸。頻來。下榻於茲。追想高風。攀躋不及。然心竊自喜。謂名園向無俗客。則風雅林中。或虛一席以待後人。是未可知耳。因成小詩。博衆兼請。畫登金石圖書之秘。爲閣中十日娛。茂樹陰陰。竹風掃榻。

卷六

兔泉芥菴相對。閒評。良亦一時勝事。足下其許之否。帶水非遙。行將至矣。

與徐野君

陸進

先生楚游三載。昨聞歸里。江山花月。想於古錦囊中。收拾殆盡。何時一至巢青閣上。悉傾珠玉。細數離襟。卽刻燭剪。蔬快足千古耳。同盟王又韓。風流豪爽。文壇風推。飛將邇來政聲。藉甚。王子固多才。得南州高士之模楷。爲不淺也。近有詩詞數種。亟欲就正。大方幸蒙青睞之施。卽是青雲之附。勿因帶水。遂隔客。

敬招行在以後

與查伊璣

先生度雪方潔于雲直上凡屬聲氣之末周不思附
龍門昨者擁皋談易直使田何王弼拜在下風拱聽
之餘益增佩服至于榮觀絳帷歌舞恍置身十洲三
島間不知此外之勞勞車馬塵為何物也承賜佳製
種種且補實甫漢卿之闕瑤天笙鶴尚在雲山先生
之開導群迷者夥矣當此布謝容當晤悉

若朱近修師

卷六

七

聯達絳帳者十有六年方諸立雪之誼負慚無似幸
於越州公署得佐周旋稍慰離索復爾別去不覺神
往江帆頃荷師臺投我珠玉照耀蓬蒿五中銘之正
使寸草心長春暉難報耳至若大集新成辱問兼批
于下士自揣分非玄安敢弁冕三都但得附驥驥
之足馳騁中原俾海上潮聲時聆鐘磬則含宮嚮後
皆師臺之賜也肅勒布復憑楮曷勝主臣

與陸衡如

周漢傑房仲

前得家訊知兄過日亦遊鼓盆之厄古來貧士多以

室。雖。為。憂。少。此。一。段。因。緣。似。亦。脫。然。寡。累。但。在。家。出。
家。非。俗。慮。損。除。都。盡。者。未。易。語。此。形。影。單。寒。固。非。丈。
夫。所。惜。而。一。切。措。置。動。多。掣。肘。則。第。自。遭。厄。後。歷。歷。
嘗。之。兄。便。能。作。頭。陀。行。徑。乎。不。腆。附。唁。諸。未。一。

報許同生

再見趙維寰純叟

扇頭佳句已獲世寶乃復重以分俸雖使我荷味頓
腴而以雀鼠為廉吏耗不甚愧乎當今世界尊官固
不易做如守令一局差可置身而翁臺猶拂袖賦歸
超然塵瑣之外金牛兩地亦何減彭澤三徑也回視

卷六

七

風波之民真不啻逕庭矣

與徐野君

卓天寅大傳

萬里橋西子美擁書高嘯辱在猶子未得長侍教言
誰謂非肉食者前在省中見舍弟案頭有老伯製詞
一本水窗無事幸賜簡讀未能擁爐命酌供雪兒之
歌亦庶幾私攜旗亭甲乙以消丙夜望之

寄徐野君

姚佺三首

三十年者年宿德不會于吳而會于楚又楚之僻壤
相逢杯酒大約造物好奇避康莊而趨野徑法廣人

境皆如是也。既命小友竊附同心。此後凡在選事。林彼此相共矢以同道相成。甚勿以毫而棄我。於一生甚孤。適心獨往。如磨獨跡。不顧後群。然世間怨誹亦不無憂心悄悄。今者荆吳延訪。闢入風雅之林。似有起而助我者。庶不畏庸流之訾。我恨我而欲殺我矣。吾道其不孤乎。前見王陽老古文。甚喜每一題至。微熟於翻案之法。張融云。文章病患凡舊一翻。即新。而又設。設有風霜之氣。是又吾黨之標。姚選軍也。因是急欲往雲間武林二處一微。便速竣文源之事。

卷六

十四

若到湖上。何人可恃為領袖。幸與屬老商量一書。我指南。檢知東南之間。蠻氏觸氏戰於牛角血地。數千里。其旌旗蔽天。皆書慎交同聲二字。吾老矣。姑嘗年少。吾豈可以入其軍中。若老成大雅如徐先生者。吾為之執鞭。所欣慕也。同社中有此等否。如其不能以兩公之心為心者。不妨即止。不惟不可強。亦不必也。特吾黨素心愈少愈貴耳。

答徐野君

草發之左車

數年不握手。天石來始得一問。近接作破除世

諦直顯門風。可謂全提正令於末法者。世上野下。當師子吼。將何處生活耶。拙作不可以告人。仁兄愛我。但作想當然傳奇。一看可耳。近有械園十六題。在寒氏舍姪處。或仁兄神游此中。便可為拈數首。或畫作朝川絕句。或作各體。俱隨意。但須有以寄示為慰。天雖知己。只此可當。窺面相呈耳。途間束筆。不能更言。

報徐野君

第方警宅買山為投老計。雨候來。接手教。得悉近履。

卷六

十五

卿天上瓊瑤。墜入幽谷。但第方切畏人避世之想。因兄遂復一識諸新貴人面目。自恨入山未深。猶有問津桃源者耳。小青劇方圖卒業。乃聞已付制氏。何不却寄一冊耶。何時復得白門一叙。念之悵然。

與卓辛莢

駱弘珪仲如

張使旋拜。誦德音。繼訊咸仲見。益悉近祉。深慰馳想。邇來世運漸就泰寧。然所落錄石所藉廟堂諸公之。綴者。正自不少。台翁翺翔仙著。養粹水雞。斂手靜觀。成局已審。旦晚爰立。出其素所儲蓄者。而次第有

之第雖老猶得拭硯弘豎將鼓腹而歌太平也新
母下車匝月雖未大有所設施然從廉隔時贈其風
采有可愛畏者斯真吾邑之福惟是夏秋以來旱澇
相循恐西成不免失望耕墮上之大耽耽虎眈伺
間而發憂方大耳無以勝之曷以安之弟正欲爲今
之誦法渤海者下一轉語不審白翁以爲何如野君
近况奚若吟興想益豪然不從狗岸擊筑悲歌燕
市而日共舉羹爭勝廢揚問豈所謂窮而後工者非
耶

庚子初秋

六

與鄭孝威

諸九鼎

男

淮揚浪迹已次星迴藉甚欽遲庶成握手幽蘭雖結
道履未親延望海陵時深浩嘆秋間返里行李忽遲
遇合爲奇欣快何似方期捉塵披襟爲十日之快譚
楊千秋之風雅乃伯紫使至啓函發緘遽爾言旋仰
星抽思錯愕累夕參商既合參差徒吹復承獎借咸
愧未當僕以下才處末世自宜閉戶學道何堪出門
論交乃作意友聲輟同性命猶之學琴者志結于瑟
羊習射者心存乎懸風以候志意竊云似之雷陳之

訂敬置中心敢不勉旃以承高誼又允尊集竟不
觀欲問于雲之奇未發中郎之秘悵結無已郵緘得
便幸以相貽起結歉懇想無不悉

與胡彥遠

陳參平遠

京姪之逝繼以愛女蘭摧玉折真不堪回想然細讀
未教亦是平日許多微細積漸沾泥惹絮耳豈便是
天然之則猶冀返觀昭贍之原咎賢所云急手脫去
做絮荆棘非所望也至家門之說則不然陽和之氣
未必不在嚴寒結凍中但早一日不得耳正若憂來

庚子初秋

六

七

無方若更種種提擬何時是了不如一摠不記爲苦
看來人世滋味卽復蘭玉盈階袍笏盈床祇我胸中
多架一棚傀儡究竟何趣何味人情大感於沒趣味
此身世中求少趣味往往受累在此如展樓海市一
起一滅間不勝悲喜矣達人觀之以爲何如

除夕與胡旅堂

丘象隨

歲行盡矣人意蕭條不知吾輩一生應得幾許年華
當如是除去耶回首茫然百感交集幸友兄襟被遇
西軒當燒紅燭兩枝辛盤五供椒酒數行與友兄屈

指今歲三月八十四日中得勝友幾人得勝人時
幾首飲酒幾石笑樂同哭幾次清寫一行年譜以遺
今文何如

與高雲客

僕僻生東海。匪跡淮陰。孤踪落落。竟不知南海之濱。
道山之麓。有大君子雲客其人者。則丘生不得與海
內名人方幅齒遇。亦自愧已。僕記丙申之秋。獲與胡
子旅堂定交。淮上旅堂學識沉深。人倫高矩。不妄有
交遊。獨與僕輩有物外之契。要平生之言。接待以來。

應酬初集

卷六

六

覺文章性命身世之故。事事得所歸宿。其明年丁酉。
分手西門。客舍柳條。東山瓜苦。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茲二月初吉。特擊楫渡江。抱年來著書。升旅堂一奉
芟正。而旅堂亦正操舟北渡。將視僕淮陰。遇于吳之
行春橋下。握手道故。欣慨交心。語未更端。即為僕稱
閩南高雲客。至性不移。交道中可託緩急者也。自是
同舟數日。夕輒稱雲客不去。口實旋從行。出雲客
手書不下六七緘。每緘紙尾。未有不及丘生者。嗟乎
僕何人斯。乃辱海內有道記注若此。即足下愛旅堂。

即愛僕。僕雖不知雲客。知吾旅堂。知吾旅堂之
不苟然者也。綽約何期。金石共矢矣。頃下榻旅堂。日
從遊西陵南屏間。與諸同人作平原之飲。湖山如畫。
勝友如雲。輒恨吾雲客不同此集。昨暮入河渚。經營
買山曲。渚迴塘茶香。荀肥移我情。矣久悉足下。亦有
移妻于就旅堂。共隱之約。諸葛隆中。勿安海外。江海
橫流之日。唯在依託。命世善為行藏。是今日第一事。
耳。兩兄業成。僕定誅茅結隣。來作附庸。諒不我拒。舟
次與旅堂作奉懷詩。書便面。請正。出入懷袖。不啻身
在。應酬初集 卷六 九

侍襟帶問矣

寄徐野君

陸上瀾 在生

分袂忽踰三載。每念仁兄高情綺筆。夢寐以之。而聚
首之期。良未可必。賢者相遇。若是之難乎。時於天石
處。詢及起居。知仁兄勝情豪舉。風發泉流。輒醺酒。遙
賀也。辱示新咏。秀惠芊眠。逼真徐庾風格。寄懷一什。
益感注存。昔人有云。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弟今
直欲似之矣。讀伊公二刻。想見五陵風致。從遊有此
雋人。當不寂寞也。何時放棹。鵲湖於菰。霞白露圓。作

良晤即望之望之

報野君

草同方水

弟自病婦溢逝氣塞心枯無復人世之想展轉思之食貧五載善病三秋未有開眉之日一旦摧傷悲痛難言荷承佳詩凄絕絕調長歌過于痛哭矣豈惟弟切哀感亡婦有靈應允頓黃泉以報明德耳

與彥遠

葉雷生 著先

重九後遇舊僕讀家書廢然自失忽于函中得旅堂手書撫几擊節金石皆鳴丈夫脊骨如鐵要須四十

九年後看耳非彥遠平遠誰能收爨下之遺桐議青城之病雀乎

答美仲震

再見陸所麗京

侯生平迂鈍天性在龜尺中乃最厭禮俗之士復不可曉比佳仲震廳屋東頭一榻持盞拍浮與二三高陽徒去衣冠散髮鼓掌耳不聞治亂口不置臧否一句休暇懷葛同之力知憂能樂人往可使招使吾黨兄弟幾數年營構丘事亦不至駭世拂俗煩鼠輩作蒼蠅聲尚何險難御也今僕已次別足下後與家

鯢庭托短籍數篋單衣襜褕踉蹌入南都鯢庭既

還無期鹿鹿長安道上僕反局斗室牽被苦頭岑岑

然深秋勁寒不寐蚤下龍山無臥處不遑京邸半

蕭都無好思驥武羈縻固不得異此態耳別論貴邑

號稱蠟劇其亡賴盤據故須得鯢伶吏辦之斯令忠

厚長者然材畧亦素優不遂調與今題寄此道歸更

令鯢庭艸手兩局之使待奉明訓以免罪戾斯同薤

嬰盛事令公正欲執轡市中也敝里友人憂危大畧

如僕所言我輩處斯世若稍求聞達即不能苟全性

命隋珠彈雀每以為痛耳十日為期還相暢談江皖

亂流對之神往

再寄鄭牧仲著

陸增梓

空山落木行嘆坐愁兼以歲暮洗筆益增騷緒美人

云遠我夢如何古詩向以陶謝並稱然陶謝自謝

鮑陶僕以陶謝又覺謝之鏤金辭采矣昔每讀翼

六諸吟道韻適其于彭澤不形似而神似始天性

也近世學士風雅淪喪永嘉之亂老成凋謝為惟

足下又與六字登高而招用弘風旨斯文之責振當

舉以相界至於七言古則斷當法少陵而棄長吉諸
近體則必取王孟高岑而置郊島元白蓋元和長慶
自不及大曆以弄久有定論非創通之說也景陵拘
墟之見欲標戈於北地濟南諸公皆之持藜藿以入
侯門捧糞壤以塞孟津劍首一吹何開聲響之數乎
退之有云文無古今惟其是而已然所謂是者要
離乎左國班馬大家諸文若夫晉宋之駢語致辭齊
梁之蕪音累句退之未嘗涉筆焉然則無古今者文
家之心而惟其是者作文之法也海內名山三百支

應初教

卷六

世

山三千而金簡登封必以泰岱為歸百川奔注經流
支離水經不能盡載而朝宗東下必以海若為歸歐
虞顏柳書法各得一體而臨池神品則以右軍為尚
魯國皆儒服而孟氏之願學在孔子夫作詩之法亦
必先定其規摹豈有異於是乎頃天初雨讀周易稍
暇偶書所懷以備前議之未足

答賀無黨
陸堃左轄
聞到括蒼動定嘉勝良慰且麗情高寄雅善纏綿楚
客有懷佳之吟詩人多反側之義方之明公風流共

貫矣但游東鄰小姬聞已為武弁所得邯鄲才人
為所養卒婦殊可悼惜也然何地無才豈必鍾美於
是武帝好馬而天馬來葉公好龍而真龍降歸碧玉
於汝南接桃根於江汜亦在乎覽者之自得耳傳不
云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與穆湘芷先生

程光祿

日日讀佳篇但憾其少何當覓一長箋奉求大書得
讀之數日乃為快耳茲上涇連一幅懇新句為光重
以家母壽六十欲製一屏為貧子者雖平日無以為

應麟後

卷六

世

養而獨于此一日覺未能脫然免俗耳

與范爵公

再見姚倫

聞人亦有世事鹿鹿麴糴有妨政務今日雨窗撰成
天一閣記先將奉教其風雅軒小序不出明午脫稿
矣雖然輕塵足岳墜露增流不惟無益徒自貶耳奈
何

與某同學

再見朱高治

讀兄新制丹烟候足絳雪自飛竟可蝶出五岳蹠澤
十洲矣近代惟王遵巖為此道巨靈此老氣可御

喜風雅者畏其汪濊不近遼瀛其實不從此老腹中
穿過豆服蜣蝻必至作紫玉杜蘭之響可憫惜哉聞
兄近嗜震川書海蟲手足也弟故妄言之然不免為
小巫饒舌

與某同學

乳呼帶來搥是一等醍醐其中小智小愚却是頑水
一滴障滿胸腔耳向來屢道遼瀛不過借作清涼散
游去頑根若死枯一位道人在此便是泥菩薩千年
呆坐矣偶念前札之泥故再質之高明

與楊季平

黃石齋先生高足

尊師已作千秋之業吾兄不欲其腕澤萎枯吐鳳飛
鵬這無寧書完竟傳人事大傳文事小便使隻字不
存鴻章盡落亦不失為張雕陽文文山也近日構得
一椽為老母供西方諸聖適生豚子命名雲兒即以
雲生名堂敢求入雲之華書之并望以此作跋何日
踵領并暢迂談

與繆湘芷先生

項者奉候起居因聞者苦辭而退繼讀華翰獨書古

俞時薦 金更

前十九首前賢多書此詩如弟拙劣何克堪之
台命又不敢辭謹彷彿河南筆法呈教前定為廿幅
太短而濶合增其四雖留餘地頗覺為稱東坡所云
餘紙留待五百年後作跋尾我社翁聆此語定噴飯
滿案也

寄胡彥遠

陸嘉淑 永修

遠達色笑忽更半載春間聞駐棹鵲溪次日即問之
主人而台旌已旋反矣悵然悵然昨從閣兄處見尊
札不鄙問遠重軫懷抱又展以姓名欲使子猷題棹

與楊季平

卷六

黃

正平廉刺僕何人乃辱足下念如此年來頹廢益自
不支每開卷見古人輒為短氣且何以自策勵寸陰
片晷馳速隙影庶幾託之空言劉會孟宋之遺人李
月溪江南故老才薄氣淺又未知其究竟也兩雁西
歸率爾附候

與祁正祥先生

陸 雋 升賢

遠致經年想見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懷而六橋
花柳便覺黯然無色奈何先生主盟風雅筆墨之內
皆具化工丘壑烟雲咄嗟而辦焉願時時為侍左右

藉玉柄塵尾。舉除俗塵。不知何時更續前此盤桓。樂耳茲因。便羽教。憑筆數紙。增耀寒齋。得荷慨然。榮贈九錫矣。

與徐野君先生

記十餘齡時。一識台顏于家塾。雖親附之意已切。奉教之禮尚疎。昨歲且草完姻矣。葭莩之末。正思攀倚喬陰。而先生尚隔楚天。夢想緣楊赤壁間。有此流寓文人。追踪蘓子。使萬不禁神往耳。茲藉衡陽便雁。敬修寸牘。適候與居。如雁樓集中。又增幾許遊覽之

尺牘

卷六

七

何他日歸來。當洒掃巢青舊地。與先生小飲深潭。發錦囊快讀。但孺子學問不進。依然吳下阿蒙。恐先生不屑教耳。然不屑之教。是亦教也。望之望之。

招金茂生

陳琬

向承枉訪。夙誼藹然。今茲文旃何之也。想當三皆必還。駕吳門竹几。藤床諒多著作。渴望携來。致我歌兒。必賜爾神貌。喉清便是曲料。即未其習。歌無害耳。二種拙書。政良久希。既命駕仍携一二。善刀者至。使早畢災黎之願。專僮走請。足必撥他冗。歸之。

與郭泰來

陳于泰

先生之學之行。如芝蘭幽谷。無人自芳。寧俟文章。然擊輓者。不為不多。僕似無庸贅矣。必責僕以言。僕固安敢無言也。高年古道。後生典刑。涼風初厲。伏惟珍重。自玉。

答李生洲

嘉果見前。矜弟之苦。而分以耳。邪。西戎附壁。寒士以寒為常。不煩故人戀戀也。

答費學卿

尺牘

卷六

七

尤箕仲方伯。在敝同年中。最為憐才。遇夜光明月。雖不能以連城龍之。然火不至按劍也。今資以八行。知兄嫌于自衛也。先託便鴻致之矣。

與介臣

釋正

力承盛供。已損壁陰。重以銜塞。擁送雖出自弘願。初不以是為勞。然端坐受供者。可不知來處。叩謝。謝。

答吳生白

趙志阜

鼎覽下。敢言。恐非所以事長者。然得無已厚乎。聊。

以夫借花之供無謂其不度也

與王鑑玄中翰

沈演何山

書則鍾呂人則王先生。目中已有定畫。不遠千里。遠引仙舟。先生惠然肯來。不復當效家東老。飲呂仙。故事重邀仙客。習題也。至于一二萬金。此彈指間可了。事情側第于爐。耳其匍匐下風。願作紙牋。羅犬不識。先生肯以不肯。為淮南子否。

寄李善夫光祿

費學伊

你自荆南歸。云仁兄達戶而蔬食也。布衣而草

論前無古人矣。顧檢家中裝。不得仁兄一字。為恨中散絕交。似不當槩施於弟。不然者。豈白首如新而弁髦遺之哉。綠沈直指人。漢再附人。一漢之廣矣。江之永矣。望仁兄如姑射仙人。安得促膝劇談。一滌其塵襟乎。言之默然神往矣。

與姜山

湖上游人如雲。買小舟如蓮葉者。亦如洛陽紙價。倘遊龍靈頓。竟與春之賦矣。

答陳心石

某終日偃屏。有泥水自蔽之癖。求。昔高賢。友破我若。痕開。一笑欲去。彼停真。不巧得也。清麗相。飼素文。館。洛。敬嘉。二。鎖。授之。剛。丁。使。蔣。生。運。益。深。非。羊。裴。仲。不。漫。問。也。

卷六

尺牘初登七卷目次

擬魏大司寇

寄朱子瑕

乞花帖

謝惠秋蘭

答沈舉若

與夏彝仲明府

致祁世培侍御

與馮賓

與堅白

與胡彥遠

與鄧侍御

與李木寧

與尹中丞

與陶憲副

報李太僕

與婿

與贈庵

與王又幹

謝友

謝繆湘芷

與王子嚴

答徐蘭生

答賀公調

答阮霞嶼吏部

東歸古臣

答林若樵

謝劉說庵相

答張冷石

答潘藻生

謝柴廷喜親家

東江魯陶

東顧定水

與柴嘉定三首

謝天都范潞公

寄繆湘芷

陳紹英

曹胤昌

曹胤昌

龐承龍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郭亮

謝世英

復柴振華兵道	鄭以佐
寄卓辛羹	姚玄英
寄卓辛羹	閻建
與汪羽六	趙芬
復友	趙芬
致金比部	趙芬
答同社	趙芬
復袁少室	錢逸
寄金伯維	錢逸
答汪季良	錢逸
與韓季若	錢逸
復朱無暇女史	錢逸
寄都門社友	祝世培
寄陳亮工	沈鼎新
答一生上人	沈鼎新
與吳球峰	沈鼎新
正疑叔	葉永圻
與善伯	葉永圻

與穆湘芷	洪言臣
答朱相公	矢名
寄李笠翁	胡日新
與方士羽	馬文燦
寄表弟卓大史	沈宗壇
與總憲	錢春

湖上登舟

陳紹英

復襲大司寇

五首

故監某屍不循道擬請牆上擗出此誠者一片婆心
伏承明問聞之樊之柳尚不容踰皆有失其何敢帶
不敢說法狗議啓役

齊朱子瑕

與兄羈樓東粵選次南鄉本時之楚囚也謝唱大江
東斗酒慰勞實情有萬不得已別兄涉舟水底寄命

路人倉皇取道以維時纔有一線可乘之隙實勢有
萬不可已長途官兵盜水火刻刻為難閱四越月出
萬死抵家老幼男婦二十四人幸皆無恙若再與兄
羈旅盤桓聞粵西之兵隨相繼下德慶又一番流離
死亡之患矣即脫此患弟過南昌縱十日便有金帥
事十八離前後能掩身六甲不盡為言乎吾兄於瀕
行不登舟一把臂弟諒兄非忽然必勢不獲已情有
所萬不忍也今反側暫寧看守之禁已弛不乘時急
理歸家竟真謂賜與馬革通丈夫事耶誠湖一片水

照人心魂不美故鄉生處好豈人情乎何仍遠遊
獨使風雅相望鋒鏑相尋嗟嗟子瑕殆未死所情
刺並下因風寄言

乞花帖致寄玉臣

秋蘭產于湯溪土人携易草履值賤而品最貴有一
莖數花如鐵線者有一莖一花如春蘭者秋清氣吐
馥郁倍常得于好事家覓其久養俗稱宿盆則根葉
糾結有同黏蒲石髮尤為盡善

謝惠秋蘭

行無幾便爾拂衣清晝漸長與猶堪給秋蘭連產
云藉便足可以郵致不謂特屢使命甚慙緝芝陳入
重累採芝仙子初佩雅情懺悔多事

荅沈燦若

僕衰病餘生學修出世事春三月六時懷堂兩屐過
從不及相接邇復病瘍終日偃卧駕在又不能相接
茲幸初潰淋漓禪榻間猶能強起隱几屬草寒白庶
幾一述可以謝過某原舊研席之于其夫人壽宜一
刷名位從來諸盛頓不敢以禮先叩錦旋亦未嘗通

一刺其尊人知有恙。惟時訊親知中。亦亦嘗一候。人議其旁曰。此向來無多往還者。今亦作任安耶。近聞有口買大屋。不以安老親故。詩中微修言之不。失風人之遺。然亦不合時宜一班矣。尊公復返棲水何日來想未免作蟠桃會上人也。

與夏彝仲明府

柴世堯

雙見榮發。自分道出西湖。折柳班荆。一撓紆軫。不謂

紫氣潛度。使人望塵不及。至今踟躕。年兄木天著作

警擗茲歌。數月以來。雲垂風抗。化馳若神。騰逆

善吏事。古以爲難。兄出緒餘辦之。不獨增光吾黨矣。

吳坦公。令君晤接。每異稱人。皆齒芬所致。嗣後郵簡

相及。祈爲謝聲。常有四兄。頗得相晤否。草率勒候。托

蓮生家兄作置郵。外附拙稿。求政。向許作玄晏。不卜

鳴琴之暇。猶能踐此諾不。

致耶世培侍御

弟垂翼歸里。僕馬皆瘠。隔岸越山。宛如三島。可望而

不可。叩調飢之怒。何可。盼言年兄。嘯傲錢湖。蘭渚之

間。花開。命酒。月皎。携琴。爲樂。已。後。矧。年。伯。母。純。如。天

錫。驪。然。安。鍾。鼎。之。奉。乎。弱。水。崑。崙。云。此。非。遠。惟。是。聖

明。側。席。鈞。軸。需。賢。鄴。仙。楚。宛。兩。兄。托。弟。致。言。望。淵。源

之。出。甚。切。不。日。將。沛。直。指。之。綸。破。曲。肱。之。夢。矣。弟。才

匪。世。資。久。耽。懶。慢。朱。潛。修。先。生。句。宣。泰。中。絕。不。相。聞

謬。加。推。舉。恩。命。忽。及。驚。愧。無。所。措。母。論。才。非。民。社。萬

難。仰。承。且。先。呼。尚。在。淺。土。家。慈。年。來。善。病。焚。然。一。子

安。忍。絕。裾。按。臺。巡。畢。年。兄。定。得。把。酒。幸。爲。道。弟。至。情

使。速。留。養。則。母。子。依。依。胥。戴。鴻。造。不。淺。烏。私。迫。切。千

致。倪。鴻。賓。侍。讀

癸。酉。冬。長。安。接。台。輝。今。裝。綈。屢。易。矣。言。念。德。意。耿。耿

不。能。忘。珂。從。過。西。湖。萍。踪。無。恒。遂。成。疎。節。年。翁。啓。沃

之。烈。風。著。平。章。之。畧。日。宏。用。人。惟。舊。簡。自。帝。心。枚。卜

吉。從。直。且。晚。間。事。矣。息。影。靈。麓。以。候。公。車。舍。妹

婿。錢。邵。伯。相。邀。入。閨。嶺。峻。溪。迴。閱。歷。萬。狀。比。至。而。知

宦。路。以。險。更。復。過。之。妹。婿。就。競。官。守。不。敢。少。踰。閨。人

士。素。所。見。諒。不。意。撫。軍。新。蒞。忽。有。爲。之。臧。倉。者。恐。先

入難免成心。年翁能推薄。分賜之援。于予。倘既消之。可然。先張之。張。得脫。高厚之恩。世世以之矣。

寄錢堅白座師

世美。迷遠。何。端。數。橫。於。此。不。獨。衣。衣。且。抑。亦。候。候。俱。疎。清。夜。自。思。淵。畧。之。辜。擢。髮。莫。數。矣。愜。以。腐。瑣。之。流。受。知。夫。子。暨。林。張。兩。師。在。三。深。恩。愧。未。克。副。願。張。師。建。牙。做。地。林。師。開。浙。往。還。猶。得。鴈。行。獲。立。時。荷。辟。耳。之。謫。獨。師。臺。辭。榮。嘉。遊。吟。龍。弄。鳳。翔。林。泉。每。有。風。徒。神。遊。台。使。遠。屏。喜。竹。無。量。豐。沐。啟。東。長。

賜。之。何。師。蓋。不。為。子。雲。之。處。而。慰。誨。殷。勤。更。踰。景。昔。也。既。感。且。慙。旋。復。自。慰。方。今。中。外。孔。棘。瀾。整。差。安。老。師。主。盟。清。江。碧。嶂。之。間。班。管。著。述。盤。輿。看。山。高。風。曠。懷。豈。靖。節。能。彭。越。共。百。一。况。師。母。夫。人。眉。案。相。莊。吉。康。共。履。三。世。兄。飛。鳴。翔。翥。且。暮。雲。霄。兼。靖。節。所。不。能。兼。不。尤。千。古。僅。見。乎。覽。按。在。近。擬。訂。同。門。二。三。子。旅。進。萬。年。之。觴。乃。那。世。培。將。母。郊。居。陳。渭。璜。羊。羽。源。所。心。仕。路。金。君。啓。濬。何。青。也。且。使。看。道。行。未。能。留。埃。有。欣。欣。甲。戌。入。都。驚。問。先。子。病。狀。跟。踏。歸。來。下。

及。與。試。三。載。苦。塊。至。今。甫。得。牛。服。雖。下。帷。山。中。結。理。舊。業。素。麻。吾。病。兼。多。酬。應。之。擾。茲。求。津。梁。未。知。安。在。近。刻。二。冊。呈。教。惟。師。臺。丹。鉛。之。幸。甚。

與胡彥遠

韋人龍 刻

僻。處。山。阿。間。諸。濱。有。彥。遠。胡。長。公。者。覽。輝。於。千。仞。之。上。而。不。與。世。共。步。履。時。於。道。間。相。對。即。細。訪。高。踪。道。間。曰。此。不。可。得。而。疏。也。不。意。流。離。患。難。中。與。定。山。共。晨。夕。或。晤。談。一。室。或。尋。跡。窮。崖。無。日。不。仰。止。彥。遠。定。曰。曰。此。不。可。得。而。親。也。不。可。得。疏。不。可。得。親。皆。足。以。賜。彥。遠。而。不。可。以。盡。彥。遠。也。懷。企。乃。三。年。之。久。而。欣。逢。在。一。席。之。談。夢。想。周。園。苑。之。巖。而。飯。依。樓。接。水。之。側。親。炙。道。範。真。可。以。容。千。人。萬。人。又。如。不。見。一。人。是。日。正。欲。長。跪。請。教。酒。後。潦。倒。又。迫。于。武。林。之。役。不。敢。驚。長。者。之。卧。悵。悵。而。去。徒。令。孺。子。望。垠。上。而。嘆。息。也。康。山。雖。小。小。丘。壑。然。古。之。君。子。每。隱。寓。於。斯。倘。盟。兄。不。我。遺。棄。一。泉。一。石。得。屬。高。賢。指。顧。清。溪。流。光。孤。峰。發。彩。矣。即。不。才。如。龍。謹。築。特。室。以。聽。玄。言。便。中。附。訂。與。胡。侍。御。

森閣大拜烏臺北。向在舞臺身垣重地。耳目重寄以
名公偉望。嚴然司科察之任。五岳皆增氣象。而況至
人作用。譬之吳鉤魚腸。火化木。皆已久徐而出之。陸
斬犀兕。水截蛟龍。有固然耳。敬抗首。竊足俟之。

與李本寧

比論由陝入晉。大是快事。長鎗大劍。翁何所不可。第
醴醴種。囊之鄉。諸寵姬不耐耳。嚴君平。謂州有九涉
其八。計翁賜履所至。于吳於越。於蜀于洛。于秦于晉。
與牛宇內。昔馬遷之文。浮湘轉勝。杜陵之詩。入夢
猶得之蓬窗。草席之間。與險阻艱難之日。若
翁躬歷太平。又親以宦轍臨之。文章詞賦。卓越千古。
豈偶然哉。使至拜命之辱。極感雅念。此行食粟而甘
肉。煩餘黃幸。分以相贖。

與尹中丞

足下持節在里。鏈繞諸故人。日置酒高會。又昔分俸
以佐貧者。諸故人大喜。過望相如之歸。成都買臣之
還會稽。其為榮快。無踰于此者。其隔一衣帶水。獨阻
尉官。我思如結。側盡軒車。將發。道一介抵送前。

靈州天下精兵處也。軍吏治文書幕府上首功。不無
事矣。性強什自愛。

與陶憲副

兩生來說木人花鳥之喻。不覺絕倒。此二美。真天下
奇麗一時並出。無論黛眉餘滿。潑墨成雲。題葉新詞。
樂府爭艷。而齟齬一笑。回眸注人。我輩司空見慣。未
免銷魂動魄。合眼老僧。定不忘隔壁釵聲也。秋水碧
色芙蓉正開。今日纔擢湖湘。同台翁過訪。北山似可
邀。天生中如南山。即掀簾一見可矣。昨賦詩甚佳。而
無暇不與。與舍弟聊一效。掇博先生捧腹。

招李太僕

家有青衣一隊。能為香澁之音。仁翁試過蕭齋。行杯
而聽之。不敢貴公錦纏頭。但賦一詩。見贈足矣。

與僑

聞有荆南訪舊之行。將迎者致敬。有屈耶。抑執羔鴈
先之也。足下清平美質。雅度冲襟。鴻來鳳躍。天啓之
矣。所企橫絕紛華。益加陶鑄。終先公未竟之志。嗣不
依相求之雅。世故有耕而獲者。未有鹵莽滅裂而得。

者足下高明自能早辨豈待不佞之吹噓

與王朋菴

汪煉南

敬同年魯生東白文章意氣久為吾黨冠見入都時
諄諄道及德意口碑不忘時以數奇不偶受羽南還
弟身非庠誼遠送丘為刺刺此懷百端交集然幸託
仁人宇下獲所依歸望老父母時進而教誨之不啻
弟親承盼昧矣

與王又韓

周 撰 遺書

發婦劉氏為八甲里役具摺求批無所希倖祇緣里

與某父子繼歿其家亦係發婦董事劉發恐彼年
弱不力後為所累不如已之老健堪持門戶也故願
與之分認戶役本發刻下營葬其夫楊弟充葬師行
卿已大嚼其家旬日矣今以此相委欲以老父臺之
翰墨卜形家之寅丑卯發耳附陳以博一笑

謝友

敬 求 仲

新兒甫四月便點慧異常兒皆藉嘉庇也七律之錫
度週歲時便可著為繞膝行矣謝謝

謝湯湘芷

敬 求 仲

春來得陪梅花下殊快素懷隨拜佳什二律將是日

名家高宴字字傳神如此作看花詩若遠若近深得

少陵波瀾老成之意堪為此花冠絕不但在是會歷

倒倒章也弟不敢追和聊成十數韻亦告人避俗詩

之書而歸學邇耳正足為知己一笑

與王子履 再見曹鳳昌石菴

發絲猶帶霜紅如潑道人日出谷口望仙駟飛來忽

接來章輒使猿鶴齊聲罵無好主雖粗山醜水不足

屬靈運登臨而咫尺洪崖拍肩無計亦未免乘心之

維烈矣老社臺得無與徐野老因浪園一步地稍減

風流耶寄蘭兄札中有俚言一聯露上台覽或回心

枉轡為十日追桓未可知也望之望之佳什非涼高

妙哀激脫于自然胎以元聲吐為絕調南徐小阮備

極誦揚弟無容置喙必欲以九魂之音編傾鍾呂則

社翁先生同野老兄過澆浦之泉乃不知從何來今

隔屏寄聲因憶欲死何序之有焉原稿暫遺以聽下

回中秋咏和兩律呈笑山居無扇容遣從買之郡中

報蘭之章話而不厭為我問蘭公十二年契濶相思

那得作如此冒頭六朝文字。概來浪裡。可以百斗仁兄不見。願則亦遙。楊草報不盡。

答徐蘭生

裝者剪袂。湖于江南。無恙約。姻指腹。商隱分。山。別耳。何。漏室。破舟。不可收拾。吞天海。浪見及餘。波。戊巳之年。遂演九死。頗聞道。履祥安。幅巾草履。幽情。山水間。雖冀生南畝。飽餉無人。而避世。墻東和光。足老。高吟鐵馬。亂雨。秋枰。亦復何減。佛頭風致。而。乃從大小招魂。再聚五體。視道兄多轉一胎。劫來。

予山哀怨之章。尚是觸眼酸心。非封肝割骨之痛也。年來築袁夏甫土室。載影其中。雙目不見日月。自分委形。待他生發付。不意瑤函半天而下。把讀驚喜。繼之以泣。又入署。晤于嚴社翁。鵲影。祈心。引人道妙。備問吉社。殊慰積思。獨恨。紅藥放。津燒山。子翁急買歸舟。客來一看。為悵悵耳。客秋太自東坡。到。集詩賦之大指。點無生。教分觀。忍。蒲團日。種子語多。與。必。亦。誰。信。六合之外。別有天地。非我輩。

生。搗。摹。所。到。貴。鄉。海。波。尚。飛。巫。山。雨。色。雙。袖。難。開。何。當。一。葉。飛。來。入。石。坊。虹。爐。爭。仙。關。佛。寧。必。理。庚。信。哀。絃。似。鵲。春。怨。為。鐵。春。梁。所。笑。王。又。韓。父。母。慧。業。文。人。現。救。苦。大。士。身。弟。衆。殺。中。感。獨。憐。之。雅。其。恒。居。推。獎。吾。兄。如。元。直。之。擬。卧。龍。然。丁。酉。江。船。春。漲。割。明。聖。湖。殘。桃。敗。柳。來。慰。其。風。雨。之。思。何。為。不。可。也。王。白。虹。社。兄。病。滯。遲。濤。三。日。夜。別。去。到。今。引。為。西。陵。之。恨。子。嚴。兄。道。心。佛。氣。獨。不。肯。一。遊。山。弟。嘗。有。詩。云。無。客。獨。能。尋。鳥。伴。幾。人。真。為。看。山。來。失。之。於。兩。王。子。者。將。欲。取。償。於。吾。兄。曾。不。識。五。更。將。散。之。筵。尚。有。十。二。年。老。朋。誼。生。託。身。否。道。隱。僧。乎。僧。則。鉢。鉢。何。必。不。楚。觀。美。累。盡。氣。清。弟。每。拈。瓣。香。望。兩。高。事。之。吾。輩。文。章。性。命。道。誼。之。妙。正。如。馬。跡。蛛。絲。若。斷。若。續。獨。深。望。吾。子。來。相。斯。夕。者。誠。恐。江。令。筆。花。結。果。不。得。了。了。雨。落。恰。有。一。着。下。不。來。時。故。以。尖。竿。奉。進。彼。二。士。則。何。間。然。子。嚴。署。中。一。展。觀。徒。出。其。詩。索。序。始。猶。以。文。字。知。故。我。非。今。我。也。且。于。泉。石。抑。何。落。落。徐。野。君。詩。文。祭。酒。是。君。家。物。乎。龍。獎。二。年。而。乃。一。見。又。橫。江。飛。去。矣。良。友。

推矜其難如此所望于後流者又安可必耶借韻成
一詩奉笑探股刺刺授簡匆匆未遑楚遊萬言先寄
爲禱

答賀公詞

題承寵六銜

弟與年臺舉同籍而仕同方屬有天幸在年臺以異
才治小邑日惟栽花鳴琴事自就理獨第百爾棘手
靡一善狀近復遭變攸之變一捐之外滿目丘墟靡
知所處年兄其何以策我乎徐生文藻蔚然知爲九
方阜所既定久矣科試尚遙頃季考之役已接真前
某稍爲之地卓生尚未獲識刺請以異日終不令交
臂而失之也

答阮霞嶼吏部

再見陳紹英

家孟公好客尊家步兵好飲使卿孟相遇當無畏
結之煩第荒蔬菜味徒餐軒騎耳馬金錢分自仙曹
更爲鄭重韓李羨桃天下無多求者謝

東清古臣

腹心病深我輩肢體安得動掉無恙明日授兵登舟
矣安步徐行之節豈所語于匡救設世事大抵如此

寶安所利賴耶歲事云暮得取椒花共觴太平便
香合鼓景象何意我生便作此詞可長嘆也

答林若撫

場屋老矣久廢之後法筆反如試筆承革命非敢
自遠第科踞散人復列清楚眉宇中自顧不煩不得
不却走耳大刻領致容謝

謝劉謨菴相公

某以雙下之盾猥蒙師相青黃五達之衝忘其弩下
皆藉伯樂一顧也秋風屢發每思奮鬪以報品題而

答張冷石

欣熱夢起依然故我因念古人感泣於遇窮寄愁於
報罷亦以慚負賞音不盡焉踴躍計耳郭章卿品詣
高卓初以試事奔逐繼且失意避人千頃當前坐失
把把歎也何如敬綠返棹附候道履兼謝幣頒

越關津數十里許與諸廝相值

然兼葭秋水之思嗣河山遠綿日月迅駛花明鶯老
一別兩期每柳外隋舟橋前板高風可掬落月在
梁顧漢不才屢膺長策明時泉石銅於膏育文章

其光焰朽林擊木孰爲之容能通於用翁臺澄神
白之室爭真太玄之門與時無心惟古見好獨如世
需仁賢湯漿飢食曾學術足以擇決天地之根經綸
足以補助時勢之缺而猶謂莊荃自守其執聽之遠
辱腴施未知所報深秋挹竭虔布素悃未盡

答潘藻生

弟鹿鹿拮据既以世上緣槩不能謝復爲寒血小熱
彼已都不肯釋遂終日從塵沙汚淖中直沉到底青
細事遠白髮日新此往不知所稅遂決意乞一官

江黃野蔓聊就花黃終春秋耳用緣話別問渡雪
期迫務忙信宿遙返遙盼台光五雲競爽乃辱手
誠今話舊誼重情添佩之以行江淮間祇可從星宿
裁高深也

謝柴廷喜親家

弟以三之日辭廣陵放舟不經故道托履長風盡脫
外湖之險九日驪舟清源上流爲囀唯婢僕數人政
不堪問茶葉也嗣藉河伯效靈雖日月倒流沙柳柳
碧而存帆無恙旅抱如浣入口以往過皆水國風用

鏡裡橫華樹顛長年經日莫測津畔止敗革顏面
沒舟際而已弟南北問渡者屢無此詫觀竊計何以
方物老親翁汪洋之度湛深之澤俾獲以詠以游式
歌且舞者庶幾焉耳別忽兩旬秋且熟矣未知僕輩
刈穫何似然喬嶽峙而衆山皆俯江河洞而百川自
下揆於理勢應無負德意者第尚任畚鍤於他人之
田不得不以心計代手足耳路抵夏鎮草勒布謝語
云去茲遠戴滋深政此日情事也

東江督陶

弟三寸無自當之靈兩鬢有相欺之色決計托後學
以千里携家十指教糧半年望國門投世閱長安監
肯近可捫矣米漿篋笥慮爲典閣所稽不揣煩所以
導之先令小力微請話濶年來問徑山下埃泥首面
承未敢絮絮因風也

東顧定水

廣陵以北大浸稽天時見柳稍出沒波際則舟如芥
容與水晶宮中差無龍負不至五色無主耳茲已歌
天津橋上之章清爐若在耳後第酒杯茶甌未得

放能不近市。第一一。楊霞光雲氣時來。座間者仁兄爲我卜之。弟即踰蹇蹇問徑矣。不更寒哉。

與柴嘉定

劉鴻訓寄

千載之後。無由見葛稚川王喬爲何人。乃有風神縹緲音節。珠如柴使君其人者。何不可飛。見目邊燒丹勾漏。予自鶴江上片縷縹緲。弟每一懷及仙仙欲舉與李。小涉楊側。孩周玉繩諸公。津津道之。如出一舌。年兄真不食烟炊者哉。人既入抄區區吏事。不同。河。年兄自嚙城來者。藉藉頌音。幾塞朝紳之耳。公

愉快又當何如。小詩寄政。乞點劑之。臨緘耿耿。

其二

劉生攜手致來。久稽奉答。然非付劉生持歸。慮其無以塞命。亦劉生意也。海上仙人時時蘸楊枝。雲靄膏露。治續陰符。與日俱懋矣。嚮來寄安元旭書。無不爲年兄推轂者。年兄何惜。亦野人有調野人自輸之耳。往所乞金竹筴。肯見遺否。

其三

舊門定海之間。有年兄在。弟得時分金竹之所。以

中有足遺之不去。亦須勉作塗鴉。但未敢傳年兄一笑耳。手教庸我肥。切輒染一箋。求改年兄弟爲我聖斧其詞。無論其筆法可也。

謝天部范潞公惠試泰詩紀

郭亮

古人讀書於蕭瑟崢嶸處。每有窺人夫蕭瑟與崢嶸合言。可以悟道。可以証品。今乃于兄翁見之。每見兄翁臨當世之事。一意擔當。絕無怯惜。意其詩當付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乃安和春雅一本自然賦詠。若彼寄托若此。是真蕭瑟崢嶸者哉。一再諷讀。積精蓄思。一朝自至。并其境地。俱泯。所謂海上之游山川林壑羣陽狎至。寂寞官真先生將移我情品骨道力。又僅詩情已乎。

寄繆湘芷同年

高世泰

毫師兄來。何幸華翰注存。至以敝帚業見訪也。應命之書。忘其鄙拙。乃因得起居嘉祉。居處子之巷。樂靖節之樂。伯玉方在知非。夫子自許知命。年翁其奚從乎。毫師兄盛稱年翁端居讀書。不悉所讀何書。只曰獨不喜讀佛書。噫。是仰窺年翁之卓識。遠尚不隨。

世○何○者○也○乃○若○世○之○所○趨○我○之○所○避○世○之○所○棄○我○之○所○取○則○又○世○莫○如○我○何○者○也○獨○居○無○同○是○何○學○乎○非○義○文○周○孔○因○聖○人○日○與○相○對○吾○誰○與○歸○故○于○兩○年○來○繼○立○課○格○日○玩○一○占○週○而○復○始○暫○將○終○老○不○知○年○翁○俱○以○教○之○拙○刻○六○種○奉○博○拍○掌○笑○其○多○事○笑○其○不○經○俱○于○是○乎○在○臨○風○惘○然○

夜柴振華兵道

鄭以偉 方木

都○下○掘○承○時○聆○屑○玉○之○誨○一○行○入○山○遂○為○萍○梗○桃○花○源○遠○瞻○望○雲○山○無○從○問○雁○祗○頻○傾○注○已○耳○門○下○文○武○殿○那○斗○山○繫○望○道○宜○超○而○直○上○勢○乃○取○于○斜○飛○至○淮○揚○之○擢○公○論○始○為○一○伸○然○舳○艫○銜○尾○夙○夜○轉○輸○今○歲○之○懷○獨○先○非○門○下○拚○茶○拮○据○何○以○臻○此○生○甲○煎○淺○俗○丙○尾○瑣○離○歲○月○已○如○下○坂○之○輪○衰○初○復○類○深○秋○之○葉○屢○流○乞○歸○未○蒙○見○俞○松○風○之○聲○常○在○叢○菊○之○懷○未○忘○豈○能○如○台○翰○所○策○邪○倘○得○遂○初○福○丹○奉○訪○武○能○添○何○瓊○花○之○側○未○可○知○耳○忤○旋○率○勒○伏○冀○益○殫○忠○

聖明南顧

青卓游嚴

姚玄煥 爾舍

聞○營○以○來○比○五○閱○月○所○在○竊○發○引○領○王○師○有○如○佛○謁○然○今○昔○殊○異○其○實○賊○即○是○民○有○驅○之○使○然○者○也○撫○勦○得○宜○一○良○守○令○事○耳○焉○用○桓○桓○赴○赴○者○為○上○臺○以○委○言○為○便○缺○久○懸○而○京○都○未○聞○五○日○京○兆○但○知○梳○櫛○自○肥○求○其○靖○盜○安○民○亦○可○謂○不○諳○時○務○者○矣○年○臺○讀○秘○之○暇○留○心○時○政○亦○肯○取○窮○民○肝○膽○之○隱○致○之○當○事○否○耶○

寄卓辛葵

關 鍵 六 鈴

古○來○神○物○之○興○頗○能○雲○雨○天○下○利○澤○四○海○年○翁○不○忘○故○鄉○民○生○豈○非○太○平○有○期○而○倒○懸○可○立○振○耶○語○云○上○有○稷○契○則○下○遂○象○緯○鄙○人○得○以○安○夢○松○風○皆○故○人○君○房○之○賜○也○愚○瞽○無○裨○山○海○獨○念○共○聞○之○典○章○保○無○殘○闕○鼎○湖○之○記○注○有○待○綴○成○此○二○事○非○予○自○命○者○不○任○今○年○翁○其○誰○長○安○諸○知○已○不○及○時○通○尺○素○見○時○悉○為○道○意○近○狀○無○事○縷○陳○惟○言○臣○基○饑○欲○死○而○已○凡○風○厲○寒○萬○惟○珍○重○

與汪羽六

趙芬

出。蟬。者。金。室。麗。妃。璇。宮。佚。女。不。納。之。藻。局。輔。帳。而。令。幽。夢。芳。魂。狼。藉。于。敗。薪。之。上。有。肉。者。以。為。分。痛。仁。丈。以。一。矢。下。情。城。置。之。歌。臺。舞。榭。之。側。實。為。陰。德。辜。獨。風。流。

復友

龍。女。欲。來。宜。有。風。鬟。雨。髻。但。使。裙。拖。湘。水。儼。染。香。塵。著。甚。風。景。催。粧。詩。雖。無。當。大。雅。但。自。喜。無。玉。樓。金。屋。鵲。鴛。恩。臺。等。字。差。免。俗。耳。惟。吾。兄。點。定。

致金比部

薏。漿。梅。醖。聊。破。曉。寒。乃。伴。以。剗。刻。恐。不。足。當。下。酒。物。也。奈。何。

答同社

弟。雖。不。肖。乃。上。帝。戲。臣。非。若。輩。美。客。也。請。繳。此。微。昔。崔。儼。謂。登。我。堂。者。必。讀。遍。五。千。卷。使。儼。不。好。讀。書。則。崔。氏。之。堂。非。目。不。識。丁。者。不。內。矣。聲。應。氣。求。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復袁少室

錢 迥

水仙蘇杭有麗本乃綠蕊耳花香不減第禁不甚。白門此種絕佳弟愛逾此君仁兄見贈極為知心咏水仙詩惟徐文長一絕最奇謹書以為報大有花如此自宜與梅蘭共契乃羅虬九錫竟使與嘲踞比肩弟甚冤之敢質之仁兄不卜以弟為知言否。

寄金伯維

去年初夏托僧潭空以書勸奉寄至今間復至訊之則云浮沉矣邇來府僧假慕清事拾得塗鴉一幅輒高懸淨室中豈以諸蕭軒銘冒作維摩室記耶今重錄一通專力資似倘無當名園則不如潭空藏拙之為愈也。

答汪季良

榜字無當大觀規顏書上弟于此道欠工不過托名為游食計耳譬之乞兒唱蓮花落為生計正不論歌之工拙也若謂銳意臨池欲希前哲則諸人可欺能欺足下乎。

與韓季若

飲錢為婚古之人有行之者王敦之于阮修也。

皆名士慕我故爭輸恐後今之名義何在尚望此手
荆布自是美談凡有女者亦何妨練裳布被以造但
知蕸夫子非長貧便有理會耳

復朱無瑕女史

花如美人詩如名花芬烈掩映益助春嬌羨服美服
楊小玉出自蘭皋蕸自解吐芳噴艷然不意其工
于蕸句若此別詩字字血淚幾成妃子紅水使有心
人見之寧令鳳臺久寂鸞閣長閑耶

寄都門社友

祝世培 嘉禮

入燕之舉彼此勸駕者五年無縮地之術有登天之
難兄乃先者祖鞭觸熱而往才既云高足亦為捷矣
弟以半生淹忽坐失太平甫味出門輒憂荒亂諸親
知數言殷切極體行藏自籌之吉星在度到處同
天還值其枯滄海亦竭有絕裾而往耳

寄陳亮工

沈鼎新 自玉

羽南歸備述周亭佳勝盤飧芬郁令人西向涎流不
知何日作倒接羅故事羽南文采風華直有驚雲之
氣試日偶病而羽差弱恐圖南之不前自非假其羽

幹何能振振東鄰自媒類慚巧笑故不憚豐干之

答一生上人

疏耶草草書去若欲托為衆香鉢非自聚恒河沙不
可也夫美福者修福美慧者修慧僕所交者皆以多
福多慧自命知操何修乎問有好修有願無力尚須
上人載之大願船也

與吳球峯

聞先生前賞徐郎傳三復不置今徐某即其人也于
傳則實于人則素不幾禁公之好龍耶一笑

與凝叔

葉永圻 二首

比日惘惘殊甚不自識其何解歸程已促而友朋山
水到處難忘况誼篤同氣如吾兄者乎弟向負席落
以為四海諸公朝夕共處何有往來今此依依頗為
腐生詞誼予情誠未得所窮也別已兼旬著撰當復
盈尺前所垂教弟已瀏覽數晨夕不能遽釋大抵天
資高朗而以讀書積氣氣或浮而難鎮及其醇也然
後肆焉故必見側出皆吾才分所餘而不欲人受之
易求佳文于凝叔猶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弟望望

莫及矣。年且差長。而師心寡昧。如涉榛塗。視吾徒。則荆薪屑屑。浩落無際。歎美之餘。垂頭抱慙。猶幸凝叔不棄。時提誨之。然事事不如人。至弟而極。非獨應制。聖業也。今壁還尊製七篇。竊測無當。尚祈正之。但為鼠曳者半。署中受鼠害最劇。官法所不能加。萬惟見宥。寒暖不時。山居尤宜珍攝。兄體清癯。弟每係念。因鄙言加慎。慰藉何如。

與善伯

行期已迫。無任驚痛。急思一面。千萬委曲圖之。或吾

兄竟想家。若入署一見。不則託青藜轉致。此真一刻千金之時。當面失之。別後相思。亦何益也。佇望良圖。不勝哀禱。

與繆湘芷

洪吉臣

佳咏奇快。兩絕可驚。風雨泣鬼神。又不止芙蓉泣露。香蘭笑矣。容購筵索書。王李哲葵。鍾譚鹿。感荷吾兄。振起斯文。我肩天半。大海迴瀾。于今復見。何快如之。

答朱相公

朱名

不孝素無貲。可以聚書。故鄴架之貧。甚于囊中。空

手錄數種。恐屬鄴架。棄爾耳。秋間造謁。或挈篋以從。

寄李笠翁

胡日新

僕浪游人間。竟不知如此世界。尚有笠翁其人。為騷雅文壇。捧持傾圯。其賦長卿也。其史司馬也。其怨三閭也。其曠濠園也。其高太白也。其諸葛何也。雲耶。龍耶。笠翁耶。眉崑崙而足淵淳。現滔波而筆搖岳。笠翁果何人。安能不顛倒。予以神魂。驅馳我以夢寐乎。今先生固不乏執卹之士。然先生座側。又烏可無胡子。其人哉。當先生擁書把酒。策漢鞭秦。醉嘯兩峰之巔。

與方士羽

馬文燦

酣卧六橋之側。是時。僕或岸幘而歌。或曳裾而起。或出莊語。或出痴語。狂語亦古。亦今。非依非儒之語。嗚呼。平先生之旁。以為文心筆興之起。予如若武之于少陵。昌黎之于張翥。百穀之于受菴。文長之于宗超。若是則烏可一日無胡子其人。于先生之座右乎哉。浦陵藥客。支杖板橋。欲溯無從。春江八戶。長風時至。幸惠我以好音。

與方士羽

馬文燦

應弟初入靈山。印得獲交。吾兄一見。忘形快談。終日

斯疑賞奇之外凡於泉松岩驚嶺概酣我兩人未
不相對怡悅遇時幽興惟恐功名迫人如是者十載
第別路山靈驚請勝獨爲兄有又十餘年而陵谷變
矣彼此音問遂疎久之途遇始知吾兄已遷解脫果
名士風流竟爲散聖安卿耶令人可羨而不可及近
訊令親知吾兄又於語溪設絳賢者固不可測弟即
欲買棹相探而適有武夷之行歸來約在渴吟菊笑
時當躬叩禪扉抵掌話瀾且悉九曲諸勝爲吾兄數
日清供也

沈宗壇

寄表弟卓太史

沈宗壇

序手教注存骨肉之情知己之感使人佩詠無既自
念一生迂拙兼以賦命不猶人所雲流我必石轉人
所亦決我必藤草年來盜寇縱橫一身多難故荷荷
一羣遲疑未得非敢自外虛植也表弟秉名清時榮
問休暢咳吐意指之微可辨幃寒求印從此躬耕力
食爲太平之民無非天上貴人之賜矣若夫造福鄉
邦行其所是此正賢者盡力時弟唯有加額而已但
太平指日玉堂之夢雖酣恐子舍之懷亦動何日暫

餘故同使賤兄弟仗庇松風或可披帷一話茲因引
便附此數行世法寒肅都忘尚率

與總憲

再見錢春梅谷

余同老爲先君大座師而詩訓其孫也余金老爲
大座師而敬儀其子也不約偕來而俱有求於閣下
豈非以翁臺必厚其舊僚而弟自不能薄諸世講乎
適已面陳今導之使前幸垂青照不盡

卷七

辛

尺牘初徵八卷目次

復白雲鹿門禪師	釋道忞
與蔣元長孝廉	道忞
復魯太史	道忞
復淨遠禪師	道忞
復石衲道人	道忞
再復白雲鹿門	道忞
與全庵進上座	釋道秀
與緯書記	通秀
與竹林山主	通秀
與汪與可居士	釋正岳
與李天瞿居士	正岳
與獅幢	正岳
與吳仲木居士	正岳
與瑞舟師	正岳
與聖木師	正岳
與獨嘯禪師淨照法主	正岳
與吳巽之	正岳

與心衡法師	正岳
與吳子厚居士	正岳
復王東里	釋道忞
寄曹秋岳居士	釋道盛
復大中丞姚居士	釋道容
復劉後如	陳與郊
復楊孝廉	陳與郊
與沈廣文	陳與郊
東陳子淵	陳與郊
謝沈同漁	陳與郊
復羅	陳與郊
與孫月峰	陳與郊
許陳楚石	黃洪憲
答李伯襄	王思任
復青寧上人	王思任
復泰朱明	王思任
與鼎兒論易	王思任
東旅堂居士	釋道忞

爲荆子真與止大二首	賀 訢
與左崑山二首	黃 澍
訂卓靜巖	俞 汝言
答秦泰寧	趙 春
與王心鑑	趙 春
致朱漳南	諸九修
謝張西銘	諸九修
與季天中給諫	陸雲龍
謝季滄葦侍御	陸雲龍
答李蒼水庶常	陸雲龍
貽沈葵衷侍御	陸雲龍
與陳次升	失 名
復某公	陳之選
答沈英多	失 名
與詹神南	失 名
答陳似木	失 名
與宋稼庵	王鳳曲
東家明石將軍	王鳳曲

復譚只收	王鳳曲
答友人來書	王鳳曲
與王又韓	曹龍昌
寄卓太史	俞時爲

大願初徵卷之八

湖上笠翁李

復白雲鹿門禪師

源庵

釋道忞

六十不造屋七十不造衣此方內常語耳若夫出格而遊方之外如趙州八十猶行腳寶掌千歲走支那則兄與弟輩不過出幼孩穉而已六十二而造殿蓋雲霄正是其時彼五十稱壽而勞人遠祝不亦笑殺二闍黎哉忙不及走候恕不過督

與元長蔣孝廉

數載阻胡隔越久幸魚雁頃接玉如弟書始知借寶

京板滂來絕縣之覆亡者十而九抑不似揚之埽土盡也民至埽土盡豈非樂深而哀甚者邪於最甚之中無豐德厚福而獲安全焉有是理哉則謂非天之眷居士不可獨公車頓于癸未之役適慨甘泉淑靈之氣未發越居士耳殊貧道邇來親睹宰官輩以癸未起家者數矣非其名捐則其身敗者有之甚而身各俱敗者亦有之則又安知非天之與居士後而

與居士先邪所冀慰昭明德以終遐天之祚已可步尚艱惟冀順時珍愛

復清海晉太史

一夏貧病交煎苦惱無量幸而富有風泉雪堅節煥明湖差足樂饑耳吳興之轍雖未有期然各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遇哉余較相如病尤渴者敬以來歲春煥為約

復淨遠禪師

湖山明媚風日和融造託幽玄扣關問故飲最上之

高流飲稱心之雅論開應對古壁移榻就青陰弟于

茲時蓋忘今夕是何夕矣乃塵纓未脫倦花難留徘徊松徑話別務橋則又何嘗下嵩山今多所思撫佳入今步遲遲而已哉大日即趨神道路訪靈兄于皋亭之西塢承翰簡遂不能以時裁答婉婉如何武林豁口弟已處處誌之矣未審他日再來還識桃源路否

復石菴道人

明夷蒙難在昔聖賢莫可殫紀至若山僧又不足言

矣東隱之問自是業種五百生荷登當事者有成
于我輩哉即有成心愈微夙負難逃此我輩學佛之
從明見三世果因而不從違世儒諉天與命之說也
如此則尚恐此番償耐不足致有餘殃可畏又焉有
打向別處流轉乎屏念殷殷至形訝詠是將不朽山
僧也抑山僧何幸小出而大遇哉

復白雲鹿門禪師

歷攷古今弘法嬰難自師子尊者以下無慮數十輩
類皆瑰偉權奇生知博達之士豈大川利涉必需善

東隱書卷

卷八

年

水舟師而艱險危虞天固不以等流嘗試與夫弟本
碌碌常行乃膺天私篤亦得隨墮其中顧何福要天
而幸躡昔賢芳躅哉今兄獨為弟拂膺致款者得毋
以弟尤存世俗知見即以世俗所應喻者而喻弟乎
深荷厚遺更銘雅愛不盡不盡

與全菴進上座

釋通坊玉林
三百

知掩室面壁甚慰甚慰年來深喜枯冷夏秋之交或
當孤筇潛過平分寥寂也雖行止不可知姑漫言之
不盡

與綺書記

某今日趁早涼往草堂幸公即買舟到證果蓋度夏
必林泉林泉又惟幽者為勝耳彥遠已回平遠乞
致聲功臣政云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
鷺見吾常來此似為船子菴下註脚然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流庶幾此兩賢乎欲言統俟面悉不一

與竹林山主

愚公輩苦心今又鼓勇出山適復遇如斯阻隔是
不肖終無緣一到竹林也凡事有緣則行無緣則止

東隱書卷

卷八

年

終不可殫公再執而不化則余必在千山萬山之
矣

東汪與可居士

釋正品
三百

寓林先生當代人文宗望歿踰二十年所僅獲附葬
先替適歲殘日迫想赴送之車斷無幾幅倘哉難乎
其為清白後矣憶公平日起門者如市其身骨未寒
且市化為水況更世難能無改歲寒之色惟尊公一
人誠叔世之古人也乃今卜地古蕩卜日戊申茲當
切生平自能酬何以往更宜倡義同人一往赴送也

前代高風復見今日知抱國士之威者當不以世
忘情強與人事也

與李天恩居士

居士八載之期疾如過電丈夫一諾豈須時流方今
大道頽瀾異見蜂起實望有力如天老輩者出奮吹
毛共掃孤宿雪烈二公雖之周旋或亦天與苦境以
磨道骨不然主者何以自解耶

與法弟御幢

頃聞吾弟別受新像有容膝之安無枵腹之慮以方

與法弟御幢

五

盛之年游無盡之藏設非大福德人那得此大便宜
事於此日漸月漬使及某之齒必且鎧堅仗利可入
面受敵即賢聖猶望影而懼況磨異哉今彼風方熾
請稍俟之天定自能勝人則尺蠖之屈未嘗非造物
者之所以成神龍也至若者回思三十年前所失
不知幾許今日徒有臨風美明亦復何益

與吳仲木居士

藝聞尊公北信一時熱脈難過舊習頓起遂不知氣
之過激語之太直也雖作近傷時有失風人之責

多憤俗雅非道者所宜然世際春秋處士得而
切當煨燼野史可以備遺故斧聲燭影之疑反藉參
詳於僧紀界虎投豺之罵亦嘗取快于詩人今以人
論地故不免閉事無明若觀世論交亦頗覺真情實
錄設引分自嫌忍搔不搔以諱自忌隱痛不發外不
敢顯彰君子之善內不敢直據時昔之心此猶喉之
着鯁有非賤性所能忍也

與瑞舟師

兩承衝寒過訪皆不及信宿留連殊多未盡放生社

與瑞舟師

六

之舉轉業河為慈水已是勝緣更舍菱米種蓮香亦
復與西方何遠以施微報師之仁壽可同彼佛無量
矣

與聖木師

山中聚首月無虛日不知被甚業風吹散動隔數年
徒為高峰白雲所笑兄雖孤寂老窮較我為甚然冷
泉無恙勝我多矣凡於對境逢緣處但作知足想不
作不足數便是離憂安穩幢矣

與獨嗜禪師淨照法主

不備上無
之無神
亦無不
客不
此不

東西兩臺金銀二泉悶則高登。煩則快飲。湖山幽勝。
獨得超然。春秋霽清。無日不往。自謂此生。但爲吾有。
無端隨作蟲豸。打入保社。都將此樂。全副讓與二老。
時值院務。竭攻世諦。蜂集同望。舊遊六似。仙凡升請。
不免清夜淒然。時發懶公之嘲。若非二老在爾。猶我。
或落俗漢手中。縱不如段。卽當恨殺矣。不知二老正。
在藉草蔭松。淪瀑。石相親而笑。日空海宇。還爲我。
留地抑笑。我失策耶。雖然。人間清樂。造物大忌。居者。
當自珍惜。無太狼藉。似我致貽後車之戒。此浪子惜。

客之熱腸。幸勿疑我之不實也。別久書此。以代捧腹。

與吳子厚之

比見近作。益古雅精出。自是必傳之業。奈世俗悠悠。
雖交滿海內。曾未有爲老居士計。此敢望司篋。以全。
藁惠我。俟有徵緣。當與知已。謀爲公壽。卽未能盡付。
衆人至心。血所鍾。必不忍置之可惜也。數十年道誼。
除却已躬大事。餘習未忘。僅此一項耳。望無虛所往。
萬萬。

與心齋法師

邇者指動累百。蠶食彌旬。益三峰之腹。則果而十。
之腹。則枵矣。雖難毗城之力。得咸香界之施。然刻王。
之肉。填客之瘡。卽覓心了不可得。亦何以自安。執事。
諸公衆大居士。皆藉道重百耳。同音幾於靈山。一會。
重見今日。鼗鼓相逢。殊足千古。幸爲一一道謝。

與吳子厚居士

今冬南國雖幸。小穰然償負一空。甚於大禪。況江陰。
屬魁陽候。接踵爲虐。則珠視其粒。素封猶然。況寧甫。
居士。以計口課入之家。竟減一壯夫歲食。以供禪旅。

此輩子厚孝長兩居士。作緣有自然。非此老道骨宿。
深安能施越常情。有若是耶。神契之交。不敢泛形齒。
頻惟此老。默然相喻于不言耳。

復王東里居士

釋明方 石雨

下雪峰滿擬走候道履。奈隨轉流覽古汀。澆滯山。
水。曾以數行遣徒代訊。復爲永安路山。至今更便無。
郵。每念華林把晤。若非老居士打開格。則的又焉能。
令貧道肆口恣心。橫拈到弄。爲作家相見也。呵呵。冬。
制正結建。與之普明。而洽親友。適至捧讀。翰招佳持。

三平不勝踴躍奈先一日為建陽靈峰邀住未及
命而至然積想未消終常向百丈深邊與老韓觀面
相見不須向侍者處尋消息也偶爾伴居草復不
宜

寄曹秋岳居士

釋道盛 覺

衲前在龍淵真塔正當擊水尋珠聚沙稱佛之時而
高軒偕葵翁屢顧如春風吹卉花鳥逞機自應有冷
眼俊心觸發天分者得非主賓酬唱之妙密哉錢牧
老數會省中以慈大師全集為序極稱粵中幸大

廣應禪後

卷八

護法得傳寫正本來江南校梓使法乳流通則曹溪
肉祖儼然未壞也文節師來乃知至孝格心得見親
啓手足此靈源以逝者如斯所讀之萬卷書今在何
處父子間當有不隔者惜此薪傳之密則何能徐師
川之獨入燈林哉特述慰詩聊表微意嘉禾拙錄并
應慧眼或笑故紙有時亦堪合藥也

復大中丞益城姚居士

釋道容 賈

今弟向在金粟每稱誦台嘉胸藏二西道佩三車儒
雅風流異於陶謝即世離世火裏青蓮居塵出塵汚

中自玉私欲一觀光顧未能如願也不意今秋扶
太白峰拓開景德寺使某刺腦入盆迴避不得自此
拖犁拽耙何日能脫鼻繩伏承玉章煥煥佳句琳琳
觸人心目神御蕭然真風何月渚之懷詩中有禪哉
但此段機思妙造騰騰躍躍活活潑潑推其原始從
何處發來不可以玄妙解亦不可以有道通於是了
悟得去則見當人自古至今從始至終本命元辰安
身立命之處不被一切塵緣文海詩江所浸漬纔是
出精離謂大裏蓮污中玉而名狀描畫亦全屬勉強

廣應禪後

卷八

云耳見如此不知高明何以誨山野客也聊步一
偈敬請大教

復劉後如

再見 陳與郊 七首

前者偶從邸報驚觀尊銜知必有見矢焉中之顧道
道遠不及問承手諭通識所從來嗟嗟與非類者同
官如蹈蒺藜如近個厠未有不羅其刺而於其污者
亦數爾運爾所幸譏夫見法公論彌彰夫既揭其肺
肝懸之紙上誰不為足下點舌伸眉也計斯命不在
且晚乎企之企之

復假孝廉

不肯蒙尊公知遇。與父與師而三。自返海濱。一。目。不三四頌者。非人也。豈承榮問。知新拜刊法。甚為門下喜。又甚為門下驚。瞻者景時已非。非見已於妄人。不。主。且。天下邪。雖然。當代名臣。原不以科第為甲乙。安見文貞之遜。文敏。文定也。在世。丈力之而已。

與沈廣文

仁丈如此鴻抱。如此碩德。而天且以博士酬之。抑命。入頭乎。然得名邦。嘉子弟。雍雍類水。衡有琴書之。樂。而宅有蘭玉之秀。亦足暢敘晚懷。視不肖弟。豈不一第。豈不一官。而末路若斯何益耶。

東陳子淵

古今稱不朽者三。而僕則謂功德在天地間。亦浸久。發微。惟立言垂世。雖去之千百載。一展卷而如聽其言。如見其心。斯其為不朽最盛。僕伏海境。即先生名。久矣。適得史品一書。讀之神王。頓安得一日而見。三經。解詁。半生。寢食。其間。滿齋。魚大願也。

謝沈同漁

草木之華。偶產先人之祠。蒙異者注意。世好從而大之。名。画。名。篇。觸目盡珠琅。拜賜逾百朋矣。謹當什襲藏去。為榮。先此鳴謝。

復羅

自臺下撫綏寧邑。不率得患。災桑田滄海。樹廟食百世功。即一訟牒。一征。繇必。藹藹得民之情。恤民之隱。問民之有餘不足。而左右緩急之慈。母不是過。故寧之人。從黃髮以及髫髻。從冕衣裳。以至。祠。博。草。無不津津頌焉。歌謠之不足。繪画之。繪画之不足。係。

唐履看後

謝。而碑記之之祠之碑。乃眾庶意也。意本。舉也。即拔山之力。不能鼓之。而使聚其欲舉也。即懸河之辯。亦不能說之。而使停難。蒙臺下教止之。惡得而止之耶。且字下士民。或云私乳估翼。乃今北則。李西則。若。言。間。士大夫善文者。文善画者。画爭欲托附不朽。宛然足半部史記也。僕一懶惰大耳。筆研荒。涇。印。不能從。構。李。若。若。之。士大夫其何能。三老子弟之情。而不使之一舒也。台命。罷。屏。謹力疾頓首以謝。

與孫月峰

華上風波。遂至此極。耶彼有北之夫。橫弄唇舌。必盡
遂我輩。若將若我輩者。惡如縱鳳。高雲阿閣。縱所大
林。豐艸。潤之。正所以福之也。特我兩人。共此樂境。而
弟不能飲。又不能基。輸丈兩。籌殊愧殊愧。

啓陳楚石

黃洪憲

弟家食已幾十年。杜門掃軌。與世無競。而寥廓之羽
猶來矰弋。非不知身。處矣。焉用文之。而永垢不忘
澹面垢不忘。類此亦人情。故時有不平之鳴。形諸奏

大用

卷八

書

牘。墓下入乘。樞衡牛喘。且問。寧忍。字下有覆盆之冤
而不為一伸。雪乎。前後疏。稍呈覽。百凡可昭雪。處母
客鼎。言俾廢棄之人。亦得潔身。而隱無遺。泉石羞也
則拜長者之賜。渥矣。

答李伯襄

三見王思任 季重

靈谷松妙寺前。澗亦可約。唐存憶。同往則妙。若呂豫
石一。臉。舊。遇。君。氣。足。未。行。而。壯。先。走。李。玄。素。兩。擺。搖
斷。下。魚。往。來。三。山。街。遶。喇。人。下。馬。是。其。木。等。山。水。之
間。着。不。得。也。

復青黎上人

紫柏慈山。皆向上。甜鍾。聰明。大力者。但一為。夏目
一為。冬日。不若。密藏。月。川。酌。而。用。之。然。以。思。意。評。說
老。佛。原。是。慈。悲。努。目。者。把。門。低。眉。者。上。坐。雖。是。謔。語
亦。覺。有。味。耳。

復秦朱明

一字三呼。還不止。此讀廣選。則漢晉唐宋騷賦。誄贊
祭文。詩。銘。等。作。叶。韻。者。皆。在。舌。杪。間。一。轉。不。可。泥。求
之。也。切。字。洪。惟。竺。乾。等。韻。不。差。然。亦。須。有。傳。授。至。點

尼履初章

卷八

書

常半切。可以意會耳。大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譬之
愛。吻。二。字。卒。然。起。者。為。驚。聲。惜。聲。斂。而。伸。之。則。為。不
然。不。肯。之。聲。急。甚。大。呼。則。為。痛。聲。媚。媚。微。盛。則。為。兒
女。子。快。活。之。聲。非。一。端。可。盡。只。在。唇。吻。間。輕。重。緩。急
寫。出。也。

與鼎兒論易

太極。死。因。兩。儀。板。畫。焉。知。太。極。之。不。方。兩。儀。之。不。陰
耶。

東旅堂居士

可見釋道志 未

入聞河清之問。有假。楚。風。振。衣。物。表。楚。士。見。悲。魯。儒。逢。之。而。泣。者。若。而。人。心。嚮。往。之。尚。未。詳。其。造。道。何。如。也。既。而。稍。悉。其。深。詣。于。紫。山。與。然。之。日。益。心。寄。之。不。自。謂。今。春。竟。得。把。臂。西。子。湖。頭。促。膝。傾。倒。亦。三。生。快。事。但。恨。一。見。不。再。見。側。懷。實。深。耳。承。手。教。掄。揚。太。甚。貧。道。自。愧。聲。聞。過。情。費。縑。老。熟。腸。冷。眼。可。稱。道。峰。外。幾。外。題。雲。念。錢。允。式。潘。太。行。韓。子。蓮。呂。子。隱。諸。君。子。皆。承。枉。顧。能。與。旅。堂。有。縉。紱。者。定。與。貧。道。有。臭味。也。敢。忘。垂。注。祇。挹。清。光。懸。樹。以。埃。

爲辨子真與止大

賀詮

余不至武陵源。十有五年。子茲矣。雖過九里十三步。街中亦無所顧。姑蘇多佳麗。西湖饒嬌媚。媚態愈多。俠風益少。謂此輩止可與大賈共語耳。偶至太平園。子被謫凡世。未見而此心惘然。及相晤于縹緲樓。不四三語。而嘆爲天人。不虛也。兩月以來。情真語篤。才艷驚人。閱人多矣。或有貌無才。或才高貌劣。未有如子之有。且大有貌而絕者也。所恨造物與子才不與子福。且經未有之亂。罹生離之慘。每言。

能俗子
過一不
倚而五

至此我心如割。以情種而達至人。其一。悲。病。俗子所能解也。別時艸艸沿路。泣登籍嶺之巔。望子在白雲下。放聲慟哭。不顧左右。嗟乎。子雖在雜沓中。諒亦同此。次日申刻。至新安。尚未晤當事者。亦不知究竟。何如。三月間。能重會否。子爲蕩子所累。吾爲浮名所驅。茫茫南北。正不知天意何如耳。與夫同當奉一字序別。而淚隨筆流。文不成句。惶惑之中。苦無所屬。惟子慎醫藥。堅行持。戒氣惱而已。別札未便序及。故再述梗槩。以畢離恨。惟子密而觀之。勿等閑也。

其二

前書憐子而未詳。所以憐子之道。然亦不欲預言。所以憐子之道也。弟至新安。晤當事者。悉某某之冤。述子之情狀。當事者亦大不勝情。但事關清務。展救爲難。籌之再三。而始以徽州幫之旗甲。遍行攤派。蓋旗甲亦當日損糧之人也。故皆俯首願爲之償。不俟頭會。貸斂而某某便爲完人。但申請之間。少遲旬時耳。子夫婦即可過歸。爲庶爲清門矣。弟恐子之遷次。留念金馬子。統居之費。子可向萬山觀。那道人處取之。

于秋月念朱日由續漢趙德近燕湖隨便歸金
時欲取子還之天土是以不得不忍情子勿以
子為深念

與左崑山

黃 謝 仲 業

記舊年九月與大將軍會於尋陽也。指江為誓。左手
把酒杯。右手抹兩眼淚。如奔溜。時三軍之士皆哭。君
侯謂劉曰。有某在不。界公徒哭。劉再拜謝。且言西征
之期。君侯輪指數于曰。比今整辦甲士。須百日。若吾
左右手。偏裨惠登相徐勇等。以兵會。調毛顯文于先

息。劉洪起于汝寧。一鼓作氣。吾以身先之。明年三
月上巳。吾與諸水。解渴陵。報聖天子。甚嘉悅。劉又
再拜謝曰。亮哉大將軍。其志壯其事。艱。毋論今聖人
嘉悅。宗廟而下。實式靈也。今明年見告矣。又三月矣。
對昨問兵。漢口見民間有賣酒果。携陌紙錢如上墳
者。敬望皇陵。樹綢繆而雲。雲。心肝催裂。從馬上
墜。路旁以死。縱不能生。報帝。或者死為。若鬼。恨。恨。然
走承天道。手忠。登相徐勇。皆不期先後。至。至。皆以勁
旅。俱與君侯九月之言大符合。昨按其營而喜曰。

天也。毛顯文投揭。願以長鎗手三千。接應於此。此
劉洪起之偵者。亦云。各寨兵可得二萬。堪備前驅者
萬人。惟所命耳。由此觀之。是天子之靈。使諸路恰然
輻湊。以佐將軍。成此不世之奇功。時哉。弗可失也。惠
登相沉毅剛健。力任大事。徐亦矯踔善用兵。皆願為
聖朝死。弟謂當及其鋒而用之。聞賊之守承天者。驕
如野鴿。又逆料我兵之不即捨岳陽而徑趨安陸。吾
誠以全旅方陣而前。而合弟年來所團結之義勇。擇
副將之有耐心者。總之。俾各項目。各獻其所長。各擇
其地利之要害。部署畧定。謝願翼之。為君侯清道。
標三營。留鄭謙一旅。以佐雄鎮之守鄂者。而謝以余
啓元。賈一選。二將自隨。兵雖無多。謝用之日久。自得
相機宜。審利害。不至狼狽也。是用屬書于君侯。一請
出師之期。一請進勦之宜。不敢哭也。微公不界我徒
哭之言。謹屏氣忍須臾。死以待命。

又與左崑山

黃 謝

接來書。併移讀。未竟。繞几大呼曰。大將軍於五月朔
出師討賊。於承天。左右皆歡呼。舊年九月江上一哭。

有者○矣○適○左○掌○科○催○期○之○文○已○至○不○服○另○爲○
以○台○移○移○之○君○侯○說○大○兵○前○矛○請○元○戎○中○權○而○列○
與○王○撫○軍○爲○後○勁○甚○善○願○願○從○台○臺○前○矛○得○早○望○
見○陵○園○樹○而○喜○若○後○勁○則○不○敢○先○撫○軍○而○馳○以○蹈○輕○
躁○之○請○伏○思○監○軍○也○不○敢○以○巡○方○規○制○居○察○嚴○糾○
彈○之○職○願○得○身○充○行○伍○知○行○間○之○利○病○與○將○士○之○勇○
與○怯○及○賊○勢○之○果○強○果○弱○亦○職○內○之○當○然○也○雖○前○矛○
可○道○輕○躁○之○請○惟○何○撫○軍○原○議○若○守○省○會○昨○移○文○亦○
要○索○其○部○以○往○云○奉○爲○撫○臣○事○關○陵○寢○萬○無○按○兵○生○

視○省○會○之○理○持○論○甚○正○而○於○今○日○之○事○機○又○當○細○論○
也○在○君○侯○則○以○恢○陵○爲○急○在○何○撫○軍○則○以○守○省○會○爲○
重○恩○意○留○撫○軍○於○省○不○惟○我○輩○無○內○顧○亦○藉○撫○軍○權○
衝○督○率○司○道○郡○縣○俾○火○藥○糧○餉○源○源○不○絕○若○行○者○
皆○從○陵○寢○起○見○既○無○輕○躁○之○請○撫○軍○又○何○坐○視○之○
嫌○乎○先○商○之○君○侯○酌○其○進○止○然○後○公○移○何○撫○軍○爲○堅○
留○之○議○事○至○要○不○容○再○緩○也○臨○楮○再○拜○

訂草靜巖

俞汝言 右吉

頃此佳辰忍棄故人于旅邸蔓青首荷貧家幸甚

常○不○因○款○容○而○多○費○讀○少○陵○除○夕○之○行○想○跳○呼○盧○古○
人○亦○復○如○是○豈○其○鄙○此○而○不○尚○乎○或○者○某○夜○將○車○過○
夢○從○者○則○請○以○卜○夜○者○卜○晝○何○如○

答秦泰寧

趙 梓 梅 谷

昔○先○君○與○東○林○爲○蘭○蕕○之○交○先○君○不○敢○賣○友○不○肖○不○
敢○背○父○蓋○十○年○前○已○編○管○黨○人○之○籍○豈○垂○老○復○肯○改○
頭○換○面○以○冀○倖○脫○乎○哉○况○不○比○五○刑○僅○存○三○祇○及○於○
寬○政○喜○可○知○也○

與王鑑心

人處有後 卷八

大○疏○何○減○治○安○而○絕○無○痛○哭○流○涕○太○息○之○激○尤○爲○得○
體○台○臺○嗣○此○名○齊○泰○岱○不○第○貴○在○日○月○際○也○可○任○美○
服○謹○已○絲○錄○原○本○奉○歸○並○謝○

宋漳南

諸允修 曾懸

修○自○慚○謏○劣○徒○逐○車○塵○既○無○金○鏡○之○錄○以○介○萬○年○之○
軀○漫○爲○逐○隊○之○行○而○展○千○里○之○轍○且○違○事○孔○亟○搜○括○
無○涯○入○告○有○心○回○天○無○計○臺○下○不○乏○佳○猷○幸○惠○而○示○
我○同○爲○地○方○計○又○安○也○

謝張西銘

野榜。凌老沅。莊復春。久恨霜雪之及。而敢辱。初度。瑤肌甫將。而別已繼之。遠望龍門。徒有白雲在天之想耳。肅勒謝函。莫知所喻。

與季天中諫給

陸雲龍

天慶。晤別。燕雁。翻飛。君向白狼。僕隨青雀。一路。紅慘紫。盡織作愁城也。間憶曩日。僕豈見義不勇。特以尊公。年屆懸車。尊堂。惟君。獨子。驪。難逢。不欲輕試。不測之淵耳。今則。雙白。在堂。倚闕。空切。足下。身非。鬼子。乃履寒。水土。炕茅。簪。豺狼。窺戶。當共。松濤。夜沸。

度臘初後

卷八

世

狐。嗥。馬。嘶。冷。月。淒。霜。照。人。顏。色。足。下。一。往。壯。心。不。為。搖。奪。弟。兄。不。達。一。為。着。思。不。禁。戚。戚。也。雖然。虞。翻。南。海。韓。愈。潮。陽。古。恒。有。之。汨。羅。之。湛。屈。子。傷。猶。乃。誰。騷。一。經。事。足。千。古。足。下。八。又。賦。就。鳳。具。雋。才。宜。弄。筆。墨。成。一。家。言。他。日。携。歸。與。僕。縱。讀。豈。非。一。快。舉。哉。足。下。盛。氣。烈。腸。故。不。以。兒。女。語。相。慰。征。鴻。應。序。幸。弄。一。行。

謝季說分侍御

足下。綽。綽。通。天。下。不。殊。讓。王。任。仗。然。諾。不。侵。固。一。河。東。守。不。伎。所。人。欲。執。鞭。者。乙。未。幸。而。御。李。言。諸。水。乳。

臭。叶。芝。蘭。虛。左。時。間。信。陵。不。啻。暨。依。樓。幸。舍。金。魚。車。倦。鳥。思。還。假。之。羽。羽。恭。不。必。發。聲。發。而。有。以。為。家。也。感。且。何。如。至。傷。原。之。意。疏。欲。身。代。事。泥。于。僕。而。其。誼。不。可。想。耶。此。尤。僕。所。醉。心。也。僕。環。仲。之。心。無。俟。名。言。便。面。杼。心。親。惟。涵。鑒。老。監。門。不。斷。臨。風。一。到。也。

答李蒼水庶常

捐。書。知。不。忘。愚。父。子。也。足。下。終。賈。之。才。修。翎。萬。里。猶。爾。十。年。乃。字。天。蓋。巧。令。君。踐。祖。武。耳。今。振。履。木。天。矣。調。鸛。鶴。之。舌。翠。蒼。顏。之。書。似。有。不。給。然。退。食。之。餘。亦。度。臘。初。後。卷八

世

宜。留。意。經。濟。文。定。公。相。業。豈。難。遙。續。耶。小。兒。遇。承。獎。借。悵。其。不。逢。窮。達。有。命。弟。亦。不。為。介。然。弟。三。都。賦。就。皇。甫。無。人。子。虛。久。成。得。意。不。假。所。悵。索。解。人。不。得。耳。天。上。故。人。肯。一。垂。手。乎。此。兒。腹。竒。頗。弘。腕。復。雋。捷。能。補。三。籙。之。亡。書。成。五。王。之。制。也。風。便。草。草。仰。答。景。雲。魏。闕。何。限。凝。眸。

昭沈葵衷侍御

金陵。春。半。梅。已。空。枝。惆。悵。臨。歧。不。堪。持。贈。猶。喜。千。旌。所。屆。堤。柳。眉。舒。桃。李。豔。發。湖。明。山。秀。景。色。宜。人。已。今。

小兒持柑載酒爲平原飲無遠東渡也

與陳次升

失名

巖倚家渭陽于婁濱。又聞風徽久矣。二十年寤寐神交。未遂識韓之願。卽于午春石魚先生在靈鷲追隨。冷見年臺之後。信宿山館。是時亦未見我季方。何緣之堅也。頃來湖上風景如昨。惟是于期已謝。呂安復亡。蕭條索寞。悲入秋心。深慮道駕枉臨。有失倒屣。弟卧病山窗。遙欲東棹。買舟三日。不得一片蒲帆。詢其故。則以大兵奄至。雀助驚飛。無復有停桡待繫者。弟

虎賁移像

卷八

五

客耶。苦于調攝。不揣欲奉價于紀綱。思借年翁自用。佳舫相送一程。如不能抵吳門。卽至嘉禾亦可。但須兩隻方可。船頭載書。船尾著酒也。然弟計程計力。斷不敢備毫缺。少未諗。米家書畫。船肯借令俗人倚。權否。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爲老年翁。詠千古矣。

復

陳之暹 失名

之暹。仰止高山。積年所矣。初于帖括中。敬羨才華。繼于封事中。側聞風采。所悵盈盈。一水阻我。登龍而个。華蓋文車。儼然至止。是長房有靈而縮之地。

鳥賜歸屣。履求見。皆以他故。相左而掃門待。轉到

候。又以貴冗見辭。豈真入紫氣。不容無道者接見。

耶。茲以青雀鸞飛。致來雲翰。寒家自鼎革以後。曩時

畏物悉歸。烏有陸處無屋。舟居無水者。十年于茲矣。

邇來纔構鶴棲。不遑遠出。蘭橈桂楫。不特不能備。亦

且無所用之。執途人而問焉。皆如陳氏無浮家也。然

以小事重辱。台命卽日。無之。亦何難隨。假一舟。冒爲

已有。而台臺計。工給實。毫髮無虧。是以不費之惠。而

博不吝之名。雖至愚者。猶能出此。乃細籌此際。一

人唐初卷 卷八

人唐初卷

卷八

共

則百避。豈其復有存者。非不欲爲微生。高正苦無。可乞耳。不若緣情直告。猶荷見原。然蘓杭爲泉貨。咽喉必無久絕。舟車之理。俟之旦暮。必有至者。肅此布。履臨緘。無任惶恐。

答沈英多

失名

聞尊公之訃。而臨尊公之喪。而悽然以千古之事。責之後死。而漠然對難。骨而幸然良友之有子也。小暇圖按狀。以復前命。然不文無以慰孝思。奈何。

與詹仲南

計陽春。福星照臨矣。貧家無絲髮事。有子惟知讀書。其在諸生者。容一造謁。後非其事。不敢以見。無事而數數見。與見而及他事者。第無此等子。父老。公祖無此等治民也。

答陳似木

汪仁和之使至。讀所以纂先德者。徵孝思矣。狀草不肖之責。敢曰。日紛如蜉蝣。毛而後死者。遂不得與於斯文也。獨且暮未可斯耳。

與萊陽宋稼庵

王鳳閣 山首

足下乃以我為沈玄機耶。酒後耳熱。未免如鋸之屑。遇拂武安。今早悔甚。然亦是我輩鬚眉語。偶懷舊作。二句曰。好勤悔。隨至寡言。道所欽。不敢靳。當與足下共之。

東家明石將軍

頃與子京小宋生。隱櫛。張中弟。已得龍鬚草。數莖。玉簪。付三二合矣。吾道見高卧。北窗不云寒。却金鼎。適委。告于河魚。河魚笑甚。弟兼有藪芋一味。可以療之。與黃鶴美同觀。先生勿爾。非萬事足中。陳生。

一笑

復景陵談只收。別諱于不覺。忽忽秋矣。信州城中。添却王生一影。雖衣冠不偉。然心知其非此土信美也。正想念間。忽見青鳥。啣來兼報。雙成有主。此時不覺。歌迷香而枕神雞。閉門湯。又早不是兄點也。坐上諸君子。或咏窮窶之章。或廣蓬首之什。弟則曰。月下曾註。足下曾締。此一種佳話。已自往因中。種之幽蘭。在抱。唱北宮端正好。何必復向淮南友。大小山。繼以折桂。今也。曲房。

中自有博議弟則非將薇露濯我塵襟不敢輕落一筆頃已飲信宿訪西子于湖湄汝若耶之溪畔相晤何時相思何已

答友人索書

弟何知書。吾兄適有野鷺之好。即間有意之所至。亦何能。湊墨淋漓。接袍狂叫。如張顛之濡髮。米顛之汚袖哉。近得一知已。如藉茅王先生。竟云弟書似吾家。雅宜自矧。然竊自喜。足下以會稽箋紙。盡送我。足下不節。弟殊欲不廉矣。此地無不律之佳者。惟不能善。

故擇之尤望足下分一二管兼佐以磨礪。州從事侍之弟乃得神。上無敢掃。雲胸中小。靜耳一笑。

與王又韓

曹龍昌石霞

仙。飄然持裾無計。竹聲夜泉。斐然馬四。秋之滌矣。佳著暨史。函文集詩詞。祈領。假讀。第目。蕤水。沉數。片受用。選濤。鱗。鱗。問。典。面。濯。水。壺。不。之。有。異。一。片。輪。褻。極。知。開。罪。逾。涯。然。楚。人。方。物。包。茅。之。貢。以。表。明。信。而已。伏冀春涵。肩勝。寅恪。

卷八

疏

寄卓大史

俞時篤

金

台。翁。入。侍。形。開。翔。翔。乎。一。人。左。右。聞。古。之。大。臣。位。彌。隆。而。心。彌。下。凡。山。林。遺。逸。高。亢。之。士。時。或。稱。而。道。之。以。示。其。意。之。所。嚮。第。素。陋。劣。未。足。以。語。好。學。獨。行。而。六。藝。之。未。偏。取。一。得。以。自。好。燁。精。三。十。餘。年。雖。未。能。越。轍。漢。魏。而。唐。宋。諸。名。家。亦。可。彷彿。一。二。竊。思。司。馬。相。如。文。中。之。傑。也。苟。非。同。里。之。人。稱。道。於。武。皇。之。側。雖。有。挾。天。之。滌。鳥。能。顯。名。當。世。今。台。翁。既。為。昭。代。公。卿。而。弟。又。幸。附。里。聞。之。末。倘。籍。齒。牙。之。惠。則。拙。書。

雖小伎亦足邀榮士君子之林矣。吾杭緒遂良善。魏徵薦之文皇。詎非前券也哉。徵以臨冰。卷獻之記。曹以代長。卿子虛之賦。

人庸初夜

卷八

序

尺牘卷九 卷目次

答劉范董	魏大中
與康味齋四首	魏大中
與吳玄木	魏大中
答顧平湖	魏大中
與曹九晦	魏大中
答劉無錫	魏大中
與丞簿尉各父母	魏大中
與宋叔茂	魏大中
尺牘卷九 卷目次	一
答韓崇嶺	魏大中
答陳則柔	魏大中
答王石門	魏大中
答李門可	魏大中
答吳生	魏大中
答黃白安	魏大中
與陸乾嶽	魏大中
答黃復初	魏大中
與霍顯用	魏大中

答王紹和	吳麟徵
寄黃撫軍	吳麟徵
與沈青菴	吳麟徵
又	吳麟徵
答熊經畧芝崗	姚希孟
致練侍御	姚希孟
答沈虎臣	姚希孟
與李撫臺	姚希孟
與常鎮道	姚希孟
尺牘卷九 卷目次	二
寄左公子	姚希孟
與聞子將	姚希孟
與于中甫先生	姚希孟
與楊濟寰	陳汝璧
與孫月峰	陳汝璧
復當道	陳汝璧
答柴廷喜兵憲	何如龍
復汀郡丞	趙最
復汪補君	趙最

與孫伯泉仲泉	許應元
與葉總督	王錫爵
與王鳳洲	王錫爵
與余同麓相公	王錫爵
與周翼亭	王錫爵
與吳悟齋	王錫爵
答徐中丞	馮琦
答葛龍池	馮琦
答楊磐石	馮琦
答葛龍池	馮琦
答支中丞	馮琦
與王柱山	馮琦
答麻老師	馮琦
答周尚寶	馮琦
致柴振華	錢象坤
又	呂潛
答繆湘芷房師	呂潛
與王侍御	趙最

與王侍御	許應元
復葛五谿	許應元
復卓淳葵	沈幾
署象陰公祠	沈幾
答陳則梁	沈幾
寄基	失名
與王父母	失名

尺牘初稿卷之九

湖上笠翁李漁

答劉范董

通見魏大中

撫晉而得台臺則晉重朝端之失台臺也則朝端輕
內外輕重之間當事者似稍失其所位置乃日者風
雲之所摧擊祥麟瑞鳳胥墮驚弦台臺而在亦必為
羣小所側目矣則先以台臺重晉而稍需之異日以
重朝端未可謂天之無意於台臺也

與康味澹

尺牘初稿卷九

試事在迴法鑒當空桃李在公門矣即無言寧忠其
不成蹊也而一二親舊不無望不肖為之先容於左
右者其淹滯而食貧者尤甚今具列其名於別稿老
父母第就試日之文而高下之稍為加等以示鼓勵
可矣庶材者亦自見其材不以不肖掩也至豚兒學
謙尚係初學榜尾廝名已幸萬不敢以不肖故托其
實以塞寒士之路天日在上無一誣語真切真切

其二

試前嘗以屬語奉告老父母矣日者慈顧談及承

兄弟也

試文過蒙獎掖津津不倦感刻感刻然得無虛度之
其非玉樹之間耶學語未成窘幅蹙步反而自知沐
愛逾涯翻露其醜儻其名或反前乎試來而有文者
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鄉黨也詳名送府等夷視
之使謙兒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鼓其進是大有造
於謙兒也使縉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咸
鼓其進是大有造於天下之為縉紳子弟也夫子弟
不問其所詣何如而以父兄故槩觀前列諸亦太俗
矣且縉紳子弟之未能文者而槩爾前列無論非寒
士所甘抑何以謝諸縉紳子弟之翩翩而實能文者
也

其三

頃連公祖垂顧微露苦心調停之語弟固已深言其
不可不可矣事關錢糧一升一勺亦須奉旨恐額外
之增難倡亦難遵也米色不佳寧易米無踰格數日
之力決於須臾百代瞻仰在此一舉真切真切

其四

不謂憂憂乎其難如此其濟則老父母之功下

弟之罪知宏養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也

與吳玄水

正作書遣价奉候而台教適至氣機之動有天合耶
大范蒙首切責小范亦無完膚至伏莽之戎更歷深
念則弟之爲翁丈勸駕者尤亟矣上天聖象憂心如
倏數晚前又聞有黑霓亘東南西北間不知作何占
也豚兒於此道徒苦三職三北飽子不以爲怯耶至
點鐵之處俱慶全針更拜教思無極矣

答顧平湖

善觀花者於其蓓別丰采照映其氣已干霄而直上
乎復清規於大壞之後賢者猶憂憂乎難之而臺下
善刀而游肯綮之間無弗裕如也卽言輕如絮安得
不逢人而說項耶

與曹允晦

登堂叩別日至潤陽歸與歸與而弟與行偏此心遂
淵如也二三月間當爲大豚造聘其儀一如長息輔
呼不堪伏伏兄慈從容綽綽至感至感

答劉無錫

歲首得接芝字皎皎風塵心識之矣貴座師微言其
槩此中賢者更道其詳真一時神駿也目前小挫能
羈千里耶

與承藩尉各父母

僕無以事臺下惟不敢以半字相干而已矣出門後
容有依州附木以寒家爲辭者臺下只觀事理當何
如或以數字密問之小兒更善小兒自讀書外不知
門外事也

與宋叔茂

十咏無弗能和乃秋水同心敢不自矢耶別論德能
忘忘之利可割割之其忘之割之而必不可忘必
不可以割也亦在交契敢不隨機老諸公之後

答韓恭嶺

每觀芝字如飲醇酎周規折矩在汪汪千頃中所爲
望之敬生卽之意消也不肖惟聞無似正如枯木槎
枿了無生意吾無煖態人亦報之白眼揣分宜然每
借方石讚美嚴望玄度爲後生典型台言何以亦有
愚不肖於意中而儼然惠問耶民生日蹙患在貪吏

望風解者若而人郡邑無食殘之吏而清淨寧一以撫之知飲酒者編江以西也

答陳則梁

則梁海內奇士遇則梁而不言失人遇則梁而後言失言辱以擗批之役見委不敢辭亦復有欬欬之思思效於高明也四聖人問物成務萃之一易掃為號浪笑傲之書大宋諸儒觀而未應首肯且則梁序之註之箋之肩之沾沾不置豈為其善謔浪笑傲而已也至一腔奇憤時露毫端或亦非與世無患之道世

答王石門

山以東六郡無尺土一民不受軍興之擾遠人誰人無絲毫裨補土著者更苦其偏處為難也送往事居拮据征繕安得不喪其樂生之心自非察吏安民細谷巡行其間早已春春多事矣曹邨鄒縣紛紛見告事起倉卒勢如拉朽防消護運此為急者招撫解

當有微機如純用兵力相角不無玉石俱焚且符從治古有明訓愚民受或更屬可憫萬一勝負之數與盜其之則所傷更多知門下神算咄嗟定變之下多所生全也

答李四可

方內春春多事矣班行中固不乏人而有其心者或才諸之不逮有其才者或年力之少衰聽履之耳日切一日計門下賞孝端之計以行三朝鼎革幾許危疑神主當陽東西交棘門下何能忽然於此即兩尊

答吳生

忘當其窮時易學當其窮時易績變當其窮時易盡母以汲汲功名分其時日也拳拳

答黃白安

共處一城中日碌碌馬後塵無片響之隙一與上下千古此意何窮所教正德初年事非兄臺苦心大用不及此顧其局微有異正德初武廟後有佚志焉今

上聖明也。正德初。閩人具有智勇焉。今外廷自以
阿。例。奉。之。彼。未。知。所。以。自。奉。也。顧。其。不。可。急。持。而。當
以。靜。鎮。兄。臺。之。見。遠。矣。合。外。內。之。道。也。似。葉。之。身。更
逢。搖。落。長。林。豐。艸。其。食。言。者。久。之。一。肩。擔。荷。惟。盼
兄。臺。硬。春。梁。耳。

與鹿乾嶽

諸葛武侯之出師也。鞠躬盡瘁。而付成敗利鈍於不
敢。知。裴。晉。公。之。討。蔡。也。曰。賊。滅。則。歸。闕。有。期。賊。在。則
朝。天。無。日。邇。經。臣。舉。動。未。中。竊。會。言。官。微。引。掣。肘。之

卷九

七

緣未就其咎。而開樞毅然請易。願以身往。雖武戾晉
公。何。以。加。焉。顧。中。亟。置。樞。外。亟。置。撫。而。還。朝。期。于。歲
終。是。又。舉。二。公。所。不。敢。期。者。而。有。其。期。也。犁。庭。掃。穴。
事。未。可。知。開。臣。又。必。非。漫。然。者。山。海。去。陵。京。不。千。里
而。近。不。堪。再。跌。矣。全。在。付。託。得。人。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有。幾。斟。酌。去。取。仁。兄。得。與。其。謀。伏。惟。為。社。稷。恤
重。未。得。其。人。還。朝。之。期。稍。緩。時。日。弟。發。朋。鴈。侶。久。已
見。疑。需。大。得。差。便。微。盥。手。飯。蔬。以。沒。齒。矣。

答黃復初

平康之世。用賢者常用之。近多故之秋。用賢者常用
之。遠。蜀。黔。之。變。一。動。而。不。可。收。拾。惟。向。之。置。人。者。每
在。賢。不。賢。之。間。也。然。則。今。日。之。遠。用。台。臺。者。非。為。不
知。台。臺。矣。

與霍顯用

前中事弟不能知。而王述文。李尋仲。今所號為賢者
也。舉。而。聽。之。兩。賢。打。蛇。得。七。寸。矣。

答張紹和

再見 吳麟徵

某十年棲葉筆硯。偷父面目。何堪擔揆。西子先生必

卷九

八

欲窺見底裏。近於不恕。聊錄一首。發地下。集且。願
翁。無。端。鑒。此。苦。海。也。餘。俟。續。呈。

寄黃撫軍

兩浙週年顛連狀。聞之上者絕少。朝廷視其故。于兩
浙。猶。汲。水。於。江。海。也。不。知。其。源。已。竭。矣。即。如。三。何。不
能。遽。竭。若。少。留。之。以。為。守。土。計。亦。不。獨。之。竭。也。老。公
祖。官。昌。言。之。乎。微。等。當。從。而。和。之。

與沈菁莪

昨朱葵石過此。頗聞年翁近況。弟之亡身。亦恐之。

報矣。年翁旣竣淮洪之役，便于肩背稍輕，且聞數日水長，前路應無他虞。弟南歸北上，總在中秋後。郎君吉期自當如命，但諸事未備，即隱之一犬亦須自醫。萬一南歸不果，當如之何？此亦弟乞身之一節也。東信甚迫，奈何。

又

語都爲諸賢星聚之地。兄翁人倫冠冕，提挈共聞，必有所以壯豐鎬之色。式鐘鼓之靈者，弟之小草原非本懷。筆上諸公亦非真有彈結相否，梓鼓相應者。

卷九

姚希孟

姚希孟

過如人清、泉、白、石、耳、小、臣、無、控、辭、例、姑、往、觀、之、明、年、此、際、當、返、屠、羊、之、肆、第、不、識、兄、翁、得、長、有、此、秣、陵、風、月、否、耳、僧、寮、率、佈、南、魚、北、鴈、寄、聲、爲、慰。

答熊經略芝崗

三見姚希孟

昨歲蒙老師手教，迄今數月，尚無一字奉報。然師臺所索者，誦詩之詞，而樂羊之謗，書業已盈匱矣。天不祐社稷，使老師不得行其志，榆關一帶危若累卵，推萬里之長城，而又付之它人之手，不肖爲此焦辱，敏手非爲老師爲封疆也。此疏揭中必欲剖心以明。

之是便覺。君父爲人分過，引咎責躬，詞意篤此孤孽自處之道也。即百凡酬答之文，稍稍錄其詞鋒，敘其筆鋒，而劑以溫厚和平，斯合於古大臣矣。老師未淨狼烟，先蹈虎尾，凡英雄之氣，孤憤之心，皆著一毫不得正於此處。觀發非徒日家難柔順爲明夷之道也。捉筆氣咽，語不倫次。

致練侍御任鴻

憶甲子秋冬間，方舟並上，抵掌論心，已嘆時事之日非。慮吾黨之將及矣。如老公祖者，雖爲群邪所嫉，然

卷九

姚希孟

姚希孟

不過以難肋謝之，徜徉故園，尚有餘適。若弟者，不特池魚可憂，抑且連雞生爨，兩三年間，直從刀山劍樹之嶺飛越而過耳。弟與水巷兄皆以鏢骨之餘，別開生面，然鉛槧腐儒，總是乘雁雙鳬，非盛衰所關。丹衷素節，如老公祖者，尚艱于啓事，屈軼受壓于砂礫神羊，見制于封狐，天下澄清寧無待耶？然赫驥正中天之時，宿靈無連朝之布，拔茅有象，彈冠可期。仕版雖以弟輩作糠粃，鋒車終借翁臺爲籜絲。耳因風布，訊殊無貌言，惟祝旦夕嚴裝，以慰海寓之望。

虎臣

長安棋局祇宜旁觀不宜對手。弟固旁觀人而旁觀既久則旁觀之旁觀者誤以爲有所指點而竊竊揣摩之固不若拋却棋枰自理樵柯之爲快。然偷閑看棋與破無限機關比局終斂手畢竟滿盤俱空。楚家漢家蜀黨洛黨皆棋也。弟正欲從棋盤街上學出世法弄學入世法也。仁兄書中之語涉套已甚。異日相對請試爛柯人眼力何如。

與李撫臺

不肖惟願人也。生平不能作違心語。若直道之譽亦如有物在胸吐之乃已。老公祖入吳而地方享安靜之福使不肖輩衡茅土室得蓬蓬安枕伊誰賜也。至狂瀾之中毅然屹立不獨爲上品峻防維而且爲國脉關輻重人知其合於河上蓋公之旨而不知實有淮南北海之功。故因諸使君之請聊一標揭之不意管蠡之見亦頗有當於高深也。老公祖將行矣倘一日未離茲土則風霆雨露或有片時可竟者尚祈留意以終訓囑囑之望其敝鄉水利一事度非數月可

辦。有似此而實急者此類是也。有答林公祖一書錄呈台覽或可備入告之一斑。

與常鎮道吳訥如

邇來縣令之雖黃不出於上臺而出於愛憎恩怨之口越俎旁操肆其辣手將置上臺於何地所以敝邑之人爭爲吳縣父母中不平之鳴也。彼有敝門生岳某性本強項端以鋤強剪橫興利除害爲念而人情土俗一切勿問其嚴峻之過誠不容諱而未至草菅民命如暴公子之流也。鄉紳之不快者因丈田一事

追欲去之猝有廷評之推已而知其流傳失真摺據無據旁觀者掩腕稱冤即下石者咋舌諉過然已無及於事矣。夫溺冷灰躁彼慨此常情也。聞此邦鄉紳

宿憾未已恐羅織舉狀展轉相聞惟老公祖力爲護持以全其末路若流言果真弟且首爲鳴鼓之攻而無奈描寫沸騰多從得罪巨室始也。老公祖試委細察之或更一質之孫宗伯何如。

寄左公子

每於邸中語通家諸世丈時動九原之感至尊公其

不肖。誰不薄見。君家大小。阮。騷。騷。當年。笑。語。尤。令。人。
懷。咽。青。箱。舊。業。知。必。能。振。起。之。母。徒。以。其。弘。碧。血。點。
染。其。妻。也。願。望。願。望。此時。正。議。易。名。之。典。楊。周。諸。公。
皆。有。行。畧。在。不。佞。處。而。尊。公。生。平。事。蹟。不。佞。抽。之。腹。
笥。十。僅。二。三。故。未。能。纂。述。以。備。掌。故。便。間。幸。寄。示。之。
至。屬。

與周子將

知兄。潛。跡。空。山。使。剝。啄。問。奇。者。無。從。物。色。聞。之。甚。慰。
碌。碌。應。酬。終。無。了。期。非。慎。刺。報。謝。則。載。酒。邀。賓。斷。送。
自。已。陪。奉。他。人。袁。石。公。所。謂。如。妓。如。奴。殆。不。是。過。第。
不。幸。稍。犯。此。症。而。兄。更。劇。然。弟。不。畏。人。之。恨。而。畏。人。
之。喜。柴。門。盡。閉。避。客。如。蛇。蝎。卽。以。簡。帖。獲。鼻。吾。寧。甘。
之。敢。以。此。方。進。之。於。兄。兄。能。劑。而。服。之。否。也。

與于中甫先生

每。從。二。三。交。知。中。占。候。起。居。知。宿。疾。都。可。營。治。別。墅。
以。次。落。成。尋。方。檢。藥。之。暇。日。與。魚。鳥。相。親。境。况。之。樂。
可。知。已。然。閑。居。者。不。能。絕。蜘蛛。蛙。聲。村。居。者。不。能。斷。
雞。鳴。犬。吠。幸。勿。以。此。爲。耳。根。之。碍。自。增。其。中。懌。若。以。

天。耳。通。之。則。與。鶴。唳。猿。啼。無。異。昔。唐。有。韋。斌。者。謫。
新。春。一。時。朝。士。餞。之。坐。中。聞。鴉。音。羣。流。涕。而。嘆。李。泌。
曰。此。鳥。人。以。爲。惡。若。以。好。音。聽。之。胡。覺。可。喜。請。飲。酒。
不。聞。鴉。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竟。夕。不。厭。先。生。
邇。來。若。遠。若。近。鴉。聲。不。絕。於。耳。不。知。浮。幾。大。白。矣。書。
往。聊。供。一。笑。

與楊濟寰

臺。下。之。射。策。大。廷。而。董。聲。青。瑣。也。海。內。士。人。以。爲。同。
然。而。家。君。子。實。藉。以。博。知。人。之。明。臺。下。之。施。于。家。君。
先。東。君。來。老。沈。

先東君來老沈

五

渥。矣。卽。不。殺。計。借。時。亦。拜。賜。與。通。家。之。未。席。父。子。藉。
寵。寧。有。既。哉。外。吏。之。苦。維。漸。爲。甚。此。臺。下。借。嘗。所。可。
喜。者。隨。按。君。讀。青。衿。弟子。語。多。罪。微。可。觀。蓋。嘗。心。賞。
某。某。以。俟。秋。風。而。未。知。得。當。與。否。也。嬾。散。之。性。罪。與。
日。積。明。公。共。以。牙。頰。餘。馨。振。起。之。

與孫月峰

普。陀。之。使。至。得。明。公。七。月。書。正。明。公。僦。小。艇。曼。曼。昨。橋。
側。披。襟。當。涼。風。時。也。未。幾。有。奉。常。之。命。知。明。公。能。
常。有。此。樂。然。論。者。以。爲。必。明。公。出。而。後。國。是。可。定。

天下事可弛可張也。某居九畝之園，且兩歲。有促不肖行者，曰：「老母在堂，宜沐檄而喜。」明公在位，雖冠而慶，不肖未敢應。無論方以內，即華南之楚，如不肖者，自是車斗中物。明公即愛我，安能驟起而振之乎？近聞周二魯閣視寧夏，鄭崑崙衛兵井陘海內，才士蒸蒸輩出，恐巖穴中尚多此曹。願明公留意焉。天下事非一人可辦，明公寬其塗，精其選，求之名下，索之格外，兼而用之，異日始無乏人之嘆耳。

復當道

某六年司理始得開曹。是時以台下寵盛，沸然在上。絕無毫髮口語及將母南旋。林居三歲，寒暑既殊，風波條起。口毀于錄金，杼投于慈母。異哉誰謂梓人引繩而反蒙啄輪之罰也。左官之後，杜門自責，何敢尤人。維是臺下晉秉銓衡，保持善類，凡抱絲粟之才者，靡不彈冠而度。某獨以非劣，甘守林泉之下，能無愧。藻征而玷家學乎？大人君子，恕不替風交。仁不遺小物，儼然垂問。其武謂某素無大愆，謗非實事，策厲而使之，以効鉛刀之用。耶！心事表白，則雖死之日，所生

之年天地大矣。亦何敢浩然自棄，放長林棲豐碑，俾負知已以為先大理想。荅柴廷喜兵憲。何如寵。握別以來，歲忽行盡。幸昭公即具悉，途安穩，德門亨吉。其休甚休，令郎神觀益勝，一戰而霸，必是役也。至僕叨國恩厚，而報國之事，則茫無措手。愛我者固當憂陳平之憂，而莫諱樂曹參之樂耳。冗極疲極，不盡欲言。

復汀郡丞沈大竹

趙最

蓬使惠存，可勝銘哉。願候台旌入省，一敘渴懷。兼賀五花之錫也。輝老召對之日，曾婉轉致喙。期清廉商之嫌，以修惠莊之好。觀其意頗自冰融，今果昭對。欽然豈非盛德感人之所致耶。

復汀郡丞汪補君

前捧翰教，具悉尊旨。冗不及答，歉不可知。蓬使至知新羅寧謐，向非襲黃司化，其何能轉佩刀而牛犢之渤海，高聲行列御屏之右矣。

復侍御高雲岫

昨者鑒輅風駕不肖入直蘭臺不及祖候郊門至
今歎及蒙下詢汀郡循良敢不具以實對如攝郡汪
丞上杭羅令皆不暇詳其未末以仰副以人事君之
盛心則于里并州夢魂如繫也汪以朝犀迎刃之才
飲水拔薤之節而御之以集木臨谷之心為吳梅谷
先生所極賞此誠足句宣重地寧止師帥為優羅則
夙負文名暫棲枳棘愛乎北屋頌治輿人而禦寇措
餉之間厥功尤著伏祈老年伯藥籠早蓄夾袋先收
首借剡光入告我后未必非激揚吏治之一助也

卷九

文

若穆湘翁房師

呂潛

秋雲既杳江花半禿何足來華哀之衰耶在老師循
循善誘而弟子含羞滋甚矣捧讀佳篇語語深悲字
字真愛不禁旅魂之暗傷也即當什襲藏之時時披
對一瓣香可以朝夕矣

又

湖頭雪光耀日風景良佳惜以愁腸對之翻成苦狀
惟有蒙頭被中學袁生高閣寧復効潘陵駝背作長
吟也

致崇振華同年

錢象坤

漕舟過淮往以五月為期今四月悉渡津門此從來
僅見溯成勞者以年翁為最總漕一啓特順風之呼
耳令郎年丈粹詣宏才香曹沫之劍濟孟明之舟必
且樹幟南宮看五色雲燦燦天際也式穀蓮生道年
翁猶子之愛甚篤弟以多病乞身獲遂所請數卷殘
書一條布被以此來即以此去誠無所忝獨遇此不
世出之主踰年伴食未効涓埃循省不能無愧耳

答周尚寶

馮琦

卷九

文

向讀門下一二封事私心甚壯之以為通達類買太
傅雙直類汲長孺不佞即為執鞭所欣慕也丈夫意
氣萬里比鄰豈必按塵而游乃稱平生驪哉客歲枝
文之役七澤之材不可勝收而不佞形過鑑窮重為
大國觀笑獨得一二國士如今姪比者私以自快耳
方將因令佗以交于門下乃尺書未發而尊翰儼然
臨之且讀且作且以未先施為媿及開所著子書想
超遠著當在柱下史闕令尹之間非徒懸書國門
字千金而已置之几案間永以為寶

答麻老師

老師雅抱匡時高潔振俗琴鶴之風。朝刻欽仰。而省垣忽持異議。此卽與老師品格無損毫髮。然亦以此驗人心。厭實而趨華。世道傳現而置璞。可太息也。議之初起。門生六七人同詣太宰。具道老師生平太宰亦自知老師者。第難違省中意。而又留兩房公。皆政府所注意者。孤根易動。百足難偃。如不肯輩。雖數人何益于奉華之毫末哉。往歲有湖湘之役。甚有形過照窮之思。事幸而竣。惟老師庇蔭實波及之。今者叨

與王柱山

一違光儀。十易寒暑。人世幾許。長此離群。客都下數年。而丈不出。出都五月。而丈入。豈天故欲隔吾兩人邪。抑龍劍分介。自有時也。汲黯出朝。王陽結綬。自使食人屏氣。正士彈冠。然獨處盛名。既難居之地。衆所嚴憚。卽爲招怨之媒。惟當老成持重。鎮服群情。招不來。麾不去。澄不清。挹不濁。與西臺體段。又自稍不同耳。

答葛龍池

彼哉者。欺天欺人。處之之法。惟在使是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與之較。蓋處惡人。如追窮寇。故常開一而使之自走。不應致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開也。許泰之說。不過恐公同正其罪。故大語相喝。以相劫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真者。不可不防也。近日刁風頗熾。朝中但據一面之詞。或王先入之說。卽使事體異。日自明。而目前所損已大矣。大畧玉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此事與理之最章明較者。冀翁丈熟籌而善處之。

答支中丞

睽違數載。未通音驛。輒因遠使。敢布腹心。故少司馬余老師。敬歷中外。爲時名卿。罷官前歸。遽先朝露。傷哉。吾師不于故園。又不于二三子之手也。聞其殯官寄託孝威都門。諸弟子屬王孝廉往經紀其事。而懇兵部差官護喪。今猶幸在仁人之境。故敢以告。惟臺下惠顧同仰之好。垂德不報。特遣一力。風諭諸馬。拜

他鄉之骨早歸九原則門下如天之漏也

答楊磐石

伏承來書。爲念亡友。眷是藐孤。惠許刻事。義薄雲天。金石其自端肅而下。皆非吾丈之賜。卽端一介。問之。葛年。奴矣。年奴有危。疾危在旦。作此子。若非外。倚宗親。何以自存。非望丈爲之。當。實望丈爲之。父耳。今愛長二歲。異日持家政。尤使女長。不相對之。說放鄉無之。但問女大。兩黃金長之。諺耳。婚姻大事。不厭詳審。俟葛嫂書來。再端役奉。聞取進止也。制詞。

關領卽持一刺索之中書君矣

答葛龍池

便承承翰。真情苦語。令人不忍讀。以厥池之恬雅。不能承其年。以兄之友愛。不得見其分。以端肅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報。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至于孤子。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則厥池獨從九原望存。今原耳。已亡之人。未亡之人。與未成之人。慘在尊懷。不啻之喋喋也。

與徐中丞

歲改矣。弟日與矣。而弟以元生病。以病曠官。棘園之役。不堪勞頓。古人有寒盡不知年之語。彼以明不知。我以作不知。此其賢不肖相去遠矣。

與吳悟齋

王錫爵

世人之忌名。與臺下之逃名。類有物兩成之。不可知也。抑僕又聞逃名之名。忌者愈衆。

與周翼亭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章皆空。今吾丈胸中。何擾擾減舍之多也。生亦頗知事之顛末。安知造物者不。

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爲異日之福。已矣。勿復言矣。

與余同麓相公

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議。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死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固不容髮。

與王鳳洲

昔者因過矣。而諸公抵掌露眠。將此得意事。隱之。

豈不可配滿盈之狀動乎四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退矣

與葉總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依閒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才寧緩而為之擇地毋急而為之擇官蓋至今日鄙言始驗然千盤鳥道萬里狼烟以累賢者勞于奔命則生幸毋任怨敢任德乎

與孫伯泉仲泉

再見 許應元 著山

素達三時矣佩服德愛未嘗暫釋今朋友道喪胥敦

與王德仁侍御

海敦故舊置不講人矣而門下昆弟獨草草為之元於世迂疎無常而門下昆季獨收之以為可教此與嗜昌歐羊聚何異取與當否所不取知然元之為私感官何如也舍弟旅處辱且夕顧拂此舊銘刻弟恐不一意問學仰負明教諸郎君玉立蓬麻之附固已得所然嚴師之益竊望二丈不淺也偶有差便草草布此外舍弟書一紙敢勞從者一致之不欲去人知舍弟所在也

與王德仁侍御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勤至及論遭讒被謫因緣所自雖遭顛蹟而猶惓惓不忘夙昔兄之川心可謂厚矣僕樹立無素不能取鄉曲之譽又京賦愚悶率情任真內之則德義虛薄無中孚盈缶之素外之則操行庸鄙無允顯昭灼之觀故使惡聲流聞謫毀叢集修之實難廉之易甚尚何言哉僕本貧家上有老母素無畊桑之業家乏紀綱之僕不能脫履微祿以挂世網昔攝政狗屠也猶幸日有甘膾以奉朝夕黃叔度牛醫之子茅容田野之味耳咸能砥節修行竭力養

與王德仁侍御

卷九

母見重於當世取異於名友而僕力耕不可積著無嘗兄弟二人皆為士人而使堂上恒憂朝夕僕寧可復為人邪小人訕笑君子不與僕復何心尚恭祿仕兄雖履困不如僕之前後跋躓也此事既竣則將拂衣東歸以求初志舍弟漸知事庶幾于祿以養母耳布衣疏食聊以卒歲種樹灌園可以永日苟有餘暇亦將方羊翰墨之林游心道術窺扶微渺高可希游夏下不失退之此亦僕夙昔之永懷也苟其無知則終焉而已

談幸勿訝其不遜

復萬五谿先生

其進遠門牆。迨今十載。前歲便道過大賢之里。雖得
振起稍聞緒論。而役事促迫。卽復東行。自茲奔走南
北。遂不能修候。止乃承長者先垂惠問。賜以佳儀。
撫念優厚。慙慙感刻。登勝區區。伏惟明公道業純備。
德望隆洽。經綸之徒。咸謂宜在三。折衝萬里。而乃
親枉聲光。俯轍邊鄙。雖萊公北門希文。延夏前史。故
事不爲左。屈然我親之望。實切都人之心。矧被樂育
而荷陶冶者乎。日來畿輔震動。而西陲晏然。抒天子
右顧之慮。勳伐茂矣。乃今知禮樂詩書信樂侮之具
也。使者返。以此布謝。

復卓辛翁

沈幾

弟拘牽迂腐。不善通方。今日爭雄長者。若一葉抹殺。
固非平論。欲隨聲附和。實有所不能。謬意目前時病。
非文章之衰。乃友道之薄。誤認標榜。稱揚足以卑相。
爲之意。一切砥礪。相成之雅蕩。然矣。安得一大心學
問者。喚醒醉夢。使古誼復見今日耶。

與柴鴻生

再見繆昌明

練川江左秀區。其文章人物。真足掩映吳會。下以
製錦之才。一一品題。卽山川草木。俱被文縉。不獨課
俗之更新也。每得練川諸子書。輒交口稱君侯不已。
長荷赤負。自守度。不輕有所干。然明歲公車裝難辦。
恐不成行。唯君侯預畫之。弟此意不敢問于長荷也。
又長荷之姪李宜之。卽庶常。子六。文章奇矯。如翔
龍舞鳳。後來雋異。度無能過之者。幸君侯另設一座。
以待此生。此生非久自放出一頭地。當其在塵埃中。

非君侯不能識別耳。恃兄翁之雅汗漫及之。

與柴延喜

再見 周宗建

日有小札奉教。不卜能免。年翁所稱兩張
生共人文韶秀。足徵鑒賞之超。弟往來兩邑。至今尙
未撒手。事事迷誤。安得年翁提指。使有隙光山僻小
吏亦足稱雄。與漢夜郎王相比足矣。言之可發一咲。
復王慎所
佳公子韶令。入則重規疊矩。出則犇轍絕塵。乃就優
寒者問道。則眉端寒慙。賴長君爲。孺子而命不。

長君磨礪。曷敢聞。亦曷敢固辭。敬拜使者之辱。

與署蒙陰公祖

敝邑舊有迎神之舉。每致奸盜肆行。春春多事。以故節蒙上臺。禁止停關多年。民荷安堵。迺且復興此議。茲皆市棍出頭。歛分以其餘充私囊耳。隣郡盜賊公行。萬一不加禁止。小民無知。冶容慢藏。誑誑盜。梓有不戒。警及庫獄。此之爲。但勞民傷財而已。也。伏乞卽賜榜禁。以默銷無窮之變。地方幸甚。

答陳則梁

聞教傾筐倒篋。僅得如干之數。亦甚羞澁。可念矣。君鐵羽而南。我濡首而北。爲之黯然。

寄某

失名

小僕歸傳誨言。知先生以光風霽月之懷。忽發。迅霆之怒。樂石之教。語語沁心。知非膜待不肖者也。春間兩接尊翰。索負稟產。使者坐待月餘。而負者方在無措。千里遙寄。空拳復命。恐蹈罪戾。勉捐百金。權宜其急。一聽先生裁奪者也。今聞估補之數。頗不相。當或未經主人之日。而司入者。司出烏能必其至公。

無傳乎。至于道祖頑民。棄開千邑。使者赫赫。若拘。能追其升合。不。何人遽能責其全納耶。

與王父母

失名

刁頑從訟。楚屬故智。邇來子弟而毀謗父師。宵小而。目陵官長。惡習種種。實爲亂階。當事不加痛懲。是孔孟受制于中。韓也。卽水操孽守如老父臺。尚不免于。妻妾化可知矣。向曾與馬。加諄諄爲父臺百口總直道之不吝已耳。不委曲于其間哉。

尺牘初徵十卷目次	與母書	與父書	寄毛家姊四首	寄呂家姊三首	答良人	寄弟	與姜仲文先生	復徐侍御	復張元良	與錢蘇門論玄學	答萬年少	與萬道心	與曹秋岳先輩	與姜如須四首	與劉伯宗	與饒孝升三首	與翁楓隱
	宋氏	吳栢	吳栢	吳栢	泰氏	俞桂	姚希孟	姚希孟	姚希孟	胡介	胡介	胡介	胡介	胡介	余懷	余懷	余懷

與胡恒蒼	冬抄訂孫宇台	夏日遲同人	賀嚴子餐入學	賀丁飛鴻登賢書	賀張嗣留中進士	爲妾乞梨汁	問陸曠武疾	賀毛馳黃娶妾	答吳志伊問疾	賀李笠翁新娶	東臨安妓	東沈遂似	書扇答徐孝先	與譚友夏	與張太學	謝送汕酒	勸友人
余懷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陸圻	鍾惺	鍾惺	馮子振	金大有

東友

遲董心泉

邀徐賓陽

謝黃孝廉

東馬節之太學

答茅鹿門

報李君實

戲爲晉人讓殷襄

與王湯谷先生

與衛潛足先生

與張華平太史

東汙我生

與陳瓠庵先生

答周鼎諱子

東豫公

言乃同起廢膠

五、五、五

錢福

何如寵

何如寵

何如龍

何女第

可也

季

李
源

17

李 璣

李漁

李漁

漁

三

三	三
八	九

魚

子
魚

東趙聲伯

李源

尺牘初徵卷之十

湖上笠翁李

與母書 宋氏華亭人進

宋氏

女奉親命使歸于沈良人修德以刑家監耕相敬白
首靜好是所願也。昊天不弔奪其所天。慨然娶婦命
之衰也。夫又何尤。藐諸遺孤。呱呱五月。冀其有立。繼
詩禮而奉烝嘗。良人不死矣。日有媒氏。儼然來臨。愕
且愧焉。夫臣之事君。二心者謂之賊。婦之從夫。二天
者謂之淫。中流栢舟。南山盤石。亦已微之。顏色告之。

話言矣。而男氏未嘗雞鳴而出。或者哀其無依也。來
謀諸父乎。母也。天只。明告以志。若舅姑父母。合志同
願。惟有踏海而死耳。一身而事二人。九原可作。懸於
心。此於頽女勿為也。

與父書

相舟仁和人吳太

吳栢舟

蒙論檢韻摘辭。非婦女事。女豈不知。但女于此道。似
有天緣。每于疾時愁處。無可寄懷。便信口一吟。覺
都舒而愛盡。釋也。如所謂吟安一字。皺眉聲肩之苦。
頗覺無之。若夫勞心費思。反以增病。則女已久焚筆。

所托青箱矣。寧俟父今日諄諄相誨乎。

寄毛家姊

聞富春至桐江百餘里間。水苦練。藍山如屏。折嵐氣
青。空欲滴。石子紅白可數。水碓春雲。烟難吼雪。此碩
人之考。榮神仙之窟宅也。姊遂得飽目耶。至樂至樂
吾鄉兩峰十二橋。想爾時亦不復懷思矣。將無遂忘
歸故土乎。

其二

卓文君慕才。越禮不欲為貞婦。而為俠婦。此千古奇
女子也。宇宙寥寥。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白頭吟其
在讀者。能不憐其才乎。琴臺無恙。則憑而弔之。姊定
有佳什。毋謂妹見拘拘。迹與之左。遂不一示也。

其三

見姊寄兄書云。三峽數百里。絕壁如屏。橫峰若劍。猿
接臂而飲水。鳥摩音而入雲。登臨者驚挂帆之危。涉
川者指揚鞭之險。奇石割天。高柯負日。佳勝奇觀。目
不暇接。姊有天緣。而得至此也。健羨健羨。昔人有遊
遍八州而未得遊益州者。遂以為生平恨。姊視此何

如哉倘有圖可寄妹擬作嬌圍臥遊人也

其四

花語誕膺龍章寵錫想冠裳服飾迥別當年真大羅
仙子哉以視二妹之飛蓬綳服當不類同胞中人也
姊聚見之亦應羞伍雖然妹等拭目遙歸欲借餘光
久矣語有之富貴不歸故鄉如火浦夜行吾姊得無
意乎

寄呂家姊

編題文但聞其事未見其辭昨見父所錄瑣瑣圖

纖尺幅之中字不及千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餘
首分章斷句剖析詳明真奇觀也似此巧思妙手當
有神工鬼斧嘿相贊成非關人力資氏郎有不甘感
格乎亟宜索觀知開闢以來未有此奇婦也

其二

肝膈弄璋又不如願雖然生男勿喜女勿悲古言之
矣安見異日非乘龍之料乎子之有無皆出前定小
婢回云姊心不樂是不安命也千萬自珍以攝玉體
甚幸

其三

白髮三千丈此詩人鋪張語耳泥之則是向癡人說
夢也即如不貪夜談金銀氣此極奇語然須以不解
解之如必求其何以夜談雖起杜老于九京彼亦不
能以解解也此妹在家時習聞父兄之論若此引申
類類莫可勝窮善夫孟夫子之言曰以意逆志真千
古讀詩之法

答良人

秦氏武林人通諸生錢郭以天亡

秦氏

人安好何似念甚念甚寄來微物二種用佐晚
飯煩君代獻來札云食少不寐且咳嗽多痰讀之甚
為憂念食少因胸胃結滯不寐乃神氣不凝服藥靜
生當即霍然咳嗽一患速宜調治脫體常聞久嗽成
癆不可不慎幸厚自愛以慰鄙懷腹軀無恙勿念讀
君惠詩佳甚自愧木石之姿不敢效唱隨之誼然若
亦何忍以珠玉委泥沙也

寄弟

變英武林出秀

俞桂

項英

弟欲往南都萬萬不可先人去世四鄰是遺小姝
弟出繼他氏今日存者惟姊與弟姊又不幸奄奄

待道人耳。度不能久住人世。是老母所倚。惟汝。中。底。霜。之。苦。跋。涉。之。勞。在。汝。身。受。者。不。過。旬。日。而。高。堂。之。垂。念。無。已。時。也。且。思。弟。行。後。老。母。朝。夕。之。需。何。所。取。給。當。此。桂。薪。珠。粒。之。日。豈。可。向。人。稱。貸。乎。何。不。歲。時。務。乃。爾。昔。溫。嶠。絕。諸。為。因。也。至。今。猶。議。其。不。孝。弟。今。何。為。耶。此。行。斷。宜。中。止。明。早。姊。來。與。弟。面。議。

與姜仲文先生

三見 姚希孟 孟夫

來。歲。讀。書。之。計。先。生。過。采。葑。菲。終。始。弟。替。不。作。何。人。自。誤。教。亦。誤。他。世。之。情。經。授。徒。者。於。朝。口。周。囊。則。得。矣。如。畫。墁。之。消。何。止。不。肖。與。令。子。周。旋。剖。心。相。脉。久。矣。渭。城。一。曲。終。朝。入。耳。其。離。臨。之。故。或。閉。關。下。帷。時。就。正。於。有。道。或。開。塾。置。傳。仍。董。帥。其。斯。夕。先。生。自。有。裁。酌。非。不。肖。所。敢。惜。商。而。必。使。不。肖。久。居。此。地。海。內。有。識。之。士。必。有。聞。而。哂。笑。者。夙。倚。梧。而。終。去。蕭。就。厦。而。旋。歸。豈。非。其。所。樂。哉。無。久。而。不。捨。之。理。也。

從徐侍御季良

不肖週年所遭可謂阻備嘗不意棄捐之禍甫起青關高堂之侍費口誰憐欲以子兼婦復以父孀母寡數月以來死田不治筆冢常虛咄咄書空徒銷永日耳紛紜異同之論不肖有所聞於長老豈其漫然無概於中但潛惕飛躍各遵其位而敢矢口譚天下事正如老女不嫁惟有屈首低眉敲鉢紛紜即米鹽零雜已非其職若進而商姑姊之行藏評男子之好惡不祥甚矣至若立朝振采餘光及人使幽谷生枯葉再甲其為榮施何以加焉

復張元良

某君者衡與魏叔子遊翩翩雅雋弟頗有意其為人昨冬承面教第已心許謂獎與才士自是吾輩本懷所謂曾為浪子偏憐客也發尊函為之愕然自恨無以取信於人敝座師極承相信使弟欲信之以自潤者貧兒可得暴富矣愛我者莫如元長奈何以市交見易不特洗耳恭欲投淵敬謝明教別出他途某君亦可息是念矣鬱輪袍雖工不若撫高山而待鍾期也

復錢蘇門論玄學

胡介

三教聖人之道。不出一心。但了一心。并無三教。須彌芥子。一勺恒河。止是愚夫愚婦。本來體段。若認作聖。用便生伎倆之想。即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亦蔡家丹砂。狡獪變化耳。候自總前善病。多問羽流。下者吐納上者守屍。最上者。播弄精覓耳。識想不除。因緣流轉。彼亦忍情割慾。窮年累月。究與秋草冬蟪。終歸歇滅。豈不哀哉。比尋道兄見訪。披襟深論。命宗之傳。最為中正。性宗一路。恨猶未徹。然門頭戶口。已難相惑。從來玄學中。所不易見也。加以絕無一累。富有春秋。顧盼間。會相途於鵲背上耳。弟南還。即當為兄留意。以報台委。此方根性淺薄。邪教盛行。非兄養道之地。兄久事玄學。不能改途。直趣向上。然知見亦不得壞也。壞則易入帳塗耳。本無一物。何用合虛。不於心上生心。便知道不可道。僕之事。告唯此而已。

答彭城萬年少

早者伯玉見訪河清。展讀手書。及所惠詩。惘然如一見。故人耳。承起居平復。學念愈懇。感慰無暨。時命適

有吳興梅李之役。出門時。過訊伯玉。歸期云在夏五。

方測應難。查倦於作書。及初夏。歸自情李。而伯玉行矣。恨惘欲絕。仲夏遂以積勞成病。因病掩關。不見一客。故人雖數入夢。而嗣音莫識也。記兄唱和亭中云。自唐虞三千年來。未嘗有此一日也。他人或以為狂。帝陶歎為不偶然耳。視允明與唐六如雪中乞食唱蓮花落。亦曰自太白二千年後。無此樂矣。徐青藤道文待中。郎始著與石簪。留連東越。亦恨相見晚。讀元百神交之作。少陵夢李之詩。知千古人賢相遇。流風。人。誠。寬。隔。西。道。人。詩。詞。論。最。使。人。心。折。夷。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唯。吾。年。少。可。不。負。此。語。然。則。雖。與。兄。生。不。同。時。亦。有。我。不。見。古。人。古。人。不。見。我。之。恨。况。把。臂。一。堂。倡。酬。間。作。至。今。讀。倡。和。詩。者。人。人。謂。如。出。一。手。惟。惜。之。子。姪。嫗。嫗。姜。疑。有。神。助。矣。今。我。輩。年。齒。日。大。時。會。難。知。茲。方。杜。門。落。拓。時。宜。以。平。生。著。作。稍。加。芟。葺。多。寫。副。本。以。備。水。火。盜。賊。之。虞。以。俟。後。之。知。言。者。與。兄。宿。習。深。重。了。此。亦。是。平。生。一。事。也。弟。

介狀

典為道心

介頓首道心賢侄足下。僕自五月接足下所寄詩音。直使五內摧裂。僕自束髮受書。即傷朋友道喪。矢不妄交一人。戊子遊淮陰。辱令先子與朱張兩先生。飽子之誼。遂許君房之言。各有心期。非時流詭隨者也。今年辱令先子千里見訪。留敝廬者。兩月。聯床添話。每每達旦。或至泣下。覺心理冥合。又有進焉。方期嗣後。作伴行遊。結弟階。豈憶笑言如昨。遂永隔泉壤。

此海內志士所共悲悼。而僕傷心之戚。又沒齒以之矣。計到即與平遠。舊仙為位。草堂哭之。其文書軸。寄陳靈車左右。僕之不能即詣。隔西已詳於軸文。想令先子定能垂鑒於九原也。明歲自當躬詣。頓首一哭。并欲一省足下。冀動定。今他無所望。唯足下知持身。擇交。能杜門讀父書。善繼述。先人平生之志足矣。父執如祖。命伯王公。秋師虞諸君子。定能古道相易。及門之士。間有程左車其人者。著仙顏。稱其志義。想定能翼足下相成也。為漢道意。臨楮悲來。百不及一。

與張如須

靡虛之性。淹迹京華。自應發病。而病發不已。從萬苦中。忽憶東坡有甚歌。不得虛語。轉却一闕。遂盡絕人事。倒不跨鞍。足不踰閭者。幾二旬矣。杜門服藥。外且炷香。閱楞嚴經一二卷。飽飯後。經行松下。數周。顧影自笑。竟似慈仁寺一掛搭僧矣。車馳載學中。暫得身心寂滅之樂。大幸。大幸。老杜集。誦還鄉。祭新簡。到介旬日行矣。近詩幸多。書惠教。警嚴老氣。時人無以擬太僕矣。

與張如須

足下丙戌以前。詩未免鍾譚習氣。然學鍾譚者。有習氣。罵鍾譚者。亦有習氣。是以僕不學亦不罵也。大抵我輩為詩。須以古人之格律。行自己之性情。即供奉少陵。亦不可拾其牙。後悲況。餘子乎。此所謂寧為雞口。毋為牛後者也。北地濟南二李。非不擬特蒼。蓋直是蹈襲太過。遂不能獨有一代耳。足下勉之。海內知此者。少。僕將捫舌不言矣。

其二

予命屬僕選足下詩僕何敢任之然非僕又何人敢
選足下詩也足下丙戌以前詩一篇不足錄丁亥以
後詩如青霞白雪照耀江山又如浙離擊筑荆卿和
歌悲感燕市是何氣節之沉雄而音節之瀏灑也僕
與足下切劇今古期於學問相長為足下刪其十之
六存其十之四庶幾披沙見金不敢為朋友中之諸
臣媚子以負足下足下其謂我為狂乎後世誰相知
定吾文此甚言相知之難也

其三

昨即席賦詩惟我兩人名成八首而詩又最佳旂鼓
相當轟轟大樂諸子皆從壁上觀亦足以顧盼自雄
也林若撫雖老而意氣不衰詩苦於押韻太多若進
心飲手老氣無敵吳中原謹此老但毋奈其窮困何
耳僕每以酒澆之輒至沉醉然僕即還白門矣足下
多醖洞庭春聽其拍浮酒船中必有數首好詩供我
輩嘆賞也

其四

吳門山水可愛足下做梁鴻之義寄跡事伯通廬下

僕亦効陸魯望張志和往來烟簑雨笠之間吳中有
兩翁公兩狂生大有氣色昨從鄧尉歸一夜得詩三
十首自謂彷彿少陵秦州雜咏舉視足下以為何如
關雲長聞甘寧隔水語驚曰此典弱聲也遂舉軍而
退足下將毋聞興霸之聲而關筆耶

與劉伯宗

僕目中未見讀書人昨與足下談始知名下定無虛
士然議論與僕少不合者以足下待古人恕而僕待
古人嚴耳他不具論即如僕所言王導不忠阮籍不
孝乃確乎不易之論而足下謂傷於太刻僕終未敢
以為然也導籍蹈亂臣賊子之實而反博忠臣孝子
之名此其罪更浮於不忠不孝者足下試取其本傳
細觀之當不以余言為河漢耳秦淮水漲小閣臨流
嗟肯過我再與足下齊袖抵掌上下古今也

與龔孝升三牘

先生過嶺諸詩磊砢多節目下手如截雲斷雪濯濯
穠穠沒沒乎飽謝矣近人作三四首七言律詩應酬
山水便刻成一牋逢人特贈半入皮光業苦游耳願

先生刻此詩為僕人之食。僕人之聚。使僕人少年知。詩之不可輕作如此。亦救世之一端也。

其二

豪華二字是前生夙孽。痛自消除。不能斷絕。往時遊。吳中有豪士。贈我千金。一日。慨復散去。乃至囊無一錢。友人責我為豪華。所誤。將歛手以就酸澁。効守財。虜所為。實不能也。蕭惠開云。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猶為夭耳。僕與先生同享此福。同受此病。淡泊寧靜。是百尺竿頭。進一步語矣。

其三

契濶彌歲。竹結維勞。回憶青溪。恍如隔世。山阿桂樹。空發淮南。齊閣芙蓉。長留冀北。是以文酒之社。遂爾寂寥。妨殿之遊。每虛時日。自歸京輦。已歷炎涼。想餐衛適宜。寢興多福。僕本愁人。命值磨坊。窮年編拙。踰吟境。著為古今詩品。界一書上。亦風騷下。迄昭代。靡不經緯。條貫。然故明格律。聲情。追討俱盡。遠掩記室。近壓過功。仰重明公。助我剗削。庶元規割。俾王隱成書。宇適。而資子山。勒集。伏惟調攝。自愛為佳。

與翁椒

吳門一別。倏忽數年。雲樹之思。每縈夢寐。來此急欲。圖晤。若以陰雨。阻人。不能再登。龍門。親壘尾。以為恨也。今僕又將歸矣。不得不以一言。通於閣下。貴房師。十五年之苦心。惟在風雅一道。雖未能追蹤。供奉拾遺。其視歷下。耶。耶則夷然不屑也。可謂一時之傑。每。挽易簪之遺言。輒泫然而流涕。今篇什徒存。不謀殺。青恐遂零落。淪於烟草。閣下有先師之義。僕有死友之情。正宜協力。以壽不朽。昔子雲草玄。侯芭傳頌。昌黎遺集。李漢成編。閣下其肯竟讓古人乎。况卿聖先。生穆家吳郡。而奉世孤子。亦漸成人。閣下不忘息壤。僕願執鞭。從事。閣門。名山。直歲月。開事耳。

與胡恒

金沙雖僻。小然頗繁劇。難治。以高才。理之。自可迎刃而解也。黃山谷云。尺璧之瑕。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其酒。公私皆辦矣。伏惟留神。毋以吏牘自。冬杪。訂。徐宇台夜飲。陸圻。麗京。

廣行盡矣。進足下擁爐火。燦燦。談天人之略。語云。短若夜長。何不秉燭游正此時也。

夏月遊同人

天氣炎熱。進足下輩作河朔避暑飲。雖無建安。瓜李亦有。蓬窗。臨醉。即從此意。下計也。何如何如。

賀戴子舍人學

足下髮未覆額。名耀膠序。比之公明十五。講學郡黃。任昉十六。秀才第一。抑何偉也。至凌霄之姿。且暮搏羊角而上。則類宮一章。實又青雲如基耳。甚喜甚。

賀丁飛濤登賢書

賢能之書。足下哀然高列。工歌鹿鳴。吏借續食。皆稽古之力也。將來泥金之捷。即在孝廉缸中。試看道傍柳汁。當又染衣矣。

賀張嗣留中進士

南宮榜放足下名字。震海內矣。慈恩之醉。曲江之遊。正看花得意時。從此一歲九遷。乘鉤星閣。為霖為雨。知不負先資拜獻時也。

為妾乞梨汁

吾所中買一婢。清羸似清渴。疾欲得張公大谷梨汁飲之。

問陸驥武疾

僕與子同一身也。開體中小極。豈夷甫語多茂弘事。煩所致耶。念之甚遲。知問。

賀毛馳黃娶妾

聞足下已得麗淑矣。舟楫既迎桃葉。新詩可付雪兒。但專房歡宴時。嬌驕傾城。捉裙欲仙。恐明珠十斛不足償也。

答吳志伊問疾

吾體俗劣。耳食烏喙數枚。乃知。

賀李笠翁新娶

足下秋水為神。雙潤為姿。乃以南國之才人。耦秦樓之仙女。真可云名士悅傾城矣。僕既乏同聲之歌。書之合歡之弱。得不從去。漢問遠視。天雞不鳴。河鼓緩。痛也。

東臨安效

聞卿清心玉映。本如家婦也。因亂為兵所掠。淪落平。

東問王親終。不止辱官。故夫。蘇燕。飲恨。會須尋大俠。以完破鏡。但此時折官。還次。恐未能投。校拒之耳。奈何。

東沈蓮似

周小史。素質。參紅蓮。聖卿。美麗。自喜。今見卿。明如。行玉山。覺昔人。形穢矣。遲日。俟卿。書。寂。間。但當。書。練。裙。六幅。不似。他人。愛卿。或令。斷袖。起也。

書扇答徐孝先

吾書不足。作佳觀。唯臨摹十七帖。差可耳。友人孫宇。

台及從子。僕胡書。皆工。于吾可更問之。

與譚友夏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與張太學

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名根淡薄。不。沾滯。處。為其後死者。即不可如此也。

謝送油酒

某平生無。貂可解。有螢在。費君之賜。大矣。然。

夜欲醉竹。葉。則。恐。計。窮。容。思。所。以。處。之。

勸友人

聞吾丈病中。時時移怒。于僕。僕無。損。我。之。損。于。僕。者。多。矣。幸。重。垂。堂。之。戒。勿。以。明。月。珠。輕。似。彈。雀。

東友

天下有二難。登天難。求人更難。有二苦。黃連苦。貧窮。更苦。人間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有二險。江湖險。人心更險。知其難守。其苦耐。其薄測。其險。可以處世。

遜董心泉文學

軒外蓮正開。屈丈過。飯。雖乏。張具。而。峴。茶。池。足。佐。雅。謔。唯。蚤。臨。席。不。受。赫。曦。也。

邀徐賓陽

夜來太史奏。少微東行。扶河鼓。于衣帶。當之者。暉。暇。百里矣。雖烹葵。市釀。了。不知。慙。恃。有。毛。薛。信。陵。故。事。耳。座。匪。顧。公。韓。叟。靡。克。解。願。足。下。定。要。致。之。不。然。恐。客。星。落。落。如。是。耶。

謝黃孝廉

吾丈游內人龍也。向欲趨而望見顏色。乃枉駕誤。造門復不遇。豈積誠之未至耳。唯是頻錫太珍。不勝。又不敢不拜。合規受之。不覺索有奇。尊結有其書。懷袖中有燁燁鴻寶矣。謹布謝。

東馬節之太學

吾丈雄文碩望。奕奕與會間。出對形庭。何慮不冠俊。毫屬善相。洪生至令之一報。雁塔之題。惟門下予之。必奇中也。

答茅鹿門

不佞疎懶無當於世。受斥宜矣。自雲青山性之所適。今日天與而敢不取乎。翁暇食想益健。開道體偶爾。違和此不足介意。譬如富家時有小小疎虞。乃能多方防禦。以遠大盜。老年小疾亦壽康一助也。來生日在左右。以神駿而處伯樂之廐。千里之價不難致矣。

報李君實

何令未與相識。林中人豈可輕以竿牘通之。明珠在握。當深加護惜者也。指投自為。為足下二義俱大。豈敢有愛於足下。幸深思之。要當有以相慰。

戲為晉人讓殷羨書

李漁

戲為晉人讓殷羨書
其某其全頓首。洪喬之下達。給洪喬。成。所破更民。交格古今。以官名豫章者。仲舉子魚得殷公。而三以。承緒帶。與有榮。問獨憶洪喬拜命。出部時。僕等曾以。熱。與仰附行。李。展。問。故人。蓋。交。深。形。志。不。覺。鄰。事。為。月。習。音。杳。然。深。訝。故人。爾。俗。盡。然。然。不。應。始。而。怪。既。而。疑。疑。而。更。訊。始。知。洪。喬。耻。作。致。書。郵。囊。次。石。頭。悉。浮。沉。於。江。矣。僕。輩。始。聞。然。日。賢。者。之。不。可。測。如。此。乎。

僕輩自省亦甚。聞於物情矣。洪喬何人。二千石何官。而魚雁使之耶。雖然古之君子。然諾自負。與其負人。於末無寧拒人於初。使洪喬當授書之日。嚴辭以謝。曰。某奉天子命。往。置。是。方。動。止。舉。措。咸。繫。觀。瞻。而。僕。與人。關。通。筆。札。代。致。寒。暄。非。所以。肅。官。箴。示。民。聽。也。不敢奉教。則僕等方頓首行旌。謝過不暇。敢復強乎。乃蒙大雅。並賜鑒錄。是徐生之劍已許之于心。何於陵之內。乃哇之門外。毋乃衡之本末。自刺謬乎。幸而所以為託者。祇尺一書耳。使僕等不幸。一日以。子。

累○洪○喬○登○亦○日○泣○者○自○泣○呼○者○自○呼○洪○喬○登○汝○所○
奴○乎○且○洪○喬○才○望○公○輔○之○器○不○應○外○補○然○既○拜○州○命○
卽○俯○視○州○事○又○豈○得○日○民○者○自○民○士○者○自○士○洪○喬○登○
能○爲○州○從○事○乎○吾○知○洪○喬○必○不○出○此○特○借○細○事○明○不○
屑○耳○然○君○子○一○言○一○動○民○胥○則○劬○茲○洪○喬○投○諸○江○知○
非○詭○詞○也○僕○處○後○世○爲○人○致○書○而○失○之○或○且○有○隱○匿○
假○借○一○切○鄙○細○之○行○者○皆○託○石○頭○叛○故○事○以○自○解○洪○
喬○不○幾○作○千○古○巨○信○之○偏○乎○匪○怨○而○友○左○丘○所○耻○敢○
不○辭○慙○直○以○白○下○執○事○然○君○子○所○爲○衆○人○不○識○在○洪○
喬○必○自○有○說○其○明○教○解○惑○幸○甚○

與王侍御先生

昨○某○公○口○傳○德○意○謂○明○公○好○賢○之○切○不○減○緇○衣○低○以○
烏○府○森○嚴○未○便○掛○客○卽○日○按○臨○東○越○命○拜○觀○於○舟○
中○此○禮○賢○之○異○格○也○通○何○人○斯○亦○獲○蒙○此○乃○某○公○又○
慮○隨○從○諸○人○不○知○通○爲○應○召○而○來○也○或○擯○斥○不○傳○有○
訪○德○意○預○戒○司○閤○一○識○賤○向○以○便○將○命○此○非○卽○體○明○
公○吐○握○之○誠○何○以○周○恤○乃○爾○榮○藉○又○當○何○以○通○於○是○
日○卽○懷○短○刺○候○節○鉞○於○山○陰○近○中○乃○前○旌○初○發○之○際○

日○方○亭○午○及○至○駕○抵○西○興○則○謂○暮○矣○竊○見○兩○郡○士○民○
蜂○屯○蟻○聚○皆○拭○目○以○瞻○風○采○則○道○府○縣○令○諸○官○亦○且○
屏○息○道○旁○不○敢○擅○投○一○揭○倘○於○此○時○刻○意○求○榮○罔○
顧○忌○諱○爾○蒼○謁○見○於○官○吏○士○民○之○前○不○幾○大○駭○觀○瞻○
而○爲○直○指○威○嚴○之○累○乎○是○以○懷○刺○而○返○不○復○求○見○寧○
受○方○命○之○罪○不○干○越○禮○之○嫌○明○公○或○有○以○諒○之○也○總○
之○明○公○之○欲○委○曲○賜○見○者○乃○憐○才○好○士○之○高○風○而○厭○
生○之○不○敢○孟○浪○求○見○者○乃○喻○垣○墉○坏○之○遺○意○兩○說○不○
妨○並○存○俟○明○公○出○境○之○日○修○此○缺○典○未○爲○遲○也○茲○恐○
明○公○待○通○不○至○不○罪○而○罪○將○命○之○吏○故○布○此○以○聞○

與衛潛尼侍御

武○林○白○下○兩○獲○追○隨○非○係○夙○緣○卽○由○天○幸○不○然○何○相○
遇○之○頻○也○客○歲○浪○遊○不○返○未○及○候○送○台○旌○反○拜○種○種○
什○物○之○賜○凭○几○據○床○卽○懷○明○德○何○日○能○忘○蒙○授○李○馬○
二○函○至○今○猶○存○敝○簏○祇○以○俗○冗○牽○制○心○欲○去○而○足○不○
前○然○明○公○薦○賢○之○念○則○已○盡○矣○等○必○身○受○隆○惠○始○德○
曹○丘○哉○謹○什○裝○藏○之○伏○他○日○而○別○後○復○遊○湖○上○
得○受○知○於○湯○谷○先○生○非○有○半○面○一○絲○一○函○之○紹○祇○以○

雖未刻。旋見問。謬廁神之列。遂蒙特達之知。每見當途貴游。輒道李生不去口。然漁亦頗知自愛。執經問字。而外未嘗以一事仰于故。年來如遇雖多。食貧尚如故也。此等遇合。得非愛我者所樂聞乎。近閱邸抄。知明公特膺簡命。按此并州。喜而不寐者數夕。然以他人處此。未免以德星返照。姬生微福之心。而則未敢也。向辱明公式問。數四推食。再三江岸之人。無不竊見。今聞授給袍而去者。復乘驃馬而來。同社諸君。誰不為之作送。窮文者雖漁謹師有素。

卷十

五

取惡招搖。杜門掃軌。不與外事。其和他人之不信何稍涉。瓜李之嫌。即妨神明之事。非所以報知已也。是以于聞報之日。即萌迴避之思。乘輜斧未入之先。携妻挈女。遠別金陵。仍作西湖之寓客。行行且止。避驃馬御史。此知幾守分之事也。請以故人先之。茲以直指公還臺之便。敬附一函。稍申燕賀。他無所懇。臨蒞方新政繁事。劇願為蒼生愛護。以副頌禱。不宣。

與張華平太史

明公屈太史之尊。訪布衣之賤。尊卑倒置。使道路驚。

傳。以他事入城。未及倒屣。晚歸。昭蓼匪先生傳。明公憐恤至意。真不啻口。漁聞之。唏吁歎息。幾于泣下。數行。總獲登龍。即蒙殊眷。使得常侍左右。其為噬植匡扶。又當何似。必不使迂拙書生。落魄遂至此耳。所恨最僻最晚。荆袂甚速。滿口稟言。無由一吐。惟有神馳心告而已。嗟乎。李于數奇。遇知已于臨別之際。猶之王端。命薄識明。君子遺嫁之時。白面紅顏。千古一歎。興言及此。感慨何如。臨緘。不勝太息。

簡汪我生

卷十

六

錫山人來。遺我泉礪一甕。云是惠山寺高僧手釀。飲性不飲。敬送劉伯倫。必能辨其真偽。鯢鯢者。亦他友所饒。寒家久持不殺之戒。并致司庖。非云嶽節。亦匪報瓊。與置無用之地。日損。損數升。不若轉奉鄉厨。兩有所裨。且宰割時。未必不呼李生共啖。其得計又不止此也。一嘆一嘆。

與陳佩翁

吳門返棹。急欲過從。苦為沈滄縮步。雨霽。叩東山也。河豚之命。向誌心版。甫到。即向醫師覓之。其不能。

必得者以吳儂謔論太熟堅守不時不食之戒稍過期即望而却走故無有持衆思之物而求售于人者然于此時賣新絲羅新殺者則竟有之豈魯論止戒後時不戒先時耶附及以博一笑

各同席諸子

昨與二三同調聯袂朱門飛觴綺席聆清歌觀妙舞固閒中一適也乃弟非別郎強之顧曲便爾品題優劣鑒然言之亦傷于不怨然胸中所見自謂藤內之絲勝于堂上之竹堂上之竹又勝于階下之內非

好爲昔人下轉語也大約卽不如離近不如遠和盤托出不苦使人想像於無窮耳我輩生平著述不宜傾篋示人使海內因國門而思名山亦是此意和盤能言而不能行奈何

東保豫公

聞兄卽日如楚不一賜別並避渭城之餞邪彼土產鹿其角值頗賤歸時肯携百觴爲贈乎客子未行先索方物可笑也然恐足下返棹時或携他美物噉我噉我疾我也美疾不如惡石幸識斯言

訂友同赴廣陵

八口驅人將有秦淮之役昨晤介弟知足下自新安返棹腰纏不解卽擬爲跨鶴之行踴躍興嘆兩情得無相共倘解維之期不甚相遠謹相訂偕行不敢希效李郭之同舟卽以蒼蠅舴艋尾于舳艫之後亦叨附驥之榮矣

向隣翁索菊

向人索花于已爲韻事于人則不韻甚矣然不向吾翁索花于已爲不韻于吾翁亦非韻事也聞今歲莪

菊獨繁主人旦夕飽看頗有倦色且乞者不自始

敢循例奉丐數本点綴荒籬知白衣送酒時必不能忘舊主人也

貽陸誕先

客有工琴者偶過荒齋請試其技弟素不善此未嘗蓄之然索之不得未免彰吾俗態遂詭詞以應而密令童子求假于兄倘兄客而不發或姑遲之皆有意窘窮也諒兄不忍爲故疾書以告

東趙聲伯

日暮途窮料無首丘之曰欲得數椽小屋老于此邦
不、欲、近、市、市、太、喧、不、欲、居、鄉、鄉、有、暴、客、之、警、非、所、
非、寂、問、幸、此、尊、伴、爲、鄉、人、留、意、

尺牘初微十一卷目次

復沈君典殿撰	張鳳翼
復王長公	張鳳翼
戲辭陳將軍	張鳳翼
與徐懋昭	張鳳翼
與王敬美	張鳳翼
與詹汝欽	張鳳翼
答陸京卿	張鳳翼
答陶太學	張鳳翼
與康驥漢	馮琦
答劉侍御	馮琦
答王撫院	馮琦
報李玄白	馮夢禎
與顧益卿	馮夢禎
與朱選君	馮夢禎
與周繩甫	馮夢禎
答鍾西星	馮夢禎
寄鄒爾瞻	馮夢禎

與陸敬承	馮夢禎
上趙定宇	馮夢禎
朱翰與蘭與	劉宗周
與何士抑	劉宗周
與陳季象	劉宗周
與張二哥	劉宗周
與張邳州	劉宗周
與同年張日觀	劉宗周
答沈穉咸	劉宗周
與李君實	劉宗周
答湯應之	張鳳翼
新年招客	沈宜民
與胡長民	趙時揖
與陳孤翁	趙時揖
簡居停	趙時揖
與李笠翁索酒	趙時揖
與陳階尺	趙時揖
與朱見符	趙時揖

與某博士	復陳子到	從友人借僕	與友	薦筆賈	上已招同人	客友薦筆賈	留友人	與柴浣修	訂友人登高	寄陸蕙晦	又	與陸蕙歆	致慕又舒	借祺子	貽李維章	與友人	爲彭八子告貸
詹萬善	范鳳翼	葉永堪	葉永堪	葉永堪	葉永堪	葉永堪	葉永堪	葉永堪	葉永堪	葉永堪	柴 璽	柴 璽	柴 璽	陸雲龍	陸雲龍	陸雲龍	趙 雲

嫁女招客	招親舊	邀姻友	沈雲生第五子	分俸遺友人	答同年	答親知賜唁	致柴廷喜	答某鄉紳	寄輦下諸公	報仲詔	一語別蔣憲臣	與姚山期	贈友人磁注	謫曹汝珍	貽王勉齋	資友人薪水	身巨源二首
陸雲龍	陸雲龍	陸雲龍	陸雲龍	劉宗周	繆昌期	繆昌期	劉宗周	許 直	瞿良耜	薛 闕	稽永仁	稽永仁	陸敏樹	陸雲龍	陸雲龍	陸雲龍	詹 雲

賀友人生子	趙時哲
賀生孫	趙時哲
東馮伯休	陸敏樹
從友索園蔬	陸敏樹
從友索下酒物	陸敏樹
借二十一史	陸敏樹
與友	趙時哲
復周六符	趙維寰
客饌	李雯
與張伯嘗	張蔚然
答張石宗	伍瑞隆
賀友遷居	陸一翰
答	失名
慰王俯哉	陸雲龍
寄陳和仲	陸雲龍
北歸東親友	陸雲龍

八月初徵卷之十一

湖上笠翁李

漁菟輯

復沈君典殿撰

張鳳翼

伯起

分手後卽驅車下灣。至濟陰。始得大廷對策之報。知足下爲我輩生色。隨命童指烹鮮取酒。歡呼起舞。紀之一律。語不必佳。情見于辭矣。抵家甫浹旬。而手教忽至。念及老母弱息。愛僕何切。徐公望先生。古人也。但明于謀國。而昧于謀身。重于借才。而輕于自借。好以不實之軀。爲庸醫試方。惟足下調護規正之。匪獨私鄉書同年。亦爲國家惜一良材耳。僕偶得漢王印。其文刻乃平之。仍用漢篆篆尊字。坐督良工琢成。用以寄遠。庶幾丹誠久而不磨。惟足下存之。幸甚。願長君化爲異物。足下書至。卽付其家。焚之以常絮酒。葉褚諸丈。當一一道雅意。

復王長公元美

曩奉造知座上有尊顯者。故囑閱者且勿通刺。卽司空金吾舊嘗識。而非不可奉其車塵。特以不鳴不躍。不欲入爐冶之門。登煌煌之堂耳。且周覽名園。陟扣

玄觀見白鸚鵡鳴舞籠中黃冠縞衣有寒素之風
紛息爭有側儻之氣徘徊樂玩久之然後登舟解維
此行不爲虛矣乃門下引爲已幸是行與竟入而責
辟彊之逢迎刻淡廻棹而望安道以供具也在泛泛
者且爲不情矧二十年受知門下者哉

戲辭陳將軍邀聽作樂書

猥辱三遣使召令聽樂僕無師曠之聰伯牙之賞何
以堪此晝夜荒園可聆鈞天之奏不爾且當令伍員
桓伊吹笛高漸離擊筑南郭吹竽周勃吹簫補衡擊
琴自足真神低耳不願聞鏡歌鼓吹也一笑

與徐懋昭書

與足下別時計足下快快以僕自廢爲恨無何而勞
秋官作詩勸駕僕賦相勞云僕之不舉進士不得爲
士矣然不得爲人乎舉坐大笑語云古之君子耻得
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且如三十年一
世耳其間舉進士者大約三千五百人豈皆不朽耶
其間不舉進士者豈皆與草木同腐朽耶日來勸僕

行者此比皆知名丈夫而老母斷以僕爲是乃知潘
岳母知足之戒爲信史也知足下念僕惜僕故書此
以廣足下杜恕謂張子臺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王
密謂華表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豈可謂今人必
不如古耶周君北征更須足下爲之左右淮陰有爲
德不卒之憾今惟足下卒之

與王敬美

聞足下當入賀計一面候顧久抱病掩關及起而問
訊云已過吳門數日矣方切自尤懶慢乃荷不遺投
以箋刻佐以賢書啓絨厚頰恍若對面漫賦小詩書
之素箋寄答雅意請觀日來作用復是吳下阿蒙否
周君貌雖少寢其人大雅以爲氣賈禍淪落不偶左
人以麗澤延之入京倘投刺門屏幸毋失之子羽也

與詹汝欽少參

辱不鄙千里命駕信宿傾倒極慰生平惜弱體易憊
對任追陪不能久掩御者悵甚承惠來視具見不爽
物以人重無論上下駟皆爲百朋晴窗焚香試揮
灑如對故人樂當何如僕賴先君子業訓十日

餘餽百口不足。且廷師謀兒鳩工乘屋。枯。不
能不替管無卜式助邊之大計。而效闕澤為人。併書
以供紙筆可笑也。

答陸京卿進士

春杪方種藥理。蔬童子忽自外入。傳報提者盈足下
門。令人輟耒。擲却。憶曩歲放榜之辰。方倉皇束裝
而足下獨表其童僕。詳語交至。爲行道者心惻。今風
景不殊。計人情大相懸矣。荆山之璧。方其未售。至於
再磨。及其既剖。則雖欲以大城易之。可得哉。妙歲環
林。適時釋褐。延登大受。拭目屈指。當建禹功於宇內。
盜姬仁於域中。足下事也。五湖笠澤。野人所有。足下
烏得而好之。習懶未及走賀。馳此道喜。

答陶太學

荆溪之役。不得與兒曹俱。遂無緣奉晤。門下雙鳳。翻
翻計日齊鳴。欣慰。辱甘包魚之脰。自應爲悅已者。容
不憚染翰。何至數數捐惠。豈念故人食貧。借徵書爲
周恤計耶。尊君傳復爲石工助拙。譬則媒母御鉛華。
愈添醜態耳。一笑一笑。

與康驥漢

再見 蜀 靖川

檀城畿甸也。而兼邊。文吏也。而兼武。民事也。而兼軍。
能弘斯任。非兄而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皆出吾同
榜。誠足賀也。詩扇二握。辭翰皆拙。聊以當遠望耳。

答劉侍御

再承翰札。以出處見咨。吾丈素有才名。無顯過。乃以
數年公用。而責之一旦。數官舊套。而歸之一人。此在
吾丈何損。鵬之垂天。以六月息。驟一蹶。終不害其歷
塊。雲而馳也。丈夫盛年壯志。正宜經營四方。士論
所不棄。未有誦而不伸者。願吾丈早出補官。急收桑
榆之效。閒居太久。令人不復與世事相宜。無遠自阻。
貧病時虛歲月耳。

答王撫院

伏誦辯揚事理了然。公論非久。且大定矣。代者屢推
不報。殆聖主欲慰邊人。借寇之懷耳。董鄉兄才具有
餘處。邊地亦無過量。調暫屈終無傷。遠到也。調任例
當赴補。今至而未補者。尚數人。若不至徑補。何以謝
長安邸舍諸君也。具以質對。伏惟鑒原。

報李玄白

三見馮夢祥

來作十篇濃淡質文之間已臻妙境無論更進守此不變來秋解元穩如磐石矣

與顧益卿

某生善詩兼會畫雄談清言俱靡靡可聽某愛之重之愧無長物以河潤之謹資之一言令執昔門下門下幸進此生坐隅而試其技如某言不虛或稍借一言于舊部曲此生當憂飽死豈但無饑耶

與朱選君

敝鄉同年某淪落既久不得已挾青氍而仕初得宣城斗大邑諸生不滿百明興來無登名賢書者其地可知矣茲起復入京幸遭吾丈當路此渠千載一時敢邀龍臨與一善地不惟敝同年蒙造弟亦咸戴無涯矣寶山揮手其力甚易遂忘其疏野而請之

與周麗甫

餽一益藥草所煮餌之已血疾良驗惟試之

答鍾西屏

某書生一旦奉器使佐下風如青兒步絕堅偃偃乎

無所之非門下俯念舊館手提而口諭之將無所稅錫矣

寄鄒爾瞻

弟青山十年無復彈冠之想諸君子實引而出之月之廿日祇役桐川矣老作州從事未免手板向人一龍一蛇道故委蛇夫復何言世道一新諸君子翻用非遠而公論所最稱屈者足下仰知有道不以升沉介懷然豈能不為相知生色耶

與陸敬承

蕭青山而作州從事風塵咄咄大自勞人蒞桐川條已六日嘗指可以知鼎味矣廟堂諸公不知肯遂釋老馮唐不勉旃故人努力天上不盡

上趙定宇先生

夢龍向以不肯斥逐海內交游咸共非笑以為不祥之物而靡遠之獨門下察其無他曲加誘接至蒙草木氣味之獎以故遂忘其愚頑不敢自外于左右茲者仰仗雌楠青氍復還自散冗之中磨師儒之列深愧薄劣何以致此竊念初離泥塗羽翮脆弱舊

時鷹隼或未必情見曲木而猶驚撫故劍而欲噴恐
終沉棄有負陶鑄惟門下始終拂拭提而誨之使不
墮落為士林訕笑感戴寧有量哉

朱翰撰蘭與

劉宗周念臺

吳生名東者以丹青遊四方即日有長安之行彼中
乏貴人往還便有桂玉之憂惟足下不吝階前尺地
以陶鑄之此生為僕寫一照甚似其他點染俱入佳
境足下儻有意幸進而試之

與何士抑

婺州米生其人佳士為五七言詩頗有韻而困于坎
玉不得已以青烏赤靈之術糊口四方屬走雲間布
此惟足下廣為噓借令此生得有三徑之資造就大
矣

與陳季象

旬日見僧孺知足下病腮毒相念甚切昨奉教貝悉
所苦佛慈綿尚未到今以弟所有先償并乾家所製
頗佳風味在天目上今奉少許不能多也一切痛苦
無非夙業足下幸以慧力熾除小恙便當覓脂以盡

紆積

與張二哥

未至南甌十餘里見去役踉蹌道上即驚起問故得
遭盜賊良苦昨晤大哥輒念起居不已老師清白聲
節是鑑能辨何以不信于若曹乎聞所居大曠故宜
爾爾不如別卜城市為策長也幸與老師計之

與張邵州

聞此中酷疲而吾丈德聲載道發矍之勇固無全牛
也第恐棲棘之鷲旦莫遇之耳

與同年張日觀

屠長卿索居無聊聞丈時加濡沫雪中送炭政不在
多為德必卒添願望焉又聞丈欲為令器擇師弟門
人陸時仲其文章行誼足稱吳士之特且居父憂于
遠館尤便生平不輕薦師非信陸生之深而恃丈知
愛之摯豈敢喋喋風便馳此

答沈穉咸

寄來毛穎兄弟俱一可當百惜僕書拙辱此君耳謹
謝

與李君實

尊公來得手書知有補錄之事得之亦佳但足下萬里八駿豈須念芻蕘哉

答湯應之黃門

再見張鳳翼伯起

容者啓行不得一舉祖自是野人常態然於交知不能忘情方用爲譴乃荷不我尤而存之威颺感愧且辱歆我以中翰鼓我以太僕乃知我於三走之餘期我以一割之用惠其渥也第折芟爲生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達廬華門琴書自娛且無羨乎足

與陳叔翁

下

下之青瑣矧盧趙之中翰太僕哉孔子有言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軒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似爲今日發也然足下扶掖而直上二君久屈而少伸亦自助故人色喜率爾奉復不畢所欲言

新年招客

沈宜民亮臣

終年碌碌食得安閒養筋骨者惟歲首數日耳乃望門投刺僕僕往還是討安閒不得反爲碌碌發朝此例不知剝自何人其罪業不在作而下也今日稍服仙子過我屠蘇尚在辛盤未空痛飲一番爲今歲樂

事之者二三知己列名于左幸拉與偕來

與胡長民

趙時拙

向見藏書者縹緲丹架固鑰深局經年手不暇觸偶一翻閱護惜之功多于吟詠因謂駒影幾何逡巡整理間便饒有十行可讀墨汚膏侵猶非大害所害者枯腸饑欲死蠹魚飽欲死耳第梅洲所藏數千卷悉亡兵燹其未經手觸者失去更早所餘殘簡十餘麗反賴有浸墨汚始獲保全豈書與故人尚有未盡之緣耶送來書目悉鄰架所饒幸假抄補零扶寥寥未必非狼藉之報正在懺除可無點污之慮也

與陳叔翁

邇來善琴者吳下陳山民超然獨步昨聆一曲冷然置我齋壑間指亦躍躍思動某雅不善彈直欲一爬心癢耳焦桐乞假片刻數响之後當即告還

簡居停

小奚不解事爲旅中第二苦境况一出不歸歸即飽食而卧羨君家長揖敏甚日來酬應多端幸給我數朝使琴書有託并令奴子得明師也

與李笠翁索醉

聞吾兄來自關陵。載鬱金香不下數十斛。舍劉伶。阮籍。嵇康。與其醉耶。何聞兄自負。凡事皆位置得宜。幾數百里外。驅入我輩腹中。則位置適生。彌得所矣。不可不知謹告。

與陳階尺索書

吾兄作一幅。便積滯半年。或數月。名人聲價。不得不爾。然聞古人興到時。筆酣墨飽。揮袖淋漓。頃刻數十幅。此法亦不可不學。欲學此法。請以弟之綴索試之。

尺牘利便

十三

與朱見符

欲為先人覓一坏土。不敢妄希富貴。求世世出賢子孫。足矣。然恐此事較希富貴更難。倘兄不惜曾廖注。瞬之勞。則難者當亦易也。

為故人子告貸

此時悅顏強笑。低視露齒。向人諛緩。急事必有以手。急捫其舌者。否則顧左右而言他。戒聞者勿再入此。客而已。此為世俗恒情。非所論於長厚君子也。故人子某於門下。楊葭華之親。貧困不能給餽。思有所

仰告。嗚呼。未敢啓齒。乃屬某為緩頰。某知先生慷慨任義。憫恤孤貧。必不施捫舌之手。且聞口飯浮屠。歲費米不下百石。豈其惜此升斗。視周親不浮屠若耶。或豐或約。潤其焦枯。總使恩自公出。非某所敢竊市也。

與友人

再見陸雲龍

不使窮甚。張思先無船可牽。行路之餘。僥居無值。足下不能以片席地容我。勝乎。能效郭有道。濯掃以去。不致狼籍也。

尺牘利便

十三

貽李維章借帳

跋涉長途。行李為累。衾枕而外。不復多携一物。乃炎暑漸逼。白鳥侵人。屏軀不堪咀嚼。無已乞衛于君。不。必羅綺。即得締絡。障之勝鉄甲十重矣。

借棋子

弟久出。乍歸。楸枰塵滿。黑白子散。擲欲盡。老廉頗欲用。趙而無其人。何以據壘爭勝哉。敢向仁翁一假行。與客千戰。仁翁有暇來作爛柯人。

致蔡又舒

柴盤院修

色如截肪。暗香幽遜。素蘭所以名也。多方接覓。僅得一枝。爲我兄清供。奇到時。須先白舍妹。是花也。非婢也。庶幾不聽哇鳴。免牽羊脚。

與陸蕙畝

頃聞行李歸。有索魚六尺許。修鱗如玉。長與身三之。詢之識者。則曰。鯊魚。豈卽麗閣之詩所咏者乎。刻下食指方動。吾兄以此味當之。何如。

又

足跡不出戶外。吳南趙北。不知誰是東西。聞吾兄已

改定輿圖。覓得勞紙一幅。暇時爲弟勾出懸之。敝齋使知山川險隘。道里修阻。較宗少文五嶽圖。不止徒餐秀色也。明詩選竟併望勿秘。

寄陸蕙畝

葉永垓 其京
五首

敝邑適當歉歲。新穀雖登。困箱如罄。何恃負郭之輪。不免有啼饑之戚。矧吾舅日索米市中。不知如何憔悴也。謹分數日之糧。少飫萊蕪。慷慨長爲慮。易以朱提。倘墨浪恒濡硯田。告稔不効。更覓麴生索數場。軟飽也。

訂友人登高

戲臺調馬九井歌詩。皆話辰佳事也。擬登吳山。眺平湖。望江水。奚奴進酒。我輩分箋。洵豪舉矣。但顛毛種種。不必更效參軍故事。辰以爲期。敬進珊步。

與柴浣修

每過白雪齋。貪看紅紫。愛惹香光。遂不揣東施效顰。西子隙地方誅。向平泉乞分佳卉。觀右軍林禽帖。知古人亦常相餉。兄可播植。幸覓子見投。必不若王處仲錯認。澡豆也。一笑。

留友人

聞將駕木蘭。問途仙里。念鴛鴦之同夢。不禁歸思勞。勞偶有所商。欲暫羈行李。弟恐歸時薄責。愆期不免恨。弟作石尤風耳。

答友薦筆賈

碌碌行李間。雖悉丰儀。不得暢談。乘曲武庫未開。至今尚勞夢想也。某兄工于散卓。重經鑒賞。自非凡品。但弟非柳公權。恐未卽解。鼻鼠之鏡。承教當頌揚之。以求無負。

上已招同人

葉永堪 更生

蘭亭一集韻絕千古。若云不可追蹤。則吾不敢信也。矧風日晴和。落紅慘路。步步引入勝境。雙溪漱澗。儘可浮觴。我輩賦才頗健。當不至摧金谷。罰耳明曉。為期收勒玉趾。

薦筆賈

憶昔征車周旋汴梁道中。快聆霏屑。欣挹冲襟。分袂以來。未常不望南雲。而企結也。穎客某者。素有時名。乃其業又不效。時人苟且台翁墨妙。某客筆精相。

見自有神契也。介之記室。幸賜垂青。

與友

塵俗懷心疎懶成癖。久希候問。僅切調餽。台翁以岱宗濱渤方且下視丘涓。而借譽如斯。益令人顧形自穢。某兄才品雙擅。誠如明教。乃知朗鑒不爽。但弟自顧薄劣。不能如玄晏之重太冲。是所惴惴正。

從友人借僕

昔韓億李若水更相為僕。今弟無此良友。而一身難兼。願仁兄而乞其餘。不必俊且頡頏。而用命。余且慶。

得人矣

復陳于到

范鳳翼 太歲

昔人有以增塑為業。備極工苦。而業不進。一夕夢中聞伽藍語曰。汝非有夙慧。具佛一體者。奈何欲塑如來。今蒙以嫂氏所製大士見遺。奇妙非常。令人莫可髣髴。豈嫂氏為大士分身。抑自塑。塑大士者。耶。當日致謝香祝。門下翠予以答慈賜。

與某博士

詹萬善 長卿

漏下十三刻。使者叩門授餐。邀月對飲。自成主客。興闕酒盡。就枕游華胥。覺來按腹尚猶果然。書此為謝。

與程巨源

程巢父吾黨清才。暴疾而殞。所幸遺稿尚存。不與身命俱盡。每一展閱。輒生人琴之感。昨聞其葬。所謂埋玉樹簪土中。情何能已。

其二

別足下久訪。載之興頗饒。第恐足下高致少遜。安道不能為王子猷。主人俟秋風颯颯。終造竹下。破足下。計麥也。

資方人薪水

三見陸雲龍

嘗讀稻耕白水新秋青山之句未嘗不掩卷太息非
嘆斯人嘆為親舊者忍令斯人至此極也昨某述吾
兄所處幾至此矣之近狀雖去兄不遠猶煩知已
相資稍謀旦夕肯以嘆人者嘆于人乎薄遺稍支值
粥容圖所以為繼者

貽王勉齋

祥琴既理故物還歸顧昔也談兵作禁中頗牧今茲
籌餉作關內郎侯但今天下已失其半而藩鎮之橫

月勝後

卷十一

九

索貂璫之濫請猶若其全東南疲瘠奚以堪之密漏
厄而緩民力不能無望于台臺幸脂車慰朝野之望

謔曹汝珍

陳思竟得洛川耶鄒生弄管寒谷為春旅邸殊不寂
寞矣况河東隔絕更覺踴躍為尤可賀也小詩附
呈以資一噱

贈友人磁注

再見陸敏樹

道宜興得壺數執今以一相贈體製頗不惡弟溢于
量盧仝七碗便不能容惟足下器使之

與姚山期

稀永仁

不登虎丘三載矣歷盡蹇途始返故山乃貧兒今已
暴富所載惠泉不下數十篋又一僧偈以秋米倚山
翁不衫不履條然而來當同坐生公石上作數日虛
公也

留別蔣憲臣

離韓侯釣臺僅百里混混茫茫絕無臨流之趣月起
坐船頭又為鼓枻聲聒耳令人煩懣忽生可惜此萬
頃清光不在西湖在黃河也往昔過山陰時每一移

舟即換一世界精神鼓舞忘倦忘歸不意渡河來種

種皆杜宇聲促人歸去北游意興已蕭索矣何物奉

二十

華竟阻我登眺之緣耶抑僕本泉石人長安酒樓不
客此簪冠草履者上繁華寂寞各有吟城當亦踰越
不得耳有負招携諒恕膠固

報仲詔

三見薛

岡千仞

承示險韻諸大作以瞿塘棧道布作平地非仁兄手
筆不能也思勺國不減思主人欲策蹇徑造幸囑守
者為開柴荆

寄華下諸公

瞿良邦

分仗。讓人之。力得。放歸。田間。嗽石。枕流。無所。不適。所。最。懼者。公。論耳。公。論。一。日。不。明。第。得。享。一。日。神。仙。之。福。諸。公。愛。我。俱。乞。聽。其。自。然。萬。勿。以。既。失。之。馬。還。之。塞。翁。使。其。去。福。而。就。禍。也。

答某鄉紳

許直

疴發。于。腰。痛。楚。萬。狀。豈。第。半。時。虛。恍。手。板。此。挺。然。者。不。欲。為。五。斗。所。折。故。造。物。以。此。相。成。耶。一。朝。三。訊。具。何。至。諸。客。少。問。趨。謝。不。盡。

致柴廷喜兵憲

劉宗周

時。方。多。故。所。在。蠢。蠢。淮。揚。當。南。北。要。害。治。兵。一。席。特。簡。年。臺。意。在。消。患。未。萌。乎。近。聞。大。浸。為。殃。民。其。魚。矣。流。離。之。輩。不。無。嘯。聚。為。奸。者。非。年。臺。風。稜。威。整。彈。壓。有。素。繼。之。以。安。集。撫。綏。其。能。不。為。秦。晉。續。從。此。勲。勞。懋。著。浸。浸。大。川。矣。共。事。春。明。聆。教。有。日。臨。穎。無。任。馳。贈。

答魏知賜唱

繆昌期

諱。仕。途。之。險。者。動。曰。風。波。烏。知。其。不。風。而。波。也。若。待。

風。而。後。波。則。坦。夷。極。矣。何。仕。途。之。足。畏。哉。第。今。日。之。事。風。波。即。抑。不。風。之。波。耶。旁。觀。自。有。定。論。然。猶。慮。波。及。不。波。使。陸。地。有。風。濤。之。厄。諸。君。子。其。各。慎。之。

答同年

彈。指。一。別。寒。暑。八。更。豈。特。滄。桑。陵。谷。楸。枰。屢。換。身。輩。直。從。戟。林。劍。鋒。中。騰。躍。而。出。留。此。殘。喘。老。年。翁。首。先。被。濯。昇。聞。天。聽。從。茲。以。後。始。有。和。之。者。知。已。一。人。何。敢。設。也。以。年。翁。峻。嶠。氣。骨。歷。落。肝。腸。循。良。之。報。未。收。浮。湛。之。踪。如。故。第。素。饒。熱。腸。兼。懷。彝。秉。但。以。杜。鵬。啼。

月。無。禪。蜀。帝。精。術。術。泥。難。實。大。河。耳。然。敢。不。中。心。藏。之。

分俸遺友人

李清

昔。公。孫。脫。粟。見。諸。友。人。人。謂。友。之。薄。予。謂。業。沾。微。祿。亦。不。得。作。措。大。相。也。第。不。敢。為。吝。但。惟。力。是。視。薄。贈。知。不。能。大。有。所。資。然。惟。故。人。視。我。之。力。耳。

沈雲生生第五子

四見陸雲龍

賢。甥。蘭。玉。盈。前。仰。尊。公。得。分。甘。擁。抱。作。王。右。軍。人。倫。大。業。也。茲。復。有。青。麟。之。喜。始。白。眉。哉。五。常。已。備。八。龍。

可期持作丹桂歌以爲靈椿賀

、邀姻友

僕行年三十乃有此見未知後爲豬爲龍但得少
遂老母弄孫之願耳薄具湯餅以集周親移玉

、招親舊

歲月遷流便已老大鬚髮如戟建豎何如有相憐痛
耳敢稱慶哉惟飭一庖以上老母幸過而同之

、嫁女招客

隱之方賣大資嫁媿不能華几筵然欲坦腹耶一規

人廢移後

先民丰範敬掃三徑以迎

、賀友人生子

再見趙時掛

盼足下育麟久矣乃今始一弩力耶懷中綵筆慶有
傳人幸多治湯餅以博同人快聚

賀生孫

足下年正富即有弄孫之樂雪案瑩廳先欲趙催貽
厥者矣青紫相携嶺猶未白一看綢襪便可知也聊
呈康爵以致賀私

東馬伯休

三見陸敬樹

往過宅時見竹色沾衣迎風如嘯樂之而未敢乞
割愛也今聞宅歸滿營矣乘兵士未入敢丐數竿補
園中隙地他時喬梓過我知當歡愁迎舞筵歡如逢
故人則徒爲翦伐材耳奚惜焉

從友索園蔬

春雨粗足萊甲怒生貴園丁所溉必異市以其鮮
而潔也蒸藿之勝可借宿飽小摘以佐脫粟何如

從友索下酒物

客有遺酒者不知第之飲少亦醉也無以侑之更

小廉奉復

易辭肥裔大哉所不敢希水族山蔬殊副清虛之府
可以稍緩頰唐耳君其問之庖人

借二十一史

今之名士八比自豪語古今若愛居鐘鼓俱甚笑之
由秦漢暨宋元諸史俱俱繙閱品騁而未及其全敬
從臺下干之倘從此得以商榷古今縱橫論天下事
則臺下之賜也

與友

向居富春山春漲時成從鄰人乞桴一乘聯息三

三見趙時掛

十里綠崖紫嶂紅樹青林如電光掣眼快事無二及
芒鞋暮歸虎號雨急足力倦極不能交苦事亦無二
也。又見人從白洋泛小艇回請一與浮海是日風烈
潮湧驚懷中饒有奇趣及興盡而返徒步艱辛苦趣
更倍于前。昨午試學騎馬與陳瓚翁同游西谿去時
按轡徐行未覺甚暢歸來馬性怒作騰躍而前几墜
者數快則快矣苦亦同之自此逸興不敢再發近見
吾兄乘馬甚駿故態復生乞借我于平提一試苦樂
聽焉。六轡既調想無大患若浮海乘桴之念咋舌不
敢復萌矣。

庚子

六

復周六符

三見趙維宸 純史

筆賈至得兄手教欲挈弟為燕山遊。弟年來單騎長
塗殊苦寂寞得兄朝夕雖執鞭所忻慕焉。但吾輩作
此遊者必左顧右盼非腰纏滿志未易登途。弟妄意
兄之有是言無是事也。別論弟實不能為買人曹丘
知兄諒我。

答魏

李 愛 舒章

巾履之錫拜惠良深。冠離微輝然欲步趨足下其道

無由一笑

與張百善

張蔚然 維成

諸豚子幸附雞壇。不存因得時闕鴻寶。祇能歎服竟
不知文東年伯祖乃門下曾王父蓋四代通家矣。禮
泉芝草生有根源孔子老聃交非一世何快如之憶
不辰卯角時每得年伯祖遺文於襍簾中詫為異寶
但恨祇見其一斑茲辱尊命得藉此一窺全豹固所
願也。俟痰喘稍可便當捉筆

答張石宗

伍瑞隆 國圖

南安道上得觀清揚東海祠中復聆玄屑石宗異才
端品朱儀伯推重于前龔華茂閣裴卿歎賞于後真
一字不虛也。接來教知有目疾豈卽疽毒所移乎天
生石宗眼如簾箕留看千古以上千古以下可無西
河之慮也。某日誕辰不得與九如之祝曾憶赤松子
受群仙拱賀以一大斗一玉樹枝為獻今效群仙奉
祝幸無鄙棄之。

賀友遷居

陸一齡 宗百

良禽擇木自古云然矧在亂離之世乎安土重遷之

是燕雀處堂。豈止梧鳴。耳。今見足下。身。後。宅。愈。令。我。輩。自。危。疎。金。置。酒。奉。請。新。居。非。祇。賀。鳳。臺。欲。籍。朋。鑒。為。著。龜。一。決。趨。避。之。策。耳。如。其。拒。之。是。欲。獨。善。其。身。也。足。下。豈。其。然。

答

失名

野性喜僻。不樂城居。自處人境。以來。筋骨。衰。于。應。酬。家。產。落。于。交。際。故。央。策。居。鄉。蓋。懶。與。各。各。居。其。半。非。若。狡。兔。先。知。預。為。三。窟。計。也。經。舉。萬。不。敢。承。且。刻。下。修。簷。墜。戶。尚。在。鳩。工。客。來。亦。無。坐。處。俟。場。園。告。成。之。後。復。徧。屈。高。車。見。枉。滿。酌。村。醪。當。以。牛。背。笛。聲。相。侑。耳。

慰王俯哉

陸雲龍 兩度

居今之世。亦難矣。無才見輕。有才見嫉。才之大者。尤射之。的。宜。台。臺。之。遷。延。不。出。也。今。且。借。遷。延。泥。台。臺。矣。昔。固。屢。脫。之。豈。今。反。類。逐。之。哉。顧。龍。纖。月。儘。可。逍。遙。句。曲。殘。芝。足。供。採。擷。為。語。為。賜。無。相。作。爾。鼠。嚇。也。

寄陳和仲

別來無幾。頃此白眉。陳氏失一難矣。豈特足下。韻。冷。垣。荒。即。第。撫。朱。絃。亦。復。誰。肯。知。已。頻。失。不。其。然。哉。

緜無從。益增快結。

北歸東親友乞聚

金臺留滯。動輒經年。樽。樽。舟。居。又。經。匝。月。言。念。平。生。故。舊。迹。逐。山。河。今。喜。稅。駕。松。榆。矣。異。地。而。思。豈。容。交。臂。而。失。但。若。應。酬。未。了。不。能。遽。作。平。原。歡。請。以。十。日。之。飲。約。為。竟。日。之。談。或。可。暫。寄。暫。結。幸。賜。過。臨。

初卷十二卷目次

公致陳學臺	夫名
答陳永嘉	尖名
賀友容武科	曹斌
答惺儲道	錢春
答洪	錢春
答夏	錢春
與劉國醫	錢春
與柴蓮生	張思哲
謝章江	陸運昌
復張忍菴	陸運昌
與錢梅谷	失名
鄭長樂	柴世基
與張文學	蔣五漢
與同年	陳汝章
與陳靜臺	陳汝章
與吳霞城	陳汝章
復謝令吉	趙維宸

論請賜諸生

與吳孫齊	趙瑞
與范大濠	薛印瑞
與王華亭	趙春
與同寅	趙春
又與王華亭	趙春
與蕭縣	趙春
與王華亭	趙春
復王見州	趙春
復朱先之	趙春
復劉鶴宇	趙春
與楊鵬池	趙春
復孫愷湯	趙春
復劉三守	王家棟
與薛愷陽	王家棟
復王華亭	王家棟
與周調元	王家棟
與劉	王家棟

與汪生	王家棟
與易州張兵尊	王家棟
與清軍道	卜履吉
與李緒溪	卜履吉
與王華亭	卜履吉
與李	卜履吉
送友人卿試參資	卜履吉
與王太尊	卜履吉
與屠冲陽	楊鶴
與薛	楊鶴
與周龍戾	楊鶴
與王霖宇	楊鶴
與袁	褚元忠
與王夢所	褚元忠
復孫愷陽	褚元忠
與倪小泉	褚元忠
答馬	褚元忠
迎送水客	失名
迎新仕	失名

尺牘初徵卷之十二

湖上笠翁李漁寫

是卷所載皆宦途時應之文及世情瑣屑之事人韻客不無病其纖弱但既已別類分門不得不求其兼備譬之藥籠中物無一不宜有也識者諒之

公致陳學臺

失名

從來學宮俎豆之典非特崇獎先賢亦以風起後進頃老公祖送周奉常入祠傾城聚觀有唏噓泣下者

尺牘初徵卷之十二

可見人心之同迺又有伍少終寧方先生持身介特秉性剛嚴抗疏於前星未定之時掛冠在說監方張之日一生出處炳烺可觀既賦歸來閨門養重公嘗有云居官不徇情居家不請托可謂真士夫矣此兩者真吾輩之金科尤末流之砥柱惟公能言之亦能踐之眾醉獨醒固自超然流俗之外眾好必察亦不寄人籬壁之間豈獨吳下之錚錚實為人倫之表表乎其木既拱齒頰猶芬而未沾明德之馨猶俟蓋棺之禮之與情實為未喻近來鄉賢陳乞紛紛主

公者每切慎重文移詳覆動經歲月若海內
其仰與台臺所稔知如此公者似當照周夢淵
何竟遺尺檄行學入祠以慰輿望不肖輩誠言至此
事情斯民直道之公絕非鄉邦阿私之好伏祈采聽
臨諸主臣

答陳永嘉

失名

同門諸君不肖甚才足下期足下以石渠而竟得一
令夫令豈薄哉念足下少年才子或輕視簿書未免
以百里爲麗士元累耳又聞足下不能遠其鄉人鄉

答袁明府

卷十二

二

人入境者趾相錯也此亦居官一忌今人祇有司爲
俗吏人之情無不慕雅惡俗而吏之俗勢實使然若
欲反俗爲雅立見敗事惟足下念之休寧令能詩好
客客爭附之比知自悔所損亦多不可不戒也

答袁明府

蒙諭南州君書僕雖久杜貴游於足下義不容閉戶
第厥嗣近欲於制中逼娶孤姪氣焰灼人僕不揣以
次公勢位何常語語之且戲云昔齊人涕泣而女於
吳今吳人涕泣而女於齊吳中相傳爲笑遂成嫌隙

此則所知也今若懷墨通書恐反重爲足下累
此君世路人也見僕遭遇若此即無噉且易之矧
听我哉此言有一非真則鬼神實竊之惟高明聆原
幸甚

答李儀賓書

高皇帝三尺法明如日星凜若霜雪囑托有禁固義
賓與舉人所當共守者也惟足下不知法又不畏法
故不惟自囑托而又假人之名以囑托惟區區知法
又畏法故不惟自不敢囑托而又惡人假已之名以

答李儀賓書

卷十二

三

囑托今足下既知過貴於能改不然不有人非將有
鬼責矣且足下自應在江右守貴郡主墳墓向事撓
敗吾吳士風爲也

賀友登武科

曹

斌 大鷹

方今世故多端災稷疊見掃除似不在文墨足下捨
五寸管毅然搦丈二矛可稱卓識且文雄綉虎技擅
落雕自宜往輒摧鋒取魏科如拾芥豈彼力窮穿札
扶寸管以自多三石孤開視一丁而不識者可同年
語哉祭征虜羊叔子今復見之何慮不乘時封拜

答程儲道

此來運弁頗無良心。隨路押和。非委之過。究則藉口。倉收。而或有揚其波者。小灘充弁。且直走都下。券言。自口不依叱去之。永教新運必佳。正恐逐處稽查。當有良法耳。拜命率覆。希亮不備。

答洪

老公祖之流敝郡。五色無不受庇。而寒門三世。久戴蘇章之天。豈繁惠顧。近日之同舟。倘亦未忘數年前。江漢已陳之芻狗耶。不揣以一姪一孫。妄微成玉。則

人廣初教 卷十二

四

既允之有造矣。迺老奴不堪。為別家奴受患。老公祖復廉而滴雪之。則無一夫不被其澤。又不止祖孫父子而已。親疎貴賤。無一不在駢幪。恩重身輕。報於何有。惟儀園繡平原。以少旌銘刻。他復何能稱塞乎哉。

答夏鍾梅

弟性拙才疎。年衰身病。無歲不乞骸。而天聽甚高。今不以避賢去。而以避地去。君恩乎亦台庇也。買舟南下。與老年翁開口一笑。便足千古矣。先是潯弁狂走。叫號。弟叱去之。而人謂有為之聽。焚者弟知此。昨與

年翁劫於睡。天耳惟是其漸之長。恐不免卒為消。則可大憂也。一詩災。噩不堪。覆公家。誓。旄。之。愧。之。

與劉國醫

足下刀圭之妙。樂道者多。僕與迴族。尤為忻仰。想棹。群。旌。門。冠。裳。被。體。亦。已。久。矣。一。御。聊。踐。舊。諾。未。能。破。格。表。異。所。云。半。紙。人。情。耳。

與紫蓮生司城

張思哲 選建

三。衛。舟。大。得。觀。龍。光。提。肝。膽。以。啓。迷。昏。何。異。飲。湯。者。以。玄。露。贈。妻。子。以。錯。刀。况。復。飲。郇。廚。拜。瓊。貺。乎。戴。德。

人廣初教 卷十二

五

而南以二十四日受事。芳規懿矩。粲然在庭。湛澤。仁。翔。于。簷。簳。惟。有。歎。服。恪。遵。而。已。碎。則。維。揚。之。拙。得。鳳。窠。居。之。雖。毛。羽。不。即。五。色。當。亦。小。異。凡。鳥。矣。台。臺。補。表。鴻。猷。自。應。立。晉。瑣。闥。倘。游。刃。之。餘。念。及。并。州。父。老子。弟。幸。教。誨。時。時。及。之。俾。得。策。駑。厲。蹇。勉。追。後。塵。百。世。之。感。也。諸。不。一。

謝章江詣同社

陸運昌 夢鶴 四首

不肖製錦弗工。操刀罔效。六年于此。罪狀萬端。台。臺。好。為。緇。衣。皆。同。昌。歌。商。芬。頤。及。青。睞。屢。加。誼。良。匪。矣。

乃與章錦屏復肯寒暑珠璣之色映人貽禴之贈其
報願已循分甲顏至今未敢釋也敬采江離以申鄙
悵濟濟多賢未能遍謝惟逢人齒及之草勒不盡

復張忍菴

恭聞歸舟已定掛席有期。傾向者同鄉聚首。忘其岑
寂。今門下行。而不肖有無侶之嗟矣。夫行者有驢而
門下反眠居者。予不敢不拜。又不敢拜。所登蓋雅。謹
載別楮。惟門下原之。

與錢梅谷

失名

人賢有教 卷十二

六

弟某樗庸駑鈍。不堪世用。幸逢聖朝器使之寬。兼荷
明德滋培之久。臨竿西鄙。已愧債轅。誤及諒移。爾慙
負乘。循涯省分。未審何以報國恩。酬知遇也。頃引疾
自裁。未蒙允放。謹于某月某日。循例移梧受事矣。惟
是兩粵重地。原非謫劣所能勝。適因徵發驍驍。加派
重困。依山馮海之夷番。每就號虎視。斬木揭竿之徒。
盜動見。賜張甚至亂民一呼。舉國如沸。而綱紀蕩然。
可憂更大矣。翁幸純忠體國。偉畧籌邊。倘不斯耳提。
為區區指畫。豈惟某一人受益。即五嶺百粵。實嘉祐

之緣循故事。先報代期。種種積忱。另容嗣展。送榮不
敢具駢啓。統乞台慈鑒原。臨楮曷勝瞻企。

鄭長樂士弘

柴世基式穀

弟夏五抵富湖。首宿寒壘。到處一般况味。不似仁兄
高據琴堂。灑潤飛甘。展施悉如意也。第意薦境漸入
無事劇調。為榮。譬則蘭正綵而易之。絃正調而更之。
於聲名則得於已。於人俱無裨也。來教亦然。非實心
為政者。不能具此確見。握銓秉軸。毋忘此言。廉令五
斗所餘幾何。而分壽家君過。報汗在。銘感在心。

與張文學

韓五謨 華茂

有三復照桑之句而已

與同年

陳汝璧 立甫

艸木榮枯。何關邑令。每見諸兄篇什。慚媿不可言。賈
北部序。不堪投剗。刷也。

與陳靜臺

李本寧 幸列屬下一代才士。入明公金闕隊中。李不
安于朝。而在外多週知。已是可喜也。

袁生來。荷翰。賜銘感。曷勝。袁生小而俊。聲譽極。力

與陳靜臺

袁生來。荷翰。賜銘感。曷勝。袁生小而俊。聲譽極。力

推轂之所不從心者俟後舉而已。

與吳霞城

不。始除越李蓋聞高雅于陳公衡云。北至越而明公之成法森如也。流風益如也。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有厚幸焉。乃武林王理君道明公事其詳大約以聽斷平反為主而不屑屑摘發以繳直指公一日之知故在越時不見有赫赫之名而去之後上下追思如失慈母不佞承明公之後慕明公之德而力不及遠甚兢兢步焉趨焉之是謹而未知究竟作

何狀也明公其有以教之。

卷十二

復謝令君

再見趙維寔

鄉飲事奉台命再及隨督廩生某等再行徧訪又更數日矣頃來仍以乏人報大都人品清濁必以類從往年採訪者皆熟練世故之人故隨取隨得而今屬之獨行修士宜乎其不相入也讀飲條憲約原有苟非其人寧曠此典之語不若照原申具繳亦不失慎重大典之意或台臺自有灼見行學取結弟自不難惟命是從。

諭請賑諸生

諸士之請賑者盡託於海變不知其中亦有差等有。家本食貧而被害尤劇者昨已而名東西兩路門役聽其從實核報業即具文中縣矣若其他被害雖劇而生計儘可自營與生計雖窘而住居原不濱海者勢固難於徧及諸士試度此等時勢能有破格大資否苟非大資而忍塗體垢面終日號呼以希升斗錙銖之獲古有寧飲而不食嗟來者獨非士乎幸諸士各自為計去食存信正惟此日勉之勉之。

與吳磊齋給諫

薛邦瑞

大年二首

海上碧雲時繫宿寐因風懷想莫寄遙心年臺適養蔚廬孝履迺吉即今素裡馴于阡上皓鳥集於隴間瑞應事彰符望祥琴一鼓履曳星辰仰慰聖明仄席也弟蚊負經年過愆日積頃以曠職求去雖未荷報允然歸心已在濠梁魚樂之間矣拂衣伊邇趨對無從去後墜瑕惟千年臺是望某惟有矢環盟草而已與范太濛貴地有講師汰如及若行間宗恩錫吳門皆有仰望

之寄。○極施未集。○往往香積生。○塵知台翁風。○因不

與王華亭

趙春

聞齊家口幸完。○而凌陽且決。○貴治新橋等處復溺矣。○
即今喻府尊必經之地。○乞命彼地少備大筏。○候之。○
不能及也。○敢告之下執事。

與同寅

聞水驟登。○東內堤且有決者矣。○乞年丈貴成一吏。○
之在。○第所轄者。○第不敢辭也。○便郵率具不盡。

與王華亭

又與王華亭

故治無自固之策。○而借庇千年丈。○年丈曾無異視也。○
第與數百萬黃白有類。○手須雲天耳。○善後之策。○年丈
自有妙裁。○第何能贊一辭。○肅此還謝。○不一。

與縣黃三衙

彈丸之地。○藉庇仁人君子。○災而不害。○况臺下當其勞。○
而并處其逸乎。○即刻隄成。○何異玄圭之告。○又仍經滿
之妙矣。○率占附謝。○乃臺下每用手板。○非某所能承也。
嗣後幸以折柬相遺。

與王華亭

勤提之役。○卜以何日。○倘勤玉趾。○弟不前知。○又恐如魯
衛挑丘之約耳。○願力奉訊。○幸惠然命之。

復王見洲

會辭受成于主。○者得與心知。○良晤幸甚。○弟卜明卜地。
在年丈同楊鵬老主之弟。○有還奉而已。○幸復不次。

復宋先之年兄

邑分南北。○以致雁影差池。○恨無縮地法也。○批政何足
為年丈胡盧。○然不敢辜剪拂至意。○輒附一摺。○博粲。

復劉鶴宇

孫生卷領到。○乞為聲致。○迅報還宅。○即檢奉也。○賜東過
柳。○已經告改。○今尚執之。○則非所望于知已矣。

與楊鵬池

台臺以卓魯步猷。○榮躋華秩。○蘭臺青瑣。○唯所簡而晉
之真大愉快哉。○惟是謫劣迂生。○託絡金蘭。○而承膏沐
耳。○從而命為我指南。○實四載于茲矣。○今台臺鼓翼天
池。○緬懷舊好。○誰為我二天乎。○一芹不腆。○聊見縞絲小
詩二章。○書扇頭。○志別然聲慙巴里。○幸台臺終以教

之憑領雖然諸不細縷

復孫愷陽

試卷一經巨眼便可懸國門矣。以此報成事于太尊。咸不獨在分也。勞神容照謝。

復劉三守

王家棟 七首

門下榮授。不佞未及習。昨劉鶴丈恭承折命。實與門下共事一方。座中。鶴丈得一快。屬而又為門下。喜遇賢堂翁也。適荷。臨。可任。銘。第以疎節者。當此其何以堪。敬附。與脚色。過謙。並綴上。據案占覆。

不盡

庚子年

十一

與孫愷陽

昨視鳳雛麟種。不覺為之起舞。菲物數種。聊以抒。領向之意。乞年丈分致之。母以稍衰。拒我。幸甚。

復王華亭

弟見桑弧之度。不勝歲月如流之感。豈得數馬。商于。人前。茂承念可任。篆刻。弟種種。臆。則有萬不敢拜者。敬藉手上謝。

與周調元

臺下蔡火欲燃。橋門暫駐。蓋自耶報傳來。而巖陽子。矜心搖搖。已在函丈之下矣。況不佞。基。夙。忻。仰。李。棟。願。識。韓。者。哉。茲。因。貴。役。叩。迂。之。便。率。爾。裁。書。聊。當。勸。駕。不。敢。為。聯。誼。思。煩。典。籤。也。伏。冀。惠。然。昌。任。願。若。

與劉

承乏四年。積愆萬狀。向承卯契。幸獲无全。茲是別移。印。非。不。佞。所。宜。然。因。此。避。賢。庶。几。地。方。早。領。新。公。之。惠。豈。以。陳。人。復。敢。率。子。矜。父。老。于。道。乎。乞。台。臺。諭。止。且。恐。無。濟。于。事。徒。增。一。番。跋。涉。也。率。此。附。謝。并。覆。

庚子年

十一

十四

與汪生

張道臺有冊葉委。不。代。題。計。非。惜。重。如。樣。未。免。辱。命。輒。以。急。足。奉。懇。此。送。接。君。者。恐。不。宜。行。草。如。翁。笑。前。為。史。貢。士。體。何。如。

與易州張兵尊

遵老大人台命。屏。繕。寫。已。完。輒。差。役。呈。繳。但。不。無。詩。同。案。白。字。僅。塗。瑣。漸。負。隆。委。不。任。阻。越。之。思。耳。

景仰之誠懷之

與清軍道

卜校吉 十首

重爵使曼吉則步趨長者之後。喜動顏色。寧惟居士若民也哉。紫氣西來。清塵在望。御李之意。勃然興往。役俱馳矣。不盡。

與李績溪司成

向倚聲網。每深銘刻。况忠信不昭。洞酌而肆筵特。公焯報李。謂何驅車復急。如是不伏門九頓。豈情也哉。唯是日者。方抱隕珠之痛。微聞捲轡之聲。輟不得停。遂難全禮。茲已從通灣登舟矣。捉筆將謝。且以告罪不一。

庚子春

十五

與王華亭

恭聞藥喜。且視事矣。第蓋與蠡吾之民。共忻躍也。伏念勞薪之命。不能終繼樂土。又違教。未別而情已。然不知年丈何以策之。學院經臨。弟自周旋。決不敢為大國開奔命之。也拜翰。敬之辱。

與李

不佞復蒙命。旨即自顧不堪。而幸藉以投所為。思而兼之以處也。履任當在月外。諸役無所用之。悉令還。聽驅使。率附謝不盡。

送友人解試卷

聖世張彌天之巨網。台丈植冲斗之崇標。命中笑。入穀可待。故鹿鳴以昭盛事。而鴻漸以合昌期。此夫稱爲得意。亦知已藉之分榮者也。弁服具荒。修故事。餉賜。存幸荷無極。

與王太尊廣科額

奉檄考校遺才。據諸生群然陳乞。謂高陽論編戶。則二十城之細也。而科名自來不乏。乃今則。然。甲矣。夫貢額定於人文。查訪別郡邑。每發大魁。則議

庚子春

卷十二

十五

增貢額。蓋迎其。之機。加以作興之意。鼓舞。造就實多。故。此番收錄。雖不敢大逾台限。以滋市恩之議。亦不敢拘泥往例。以起尼才之嘆。伏乞老大。人俯賜擴充。多為陶鑄。將滿。斷可列。而明珠不沉。滄海。幸甚。諸生幸甚。

與屠冲陽

楊鶴修

貴宗長卿先生。與弟石交有年矣。以哭沈君典。假道。貴治。長卿高才。淪落。世所共嘆。况有宗盟者乎。阮家。客與。宗相見。其情好之。篤。待旁人鼓。叩。

與薛

向者托在同舟。伏荷梓情。重承德。自兩浙得天福。星移照而英華距遠。失其憑依矣。靡緣宣候。正切跋。予而忽有石堰場候任。大使張天澤者。為不佞舊吏。輒借為魚腹。聊致相思。台。倘惠念。同曹則此屋上。烏者其必蒙愛及之。可無煩致囑耳。臨風拂紙。翹望神飛。

與周龍侯

定興王光宇。係叔同年。定興子弟。張國聘則敬同年。

之的甥也。少。子。渭陽之情。而弟輩切于友于之誼。意欲居間于陳部尊。懇為收錄。而罷法未同之。謂台翁與部尊。誼深函渥。況言重鼎彝。輒敢合辭。以請。倘辱俯俞。豈惟敝同年感頌。抑亦弟輩之光耳。率爾。稍瀾。憑穎惶悚。

與王霖宇東鹿

澤上吳父母。喬遷州縣。俱辱蘭交。公舉祖帳。宜有同心。翁丈為發一單。欽分置軸。而弟乞言于愷陽孫公。可乎。敢以誌之下。幸。即。圖。

與袁

褚元忠

王文科脫。逸翁丈申府否。若申。則弟擬檄原詳。庶不至兩虛懸。前件耳。郵筒之便。輒此附訊。伏祈批示。以便遵從。不盡。

與王所夢

昨易水並書。清言麗然。適也。歸而塵氛滿袖矣。梨園子既蒙俯容。輒令奉詣。音未必繞梁。恐座客倦而思卧。弟又不勝惶作耳。

復孫

諸。不虛耳。謹謝。

與倪小泉

每以地方僻陋。疊辱台愛。不自覺其鑽竇也。屢煩工。又不止。向叨。惠在口體之間。而巳。于其還也。敬。字。賴以謝。

答馬

承教。遑軍。嗷。嗷。餉。司。貌。貌。亦以見士飽馬騰之難。而。孰。石。能。不。能。穿。及。魯。綽。矣。閱。之。愧。之。



ZW

21181000814964

2121
2001.11.11

迎遠來客

失名

迢迢紫氣。爰自西來。炸燁德星。行將入舍。旌旄知不
越矣。偏以事編。不及作函。關令敢馳一介。往逆行李。

失名

來從凡間。惠我東閭。開望所孚。若黔勉企。其不敢陽
騎自處。謹從騎竹童羣。故逆郊原。先馳一役。遂將忱
悃。惟此敬適。願以慰冥寬之望。

九